#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

第一卷　上册

〔俄〕巴尔苏科夫编著

4
(1)

K835

04950

#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

## （传记资料）

根据他的书信、正式文件、
同时代人叙述及书刊材料辑成。

第一卷　上册

〔俄〕巴尔苏科夫编著

黑龙江大学外语系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1177

北京图书馆藏

商务印书馆
1973年·北京

K835

#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

## （传记资料）

根据他的书信、正式文件、
同时代人叙述及书刊材料辑成。

第一卷　下册

〔俄〕巴尔苏科夫编著

黑龙江大学外语系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译

1177

商务印书馆
1973年·北京

0439

*Иванъ Барсуковъ*

**ГРАФЪ**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УЪ**
**МУРАВЬЕВЪ-АМУРСКІЙ**

по его письмамъ, оффиціальнымъ документамъ, разсказамъ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ъ и печатнымъ источникамъ.

МОСКВА.
Синодальная Типографія.
1891

内部读物

#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

（传记资料）

第一卷

（上、下册）

〔俄〕巴尔苏科夫编著

黑龙江大学外语系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人民路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22 3/4 印张　1 插页　540 千字
1973 年 10 月第 1 版　197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7·311　定价：2.40 元

# 序　言

本书作者伊万·巴尔苏科夫是十九世纪后期的沙俄历史学者，莫斯科大学皇家历史和俄国古代文物学会会员，皇家古文献爱好者协会通讯会员。除本书以外，他还著有《莫斯科及科洛姆纳总主教英诺森传》(1883年)等书，整理出版了《英诺森文集》(1887年)。

本书根据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1809—1881年)的书信、正式文件、同时代人的叙述及书刊材料，详细地介绍了穆拉维约夫"生平事业"。全书分二卷：第一卷用传记体裁写成，叙述穆拉维约夫的经历和重要活动；第二卷搜集了1844年到1861年间与穆拉维约夫的活动有关的文件。

本书所着重叙述的十九世纪四十到六十年代，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关头。那时资本主义列强竞相侵入中国，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与此同时，沙皇俄国的农奴制正面临最后的崩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发展，促使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沙俄政府加紧实行对外扩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皇俄国趁火打劫，对中国展开了以掠夺领土为中心的大规模侵略活动，先后用武力逼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大量侵略特权，割占中国东、西部一百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在所有的侵华国家中，沙俄是侵吞中国领土最多的一个。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恩格斯在1858年也指出：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

穷凶极恶的扩张主义分子穆拉维约夫，是沙俄侵略扩张政策的得力工具，是这个时期沙俄对华侵略的巨魁。他早年因参加沙俄对土耳其作战和镇压高加索人民有“功”，博得沙皇尼古拉一世赏识，连连加官晋级。1847年，穆拉维约夫由土拉省省长擢升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后，就积极筹划侵略我国黑龙江地区的罪恶活动：组织并扩充外贝加尔哥萨克军；派遣海盗式冒险家涅维尔斯科依武装侵入我国内河黑龙江下游、库页岛一带；随后，穆拉维约夫更亲自出马，不顾清政府的多次抗议，率领大批兵船悍然侵入黑龙江，将该河中上游北岸和下游两岸强行占据。1858年，穆拉维约夫乘英法联军攻占大沽之机，用武力威胁，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瑷珲条约》，把黑龙江以北地区划入俄国版图，并把乌苏里江以东大片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接着，他又派遣军队进一步侵占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以赤裸裸的武力侵略，支持沙俄公使普提雅廷、伊格纳提耶夫对清政府实行敲榨勒索，迫使清政府接受了割地丧权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穆拉维约夫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

俄国地主资产阶级总代表沙皇，一贯给穆拉维约夫涂脂抹粉，树碑立传。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穆拉维约夫“开疆拓土”、“屡立军功”，曾特颁诏书，予以“钦命嘉奖”，并封他为阿穆尔(黑龙江)伯爵，提升为步兵上将、国务会议委员，赐以双剑弗拉基米尔一级勋章。穆拉维约夫死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又在伯力附近黑龙江岸为他建立一座高七俄尺的塑像，一手持《中俄瑷珲条约》文本，一手拿望远镜，反映了沙俄妄图进一步侵吞我国领土的极大野心。穆拉维约夫的罪恶活动，还得到无产阶级凶恶敌人、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无耻颂扬。巴枯宁在1859年到1860年流放东西伯利亚期间，曾百般谄媚讨好穆拉维约夫，恭维他是什么“天才的行政长官”、“伟大的政府要员”、“俄国的救星”。在巴枯宁眼里，穆拉

维约夫侵占中国领土的行径，竟成了“伟大的爱国事业”。苏联早期学者尤·斯切克洛夫一针见血地指出：巴枯宁的上述观点，是“纯粹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观点。”今天，苏修叛徒集团继承老沙皇的衣钵，学着巴枯宁的调子，狂热地歌颂穆拉维约夫。他们把这个侵华头目吹捧为“优秀的国务活动家”，“天才的外交家”。在伯力博物馆里供奉着颂扬穆拉维约夫的“历史功绩”的巨幅绘画，这正好暴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主义面目。

本书作者是站在沙俄侵略者的立场上写这本书的，他直言不讳地承认，他替穆拉维约夫写传的目的，是为了感念他的“殊勋”，让他“永垂不朽”。但是，作者在对穆拉维约夫歌功颂德的同时，也毫不讳言地招认了沙俄侵略中国的许多事实，提供了有关这方面的若干资料。本书对研究十九世纪中期沙俄侵华史，仍有史料价值，有助于我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研究这些资料，揭露沙俄对华政策的反动本质。

本书中译稿经多次校订，参加译校的同志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为读者，我们向他们表示感谢。

史　勤

1973 年 5 月

圣彼得堡书刊
检查机关批准

1890年8月13日

“……即使子孙后代有朝一日将你遗忘，即使享受你功绩成果的人将你遗忘，我们东正教教会也会永远把你铭记心上。”

（摘自莫斯科总主教英诺森向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所致的颂词。见莫斯科与科洛姆纳教区总主教英诺森文集，第1卷，第145页，1886年。）

# 目　录

序言……Ⅰ—Ⅲ
原书序言……1
第一章　1809—1827年……5

穆拉维约夫家族的家谱，该家族近代较杰出的活动家简历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诞生（1809年）　他的母亲　他母亲寄给他祖父H. C.穆拉维约夫的信　母亲去世　母亲死后H. H. 穆拉维约夫所受的教育，入贵族军事学校　擢升为宫廷少年侍从　参加皇帝尼古拉一世加冕典礼　军校毕业后在禁卫军芬兰团任准尉　父亲在信中对他的教诲

第二章　1827—1828年……16

备战并向土耳其宣战　军队从圣彼得堡出征　宣战诏书　皇帝从圣彼得堡出发亲临作战部队　维特根什坦伯爵　皇帝在作战部队里的活动　禁卫军芬兰团横渡多瑙河，抵达瓦尔纳要塞　穆拉维约夫准尉参加围攻瓦尔纳要塞的战斗　瓦尔纳和舒姆拉要塞　俄国军队攻克瓦尔纳要塞并进驻该要塞　皇帝嘉奖穆拉维约夫　禁卫军芬兰团返回俄国

第三章　1828—1830年……21

穆拉维约夫因病留在瓦尔纳　他被任命为瓦尔纳要塞驻军司令E. A. 戈洛文的副官　穆拉维约夫到布加斯湾执行任务　他参加炮击锡佐波耳和阿希奥尔城的战斗　海军少将库曼对这次外出执行任务所签发的证件　穆拉维约夫给他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的信　穆拉维约夫在瓦尔纳的活动　舒姆拉要塞附近开始的军

事行动　穆拉维约夫在那里的活动　罗特将军对他活动的评价　穆拉维约夫返回瓦尔纳　他患病　攻克亚得里亚那堡，签订和约　穆拉维约夫的父亲给他的信　穆拉维约夫赴圣彼得堡　他在土耳其战争中立功受奖　叶莲娜·巴甫洛夫娜王妃对穆拉维约夫的关怀

第四章　1830 年 ……28

穆拉维约夫在圣彼得堡的生活　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　穆拉维约夫给他弟弟的信

第五章　1830—1831 年 ……35

因为准备同波兰作战，军官缓期退伍　皇帝尼古拉一世关于华沙暴乱的谕旨　命令禁卫军芬兰团从彼得堡出征　穆拉维约夫渴望重新回到军队　他就此问题写给弟弟的信　禁卫军芬兰团的团队节日　准备出征　穆拉维约夫给弟弟的信　禁卫军芬兰团从圣彼得堡出发　穆拉维约夫于征途中写给弟弟的几封信　穆拉维约夫随芬兰团进入波兰王国国境　参加镇压波兰叛匪的战斗，被任命为第二十六步兵师师长 E. A. 戈洛文的副官

第六章　1831 年 ……44

总司令季比奇-扎巴尔干斯基伯爵逝世　新任总司令到职　双方的部署和实力　穆拉维约夫外出执行任务　战争在进行　E. A. 戈洛文指挥的先头部队的实力　他的活动　穆拉维约夫参加的战斗　他负伤　穆拉维约夫在曼济热次　攻打华沙　帕斯克维奇-艾里万斯基伯爵负伤　托里伯爵　华沙投降　波兰人的精神状态　波兰叛匪在罗马林诺率领下第二次策动暴乱　穆拉维约夫参加军事行动　战争结束　感恩祈祷和祭祷　穆拉维约夫回彼得堡休假　他给弟弟的信

第七章　1832—1833 年 ……53

穆拉维约夫抵达彼得堡后的心情　给弟弟的信　穆拉维约夫因参加波兰战争有功受到皇帝奖赏　禁卫军芬兰团返回圣彼得堡　穆拉维约夫回波兰王国　因

病退伍　E. A. 戈洛文给他的信　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戈洛文

第八章　1837 年 ……57

穆拉维约夫住在"斯托克里什基"国家庄园　在那里的生活情况　给弟弟的信　经营庄园遭受挫折　申请到 E. A. 戈洛文处服役　被任命为戈洛文的专差官　对 E. A. 戈洛文的新任命　穆拉维约夫申请退伍

第九章　1838—1840 年 ……66

穆拉维约夫赴高加索服役　菲利普桑对穆拉维约夫的评语　高加索军事行动一瞥　穆拉维约夫在那里的战斗生活　擢升为中校　为准备北达吉斯坦的军事行动，部队进行调动　穆拉维约夫顺利完成对付山区部落的各种任务　在格拉别领导下参加了开辟与敷设交通线的工作　新旧阿胡耳哥　封锁与围攻阿胡耳哥　围攻的目的　穆拉维约夫参加猛攻和强占著名的苏尔哈耶夫塔楼的战斗　猛攻新阿胡耳哥的浴血战斗　穆拉维约夫负伤　格拉尔迪和伊里亚申科医生对此次负伤的证明　穆拉维约夫赴梯弗里斯　他给弟弟的书信　对穆拉维约夫的新任命　菲利普桑对穆拉维约夫在阿布哈兹活动的评语　穆拉维约夫擢升为少将

第十章　1840 年 ……76

穆拉维约夫给他弟弟写信谈他在高加索任黑海沿岸防线第二分区司令的活动　H. H. 拉也夫斯基　E. A. 戈洛文呈给车尔尼雪夫伯爵的报告　穆拉维约夫给弟弟的信　安烈朴将军　戈洛文再次呈报穆拉维约夫的功绩

第十一章　1841 年 ……93

穆拉维约夫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的信　山民的骚动　安烈朴向 A. И. 车尔尼雪夫伯爵报告穆拉维约夫讨伐乌贝希人的始末　穆拉维约夫给弟弟的信

第十二章　1841 年 ……108

穆拉维约夫讨伐山民　他给弟弟的信

第十三章　1842 年 ……120
穆拉维约夫启程前去休假　他给弟弟的信
第十四章　1842 年 ……125
关于陆军大臣抵达高加索的传闻　穆拉维约夫给弟弟的信　他向克列印米赫尔伯爵申请续假　皇帝恩准穆拉维约夫给弟弟的信
第十五章　1842—1843 年 ……136
陆军大臣视察高加索之后采取的措施　E. A. 戈洛文离开高加索　穆拉维约夫休假归来　他患病，再次呈请离职休假　休假前在高加索的战斗生活　他的情绪　给弟弟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的信
第十六章　1844 年 ……148
穆拉维约夫在高加索服役的最后一年　他给弟弟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的信
第十七章　1844—1845 年 ……156
穆拉维约夫在博哥罗迪次克的生活　给沙尔瓦施捷王爷和给弟弟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的信　皇上嘉奖穆拉维约夫　父亲的死和彼得堡之行　沃仑卓夫伯爵被任命为高加索总督　穆拉维约夫向沃仑卓夫伯爵自荐　陆军大臣致函沃仑卓夫　穆拉维约夫上书陆军大臣　H. H. 安年柯夫与穆拉维约夫的书信往来　穆拉维约夫在国外　在国外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的信
第十八章　1845—1846 年 ……166
穆拉维约夫回国　陆军大臣致函内务大臣将穆拉维约夫调往内务部　穆拉维约夫前往诺夫哥罗德省视察　他给弟弟的信　穆拉维约夫被任命为土拉省代理省长兼驻军司令　他给弟弟的信
第十九章　1846—1847 年 ……170
穆拉维约夫到达土拉　在土拉的活动　视察土拉省　关于这次视察的报告　他在土拉的行政工作　穆拉维约夫提出解放农奴的问题　给弟弟的信　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夫娜·戴-里雪霙　穆拉维约夫结婚　给弟

弟的信　穆拉维约夫被派到东西伯利亚　就在谢尔吉耶夫斯科耶站觐见沙皇一事写信给弟弟

第二十章　1847—1848 年 ……179

关于穆拉维约夫被任命为西伯利亚总督的议论　皇帝尼古拉一世同他在谢尔吉耶夫斯科耶站上的谈话　穆拉维约夫赴彼得堡了解西伯利亚事务　结识涅维尔斯科依赴西伯利亚前觐见皇帝　穆拉维约夫的特点　1848年的两派国务活动家　E. A. 戈洛文给穆拉维约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到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第二十一章　1848 年 ……187

穆拉维约夫抵达伊尔库次克　接见全体官员　伊尔库次克省省长别特尼次基被免职　穆拉维约夫性格的特点　他对海军部提出迁移鄂霍次克港的意见　穆拉维约夫派副官前往恰克图考察我国同中国的贸易情况　穆拉维约夫就采金业问题上奏皇帝

第二十二章　1848 年 ……194

十二月党人和穆拉维约夫对他们的态度　穆拉维约夫及其官员因和十二月党人接近而被告密　穆拉维约夫对此事的申辩　上谕　Л. А. 彼罗夫斯基给穆拉维约夫的信　根除包税中营私舞弊的措施　取消国家投资的酿酒业和制盐业　Л. А. 彼罗夫斯基给穆拉维约夫的信　英国人在伊尔库次克　Л. А. 彼罗夫斯基给穆拉维约夫写信谈同敌人斗争的计划　经费不足　节省开支的必要性　本章结语

第二十三章　1849 年 ……204

钦命于彼得堡召开阿穆尔问题委员会会议　会议的决定　М. С. 卡尔萨科夫携带穆拉维约夫给涅维尔斯科依的密令前往鄂霍次克海

第二十四章　1848—1849 年 ……212

彼得堡阴谋反对穆拉维约夫的活动　他给弟弟的信　穆拉维约夫打算遍历堪察加　给弟弟的信　穆拉维

约夫上呈皇帝的条陈　他给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和弟弟的信　去堪察加前的准备　鉴于在海上可能遇难，穆拉维约夫行前写了条陈一份，上呈朝廷　他的奏疏给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的书信

第二十五章　1849 年 ……222

穆拉维约夫由伊尔库次克前往堪察加　他的副官 В. М. 穆拉维约夫病故　Н. Н. 穆拉维约夫沿勒拿河航行到雅库次克　钦命派遣由阿赫杰率领的考察队　穆拉维约夫命令阻止这次考察　他上书皇帝　车尔尼雪夫公爵和符隆钦科伯爵对穆拉维约夫不满　皇帝的批谕　穆拉维约夫对阿赫杰考察队的指示　穆拉维约夫由雅库次克赴鄂霍次克　在鄂霍次克的逗留　穆拉维约夫给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和弟弟的信　由鄂霍次克搭乘"额尔齐斯"号运输船前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　穆拉维约夫对设置炮台地点的指示　他同英诺森大主教会晤　归途访萨哈林岛　致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的信

第二十六章　1849 年 ……232

穆拉维约夫抵达阿扬港　"贝加尔"号运输船也抵达阿扬　涅维尔斯科依向穆拉维约夫提出的报告　涅维尔斯科依的考察结果　穆拉维约夫返回雅库次克　他在雅库次克逗留　给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和给弟弟的信

第二十七章　1849 年 ……241

穆拉维约夫在雅库次克的活动　致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的信　返回伊尔库次克　对阿赫杰考察队的指示　М. С. 卡尔萨科夫奉穆拉维约夫之命赴彼得堡　Л. А. 彼罗夫斯基给穆拉维约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的报告获得批准　堪察加之行的直接后果　扩充公务人员

第二十八章　1850 年 ……249

涅维尔斯科依奉命赴彼得堡送交穆拉维约夫有关阿穆尔的计划　穆拉维约夫致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的信

第二十九章　1850 年 ……262

涅维尔斯科依出差的结果　M. C. 卡尔萨科夫致穆拉维约夫的信　尼古拉一世对穆拉维约夫的评语　穆拉维约夫报告视察东西伯利亚结果的奏疏　他致 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的信　穆拉维约夫在英国人可能袭击堪察加问题上的远见以及他提出的防御措施　他致涅谢耳罗捷伯爵的信　穆拉维约夫罹病

第三十章　1850 年 ……274

穆拉维约夫派涅维尔斯科依和卡尔萨科夫外出执行勤务　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给穆拉维约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在奏疏中阐述的精辟见解　穆拉维约夫给 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和弟弟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的信

第三十一章　1850 年 ……284

涅维尔斯科依抵幸福湾　俄国人在阿穆尔河口建立第一所屯营地　基立亚克人对俄国人的好感　穆拉维约夫致 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的信　涅维尔斯科依的活动

第三十二章　1850—1851 年 ……290

穆拉维约夫到达彼得堡　涅维尔斯科依和卡尔萨科夫也到达彼得堡　穆拉维约夫觐见皇帝陛下　召集基立亚克问题会议及会议结果　在皇太子主持下再次召集基立亚克问题会议及会议的决议　涅维尔斯科依和卡尔萨科夫离开彼得堡　在整顿东西伯利亚卖酒业问题上的斗争　关于使涅尔琴斯克厂矿国有农奴编入哥萨克军的争论　我们对中国的对策　穆拉维约夫离开彼得堡

第三十三章　1851 年 ……299

穆拉维约夫回到伊尔库次克　此次彼得堡之行的收获　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的成立　穆拉维约夫巡视外贝加尔省　殿下的手谕　穆拉维约夫致彼罗夫斯基伯爵的信

第三十四章　1851 年 ……307

穆拉维约夫呈给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报告　亲王给穆拉维约夫的手谕

第三十五章　1851—1852 年 ……311

涅维尔斯科依率领的阿穆尔考察队的活动　博什尼亚克中尉在尼古拉耶夫斯克　涅维尔斯科依就考察队活动呈给穆拉维约夫的报告　穆拉维约夫关于此事的指示　穆拉维约夫向彼得堡报告自己的活动　彼得堡的答复　中国的骚乱和彼得堡的阴谋　穆拉维约夫的心情　他给他的堂叔穆拉维约夫（卡尔斯基）的信　后者的回信　英诺森大主教对阿穆尔事业的看法　穆拉维约夫呈给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报告　涅维尔斯科依的活动

第三十六章　1852 年 ……318

穆拉维约夫就东西伯利亚事务呈给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报告　他再次巡视外贝加尔省　亲王殿下给穆拉维约夫的手谕

第三十七章　1852—1853 年 ……325

穆拉维约夫呈请占据迭卡斯特里和奇吉屯　皇上未准此一呈请　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给穆拉维约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呈给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报告　穆拉维约夫离开伊尔库次克前往圣彼得堡

第三十八章　1853 年 ……329

穆拉维约夫抵彼得堡及其在彼得堡的活动　他上条陈阐述东西伯利亚当时的政治形势并说明必须密切俄国同北美利坚合众国的联系　阿穆尔考察队由贸易考察队改为官方考察队　皇帝诏令俄美公司占据萨哈林岛　穆拉维约夫上奏阿赫杰考察队的情况　皇上和穆拉维约夫的谈话　皇上授予穆拉维约夫白鹰勋章，颁发嘉奖令　穆拉维约夫出国　亚洲司致北京的咨文　Н. В. 布谢抵伊尔库次克传旨

第三十九章　1853 年 ……336

涅维尔斯科依率领的阿穆尔考察队的活动　接到上谕后继续考察　考察队的壮举和考察成果　考察队的成员

第四十章　1853 年 ……342

穆拉维约夫在马里恩巴德就医　他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恰克图停市　穆拉维约夫给弟弟的信　他返回彼得堡　给弟弟的信　穆拉维约夫在彼得堡的活动　他向财政大臣声明：必须使恰克图贸易变成自由贸易　穆拉维约夫的心情　给弟弟的信　外交部对他的恶意行动　穆拉维约夫给列宾捷尔的训斥令　他对西伯利亚内部事务的关怀　就采金问题上疏

第四十一章　1854 年 ……351

穆拉维约夫就中国问题再次训令恰克图市长列宾捷尔　穆拉维约夫上奏皇帝　他给弟弟的信　建造“额尔古纳”号轮船并为该船制造蒸汽机　穆拉维约夫为经营东方边陲筹划经费　穆拉维约夫受权直接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并支配全部剩余经费　上谕“沿阿穆尔航行”给涅维尔斯科依的正式训诫　卡尔萨科夫抵伊尔库次克　穆拉维约夫从莫斯科写给弟弟的信　拜访菲拉烈特总主教　菲拉烈特总主教给穆拉维约夫往西伯利亚写的信

第四十二章　1854 年 ……357

穆拉维约夫抵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他在那里的部署　他呈给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报告　亲王对报告的批示　穆拉维约夫抵达伊尔库次克　给弟弟的信　穆拉维约夫在伊尔库次克的活动　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就阿穆尔航行事通知中国政府　M. C. 沃尔康斯基的使命　他经雅库次克前往鄂霍次克海　三大主教在伊尔库次克聚会　伊尔库次克人对筹备阿穆尔考察队的反应　伊尔库次克商界为穆拉维约夫饯行　欢送　穆拉维约夫从恰克图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恰克

图宴会上致穆拉维约夫的颂诗
第四十三章　1854 年 ……370
中国政府拖延外交谈判　穆拉维约夫抵达石勒喀扎沃德　地方当局代表前来为穆拉维约夫饯行　向他献圣母像　送别祈祷　石勒喀扎沃德一片欢腾　欢迎穆拉维约夫的庆祝活动　庆祝活动的盛况　流放犯马克耶夫为此而作的颂诗　庆祝活动结束
第四十四章　1854 年 ……378
对阿穆尔河的首次军事考察　考察队由石勒喀扎沃德出发并继续航行　到达瑷珲　与军官拉兹格拉德斯基相遇　涅维尔斯科依在马林斯克哨所的报告　首次军事考察的成果
第四十五章　1854 年 ……385
穆拉维约夫在马林斯克哨所逗留期间的活动　在皇帝港同普提雅廷商洽船只进驻阿穆尔河口湾之事　穆拉维约夫到达彼得冬营　由彼得冬营乘鹿到尼古拉耶夫斯克　中国理藩院对穆拉维约夫咨文的答复　穆拉维约夫到达阿扬和离开那里　敌人进犯堪察加　反击敌人　派遣马克苏托夫公爵进京报捷
第四十六章　1854 年 ……393
穆拉维约夫由阿扬到雅库次克　遇见 M. C. 沃尔康斯基并派给后者新任务　穆拉维约夫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M. C. 沃尔康斯基将首批俄国农民移往阿穆尔　卡尔萨科夫从彼得堡写给穆拉维约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返回伊尔库次克　他给卡尔萨科夫和弟弟的信　穆拉维约夫关于撤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英明决定　穆拉维约夫给弟弟的信　英诺森大主教致函穆拉维约夫　穆拉维约夫写信给卡尔萨科夫谈第二次航行的准备工作　穆拉维约夫咨北京理藩院文　И. А. 冈察洛夫对穆拉维约夫的印象
第四十七章　1855 年 ……403
穆拉维约夫给弟弟的信　第二次航行的准备　给卡

尔萨科夫的信　尼古拉一世逝世　穆拉维约夫给弟弟和卡尔萨科夫的信

第四十八章　1855年……412

马尔特诺夫大尉到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和他在那里的活动　穆拉维约夫给卡尔萨科夫和弟弟的信　穆拉维约夫离开伊尔库次克

第四十九章　1855年……419

穆拉维约夫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他到石勒喀扎沃德去视察船只　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舰队撤离港口后的活动　穆拉维约夫抵达阿穆尔河口担任陆海军总指挥　第二次阿穆尔航行　第一批俄国农民在专差官M.C.沃尔康斯基率领下移居到阿穆尔下游　兴建村庄　哥萨克屯营点

第五十章　1855年……437

我国同中国交涉阿穆尔问题　我方准备迎击敌人　北京的咨文和穆拉维约夫的回文　穆拉维约夫在库马拉哨所附近遇到中国官员　穆拉维约夫属下官员致黑龙江副都统的咨文　涅谢耳罗提的疑虑　穆拉维约夫的坚决态度　皇帝的决定　我国迎击敌人的准备　穆拉维约夫的部署　英法继续进犯堪察加　敌人进入阿扬，在那里遇到英诺森大主教　穆拉维约夫在尼古拉耶夫斯克的活动　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形势　穆拉维约夫的部署　大清国将军给穆拉维约夫的信　同中国全权代表会谈的首次会议纪录　穆拉维约夫提出的要求　第二次会议　穆拉维约夫离开尼古拉耶夫斯克　他的命令

第五十一章　1855年……446

穆拉维约夫准备反击敌人　敌船到达迭卡斯特里湾　我军对敌作战　穆拉维约夫在"帕耳美托"号船上遇险　他的果断措施　1855年底战事结束　军队返回奇吉过冬　穆拉维约夫给A.И.扎博林斯基的信　同中国全权代表会谈　穆拉维约夫在阿扬　返回伊尔库次克

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第五十二章　1856 年 ……456

传闻中国政府今后不准在阿穆尔航行　M. C. 沃尔康斯基为此奉命赴蒙古，此行的结果　穆拉维约夫离开伊尔库次克　皇帝陛下命令暂时停止同中国理藩院交涉　穆拉维约夫赴彼得堡　他申诉必须正式授予他同中国政府谈判的全权　他驳斥外交部的全部论据　莫列尔中校奉命去卡尔萨科夫处传达有关考察队航行的命令　穆拉维约夫给卡尔萨科夫的信，出国治病　卡尔萨科夫由石勒喀河驶入阿穆尔　他同满洲官员会晤，同中国大员谈判　俄国在阿穆尔沿岸设立哨所　布谢率领第三批人员下阿穆尔　斯韦尔别耶夫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从国外写给弟弟、斯韦尔别耶夫和卡尔萨科夫的信

第五十三章　1856 年 ……471

由于签订巴黎和约，穆拉维约夫下令从阿穆尔河口撤兵部队溯阿穆尔返航纪实

第五十四章　1856 年 ……480

穆拉维约夫从国外返回彼得堡　他给弟弟的信　穆拉维约夫在彼得堡的活动　他给斯韦尔别耶夫和卡尔萨科夫的信　莫斯科筹备加冕大典　皇室抵达奥斯坦基诺　穆拉维约夫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为皇帝驾临莫斯科而隆重举行的入城仪式　穆拉维约夫给弟弟的信　穆拉维约夫在莫斯科　释放政治犯和十二月党人的特赦令　M. C. 沃尔康斯基前往西伯利亚传送特赦令　穆拉维约夫荣获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　穆拉维约夫在莫斯科的心情　申请辞职　苏沃洛夫同穆拉维约夫在宫中的一次谈话　莫列尔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给苏霍扎涅特的信　莫列尔给卡尔萨科夫的信（续前）　穆拉维约夫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第五十五章　1856 年 ……490

加冕典礼后穆拉维约夫返回彼得堡和他在那里的活动

他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启程赴伊尔库次克　皇帝批准设立东西伯利亚滨海省　轻巡航战船"亚美利加"号和两艘商船——帆船"白令"号和海轮"欧罗巴"号驶达阿穆尔河口　在马林斯克和尼古拉耶夫斯克之间建立驿站　开辟阿穆尔第一条冬季邮路　同中国政府的公文来往　任命普提雅廷为驻中国公使　穆拉维约夫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第五十六章　1857 年 ……500

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殿下认为必须派遣全权代表赴华　殿下从德累斯顿将英法的企图告知穆拉维约夫　任命普提雅廷伯爵为赴华全权代表　穆拉维约夫返回伊尔库次克以后的活动　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呈给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报告

第五十七章　1857 年 ……507

穆拉维约夫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英诺森大主教致穆拉维约夫的信　普提雅廷到达恰克图和他在那里的活动　穆拉维约夫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普提雅廷离恰克图和他同穆拉维约夫的旅行　穆拉维约夫在结雅哨所　库克里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普提雅廷伯爵与中国事务　穆拉维约夫给阿穆尔防线第一分区司令的指示

第五十八章　1857 年 ……516

中国理藩院来文拒绝我国公使前往北京　普提雅廷伯爵与中国大员的分歧　理藩院行文枢密院指控普提雅廷伯爵　中国政府抗议我占领阿穆尔左岸　穆拉维约夫对抗议的答复　穆拉维约夫返回伊尔库次克　彼得堡之行　出国　理藩院行文彼得堡指控穆拉维约夫恣意妄为　普提雅廷伯爵给海军大将的报告　英国人企图占领广州　普提雅廷伯爵出使未成　穆拉维约夫奉召回国　任命普提雅廷伯爵为海军分舰队司令兼钦派大臣　穆拉维约夫坚持继续向阿穆尔地区移民　与中国人的往来　穆拉维约夫荣膺侍从将军称号　穆拉维约夫给弟弟的信　计划开始向阿穆尔

地区大批移民

第五十九章　1858年……523

普提雅廷伯爵同北京的外交往来　关于中国准备同我作战一事给彼得堡的报告　穆拉维约夫的对华活动　他给弟弟的信　他离开伊尔库次克去阿穆尔　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冰泮时，穆拉维约夫与英诺森大主教联袂沿阿穆尔河旅行　他同中国当局交涉划界问题　穆拉维约夫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在瑷珲与将军第一次会晤　穆拉维约夫的划界草案　彼罗夫斯基奉命继续同中国人谈判　中国官员的伎俩　彼罗夫斯基终于使中国人同意签订条约　穆拉维约夫与将军第二次会晤　缔结条约　条约签字仪式　穆拉维约夫抵达乌斯特-结雅哨所

第六十章　1858年……530

穆拉维约夫就与中国签订条约事上奏皇帝　圣母报喜教堂在乌斯特-结雅奠基　乌斯特-结雅哨所更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城　感恩祈祷　英诺森大主教向穆拉维约夫致颂词　穆拉维约夫举行宴会　他的讲话　穆拉维约夫同英诺森大主教启程赴阿穆尔河口，在阿穆尔河沿岸建立新屯营地并开辟航道　建立哈巴罗夫斯克村　穆拉维约夫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巡视马林斯克哨所，行抵尼古拉耶夫斯克　英诺森大主教主持隆重的祈祷仪式　穆拉维约夫溯阿穆尔河返航　阿穆尔河沿岸第一座东正教教堂在马林斯克哨所落成　圣索菲亚教堂在斋岬奠基　穆拉维约夫乘"阿穆尔"号沿松花江航行，开创了俄国船只在该江航行的先例　穆拉维约夫抵瑷珲　穆拉维约夫在布拉戈维申斯克他接见副都统　穆拉维约夫拒绝中国人提出的对中俄贸易的规定　他继续溯阿穆尔河航行　普提雅廷伯爵向海军大将报告天津条约的签订　普提雅廷伯爵将清朝皇帝批准俄中边界一事通知中国人，并将签订天津条约一事告知穆拉维约夫

第六十一章　1858 年 ……538

穆拉维约夫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他抵达赤塔；为他设宴洗尘　他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采取措施减轻去阿穆尔的哥萨克移民的困难　在当地安顿移民的工作　穆拉维约夫从上乌丁斯克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返回伊尔库次克途中所受到的欢迎　抵达伊尔库次克在显圣教堂举行祈祷　欢庆穆拉维约夫凯旋　穆拉维约夫三次航行阿穆尔的成就　上谕封穆拉维约夫为伯爵

第六十二章　1858 年 ……546

穆拉维约夫伯爵从伊尔库次克寄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俄国公众赞扬穆拉维约夫伯爵的活动　莫斯科总主教菲拉烈特和A. H. 穆拉维约夫给他的信　卡尔萨科夫奉命赴彼得堡呈递有关阿穆尔边区建制的奏疏　穆拉维约夫伯爵呈给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报告　他呈给亲王的第二份报告　穆拉维约夫伯爵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他呈给亲王的第三份报告　亲王给穆拉维约夫的两道手谕

第六十三章　1859 年 ……558

为使阿穆尔地区永属俄国和进行内部兴建所遇到的种种困难　穆拉维约夫对青年的影响　阿穆尔并入俄国在社会上所留下的印象

第六十四章　1859 年 ……563

穆拉维约夫伯爵上皇帝的奏疏和呈给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的报告　有关俄中两国签订新约的外交事务　派伊格纳提耶夫出使北京的目的　穆拉维约夫伯爵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亲王从巴勒莫给穆拉维约夫伯爵的信　中国不准伊格纳提耶夫去北京　穆拉维约夫伯爵和伊格纳提耶夫赴恰克图　穆拉维约夫关于确定我国与中国新界的意见　穆拉维约夫伯爵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第六十五章　1859 年 ……570

穆拉维约夫伯爵自恰克图下阿穆尔作长途旅行　呈给

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报告　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伊格纳提耶夫获准赴北京　穆拉维约夫伯爵从迭卡斯特里和函馆两地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伯爵在波谢特湾　就确定我国边界一事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他就此事下达的命令　继续向阿穆尔移民　穆拉维约夫伯爵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对浮运和歪曲事实的文章深为不满　库克里就此事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第六十六章　1859 年 ……580

穆拉维约夫伯爵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写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比尤采夫自彼得堡归来　穆拉维约夫伯爵的心情　库克里就此事写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伯爵因中国曲解瑷珲条约而采取的措施　穆拉维约夫伯爵巡视满洲南部港口　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中国的事态　库克里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伯爵为应付英法对华作战而采取的措施　穆拉维约夫伯爵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他启程赴伊尔库次克　他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写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第六十七章　1860 年 ……590

穆拉维约夫伯爵抵达伊尔库次克　接见总署会议成员　接见全体官员　他关于中国问题的指令　他离开伊尔库次克赴彼得堡　穆拉维约夫伯爵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鄂木斯克写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伯爵抵达彼得堡并觐见皇上　呈递奏疏和关于划分东西伯利亚的条陈　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第六十八章　1860 年 ……600

穆拉维约夫获准到国外度假六周　他从彼得堡写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在国外　他从国外写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返回彼得堡　给 M. C. 卡尔萨科夫和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的信

第六十九章　1860 年 ……608

穆拉维约夫伯爵返回伊尔库次克　批准卡尔萨科夫休假　穆拉维约夫伯爵的心情　他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伯爵对财政部的行动不满　他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库克里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伯爵上书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　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第七十章　1860 年 ……617

穆拉维约夫伯爵的心情　他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第七十一章　1860—1861 年 ……627

伊尔库次克 1860 年的冬季　Н. П. 伊格纳提耶夫签订中俄续增条约　他抵达伊尔库次克　为他举行欢送会……这个时期穆拉维约夫伯爵在伊尔库次克的活动　他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卡尔萨科夫返回伊尔库次克　穆拉维约夫伯爵向他移交工作　为穆拉维约夫伯爵举行的送别宴会　启程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在西伯利亚的活动简述

第七十二章　1861 年 ……635

穆拉维约夫伯爵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写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他抵达彼得堡　觐见皇帝　穆拉维约夫伯爵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皇上颁布废除农奴制宣言　嘉奖穆拉维约夫伯爵以及免去他的总督职务皇上颁发诏书　穆拉维约夫伯爵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两封信　西伯利亚人赠给穆拉维约夫伯爵一座钟　他给 M. C. 卡尔萨科夫和 П. Д. 基塞列夫伯爵的信　任命穆拉维约夫伯爵为波兰王国总督的传闻　Б. К. 库克里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任命穆拉维约夫伯爵为高加索总督的传闻　他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第七十三章　1861—1862 年 ……646

穆拉维约夫伯爵在国外的生活　同胞们对他的议论和看法　穆拉维约夫伯爵对祖国的思念　他给 M. C. 卡尔萨科夫、弟弟和 M. C. 沃尔康斯基公爵的信

第七十四章　1863—1865 年 ……659

穆拉维约夫伯爵返回俄国　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他再度出国　穆拉维约夫伯爵奉召回国出席国务会议　他身体不适　给弟弟的信　穆拉维约夫在柏林会见俾斯麦　返回彼得堡　给弟弟的信

第七十五章　1865—1868 年 ……669

穆拉维约夫伯爵从他弟弟的庄园回到彼得堡　迁居皇村　从那里寄给弟弟的信　移居彼得堡　奏请皇上恩准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及其后裔承袭阿穆尔斯基伯爵称号　给弟弟的信　出国度假　英诺森大主教致穆拉维约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从巴黎寄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第七十六章　1868 年 ……680

穆拉维约夫伯爵在皇村　他从皇村写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最后几封信　促使伯爵离开祖国到巴黎去的原因

第七十七章　1869—1881 年 ……689

П. В. 舒马贺尔奉命赴巴黎会见穆拉维约夫　M. C. 卡尔萨科夫去世　同代人叙述穆拉维约夫伯爵在巴黎的生活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逝世　结语

# 原书序言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逝世i已经十年了。他的名字和亚历山大二世皇帝临朝初期下述极为重大的事件紧密地联在一起：把辽阔的阿穆尔地区并入俄国。阿穆尔地区并入俄国，为俄国军事、贸易和工业力量打开了通往太平洋的通路。穆拉维约夫是一位受过尼古拉一世时期严格训练的英勇军人，英明的行政长官和爱国志士；无论就其所建树的功勋或就其特有的纯俄罗斯性格而言，他都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赋有经国安邦之才；他鞠躬尽瘁，不知疲倦，毅力超群，自强不息。他始终所想的，是作一个为皇帝尽忠，为祖国效力的人。他虽然笃信天意，但在与环境和生活苦难搏斗时，却无比坚强；他作任何事情皆能贯彻始终，坚定不移。穆拉维约夫在各方面总是始终如一，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勇往直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办事果断，但是性情往往急躁，为人直爽，诚实而又公正。他毫不留情地打击虚伪、受贿以及玩忽职守等行为，另一方面，善于提拔称职能干的人材，从不埋没他们的功劳，又能慨然地予以奖赏。在日常生活中，穆拉维约夫平易近人，对待下级和蔼可亲，他的善良和诚恳博得属下的无限爱戴，能使他们情愿随他赴汤蹈火。作为行政长官，他始终关心地方上的疾苦，尤其是他不断地从形形色色的企业主的非法奴役和暴戾恣睢中把涅尔琴斯克厂矿工人、农奴和异族人解救出来。因此，人们对他忠心耿耿，东西伯利亚居民对他怀念不已。他连年疾病缠身，其创举又屡屡受挫，因而变得暴燥易怒。我们在穆拉维约夫的书信中看到，他对行政当局的批评往往很严厉，ii

但总是出自一片赤诚。在政府高级官员中，他有很多政敌，但也有很多朋友能够了解并赏识他的高尚品德。不言而喻，象这样的国务活动家是值得为之立传，传诸后世的。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沃尔康斯基公爵意识到了这一点，早有意为他编写一部传记。他曾在穆拉维约夫麾下供职，对他十分了解，为此目的，他和 Ф. А. 安年柯夫（也曾在伯爵麾下任职）一同奏请当今皇帝陛下恩准，在最高国家机关的档案馆里搜集资料。已故伯爵的亲友也都踊跃地提供了许多资料。尽管如此，公爵原来的意图仍未全部实现。首先，1879 年伊尔库次克城遭到一场大火，该城连同那里收藏的全部档案尽皆化为灰烬，使本书失去了主要的资料来源。不过，搜集资料的工作并未因此而停顿下来，这项工作从 1882 年继续到 1888 年，即到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公爵敦促我们着手编写穆拉维约夫伯爵的传记时为止。其次，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公爵把传记资料（有他本人收集的，也有他委托别人收集的）交给我们后，我们发现在收集的全部资料中，有一些极其重要的文献，未到公爵之手便已遗失，此事深为可惜。

我们曾经长期研究莫斯科教区与科洛姆纳教区总主教英诺森的传记，已有机会熟悉穆拉维约夫伯爵的部分活动，因为他们两位在西伯利亚任职的时间、地点以及对这一边远地区的热爱，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他们于同一时期在那里供职，而且每人都在其所从事的事业中为祖国建树了丰功伟绩，赢得了荣誉。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我们才敢于接受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沃尔康斯基公爵提出的使我们引以为荣的建议。我们尽到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本书是否有负大家期望，这当然不能由我们自己来评定。不过应该声明，我们的任务是把迄今为止我们所知的书刊上有关穆拉维约夫伯爵的资料汇集在一起，以补充档案资料之不足。在各种手稿资料中对我们最有用的是他的书信，因为这些

书信极其鲜明地刻画出了这位卓越的国务活动家的形象。本书的 iii
许多章节，尤其是穆拉维约夫在高加索任职时期的部分，我们都是摘要或全文援引他的书信，用他的原话来叙述。这类资料的主要优点在于它的真实性，能直接地反映过去，可以说，是历史某一瞬间的写照。这是一份私人的、个人的年谱，它对艺术家是一份极为珍贵的资料，而且可供历史学家用来再现某段历史全貌的细节。

有鉴于此，我们仅在少数情况下，对穆拉维约夫的性格作某些结论，或者对书信作某些说明。最好还是让读者自己直接从这些书信中得出完整的印象，自己去作这种或者那种结论。至于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的公函，将与他就某些问题所上的奏疏汇集成编，作为本书第二卷。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加以本书所概括的时期很长，叙述的事件繁多，我们自己首先就感到本书很不完备，也意识到，尽管我们对待事实、文献和同时代人的报导极为慎重，谬误之处仍属难免。但是，再行搜集资料势必无限期地拖延出版时间，因此我们决定现在就让这部书问世，即使作为编纂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的资料也好。如蒙读者匡正本书谬误，我们将衷心感谢。本书初版如能得到读者的关怀，所提意见将有助于我们于再版时补充和修改，为此，我们恳请每位珍视东西伯利亚历史，尤其是阿穆尔沿岸地区历史的读者，把自己的意见寄给莫斯科舍烈美捷伯爵养老院伊万·普拉东诺维奇·巴尔苏科夫。

最后，我们必须说明，在接受这项任务之前，搜集手稿资料工作，以及收集者整理手稿的初步尝试①，都消耗了大宗款项。出资赞助的，首先是穆拉维约夫伯爵的夫人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夫娜，伯爵的景仰者、已故的瓦西里·尼基提奇·卢卡维什尼科夫，最后还有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沃尔康斯基公爵。

① 然而，此次整理成果丝毫未能给我们留下。

谈到鼎力赞助编写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的人士，当首推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殿下。殿下得悉我们意欲编写这部传记，立即通过御前大臣戈洛夫宁把他和伯爵来往的原信寄给了 M. C. 沃尔康斯基公爵，并且允许将这些信件① 公诸于世。

其次，穆拉维约夫伯爵的夫人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夫娜把她丈夫遗留下来的所有文件都转给了我们。对我们尤其有帮助的是 M. C. 卡尔萨科夫由 1853 年到 1868 年间的全部信件，这是他夫人亚历山大拉·科尔尼列夫娜自愿捐献出来的。此外，在这项工作中协助我们的还有穆拉维约夫伯爵的弟弟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已故）、妹妹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夫娜·莫列尔(已故)、妹夫 A. E. 帕什科夫、瓦列里安·瓦列里安诺维奇·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A. H. 科尔夫男爵(现任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П. B. 舒马贺尔、A. Ф. 菲利彼乌斯（已故）、E. M. 布谢、И. B. 耶菲莫夫、K. Б. 查普列耶夫斯基、A. C. 萨文斯基、C. H. 斯韦尔别耶夫、П. Я. 希什马廖夫、Д. П. 列别选夫（鲁勉策夫博物馆手稿部保管员）、A. B. 安德烈耶夫(莫斯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中学教师）以及莫斯科旧书商 A. A. 阿斯塔波夫。上述人士对我们编写本书给予了很大支持，我们谨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伊万·巴尔苏科夫

1890 年 6 月 5 日

于莫斯科县库斯科沃村

① 这些信件已收入本书第 1 卷。

# 第一章　1809[1]—1827 年

1

穆拉维约夫家族的家谱，该家族近代较杰出的活动家简历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诞生（1809 年）　他的母亲　他母亲寄给他祖父 H.C. 穆拉维约夫的信　母亲去世　母亲死后 H. H. 穆拉维约夫所受的教育，入贵族军事学校　擢升为宫廷少年侍从　参加皇帝尼古拉一世加冕典礼　军校毕业后在禁卫军芬兰团任准尉　父亲在信中对他的教诲

在俄国历史上，古老的贵族穆拉维约夫一家有许多人在国务活动中占有显赫的地位：有的在军界战功卓著，有的在政界享有盛名，有的在科学和文学界流芳百世。

穆拉维约夫家族[2]是古老的、早已衰落的阿利亚波夫斯基贵族的后裔。从 1789 年颁发给尼基塔·阿尔塔莫诺维奇·穆拉维约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旁系的先祖之一）的贵族证书中可以看出，瓦西里·阿利亚波夫斯基生有二子：伊万和奥西普。他们都有别号：长子叫穆拉维，次子叫普夏。就是这两个儿子留下了穆拉维约夫和普辛这两家贵族。从上述证书中还可以看出，1500 年以前，穆拉维约夫这一家贵族住 2
在梁赞大公国，在 1500 年遵照大公伊万三世的意旨，和其他贵族以及贵族子弟一起迁住诺夫哥罗德供职。大公给迁移者都分封了

① H. H.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诞生的年份。——原注，旧译木喇斐约幅、木喇费也夫、木哩斐岳幅阿穆尔斯启、穆拉约夫、摩力摇付等。——译者

② 《Д. А. 克罗波托夫文集》，圣彼得堡，1874 年，第 1—31 页。



0001661

领地。据穆拉维约夫家族的家谱记载，他们的先祖在沃德州诺夫哥罗德县分到了一块领地。

穆拉维约夫家族的嫡系亲属中，近代较杰出的活动家都是伊万·穆拉维的曾孙费多尔·马克西莫维奇所生的二子费奥克提斯特和皮门的后裔。费奥克提斯特·费多洛维奇这一支的嫡系亲属有：

一、尼古拉·叶罗费耶维奇·穆拉维约夫（1770年卒）。他才华出众，办事卓有成效，在当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物。1752年出版了他写的一部优秀著作《数学初阶》，因而名声蜚然。该书包括有代数——据著名书志学家C.Д.波尔托拉次基说，这恐怕还是第一本用俄语讲解的代数。他和军事作家蒙塔拉姆别尔过从甚密，常有书信来往。女皇叶卡捷琳娜异常重视改善交通状况，因此，1764年2月21日任命他为公路建设总监。他是有名的1767年"新法"起草委员会沃德州的代表。女皇叶卡捷琳娜称他是个具有数学头脑的人，对他非常信任，认为他是个大公无私的人。传说，有一次他呈给女皇一份关于某项工程的奏疏，女皇只撕开了一点，便还给了他，并且说对他完全信赖，其决定不必经她过目。晚年升至中将，并作过枢密官和里加总督。

二、他的儿子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768年生于里加，1840年死于莫斯科）。他是莫斯科省莫扎伊斯克县奥斯塔舍夫村纵队长学校的著名创始人。该校为俄国总参谋部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始终亲自教授军事科学。有一个学生回忆
3 说："他口才流利，叙述清晰，讲课生动，因此，听过课的人都对他念念不忘。他善于赢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这就更加促使他们勤奋地学习。学生的学习成绩优异，所以当时皇上的总参谋长П.М.沃尔康斯基公爵旁听了第一次考试后，便奏请皇帝陛下恩准学生毕业后直接升为作战部① 的军官。"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又是

① 作战部（Квартирмейстерская часть）即当时的参谋部。——译者

莫斯科农业协会的创始人和协会最热心的会员，因此颇有声望。该会所属农业学校的成立和最初的建制也是要归功于他的。他的儿子有：

（一）长子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1792年生，最初在总参谋部服役。未满二十四岁就升为上校，胸前挂满俄国和外国的勋章。朋友们都预言他前程远大，并戏称他为法国的德·萨克斯大元帅(Marechal de Saxe)，但1818年年底他却告退了。他是当时第一个著名的秘密政治团体"救国同盟"的创始人，由于这个可悲的名声，按第七条法令被流放到上乌丁斯克，不过免除了苦役。许多年以后，他才得到赦免，被委任为军事书刊检查委员会委员。嗣后出任下诺夫哥罗德省省长，任职期间升为中将，稍后又被任命为枢密院莫斯科院枢密官，1864年病死在任上。他娶公爵小姐普拉斯科维娅·米海洛夫娜·沙霍夫斯卡娅为妻，没有后代。

（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793年生—1867年卒)。他一生中数度出使东方，完成了几项极为重要的外交使命。1854年至1856年，即供职后期，他是著名的高加索行政长官。东方战争时，因1855年征服卡尔斯而名震四方。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博学多才，在当时是一位学识极为渊博的人，这从他的著述中就可以看出来。他品德高尚，性格坚强，生活极有节制，像是古罗马鼎盛时期的人物。为了把他和他同名的堂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区别开来，人们都称呼他为卡尔斯基，尽管他并未受过这样的封号。他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娶的是格鲁吉亚姑娘阿赫韦尔多娃；第二次娶的是娜塔丽娅·格里果利耶夫娜·车尔尼雪娃伯爵小姐。第一个妻子生有一女索菲娅，嫁给了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卡尔萨科夫少将——前东西伯利亚总督米哈依尔·谢苗诺维奇·卡尔萨科夫的亲兄弟。

（三）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①（1796年生—1866年卒）。他是一位具有超人意志并为国家建树过不朽功勋的人。他曾在莫斯科大学获得副博士学位，嗣后被封为伯爵。他平息过1863年的波兰叛乱。1866年被任命为皇帝亚历山大二世4月4日被刺事件调查委员会主席。人们按他活动的主要地区称他为维尔诺斯基，以区别于同时代人——他的哥哥卡尔斯基和他的堂侄阿穆尔斯基。穆拉维约夫家族的这些称呼，虽非正式封号，但却足以说明世人对他们为国建树的功勋是异常称道的。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娶彼拉盖娅·瓦西里耶夫娜为妻。她是退伍的近卫军海军中尉瓦西里·彼得罗维奇·舍烈美捷夫的长女。

（四）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1805年生—1874年卒）。他给我国文学留下了许多具有重大宗教意义和道德意义的著作。他受过古典教育，在这方面造诣很深，因此他毕生都献身于基督教古文献的研究，特别是研究了散见于俄国各地的关于我们祖先信仰宗教的大量古代文献。他的著作不仅具有很大的教养意义，而且对抵制上世纪末以来在我国社会上流行的一种对宗教的冷淡主义也作出了莫大的贡献。

（五）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1809年生—死年不详）。他起初在军界供职，继而转入财政部，最后在国家财产部供职。他在生活上遭受的波折和醉心于书斋生活，钻研学问的癖好，妨碍了仕途的升迁。据M. И. 格林卡说，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对哲学有极为浓厚的兴趣。

5 皮门·费多洛维奇这一支较杰出的活动家有：

一、米哈依尔·尼基提奇·穆拉维约夫（1757年生—1807年卒）。他是莫斯科大学的监护人和复兴者，也是皇帝亚历山大一世

① 有关他的详细材料，请参阅圣彼得堡1874年出版的《Д. А. 克罗波托夫文集》。

的师傅。他是 H. M. 卡拉姆辛的保护人，曾使卡拉姆辛获得历史学家的称号；他也是 K. H. 巴丘什科夫的保护人，曾把巴丘什科夫收养在家里，把他教育成人。他娶叶卡捷琳娜·费多罗夫娜·科洛科里佐娃为妻。

二、斯杰潘·沃依诺维奇·穆拉维约夫。海军中尉。他是1734年从阿尔汉格尔斯克沿北冰洋进入鄂毕湾的第一位俄国航海家。娶阿库琳娜·费多罗夫娜·涅列金斯卡娅为妻。

三、纳扎里·斯杰潘诺维奇。他是斯杰潘·沃依诺维奇的儿子，1737年生，1799年在诺夫哥罗德省自己的世袭领地小帖烈博尼去世。退伍后，他在诺夫哥罗德省第一届贵族选举中被选为文官。1797年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出任省长。他娶玛烈娅·卡扎里诺娃为妻。

纳扎里·斯杰潘诺维奇之子，尼古拉·纳扎里耶维奇·穆拉维约夫①，1775年10月14日生于诺夫哥罗德近郊卢加河畔的世袭领地小帖烈博尼。尼古拉·纳扎里耶维奇在教区教士的指导下，在家里受了启蒙教育。1785年考入矿业军事学校，学到1790年。尼古拉·纳扎里耶维奇升任军官后，遵照父亲的愿望，于1790年年底到涅尔琴斯克矿业营服役。1791年年底被派赴彼得堡送交工厂熔炼的白银，此后就没有回涅尔琴斯克。1792年转入海军，在海军服役十年。这段时间他有七年是在英国度过的，他和其他军官一起被派到英国军舰上服役。1802年从英国回来后，他指挥一艘俄国的战列舰。升任海军上校后，尼古拉·纳扎里耶维奇于1803年转入国民教育部。在莫斯科大学学监米哈依尔·尼基提奇死后，他便告退，迁居到诺夫哥罗德的庄园。当时诺夫哥罗德的省长是 H. И. 苏马罗科夫。此人和阿拉克切耶夫伯爵不和。经苏马

① «K. H. 巴丘什科夫文集»，第3卷，圣彼得堡，1886年版；Л. H. 迈科夫和 B. И. 萨伊托夫的书信注，第628—630页。

罗科夫申请，1813年尼古拉·纳扎里耶维奇被任命为诺夫哥罗德省副省长，从此他便和阿拉克切耶夫接近起来。1815年尼古拉·纳扎里耶维奇接替了苏马罗科夫的职位。

1819年他辞去了诺夫哥罗德省省长职务，后来出任皇帝尼古拉一世的御前大臣、枢密官，主持内廷。他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娶的是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夫娜·莫尔德维诺娃；第二次娶的是伊丽莎白·安东诺夫娜·莫列尔①。他一共有子女十七人：十个儿子，七个女儿，其中有八个子女在幼年便夭折了，到1840年，活着的有：第一个妻子生的三个儿子：尼古拉、瓦列里安、亚历山大和三个女儿以及第二个妻子生的三个女儿。

1832年1月，尼古拉·纳扎里耶维奇辞去官职，以彼得堡贵族的身份，迁居到自己的波克罗夫斯科耶村。这个村子座落在涅瓦河左岸，施利色堡大路旁。他在乡下积极经营农业生产，此外，还在自己的庄园里建立了一座糖厂，发明了一种提炼和精制砂糖的特殊方法。尼古拉·纳扎里耶维奇死于1845年1月4日。

他也从事文学创作，写了不少东西。1805年他在《北方导报》上发表了几篇短文和几篇译文。后来出版了几本书，内容极为广泛。1828年起，彼得堡开始出版他的文集《趣闻录》。这部文集共十四卷，是献给他第二个妻子伊丽莎白·安东诺夫娜·莫列尔②的（他们是在1823年结的婚）。

尼古拉·纳扎里耶维奇·穆拉维约夫的儿子中，最杰出的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后赐封为阿穆尔斯基③伯爵。他是名垂俄国史册的一个人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弟

---

① 海军大臣莫列尔海军上将之女。

② 《K. H. 巴丘什科夫文集》，第3卷，圣彼得堡，1886年版，Л. H. 迈科夫和B. И. 萨伊托夫的书信注，第628—630页。

③ 阿穆尔即黑龙江。——译者

弟是：一、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①(1811年生—1869年卒)。[7]他曾任三等文官、枢密官，一度曾任莫斯科学区的督学助理，以后又作了几年普斯科夫省省长；二、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1885年卒)。他十七岁中学毕业，获得金质奖章。不久被派到内廷，在御前大臣M.П.波坚属下任文官，很得上级赏识，是忠于职守的楷模。看来他的前程是无量的，可是，为了帮助年迈的父亲料理家事，便毫不犹豫地弃官回家了。他父亲是在自己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把他叫回来的。巨大的不幸在威胁着尼古拉·纳扎里耶维奇。他由于管事们营私舞弊，或更确切些说，是盗窃掠夺而破产了，不得不将家产公开拍卖。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把家事料理完，又出来作官，在斯摩棱斯克任省财政厅厅长。任职期间，以聪明廉洁著称②。

上面我们简要地介绍了穆拉维约夫家族的家谱，现在就来叙述尼古拉·纳扎里耶维奇·穆拉维约夫的长子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后来被封为阿穆尔斯基伯爵)的生平活动。

穆拉维约夫1809年8月11日生于圣彼得堡。他的母亲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夫娜，用E.Ф.勃拉德克的话来说，是一位“品德端庄、很有教养、信仰宗教的妇女”③。她生性温柔，对一切美好事物都很敏感，热爱大自然，喜爱乡村。她钟爱子女，对他们关怀备至，同时，对公婆来说又是一个贤慧的儿媳。下面这封信是她1812年5月2日从小帖烈博尼村寄给公婆的。这封信给我们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动人的女性形象，也可以使我们看出她对公婆的一片孝心。她在信中写道：“亲爱慈祥的父母亲大人：不知何故你们竟没有收到我们写的信，这使我们感到非常惊讶。虽然河水涨得

① 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生有二子：长子尼古拉·瓦列里安诺维奇，现任莫斯科高等法院检察官；次子瓦列里安·瓦列里安诺维奇伯爵任总参谋部校官。

② 《俄国旧事》，1890年5月，第340—341页。

③ 《俄罗斯档案》，1875年，第1卷，第35页。

很厉害，我们还是照常给你们写信，而且一辆邮车也沒有放过。我希望你们能够收到我们的信，哪怕一封也好，从信的日期上你们可
8 以看出这完全是邮车给耽误的。现在是多么美好的季节啊！早上7点就已经是零上十三度了。一醒来便可以听到夜莺的歌声。直到现在还在叫呢！听着夜莺的鸣啭，令人心旷神怡。现在万物复苏，一片葱绿，好象人也和大自然一起重新获得了朝气。今天早晨下了一场暖融融的小雨，现在空气中散发着清新的气息，我真想一口气把它吸完。我真诚希望这是我给二位大人寄往彼得堡的最后一封信，虽然你们搬到彼得罗夫申纳后，我将很长时间不能吻你们的手；但想到离无与伦比的双亲相距只有七十俄里时，我至少会感到欣慰的。

“我们的一对宝贝正在花园里玩耍。尼古拉什卡①正用小铲子挖坑栽什么东西，瓦列罗什卡②叫仆人用小车推着到处游逛。这两个小家伙只是吃饭、睡觉才回来。看来，戶外的空气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很有益处。瓦列罗什卡已经会叫“妈妈”、“奶奶”了。他特别喜欢哥哥，而小哥哥也真会爱护他，逗他玩。一看到他们俩在一起，我的心就象融化了一样，et je ne puis vous exprimer, maman, ce qui se passe au fond de mon coeur.③

“这些天我一直在花园里忙着栽种，播种，j'ai planté un petit bosquet de lilas et de sorbiers④；看来，栽的东西都长得挺好，就连我们去年连根栽的天门冬也长得不错。当我和尼古拉·纳扎里耶维奇拨开一看，底下已经抽出不少嫩芽时，心里非常高兴。现在住在乡下真是好极了！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万物获得了新的生命，披上了美丽的绿装。昨天我和尼古拉·纳扎里耶维奇头一次骑马。

① 即未来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

② 瓦列里安的爱称。——译者

③ （法语）妈妈，我无法形容，我这时心里究竟是一种什么感情。

④ （法语）我栽了几簇丁香和山楂。

我们是想习惯一下，将来到您们的彼得罗夫申纳时好多骑骑马。我用包裹给爸爸寄去一件衬衫。本来早就做好了，一直想托便人捎去，可是现在看来不可能了。爸爸，也许您早就需要穿它了吧！但愿这件衬衫很合身，并能增进您的健康。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莫尔德维诺夫已经走了。这不论对您，亲爱的妈妈，对姊妹们，还是对我自己，都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我没有福气和这样一个值得尊敬的家庭团叙，par conséquent, maman, toute la famille se retire①。亲爱的父母亲大人，让我祝贺你们，祝爸爸命名日快乐，也祝亲爱的妈妈快乐。我祈祷上帝赐福爸爸和全家健康长寿。索妞什卡身体好一些，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吻你们的手，拥抱姊妹们和弟弟。永远孝顺你们的儿媳叶卡捷琳娜·穆拉维约娃。”

全家最大的不幸是，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很早就去世了(死于 1819 年 4 月 24 日)。当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还不满十岁。

穆拉维约夫就是在这样一位品德端庄、很有教养、信仰宗教的母亲影响下受的启蒙教育。母亲死后不久，他就被送到私立高杰尼乌斯寄宿中学读书，准备投考大学。但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对御前大臣尼古拉·纳扎里耶维奇·穆拉维约夫很赏识，所以敕令将他的长子尼古拉和次子瓦列里安送入皇家贵族军事学校。由于尼古拉·穆拉维约夫在家庭和学校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十四岁就被擢升为宫廷少年侍从，不久又晋升为军曹，并参加了 1826 年 8 月 22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皇帝尼古拉一世的加冕典礼。当时莫斯科的十三名宫廷少年侍从和二十六名贵族军事学校学生是由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亲王统率的，他们都获得了银质加冕纪念章②。

① (法语)全家便这样走散了。

② 《贵族军事学校史料》，基辅，1876 年，第 53 页。

穆拉维约夫学习成绩优异，毕业时名列第一，因此他的名字被镌刻在大理石上。当时他担任宫廷少年侍从已经一年，但由于年纪太小，因此象其他人一样，还不能晋升为军官。只有到他满了十七岁时，即 1827 年才出校。同年 7 月 25 日，他参加禁卫军芬兰团，在该团任准尉。

如所周知，在 1825 年 12 月 14 日① 这个悲惨的日子里，芬兰团特别引起了皇帝尼古拉一世的重视，所以从那时起，皇帝便尽量不断地给这个团补充优秀军官。皇帝曾亲自表示，希望能看到贵族军事学校的学生在这个团里服役。而这也正是贵族军事学校的高材生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被芬兰团选中的原因。

穆拉维约夫升为军官前不久，他的父亲于 1827 年 5 月 14 日给他写了一封信，他父亲根据自己的经验深知，一个年青而又不富裕的军官在新的生涯里将要遇到无数诱惑和刺伤自尊心的事。这封信充满了爱护、关照和明智的教诲："感谢上帝，你身体健康，心情甚佳。你到你弟弟处去了一趟，这也很好。代我向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致意；得便时也代我向你们的将军致意。这里给你寄去一百卢布买皮靴，剩下的钱攒起来。吾儿要牢记'要把半戈比钱节省下来，以备不时之需'这句话，因为要把钱化完，什么时候也不算晚。不过，你若有什么急需，还是应该告诉我们。只要你记住上面那句话，这种事情总不会很多的。凡有益之事，要尽力而为之，无益之事，万勿步人后尘；无论谁你也不要怕拒绝他，也不要阿谀逢迎。没有比做那些无聊的事更该受责备的了！因为这会带来恶果。不要因为手头不宽裕就怕别人耻笑。心灵丰富不知要比手头宽裕高尚多少倍！真诚地热爱生活，便足以补偿一切。

"我们常谈起你和瓦列里安，但更希望常见到你们。蒙上帝保

① 即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日子。——译者

祐，我们一切如意。你要听我的话，把上帝铭记在心里。你通过对每天生活的观察，一定会感到我的认识是可靠的。永远要记住，信要写得字迹清晰，文理通顺，这是极其必要的。试想，如果别人看不懂，这还叫什么信；读完信，很不满意，这信有什么用？人家读到这种东西会马上扭过脸去的。其他文牍方面的事情也同样如此。我们大家都热烈地拥抱你，我永远是你的父亲和朋友。H.穆拉维约夫。”

穆拉维约夫就是聆听了父亲这些贤明的教诲之后踏上仕途的。果然，毕业后不到一年，他便得到了显示军事才能的机会。

11

# 第二章　1827—1828年

备战并向土耳其宣战　军队从圣彼得堡出征　宣战诏书　皇帝从圣彼得堡出发亲临作战部队　维特根什坦伯爵　皇帝在作战部队里的活动　禁卫军芬兰团横渡多瑙河，抵达瓦尔纳要塞　穆拉维约夫准尉参加围攻瓦尔纳要塞的战斗　瓦尔纳和舒姆拉要塞　俄国军队攻克瓦尔纳要塞并进驻该要塞　皇帝嘉奖穆拉维约夫　禁卫军芬兰团返回俄国

1827年年底，土耳其苏丹顽固地想同俄国作战的企图已十分明显。和土耳其政府的谈判，尽管俄国皇室方面作了最大的让步，依然面临破裂的局面。于是，我们便开始备战。1828年2月，由总参谋长向禁卫军团司令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亲王宣读了皇帝的敕令，命令禁卫军团准备出征。从4月1日起，该军团从圣彼得堡启程，每隔一天便有一个团出发。每个团出发前，皇帝尼古拉一世在奥兰斯基亲王和普鲁士维利格利姆亲王（后为日耳曼帝国皇帝）陪同下进行检阅，然后亲自把他们送到郊外。

4月3日，禁卫军芬兰团出发了，年青的准尉穆拉维约夫也参加了这次远征。

12　又过了数日，即4月14日，皇帝颁布了向土耳其宣战的诏书。这道诏书是在喀山大教堂作完弥撒后，由总主教谢拉菲姆当众宣读的。与这道诏书同时，还宣布了皇帝向部队发布的敕令："同波斯媾和，乃祖国之光荣，于祖国大有裨益，但此举并未影响俄军建树赫赫战功。正义之战在一处告终，在另一处又将爆发。吾等将

为保卫俄国之荣誉，捍卫俄国用鲜血争得之权利而战。先皇亚历山大一世虽宽大为怀，但如在世，亦难容忍土耳其政府之敌对行径。该政府信誓旦旦，签订和约墨迹未干，竟又寻衅滋事，悍然撕毁友善面具，俄军将赴土耳其平息骚乱，制止屠杀，以奠定巩固之和平。

"勇士们！曩者，俄军与娴于战术之文明民族作战时，以勇敢与怀柔精神克敌制胜，赢得不朽光荣。无条件服从长官命令，严守纪律，对战败者宽宏大量，向为俄国军人之美德。是以俄军所到之处，庶民百姓皆额手称庆，而战败者亦称俄军为救星。尔等现仍应保持此可贵之光荣：对顺从者伸出友谊之手，对顽抗者坚决予以消灭，凡放下武器者或病弱残废均应加以保护。对财产、房屋及敌之教堂亦应加以保护，虽其信仰与吾人不同。俄民之信仰、救世主之神圣教义均昭示吾人应如此行事。凡以温柔、博爱使凶残之敌就范并能保护孤儿寡妇者，将如驰骋疆场之勇士一样，受朕器重。

"俄国勇士们！尔等将不至辜负朕之期望。我军乃英勇正义之师，上帝必保祐我胜利班师。"

敕令颁布后不久，皇帝便从彼得堡出发亲临作战部队。在部队里他和大家共甘苦，一起经历了征途的跋涉和军营里的种种不便。各个宿营地之间相距二十至二十五俄里，有时甚至更远，但他不畏烈日的曝晒，而且有时冒着倾盆大雨，骑马走在军队的前面。士兵们望着皇帝，忘记了劳累与疾苦，神采奕奕、精神抖擞地向前挺进①。

5月27日，在尼古拉一世的指挥下，军队在距土耳其要塞伊 13
萨克恰不远的萨通诺夫村附近胜利地渡过了多瑙河。

① 卢克扬诺维奇：《1828—1829年土耳其战争纪实》，圣彼得堡，1884年，第1卷，第113页。

多瑙河下游是一个沼泽纵横的大盆地。这里一向是极难横渡的。这一年水位又特别高，更增加了横渡的困难。因此，需要预先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在宽五俄里余的地方修一条小路。这样豪迈的壮举所带来的一切困难，都被我们的士兵同心戮力、坚韧不拔、毅然决然地克服了。横渡获得成功。第二天皇帝也亲自乘查坡洛什哥萨克人的小船，渡到多瑙河右岸。在岸上迎接的有欧洲土耳其驻军总司令陆军元帅维特根什坦伯爵和总参谋长侍从将军П. Д. 基塞列夫。

主要战场仍然是1711年至1812年间与土耳其人交战的那些地区：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保加利亚。

皇帝抵达大本营后，便亲自担负起总司令的职务，而维特根什坦伯爵成了挂名的总司令。皇帝主持军事会议，听取报告，指定每个军团的行军路线和宿营地，审定颁布各项命令。他还过问了野战军事方面的一切琐细事情①。

禁卫军芬兰团在伊萨克恰要塞附近横渡多瑙河后，6月27日进入土耳其国境，然后沿黑海岸穿过巴巴达赫城、基斯坦泽要塞、曼加利亚和科瓦尔纳两城，最后抵达瓦尔纳要塞。通往瓦尔纳的路很难走，有连绵不断的窄小的隘口和堆满乱石的窄小的林间道路，给军队造成很大困难。漆黑的夜也为行军增加了许多不便，为了避免白天的炎热，又不得不夜间行军。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减少行军的困难，禁卫军芬兰团从科瓦尔纳开始便挑灯前进。瓦尔纳被包围了。穆拉维约夫准尉从8月26日起直到攻克这个要塞为止，一直在围攻要塞的部队里。他随同侍从将军比斯特罗姆的部
14 队参加了9月16日在这个要塞南部高地上的“实际”战斗。为了封锁要塞的通道，这支部队不得不以微弱的兵力，同著名的土耳其

① A. П. 扎勃洛次基-迭夏托夫斯基：《П. Д. 基塞略夫伯爵及其时代》，圣彼得堡，1882年，第286—287页。

巴夏[1]奥美尔-弗里昂[2]所指挥的拥有二万五千人的土耳其军团作战。在这里，土耳其人发射的第一发榴弹预报着一场激烈的战斗就要开始，它挟带着凶险的呼啸声，向穆拉维约夫和芬兰团的士兵飞来，在空中爆炸了，但沒有造成伤亡。土耳其的骑兵耀武扬威地走在前面，距离愈来愈近，甚至用肉眼可以分辨出每个骑士服装的颜色。枪炮都已准备好，但谁也沒有射击，因为开火完全要听各级指挥官及司令官比斯特罗姆将军的命令。稍过片刻，比斯特罗姆将军命令道："弟兄们！勇士们！开火！"于是，所有的枪炮都怒吼起来。步枪的啪啪声，大炮的轰隆声，响成一片。战斗从中午12点一直继续到晚7点。当时的气温高达零上四十度。叶罗普金先生说："火药味和烟气熏得人口干舌燥。"[3]

值得穆拉维约夫纪念的这个日子是这样结束的：奥美尔-弗里昂的军队从各个据点溃退下来，沒能冲进要塞。而要塞投降的时刻也指日可待。卢克扬诺维奇写道："禁卫军芬兰团的全体军官在这次战役中都为自己赢得了永垂青史的光荣。他们培养了士兵勇敢无畏，临危不惧的精神，唤起了人们无比坚定的必胜信念。这种必胜信念使他们能够永远获胜。"

瓦尔纳和舒姆拉被认为是两个重要的要塞。瓦尔纳要塞位于土耳其阵地的右翼，是依照自然地形巧妙构筑的，幷由苏丹的宠臣甲必丹巴夏，谢列斯基尤苏夫巴夏（他是奥斯曼帝国的重臣之一）统率重兵驻防镇守。舒姆拉要塞有坚固的防线，这里集中了土耳其军队的主力，统帅是在巴尔干半岛北部作过战的土耳其军总司令古瑟伊恩-阿吉巴夏。因此，这个阵地是一个更大的障碍。土

① 一译帕沙，为奥斯曼帝国最高官员的尊称。自十九世纪中叶，成为陆军将官的尊称。——译者

② 《俄国活动家画像集》，A. 孟斯得出版社，圣彼得堡，1865年，第1册，第96页。

③ 《俄罗斯档案》，1887年，第413页。

耳其人把瓦尔纳和舒姆拉看作帝都的门戶，所以他们使用一切办法，千方百计地加固这两个据点。①

15 俄国军队在瓦尔纳附近以英勇顽强精神，付出了巨大牺牲，赢得彻底胜利。经过两个月的围困，这两个重要的要塞于9月29日无条件投降。俄国国旗终于在第一座堡垒上飘扬起来。军队在皇帝的统率下，高擎着军旗，穿过堡垒的断壁残垣和主要城门，在乐曲声中(奏起《布朗歇夫人》剧中的进行曲，在要塞各条街道上都能听到)开入瓦尔纳。要塞遍地都是人和牲畜的尸体。基督教徒跪伏在皇帝面前，向我们高呼："弟兄们！弟兄们！"②

由于穆拉维约夫在围困瓦尔纳要塞期间表现了非凡的英勇气概和无畏精神，他受到了皇帝的嘉奖。

芬兰团攻克瓦尔纳之后，便于10月10日班师回国，再沒有参加1828年的土耳其战爭。

① 卢克扬诺维奇：《1828—1829年土耳其战爭纪实》，圣彼得堡，1844年，第1卷，第189—190页。

② 《俄罗斯档案》，1877年，第413页。

# 第三章　1828—1830年

16

穆拉维约夫因病留在瓦尔纳　他被任命为瓦尔纳要塞驻军司令E. A. 戈洛文的副官　穆拉维约夫到布加斯湾执行任务　他参加炮击锡佐波耳①和阿希奥尔城的战斗　海军少将库曼对这次外出执行任务所签发的证件　穆拉维约夫给他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的信　穆拉维约夫在瓦尔纳的活动　舒姆拉要塞附近开始的军事行动　穆拉维约夫在那里的活动　罗特将军对他的活动的评价　穆拉维约夫返回瓦尔纳　他患病　攻克亚得里亚那②堡，签订和约　穆拉维约夫给他弟弟的信　穆拉维约夫的父亲给他的信　穆拉维约夫赴圣彼得堡　他在土耳其战争中立功受奖　叶莲娜·巴甫洛夫娜王妃对穆拉维约夫的关怀

穆拉维约夫因病不能和芬兰团一起返回俄国，便继续留在瓦尔纳。病愈后，他又不愿离开战场，因为当时正要攻打舒姆拉。他这时已被擢升为少尉，是第十九步兵师师长戈洛文中将的副官。当时戈洛文已被任命为刚刚占领的瓦尔纳要塞驻军司令。1829年2月11日，穆拉维约夫被戈洛文派到分舰队上，受黑海舰队第五分队司令库曼海军少将指挥，和登陆部队一起进驻布加斯湾。2月15日参加了炮击锡佐波耳城的战斗，2月16日参加了攻占耸立在高地上的多面堡和锡佐波耳城的战斗。然后他又参加炮击阿希奥尔城的战斗。

① 即今保加利亚的索佐波耳。——译者

② 即土耳其爱德尔纳城的希腊语音译。——译者

17 关于穆拉维约夫此次外出执行任务的情况，在库曼海军少将签发给他的证件上这样写道："禁卫军芬兰团穆拉维约夫少尉于1829年2月15日参加了我指挥的黑海舰队攻打布加斯湾的战役，在'皮门'号军舰上炮击锡佐波耳城，于本月16日同陆战队一起攻克耸立在高地上的多面堡和该城。嗣后，他又在我指挥的舰队上参加了攻打阿希奥尔城的战役。该人品行高尚，对交给他的任务能够竭尽所能，努力完成。"

当时出任总司令的是季比奇，锡佐波耳城就是在这时攻克的。穆拉维约夫当时任排长。关于这次战役他在3月26日从瓦尔纳寄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的信中，曾有如下的描述："我终于又回到了瓦尔纳，能和彼得堡的亲人们谈心。我是一礼拜前从锡佐波耳回来的，回来后就想把攻下巴尔干山脉南部这座名城的情形立即告诉你。我们从瓦尔纳登上军舰；我们有相当于一个步兵团的兵力（八百人），一个工兵连和两门炮。航行了四天我们就接近了锡佐波耳，从军舰上用炮火轰击这座城，土耳其人只是用稀疏的炮火还击。第二天陆战队奉命于拂晓时登陆，向山上的土耳其工事发起攻击。这个工事由一千五百名阿尔巴尼亚人把守，而他们的巴夏却蹲在城里扬言说，我们若打败了阿尔巴尼亚人，他就投降。我们上了岸，就按散兵线的队形散开了。我指挥着一个排。我们接到了命令（也就是目标）：接近敌工事步枪射程后（当时浓雾笼罩着整个敌人工事，挡住了我军视线），敌方若开炮，就立即扑向炮眼。不过，我们的计划没有实现，因为阿尔巴尼亚人把已经装上炮弹的大炮扔在工事里，全都跑光了。我们从山上下来进入城里，巴夏和他的侍从宣布投降，然后向海船奔去。城里的希腊居民拿着十字架，唱着歌，热烈地欢迎我们。我留在城里任堪察加团前线军官。我们筑起了防御工事，可是我们的处境还十分危险，因为在巴尔干山脉的南部我们一共只有一千三百人，而且没有退路。

不过，土耳其人已被吓破了胆，整整一个月，一直到现在，十俄里以 18
内连他们的影子都看不见。我们修筑工事，他们也没有来骚扰。因此，现在随着援军的到来，锡佐波耳已经是一个十分安全的地方了。看来，不久我还要到那里去，当然是和将军一起去。我想打仗，可是没有机会；不过我毕竟到了巴尔干山脉的南部，履历表上多少又会增加些内容。任何奖赏我都得不到，因为阿尔巴尼亚人贪生怕死，陆地上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战斗。锡佐波耳有很多漂亮的希腊女人，不过她们的贞操观念太深。我的房东的妹妹斯玛拉格达长得就很漂亮，她非常喜欢我，并让我一定再去，可是我连拉拉她的手都不行。我只能用手势和她谈话；我多少也学会了几句希腊话。我向她说：'Агапò психи му Смарагди'，即我爱你，斯玛拉格达，我的心肝，她羞答答地回答说：'Калòсъ'，好。她管我叫'адельфòсъ'，哥哥，并说'калòсъ евхаристò'，即我非常感激你。这就算我的战功和私人生活上的成绩吧！大概不久我又要听到子弹的呼啸声了，因为今年我在锡佐波耳听到了隆隆的炮声。我跟土耳其人已经能说几句土耳其话了。我知道的还有很多事情，这次就谈到这里吧！

"现在在瓦尔纳并不感到寂寞，春天一到，万物复苏。有些树已经伸枝吐叶，草也长得很高了。有时天气很热，就是在树荫下也有二十度，要是在太阳光下面温度就更高了。我买了几匹小马，定做了一套军装，当然是副官服。关于我的任命，已经提上去了，不久就能发表。总之我又要准备行军，因为从前随身携带的东西大部分在横渡多瑙河时留在彼岸。"

穆拉维约夫住在瓦尔纳时，有一段时间直接参预了管理瓦尔纳的工作，这使他有机会第一次熟悉文牍事务。他把自己分担的事情办理得井井有条，深得戈洛文信任。我们以后会看到，戈洛文在波兰和高加索任职期间，一有机会总是要把他留在自己身边或

者让他在他的领导下服役。

4月22日，舒姆拉要塞附近战斗开始后，穆拉维约夫又被派到罗特步兵上将指挥的部队去执行任务。这支部队驻扎在多瑙河
19 右岸被炮火摧毁了的卡兹卢治地区。我们从他的履历表上可以看到，他参加过很多战役：5月25日涅夫钦斯克盆地的普拉沃得战役，5月30日库列夫奇村大会战，5月31日攻克舒姆拉要塞附近土耳其多面堡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穆拉维约夫表现出了勇猛无畏的精神。

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引证一段罗特将军对他的评语："禁卫军芬兰团穆拉维约夫中尉……在担任瓦尔纳要塞驻军司令侍从将军戈洛文的副官期间，从1829年5月19日至6月12日就在他的麾下任职，并参加了多次战役：5月25日参加涅夫钦斯克盆地普拉沃得附近的战役，5月30日在库列夫奇村击溃土耳其内阁大臣的军队，5月31日攻克舒姆拉要塞附近的三个多面堡。而且，在夺取最后一座拥有三门大炮的多面堡时，穆拉维约夫是首先跳入多面堡下面的壕沟并登上围墙的一个。为此，根据我的呈请，授予他带绶带的三级圣安娜勋章。此外，根据战时需要，我交给他的一切任务他都尽心竭力地完成了，为此，论功行赏，理应嘉奖。"

穆拉维约夫出色地完成任务后，于1829年7月12日返抵瓦尔纳。当时这里的传染病(即瓦拉几亚瘟疫，维特医生称之谓澳大利亚斑疹伤寒)很猖獗。这个时期，他一直在戈洛文中将麾下任职。最后，穆拉维约夫自己也感染上了这种传染病。后来他的病又转成了一种特殊的地方性寒热病。尽管施用了各种医药治疗，也只能使病在短时间内停止发作，然后还要犯病，而且犯了病还更厉害。这种病愈来愈使穆拉维约夫疲惫不堪。他尽管患病，还是利用病的间歇期间完成了他所担负的要塞事务。只是因病未能参加

亚得里亚那堡战役（这座城堡最后于 8 月 8 日投降）。亚得里亚那堡的陷落使土耳其人大为震惊。土耳其帝国政府看到，如果再和俄国人对抗下去，势必要一败涂地，于是被迫开始和平谈判。1829 年 9 月 2 日在亚得里亚那堡签订了和约。就这样，1829 年的战争便在君士坦丁堡的城门下结束了。

不朽的普希金在《奥列格之盾》这首诗里，为纪念这个事件曾 20
写下了如下的诗行。诗人在缅怀古代英雄、先知奥列格时写道：

“……浴血杀敌的日子已经来临，
我们重又踏上了你的征程。
现在我们又一次
光荣威武地兵临伊斯坦布尔城，
你的山岗在炮声中震动，
你嫉妒的呻吟使我们心神不宁，
你挂在伊斯坦布尔城头的古盾，
挡住我军前进。”

穆拉维约夫的身体仍然没有复元，这一点在他 1829 年 10 月 13 日从布加斯城写给他弟弟的信里可以看到。他是因戈洛文中将被任命为鲁米利亚驻军司令，而迁到这个城里来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弟弟，每次我总是怀着焦急的心情等你的来信，可是老也等不到。请你来信谈谈你的情况。你现在在那里，干些什么，最近能否派到近卫军服役，如能来信告知，我将感到非常高兴。

“尽管已经签订和约，但一年以后我才能有希望和你们见面，如果我还活着的话。我们在这里还要呆到春天，然后才回俄国，但也许到那时还回不去。即使能回去，1830 年 9 月以前也不会给假。

“寒热病把我弄得虚弱极了，从 7 月 12 日到现在这种病几乎老是缠着我。现在又开始见好，但不知能够好多久，因为它已经不是第一次欺骗我了。由于身染此病，我没能到亚得里亚那堡去。可

是，再过两礼拜我军就要从那里撤出，他们走后再去就很不方便了。真是的，离那里只有一百四十俄里，就是不能去一趟。狙击兵团里准尉很多，现在看来，到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团或者是谢苗诺夫斯基团里去更好一些，因为那里的军官比其他团都少。不过，关于这一点，你自己最好还是到禁卫军司令部去打听一下。

"我这里的生活，没有什么可写的。卧病床榻，很感寂寞，独居斗室，无书可读，这就是我的近况。"

穆拉维约夫的病很使他父亲耽心，因此尼古拉·纳扎里耶维奇从圣彼得堡给他儿子写了许多封饱含爱护和关怀的信，他叫儿子回家，以便恢复虚弱的身体。尼古拉·纳扎里耶维奇在 1829 年
21 10 月 29 日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我亲爱的尼古利亚①，前去之信想已收到。如果你的寒热病还不见轻，你应该请假治病。先到敖德萨，然后再回家。但无论如何，你要听从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②慈父般的忠告，自己要慎重考虑，根据你最近公务繁忙的情况斟酌处理。"再如，在 12 月 3 日的信里，他给儿子写了下面一段话："顷接最尊敬的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来信，心里非常高兴。他在信里告诉我，你们将取道敖德萨回彼得堡。亲爱的尼古利亚，你将是我们的贵客。一切都给你准备好了，而更主要的是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你，全家希望你能在家里休息一下，恢复健康。我焦急地等着你从敖德萨寄来的信，因为我知道，你们要在那里的检疫所里隔离十四天。我们把你在路上耽搁的天数都计算过了，希望你能在圣诞节前赶回来。为了不耽误时间，你先向别人借点钱，把路上穿的御寒衣服准备好。这一点要千万注意，它对你的身体是极为必需的。收到你的信后，我将立即按你指定的地址把钱汇去。代我向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表示衷心的敬意和谢意。

① 尼古拉的爱称。——译者

② 戈洛文中将。

我在心里多次亲热地拥抱你。父示。”

但是，尼古拉·纳扎里耶维奇的希望未能实现。由于公务繁忙和身体不好，他的儿子未能在圣诞节前赶到家，来安慰非常疼他的老父亲。

1830 年来到了，可是穆拉维约夫还是迟迟没有回去。只是到了 4 月，他父亲才终于能拥抱自己心爱的儿子。穆拉维约夫是和他的司令官戈洛文中将一起回到彼得堡的。这时，戈洛文已被任命为奥伦堡的驻军司令了。

虽然气候已经改变，但是穆拉维约夫的寒热病在彼得堡仍然不时发作，只要戶外天气寒冷，潮湿，这种病便会发作。尽管如此，他还是回到了原来的芬兰团，不过，在他病愈之前，长官沒有让他执行勤务。

带绶带的三级圣安娜勋章和中尉军衔，正象在穆拉维约夫的 22
履历表上写的那样，是对他在土耳其战爭期间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和克己奉公精神的表彰。

应当指出，穆拉维约夫留在圣彼得堡的这段时间，作为前贵族学校的学生，继续受到叶莲娜·巴甫洛夫娜王妃的关怀。在贵族军事学校读书时，他曾是她的宫廷少年侍从。他不止一次收到过类似下面的通知，让他去见她：“阿里金斯科伊中将荣幸地通知穆拉维约夫中尉先生，请于明日，即礼拜日午后 1 时正，谒见叶莲娜·巴甫洛夫娜王妃殿下。”

23

# 第四章　1830年

穆拉维约夫在圣彼得堡的生活　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　穆拉维约夫给他弟弟的信

穆拉维约夫在圣彼得堡的生活，在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的真挚的信里，有详尽的描述。他和他弟弟从小便结下了亲密的友谊。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于1828年从同一个贵族军事学校毕业后，被派到奥地利皇帝陛下的开克斯果尔姆精兵团任准尉。穆拉维约夫的书信可使我们直接了解到他的家庭环境和家庭关系，这些书信最能说明他在圣彼得堡的状况，因此我们就用穆拉维约夫自己的话来叙述他的这一段生活。

他在1830年5月23日的信中谈到自己的家事时，写道："首先让我祝贺你买到了一所别墅。下礼拜，妈妈、妹妹和我就要搬过去接管它。昨天，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奥士什卡①、瓦西里·亚科夫列维奇②同他的妹妹都到那里去了。他们还在那里用了早饭，喝了香槟酒。糖还没有制好，不过再过一个礼拜我们就有制好的五十普特糖了，这些糖还是你在时熬制的。你给爸爸写的信我看过了，我相信，你遇上的一些火灾不会使你遭殃，我亲眼见过不少
24 城市的毁灭和人的死亡，不是也没发生过什么特别不幸的事情么。我们真感到遗憾，你居然碰上了这种苦差使，但这也毫无办法：哥萨克人你现在忍着点吧！将来会当个大官的③。我一直患病，所以

① A. A. 莫列尔，穆拉维约夫继母的弟弟。

② 哈内克夫——宫廷高级侍从，尼古拉·纳扎里耶维奇的朋友。

③ 这个谚语意思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译者

还没去服役，不过，病好后我的命运也和你的差不多。爸爸拥抱你，他整天为私事和国家大事奔忙，现在没时间给你写信。妹妹们和妈妈吻你，他们要从别墅给你写信，在那里他们有的是可写信告诉你的事情。”

在同年5月29日的信中，穆拉维约夫继续谈到他们的家事：“三天前我收到了你5月22日的来信。我手头没有钱，便把你的需要告诉了爸爸。他让我写信告诉你，叫你从丹尼耳处拿一百卢布。关于这件事，瓦西里·米海洛维奇今天就给他写信去。你说，现在急需一笔款，这是白费心思，因为一百卢布不会对你有何补益。但是，既然你能就近从丹尼耳那里拿到一百卢布，家里是不会给你寄钱的。我把你的信马上就寄给了阿尔谢尼耶夫，我想，他也不会再来找我要钱。咱们家的人已都搬往别墅，就是爸爸照例也是每天都去的。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而且连阳台都不准去，当然很无聊。寒热病现在虽然还没犯，但是左腮肿得很厉害，因此，左眼也变小了。榨糖进行得总算是很顺利，不过榨十万普特的糖也需要很多钱，上哪儿弄到这笔钱呢，难道工厂主们看到他们无利可图，还会帮忙么？

“关于你未来的命运（用你的话说）你不必奔走了，该怎样就怎样好了，反正他们不会强迫你退伍。我也在认真等待12月27日这一天，到那时我就可以因病领取全薪的退休金退伍了，但还保留着上尉军衔①，准许穿军装。这样也就算万事大吉了。我请你不要和我这位上尉大人开玩笑……。别墅买得可真便宜，不用到明年它就能给我们提供三万卢布的收入。再过两个礼拜，恐怕不能再早，我也要搬到别墅去，否则一个人在家里可真寂寞死了。不仅妈妈和妹妹们搬走了，就连那些贵族寡妇（dames douairières）也都走了。”

① 原文如此。——译者

下面是穆拉维约夫1830年5月31日给他弟弟写的信，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十分尊重和一丝不苟地对待他父亲的嘱咐的。“亲爱的瓦列里安，祝你节日好。昨天正是库列夫奇村战役一周年纪念日，而今天是舒姆拉战役一周年，就是因为这次战役，你最亲爱的哥哥才荣获了勋章。

“爸爸在《残废者报》上看到，普鲁士皇太子团的卡钦斯基上尉退伍了，因此爸爸让我通知你，叫你告诉他：‘军官先生：家父在通令中看到您已退伍，他在圣彼得堡恭候您，并令我转告您，您可以携眷径直到离施利色堡大路八俄里的别墅。现下这座别墅已归家父所有。您在别墅里将有自己的住宅。其它事宜，待您与家父会面后商定。’也就是说，你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让他立即带着他的妻子直接到彼得堡，在那里定居下来，因为爸爸已经把他算是这里的人了。这件事要尽快办，不要拖延。你接到我这封信后，立刻找到卡钦斯基，把我给你写的这些话都告诉他，然后立即给我和爸爸回信，告诉我们，卡钦斯基是怎么决定的。再没什么可给你写的了，因为上封信，我已经把我一个人闷坐在家里寂寞无聊的情况，向你描绘过了。”

穆拉维约夫已经习惯在动荡不安的战斗生活中不倦地工作，而现在却一个人孤独地呆在彼得堡，这在他的精神上引起了巨大的痛苦，他在彼得堡还诚心诚意地一再规劝他弟弟想方设法取悦老父亲——这一切我们都可以从他1830年6月28日的信中看到：“亲爱的瓦列里安：真对不起，因忙于各种事情，没能给你写信。真的，这绝不是由于我懒。近两个礼拜，无论在哪一方面，对我来说都吃不消。我几乎都绝望了，亏得上帝保祐，事情才暂时有了个头绪，我才能稍微松口气。日前，T. K. 克雷然诺夫斯基到我这里来，把你的信转给了我。我真感激你给我写的这封信。首先，我打听不到彼特鲁舍夫一家的消息，这就是我处境困难的原因，而且就

是现在，看来我也办不到。可以坦率地毫不夸张地告诉你，我宁愿在瓦尔纳，处在鼠疫的包围中，也不愿呆在这里。我没想到，远征回来竟会落到这样可悲的境地，我不止一次地想再回到多瑙河彼岸的团队里去。我想，最后还是不得不这样做。你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咱们见面时，我再向你面谈一切。

"7月份的钱下礼拜寄给你。你从博尔①搞到的旧马车白装修 26
了，因为你在军垦屯里不会再呆很久。爸爸的想法已经改变，想把你调到禁卫军，不久就会办这件事。你别声张，也用不着跟别人议论，一切听候命令行事。我请求你让出一匹马来，你自己留下一匹，这是完全必要的。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所以才这样劝告你。这件事你务必赶紧办，下次写信时就告诉我，请你只留一匹马，然后我好把你的信拿给爸爸看。这一定会使他很高兴。我再重复一遍，不必反对，一切照办。我相信，你一定能听从我这一番纯粹出于手足之情的劝告，我这封信也就不白写了。妹妹们非常感激你，因为你还记着她们，她们的心情也很不好。妈妈和爸爸拥抱你。办完这件事，下封信就这样写给我，我好拿给爸爸看。他听说你在搞翻译，研究地图，很满意。"

有关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调入禁卫军的事情，以及穆拉维约夫在彼得堡的活动，我们从他于1830年7月16日写的原信里可以看到："亲爱的弟弟，对不起你，但其程度并不象你想象的那样。我虽然已经收到了你来的两封信，而且一封也没答复你，但这是有原因的：我是想把爸爸就你的事所采取的果断的行动告诉你。可是，皇上去检阅演习，不在这里，因此这件事才拖下来。不过，皇上一回来（不会迟于下礼拜），爸爸马上就把下述内容的信件呈奏皇上：'最仁慈的皇帝陛下：臣的长子和次子都在陛下军队里服役。长子是禁卫军芬兰团中尉；次子是奥地利皇帝精兵团准尉。

① E.H. 莫列尔的庄园，在沃尔霍夫河上，距诺夫哥罗德六十俄里。

"'父亲的感情和家事的需要促使臣持此信谒见陛下，伏乞陛下开恩，把臣的次子从奥地利皇帝精兵团调到陛下的禁卫军，俾使
27 他能同其长兄在一起效忠，同时这对臣的家庭生活也很方便。臣敢担保，他的品行端正，当能竭诚为陛下尽忠。臣希望，他的长官也不会拒绝为他作证。如果臣的次子服役和驻防的地点距臣家很近，这必将能减轻臣为家事的操劳，从而使臣增添无穷力量效忠陛下。最仁慈的皇帝陛下，臣荣幸地终生为陛下尽忠。矢忠于吾皇陛下的臣仆尼古拉·穆拉维约夫。'

"爸爸亲自把这封信重抄了一份给我带到别墅。望小心谨慎，别把这封信给别人看，尤其在该信未呈上之前。信呈上之后结果如何，我再告诉你。一礼拜前，我的寒热病又发作了，幸好还不重。因为这次是在别墅里犯的病，现在我就住在这里，哪儿也不去。在这里，大家都经管家务，而且经管得不错。且不说将来如何，就拿现在的情况来说，一切都非常顺利：干草卖了将近八千卢布，水果到现在为止只卖了一百卢布。不过这刚开始，即使按最坏年成计算，也能卖上一千卢布，木房子的另一半以六百卢布租金租出去了。因此，这几笔收入加起来，已经超过一千八百卢布。再加上一千五百卢布应付给我们的别墅租费，还有一千二百卢布的菜园租金。总计，头一年我们就能有一万三千五百卢布的收入。我们从前认为，小树只能做烧柴，看来今后可以做枪托和各种小家俱，只此一项五年内我们的收入便能达到十万卢布。种菜的人已经来租菜地，这一项我在以前的信中已经谈过。此外，明年我们再在五俄亩[①]土地上栽各种果树，每年我们至少能得一万三千卢布，收成好的话，就能收入两万多卢布。把这些收入再和上面说的菜园的收入都加在一起，用不上五年，我们每年的收入就有十万卢布，这还不算小树林和冬天花窖里的收入。你看，在上帝的保祐下，我们的

① 1俄亩等于1.09公顷。——译者

事业算搞成了！制糖的情况很好，现在干燥室里已经放了四十三块精制糖（每块都有一普特半重，有的更重一些），不久还能往干燥室放五十块半精制糖（重量和精制糖相同），这是从糖浆中提炼出来的，并掺和了少许砂糖。在这方面我们干的也不错，现在根据经验可以推算，一普特至少能赚三卢布五十戈比，如果按最高的糖价计算，一普特甚至可以赚到六卢布。

"我住在别墅里的心情要比在城里好得多。虽然一犯病就不 28
让我多散步，可是因此我就能胡乱地写点东西，暂时是写在纸上，以后可能还会出版呢，题目是《1828—1829年土耳其战争目击者回忆录片断》。上帝保祐，希望爸爸为你写的那封信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看来，不会遭到拒绝。那时节我们俩在这里可以好好地筹划一番。寒热病若是不犯，当然，我不可能退伍，但是，如果老犯病，无论如何也不会再让我在军队里供职了。"

最后，我们从穆拉维约夫1830年9月22日写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一直沒有停止良言开导他的爱弟，力求尽早纠正他弟弟的缺点："亲爱的瓦列里安：我刚刚收到你9月19日的来信，立刻读了一遍，马上急着给你回信，因为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很使我不安。我非常非常地感谢你对我经济情况的关心。可是，当我知道你还继续赌钱，我难过得心如刀割。把纸牌扔掉吧！我给你写这些，绝不是听了别人的话，而是我的经验之谈，也绝不是出自道德上的考虑，而是为了攒些钱。你想，还有什么比欠人钱更可怕的呢！你可能五六天赢五十来个卢布，可是以后，只消一个小时，你就能一下子输掉一千卢布。要想在纸牌上老赢钱，不是个能沉得住气的人，也得是个骗子，可是你和这两种人是完全相反的。你丝毫不必为我的债务操心，但你要知道，只有你以后不再赌钱，才会对我有所帮助。只要你手里还拿着纸牌，那么你现在手头上的全部钱款我认为都不算数。我甚至推测，收到我这封信的时候，你的口袋恐怕已

经空空如也了。只把身边的现款输掉，不欠债就算是万幸。我现在给你写的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痛苦经历。因为，我若不赌钱，我的钱袋里现在早就有六千多卢布了，也就不会出那么大的利息借钱，当然也就不会象乞丐一样吝啬。如果你收到我这封信，出乎我的意料，手头还有象你信上说的那些钱，我非常希望你扣除日常费用，还清全部债务，把剩下的钱给我寄来。但我希望，你只是在听了我的劝告，不再赌钱的条件下，再把钱给我寄来。你如果还要继续赌钱，那就不必寄了，因为过了一天你就会需要更多的钱。你
29 讲讲交情，那怕尽量为我着想也好，听从我的劝告，来信告我确实保证以后不再赌钱。

"关于你调到禁卫军的事，一点儿消息也没有，至于退伍的事等到 11 月份再说。我的寒热病又犯了，所以我准备申请在陆军担任上尉军官。等这件事办妥后，当然不迟于 11 月，你再从你那边提出申请。主要的是，要顾全体面，这是爸爸的意思，他让我把这层意思告诉你。11 月以前我们是不能从别墅搬走的，因为这里现在活儿很多，忙着栽种果树。制糖也有进展，不过，由于模子不够，进展很慢。咱们全家人身体都很健康，就是我一个人上礼拜又犯了一次病。妈妈，瓦莲卡和尤莲卡的病都好了。爸爸和妈妈拥抱你，妹妹们正在给你写信，她们的信也一并给你寄去。"

# 第五章　1830—1831年

因为准备同波兰作战，军官缓期退伍　皇帝尼古拉一世关于华沙暴乱的谕旨　命令禁卫军芬兰团从彼得堡出征　穆拉维约夫渴望重新回到军队　他就此问题写给弟弟的信　禁卫军芬兰团的团队节日　准备出征　穆拉维约夫给弟弟的信　禁卫军芬兰团从圣彼得堡出发　穆拉维约夫于征途中写给弟弟的几封信　穆拉维约夫随芬兰团进入波兰王国国境　参加镇压波兰叛匪的战斗，被任命为第二十六步兵师师长E. A. 戈洛文的副官　30

1830年11月10日在没有发布特别命令之前，颁布了军官缓期退伍的命令。但这道命令不是一般的战争信号，因为当时俄国和邻邦是和睦相处的，而且和平也完全有保障。当时大家都知道，军队作准备是为了什么事情。这是因为在我们的立陶宛各省和波兰王国的暴乱已经酝酿成熟，需要全力而迅速地把它镇压下去。

11月30日，于圣安德烈·彼尔沃兹万诺日，皇帝尼古拉一世在米哈依洛夫练马场部队换防仪式上，亲自宣布了华沙暴乱的消息。接着，降旨独立禁卫军团准备开赴立陶宛①。当时季比奇被遴选为镇压波兰暴乱的军队的总司令。　31

皇帝亲自宣布暴乱的消息，所引起的反应是难以形容的。所有在彼得堡、莫斯科的人以至整个俄国都感到非常沉痛。全国各

① 罗斯特科夫斯基：《禁卫军芬兰团团史》，第1编，圣彼得堡，1881年，第329页。

地发出了愤怒的呼声，要求惩办和复仇①。

禁卫军芬兰团从彼得堡出发的日子定于圣诞节的第二天，即1830年12月26日。这一出征令又在穆拉维约夫的心中燃起了烈火。他已经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和波兰叛匪战斗到底。当时他住在波克罗夫斯科耶，于1830年12月9日写信，把他父亲对这次战争的一些推测告诉了弟弟，并似乎满怀高兴地通知弟弟，说他要和自己所在的团一起从圣彼得堡出发。"亲爱的瓦列里安：你的信我们今天（9日）才收到，因此感到非常遗憾，你的愿望是不能实现了，因为12月7日父亲致函季比奇要求任命我作他的副官。不过，看来没有什么指望，因为至今还没有任何消息。所以，事情看来并不象你想的那样，轻而易举地就能办到。这封信这样开头你一定会很吃惊，现在来解释一下：你走后，听到各种有关军队调动的消息，与此同时，我想参战的愿望也日趋强烈。父亲觉察到了这一点，便劝我想办法收回退伍申请。这件事我没费多大劲很快就办妥了。我受到了我们团长殷勤的接待，而且他还允许我出征前不到任。第二天，在谈起出征这件事时，父亲忽然想起来求季比奇帮帮我的忙，因为他在土耳其战争中对我已经有所了解，而且按规定副官应服役三年，我早已服役期满。想了想，说了几句话，就提笔写好了，总共也没超过五分钟。信是我自己送去的，不过交给了值勤副官。可是从7日到今天(9日)连个回音都没有。

32 "我将随芬兰团于12月26日出发。我没有什么可准备的，到时候把我的枣红马往带篷的马车上一套，骑上我的白蹄马，就直奔通往里加的大路。我现在还住在别墅，这封信也是在这里给你写的，不过明天我就一定得进城，设法给你弄一套军官服。我要马上把这封信发出去，好让你能在诺夫哥罗德收到。不过你要把你的行

① Ф. 斯米特：《波兰暴乱与1830—1831年战争史》，圣彼得堡，1863年，第1卷，第211，303页。

军路线告诉我，我好知道，往哪儿给你寄军官服和写信。瓦西里①正住在咱们的别墅里，他拥抱你，祝你在新的岗位上诸事顺遂。”

尽管离出征的日子愈来愈近，禁卫军芬兰团仍然有条不紊地准备迎接皇帝的检阅，大家都把它看成是全团的节日。12 月 12 日终于到了。教堂里隆重的宗教仪式结束后，军官们，其中也包括穆拉维约夫中尉，按惯例，荣幸地被邀请参加皇帝恩赐的宴会。在这里，他们见到了远征军总司令季比奇-扎巴尔干斯基伯爵。他准备第二天就到自己的大本营去，这引起了有关出征和禁卫军出发的种种议论。这次议论也促使禁卫军尽快地准备启程。于是，便匆忙地开始采购各种必需品和准备出征。行军的路线宣布了。关于这一点，穆拉维约夫于第二天，即 1830 年 12 月 14 日曾写信告诉了他弟弟：“亲爱的弟弟：你的全部信件和行军路线图昨天都已收到。我这封信和你的军官服，或者寄到博罗维契（那里是瘟疫流行的隔离区），或者寄到普斯科夫，如果能直接寄到的话。我和你一样，看来不是事事如意：最近父亲为我的事寄出的信至今没有得到答复，恐怕也不会得到答复了。可见，事情并不象你过去想得那么容易。你想跟随沙霍夫斯基公爵，看来难以如愿，现寄给你一份《残废者报》，从报上你就会看到，空缺已被别人捷足先登。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瓦列里安，看来我们是命里注定，只能在战场上崭露头角。但愿上帝保祐，我们都不会丢脸。大概，你们军团不打仗是回不来的，你们将要熟悉子弹的啸声。我们的行军路线也已确定。我们在你们团开拔后第十三天，即 12 月 26 日出发。我们是全军团的第一批，不过好象是最后启程的一个团。我们到达里加的时间也要比你们晚十三天。我们于 2 月 17 日到维尔诺，也就是你们到达科夫诺后的第十二天。以后情况如何，现在尚难逆料，但我们团未

①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穆拉维约夫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的堂兄弟，在海军服役。

33 必会落在你们团后面多远，因为我们团是禁卫军团的最后一个，而你们团又是精兵团的头一个，因此可以说我们是并肩前进。我顺便也告诉你，我对我自己有一种相当奇怪的看法。

“我们可以预料，假如需要禁卫军步兵部队的话，首先使用的应是禁卫军第二步兵师，也就是我们师；假如需要该师的一个旅，当然要调该师的第二旅，也就是我所在的旅；假如需要该旅的一个团，当然一定会调我们团，因为我们团是该旅的第二团；假如需要该团的一个营，那么一定会调我们这个营，因为我们营是该团的第二营；假如需要该营的一个连，一定会调我们第九连，因为它是我营的最后一个连；最后，假如需要该连的一个排，肯定会调我指挥的第二排。根据上述推断，可以认为，在整个禁卫军团，我投入战斗的希望最大，但这并不是我最终的愿望。

“我不知道，你能否顺便到格拉捷纳普那里去一趟，不过你可以在普斯科夫先打听一下。在那里，格拉捷纳普家，是要准备热烈欢迎我们大家的。我1月中旬才能到达那里，可能和奥士什卡一起到达。我想行军和参加战斗的愿望极为强烈，你知道，我将为战争牺牲什么，而且你也能想象到，这将会流多少眼泪。但是，上帝给我们安排的命运是不可预知的，不过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同时，我所有的朋友都认为，自从我收回退伍申请后，我的健康情况特别好，心情也格外舒畅。打仗以前，我和你未必还能见面。不过，你们若能在科夫诺驻扎一个时期，我一定从维尔诺去找你。全家人的身体都很好，别墅的一切事情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而且没有我也会照旧进行。

“再见吧！亲爱的瓦列里安。现在可给我往纳尔瓦寄信，两礼拜后往迭尔普特寄，一个月后寄到里加，但一个半月后就得寄到维尔诺。每次在信封上面都要注明：‘此信寄存邮局，待禁卫军芬兰团抵达后取。’我以后就按你行军的路线给你写信，即沃里马尔

城一里加城一米塔瓦城一科夫诺城。”

节日快到了，出发的日子也已迫近。12 月 21 日一过，就派走了第一批面包师；第二天又走了第二批。紧接着第三天，即 12 月 24 日，禁卫军芬兰团接受了自己军团司令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亲王的检阅，他预祝这个团一路顺风，旗开得胜。

节日第一天早晨 7 点，先去设营的官员动身了。这一天是全 34
军出发的前一天，象往常一样，大家都非常忙碌，焦急地等待着第二天。在团队驻扎的营房下层住着士兵的家属，一共有二百八十二戶，看得出，他们忙乱得更是厉害。每个主妇都忙着给自己的亲人尽其所有准备上路用的东西：衬衣、吃的东西、几文钱等等——这一切在这个时刻都成了贵重的东西。

12 月 26 日这一天终于来临了。这一天非常忙乱，到处人声嘈杂，混乱不堪。大家得到通知，说皇帝要送别出征部队，因此命令这个团早 10 点前在卡林金大街列队等候。但是，这一天由于特别冷，送行祈祷不象往常那样在练兵场或者堤岸上举行，而是在团队的教堂里举行。大家都聚在那里，挤得水泄不通。

禁卫军芬兰团排成分列式的队形站在卡林金大街上，右翼靠着侧路渠上的小卡林金桥，正面对着伟大的殉教者圣叶卡德琳娜教堂，左翼靠着大卡林金桥。乘车先到的是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亲王，接着，10 点整，皇帝尼古拉驾到。皇帝检阅了各营的分列式后，一直把这个团送到凯旋门。在那里，皇帝用洪亮而威严的声音下令：“枪放下！”，“下刺刀！”，“上枪套！”这时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度，于是皇帝允许士兵用毛巾把脸捂上，他祝大家一路顺风，然后就启驾回宫了。

军队以旅为单位，排成两路纵队出发了。禁卫军芬兰团是右翼纵队的第一分队，它的路线是：亚姆堡—纳尔瓦—迭尔普特—里加—巴乌斯克—波涅韦什—科夫诺—沃姆惹的奥古斯托沃。行军

期间，休息的日子不多，每隔三、四天才休息一天，而且又值严寒隆冬，因此，这次行军并不是很轻松的①。

穆拉维约夫在第二个休息日，1831 年 1 月 1 日，从离彼得堡一百二十俄里的奥波里耶给他弟弟写了一封信，谈到了有关他行
35 军的情况："亲爱的瓦列里安：向你祝贺新年，也祝贺我这次行军。乌啦！乌啦！乌啦！我现在正过第二个休息日，后天就到纳尔瓦了。但……但……但是一种惆怅之感油然而生，不象写头几句那样心情愉快了。我离别了彼得堡的亲人、朋友和亲爱的亚历山大弟弟。难道命运就真的这样不公平，我作了这么大的牺牲，还换不来两次参加战斗的机会么？上帝啊！由你的意志来决定吧！不过，我只要一闻到火药味，就会压下心头这股痛苦的别离之情。亲爱的弟弟，2 月 14 日我们就要到维尔诺了，而你 5 日就能到科夫诺。什么巧事都可能有的，也许我们能在斯托克里什基相逢。（爸爸已经给卡钦斯基写信去了，让你在那里拿三百卢布，如果在这之前需要钱，你可立即往彼得堡去信。）我的事儿也挺不错；行军得到的钱，比我从前估计的要多得多：我从团里领到十个月的薪俸（六百卢布），用这些钱我还了欠卡弗特烈夫的一部分债，还了以前欠普德的二百卢布利息，以及一些零星欠款。此外，我把你的表卖了五块金币，这笔钱也有了用场。爸爸已给了我些钱，让我行军路上用。我是个经验丰富的人，钱从我手上是不会溜掉的。亲爱的瓦列里安，我这封信你在里加能收到，你把给我的信就留在那里的邮局里吧，因为我要比你晚九天才能到那里。如果你也能留下来的话，就在那里等着我。波尔吉宁大概不会拒绝给你十天假的，耽搁十五天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在到达科夫诺之前，你无论如何也能赶上你们团。再见，亲爱的弟弟。我不给你描绘行军的情形了，因为你到科

① 罗斯特科夫斯基：《禁卫军芬兰团团史》，第 1 编（1806—1831 年），圣彼得堡，1881 年，第 330—334 页。

夫诺的路上就会体会得很深刻，想必你们也一定会遭到严寒和暴风雪的袭击。”

接着，在1月4日的信中，穆拉维约夫感谢他弟弟从纳尔瓦给他寄来了信，他在信中写道：“谢谢你，亲爱的瓦列里安，你从索列次和普斯科夫寄来的信都收到了。两封信我都是在纳尔瓦收到的。现在我特意把已经封好准备给你寄往里加的信拆开了，以便把这封后加的信放进去，这次已经不是寄到里加，而是要寄到米塔瓦了。关于防寒问题，我在各方面都作了充分准备。现在天气虽然特别冷，已到零下二十五度，但我到纳尔瓦经过了七站路，都没冻着，除了稍微有点伤风外，身体完全健康。给你描绘纳尔瓦要花不少时间，等你回家后，读我给爸爸写的信好了。下面谈谈正事：第一、戈洛文和他的夫人向你致意。我在他们那里整整度过了一个休息日，感到非常愉快。我是常在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那儿度 36
休息日的，就是在这里也同样，他对你的敬意表示感谢，并向你致敬，祝你诸事如意。关于用钱的事，那封信里我已经说过了，我现在一点儿也不需要钱，但我还是劝你，把多余的钱积攒下来，以备困难时日之需，每一文钱对我们俩来说都会有用的。关于萨沙①，那封信里也谈到了。把我们的全部行军路线都给你写下来，要花很多时间，下面只把要经过的城市告诉你：1月3日—4日，纳尔瓦；14日—15日，迭尔普特；28日—29日，里加（在这里我等你的信）；2月1日—2日，巴乌斯科；6日—7日，波涅韦什；10日—11日，维里科米尔；14日，维尔诺，等等。再见，亲爱的弟弟，按你们新的行军路线我未必能在里加看到你了，那么，到斯托克里什基或到战场上再见吧！”

2月6日禁卫军芬兰团抵达波涅韦什城，稍事休息后，又继续开往科夫诺城。当时穆拉维约夫中尉被派往维尔诺城去执行任务，

①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的弟弟。

以后又出发去斯托克里什基。下面就是他2月9日从那里寄给弟弟的信："亲爱的瓦列里安，今天你的两封信都已收到。因为现在有个机会，趁着要经过科夫诺的时候，我想马上给你写回信。我们团已经从波涅韦什开往科夫诺，而我却坐着邮车到维尔诺去取公文，同时还允许我20日之前留在斯托克里什基，因为我们团24日才出国。在维尔诺我逗留了不到一昼夜，任务完成了，剩下的钱也都花光了，好容易今天上午11点才赶到斯托克里什基。在这里，我碰上了可爱的米哈依尔·安东诺维奇[1]和他的夫人。你托县长捎的信是由我的马车带来的，我的马车从波涅韦什直接到这里，在离斯托克里什基两米里亚[2]的地方跟我相遇。你的另一封信，我是从米哈依尔·安东诺维奇手里拿到的。我非常感谢你关于驮运东西的忠告，但同时我也要骂你，你不该不听我的话。从前过多瑙河时我真是个傻瓜，这次过涅曼河我可就不会再象过去那样了。当时离土耳其边界还有二十俄里，就把我们吓坏了，别人还没有这样害怕过。我胆怯起来，抛掉了马匹、车辆和一切物品，而比较聪明一点的人却把自己的全套车马都带过了多瑙河。有了那一次的经验，我现在可不那么胆小了。这回我借了米哈依尔·安东诺维奇的一辆四轮马车，越过国境比在国内还顺利。你如果还需要钱，可给米哈依尔·安东诺维奇去信。我想，你只有做了副官才会需要
37 钱。随此信寄去妹妹们的一封信。我要赶忙结束这封信，因为犹太人列依巴想马上赶到科夫诺去。再见吧！我衷心地拥抱你，预祝你第一能打打仗，第二还能活着，不受重伤。"

2月24日，穆拉维约夫中尉和他所在的团一起，渡过涅曼河，开进科夫诺城。进入波兰王国国境后，他们便一直开到沃斯特罗温卡城。在这里，从3月22日起，便开始了他的作战活动，他在侍

① 尼古拉·纳扎里耶维奇庄园的承租人。

② 1米里亚等于7俄里。——译者

从将军比斯特罗姆指挥下，参加了一系列征战。征战是按下列顺序一个接一个地进行的：3月22日至26日，从沃斯特罗溫卡城到普尔热迪尔，阻止波兰叛匪横渡布格河和那累夫河，并驱散这些匪帮；3月28日至30日，部队又从普尔热迪尔城返回沃斯特罗溫卡城；4月9日至12日开赴万谢沃地区；13日到努尔地区；20日至23日又返回沃斯特罗溫卡；4月30日至5月1日到普尔热迪尔；4日至9日部队经提科青地区退回那累夫河对岸。这几次拉锯似的行军只是使士兵疲惫不堪，毫无战果可言。8日，从提科青地区到沃斯特罗溫卡一带追击波兰叛匪时，在鲁特基村，穆拉维约夫中尉参加了战斗。在这一地区，陆军元帅季比奇-扎巴尔干斯基伯爵于5月14日使波兰人遭到惨败。波兰部队溃不成军地向华沙败退。从这次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起到5月15日，穆拉维约夫随芬兰团一直留在那里。5月15日，他被任命为第二十六步兵师师长戈洛文中将的副官，然后就到新的服役地点去了。他到了那里以后不久，5月26日在清剿比亚沃维斯卡森林里的波兰叛匪的战役中，我们又看到了他。

所有这一切都向我们生动地描绘出，穆拉维约夫中尉是如何精力充沛地积极参加同波兰叛匪的战斗，而且我们也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他在1830年12月14日给他弟弟的信中曾经说过的这样一句话："投入战斗并不是我最终的愿望。"

38

# 第六章　1831年

总司令季比奇-扎巴尔干斯基伯爵逝世　新任总司令到职　双方的部署和实力　穆拉维约夫外出执行任务　战争在进行　E. A. 戈洛文指挥的先头部队的实力　他的活动　穆拉维约夫参加的战斗　他负伤　穆拉维约夫在曼济热次　攻打华沙　帕斯克维奇-艾里万斯基伯爵负伤　托里伯爵　华沙投降　波兰人的精神状态　波兰叛匪在罗马林诺率领下第二次策动暴乱　穆拉维约夫参加军事行动　战争结束　感恩祈祷和祭祷　穆拉维约夫回彼得堡休假　他给弟弟的信

极其艰苦的战争进行了三个半月，眼看就要以俄军的全胜而告结束了，然而一个出人意料的情况打乱了我军的全盘计划，使战争又拖延了四个月。正当战争方酣之际，季比奇-扎巴尔干斯基伯爵于1831年5月29日与世长辞了。在新任总司令帕斯克维奇-艾里万斯基伯爵元帅未到任以前，军事行动由托里伯爵指挥。

6月13日，即沃斯特罗溫卡战役过了一个月之后，新任总司令到了普乌土斯克。这时双方的部署和实力如下：我军主力占据了普乌土斯克外围，共有五万二千人。穆拉维约夫（卡尔斯基）中将率领一万四千人从谢德耳策赶来增援主力部队。在布勒斯特驻扎的罗津男爵的第六军团共有一万八千人，他们的任务是从这一
39 面捍卫帝国的国境。里迪格尔将军率领的一万一千人占领了卢布林省，守卫沃嫩一带国境。如果这里再加上一些小部队和即将从立陶宛开来的部队，那么帕斯克维奇伯爵统率的军队总数达十三

万七千人，大炮六百七十四尊。

斯克尔任涅次基率领的波兰军队，在这个时期已经得到了补充，集结在华沙维斯瓦河两岸，共有四万人，一百尊炮。波兰王国境内总共有军队六万四千人，大炮一百四十二尊。

格尔古德·迭姆宾斯基和赫拉波夫斯基等将军率领的一万二千正规部队，极力想在立陶宛策动暴乱。对付他们的是托尔斯泰伯爵率领的后备军。

帕斯克维奇元帅把波兰军队的实力估计得远比它的实际情况强大得多，因此不敢在穆拉维约夫（卡尔斯基）的部队开到之前采取行动。结果把进攻的时间推迟到6月22日。13日，穆拉维约夫（卡尔斯基）的部队从谢德耳策开赴努尔，准备在那里横渡布格河。而他原来的地区应由E. A. 戈洛文中将率领的第六军团先头部队驻扎。

穆拉维约夫中尉做了E. A. 戈洛文的副官后，到战争结束一直在外执行任务，常常出现在敌人面前，参加了一系列的军事冲突。例如，6月14日戈洛文到达曼济热次后，立刻派他带领一队哥萨克向普腊加的方向进发，刺探敌情。6月17日，执行这项任务回来后，他向戈洛文报告说，在明斯克① 附近遇到了敌人的第一个侦察队，波兰人在离普腊加二十五俄里的勃尔热津纳村设了防御工事。在派出穆拉维约夫中尉执行任务的同时，戈洛文和占领了卢布林省的里迪格尔将军取得了联系。

“此后不久，罗津男爵接到了帕斯克维奇伯爵关于第六军团，特别是戈洛文的先头部队任务的书面命令：‘由于军队从普乌土斯克近郊向维斯瓦河下游移动，戈洛文中将须率所部沿公路跟随前进，并于6月22日占领谢德耳策城。戈洛文应利用此次军事行动，设法把叛军吸引到维斯瓦河右岸。如果敌军完全放弃右岸，戈

① 系指明斯克-马佐维次基（Минск-Мазовецкий）。下同。——译者

40 洛文则应继续向明斯克挺进，拔掉沿途上守敌不多的据点，一直搜索到普腊加。'与此同时，戈洛文中将接到命令：'避免打力量悬殊的仗，与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总要保持较远距离，但绝不要为敌人虚张声势的佯攻所惑。'这道命令还责成戈洛文尽可能与维普希河彼岸的里迪格尔将军、布格河彼岸的穆拉维约夫（卡尔斯基）将军取得联系，而且要封锁布勒斯特-利托夫斯克。因为第六军团的大本营就设在那里。

"戈洛文率领的先头部队有十个营，十二个骑兵连（其中有五个哥萨克骑兵连），即步兵五千四百名，骑兵一千三百名，一共约七千人，拥有十四尊大炮。从上述命令里我们可以看出，戈洛文面临的任务是复杂而又极其艰巨的。他率领的七千人马不得不在长一百四十俄里，宽一百六十俄里的战场上战斗，仅此一端便足以说明，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处境是如何困难了。

"6 月 22 日，按命令规定的日期，戈洛文占领了谢德耳策。同一天，主力部队沿维斯瓦河下游，从普乌土斯克开始向奥谢克移动，计划从这里渡到左岸去。

"军队从西北撤出后，戈洛文的处境更加困难了，而他距自己的第六军团有一百俄里远，这就更增加了他的困难。他只好用勇敢和机智来弥补自己数量上的劣势。占领了谢德耳策前方的木霍韦次河阵地后，戈洛文进行了周密的侦察。结果发现，他们面对的是雷宾斯基的师团。斯克尔任涅次基由于不敢坚决地与帕斯克维奇伯爵本人交锋，也把自己的人马调转来打戈洛文。联合进攻的部队总指挥是赫尔然诺夫斯基，他拥有二万二千人和四十二尊炮，比戈洛文的军队多一倍。戈洛文于 6 月 22 日—28 日运用了巧妙的战术对付雷宾斯基，使后者感到俄军要比实际上强大得多，于是便向明斯克遁去。

"为了查明向布格河方向逃窜的敌军实力和企图，同时也为了

和穆拉维约夫(卡尔斯基)中将建立联系，戈洛文于6月24日向布格河方向派出了一队哥萨克。他们是6日28日回来的，随行的有戈洛文的副官穆拉维约夫。他报告说：'我在卡缅契克渡过布格河 41
后，继续沿沃斯特罗溫卡大道前进，到达哥沃朗。在那里我见到了皮列尔少将，获得了有关我军向维斯瓦河下游移动的确实情报；同时也得知，敌军大部分已从谢罗次克渡到了那累夫河右岸。'这个消息再加上与戈洛文对峙的波兰军队所表现出来的胆怯，就促使戈洛文于当天决定向明斯克方向搜索。这个据点于6月28日被我军占领，接着我军便迫使波兰人从所有据点后撤。但到7月1日敌人由于得到赫尔然诺夫斯基的增援，兵力大为充实，这便迫使我们撤出明斯克，退到亚诺夫。可是，关于波兰人的企图和实力的确实可靠的情报仍然沒有得到，因此，为了掌握这些方面的敌情，戈洛文决定于7月2日加强向明斯克和迭姆别-韦里卡方向的侦察。清晨5点，我军向波兰人发动攻击，但当发现敌人处处都比我们强大时，各路部队便开始向木霍韦次河撤退，以便利用这条河作为屏障，占领从前的阵地。7月2日的战斗一连持续了十二个小时，然而在长达六十俄里的撤退途中，队伍始终秩序井然，尽管遭到巨大损失，士气丝毫沒有低落。侦察的结果完全补偿了我们的损失，因为戈洛文获悉，他的对手有二万四千人和四十二尊炮，统帅是赫尔然诺夫斯基，而且戈洛文还利用自己的撤退，在我军主力开始横渡维斯瓦河的当天，把这样一大批人马诱出普腊加。

"罗津费了很大周折才弄清楚，和他交锋的军队几乎占波兰军队的一半。帕斯克维奇伯爵的大本营远离戈洛文二百三十俄里，所以最初是凭着波兰消息来了解7月2日的战况的，那都是对叛匪极其有利的消息。后来的战事才使他们明白了事实的眞象。

"波军总司令决定切断戈洛文向布勒斯特的退路。但是戈洛文这次警惕性很高，打乱了敌人的计划。他的侦察队向他报告了波

兰军队向谢德耳策南部移动的情况。他正确地估计到，波兰人是企图从他的左翼迂回进去，于是从7日晚到8日黎明前，当波兰军队开始行动的时候，他主动地放弃了谢德耳策，向公路以北转移。
42 这时在这条公路上已经有赫尔然诺夫斯基的八个营携带十尊炮把守着。戈洛文便决定把部队开往莫尔得和洛西策，顺利地摆脱了敌人给他设下的圈套。7月9日戈洛文占领了比亚瓦①，11日全军进驻曼济热次。从比亚瓦出发时，戈洛文派他的副官穆拉维约夫携带被俘军官的信件前往敌人的前哨阵地。第二天，穆拉维约夫中尉回报说，前一天敌人的两个骑兵连还驻在谢德耳策，但他在明斯克才找到了敌军团的后卫部队；他在那里将信件交给了赫尔然诺夫斯基本人。在会见时，后者告诉穆拉维约夫中尉，7月7日至8日我军没有遇到任何阻碍，从奥谢克渡过了维斯瓦河。穆拉维约夫从当地居民口中打听到了斯克尔任涅次基侵犯谢德耳策的详细情形。

“7月19日，戈洛文接到军团司令的命令，命令他开赴德罗吉钦，切断波兰将军迭姆宾斯基退往华沙的道路。迭姆宾斯基统率的五千军队在俄军的追击下，仓皇撤出立陶宛。他的部队已是格尔古德军团的残部。格尔古德军团起初想在立陶宛策动暴乱，但这时它已被托尔斯泰伯爵的后备军赶到普鲁士，在普鲁士境内缴械投降了。戈洛文迅速率部队从曼济热次开往莫尔得和帕普罗特尼亚，并派副官穆拉维约夫到德罗吉钦，派楚卡洛夫上尉带别动队顺布格河而下，刺探敌情。他们俩人都于21日赶到了目的地，他们回报说，敌人已于前一天渡过了布格河，但不是象罗津事先估计的那样，从德罗吉钦渡河，而是从努尔渡过去的，现在正往华沙退却。戈洛文从这些情报中看出，迭姆宾斯基已经溜掉，于是便向谢德耳策转移，并派楚卡洛夫追击波兰人。7月25日戈洛文转移到

① 指比亚瓦-波德拉斯卡(Бяла-Подляска)。——译者

科卢申。骑兵队被派去驱散在公路南北两侧活动的波兰民团。穆拉维约夫带着俘虏的信件被派往波军前沿阵地，7月26日他报告说，直到普腊加，一路上沒有遇到一个敌人。8月3日以前，戈洛文一直和先头部队留在普腊加的前沿阵地上，不时向四面八方派出骑兵搜索，解除波兰民团的武装，切断从波德利亚希亚向华沙运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线。"①

我们在穆拉维约夫的履历表上可以看到，7月27日至8月8日，他参加了在普腊加近郊强行侦察的活动；16日参加了第六步兵军团后卫部队在克伦诺克村和热姆勃雷围攻罗马林诺指挥的整个波兰匪军军团的战役。17日，在曼济热次地区展开了大会战。会战期间，穆拉维约夫沒有离开戈洛文，他的右腿被子弹打伤。第六军团退到了布勒斯特。戈洛文的先头部队向帖烈斯波尔挺进。罗马林诺因距首都过远而受到责难，便于8月22日向华沙靠拢。

8月26日戈洛文重新占领了比亚瓦，并派穆拉维约夫中尉为军使到曼济热次和罗马林诺谈判。这一天我军向华沙发起了第二次进攻。8月25日帕斯克维奇终于下定决心发动猛攻，但并未把进攻坚持到底，虽然这一天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一天的战果是：攻克首都郊区沃利亚村的工事（首都郊区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地区）。这时，波兰人感到再顽抗下去已毫无意义，或许是想拖延时间，于是便提议进行关于停止攻击和不经战斗便交出华沙的谈判。元帅同意8月26日午后1点谈判。但是波兰全权代表是迟于规定时间到达的，因此，帕斯克维奇伯爵就不再同意延长停火时间，下令恢复攻击。攻击刚一开始，帕斯克维奇伯爵就负了伤，他把指挥的全权移交给了托里伯爵。傍晚，华沙攻陷，波兰军队退到普洛次克，按规定，它应在那里等候谕旨。

① 引自M.C.沃尔康斯基公爵家藏文献，总参谋部大尉B.B.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的手稿。

44 当华沙的战局正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26日，穆拉维约夫来到了曼济热次。当时罗马林诺只知第一天攻击未分胜负。他请穆拉维约夫共进早餐，让他坐在自己旁边，全体在座的波兰人为了表示礼貌，谈话都用法语。罗马林诺亲口通知穆拉维约夫第一天我军攻打华沙失利的详细情形。因此，有关这次重大事件的最初消息，第六军团还是从敌人嘴里听到的。8月27日，罗马林诺启程赴华沙，但走到奥波尔获悉，俄国人已经占领华沙，波兰军队正向莫德林转移。

看来，随着暴乱中心华沙的攻陷，叛匪的抵抗也被镇压下去了。帕斯克维奇伯爵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便派侍从武官苏沃洛夫公爵（普腊加征服者的孙子）去觐见皇帝，呈递一个简短的，但意味深长的奏疏："华沙已屈服于陛下足下，波兰军队已按臣的命令退至普洛次克。"可是，波兰军队根本就没有到普洛次克去，也没有屈服：这一切只不过是骗局，目的是为了赢得几天喘息时间，和罗马林诺汇合起来。①

波兰人重新召开了一系列军事会议，残兵败将们讨论了延长战争时间的新计划和方法。他们幻想重新赢得胜利，因而他们的脑袋里逐渐产生希望，敌人渴望用鲜血洗掉污点，用辉煌的战绩挽回失掉华沙的损失。他们的队伍里又唱起了这样狂妄的歌曲："波兰并没有屈服！"他们讨论了应采取的措施，制订了计划。很多人赞成到莫德林去，他们设想，军队在那里渡过维斯瓦河，然后切断俄国人的交通线，而罗马林诺则从另一方面切断俄国人的交通线。②

与此同时，帕斯克维奇伯爵看出，问题的和平解决根本没有可能，于是便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全军已经作好充分准备，有

① Ф. 斯密特：《波兰暴乱与1830—1831年战争史》，圣彼得堡，1864年，第579页。

② 同上书，第583—587页。

一支部队继续投入战斗。我们看到，9月1日穆拉维约夫参加了先头部队攻占科尔克地区的战斗，3日参加了先头部队攻占奥波尔、符尔热洛韦次和尤泽富夫等地区的战斗。波兰人在所有上述各据点都是被戈洛文中将指挥的两个师击溃的。接着，于9月4日在拉霍夫、科莫夫和博腊夫等地区又发生了新的战斗，同时也取得了新的胜利。这些战斗穆拉维约夫都英勇地参加了。在这些地区，波兰首领罗马林诺这个冒险家指挥的叛匪军团被击溃了，并被赶入奥地利帝国境内。在这之后，9月17日，穆拉维约夫又参加了包围重要要塞莫德林的战斗。这个要塞于9月26日投降。

历时八个月的艰苦战争就这样结束了。这次战争使帕斯克维 45
奇伯爵名震四海，获得了公爵爵位，被封为华沙斯基公爵。①

值得指出的是，在整个战争期间，波兰人一面旗也没有打过，可是莫德林被攻陷后，在火药库的地板下面却找到了二十八面崭新的波兰旗。发现这些旗的时候，穆拉维约夫也在场。这次战争是穆拉维约夫美好回忆中珍贵的一页。

实际情况也确是如此。穆拉维约夫在E. A. 戈洛文中将领导下，作为他的副官，经受了一次极好的战斗洗礼——小规模战争的考验。这对发展将来要独立指挥作战的指挥官的军事天才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二十二岁的中尉穆拉维约夫，在执行戈洛文交给他的各种任务时，曾多次和波兰方面的一些老将军打交道，因此可以肯定，而且我们以后也会看到，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发展了他的外交才能。

10月4日，全军都集结在华沙近郊的沃利亚平原上，禁卫军芬兰团也在其中。早晨10点半钟作完感恩祷告，然后又向阵亡勇士祭祷。天气晴和，温暖宜人，步兵甚至都穿上了夏装。军队围成弧形站在空场上，这个空场一个多月以前还是浴血厮杀的战场，现

① 《俄罗斯档案》，1885年，第1卷，第494页。

在已完全改观了。数不清的士兵，光着头，跪在地上，为战争结束和阵亡战友的灵魂，向万能的上帝祈祷。在宣布感恩祷告开始时，炮兵鸣炮三百零三响，震耳的乌啦声飘荡在平原上，经久不息。祷告后，陆军元帅检阅了全军的分列式。①

战争虽已结束，但军队仍然留在波兰王国，何时班师，尚未确
46 定。穆拉维约夫利用这一段和平时期请了四个月假。1831 年 12 月 13 日，他从斯托克里什基给他弟弟瓦列里安的信中曾顺便提及此事："亲爱的弟弟：遗憾，真遗憾，我 11 日才到这里，未能碰上你。不过还有希望在彼得堡会面，因为我请了四个月假，到明年 4 月 1 日才离开彼得堡。到现在为止，我任何奖赏也未得到，我也无所求。至于继续服役还是退伍也要到首都后再决定，因为退役申请到 2 月 1 日才截止。如果家里需要我退伍，我随时都能办到。12 月 7 日我从普洛次克动身，10 日到达科夫诺，11 日来到这里，因为在日伊日莫雷曾经等候由这里去的马匹。礼拜二，即 12 月 15 日，我同 M. A. 和 A. Ант. 一起搭乘他们的马车由这里启程，而驿马就同他们平分使用。从这里到彼得堡不过八百俄里，花一百五十卢布就够了；可是在波兰，旅费之昂贵简直骇人听闻，从普洛次克到科夫诺只有四百五十俄里，我却花了二百多卢布纸币。总之，这一路到斯托克里什基，一切开销，人马运费（他们是在你走后第二天，即 12 月 7 日到达这里的）花了五百卢布纸币。开销真大，可有什么办法呢？归心似箭，只好如此。"

① Ф. 罗斯特科夫斯基：《禁卫军芬兰团团史》，第 2 编、第 3 编，第 16 页，圣彼得堡，1881 年。

# 第七章　1832—1833 年



穆拉维约夫抵达彼得堡后的心情　给弟弟的信　穆拉维约夫因参加波兰战争有功受到皇帝奖赏　禁卫军芬兰团返回圣彼得堡　穆拉维约夫回波兰王国　因病退伍　E. A. 戈洛文给他的信　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戈洛文

停战后，我们看到，穆拉维约夫中尉的心情极其抑郁。他感到，上级对他的工作没有给予足够的评价。穆拉维约夫因度四个月的假期到达彼得堡以后，于 1832 年 1 月 5 日给他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写信说："到此地后第三天，我就写好了给你的信，但是，由于一些琐事凑合在一起，没有发出去。你回来后，就会在我这里看到这封原信的。现在，我急于要告诉你的，首先是，根据爸爸的申请，他已被批准退休，每年领一万五千卢布退休金。命令昨天才签署，我首先得知此事，马上就告诉了你。其次，你的来信已经收悉，大家都很高兴，尤其是爸爸。他得知你不久就要回来，因此不给你写信了。他对你继续提出申请极为满意，他的愿望和你的想法完全一致。第三，从各方面考虑，我还应该继续服役，所以我在这里只能逗留到假期结束，即 3 月底。

"你问及我受过什么奖励，现在答复如下：我虽然参加了六大 48
战役，四个月与敌人频繁作战，积极地完成了极为艰巨的任务，可是至今一无所得。将来倒有一项奖励，但不是晋级。如能晋升，这对我继续服役是再好不过的了。由于参加了 7 月 2 日战役，而在此之前又一贯努力报效国家，我已被提名授奖。这次战役本身以及

与此次战役有关的各次战斗都是极为艰巨、危险而又残酷的。这一战役可以说在整个战争中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正是由于这次大会战，你们才能一枪不放就渡过了维斯瓦河。唉！亲爱的瓦列里安，我的处境要比你坏得多，但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是服役、忍耐、沉默——这便是我的义务，而且还得尊敬那些无功受禄、在各方面都跑到我前面去的人。不过，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对职务的热忱，特别是在战时的那种热忱，也快要消失了。我要和其他人一样，尽量少作事情，尽量少担风险，可是从前我总是甘冒风险的。大家安慰我说：将来会挽回这一切的！不，这是困难的，也是不可能的！试想，我何苦再为那些我早就被提名授予的，而且老实说，是受之无愧的奖赏去冒险，去操劳呢！为了挽回所有这一切，在和平时期需要十年，而在战争时期，你在沒有得到所有这一切之前，特别是象现在这样奖赏下去的话，得死上十次。总之，全军再也找不到一个比我得到的奖赏更少的人了，就连历次战役都同我在一起的伙伴罗然诺维奇都升了一级，这对他是很需要的。而我们这个被人遗忘的先头部队里的其他人，都不及我功劳大。”

但是穆拉维约夫想错了。他在波兰战争中的劳绩得到了极高的评价，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意料。3月份他一次就得了三种奖励。在皇上颁发给他的奖状中写道：“尔素以竭诚奉公，克尽职守著称；而于1831年5月8日与波兰叛匪搏斗时，又率一排之众，身先士卒，冲锋陷阵，顽强英勇，堪为士卒之楷模，特赐予带缓带之四级圣弗拉基米尔勋章一枚，以示表彰。”穆拉维约夫参加了1831年9月4日在拉霍夫地区歼灭波兰叛匪军团的战役，因此奖给他镌有“勇
49 敢”字样的金剑，此外他还因战功卓著获得了四级波兰军功章(virtuti militari)。①

1832年3月13日，禁卫军芬兰团从华沙返回彼得堡，又开始

① 《1881年国务会议报告》，第25—28页，圣彼得堡，1883年。

了和平时期的日常兵营生活。而穆拉维约夫中尉，休假期满后，却启程赴波兰王国自己的任所，继续在戈洛文中将麾下担任副官。就在这一年，他晋升为上尉。但第二年初，即 1833 年 2 月 7 日却因病退伍，这使他的上司异常难过。

E. A. 戈洛文对他的副官非常器重，这一点可以从穆拉维约夫退伍后同戈洛文的来往书信中看到。例如，1833 年 3 月 15 日戈洛文从迪纳堡寄给他的一封信中，最后这样写道："……我不想留你的列依巴了，他归心似箭。我让他向你致意，而且你可以相信，我永远都是关怀你的，过去如此，将来也同样。也许，命运还会把我们撮合到一起，那时我如能对你有所帮助，我将十分高兴。现在就让我祝你身体健康，祝你经营家业获得成功。"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我不知道，在收到你这封信之前，你是否已经知道，检阅军团的仪式不是在维尔诺，而是在这里（迪纳堡）举行，这对我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弊。但是，这一变动无疑有碍我们见面，因为你要操持家事，而我一定要为公务操劳。不过，我们是能够再找个方便机会会面的。至于我对你的好感，无须再说，你也是很清楚的。你在信中谈及此事，我认为这绝不是言不由衷的空话。你暂时先过过无公务羁身的生活吧！料理料理家事。从生活经历中你会体验到，个人生活也并不是事事如意的，过无忧无虑的生活并不是人生在世的天职，不管他从事的是什么行业。我也无须再向你表白，我仍将十分高兴地再同你共事，如果上帝这样安排的话……。其次，我 50
希望你在经营家事上取得完满的成功。不过，经验极少有不付代价就能取得的，因此我特别希望你当前在经营家业上能尽量少付代价而取得经验教训。你可以相信，对于涉及你的一切事情，凡是有利于你的，我将随时随地给予积极而真诚的支持。在感情上永远是你的挚友叶甫盖尼·戈洛文。"

关于 E. A. 戈洛文本人，我们在这里无妨再说几句，因为以后

我们还要不止一次地提到他的名字。

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戈洛文[1]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1782年),因此,他青少年时期最初接受的是叶卡捷琳娜二世伟大时代的影响,虽然他的仕途是从保罗一世的军事改革时期开始的。因此在戈洛文身上,既有多方面的,根基深厚的学识——这是叶卡捷琳娜时代军官的特点,又有一种过分拘泥于军事法典的学究气。不过后来规定研习这种法典是全体军人——从士兵到将军——的义务。

最初,戈洛文在莫斯科大学寄宿中学受教育,然后在莫斯科大学结束了学业,于1796年毕业。这一年正值叶卡捷琳娜二世逝世。大学毕业后,他在禁卫军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团里服役,当时任上士。晚年退伍时是步兵上将,定居于彼得堡。他在彼得堡生活的特点和从前一样,善于持家,俭朴,好客。按照俄国古老的风尚,每逢礼拜日都和夫人伊丽莎白·巴甫洛夫娜(娘家姓冯维津)邀请至亲好友在家共进午餐,他们夫妇都是殷勤好客的主人。礼拜日这些聚餐的特点是:大家极其彬彬有礼,当然也有欢乐的无拘无束的举止和戏谑。然而,引人入胜的是午餐后同可尊敬的主人的谈
51 话。戈洛文在否定或者肯定谈话人(都是他从前的部下)的看法时,往往要说出自己的意见。如果这时他需要从亲身经历中讲些什么,特别是涉及到战斗生活中的功绩、俄国军队的荣誉和俄国士兵坚贞不屈的品质时,他那暗淡的眼睛顿时会闪射出狂喜兴奋的火花;他平时讲话慢条斯理,这时却变得急促、洪亮、激动起来。所以,我们在耳聋眼花、老态龙钟的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身上,仍然能看到这位当年骁勇善战的团队指挥官的英姿。

① 《十九世纪》,第62—64页,Ю. 托尔斯泰的文章,莫斯科,1872年。

# 第八章　1837年

52

穆拉维约夫住在"斯托克里什基"国家庄园　在那里的生活情况　给弟弟的信　经营庄园遭受挫折　申请到E. A. 戈洛文处服役　被任命为戈洛文的专差官　对E. A. 戈洛文的新任命　穆拉维约夫申请退伍

穆拉维约夫退伍后有四年时间是在维尔诺省，皇帝赐给他父亲终身占有的"斯托克里什基"国家庄园里度过的。在这里，由于父亲的坚决主张，同时也为了恢复健康，他开始经营农业，力求把这座衰败不堪的庄园整顿得象个样子。这段乡居生活，他都写在1837年间写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的信里了。下面就是这些信的某些片断。5月2日的信中写道："你3月31日的来信是在我正要动身到维尔诺去签订合同之前，即上月22日收到的。从维尔诺回来后，才给你复信，因为在那里既没有地方也没有时间详细作复。这里给你附上父亲的信，这是和你的来信同时收到的。信里我划出的地方你看过后就会明白，父亲写的、说的和做的，我简直无法理解，因为我发现，这和你在信中写的完全相反。订合同一事毫无结果，一无所得，现在的处境很困难，不过上帝会保祐我们算清这笔账，我毫不灰心丧气。我早在4月就把全部燕麦种上了，寄来的西伯利亚种子也都种上了。我对培育的这批种子寄托了很大希望，如果上帝保祐使这批种子成活，在斯托克里什基就可以不再种燕麦和大麦了。也许如果可能，根本就不需要种秋播作物了。不过，这一点我们还有时间通盘考虑，谈一谈。在经

53

营家事方面，无成绩可言。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忙，开销也比任何时候都大，因为今年要盖一座新粮仓，石头地基，木板棚顶，带有地窖，还要在庄园附近的草场上盖一个大干草棚，在格勒伊卡吉孜村开个小酒店。

“今年没有人租我的乳牛，而价钱极便宜的奶油以及所有的奶制品、奶油制品、乳皮制品，还有什么含奶的油，含油的乳皮等等都无人问津！玩笑可以不开，可是，这使我很不愉快，因为约二百卢布银币的收入也拿不到手了。这几天正在种马铃薯，今年得种二十六莫尔格① 的马铃薯。可是，由于现在正在春播和盖房子，所以直到现在还没打完场，虽然所剩无几，也得拖到6月份。现在里加的亚麻价格很低，五百磅② 最好的亚麻也顶多卖四十三个卢布银币，所以这次你对它不能有什么指望了。我们再等等，看冬季圣诞节前的情况如何。”

7月25日。“你在7月6日—10日写的信里谈到农业方面的事情，我现在抽空答复你。人们一般认为到处都能播种牧草，而且施什么肥都可以，甚至不施肥也行，这是无稽之谈。你居然也犯了这种错误，而且更坏的是，象爸爸一样，你来信也说：‘一俄亩收不了五百普特，收二百普特也成！’也就是说，波克罗夫斯科耶村每年收不了五十万普特，收二十万也行！对这种比较你不要生气，说实在的，这个比较在这里是合情合理的。我在此地的很多地方都看到了播种的这种牧草，而且最近一次是在别林斯基村看到的。这种草籽很娇，不仅需要施良好的肥料，而且播种的土地还需要经过选择，不能太高，也不能太洼；沙土地不行，粘土地也不行。一句话，你们种黑麦（我们这里叫大麦）的地，种牧草才适合，不过还要比黑
54 麦施更好的肥料。即使土壤和气候条件都比较好，产量也不过是

① 旧时波兰和立陶宛的土地计算单位，约半公顷。——译者

② 即俄磅，1俄磅合409.51克。——译者

其他作物的十分之一左右，如果条件不好，一亩地常常收不上二十普特。当然，如果选好地，耕耘好，施上肥，甚至可以收两茬草，每茬一亩都能收四五百普特。根据这一点，你想想，在这种经过选择、耕耘、施过肥的土地上种什么更好，种燕麦还是种草？为了从牧草上得到一定的收益，春天把牧草和黑麦间种，即使牧草长得再坏，也不会受损失。草还可以和黑麦或者大麦间种，因为后者成熟得早，可以先把它割完，过些时候再割草。而且草根经过第二年休闲，还会长出一茬牧草来，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牧场，然后，在这片土地上再种上越冬作物，有时不施肥也能长得很好。但是，种牧草只是为了收牧草，可不上算，一则因为耕耘、施肥、用地耗费太大，再则，牧草可能长不出来！恢复牧场不仅可以用播草籽的办法，甚至撒绿肥也可以收到效果，不过头一年是不能见效的，得到第二年，甚至第三年才能见效。在斯托克里什基，从目前的粮价来看，我简直一筹莫展，因为和黑麦降价的同时，大麦和燕麦的价格也降低了。”

在经营农业之余，穆拉维约夫还特别为他亲爱的弟弟的命运操心。弟弟想结婚，可是家庭里的各种条件，主要是经济情况阻碍了他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使穆拉维约夫很不安，于是他给弟弟写信，对弟弟的这个打算提出了真挚的忠告。这从他5月8日给他弟弟的信里可以看到：“亲爱的弟弟：今天接到了你4月18日的来信，现在就给你回信，以便能赶上头一辆前往维尔诺并直达诺夫哥罗德的邮车。我不是向你祝贺节日，这是小事，而是祝贺你的美好意愿和收获。毫无疑问，你是需要结婚的。如果这是天定良缘，那么M. H. 扎瓦尔……的至亲和彼得·斯杰潘诺维奇[1]会对她美言一番。不过，无论如何，你作出决定之前，一定要到她经常居住的家里去一趟，毫无成见地观察一下他们家的生活，她和她弟弟的关 55

① 雷卡切夫。

系，深入了解一下他们家的为人处世，看她跟谁交往，跟谁关系密切！所有这一切你要亲自弄清楚，并根据所见所闻作出你自己的公正结论！如果你对一切都称心如意，又有把握不遭到拒绝，那就先通过彼得·斯杰潘诺维奇求婚，然后再往波克罗夫斯科耶村去封信。不过，关于给波克罗夫斯科耶村去信的事，我同你的想法完全不同，因为那里既没有两万卢布这么一笔款子，也无处可借。你还说，如果你要的这笔款遭到拒绝，就想毁掉你事先筹划好的全部幸福，这更是糟糕之至。你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劝你千脆别这么作，因为遭到拒绝是肯定的。既然拿不出这笔款来，没有也只好没有！你自己知道，波克罗夫斯科耶村别说两万，就是五千多余的钱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你自己可以想想，你的要求在那里将引起什么反应，何况，即使想满足你的要求，也无能为力！所以我认为：当你在那里把我上面提到的各方面情况都了解清楚，确信不疑了，而且最后只剩下要得到波克罗夫斯科耶村的祝福时，你再写信禀告你的婚事，别的事情可以不提。你可以请求父亲的同意，请他祝福，但任何有关钱的事都不要提！在谈到这件事时，你可以写得有力一些，不时提到父子之情，谈谈你目前身居乡下必须有个伴侣，最后你再谈谈这件事对你的健康，以及生活本身的关系！当你接到父亲同意的回信时（无疑是会同意的），你就可以动手修饰拉特钦斯基家的房子，先订婚，然后给波克罗夫斯科耶村写信，感谢父亲的赞同并告诉他订婚的事！而婚礼可以到秋后举行，那时波克罗夫斯科耶村也开始进钱了。最后，你可以相信，我的全部忠告都是为了使你一定能够如愿以偿，不致因一些无谓的奇怪念头毁掉了你终身的幸福。关于结婚这件事，你可以到超尔纳亚去征求一下意见，相信那里讲的和我说的不会有什么出入。毫无疑问，你将来的未婚妻不会要求与你们的身份都不相称的豪华排场。你回忆一下你所熟悉的军团歌曲中的一段歌词：

'要尽可能少讲闲气，
以免引起别人妒忌；
沒有必要，就别巴结向上，
以免日后招致灭亡。'

"即使你能得到两万卢布，但如果都用在结婚上，那么从你以 56
后的景况来看，也是不合适的，因为父亲一旦故去，你自己就会知道，就咱们家里事业进展的情况来看，我们是否会有很多收入；说不定妹妹们还得靠她们丈夫供养，你得靠妻子过活，萨沙靠薪俸，而我只好到美洲去谋生了。但是，这种推断不应当妨碍你实现结婚的打算，因为有了你的一份产业，你随时都能把你妻子的那一份也整顿好，那时你就会有一个栖身之处了，不过要早有准备，不能一开始就想入非非。我甚至这样想：即使你在一个吉日良辰能向父亲要到两万卢布结婚费，那么理智也要求你只能用一半，而把另一半钱拿出去周转流通，并努力做到，如果不能增加收入，至少也要用这笔钱给你将来的未婚妻盖座庄园。起码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若是处在你的地位，我一定会这样办。"

穆拉维约夫在 5 月 26 日的信中继续坚持劝他弟弟赶紧订婚，因为他怕结婚的开销把他父亲吓倒，怕父亲在对所有亲友来说是如此重大而又值得高兴的事情上阻拦他。他在信中写道："亲爱的弟弟，瓦列里安：你大概收到了我的信。这封信是对你第一封信的答复，你在那封信里提出了要结婚的美好意愿。当然，你现在不会再怀疑我了。但是，在接到你 5 月 8 日来信的同时，我还收到父亲的信。他谈到你的打算，并让你到彼得堡去解释一下。我为此给他回了一封长信。在信中我完全是根据父子之情向他证实，他成全了你，也就是一下成全了我们俩，因为我到晚年（如果命中注定我能活到那时的话）独身无靠时，我是敢于期望在你家里找到一个安身之处的。我再重复一遍，如果 M. H. 本人跟你情投意合，那末

为了把自己的事儿办成，要冲破一切障碍，尤其是金钱的障碍。最后，这方面如果一切都不顺利，你要记住，这件事的实际情况是好是坏，都只不过是暂时现象，因此你要尽量委屈求全。在这方面你还要看得开些，只要不使这桩喜事落空就行。如果你把这件事的成败寄托在期待父亲会拿出一笔巨款上的话，这件事恐怕难以成
57 功。父亲不会直截了当地（倘能如此反倒更好）拒绝给你钱，因为他怕别人说，他以破产为口实阻拦子女获得幸福。他会找各种借口不赞成你结婚，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你很了解咱们家的经济状况，因此你无论如何都不该把你的终身大事建立在现今的收支状况上。如果父亲领悟到，或者在别人的劝导下向你暗示要给你些什么不动产归你所有时，你就抓住这一点，这也是完全合理的。不过，要在法律上作好一切防备，免得遭受债主的非难。我十分担心你和父亲面谈，如果一切还没有弄僵的话，我含着眼泪恳求你，看在兄弟的情面上请你听我的劝告，关于钱和补贴的事一句也不要提，设法早些订婚吧！关于我自己，关于家中情况以及其他事情，以后再谈，因为你的事儿一直挂在我心上。”

但是，不管穆拉维约夫为弟弟在严父面前如何斡旋，一切都无济于事。尼古拉·纳扎里耶维奇用他很古怪的行动提出了对这件事不满的重大理由，不许儿子有任何异议，特别是涉及到钱款时，他要求无条件地服从。这一次也是如此，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的婚事未能办成，就是因为没有钱。因此，穆拉维约夫仿佛是为了安慰弟弟，于9月1日给他写信说：“如果我确实丧失了温柔的感情，对夫妇之间的幸福毫无所知的话，我是无权来安慰你的。但是，你要明白，要相信我，并把下面的话牢记在心：我不仅完全了解夫妇生活的甜蜜，而且觉得这是人生中最大的幸福；只有在夫妇生活中才能找到逃脱尘世上一切灾难和空虚的避风港，而且夫妇之间的幸福较之因对祖国解放斗争有功，而戴上桂冠的英雄所享有

的幸福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正因为我是这样理解，这样感觉的，我才有权取得处在目前状况的你的信任。意志薄弱的人才会绝望，而且在哪里也找不到安慰！意志较为坚强的人能在宗教里寻求安慰。至于你我，既不能效法前者，又不能效法后者！我们的命运迄今为止，同任何人的命运都毫无雷同之处，将来直到死也还会如此！我们应该用坚强的意志克服一切障碍，能够冷静地忍受使别人陷于绝望的那些东西。我们的座右铭应该是：要使任何好事 58
和坏事都对我们自己有利。我们就从这儿谈起吧，二十六岁的年龄并没有失掉寻求夫妇生活幸福的希望，何况不是只有 M. H. 她一个人才能给你带来这种幸福。然而，让那些毁坏了这桩喜事的人感到羞耻吧！这就是应该从这件坏事中得到的好处！让那些还有情感的人后悔去吧！让那些只会斤斤计较得失的人瞠目结舌、面红耳赤吧！让他们也知道知道，你是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共同的事业，才摈弃了自己的幸福的。因为我相信，你若不陷入伊里明沼泽里那样，不早就结婚了吗？让他们也能感觉到，破产的威胁使你不得不关心并考虑结婚的费用，因而才使你失掉了未婚妻！我再重复一遍：这就是应该从这件坏事中得到的好处。如果你能够理解我并听从我的劝告，那么这便是我对你的安慰。”

总的说来，穆拉维约夫的私事、特别是在斯托克里什基庄园里的事情，远非一帆风顺。其原因是歉收、雨水过多以及波克罗夫斯科耶村不断来信索取庄园的收入。所有这一切使穆拉维约夫非常恼火，非常难过，他甚至想放弃经营斯托克里什基庄园，再去服军役。所以他向他的老上级戈洛文提出了申请。这时戈洛文正代理华沙驻军司令的职务。穆拉维约夫给弟弟瓦列里安的信中写道：“我开始相信，我再不能长此拘于礼节和有所顾惜了，我不得不去服军役，因为在目前粮食不大值钱的情况下，我在斯托克里什基一年收到的租金还不到一万卢布，年年都得欠债，而且逐年增加。我

又不能收回过去说过的话，也不能减少租金，所以只好老老实实一走了之。我多想离开这个令人厌恶的维尔诺省啊！

"一旦我还清债务，离开斯托克里什基，我就投身行伍，直到死为止，或者至少干到从华沙回来时拿到全部退役金，也就是到二十九岁。到这个年龄，上帝保祐，大约我能拿到两万五千卢布金币的薪俸，这样一来，我的晚年就有了可靠的保障，身体也不会受损失了，目前在斯托克里什基身体遭到无情的摧残。"另一封信里写道：
59 "不久前我接到戈洛文的邀请，让我在他手下服役，年俸一万卢布金币，而且前途还大有希望。我把这封邀请的原信寄到了波克罗夫斯科耶村。父亲很愿意让我去服役，不过斯托克里什基仍得归我管理，而且还从庄园收入中拨给我两千卢布，就是说，我每年得给他寄八千卢布。尽管以后我还要照管斯托克里什基，这对咱们家的收入是必要的，但是我若不在，每年未必能有八千卢布收入。不过这一点我没有写信告诉他，因为他会不让我到华沙去的。"最后，他在 8 月 25 日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天晓得，命运要把我驱使到何处去。如果命运能使我一帆风顺，那我可以相信，一切都会好转，不仅我们大家的情况会好转，而且我们个人的情况也如此。但目前我的全部事业，我的一切关系，我的所有条件，全部设想、展望和打算都被搅得一塌糊涂，混乱不清。而这一切给我带来了不幸、痛苦和无谓的奔波。我开始失去耐心、精力，也无心去高谈阔论。我已经失去了两个妹妹，我日夜不安地等待前来视察的官员，我的小麦所剩无几，剩下的一点在地里已被雨水灌得发了芽，一千五百卢布的租金尚未缴纳，现在我连一个戈比都缴不出来。家务搞得一团糟，我不得不在六个礼拜之内撤换两个记帐先生。我承认，在这种情况下，租借的产业（特别是国家庄园的）简直使我深恶痛绝。一想到服役又有些不寒而栗。这和我的信条、我的见解以及我的虚荣心都是格格不入的。你知道，我这种虚荣心还是极其强烈的，

这令人遗憾。事情多得不得了，不愉快的事（我所理解的）一大堆，而效果却很小。我只有参加作战部队才能迅速得到高升。一旦离开作战部队，势必要和戈洛文周围那班流氓鬼混，而糟塌自己；不仅在公众的舆论方面，而且在我自己的心目中，也必然会损害自己的尊严。不过，除此之外也无可奈何，现在只好不惜一切，摆脱开我目前的处境。最好先到华沙呆一个时期，免得在此到处碰壁，而要想碰壁，任何时候都可以找到机会。

"我做的梦都证实我的处境很坏：我常常梦见躺在棺材里的死人，最近一次梦见这些死人虽然几乎都腐烂了，但还都死盯着我。我梦见地里种的麦子都烂了。还梦见我常常在一些对我怀有敌意的陌生人中间徘徊。总之，无论在现实生活或梦中我都感到伤心。[60] 这在从前是未曾有过的，因为过去每当我陷于窘境时，甚至在梦中常常得到安慰。以前每当我说完'该怎么，就怎么好了'这句话后，我也就心安理得了。现在可不是这样，我到处都看到并预见到棘手的事，而且几乎都应验。关于我目前的困难和心中的痛苦，我还可以给你写很多，但是这样作未免太自私了。虽然在你面前抱怨一番时乖命蹇能使我自己宽宽心，但你读起来会感到极大的不快。不过，我在斯托克里什基的事情很糟，简直糟透了。所以愿意不愿意，都得到华沙去。我已多次收到华沙的邀请。"穆拉维约夫被任命为专差官，在波兰王国宗教事务和国民教育委员会总长手下任职。

1837 年 11 月 30 日，戈洛文接到了新的任命。他奉命接管高加索独立军团和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高加索民政及边境事务管理总署。穆拉维约夫很快便知道了这个消息，于是他立即提出辞呈，请求免去他在华沙的职务。他给弟弟写信说："没有戈洛文在那里，我连一天都不想干。我还不知道将来如何，现在仍旧经营着斯托克里什基庄园。"

61

# 第九章　1838—1840年

穆拉维约夫赴高加索服役　菲利普桑对穆拉维约夫的评语　高加索军事行动一瞥　穆拉维约夫在那里的战斗生活　擢升为中校　为准备北达吉斯坦的军事行动，部队进行调动　穆拉维约夫顺利完成对付山区部落的各种任务　在格拉别领导下参加了开辟与敷设交通线的工作　新旧阿胡耳哥　封锁与围攻阿胡耳哥　围攻的目的　穆拉维约夫参加猛攻和强占著名的苏尔哈耶夫塔楼的战斗　猛攻新阿胡耳哥的浴血战斗　穆拉维约夫负伤　格拉尔迪和伊里亚申科医生对此次负伤的证明　穆拉维约夫赴梯弗里斯　他给弟弟的书信　对穆拉维约夫的新任命　菲利普桑对穆拉维约夫在阿布哈兹活动的评语　穆拉维约夫擢升为少将①

穆拉维约夫从贵族军事学校毕业以来，过惯了紧张的战斗生活，因而他再也无法在斯托克里什基忍受那种我们前面提及的远非宁静的田园生活。他出于热情的天性，渴望到军中服役。1838年4月27日，他终于下定决心赴高加索服役。那时，从里海到黑海，在整个高加索地区都激烈地进行着讨伐山民的战争。他被编入军队，军衔为少校，分配在高加索独立军团司令 E·A·戈洛文步兵上将麾下执行特殊任务。就是这位戈洛文，远在五年之前，似乎对此事便有所预感，在1833年3月15日从迪纳堡给穆拉维约夫的信中就曾写道："也许，命运还会把我们撮合到一起。"

① 原文如此，本章正文中并未提及，请参看本书第十一章。——译者

一位老高加索人Г·И·菲利普桑在回忆录里写道："穆拉维 62
约夫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对戈洛文忠心耿耿，是他的心腹和智囊。他身材不高，面貌清癯，神色多变，眉宇间流露着聪明智慧。他对戈洛文有很大的影响。在同僚中间，他是一个年青有为的军官，喜欢把酒谈心。有时畅谈通宵之后，仍能竟日案牍劳形，他工作得既快又好。生活简朴，但不流于寒伧。"①

在开始描述穆拉维约夫在新职位上的活动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概略地介绍一下高加索的军事动态。

高加索战争始于十九世纪初叶。当时格鲁吉亚已并入俄国，高加索山脉横亘在俄国领土之中。最初，俄国人仅仅限于采取防御行动，抵御山区部落的劫掠奔袭。自从叶尔莫洛夫将军担任总司令(1816年)以后，俄国的统治才逐渐深入山区。正当此时，出现了一种新的伊斯兰教教派——穆里德派，因而俄国人进行的渗入山区的活动受到了阻碍。穆里德派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在高加索山区异常迅速地传播开来，利用普遍的宗教狂热，把先前一直分散的小部落纠集在一起。穆里德派的教徒的首领之中，对我们来说，最强大和最危险的是沙米尔。当时，他已登上了伊玛目②的宝座。俄国人被迫放弃许多据点，从此便不得不大大加强自己的力量，开始与凶暴的伊玛目进行艰苦顽强的搏斗。军队不时讨伐各个山区，焚烧、破坏契尔克斯山村，可是总是徒劳往返。军队的确是勇敢顽强、不屈不挠、历尽讨伐途中的一切艰难困苦，然而，却未能使山区部落俯首就范。当时，高加索军团在人们的心目中，注定要永远跋山涉水、历尽艰辛、专事征剿。他们不带枪剑，就不敢跨越土屋门槛一步；没有哥萨克和炮火的掩护，就无法打水解渴、砍柴烧汤、割草喂马。可是，高加索却自有其吸引人的地方，一切优秀青 63

① 《俄罗斯档案》，1883年，第279—280页。

② 伊玛目(Имам)是伊斯兰教教主，同时又是执政者，又译伊玛姆。——译者

年——禁卫军的军官们——都渴望奔赴此地服役。

正是在高加索军事处于上述状态的时候，穆拉维约夫前来服役的。他没有灰心丧气；他好胜心很强，渴望着有所作为，而高加索完全符合他的好斗的性格。

穆拉维约夫到任之后，在 1838 年一年之中，积极参加了下述几次征讨黑海东岸山民的战斗：6 月，他参加了索契河上的夜战；7 月 10 日，在沙帕罗登陆；9 月 11 日，在达吉斯坦部队行伍之中。这几次征伐是艰苦卓绝的，部队要穿越不可通行的原始森林，攀援峭壁重叠的不毛之地，因此，穆拉维约夫被擢升为中校，仍留原职任用。从 9 月 25 日到 9 月 29 日，穆拉维约夫随同费吉中将指挥部队，溯萨木尔河而上，镇压库巴地区的叛乱山民。9 月 26 日，部队抵达山民麇集的阿治阿胡拉地区。部队靠近该地时，阿伽-贝克① 率领三十名有声望的长老出来俯首归顺，痛切陈词，忏悔前非，央求赦宥。费吉中将委派穆拉维约夫中校，代表侍从将军 Е·А·戈洛文，向他们宣布政府的各项要求。穆拉维约夫向他们说明自称为矢忠皇上的臣民所应承担的义务。具体而言，他们应该执行地方当局的一切命令；如数完缴捐税及一切拖欠的税款；不得窝藏盗匪，而应把他们送交官府；未经官方允许，不得擅自动用武器；如遭欺辱凌虐，可以申诉上告，不得以武力自卫；应该接待因公而来的官吏，不得阻碍他们在该地区通行；立即推派四名代表前往梯弗里斯表示忏悔，请求宽恕。全体长老一致应诺执行这些命令②。

穆拉维约夫讨伐归来，未能休息许久。1839 年春，部队又开始运动，准备北达吉斯坦的军事行动。

64 按照高加索独立军团司令戈洛文中将的部署，这一年应在高

① 原文为 Ага-Бек。——译者

② 《高加索古文献研究委员会古文献汇编》，第 9 卷，第 220 页，梯弗里斯，1884 年。

加索边区的三个不同地区，分三路独立部队进军：第一路是登陆部队，由拉也夫斯基中将统率，其任务是占领黑海东岸上的三个新据点，然后于该处构筑要塞；第二路为达吉斯坦部队，由军团司令戈洛文中将亲自指挥，其任务是彻底征服萨木尔河上游各村社，固守萨木尔河上游地带，在阿赫特村旁构筑要塞；第三路被称为切禅部队，归格拉别中将统辖，到北达吉斯坦和切禅岛活动，以对付沙米尔，其任务是在阿胡耳哥就地击败沙米尔，摧毁这个被山民公认为固若金汤的巢穴①。这一部署获得了皇帝陛下的批准。最初，穆拉维约夫参加了达吉斯坦部队的活动。这支部队移向哈兹雷村的集合点，并且在该处驻扎到军事行动开始，即到5月28日。在这段空隙时间，戈洛文委派穆拉维约夫到山民处去完成各种任务，其目的是不必诉诸武力，就使他们相信我们的力量。穆拉维约夫很机智灵活地完成了这些任务。正如他的履历表上所写的那样，为表彰他在执行同库巴地区交涉、扶助卡集库木赫汗国女王执政等任务时的勤恳努力，皇上赐予他一枚二级圣安娜勋章。5月28日，穆拉维约夫参加了主力部队从哈兹雷村营地向楚胡拉村的进军和费吉中将所率纵队向哈斯-胡梅、上卡兰土尔等村的进军，并且参加了攻克这两个村落的战斗。5月29日，在楚胡拉战役和向阿治阿-胡拉峡谷进军的过程中，他参加了攻克阿治阿-胡拉阵地各主要据点的冲击战。阿治阿-胡拉阵地被认为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天险。它凭据着沙赫达格山支脉的一座巨岩。岩脊是倾向萨木尔河 65
的斜坡，巨岩两端是悬岩峭壁，向着河水的一面凿有一条可通行人的羊肠小道，运载辎重的马匹很难攀登。5月31日，穆拉维约夫参加了攻占全部阵地的战斗，然后随军向卡拉克哥里村进发，并且占领了这个村落。6月5日，他随军向阿赫特村全力推进，征服了它。

① 米留亭：《1839年北达吉斯坦军事行动纪实》，第21—22页，圣彼得堡，1850年。

从6月6日至11日，他在侍从将军格拉别率领下，在北达吉斯坦开辟和敷设交通线。

从符涅扎普纳雅要塞出发以来，三个礼拜，格拉别将军统辖的队伍在最困难的地带跋涉了八十余俄里，重新修筑了三十俄里以上的道路，并两次予沙米尔匪帮以重创，根除了叛匪盘据的萨拉托夫和古姆别托夫两地的五个村庄，最后，挥师直捣沙米尔的最后巢穴——阿胡耳哥。新旧阿胡耳哥是被阿施利塔河谷隔开的两座巨崖，地势险要，阴森荒凉，无法攀越。沙米尔还挖空心思，设寨筑垒，防卫森严。6月12日，开始封锁和围攻阿胡耳哥。围攻的根本目的是摧毁这个北达吉斯坦的一切骚乱的策源地。6月22日到24日，穆拉维约夫参加了向萨格里特洛格桥的进军，去彻底剿灭阿赫韦尔达-马哥姆匪帮，并且参加了击败敌人的战斗。6月29日到7月4日，他参加了猛攻和强占著名的苏尔哈耶夫塔楼的战斗。该塔楼控制着四周地带，因而给围攻部队的全盘部署和行动造成很大困难。拔掉这座塔楼是围攻战役中的重要关键，此后围攻的矛头便可直接指向叛匪的主要阵地——新阿胡耳哥山寨了。7月16日，格拉别将军决定向新阿胡耳哥发动总攻。从凌晨起，炮队集中全部炮火猛击敌人的前沿工事。下午2点钟，部队开始向各集合点推进，但是在下午5点以前没有作完一切必要的准备，所以直到5点钟才升起用作信号的白旗。主力部队冒着敌人的强烈炮火，从下山脊奋不顾身地拾级而下。虽然他们不得不鱼贯而下，但是
66 下得极为神速、勇敢，几分钟内便到了濠沟沟底，甚至攀上了敌人的前沿工事。转瞬间，敌人便被刺刀杀退，前沿阵地便在一片"乌啦"声中全部攻陷了。然而，在这里出现了没有意料到的障碍：原来阵地后面还有一条很深的横沟，两座隐蔽的碉堡（或称侧防暗堡）以交叉火力封锁着它。几名勇士尝试潜入碉堡，均未能奏效。前面是不可克服的障碍，后面仅有的一条羊肠小道又被大批的伤

员堵塞。此时，军官之中，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部队又都慌作一团，因此部队中连一个指挥作战的军官也没有了。这样，部队便被阻困在前沿阵地上，冒着极其猛烈的炮火，一直坚持到夜晚。随着暮色降临，主力部队才得以同其他队伍一道返回集合点。这次挫折造成的损失惨重①。在这场浴血苦战中，受伤的官兵之中就有穆拉维约夫，枪弹击碎了他的右臂骨。由于表现英勇，穆拉维约夫同时受到两种奖赏：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和镌有皇冠的二级圣安娜勋章，此外，皇帝陛下还通令嘉奖了他。

关于这次负伤的情况，我们可以从格拉尔迪和伊里亚申科两位医生于 1839 年 10 月 9 日所写的证明里读到："穆拉维约夫，现年三十岁，军衔少校②，在高加索独立军团司令麾下执行特殊任务。该人体质素来孱弱，于 1839 年 7 月 16 日攻打北达吉斯坦的阿胡耳哥山寨时中弹负伤。子弹从尺骨经靠近肘弯与掌骨之间的部位射入右下臂，并由此穿孔而出，击碎尺骨中段，损伤桡骨与支配手指屈伸的筋络。子弹出口在相反方面的桡骨附近，该处伤口目前已经愈合，遗有一个圆形疤痕。子弹射入处的创口，将近三个 67
月来，可以取出被击碎的尺骨碎屑，根据碎屑观察，该尺骨已染上骨疽，从而使创口转为瘘疮。手掌、大指和小指活动困难；其余三指动作完全失灵。"

穆拉维约夫不得不启程赴梯弗里斯医治创伤。1839 年 11 月 24 日(旧历 11 月 30 日)，他由那里写信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诉说自己经济拮据的窘状，顺便也提及了自己的病况："今天是 24 日，我收到了你从斯塔夫罗波尔寄来的信，现在就动笔写

① 新旧阿胡耳哥皆于 8 月 22 日开始的第二次冲击中，经过将近一昼夜半的连续不停的激战之后才被攻克。沙米尔负了伤，携少数匪徒冲破我军岗哨线亡命逃窜，隐藏到森林茂密的萨拉塔乌山中去了。(见米留亭：《1839 年北达吉斯坦军事行动纪实》，第 101—103 页，圣彼得堡，1850 年。)

② 这时军衔已是中校。——译者

回信，准备随下次的加快邮车发出。关于我的伤势，你从我写给父亲的和纳扎罗夫的信中已经知道了。至于我的经济状况是这样的：一、我不能领到你的薪俸；同时，二、几乎从你离开的那天起，波土洛夫就病倒了，饮食上受到种种禁忌，这样一来，全部开销就都得由我一人负担。这笔开销大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我必须有一千卢布纸币，才能上路，所以只好借一千二百卢布纸币。根据我的生活准则和必须不依靠家里贴补的情况，我理应精打细算自己的收入和开支。遗憾的是在 1838 到 1839 年期间，由于各种情况，我却未能做到这一点。不过，我希望在这里能够认真合理地做到收支相符。这里还有人欠我一百一十个卢布金币，也许，在我行前能归还。我收不到任何来自彼得堡的消息——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好兆头。长时期杳无信息，令人疑虑，这比受一次打击还要难受。

“我不知道，我的手臂将来会怎样，目前我并不过于为它担心。已经不再发烧，也不疼痛了，只是每逢天阴下雨，骨头还隐隐作痛。据我判断，一定得动手术取出弹片，因而必须出国到矿泉去。在皮亚季哥尔斯克，即使有矿水，也找不到外科医生。此外，进行矿水治疗，必须心情平静。在皮亚季哥尔斯克对高加索战事总是议论纷纭，传闻不断，而这些事情毕竟是我极为关心的。你想，我在那里能够安心疗养吗？可是，如果不发给我出国的旅费，那末我只好
68 到斯托克里什基去，因为在彼得堡单靠留给我的个人薪俸，我无法生活和治病。维尔诺手术作得很好，但是那就得放弃矿水治疗。双手健全的人，可以轻松愉快地谈论请功受赏、加官晋爵，而我却情愿把全部勋章都换成出国医伤的费用，只求右手能恢复到运用自如的程度。丰衣足食、养尊处优、无忧无虑的人评论别人的功过当然容易，殊不知别人却过着牛马般的生活，一年半以来冒着危险，出没于枪林弹雨、深水急流、雪崩途中、石山洞底。话虽如此，我对

一切还是心满意足的，与其他人比较起来，对一切都是万分感激的。我供职的原则是多为公事着想，少关心个人生活、安适和福利，因为自己服役并非受人所迫，也非为人所求——象我这样供职，一般说来，是不合时宜的，因而我必须象医治危险病症一样，改变我的处世原则！总而言之，il faut que je me calme, si je veux être utile à moi même; penser à autre chose—est une idée étrange, incompréhensible pour tous dans ce monde, c'est une idée de l'autre monde! Vive la logique de l'égoïsme, à bas la conscience!①

"瓦列里安，代我拥抱所有该拥抱的同事们，萨沙，代我拥抱亲人们；如果手臂不捣乱，我希望大约六个礼拜以后就能拥抱你们。用左手写字居然会有这么快的成绩，我自己也感到吃惊。"

后来，穆拉维约夫在 1839 年 12 月 14 日由梯弗里斯发出的信中写道："瓦列里安，亲爱的弟弟：你上月 24 日从博哥罗迪次克寄来的信，真使我万分高兴。我赶紧把你经过博哥罗迪次克的消息告诉了伊丽沙白·巴甫洛夫娜②，因为她只接到了沃罗涅什方面的消息，而加快邮车由于山路阻塞尚未来到。堂弟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来信也提到你由他那儿动身，以及迭西芒比你早十几天途经那儿的消息，所以我可望收到他 11 月 28 日从彼得堡寄来的快信，在下礼拜还能接到你 12 月 5 日的来信！若是你没写信来，那可真糟糕！我的手臂目前还算不错；前几天我自己从伤口取出一 69
块大碎骨。遗憾的是，这还不是最后一块，我又摸到一块新的。不过，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等了，我打算在本月 20 日到 25 日之间，由此地动身。呆在这里，简直使我厌烦透了。第一，终日无所事事，

① （法语）为了个人利益，我应当首先使我自己得到安静，而关心别人——在这个尘世上是奇怪而不可理解的事情，它是另一个世界的观念。利己主义的逻辑万岁！良心，见鬼去吧！

② E. A. 戈洛文的妻子。

无聊已极；第二，厮混在这样一伙人之中，除了波士洛夫外，连能说几句正经话的人都没有。我很少见到拉乌尼次，他非常忙。为防万一，你千万别中断给我写快信。如果我能如期启程，那末在你到来以前，信件会保留在波士洛夫处的。替我拥抱纳扎罗夫、弗烈依塔格和迭西芒。要更热烈地代我拥抱萨沙弟弟。”

当穆拉维约夫的健康略有好转时，于 1840 年 4 月 4 日便被任命为黑海沿岸防线第二（后来改为第三）分区代理司令，并晋级为上校。第二分区管辖着阿布哈兹和边防营守卫的九个要塞。这样，穆拉维约夫已经可以在此地独立自主地指挥作战部队了。

Г·И·菲利普桑在回忆录里写到穆拉维约夫在阿布哈兹的活动时，除去重复了过去对他的评语外，还补充了下述一些新特点：“在穆拉维约夫身上，功名心和自尊心占据着统治地位。为满足这些欲望，他往往不择手段。他身材不高，动作敏捷，生性活泼好动；其貌不扬，但独具一格。他才思敏锐，文笔流畅，受过上流社会的良好教育。他象猫一样，当需要露出利爪时，可以摆出某种马上会收敛的姿态。烦恼时，他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激动，轻率地采取极端措施。在交谈时，尤其是在饮酒时，他会十分激烈地高谈阔论自己的自由主义信念，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常常轻易地把它们放置一旁。他善于发现和物色人才，庇护自己的属下，尤其喜欢笼络那些超越于低劣的普通教育水平之上的青年人。他非常同情和关怀所有降职的人；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如果需要的话，这并不妨碍他把他们每个人都绞死或枪决。一般说来，他对待部下极端专制，往往把法律和公理看得一钱不值。对公事极为勤恳；办理得既快又好，但其行动带有某种狂热性。他是位出色的行政长官，这种人在新区尤为需要，因为在新区，一个长官的个人品德是任何东西都无法代替的。”①

① 《俄罗斯档案》，1883 年，第 351—353 页。

针对这个评语，我们要说几句题外的话。菲利普桑是在穆拉维约夫年青的时候，由于职务上的某种关系才和他结识的，所以，有时菲利普桑出于一时激动，对他的评价容易失之偏颇，错误失当。譬如说，绝不能同意菲利普桑所说的，似乎功名心在穆拉维约夫身上占统治地位，似乎为了贪图功名，他不惜牺牲一切。根据穆拉维约夫的全部活动，根据他的书信和条陈，我们可以确信，他的确也同一切凡夫俗子一样有着这种欲望。但是，对穆拉维约夫说来，居于首位的绝不是这种欲望，而是职务的利益。总之，他的功名心总是同作用和权力相联系着的，他认为为了达到自己为国效忠的目的，作用和权力是不可或缺的。

71

# 第十章　1840年

穆拉维约夫给他弟弟写信谈他在高加索任黑海沿岸防线第二分区司令的活动　H·H·拉也夫斯基　E·A·戈洛文呈给车尔尼雪夫伯爵的报告　穆拉维约夫给弟弟的信　安烈朴将军　戈洛文再次呈报穆拉维约夫的功绩

穆拉维约夫本人在给在E·A·戈洛文麾下任副官的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的书信里，详尽地描述了他任黑海沿岸防线第二分区司令的活动与他的心情。从我们摘要援引的这些书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穆拉维约夫就任新职以来的不利处境。他的聪明睿智和忠于职守的高尚情操，使他不能不与各种难以排除的障碍进行斗争。最令他感到愤慨的是他的顶头上司——黑海沿岸防线司令 H·H·拉也夫斯基和军团参谋长科策布竟然对第二分区的情况和他本人的活动漠不关心。穆拉维约夫的这些信件，便是我们要在下面叙述的主要内容。

"我好不容易来到了这里。"1840年6月16日，穆拉维约夫从邦博雷要塞寄出的信是这样开始的："今天，我弃巡航战船登岸，住
72 进我前任住过的官邸。但住不了许久，明天我就要搭亚速海船去苏胡姆。给你和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的信都将从苏胡姆寄出。在我接任初期，尤其是在我更需要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很不凑巧，策别耳达发生了事故，这令我十分不安。不过，一切都在趋向好转：我到策别耳达去，是为了就近了解一下我们在那儿的事态如何。如果发现没有必要留在那里，就把已经开始了的事交给科

兹洛夫斯基[1]去完成，而我则在苏胡姆-卡列乘帆船去巡视我所统辖的各个要塞，其中戈洛文要塞、那瓦金要塞和圣灵要塞等处屡屡遭到威胁，因而不断进行自卫还击。早在彼得堡，我就曾预言过目前的事态：如果第三军团的队伍只是修葺防御工事，那末甚至在普谢久阿普所进行的侦查，也只能令人发笑，当然，也就丝毫不能改变山民对我军勇敢精神的轻蔑看法。

“我听到戈洛文要塞传出的炮声，就顺便到那里去了一趟。我发现一切都安然无事。守卫部队士气旺盛，身强体壮，纳吉莫夫真是个好样的。我还没见到拉也夫斯基。如果策别耳达的事故不会使我耽搁很久，那末在巡视各要塞时期，我便到他那里去。至于我的处境，无论是埋怨，还是夸耀，目前都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这一切可以留待以后再说。我还要给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写一封信，与此信同时发出，给科策布的信，待到策别耳达以后再写。说真的，由于缺少交通工具，我的处境极度困难。要是这种情况长此下去，毫不改变，我就无法留在邦博雷当司令。作为分区司令，我认为有责任或者保卫住我所管辖的要塞，或者与其中的某个要塞同归于尽。所有船舶都掌握在拉也夫斯基手中，我根本无法增援任何一个要塞，连我出去乘的船也没有——我决不甘心这样让自己的名誉扫地，一俟机会到来，我就放弃这个职位。我想，任何一个高尚的人，当他看到人们不给他交通工具，使他不能在职务上有所作为的时候，都会这么作的。要是拉也夫斯基认为自己可以身兼各个分区的司令，那末就根本勿须指派这些司令，否则这只会给国库造成一笔多余的开支。”

苏胡姆-卡列，6月23日。“拉也夫斯基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73
他带上所有的船舶到克里米亚南岸去了，而我们这里的部队和各个分区即使有什么事发生，他也毫不在乎，尤其是我这个倒霉的分

① 维肯基·米海洛维奇，中校，当时在阿布哈兹指挥军队。

区。不过，算了吧！遇到机会，你可以对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说，若是不采取措施让拉也夫斯基忠于誓言，又不勒令他请人作保，那我就不能与他共事。”

就这封信，我们略微谈谈 H·H·拉也夫斯基。以前，他曾担任季比奇的副官，后来，指挥过外高加索尼热哥罗德龙骑兵团，1826、1828、1829 年还在波斯和土耳其亚洲部分作过战。总司令帕斯克维奇对他特别赏识。在处理公事和公务关系方面，他并不妄自尊大，相反，什么事他好象都是在谈笑中完成的。即使口授最重要的文件，他也忍不住要打趣或暗示几句。在斯塔夫罗波尔和梯弗里斯，人们都惧怕他那张利口和那支刀笔。他精通法语，熟悉法国文学，博览群书。自从结识了 A·C·普希金和他的小团体之后，拉也夫斯基也熟悉了俄国文学。自然科学方面，他只懂植物学，这锻炼了他的惊人的记忆力。然而，他疏忽大意，懒得出奇。正是这两个缺点使得不容玩忽职守、满腔热忱的穆拉维约夫大为不满，当然，也引起了他一时的愤慨。穆拉维约夫是一位忠心耿耿、富有经验的军人，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象他一样兢兢业业地克尽职守。

邦博雷，9 月 5 日。“我一直在等待拉也夫斯基，但没能等到。昨天，在苏胡姆听到了炮声，我估计是军舰来接普腊加营的。由于连队和炮队要从德罗伊得移往策别耳达，也由于这个营即将出发，所以我到那里去作一些安排。沿岸防线发生了什么事情，拉也夫斯基的情况如何，我都得不到正式通知。给他的文件都很重要，但都积压在一起了，我没有交通工具把文件寄送给他。随同这趟邮车，我把我制定的来年本区讨伐规划呈递给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人们会说我这是越俎代庖。可是凭良心说，我却认为这是我的义务。我把这份文件作为私函寄出，甚至偿付了邮车应得的邮资。看在兄弟的情份上，请把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对
74 此的意见写信告知我。我的手臂不仅不见好转，反而日趋恶化。不

过，即使手臂会断掉，也只能 Coûte qui coûte①，因为在5月勃孜比河泛滥之前，我不可能离开此地。

“我再重复一遍：沿岸防线各方面的状况，尽皆陷于如此境地，使得任何一个珍惜声誉的人都不能留在此地供职。本应拨给我两个营，而我得到的却只有两个连，补充部队我是永远也盼望不到的，轮船和运输工具同样可望而不可即。我记起了一句谚语：‘上帝不慈悲，猪也不得食’，一切都得听凭上帝的旨意，从凡人那儿什么也盼望不到。我看到了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为支持第二分区所作的种种努力，他虽是长官，但要对抗所有的人，却也是无能为力的。对什么事情，他们都能吹毛求疵，横加阻拦。至于我，已经尽到了我的责任：给所有的人都写过信，也对所有的人说过。我措辞激烈，可能科策布因此而怀恨我。不过，这是最后一次，今后不会再有惹他生气的因由了——我会象哑吧似的缄口不言。今后，各个要塞只得尽其所能地作战了，我没有兵力可以增援它们，何况在冬天我几乎无法与它们联系。在阿布哈兹，我也只好尽我所能地支撑，到头来就象斯维亚托斯拉夫② 所说的：‘死者并不蒙受耻辱。’谁愿意，就让谁来负责吧！我可一定对任何事情也不负责。据此间水手传说，第五军团的第十三和第十四两个师开往君士坦丁堡去了，一部分走旱路，大部分走水路；这完全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消息。更何况埃及的巴夏好象并无什么动静，叙利亚的骚乱就够他忙个不可开交。望来信证实一下这个消息的真伪。当米格列尔人组成的两个连队从策别耳达来到阿布哈兹的时候，即10月15日左右，如果不留给我或第二分区一艘轮船使用的话，那末，趁山民未弄清新来的队伍只有三百人之前，我可能暂时离开此地三、四个礼拜。反正我与要塞只能偶而互通联系，无论我在什么

① （法语）听其自然了。——译者

② 公元945—972年的基辅大公。——译者

地方，对它们来说岂不一样。我说这些的目的在于：我的来年讨伐规划若蒙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予以注意，他可能会愿意召我面询有关细节。到那时，也许创口能够愈合，当然也只能是短时间
75 的封合，因为这已经拖延十个月之久了。我急切地等候从你那里能够传来拉也夫斯基休假，以及他的职位另任他人的消息。我这里没有轮船，非常闭塞，简直什么消息也无从得知。尽管与军团司令部打交道令人十分不快，但是为了例行公事，从 10 月到来年 5 月，我必须与梯弗里斯直接联系，因为沿岸防线司令部对我说来几乎是咫尺天涯，远得象美利坚合众国，尤其在冬天以及当我没有轮船，也没有航行用煤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苏胡姆-卡列要塞，9 月 10 日。“拉也夫斯基到这里已经三天，看来，这是最后一次巡视。我早就猜测到你们要商谈沿岸防线的情况，这点你由我的前封信里可以看出。但是，从我这方面说来，我已经作到了一切，该说该写的也早已对所有的人都说完写完。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看法来理解事物，而我却要重复一遍：以后，我可不再负责任了。我的报告已经呈交拉也夫斯基，以后我要把抄件寄往梯弗里斯，只因为你曾提及此事，除此而外，别无他望。感谢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和你的深情厚意，打算在必要时从第十一和第十二营抽调几个连队来协助我。然而，这也于事无补，因为在我呈上求援报告之后，增援部队最快也得一个月后才能赶到邦博雷来；而我们在这儿拚命支撑也熬不过两个礼拜（从发生情况和开始进犯算起），这就是说，那时节我们或者守住阿布哈兹，或者丢掉它。如果每逢契尔克斯人在阿布哈兹边界上集结时，我们都要索求这些连队，那末这种事早就应作过几次了，目前的情况尤其如此：现在有一大帮契尔克斯人，由哈吉-别尔捷克的侄子率领，业已闯入我们的山区，幸好，他们绕过了阿布哈兹，掠袭了策别耳达的羊群，夺去了两千只羊，目前正与追踪而至的策别耳达人

激战。

“以前我曾向你提到过给科策布的信，在那封信里，我谈到了个人的最终打算。虽然经他复信之后，我本应立即呈请辞职，但是来年的讨伐规划却令我极为关切，所以我仍旧等待你或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的消息，看我的规划是否合适，是否可以付诸实施。如果规划不宜实施，那末拖延时间对我没有任何好处，我便立刻按规定寄出辞呈，以便梯弗里斯能在法定时间内收到。若是沿岸防线事务不容我去梯弗里斯，那末最好能让菲利普桑去一趟。当然，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应该亲自和他谈谈；但谈话不必涉及目前沿岸防线的治理情况，谈谈这里在明年应采取什么行动即可。如果上帝乐于挽救我们在这里的荣誉，那末我的规划就会被采纳。纵然如此，我还需补充一点：建议让菲利普桑代理由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亲自统率的队伍的参谋长。请代我向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表示敬意，并转告他：直到我逗留此间的最后一分钟，我也要竭尽全力和生平所能来料理一切。倘若除了科兹洛夫斯基以外，别无他人可以接替我的职位，那末第二分区该有多么不幸啊！我无权任命自己的继任者，但我有义务提出警告，以免他们甫出龙潭又入虎穴。”

苏胡姆-卡列要塞，9月12日。“我认为没有必要把呈给拉也夫斯基的报告抄件寄往梯弗里斯，我这里文书很少，况且这样作毫无益处，也无可指望。我的请求和呈文被一一回绝，使我蒙受了极大屈辱。他们可以不相信，而我也不想去说服那些在梯弗里斯敢于担保一切的人。我遗憾的只是：对一切负责的是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而不是科策布。让那个敢于担保一切的人来负责，岂不更为合适。天可怜见，只要能熬过这个冬天，到别的地方，我们也能找碗饭糊口。在高加索，怀着满腔忠忱服役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对那种轻诺寡信、不肯实干之徒抱卑视态度的人，更难以容

身。让科兹洛夫斯基之流来服役吧！这流人物只会用漂亮言词敷衍搪塞，而实际上却使得策别耳达地区没有营房可住。据我所知，10月15日以前营房还来不及建起。真倒霉，我的手臂不允许我到那儿去。A propos de（顺便谈谈）手臂的情况，我在这儿请了一位著名的亚洲医生。他给我治了将近十天，越治越坏。情况很不妙，赶紧把老太太留下的三种药膏都给我寄来，白药膏要格外多寄些来。我以后要自己治，我们的大夫先生们对我的手臂简直无能为力。我要用这些药膏支撑到退伍，到那时再认真地治一治。请转告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目前的伤势简直使我不能服役，au risque de perdre le bras（我担心会失去一只手）；说实在的，也犯不上冒此风险。明天我乘轮船到邦博雷去，而下礼拜我就乘亚
77 速海的小船到各要塞去视察每个营。轮船根本没有，连我出巡用的帆船将军都不肯给，虽然我们是朋友。我们的上司建立的与水手们和契尔克斯人的和睦关系，在各方面都遭到破坏。长久以来菲利普桑给我的印象就很好，他确是一位一丝不苟、品德高尚、热心为公的人。他完全不同意拉也夫斯基的见解。我与菲利普桑对沿岸防线的看法完全一致，只是有一点差别，那就是他比我更加了解沿岸防线。不管拉也夫斯基怎样与梯弗里斯争辩不休，吵作一团，他们的方法却总是同出一辙，也许言词各异，但实质并无两样，他们的区别只不过是拉也夫斯基除了轮船和其他船舶以外，尚能应人所请，尚能信赖他人，而梯弗里斯却是如此聪明，对一切都一清二楚，对什么也不肯相信，发布的只是一些空洞无物的指令，实际上却只会装腔作势。”

邦博雷要塞，9月19日。“你通知我说，有一份陆军大臣的命令，指示黑海沿岸防线第二分区司令从10月到来年4月这段期间，在公务方面可以直接与军团司令先生或军团司令部联系。请尽快把这项命令寄给我，这儿至今尚未收到。”

在这封信之后，几乎整整过了一个月，E.A.戈洛文于10月17日向A.И.车尔尼雪夫伯爵①提出一份报告，从该报告里可以得知穆拉维约夫的活动情况："据黑海沿岸防线第二分区司令穆拉维约夫上校给我的报告中称，9月末，乌贝希人勾结其他山民，麕集于索契地区，人数约达七千，由著名的哈吉-别尔捷克率领，图谋侵袭阿布哈兹，窃夺我方设于该地的某一要塞；中途停在粲德里朴什河岸，企图捣毁忠于我们的参别耶夫王爷的府邸。与此同时，策别耳达地区骚乱亦有东山再起之势。上策别耳达居民乘乌贝希 78
人入侵阿布哈兹之机，蠢蠢欲动，企图武装反抗政府，意欲由另一方面入侵阿布哈兹。契尔克斯人进军迟缓；策别耳达人不敢于乌贝希人入侵之前抗拒政府，因而举棋未定，凡此种种均使第二分区司令穆拉维约夫上校有时间和可能整顿属其指挥的微薄兵力，迎击敌人。他分拨足够的守卫部队驻守策别耳达，从该地抽调米格列尔人狙击兵团的两个连，使之与黑海防线第九营的两个连合并，在邦博雷组成一个营，配备四门大炮，开往勃孜比河。他勒令萨木尔扎坎区募集一千名左右民军，派赴阿布哈兹。可能，穆拉维约夫为保卫阿布哈兹而采取种种措施的消息，使契尔克斯人感到成功无望，因而放弃了犯境之阴谋企图。穆拉维约夫上校禀称，该匪帮业已作鸟兽散，弃粲德里朴什而遁回巢穴。"②

10月22日，穆拉维约夫从邦博雷要塞寄给弟弟一封信，他在信中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他写道："你来信说，我制订的讨伐治格特人和乌贝希人的计划已遭梯弗里斯批驳，可是你在信中除了提到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为阿布哈兹的气候担心以外，只字未提他们批驳的理由何在。既然梯弗里斯对此有异一

① 陆军大臣。

② 《高加索古文献研究委员会古文献汇编》，第9卷，第449—459页，梯弗里斯，1884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心

种看法，似乎认为征服乌贝希人的军事行动只在于捣毁那瓦金炮台附近的几个村落，那么我怀疑我的解说会起到什么作用，然而，至少我的解说应该被采纳进去。可是，他们的计划却是仅仅使用登陆部队作战！

“主力部队与各地的大批民军应穿过阿布哈兹和加格勒进军，只此一举，就足以使治格特人向我们俯首贴耳。与此同时，我认为几乎有必要分兵一支，派一支精兵，经山路越朴斯胡直扑阿赫契朴索乌，这样做极利于收服朴斯胡人，亦可使阿赫契朴索乌归顺。那时，乌贝希人在我们的后方将找不到任何支援，而我们无论从山顶，也无论从海滨，都能够威胁他们。征服治格特人和阿赫契朴索乌人，修筑由加格勒到姆德孜姆塔河的车行道和穿过朴斯胡与阿赫契朴索乌的马行道，这些全是相当重要的军事行动，为此也值得远征一次。今后事态发展会证明，在完成这些之后，在直接征服乌
79 贝希人方面，我们还可能而且也来得及做些事情。但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认为，只要捣毁几个距海十五—二十俄里的、甚至三十俄里的山村，就能迫使他们屈服，或者竟算作对他们所作出的应有惩罚了。我们一定要把大批骑兵和大批民军开到他们的土地上。我们拥有足够的装备和物资，不但能轻而易举地通过他们的地区，而且还能在距海岸五十至六十俄里的地方屯驻，需要屯驻多长时间，就屯驻多长时间。

“加格勒的工程和道路的修筑，会占去4月、5月和6月的一部分。向姆德孜姆塔河上游和下游的进军活动，包括敷设道路在内，若只占去7月和8月，那么我们还不会错过利用整个9月和10月的一部分时间来征伐乌贝希人的时机。至少，这次远征不会往返徒劳。当然，这种形式的讨伐在这一带还是首次，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望奏效，因为从前历次讨伐，甚至包括韦利亚敏诺夫的讨伐，都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这次远征完全值得叶甫盖尼·亚历

山大罗维奇亲自出马指挥，不过，他完全有必要让阿布哈兹王和菲利普桑在他的麾下担任仅次于他的重要角色。前者可任民军的总司令，后者可任参谋长。我敢担保，若这样安排，那就会胜利在握！在这种情况下，你谈到我时，竟然忘却了我需要用矿水治疗的事情。以前你看到我用左手签名，曾大为惊骇，那是多余的，因为右臂的肿胀和剧痛使我有几天不敢动转它；如今你也不要过分高兴，以为我能够用右手写得如此之多，如此之好，要知道这仍然不过是暂时现象。创口临时封合已是第五次了，但碎骨情况依然如故，好象有什么不可知的东西在噬啮它，右臂的隐痛虽尚堪忍耐，但是等到这里的一切俱已化险为夷，困难的时刻已成过去，只待大功告成之时，我会自然而然地想赴矿泉治疗。不过，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俯首听命，我会忍受秋、冬以及早春的一切艰难困苦。但是，我最迟要在3月初离开此地，以便4月里到达彼得堡，5月初启程出国。我需要经过整个疗程的矿水治疗，我出国不是为了寻欢作乐。我之所以请假一年，是因为冬天不宜离开矿泉返国。你知道，我本来打算请求彻底退伍，但是迄今我也未得到委员会允许我享受抚恤的通知，况且我的经济情况又是如此拮据，假如不按我的职位发给全薪，我就无法出国。过去八个月我几乎完全没有领到薪俸，因 80
为按格鲁吉亚的薪俸等级，我的薪俸应从7月16日算到9月1日，此外，梯弗里斯还扣除了八百零五个卢布抵偿债务（这很公平，我非常高兴），而在这里军饷是按军衔发放的。科贝列次基还未寄膳费来，我在这里又得高筑债台了。我们的薪俸是在这里用血汗换来的，可是一再拖延发放，最后四个月的薪俸，恐怕到明年2月也未必能领到！即使领到，这笔钱也只够偿还这里的债务。没有津贴，也没有年薪，仅此两项就占我收入的八百卢布银币。我希望以后能得到这两笔款项。假如退伍，我连离开此地的费用都没有。如果休假，至少还能领到往返的旅费，这于我不无小补。到国外

去，一年的全薪与在这里的一样，也是八千五百卢布纸币。这笔钱是够用了，因为在国外的开销自然要比这里少些。

“至于谈到来年的讨伐，我离开之后只能对己不利，决不会贻害他人。今后此地会有许多校官，在对付山民方面经验要比我丰富得多。尤其是菲利普桑若能权代参谋长之职，而感恩戴德的阿布哈兹王若能统领全部民军，那末一切都会好的。

“3月间，军队就应开到这里；科兹洛夫斯基毕竟还熟悉本区和各种情况；若是我休假获准，而那时还没有物色好相当人选，那末不妨先把第三分区① 交给他临时管理。如果科兹洛夫斯基还能差强人意，那末就提拔他为上校，也可以正式任命他。至于科兹洛夫斯基本人，他可以领到三千卢布的膳费，因此，纵然没有皇上的任命，长期在此服役，也不会感到什么委屈。遇机会，你可以把此信的全部内容转告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亚历山大弟弟最近的一封来信打消了我退伍的念头。我看出我们必须得有差事，因此，国外归来之后，我要在彼得堡谋求个什么职位。但是在此地供职却是决不可能的，我这样说完全有根据。以我的军衔而论，我在俄国的任何地方也找不到一个在地位和薪俸等方面可与目前职位相伦比的差事，因此，我似乎应该珍惜目前
81 的职位。但是，置身于锤砧之间②，既无重兵，又无实权，空担重责，这是绝对不行的。我甚至情愿与奥彼尔曼③ 或者与谢列勃里亚科夫④易地而处。第三分区有双重上司，它不是永远受愚弄，就要永远作牺牲品。我既不愿受愚弄，也不愿当牺牲品。”

苏胡姆-卡列要塞，11 月 2 日。“上月 21 日拉也夫斯基来到

① 1840 年 9 月 11 日车尔尼雪夫伯爵指令把当时的第二分区更名为第三分区。

② 意为两头受气。——译者

③ 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奥彼尔曼——少将，黑海沿岸防线第二分区司令。

④ 拉扎尔·马尔科维奇·谢列勃里亚科夫——海军少将，黑海沿岸防线第一分区司令。

了苏胡姆。在写完22日寄给你的那封信后，我才在邦博雷听到了这个消息，当即驰马而来。我们——拉也夫斯基和我——都在等乘'布加斯'号巡航船来这里的四百二十人和梯弗里斯答应给我的许可。趁拉也夫斯基在这里，我向他呈递了一份出国休假一年的申请书，他令由此地派出的专使把申请书送交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他劝我说，如果他能返任原职的话(这十分可能)，那末我最好也能回来。这点，我不能应诺，因为第三分区司令的职位，在各方面来讲都是令人难耐的。我请求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至少要相信这种说法，若是当面，我可以给他解释清楚：这究竟为什么！我的休假能否获得迅速、圆满的批准，这就全靠他了。只要能把呈文立即转到彼得堡，那末我相信12月里就会有命令，1月间我就会接到它。如果到那时能派来第三分区司令或者临时指挥官，那末2月初我就可动身了。这使我有可能乘雪橇穿过俄国，于出国之前在彼得堡逗留两三个月。你知道，这对料理我们的家业是何等必要，为此，你必须尽力奔走，以便能如愿以偿。当然，我给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写信，只能说我须要在5月初由彼得堡启程。给他的信上，我只是说治疗臂伤，当然，这也的确是我请假的首要理由。但此外尚有上百条理由迫使我请假一年出国就医，而不是请假四个月到高加索矿泉去疗养。梯弗里斯方面用不着惋惜我，他们不会再有另一个这样不安职守的分区司令，摆脱我 82
是他们称心如意的好事。不过，我相信，由于过去的交情，任何人，甚至包括科策布，都不会在我离职的问题上故意刁难。万一我的申请书和拉也夫斯基为此而递的呈文遭到留难，那末你务必恳请巴维尔·叶夫斯塔菲耶维奇[1]立即通知我，以便我能来得及在1月1日之前申请退伍。科兹洛夫斯基从策别耳达回来，将在邦博雷停留到12月中旬。如果我获准休假，同时任命他代行我的职权，

① 即科策布。

那末只要你通知我，我便把他留在这里，一直到来年2月。就目前边区事态以及没有轮船等情况看来，这里十分需要他，因为我搭帆船巡视各个要塞，总得化费三四个礼拜，这段期间需要有个人留在阿布哈兹处理日常事务。梯弗里斯拒绝给我派一名助手。为了防备万一，让他们命令科兹洛夫斯基留在这里，以便在我因公外出时，他能暂时代理我的职务。我重复一遍：这无须国库额外开支，因为科兹洛夫斯基有其自己的一份膳费。我的休假一旦获准，也可以免去许多麻烦，立即命令他接替职务；若是提升他为上校，那就可以呈请正式任命了。按照规定，在一年休假期间，除非万不得已，是不会正式任命他人代替我的职位的。只有在无限期休假的情况下，才需要这样作。所以我满可以带着我的头衔离开此地，这对我是十分有利的。”

邦博雷要塞，11月7日。“近几天来，我一直在等科兹洛夫斯基到来，以便能动身到各要塞巡视，因为在当前的季节，乘坐亚速海小船出巡，在一个据点里能呆两个礼拜，甚至更长时间。我盼望在归来之前能从你那儿接到有关我的休假和其他一些事情的消息。我这里，除去巴枯宁① 去你处途经此地以外，别无新闻可告。巴枯宁已于昨晨离此去苏胡姆，由那里转海路赴烈杜特-卡列，最后将达梯弗里斯。他视察了我管辖的所有要塞，甚为戈洛文、那瓦金和圣灵等三个要塞担心，尤其是圣灵要塞，因为那里的守卫部队
83 人数太少。他对加格勒要塞寄予的希望较大，而我却相反，对它更为担心。根据各方面的消息，一个月之后，或者再晚一些，到隆冬时节，契尔克斯人准备攻打我们的要塞。轮船，不仅不会拨给我，甚至连拉也夫斯基本人也不会有：三艘报废，仅余的一艘留在尼古

① 伊万·莫迭斯托维奇·巴枯宁——炮兵少将，在炮兵总监麾下供职，他奉命来通知外高加索地区各要塞处于戒备状态，并视察高加索与格鲁吉亚等区的炮兵守卫部队。

拉耶夫供奥尔洛夫先生① 专用。沿岸防线在冬天可真够妙的！

根据各方面消息和揣测，拉也夫斯基根本不打算放弃自己的职位，只不过是要到彼得堡住二十八天。拉也夫斯基和阿布哈兹王再三劝我不要放弃自己的职位。对后者，我甚至沒有讲请假一年的事。朴斯胡人、治格特人和阿布哈兹人都对我最有好感。我承认，在其他情况下，这一切会使我的打算动摇。可是，我们的上司竟然如此，到处一片混乱，令人无法再呆在此地。不过，无论如何，假使不任命固定的人来接替我的职务，那末在下面三个条件具备时，我或许还会回来：第一、臂伤已完全治愈；第二、第三分区将只受单一的上司管辖；第三、拨一艘轮船供我调遣，或者加强与那瓦金炮台的陆路交通联系。至于预定来年的讨伐，我预料将一事无成，因为地方的情报无人相信；人人高高在上自作聪明；发号施令者又比比皆是。需要增进健康时，我就把功名心搁置一旁。凭良心说，我处在目前的境况，竟仍在这里呆了九个月，对皇上恩赐的官衔来说，我是当之无愧的。感谢乌贝希人，竟把进攻安排在冬天。最迟，我在2月前便可脱身，即使在危急时刻离开此地，我也是问心无愧的。不过，正如我写给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的报告里所提及的那样，我建议采取措施，在3月份调部队来这里，否则危机永远不会解除。科策布很了解这一点，我不过是多此一举罢了！”

苏胡姆-卡列要塞，12月6日。“拉也夫斯基将军终于把田巾团的三个连调拨给我，命我去讨伐达耳。但很遗憾，我不得不调派两个米格列尔连，搭乘运载田巾团士兵来此的巡航战船前往圣灵 84
要塞。因此这两个连便不能参加讨伐。三个田巾连计有五百五十人，我将四百五十名边防军与之合并，组成一支一千人的步兵队

① 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奥尔洛夫——少将，隶属高加索独立军团的顿河哥萨克兵团统领。

伍。我再由各地抽调一千五百名萨木尔扎坎和阿布哈兹民军。我估计，巡航战船从土阿普谢来此不会迟延，因而我此次进军最迟不过15日即可开始，本月25日便可结束。愿上帝保祐，此行可马到成功，同时我在沿岸防线的生涯亦可光采地结束。”

邦博雷要塞，12月11日。“从各方面来看，我巡视各要塞之行尚称顺利，只是在苏胡姆曾化费了两昼夜时间修理轮船锅炉。你大概还记得（虽然梯弗里斯总是健忘），乌贝希人在各个据点集结，威胁我们。在我到来之前，他们便已经聚集在索奇塔楼附近，企图进犯圣灵要塞或那瓦金要塞；与此同时，有一股歹徒从北艾勃格，沿加格勒狭谷流窜下来，竟敢到塔楼前骚扰。他们在山里流窜了两天，想劫夺牲畜。毫无疑问，敌人无论在哪里，也无论在哪件事情上都不会得逞。可是居然还发生了更妙的事情：乌贝希人在集结过程中发生了激烈的内讧，其结果是某一个名叫阿姆古阿·别尔捷克的人被杀害。该人是苏博申很有声望的人士之一，人们怀疑哈吉-别尔捷克本人也与凶杀有牵连，因此，内讧不仅在乌贝希人之间，而且在别尔捷克一族内也蔓延开来。好啊！这些英雄好汉，让他们自相残杀吧！这使我得以有些时间来治治我的脆弱的身体，因为一会儿害寒热病，一会儿闹牙疼，一会儿又感冒发烧，疾病缠绵不断。关于安烈朴，没有任何音讯，总的说来，刻赤一直没有消息传来。不过，我并不稀罕这些消息，也不需要安烈朴来视察，他的视察会使我不愉快的，因为我怀疑他神经不正常①。

85 发信之后，我再次开始海上奔波，但这次却未敢旷日持久，因

① 安烈朴将军在接受任命来沿岸防线之前，曾任扎罗别洛坎地区和列兹金防线的司令。在那里，他不满足于只是保卫格鲁吉亚免遭列兹金人的侵袭，而且意欲不动用武力，仅凭三寸不烂之舌来使敌对的村社驯服。这种说法传得整个地区皆知。于是，有一位老人，大约是当地土著中的重要人物，来访他，想与他谈一谈，了解一下他意欲何为。“我想把你们造就成真正的人，使你们信仰上帝，不再过豺狼般的生活。”“那么说，你是想让我们成为基督教徒？”“不，你们仍旧当穆罕默德的教徒好了，但不仅仅

为苏胡姆的存煤只敷我一次全程返往之用。这就是德国式的慷客所造成的后果，轮船拨来了，可是煤却不肯发给。愿上帝保祐他们吧！我只求能快些与他们分道扬镳。你大概会记得公爵索兹隆·阿里德别耶夫少尉吧？他在前几天死去了！这对我们的治格特事业来说，确是很大损失。总的说来，我对治格特人还是满意的，对他们从不吝惜金钱和礼品。似乎他们已经忘却了此地的驻军以及由此引起的种种恶劣后果。他们一如既往，把我看作他们的保护人，常到我这里来。”

穆拉维约夫在前信中提到的讨伐达耳的远征，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竟然一举成功。E·A·戈洛文曾就此次讨伐向车尔尼雪夫伯爵提出一份报告，内称：“嗜战成性的乌贝希人屡屡犯境，威胁阿布哈兹。为策别耳达安全计，亦复为阿布哈兹本土安全计，亟须平剿达耳。若对达耳不予严惩，将为其他山民部落开一恶劣先例。我下令向彼处进军，严惩多次毁约背誓、不顾信义之徒，令其彻底驯服。

“去年12月24日，集结之部队由苏胡姆-卡列要塞出发。该部队由田巾步兵团第四营三个连与黑海边防营三个连组成，携独角兽山炮与臼炮各二门。指令出征之阿布哈兹、萨木尔扎坎和策别耳达等处民军，应于策别耳达境内与部队会师。军队由黑海沿岸防线第三分区代司令穆拉维约夫上校统率。此役大获全胜。两星期内，达耳已告平息，居民屠戮一空，荡然无存。我方阵亡者十人，负伤者二十人，其中俄罗斯士兵仅六名。

“就我而言，除对全军将士之忠忱与英勇深表嘉奖外，尚有责

---

名义上如此，而且要履行你们的宗教教义。”经过一番相当长时间的交谈，最后，那位山民站起来，心平气和地说：“算了，将军，你是个疯子，和你是谈不出什么名堂的。”幸而山民们相信了这一点，安烈朴和他的所有随从才幸免于难，因为山民同其他野蛮人一样，按照其宗教信仰，对疯子是不加伤害的。安烈朴及其随从安然归来，当然，也一无所获。（《俄罗斯档案》，1884年。第1卷，第200—201页。）

86 向大人呈报：此次艰苦卓绝之远征竟获全胜，实应归功于穆拉维约夫上校之明智果敢的指挥。该上校于此役中，以及奉钦命临时治理黑海沿岸防线第三分区过程中的所作所为，证实了我对他的一贯好评。该上校在军事上以及治理所委分区等方面，均有真才实学。我谨将此事荣幸呈报大人，并请转奏皇帝陛下。我斗胆将穆拉维约夫上校所树功勋奏明皇上，恭请御览。"①

① 《高加索古文献研究委员会古文献汇编》，第9卷，第497—498页，梯弗里斯，1884年。

# 第十一章　1841年



穆拉维约夫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的信　山民的蠢动　安烈朴向 A. И. 车尔尼雪夫伯爵报告穆拉维约夫讨伐乌贝希人的始末　穆拉维约夫给弟弟的信

1841 年是穆拉维约夫在高加索服军役最积极的一年。但是，这一年他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写的一些信里，对他的困难处境谈得并不比过去少，因为，他遭到了上司更多的压制。引起这种压制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对穆拉维约夫功绩的妒嫉，或者说，是担心别人对他的荣誉会赞不绝口，因为，这种荣誉是其他人所梦寐以求的。穆拉维约夫于 1 月 18 日从邦博雷发出的信中写道："今天，拉乌尼次[1]大概已到达梯弗里斯，并且带去了我申请留在这里的报告。我如此仓促地作出了决定，现在只有懊悔而已，因为，在公务上梯弗里斯一味欺负我，连建设加格勒和其他事务所需的军队都不拨给。无可奈何，只好忍耐到秋天，然后申请解甲归田。这一着更可靠，也更简单。要是我这一次就这么办，那就可能免受种种阻挠刁难，也就能避开任何甜言蜜语也难以使我摆脱的一切烦恼。日内我就要乘轻快巡航战船'阿拉贡人'号到目前可能遭到进犯的各要塞去，我不知道是否能很快回来，但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照常给我写信。

"我不知道，夏天我要做什么事情，要是再不拨给经费修建加 88
格勒和敷设策别耳达的道路，以及在达耳建立村落，我就称病到刻

① 拉乌尼次——禁卫军上尉，戈洛文的副官，曾任托里伯爵的副官。

赤或者费奥多西亚去，9月份呈请退伍。

“安烈朴的任命，看来对我沒有丝毫好处，梯弗里斯的欢乐也好，3月20日你们的出征也好，都与我无关。我在达耳时精神很好，因此，当接到关于我请假的答复时，我只是沉思了一下，并沒有沮丧，回到邦博雷办起公事时，我却不知所措了。为了排除郁闷，我倒希望哈吉-别尔捷克能给我来点儿什么消遣。你们到各处去旅行野餐，这时候我却在达耳峡谷漫步。看来，同样都是服役，处境却有霄壤之别。他们不仅不重视我，而且，一有机会就……，他们对任何呈文都不加理睬，对任何计划都不给予批准。令人不由地会同意起拉也夫斯基对梯弗里斯的看法来。我只请求你设法让他们尽快任命拉乌尼次到我这儿来当助手，那时候，如果在加格勒和其他地方沒有施工任务，我就能自由自在地过夏了。真奇怪！梯弗里斯是把乌贝希人完全忘记了，还是认为他们今年冬天全都死绝了，或者将会统统冻死呢？！阿布哈兹王把当你面说的话对我又重复了一遍，如果明年春天不采取重大措施对付乌贝希人，后果将是严重的。

“此外，阿布哈兹王感到非常委屈，夏季讨伐之后，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竟然沒有向他表示谢意，因为，他在这次讨伐中参加了指挥，你要把这件事报告上去，现在还来得及弥补，要感谢他参加了策别耳达的讨伐，同时，还要感谢他派遣所辖民军协助讨伐达耳（战果是辉煌的）。我不明白，是谁在梯弗里斯如此极力地和我们这里所有的人，其中也包括阿布哈兹王作对。部队和民军的不辞辛苦，竭诚努力，英勇顽强，尤其是讨伐达耳的空前胜利，促使我，并给我以权利，对很多人，特别对民军呈请给予嘉奖。这一点，请警告有关人士，告诉他们，我就是靠着民军支撑局面的，如果我的呈文得不到批准，那末我就不能为他们担保了。许多优秀的王公贵族在萨木尔扎坎有的阵亡，有的负伤，对我说来，谁也不能代

替扎左玛·莫尔加尼亚。他身负致命重伤，向我和拉乌尼次诀别时说：‘埃斯别霍[1]真是个卑鄙家伙！’这就是这位将军从最勇敢和 89
最忠实于我们的土著那儿所赢得的声誉。我对扎左玛·莫尔加尼亚寄托过很大希望，他的阵亡使我很难过。他弟弟波赫瓦拉·莫尔加尼亚的外衣有许多地方都被子弹射穿了，也许，他的进取精神不亚于他兄长。这样的人正是我所需要的。应该奖励他们，不应吝惜，否则就用正规军来代替他们。”

邦博雷要塞，1月23日。“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动身到要塞去，但轻快巡航战船已准备停当，再过几小时我们就要扬帆航行了。首先，告诉参谋长，昨天我得到消息说，波司普金中校[2]没有死，他已恢复了健康，所以，从山民那儿得来的消息是不确实的，同时我还得到情报说，乌贝希人正在集结大批人马，企图进犯戈洛文要塞或者那瓦金要塞；关于这个情报过几天我要在当地核实一下。那瓦金要塞剁落倒塌的地方已修复，我得亲自去看看，是否坚固！

“我现在的处境非常困难，我这儿今年要做些什么事情，能得到多少经费，都不知道，谁也不给透漏点风声。我本该根据这些情况来安排我的军事行动和日常工作。运气好的话，在我回来以前也许能从梯弗里斯得到些情报。如果达耳的局势棘手，今年再不给这儿调四个营来，我贪求功名的打算也只好作罢。愿上帝保祐他们吧！但这是不可能的，根本不可能的啊！活动范围如此广阔，而对我的信任却不够，经费也很少，一旦有人陷害我，我便会一筹莫展。我不明白，为什么至今还不把年薪以外的钱寄给我，也不发给负伤津贴；请你向司令部打听一下，然后告诉我。科策布对我依然沉默如故，这简直无耻已极。我们炮队的马匹全都生了疥疮，一旦要行军就糟了。最迟也必须在3月底从格鲁吉亚调遣四个营，带一连

① 雅基姆·米海洛维奇·埃斯别霍——少将，伊美列提亚司令。
② 黑海边防第六营营长。

炮队和载重的马到这里来。”

邦博雷要塞，1月27日。“我分区内部的事情进展十分顺利。
90 我原先打算今天乘轮船同科库姆一起去视察各要塞，把要去彼得堡的治格特人召集起来，但昨天接到奥彼尔曼① 伯爵的信说，韦耳米诺夫和拉扎烈夫两要塞到明天（28日）就断粮了，因此，在苏胡姆用区舰队的船只装载了三百俄石② 面粉和米，但是，帆船不能这么快就赶到那里。为了满足急需，我今天就用轮船运去一百俄石粮食，上帝若是保祐，这些粮食明天就能运到这两个要塞。可是，我在苏胡姆的煤已经用光了，派往诺沃罗西斯克运煤的一艘运输船，在巴腊那边的碇泊场撞碎了，因此，我只好在上述要塞卸下粮食后到格连治克去，否则，沒有煤我就会在巡视途中停下来。

“我很奇怪，沿岸防线司令部究竟是怎么搞的，现在已经有四个要塞急需增援过冬的粮食和急需的物资。我的两个要塞还算及时得到了供应，如果明天有风浪，那就不知道是否来得及增援第二分区的两个要塞。苏胡姆若是沒有煤，这罪行也非同小可，幸好乌贝希人还算安分守己，勿须采取特别措施调动部队来对付他们。近日来我接见了许多乌贝希人，最早来访的是克廉都克·别尔捷克，我向他赠送了大批礼物，还以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名义给他佩带了一枚金质奖章。这种礼遇使他很高兴，我请他通知哈吉-别尔捷克，说我即将动身赴彼得堡，在那里将要荣幸地同皇帝谈话。我希望在行前能同这位老人见一面，以便向皇帝确切地谈谈他的情况。克廉都克能下决心前来邦博雷见我，这已经是立了一大功，如果在我离职的整个期间，他能恪守诺言，劝乌贝希人不纠合起来侵犯各要塞，那么他就立下更大的功劳。可是，他证实说，如果五天以前不从索契派来骑兵，那么乌贝希人是会归顺的。

① 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奥彼尔曼——少将，黑海沿岸防线第二分区司令。

② 俄国旧容量单位，装散体时8俄石等于209.91公升。——译者

其他许多人也都这么说，其中也包括帕塔·契兹纳。至于说现在还要调动大批兵力使乌贝希人恢复到过去部队镇守索契时的那种状态，让我们等着瞧吧！我常常叹惜自己既无势又无财，不能按我自己的方针行动。看来，高加索命该如此。”

2月15日。“我正忙于对付我的邻居，他们已翻山越岭窜向阿 91
布哈兹和策别耳达。我昨天才接到一份这两处告急的情报，但还不很确实，因此，我只把军队在苏胡姆附近作了某些调动和部署。我没有从这儿调兵，免得扑空，但是，我准备向加格勒进军。

“拉也夫斯基已呈请提升我的军衔，虽然，我劝他不要这样作，不过恩典是没有范例可循的。他们也可能提升我，但无论如何，今年年末我一定想什么办法从此地一走了之。这个职位从各方面来看对我都是极为有害的，所以，只要不留在这儿，我准备到任何地方去。我不知道，再请假是否合适，不过若请假，当然也是今年秋天的事。”

我们在此处暂时中断一下穆拉维约夫的信，来谈谈H. H. 拉也夫斯基退休，以及任命安烈朴接替他的职务等事情。早在1841年1月，拉也夫斯基就因健康情况不佳，向陆军大臣呈递过一份报告，请求解除他现任职务，把他编入骑兵队去。Г. И. 菲利普桑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自然，在这份报告里谈到了高加索的局势，特别是沿岸防线的情况。他说高加索象一辆由三种不同的辕具拉着，朝三个不同方向驰去的战车：‘谁走运，谁就得势’。”3月份，皇帝下令解除他的职务，任命安烈朴少将接替他的职位。Г. И. 菲利普桑继续写道：“我问拉也夫斯基，他是否认识安烈朴？‘怎么能不认识呢，我们一起在季比奇手下当过副官。’‘Quelle espèce d'homme est-ce?’ ‘Mon cher ami, c'est un mouton qui rêve.’①”②

① （法语）‘他为人怎么样？’‘我亲爱的朋友！他是个空想家。’

② 《俄罗斯档案》，1883年，第354页。

现在，让我们再来引用穆拉维约夫给他弟弟的信。“我的苏胡姆和策别耳达从本月 13 日便告急，”2 月 20 日穆拉维约夫写道：“直到如今依然如此。这完全是一场虚惊，可我又无法使他们平静下来。这是德米特里·舍尔瓦施捷王开的头，现在人们互相恐吓说契尔克斯人要进犯，阿布哈兹地区吓唬策别耳达，而策别耳达吓唬阿布哈兹地区，连我们的地方当局也火上加油，可是，契尔克斯人早就
92 在抢劫阿布哈兹的一个村子之后，翻山越岭回老巢去了。我若不是因为这里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尤其正值向皮聪大和加格勒进军之际，我就亲自去消除苏胡姆和策别耳达的那种无谓的恐惧了，可是我简直无法抽身，只好在公文上对他们严加申斥。这种惶恐情绪对我向加格勒进军也有所影响，不过，到如今一切还平安无事。我要去听听阿兹列尔王公们的见解，他们对我能够披肝沥胆，开诚相见。他们中的一个最有声望的人物现在正在这里。我感谢从梯弗里斯给我寄来了礼物。现在为了表示友谊就有东西来款待他们了。我得知，契尔克斯人在准备大炮，专门攻打戈洛文要塞。这个要塞按沿岸防线新的划分已划归奥彼尔曼管辖，如果他最后还不来，那末，那里一旦开火，我还得到那里去。”

邦博雷要塞，2 月 24 日。“无论他们怎样从四面八方对我施加压力，我依然凭良心不遗余力地干我的事情。明天我又要乘亚速海的汽艇到各要塞去。乌贝希人正气势汹汹地同来自阿纳帕的邻居纠集起来。走着瞧吧，看究竟鹿死谁手。下月便可见分晓。”

1841 年初穆拉维约夫的处境的确极为紧张：阿吉赫部落中最勇敢、最富有进取精神的乌贝希人严重地危胁着他的各个要塞，他不得不辛勤奔波，时刻戒备。Г. И. 菲利普桑写道：“山民中的骚乱波及整个防线，看来，这种蠢动都出自同一根源。乌贝希人侵入了阿布哈兹，但只来得及焚毁几个小山村。他们分两路，从加格勒要塞附近越过了林木丛生的若阿捷赫河峡谷。通往渡口的路是很难

走的，只有一处可以通行，而要塞大炮又轰击不到；守卫部队的实力很弱，尽管渡口离要塞还不到两俄里远，他们也无力出击这股约一千人的歹徒。

“春季，各要塞守卫部队的实力都很弱。在炎夏和秋季有许多人患寒热病，但根据需要，在敌人进犯时，病号也能荷枪站在胸墙上。通常冬令时节，各种疾病更加猖獗，春天便会产生很不幸的后果。那时只能依靠健康的人，而健康人往往又很少。山民们在一 93
处得逞，便会招致如同 1840 年那样的后果，如果不是更坏的话。

“更为严重的是乌贝希人企图攻占戈洛文要塞。他们这一股大约有二千人，秘密地聚集在要塞东北方的一条山沟里。这条山沟和要塞之间横亘着一座山丘。山民知道，要塞大门白天经常是开着的。中午，二十个左右坐骑从山丘后面疾驰而出，绕过一座碉堡，沿海岸跃马扬鞭向大门扑去。真是机缘巧合，就在此前不久部队指挥官下令关上了大门。这帮流寇原想闯入要塞，制造混乱，而与此同时，他们的马队也大举进攻。可是，眼看不能得手，骑手们便纵马飞奔，驱使坐骑从堡前斜坡强行跃过下面满布锋利尖桩的濠沟。马当然跳不过去，纷纷被尖桩刺死，在这一瞬间，绝望的山民扑向崖壁，跳上了胸墙。这一切都发生在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刹那间，但守卫部队已作好了准备：流寇们在胸墙上全被刺刀刺死，徒步进攻的一伙也被击溃，我方毫无伤亡。他们对我们的仇恨已疯狂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种情绪也激起了这个地区其余不甚好斗的山民的复仇气焰。

“与此同时，策别耳达也发生了骚动。沙巴姆王和巴塔弗巴依·马尔沙尼王纠合了一批形形色色的败类，在策别耳达和阿布哈兹进行抢劫，而且那儿还有许多人同情他们。穆拉维约夫坚请在若阿捷赫河峡谷修建塔楼，保卫阿布哈兹，免遭乌贝希人进犯；坚决请求拨给他经费进军策别耳达和达耳平息骚乱。看来这是十

分必要的。根据这些情况，安烈朴就他在沿岸防线的见闻，以述评的形式，写了一份奏疏，申请准予在若阿捷赫峡谷修建塔楼（山民绕过加格勒，能从那里侵犯阿布哈兹）并以此结束今年在诺沃罗西斯克的施工任务。秋季炎热消退时，在圣灵要塞集合起队伍，取旱路穿过乌贝希人地区惩诫他们，消除乌贝希人用来煽惑其他山民
94 敌视我们的那种诱惑力。部队抵达那瓦金要塞后，应该在山上建筑一座控制范围更广的石头塔楼，使敌人无法再对这个要塞进行炮击。这件事十分重要，需要一支精锐部队来完成，这支部队打算用黑海舰队的船只运到圣灵要塞。

“皇帝不久就降旨准予修建塔楼，于是立即动手准备起来。两个黑海哥萨克团和田巾团第三营奉命由穆拉维约夫统率，在加格勒建筑塔楼。安烈朴授权穆拉维约夫，在必要时可将这些部队的部分兵力调往策别耳达。这些部队在5月初由轮船和军舰运到了加格勒。”①

在安烈朴将军呈给A. И. 车尔尼雪夫伯爵的报告②中，提到了穆拉维约夫在历次征伐中的活动：

5月30日。“昨日我接到第三分区司令穆拉维约夫上校的报告，他禀报了在乌贝希人和治格特人地区发生的事件。

“归顺的治格特王公们于5月20日告知穆拉维约夫上校说，有为数相当可观的乌贝希人，纠集在一起，逮捕了已归顺的阿乌勃拉-阿赫迈德王和祖拉勃-哈梅什王，此外，还逮捕了几名我在圣灵要塞时曾和我们谈判过的乌贝希人，其中有：哈吉-别尔捷克，他的侄子克廉都克和穆拉德，后者家居瓦尔达列山谷，在乌贝希族中以英勇善战著称。阿乌勃拉-阿赫迈德王和祖拉勃-哈梅什王被迫

① 《俄罗斯档案》，1884年，第203—205页。

② 《高加索古文献研究委员会古文献汇编》，第9卷，第505—506；第508—509页，梯弗里斯，1884年。

宣布背弃他们所立下的誓言，然后，才从监禁中释放出来。哈吉-别尔捷克被拘留的时间并不长，随后，他立即命令召集全体乌贝希人，向已归顺的治格特人进攻。

“所有这些消息立刻通知了穆拉维约夫上校，与此同时，归顺的弗利格特王公们则敦请协助他们解除威胁他们的危险。穆拉维约夫上校一方面看到他们真诚地愿意继续信守誓言，另一方面，他确信，如果拒绝协助，就会迫使他们效法阿乌勃拉-阿赫迈德王和 95
祖拉勃-哈梅什王的先例。于是，他把两个团的黑海哥萨克作为守卫部队留在加格勒继续施工，然后，立即从加格勒奔赴圣灵要塞。穆拉维约夫上校命令弗利格特王公们将全部落集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家园，他自己则于5月22日清晨5时，率领田巾团两个营，加格勒守卫部队的两个连，一小队工兵(二十五人)，以及第六与第七哥萨克步兵团的五十名侦察兵，从加格勒出发。

“部队路经治格特人地区的场面是极为隆重的：沿途受到各村社的王公、长老极为热烈的欢迎。在这次进军中与部队同时行进的还有五只亚速海大船，载着部队辎重和两门独角兽山炮。

“午后6时，穆拉维约夫上校率领队伍抵达姆德孜姆塔河谷，在圣灵要塞前面安营驻扎。路途险阻，涉水过三条水深浪急的河流等等困难，丝毫也没有使部队疲惫，没有一个人落伍；到达目的地后，全军只有五人面带倦容。

“我军从禁止越过的加格勒边境出发，穿过黑海海岸的首次行军，就此完成了。姑且不论导致这次进军的原因，仅仅这次进军本身，就会对尚未归顺的各部落产生对我们极为有利的影响。

“穆拉维约夫上校向我报告说，某些粲德里朴什王公们过去没有宣誓，但是他们表示已作了充分准备，愿意宣誓，他要在圣灵要塞让他们宣誓效忠，但是对于至今尚未驯服的治格特村落也许得使用武力使之归顺。格奇、阿里德巴耶夫和参巴耶夫等王公也敦

请他这样作。昨天，我写信给穆拉维约夫上校，让他不要采取什么重大措施对付乌贝希人，因为目前稍有失利便会对拟议中的陆路重兵讨伐乌贝希人地区的成功产生有害的影响。诚然，我对穆拉维约夫上校的积极活动和指挥才能是称道不已的，但我相信，他决不会贸然采取任何力所不及的行动。”

安烈朴将军在6月18日呈给车尔尼雪夫伯爵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返航的轮船给我带来一份穆拉维约夫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叙述了这次进军的重大成果。部队抵达圣灵要塞以来，弗利格特
96 人采取了对我们双方都极为有利的方针。乌贝希人开始担心，他们对治格特人施加的威胁，会转而落到他们自己的头上。

“部队到达后不久，炮队的马匹也由几名顿河哥萨克从邦博雷经陆路护送到圣灵要塞。一大批区舰队的船只也麕集在圣灵要塞的碇泊场。最后，阿布哈兹王率领五百民军划着十一艘大帆船也赶到了。治格特人已全部集合起来，只等下达向敌人发起攻击的命令。

“所有这一切集结活动和准备工作都迫使乌贝希人把他们的家眷从海岸转移到山区，而且还迫使他们向治格特人建议，以和平方式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穆拉维约夫少将① 准许三名最有声望的治格特人赴那瓦金要塞，在该要塞附近与乌贝希长老会晤，会晤时必须有奉派与他们同行的一名军官和一名翻译在场。治格特人在该地向乌贝希人宣布：未经长官允许，他们不能同对方进行任何交涉和谈判，因此，请乌贝希人三天后派遣他们的长老前往索契与阿德烈尔中途地点，他们请得长官允许并被指派之后，也前往该地会晤。

“穆拉维约夫少将准许了乌贝希长老到治格特人给他们指定的地点去，并向他们宣布，他将亲自前往。

① 1841年6月4日穆拉维约夫因功擢升为少将。

"6月4日，即指定这次会见之日，穆拉维约夫少将率领他的司令部的军官们，六名顿河哥萨克和治格特全体长老，到达这个位于那瓦金要塞和圣灵要塞中间的地点。一群乌贝希人已在指定地点等候。按照山民的习惯，由双方派出了谈判代表，穆拉维约夫少将命令向乌贝希人宣布下列条款：

1. 限他们在三个月内象治格特人一样，自愿归顺；

2. 在此期间，他们不仅不得攻打归顺我方的治格特人，而且也不得越过治格特人地区，袭击阿布哈兹；

3. 立即将从前拘留在他们那里的人质放还给治格特人； 97

4. 在此期间，治格特人也不袭击乌贝希人地区；

5. 最后，这些条款应按民间习惯由双方立誓生效。

"他们如不同意上述条款，穆拉维约夫少将则以立即出兵捣毁他们的家园相要挟，而且为了使他的话更有份量，他命令一艘轮船和五只亚速海汽艇停泊在谈判地点对面，团的一个营携带两门山炮从营地向前推进约四俄里，命令所有部队整装待发。

"穆拉维约夫的这一切部署，获得了完全胜利。

"乌贝希人立誓履行向他们提出的全部要求。傍晚，治格特人回到圣灵要塞，把达成的协议作为胜利庆祝了一番。阿哈梅什的王公贵族们于次日来到这里，告知穆拉维约夫少将说，虽然乌贝希人从前向他们索取过罚金，但他们决不会违背对政府立下的誓言，在各方面都将按照当局指示行事。索契王爷阿乌勃拉-阿赫迈德派人来说，俄国军队一进入乌贝希人地区，他便率部前来接应。

"5日，穆拉维约夫少将率领队伍返回加格勒，阿布哈兹王也带着他的民军，回到阿布哈兹。"①

可是，虽然安烈朴将军对此倍加赞扬，穆拉维约夫仍难以留在

① 《高加索古文献研究委员会古文献汇编》，第9卷，第505—506；第508—509页，梯弗里斯，1884年。

高加索继续任职。在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的信中，他又提出想离开这个地区，去从事另一种比较安定的活动的愿望。例如，他在6月19日从邦博雷发出的信中写道："祝贺你彼得堡之行，我想，会准许你在那里小住一个时期。我只能羡慕你而已，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才能从此地脱身。从你的信上看来，你打算在9月份经过敖德萨。当然，你已得知，9月
98 份我们也准备一显身手①，所以，我想劝你弄到一份委任状直接从彼得堡前往安烈朴将军统率的部队，那样一来，你就可以在8月末到刻赤向他报到。

"虽然根据种种推断，我同安烈朴的关系不能有所改善，但你却完全处于另一种地位：首先，你是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副官，其次，你是个局外人，没有夺走他的荣誉的危险。根据所有这些条件看来，你在这里的讨伐活动中是不会吃苦头的，除非遭到乌贝希人的枪击和杀戮。

"我们在治格特人地区的赫赫武功，你已经知道。他们对我们的看法如何，望速告知。我看，我写的奖赏达耳战役有功人员的报告，已被置诸脑后，因为你对此事只字未提，而六个月的期限眼看就到了。我不能对你说，我对这一切挫折是无动于衷的，但我一贯奉行的哲学却支持着我：但求对公务有利，其余一切可以回家后纠正。你老是说我不久一定会晋升，这是毫无根据的，如果过去因讨伐达耳没提升我，将来因保卫加格勒和笼络治格特人也不提拔我，那么今后我就更没什么战功值得受到提升的恩赏了。

"拉乌尼次一礼拜以前到我这里来了，我已把苏胡姆、策别耳达和萨木尔扎坎交由他治理镇守。我正焦急地等待把他擢升为上校，这不论对我们的公务，还是对我的私事都很有好处。那时，我的后方就会通行无阻，当我看到无法再坚持时，就能立刻退却。

① 指讨伐乌贝希人。

拉乌尼次对我讲了你在梯弗里斯和国外的功绩。我认为你是一个眞正的塔列兰①，而且简直适于到外交部去任职，但是在见面的时候我还是要骂你的，当外交家虽好，却不能当你那样的外交家。

“目前趁你在彼得堡，请你和父亲以及弟弟给我谋一个适合我口味的差事，也就是说，谋一个既对大家有利，而我又能完全作主的差事。不论是韦尔赫涅耶，涅瓦，姆斯塔，沃耳霍夫，还是卢加我都准备去。但你们别指望我还会象从前那样干，因为我已变得未老先衰，第三分区的工作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把我折磨垮了。

“如果你们根据对全部情况的设想，认为无法满足我这种竭诚的愿望，那末，请你们想出一个适合于我的文职来，不凭别的，只凭我征服了达耳或者其他功绩，难道就找不到机会把我更职为四等文官吗？我留在这里将不能有所作为，只有毁灭自己。假如有可 99
能，我很想请求当沿岸防线司令官，因为，这是个既光荣又受人尊敬的职位，可以自由自在地住在克里米亚，八面玲珑地同彼得堡、梯弗里斯和敖德萨打交道，偶而来看看防线的情形，那也只是乘着轮船闲逛而已。各分区的司令们在工作、征战、建设，而沿岸防线司令官却说是他们在协助他，甚至连方案也强迫我们作，然后又把我们作出的方案交给我们执行，事后说一声我们是好助手。当敌人集结，威胁我们要塞时，我们调动军队，忙着对敌；敌人退却，我们便出兵讨伐，翻越峭壁巉岩，我们把一切都承担在自己身上，而沿岸防线司令官却从刻赤随心所欲地上奏，来到我们这儿之后，还说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沿岸防线司令部居然认为同辛菲罗波尔军粮筹办处打交道，以及购买建筑材料乃是沿岸防线上的主要事情！这怎能不使人羡慕沿岸防线司令官这个美缺呢！如果可能的话，亲爱的弟弟们，那就请在彼得堡斡旋一下，为我谋得这个美缺吧！你可知道，那儿本有四艘轮船，沿岸防线却连这些船的影儿都

① 查理·莫里斯·塔列兰(1754—1838年)：法国外交家。——译者

看不到;拉也夫斯基从前至少还把各种植物,用这些船只从这个要塞运到那个要塞,而现在说是节省煤,结果连轮船都不让我们看。不用说,沿岸防线司令官就是靠这种节约(别的再也没有了)来为自己立功的,而我,说实在的,会做得更漂亮;我会把我们所有的轮船交给黑海舰队,他们将会感谢不已,并且一定能使这些船只发挥作用,因为对沿岸防线来说,现在没有轮船和将来没有轮船,都是一样的。固然,那时我就不能为同乡们效劳,派轮船去接他们的眷属到烈杜特-卡列来了,但是我会因厉行节约而受到更多的嘉奖;加格勒的施工用费就足以证明我是善于节约开支的;为这个要塞批了三万二千银币,我只须用五千银币就能把它建成。可是,你们别把这件事与轮船的事相提并论,因为加格勒正在兴建,而且一定会建成,而轮船现在不用,将来也不会使用。够啦!"

阿布哈兹和策别耳达的骚乱再起,毫无疑问,这又给穆拉维约夫带来许多麻烦和忧虑,此外,他呈请"对民军的不辞劳苦,竭诚努力,英勇顽强,尤其是征讨达耳所取得的空前胜利"① 给予奖励,而上司对此却漠不关心,这更使他忿忿不已,郁郁寡欢。正是在这种情绪下,他十分意外地接到了弟弟从彼得堡的来信。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在信里引用了皇上对他的评价。这就足以使穆拉维约夫忘却顶头上司迄今对他的冷淡态度,重新负起种种重担,以便不辜负皇上对他的嘉许。下面就是他7月2日写给弟弟的回信:"谢谢沙皇!谢谢伟大的皇上,他连我们这些渺小平凡的人都没有忘记。"穆拉维约夫写道:"显然不可否认,向上帝祈祷,为沙皇效忠,是不会落空的。皇上向你宣谕的对我的看法,当然要比将军的军衔更为珍贵。我可以想象到,我们的老父亲该是多么高兴啊!我明白,除了你们哥俩外,只有他一个人会为此从心里感到高兴。可是为了不负皇上的期望,我肩负的责任也加重了;我一直祷告上

① 见穆拉维约夫1841年1月18日给弟弟的信。

苍，愿上帝助我一臂之力，如愿以偿，因为只有上帝才能赋予我以智慧和力量来完成这项重任。

“我要把我们威镇四方的大军调往阿德列尔，安烈朴将军也将先期到达该地，指挥全部讨伐。在上帝保祐下，我们一定会旗开得胜。那时你也就不会因在一年内既同列兹金人打仗，又得和乌贝希人交锋，而感到后悔了。你可邀请更多的人到我们这里来讨伐乌贝希人，如果你认识沙皇侍从武官宾肯道尔夫①，把他也邀请来；我们这儿需要来自彼得堡的公正和高尚的见证人。

“安烈朴将军邀请你参加讨伐乌贝希人，而你则要设法取得梯弗里斯的批准。讨伐以后，我们大概会一起去梯弗里斯，因为我想到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那里去作客，住两三个礼拜。”

① A.X. 宾肯道尔夫伯爵（后任禁兵司令）。

101

# 第十二章　1841年

穆拉维约夫讨伐山民　他给弟弟的信

7月22日，穆拉维约夫少将从治格特王公那里得到消息，说有一大群契尔克斯人聚集在索契近郊，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多；他们企图在炮击那瓦金要塞一旦受挫时，窜往圣灵要塞，袭击集结在那里的部队。治格特王公们不相信，敌人踏上他们的土地后只进攻我们的部队，因而，请求穆拉维约夫少将率领部队沿黑海海岸向前推进，驻扎在离圣灵要塞四俄里的霍罗特河畔，因为在那里极利于封锁敌人通向姆德孜姆塔河谷的捷径。他们自己则应许决不让敌人通过林中小路。一方面是应治格特王公们的请求，同时也为了用挺进乌贝希人地区的行动尽可能引诱敌人撤离那瓦金要塞（因为两天之后他们就要侵犯该要塞），穆拉维约夫少将于7月23日把田巾团的全部四个营和米格列尔人狙击团的两个连（配备有六门独角兽山炮）调往霍罗特河口，在一个树木参天、浓荫蔽日的高地上设营驻扎。

24日凌晨，敌人从霍罗特河对岸向散兵线打了几枪，两枪打死了一名田巾团士兵。这表明，我军的调动已为索契方面得知。穆拉维约夫将军下令打扫驻地，准备长期驻扎。但是，在一天半的
102 时间里，部队中突然有大量士兵病倒；由于没有运输工具，从四俄里外的仓库供应部队给养十分困难；而且还有消息说，山民把进攻那瓦金要塞的时间推迟到30日。这些情况迫使穆拉维约夫将军放弃了这个驻地，把部队转移到姆德孜姆塔河河谷的高地。7月25

日，部队在那里长期驻扎下来。部队里的病号，尤其是患寒热病的，7月15日①以后骤然增多，不过和加格勒相比，还要少一些，因此，穆拉维约夫将军在那里留下了两个哥萨克团，继续按部就班地修筑防御工事。

7月27日，安烈朴将军得到情报，说有大批山民集结在那瓦金要塞附近，他派出一艘"强大"号轮船由穆拉维约夫少将调遣，以备必要时增援这个要塞的驻军。一个乘这条船前来的人于7月28日向穆拉维约夫将军报告说，山民在控制那瓦金要塞的山上筑起了一些炮垒，而在地势较高的地方能看到大群的人。7月29日清晨，传来了那瓦金要塞大炮的轰鸣。敌人看到有一艘轮船向部队驶去，于是便比原计划提前两天，开始了行动。

穆拉维约夫将军于7月29日中午乘轮船抵达那瓦金要塞，并带来了一百五十名田巾团士兵。他们是冒着炮火唱歌击鼓进入要塞的。要塞司令以通常的仪式欢迎穆拉维约夫将军，陪他检阅了戎装楚楚的驻军、仪仗队和传令官，而与此同时，要塞大炮仍继续射击，并且在短促的时间内打哑了敌人四门大炮中的一门。炮击早在28日黄昏时分就已开始，但山民大概还没准备好，当天只打了十一发。29日，他们的炮火就已经相当猛烈，并且准确得很，没有一发炮弹和榴弹是从要塞旁边飞过的。

穆拉维约夫少将派轮船到圣灵要塞，命令从那里用轮船和商船再载运六百人来。30日黎明时，完成了这项任务。预料中的攻击并没有发生，但敌人加强了三门大炮的火力，射出的炮弹大部分是榴弹。一颗榴弹正击中炮队留在那里的弹药箱，弹药箱爆炸了，把一座前沿碉堡的顶盖掀上了天。接着，另一颗榴弹爆炸，烧着了盖着蒲席的粮仓。士兵丝毫也没有慌乱，发扬了俄国军人冷静沉 103
着的品质，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扑灭了火药库附近的这两处大

① 此处恐系7月25日之误。——译者

火。随着大火的熄灭，山上的幸灾乐祸的叫喊也嘎然而止。

从堡垒里了望，山上的敌人稀少了，可是炮火仍然没有沉寂。炮弹和榴弹射穿了建筑物，处处都给守卫部队造成伤亡：在一所小医院里，一名病号被炸伤，波托茨基军医也受了震伤。我方炮队以准确的炮火击毁了敌人炮垒的侧面，于是从中午起，敌方的射击便逐渐减少，最后终于沉寂下来。可以看到，敌人正在抢修炮垒。

在要塞里，同穆拉维约夫将军在一起的还有治格特王公们，他们是熟谙各种类型的战争和山民的习惯的，根据他们估计，31日拂晓前敌人会发起攻击。守卫部队焦急地等待着迎击敌人。穆拉维约夫将军命令二百五十人从船上登陆，预先准备好弹药，用圆木修造火药库；他也在焦急地等待着从圣灵要塞传来的消息。从圣灵要塞开来的一艘轻巡航战船通报说，率所部守卫海岸和圣灵要塞前面牲中小路的治格特王公们——索兹隆·阿里德巴耶夫少尉，阿萨恩-别依·格奇准尉和米索乌斯特·格奇等报告，30日夜里那里就预料到要遭受契尔克斯人的进攻。31日黎明时，密探向那瓦金要塞报告，这股歹徒已向四面八方散去，把大炮拖到离要塞很远的深谷里去了。

穆拉维约夫少将把米格列尔人狙击团的九十名士兵留在那瓦金要塞，把轻巡航战船和一艘军用帆船留在停泊场，命令运来的部队登上原来的船只返航，午后回到了圣灵要塞。他在那里得知，治格特王公们由于害怕敌人进犯（据称，敌人这次在索契集结的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都把自己的家眷送到桑德里朴什去了。现在他们又都把自己的家眷接了回来。

在炮击那瓦金要塞的整个期间，我方的损失是：阵亡八人，负伤十四人，此外有数名军官受震伤。

在安烈朴将军呈给陆军大臣的报告中，关于穆拉维约夫指挥
104 的战斗，附带提到："呈上穆拉维约夫将军开列的一份战功卓著人

员名单，谨请大人过目。卑职以能对建立此次新功勋主要人员的作用再陈述一点新的佐证，引为无上幸事。以卑职观之，象穆拉维约夫将军这样的指挥官统率任何部队，皆能建立此等功勋。此语可能亵渎英勇的那瓦金要塞保卫者，亦无暇顾及矣。"①

从8月中旬起，奉命讨伐乌贝希人的部队，开始从四面八方向圣灵要塞集结。准备工作和集结进行得相当缓慢，不过也无须仓卒从事，因为原先也没有计划在10月初以前开始进军。天气炎热异常，滴雨未落。虽然采取了一切防疫保健措施，间歇性寒热病还是在开来的部队中迅速蔓延起来，后果极为严重。奎宁并没少服用，可是疾病只能被控制几天而已。9月，整个东部海岸的山区部落都骚动起来。纳土海人和沙朴苏格人集成数股，分别向各要塞四郊袭击。这些袭击虽然微不足道，但也说明了其活动的特点。而且，我们通过密探得知，这伙人在集结时决定观望一下我们讨伐乌贝希人的结果。乌贝希人深信俄国军队不会进驻他们的土地，所以他们互相激励，并煽动其他部落，他们还吓唬治格特人说，军队撤走后，要把他们洗劫一空。军营附近还常有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出没，进行种种破坏活动，向派出的小队和掩护队射击，偷窃马匹等等。

9月底，穆拉维约夫率领阿布哈兹、米格列尔、伊默列奇亚、古里亚和斯瓦涅次等地的民军也赶到了。他是从加格勒出发，取旱路，沿着黑海和海岸峭壁之间的狭长地带赶来的。这次行军要穿越绵延三十俄里的隘路，传说，从前有一位格鲁吉亚王的军队曾在此覆灭。这次行军之所以能顺利完成，实由于治格特人的驯服和晴朗的天气。与此同时，阿布哈兹王和米格列尔王也乘轮船赶来。随部队的民军一到，乌贝希人就开始把他们的家眷和全部财产运

① 《高加索古文献研究委员会古文献汇编》，第9卷，第511—512页，梯弗里斯，1844年。

往遥远的山里，他们全都集合起来，加强对圣灵要塞至索契河谷这一段海岸线路的防御。10月5日，他们在梅茨河谷露营的步兵和
105 骑兵就达五千人。治格特人由于不断遭受附近的劲敌入侵的威胁，公然和乌贝希人勾结起来，因为乌贝希人曾向他们宣布过，只要有一个治格特人投奔俄国人，乌贝希人就把他们洗劫一空。敌人的狂妄气焰日益嚣张。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犹豫不决。假如把讨伐推迟到明年，这就意味着要永远失去治格特人，还得退到勃孜比河的对岸去，会使大家认为我们无能为力，这势必要助长各部落对黑海东岸的侵袭活动。最后，10月5日，黑海舰队的区舰队把奉命编入部队的第十三步兵师的一个狙击兵旅也运到了。全部准备工作业已就绪，于是安烈朴将军决定10月8日出发。

菲利普桑写道："经详细询问，发现从姆德孜姆塔河口到那瓦金要塞所在地的索契河口，有两条路：一条沿着海岸，另一条绕一个大圈从乌贝希人土地中央穿过。第二条路距海约三十五俄里，较之第一条路要长两倍多。这条道路所经之地，人烟稠密，具有山区共同的特点。群山覆盖着枝叶茂密的森林。这条路能通行当地的马车；但是，由于上下坡困难，山民很少走这条路。骑马的在海上风平浪静时，大都走海滨这条路。走第二条路，先要沿姆德孜姆塔河岸走二十俄里上坡路，然后沿这条河的一个支流向前走，翻过分水岭，沿索契河支流而下，就到达了乌贝希人的首领——也是我们的顽固不化的敌人哈吉-别尔捷克所在地的山村。

"我们行军的这条路线完全符合讨伐的目的，即惩治乌贝希人。为此，在远离姆德孜姆塔河和伸向索契河的那些地方，需要有坚固的据点，建立仓库。然而，我们既没有时间，又没有材料。海滨道路却对我们极为有利。距离只有二十八俄里，而且我们还能得到区舰队的协助，伤病员也能立即送到船上，得到适当的安置和医疗。这样一来，我们行军的困难便能大为减轻，而且也能把大部分

兵力投入战斗。所以，安烈朴决定，命令军队沿海滨道路进军。

“10月7日，风和日丽，海平如镜，日间吹拂着徐徐的东南风，106夜里海岸风缓缓吹来。气压很高，预示着天气不会有变化。区舰队司令斯塔纽科维奇海军少将担保说，三天内天气会一直良好。”①

10月8日，队伍在破晓前两小时，按下列顺序出发了：穆拉维约夫统率的先头部队：田巾团第一营，混成边防营，哥萨克第六步兵团的一百名侦察兵，工兵队，携带两门可发射四公斤重炮弹的独角兽山炮，两门手提式臼炮，以及古里亚和米格列尔民军的步兵。

丹扎斯中校指挥的后卫部队：田巾团第二营，别洛斯托克团第二营，携带两门可发射四公斤重炮弹的独角兽山炮，以及阿布哈兹民军的步兵。

在普腊加团列昂节夫中校指挥的纵队里有下列各营：田巾团第四营，布勒斯特团第二营和维尔诺团第二营，配备有八门可发射三磅重炮弹的独角兽山炮，两门手提式臼炮，以及民军的全部骑兵。

右翼是由田巾团团长赫柳品上校指挥的部队：田巾团第三营，立陶宛团第二营，哥萨克第七步兵团一百名侦察兵，以及伊默列奇亚民军的步兵。

区舰队的全部舰只也同部队一起启锚出发。“三主教”号军舰和“阿加托波里”号巡航战船由轮船牵引，行驶在先头部队前面，与海岸保持在霰弹的近射程以内。区舰队的小舰艇一部分与先头部队并行，一部分在后卫部队尾随。在接近阿古尔河谷的河口时，穆拉维约夫向敌人盘据的右岸发起了猛攻；经过激烈的对射之后，他用田巾团第一营和民军步兵占领了右岸。日落西山，部队落脚宿

① 《俄罗斯档案》，1884年，第213—215页。

营。经过八昼夜的长途跋涉，部队疲备已极，所以部队于10月9日午后1时才开拔。就在此时刻，敌人又纠集起来攻打阿古尔河右岸，他们居高临下向田巾团第一营和混成边防营的两个连发起攻击。互射的枪声愈来愈密。一群群山民不断向这个地方涌来。可是，敌人还是被击溃了，而且民军还沿着林木丛生的阿古尔河岸追击了他们。

107 10月10日晨，右翼全线展开了猛烈的对射。夜间，敌人得空在暗地里把他们的全部人马纠集了起来。他们最初发起的攻击是针对被一条深沟远远隔开的田巾团第三营和第四营的。哥萨克第六步兵团立即被派来增援，其任务是，在队伍行军时，右翼的其余部队未越过深沟之前，留在那里坚守。不久发现，山民在前方筑有鹿砦，控制着我军阵地，他们隐藏在鹿砦后面向我们射击，因此居于优势。然而，战鼓一响，田巾团的勇士们霎时便把山民从他们的巢穴里赶跑了。敌人向后退却，但他们又掩蔽在一个新的鹿砦后面，更加猛烈地射击起来。田巾团第三营营长赫罗莫夫少校立即赶到那里，攻下了鹿砦，并把军队布置在鹿砦后面。阵地前面是一大片开阔地带，敌人在这里是无法坚守的，而右面又是一道无法跨越的沟壑。左面是更为开阔的地带，由混成营的两个连据守。这两个连是从先头部队调往滨海高地的。这时穆拉维约夫寒热病的发作刚刚过去，便前来指挥先头部队作战。

同时，大股的敌人也在向维尔诺营和别洛斯托克营拚命进攻，因为这两个营所占据的地势是一个斜坡，极便于转移。乌贝希人在投入白刃战之前，向我方全线发射了极为猛烈的炮火，大概，在高加索很少有人听到过如此密集的炮声。维尔诺营和别洛斯托克营的官兵也以同样的炮火还击敌人，然后，维尔诺营全体一致高呼"乌啦！"端着刺刀冲上去，击退了敌人。可是，这里山民的人数至少要比我军多三倍；他们是由哈吉-别尔捷克亲自统率的，他想以

奋力拼杀来突破我方的阵地。麇集的山民停止了进攻，他们在继续用更猛烈的火力射击的同时，准备着新的冲击。

在这段时间里，右翼的前锋田巾团第三、第四两营又攻占了两座鹿砦。这一行动使他们远远地冲到了右翼阵地的前面，出其不意地插入敌后。这时，敌人正准备向维尔诺营和别洛斯托克营发起新的冲锋。田巾团第三营营长赫罗莫夫少校立即向敌后和侧翼的大批山民发射了猛烈的炮火。乌贝希人由于三面受敌，又不能 108
冲向被一条狭窄的深沟隔开的田巾团士兵的阵地，而陷入了混乱，慌作一团。维尔诺营和别洛斯托克营士兵利用了这一瞬间，高呼"乌啦！"端着刺刀冲向敌人。乌贝希人留下大批尸体，溃退了。我军追击他们大约半俄里，便在梯形山坡上停下来，加入了田巾团的防线。

满怀必胜信心的五千乌贝希人所发动的攻击，就这样被粉碎了。后来，通过密探得知，哈吉-别尔捷克还想再发动乌贝希人进行一次冲锋，但大家不允许他这样做，于是他就离开了这伙人，并对他们说，"现在，谁愿意打就打吧！我可要回家去啦！"①

菲利普桑写道："我军要在乌贝希人的土地上大举进军简直难以想象，因为部队的卫生状况远不能令人满意。有鉴于此，沿岸防线司令安烈朴将军决定，在那瓦金要塞修筑塔楼来结束这次讨伐。当一切就绪，需要前往那瓦金要塞时，穆拉维约夫的先头部队已走得无影无踪。虽然安烈朴三令五申让他们停下来，但他们已向前面开去。因此，又调派了新的先头部队，然后大队人马就出发了。队伍还没有走出一俄里，穆拉维约夫就乘亚速海的汽艇，一个人折了回来。"②"原来，他已率领他的先头部队抵达那瓦金要塞，并以

① 《高加索古文献研究委员会古文献汇编》，第9卷，第515—517页，梯弗里斯，1844年。

② 《俄罗斯档案》，1884年，第221—222页。

其一贯的神速向控制要塞的山头奔去。穆拉维约夫的动作是极其迅速的，敌人没来得及纠集起来，山头便一枪未放地被攻占了。"①菲利普桑接着写道："穆拉维约夫手执一把出鞘的战刀，腰挎双枪，步履不稳，神情极为激动。当他从汽艇下来时，安烈朴问他，他的先头部队在哪里，为什么离开了主力部队。他回答说，他走的不是日耳曼式的步伐，而是穆拉维约夫式的步伐。

"最后，大军开到那瓦金要塞，安营驻扎下来。大军在各个高地和索契河谷设下了一个威严的军营。军营里响起了嘹亮的歌声，这一次历时三天赫赫有名的战斗，便就此结束。

109 "在修筑塔楼的同时，安烈朴向舰队下达了一道命令。命令宣布，部队准备在11月12日登船，转移到黑海地区和塞瓦斯托波尔去。可是，部队里有民军的、炮队的以及公家和军官的各种马，一共二千五百匹，载运这些马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即使有数量可观的运输船只来运载，也未必能在这么晚的季节，在没有遮掩的停泊场上完成这项运输任务。穆拉维约夫建议，夜间将全部马匹沿海岸送出去。正好碰上了一个好机会，对实现这一十分大胆的计划极为有利。11月初是山民的斋期。他们白天什么也不吃，而夜里却要饱餐一顿。全部部署都作得极为秘密。11月10日晚上9时左右，全部马匹都按信号被牵到了海岸，穆拉维约夫带着这些马匹沿海岸前进，并尽可能保持肃静。轻微的海浪拍岸声和漆黑的夜晚掩护了这次送马的行动。可以想象，我们是怀着何等焦急的心情等待着从圣灵要塞和加格勒传来的消息。只要有二三十个山民，就能把这支毫无抵抗能力的马队阻拦住，甚至能把它们消灭掉。幸好，山民那边连放哨的都没有。穆拉维约夫一枪未放，策马赶到圣灵要塞，在那里休息了半小时，便向加格勒进发。据说，黎明前，在这里从山上放了几枪，但没有造成伤亡。马队平安到达阿

① 《高加索古文献研究委员会古文献汇编》，第518页。

布哈兹。这是穆拉维约夫为大军立下的一大功劳，而且，这种举动和他的性格也是完全相符的。11 月 12 日舰队也开来了，然后便开始载运军队和军需物资。15 日舰队启航，于是，这一年的讨伐便告结束。"① 全部计划都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了，就是没有向乌贝希人腹地进军，而穆拉维约夫是坚决主张进军的。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他在 1840 年 10 月 22 日写给他弟弟的信："……我们一定要把大批骑兵和大批民军开到他们的土地上。我们应该拥有足够的装备和物资，不但能轻而易举地通过他们的地区，而且还能在距海岸五十到六十俄里的地方屯驻，需要屯驻多长时间，就屯驻多长时间。"

这次讨伐结束后，穆拉维约夫回到了邦博雷。他在 10 月 15 日从那里寄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一封信，信中就瓦列里安对弟弟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表示不满一事谈到了自己的看法。"我非常奇怪，你的来信中竟会缺少你所一贯奉行的哲学。你 110
生弟弟亚历山大的气，当然，是因为他把你没参加讨伐一事看作是出自趋吉避凶的自卫本能。可是，你不要忘记，他虽然也有种种长处，但对一个军人的尊严是毫无所知的。他认为，躲避危险是很聪明而又有利的事情，由于他估计，你是自动躲避危险的，所以才衷心地为你高兴。你不必担心他的这个看法会对你的名声有什么影响。同时，在这封信里我也给他附了一封信，向他作了详尽的解释，指出了他的错误所在。至于传到他那儿的一些道听途说的流言蜚语，可能只是韦里巾② 想使他明白一些这方面的情况，但是，那就不仅涉及你，而且自然也涉及我了。1830 年时，父亲还曾说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③ 在土耳其战争中是个胆小

① 《俄罗斯档案》，1844 年，第 221—222 页。
② 缅希科夫公爵的副官。
③ 此处系指尼·尼·穆拉维约夫-卡尔斯基。——译者

鬼哩！从此以后，难道还能避开诽谤中伤吗？可是，这也丝毫无损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因为在这之后，他一直当了三十七年的军团司令。当然，如果有人对你持有这种看法，我一定说服他们，让他们改变这种看法。但我非常惊讶的是，你怎么能对这些不足挂齿的琐事耿耿于心。然而，在这里对你诚恳地进一言，我认为也并非多余。就你严厉的待人接物的态度以及我所了解的你在这方面的一般处世原则而论，当然会有许多人与其说乐于称道你，毋宁说更喜欢诽谤你；其原因也只是由于你不善于使他们对你产生好感。如果在这方面我把你和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叔叔作一番比较，你也不要生气。他本是个极为诚实而又高尚的人，可是却落了个受贿的名声，这也只是由于一般人对他没有好感所造成的。所以，对一般人也不能等闲视之，利用他们于己有利，岂不比让他们反对你更好么。

"你不该给科库姆出主意，让他向我要轮船。你不是明明知道我缺少煤么，何况今天我还要亲自乘轮船到各要塞去，因为在那里我得和哈吉-别尔捷克本人进行谈判。而且，科库姆也该取旱路走一遭，以便顺便熟悉分区的整个南部地区的情况。我是不能陪他到那一带去的。

"我并不认为，格拉别彼得堡之行对我到那里去会产生什么影
111 响。如果我既没有掌握有关高加索防线战事进展的情报，又对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的意图毫无所知，我在那里不就成了他的一个蹩脚的对手了么。不过，我正焦急地盼望在 12 月 20 日以前接到你的来信，向我说明一切情况。同别尔捷克谈判结束后，20 日之前我能赶回来。12 月 20 日以后，我要和科库姆一起第三次到北部各要塞去，在此之前科库姆要留在苏胡姆。萨沙告诉了我一个消息，说奖给我的不是乔治勋章，而是一枚三级弗拉基米尔勋章。我很满意，若是在其他情况下，连这一枚也是不会给我的。"

12月21日，穆拉维约夫这样叙述了他到梯弗里斯去的情形：“虽然种种重病缠身使我很为苦恼，但我还是十分高兴到梯弗里斯去，同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见见面。我希望此行对我的健康不会有坏影响，因为我这次动身心情很愉快，兴致也很高。再过三、四天我就能离开此地，但无论如何我也不打算过新年的时候到达梯弗里斯，若是晚上到还可以。因为，即使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出自对我的好感，对我不穿礼服能加以谅解，我也不愿在盛大的新年晚宴上，在大庭广众中，由于衣冠不整而贻笑大方。我非常感谢你为我备下了一辆四轮马车；坐这种马车对我这样一个有胸痛病的人来说不仅极为有益，甚至也是必要的。我这次旅行完全是按你信上写的那样来安排的。可是我不知道，你从哪里能给我弄到一顶礼帽。为防万一，我要把我的将军肩饰上的金银丝带去，当然，爬山越岭，有时还要跨过高山，抱着集谢尔曼① 的巨著，我是于心不忍的。”

“你给我的信中遗漏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没有提到梯弗里斯是否已收到了我的请假申请书！现在，由于我即将前往梯弗里斯，我出国的事情却招致百般刁难，因此，如果我的申请书已收到，至今尚未寄往彼得堡的话，请你设法，立即把它寄往彼得堡，那时我就只等彼得堡的批准了。

“有一名能干的副官随我同行。这是必要的，因为我随身携带很多公文。我不知道，我能否住在普里贝列夫府邸。不过，我在梯弗里斯连十天都不能逗留，时间很短，住在哪里都可以。1月2、3、4、5、6和7日我打算住在你们那里，8日动身，以便于15日以前回到这里。”

---

① 集谢尔曼（1824—1897年）俄国军事史家，著有《在高加索的二十五年——1842—1867年》，书中对穆拉维约夫有评论。——译者

# 第十三章　1842年

112　穆拉维约夫启程前去休假　他给弟弟的信

战斗生活使穆拉维约夫疲惫不堪，他只得申请准他四个月的假期，前往彼得堡，调养因饱经风霜，战场负伤而衰弱的身体。在等待盼望已久的假期时，他仍以其素有的气质，没有停止关心一切与他职责有关的公事，以及家事。1842年间，他同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往来的一般书信，就证明了这一点。

库塔伊斯，1月15日。“我冒着滂沱大雨，鹅毛大雪，不顾沿途的气温变化，昨晚平安到达此地。可是，凛冽的北风今天却使我在这里整整耽搁了一整天，所以，明日破晓我才能继续上路。一路上和在库塔伊斯我都听说，科库姆十分认真地担当起了前线的工作，并且还打算扩充各个边防营。扩充这个词是技术用语，可能你不懂，但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懂得。适当地搞一搞前线工作并不坏，要是搞扩充可就危险了，而且，第三分区司令如果只抓前线工作，那就未免太可惜了。

“目前我能暂时离开邦博雷三个礼拜，是很有益的，因为我一回来，就能用主人的眼光看到科库姆干得怎么样。可是，如果我万一发现和我的意料相反，他并不擅长于管理工作，那末，不管你生气与否，我宁可牺牲自己，准备放弃休假，也不能让别人随意摆布
113 第三分区。因为，这一地区的安宁和我们外高加索整个东部领土的安宁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把这样一个地区，交到一个只会动武的人的手里是不行的。我知道科库姆是个机智的人，所以我并没有失

去希望，希望他熟悉情况后，能把他的方案压缩一些。不过，老实说，他摆出一副彻底改革派的架势到第三分区，我可很不喜欢。一路上都这么传说，他总是把兴办学校、传布基督教、征收赋税，以及扩充各个营等等挂在嘴上。所有这些事情都很好，用意也是好的。不过，他若把这些事当作他的使命，可就糟了，尤其是还到处宣扬，那就更糟。

"除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外，请你不要把我这封信的内容告诉任何人。如果你接到我留在分区，不去休假的消息，你也就知道个中原因了。关于这件事，以后不论对你还是别人，我都不再谈了。我的命运任凭上帝来安排吧！可是我一定要履行我的职责，绝不把自己的事情交给一个无能的人去掌管。反之，如果我去休假，那末，鉴于科库姆从前曾服役于下诺夫哥罗德团，就应该立即呈请把他擢升为上校，因为这就表明，他能胜任第三分区的工作。否则，当你接到我从彼得堡寄来的信时，没有这个军衔，就不能推荐他接替我的职务。"

邦博雷要塞，2月4日。"至今我还在等着批准我的休假申请。科库姆的全部改革方案似乎只限于改进各营的阵地，这一点，真得谢谢他。这种改进亦非多余。我每天都在嘱咐他，让他办事要有分寸，办这件事也要适可而止。所以，我似乎可以一无牵挂地走了。更何况，我还要带上十来名最有声望的治格特人，去和别尔捷克达成协议呢！这种协议虽说是私下商定的，但却相当可靠。现在，令我疑虑的是，不知亲属和同事们在彼得堡将如何接待我。我的休假迟迟不批，这决不是一个吉兆。我想，科策布也同样会不惜闪烁其词地从中作梗，反对我。不过，凡事皆由天定，我还是焦急地等着批准我的休假申请，同时也等你告知我，科策布要返回一事是否已有确实消息，因为他的假期2月份就截止了。

"有关第三分区的事务，我制定了一些方案，如果叶甫盖尼·亚 114

历山大罗维奇允许我把这些方案在彼得堡讲一讲，在我行前，就把这些方案寄给他。如果彼得堡也同意，我就回这里来，这要比到达吉斯坦更好些。凡此种种，我一到彼得堡，从他们对我的接待里，便可立见分晓。治格特人以及其他部落的人想和我同行的相当多，不过我担心，他们从刻赤启程时要遭到阻难，因为我几乎有两个月没从那里得到任何消息。前几天我到格连治克去运煤，在那里看到了奥波尔曼伯爵，他的继任者还没有到，他准备3月以后动身。我在那里听说，安烈朴的轮船撞上了冰，已开往塞瓦斯托波尔去修理，所以，我们在此地是无望很快恭候他的大驾光临了。如果假期能得到批准，我大概在刻赤能遇到他。”

邦博雷要塞，2月11日。“我得到一切必要的文件后，便于15日从此地动身。科库姆已熟悉了我们的情况；他是个机智的人，是能够胜任的，尤其是他接手的军队训练有素，不过，再鼓舞一下士气也并非多余。我还不知道此行的后果如何，可是，我却深以此事为忧，没动身到彼得堡去之前，心里老象压着一块石头似的。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最近来的信也不能使我得到慰藉，不过，一切不幸如果只限于我不能重返高加索，这倒无可畏惧。

“你的全部意见，在立家产契约时，我研究过了，凡是可行的，都已照办。不过，我还要重复一遍，在所有这些事情上，主要还是应由亚历山大弟弟来仲裁。要求我发表意见，我只是谈谈自己的看法；凡是过得去的，而且也应该如此时，我就表示同意。再过两礼拜左右，请你给我往彼得堡写封信，谈谈梯弗里斯当地情况，以及安烈朴递交呈文的过程，信封上可写萨沙的地址。

“经过全面考虑，我希望在3月10日至15日之间到达彼得堡。我的假期从3月1日开始，到7月1日截止，总共四个月。7月份回来对健康很不利，所以，无论如何我也得申请续假，哪怕再延长两个半月也好，就是说，到9月15日截止，9月初好从彼得堡

动身。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对我有新的任命，我也必须得申请续假。9月底以前，费吉可能要在达吉斯坦采取行动，老实说，我在他手下是诸多不便的。大军出发后，我准备用自己的力量同沙米 115
尔周旋，除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之外，不受任何人指挥。我若是被任命为参谋长，自然，就要更早地到梯弗里斯去，即可能在6月份就去；不过，在不会使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感到不快的情况下，如有可能，晚一些去，当然更好。可是，如果有空缺的话，我也没有放弃指挥精兵旅的想法，我恳切地请求你注意这件事情，特别是，如果科策布还要返回来的话。只有彼得堡接受我的全部方案时，我才能心甘情愿地返回第三分区。”

2月14日。“我明天就要乘船启程了，20日左右到刻赤。上封信里我说过，3月10日至15日之间就到彼得堡。别了，再见吧！我得认真地治疗一番。”

2月22日，刻赤。“我终于来到刻赤，这里对我的接待很友好，盛情难却，我得在这里住几天。苏博申的乌贝希人就要归顺我们，详细情形你可从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那里得知。这就是我所能告诉你的有关第三分区最新的、恐怕也是最好的消息了。安烈朴将军即将携带礼物到戈洛文要塞去，接受他们的宣誓和人质。我不能再耽搁了，日内就要动身径直前往彼得堡，3月中旬我一定得到达那里。

“治格特人的代表也要在我之后上路，但他们到彼得堡最早也得3月底。这里提出的晋级人员名单已送往梯弗里斯。据说，你已被提名晋级，为此我向你表示祝贺。也请你帮帮忙，尽力设法别让他们改变对科留巴金① 的提升（他也被提名晋级为上尉）。你对我们的部队是完全有权发表意见的，如果他们想作出不利的改变，特别是若涉及科留巴金时，你要坚决请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

① 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高加索独立军团参谋长副官，尉官。

做主。即使不算科留巴金已两次负伤，他也完全应该晋升一级，因为他获得现在的军衔也快三年了。如果你们那位科留巴金① 对呈请奖赏他金质军刀表示不满，可以改变。不过我倒是愿意奉劝他接受这种奖赏，因为这既可以拿到钱，又可以得到勋章。菲利普桑放弃了休假，对他的高尚行为我不能不表示敬佩。坦白说，我无法仿效他这个榜样，虽然，如你所知，我也曾有过好几次想这样做。”

①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安烈朴将军和布德别尔格将军的副官，准尉。

# 第十四章　1842年



关于陆军大臣抵达高加索的传闻　穆拉维约夫给弟弟的信　他向克列印米赫尔伯爵申请续假　皇帝恩准穆拉维约夫给弟弟的信

"穆拉维约夫到彼得堡后不久，全高加索就传遍了陆军大臣威风凛凛地抵达该地的消息。"Г. И. 菲利普桑写道："据说，皇上派他出巡时，似乎面谕过，凡是他认为应该撤换或罢黜的人，他都有全权予以处理，任何人也不例外。"① 最后这句话是针对主要人物，特别是指格拉别和戈洛文说的。果然，这些传闻得到了充分的证实。这一点，我们从下面穆拉维约夫4月3日从彼得堡寄给他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的信中便可以看到："昨天，车尔尼雪夫公爵从这里动身到你们那里去了。愿上帝保祐他一路平安，早日归来；但你的矿水治疗不应再往后拖延。如果我们的司令部还能明白事理，你就立即把乌贝希人的呈文寄来，只有这样，这份公文才来得及于7月1日以前发出。你对这份呈文的情况大概了解得很差，早在2月12日就从刺赤把呈文寄往梯弗里斯，因此，你们那里应该至迟于25日就能接到，而现在，这份呈文也就能到达此地。说实在的，这种拖延作风把我们这里的一切都弄糟了，要不然，如今你就可以被提升为中校，这该多有利呀！根据种种设想，可以认为，即使不是为了家里的事情，你在高加索的任期今年也应 117
该结束。不过，军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不可少的。亚历山大弟

① 《俄罗斯档案》，1884年，第334页。

弟已擢升为七等文官，他就要出任省财政厅厅长。

“关于我自己的情况，过两礼拜左右一定写信告诉你。不过，家里的情况若能有所好转，那末，不管怎样，在我请准续假两个月后，5月15日就到斯托克里什基去，在这里简直无法生活下去，因为除去我随身从邦博雷带来的那些钱，即1月至4月份的薪俸和膳费以外，再就没有钱了；我要到9月份返回高加索以后才能得到5月至8月份的薪俸。我本想专门给安德列·弗兰措维奇① 写封信，但是，你把下述事情告诉他也行，这件事我同时也要写信告诉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由于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给乌瓦罗夫② 写了一份关于迭西芒的荐书，我亲自去晋见了他，并以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名义请他任命安德列·弗兰措维奇为外高加索督学。乌瓦罗夫对我说，第一，他在车尔尼雪夫公爵巡视完毕之前，不能作出这项委任；第二，虽然他在这里接到了有关迭西芒的最良好的反应，但他本人并不了解迭西芒；第三，这个职务如果由军人来担任，皇上会更为高兴。乌瓦罗夫并不隐瞒，虽然他非常高兴任命一位总司令的亲信来担任这个职务，但他不知道，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是否仍旧会担任总司令。从一切情况看来，这种疑虑乃是他推托的主要原因。因此，我觉得迭西芒最好还是担任现有的职务，等车尔尼雪夫公爵走后再说。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恰在这个时候撤销督学也不太适宜；也许，随着情况的变化，一切都会好转的。

“随大臣同行的有弗烈夫斯基男爵③，他倒是一位心地善良，品德高尚而又有才干的人。在他到达梯弗里斯后，你和他结识一下，问问他关于我们海防线的事，然后写信告诉我，他喜不喜欢那

① 安德列·弗兰措维奇·迭西芒，七等文官，E. A. 戈洛文将军的专差官。

② 乌瓦罗夫伯爵——国民教育大臣。

③ 伊波里特·亚历山大罗维奇男爵——总参谋部中校。

个地方，他们对我的分区有什么好的建议，这一直是我非常非常关心的事。咱们家里的人都很健康；父亲一直在写呀写的写个不停。”

穆拉维约夫从彼得堡发出的一系列其他书信把我们引进了他 118
的内心生活，同时也概括地向我们介绍了他的家庭状况。应该指出，他家里的情形是很复杂紊乱的，穆拉维约夫的父亲尼古拉·纳扎里耶维奇，由于年迈，已经无力亲自经营破落的庄园，因此他把庄园交给了儿子们。而他们只好共同来关心自己的物质生活的来源。穆拉维约夫作为长子和比较有经验的人，当然不能不照顾和教导家里的其他成员。

他于4月12日给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的信中写道：“亚历山大弟弟已经把家产结算的事通知了你。全部过程我都没有参加，自始至终由他一人经手。现在应该赶紧立下正式契约；我请求你不要和他争吵，不要同他顶撞；这件事可使咱们一家的温饱得到可靠的保障。

“对政治方面的事情，你大概不感兴趣；而且，你们那里的新闻现在要比我们这里多；我只能说，你们大家真倒霉，科策布今天已动身返回高加索。当然，我没和他见面。那是因为：第一、他没有赏光来看我；第二、要是他决定高攀我，我也不会接见他。不过，他这次回去，对我的职务也将会有所影响，因为，如果更换军团司令时，科策布仍留任参谋长，我认为我在职务上就不可能有所作为。我不必对你讲述原因，因为你对他是很了解的，而且你可知道我同军团司令部的一切关系。我在那里始终只有一个支持人，一个保护人，那就是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我在第三分区的所作所为是好是坏，不能由我来评定，不过皇上是满意的，这我只能感谢我的支持人。在我们慈祥的老人手下供职，我的行动是果断的，我是鞠躬尽瘁的。我知道他信任我，所以，只要对工作有利，即使超越了我的权限（不过，这种权限在各方面并不是很明确的），我也敢

于发号施令。我相信我也会取得另一个军团司令的信任，但是，若有科策布在，这是不可能的。我感到奇怪的是，既然连科策布本人
119 都不愿意回去，为什么不把伊万诺夫[1]提升为将军，任命他为参谋长呢？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也有这样的想法。我还没有灰心丧气，我们的命运是由上帝的意志主宰的。以前我非常渴望觐见皇上，可是现在我都不敢见他，我怕他提起回高加索的事。皇上对我如此恩宠，我将如何回奏呢？在目前的形势下，我宁愿在堪察加，在锡特卡，或是在新地岛为皇上效忠；我情愿遵照谕旨，担任一个微不足道的职务，也比回到高加索受科策布的摆布要好得多；这并不是事关个人的事情，而是和公务利益攸关的事情；不过，一切都得听凭皇上神圣的意志来安排！

“皇上本来命令我，等我的治格特人和阿布哈兹人到彼得堡时，由我来接待他们。我现在是不能等他们来了。你可以想想，没有他们，我会多么寂寞；你还可以想想，当他们要返回高加索，而我却不得不留在这里的时候，跟他们永别，该是什么滋味！不，我明白，为什么高加索喜欢我，因为我喜欢它，甚至连它的寒热症和困苦生活都喜欢。只有在高加索我才能施展身手；我在那里如鱼得水；只有在高加索我才能给皇上效忠，正如皇上所希望的那样为他效忠。他亲自对我说过这一点，我自然十分相信，因为唯有皇上一个人才最了解高加索！可我却失去了重返高加索的任何希望！真是命途多舛啊！

“替我向咱们家所有的人问好，拥抱他们。我不知道命运使我们在何处聚首，不过，多亏家里的变动，使我如今将会有一小块田园，我们更可能会在这里相逢。请向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和伊丽莎白·巴甫洛夫娜表示我的敬意。目前我不敢写信打扰他。他一定非常忙，而我又没什么令人高兴的事可告诉他的。”

① 里海地区行政长官。

4月27日。“我从你给萨沙和给我的信里，以及从迭西芒的来信中，高兴地看到你的寒热病减轻了；但是你得记住服奎宁，不要认为这种药不起作用。在你的信里，我又发觉你对前往温泉区治疗还犹豫不决，难道你不需要矿水治疗吗？为什么你对他漠不关心呢？如果你已经摆脱了其他各种疾病，只剩下寒热病未愈的话，当然换一下气候，会比温泉治疗对你更为有益。但是，无论如何，至迟5月末，你一定要离开高加索。你必须在6月间或7月间赶到这里来。由于你的病情，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在任何 120
时候都会准你去休假的。当然，按照目前大家通用的做法，如果你因讨伐乌贝希人而被提升为上校，那么你的新军衔便可以从1841年10月8日算起，你当天就可以以上校的军衔呈请退伍。不过，也未必需要这么做。最好是转为文官，随便到那个部里去谋个差事。到那时，你还可以经营咱们的家业，反正也用不着怎么奔波，过五年以后，你就可以当五等文官了，也就是说，你一箭便可以射中双雕。你须设法使你的四个月假期从7月1日开始，那时，你就来得及在此地及时办好一切，不过你到这里来得越早越好。我一定得在这里同你见面，6月末或7月初我们就可以相见。正是由于你最近来的信，我才决定7月以前不到斯托克里什基去，以便在这里等你来，或者接到你肯定的复信。

“咱们的安排家产文据要在本礼拜内订好。但是，如你所知，事情早已由父亲和亚历山大弟弟商定了。你不要以为，你从梯弗里斯能够对家产的经营发号施令，这就跟从彼得堡指挥高加索一样，我们已经体会到了，这种鞭长莫及的指挥会导致什么结果。现在，我们家里已经是各自为政了，也就是说，彼此谁也不依赖谁。每个人愿意走什么道路，就可以为自己选择什么道路，而且也不会受家事总的进展情况的约束。总管要担负起责任来，对委托给他的庄园和土地，竭尽全力和才干来经营，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可

以照顾自己的某些利益，直到他自己心满意足为止，当然，也直到这符合于他的个人利益为止。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现在，具体跟你谈一谈：大家认为由你来总管庄园和家务比较合适。我同意这种意见，不过得有一个前提，即你转为文官后，在职务上将不会有所损失。亚历山大弟弟出色地办完了咱们家里的事情，而且在最近这两年里无报酬地为家里操劳，他的贡献要比我和你都大得多。

"谁当总管，谁就应该在家业现有状况下把它承担起来，并且凭良心（而不是为了向谁报德）来经营，使庄园日益昌盛，收入不断
121 增加。当然，由家里的一个成员，即这个庄园的领主之一，来经营庄园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如果我们中间谁也不愿意担负这个责任，那么，谁也不能勉强谁，那时我们就得共同努力，物色一位忠实能干的外人来干。不过，在你来到之前，或者另有任命之前，立契约和召开我们的第一次会议时，我们必须请亚历山大弟弟担负起总管一切事务的责任来。这也须根据为总管规定的那些原则和利益来办事。由此可见，你越早来越好，因为在你到来之前的管理工作，仅仅是临时性的，超过期限，当然就会使亚历山大弟弟为难。我们三个没有家室的人，必须分出一个专人来管理庄园，而另外两个人至少要在1845年以前出外供职谋生。所以要分出一个人来管理庄园，是想让他把三个人的家产作个长远的安排，另外也是为了使他在头两年内，能够解决个人生活上的需要。

"让我们按长幼顺序来谈谈。我，即尼古拉，凭我的军衔和某些声望再加上我能够知所节制，我可以找到一个薪俸足够维持我生活的职位；万不得已时，我甚至可以回到阿布哈兹去。你，即瓦列里安，就你现有的和甚至将来的军衔而论，在最初两年内，你不可能有一个保障生活的职位。他，即亚历山大，已经接到了命令，去担任财政厅厅长；他得尽快作出决定，或许今夏他就会去上任（这

个新职位当然能保障他的生活)。这样一来,为了维持头两三年的生计,你必然得担负起总管庄园之责,而不是由别的什么人来担任,因为仅仅当总管的收入,就足够保障你的生活了。你自己也知道,按军衔领取薪俸,你是无法生活下去的。考虑到这些情况,所以我再说一遍,你应该尽快回到这里来,别使亚历山大弟弟在可以飞黄腾达之时,感到为难。但是,如果你改变了自己的打算,并且根据某种想法,认为继续供职更合适,而且在这个职位上,无须乎从庄园的收入中取得任何生活费用而能生活几年,那末,你要赶快 122
通知我。不过,这也只是一种假设而已,我依然坚信,你会在6月或7月赶到这里使我高兴的。"

5月15日。"很遗憾,大概你已获悉有关你的一份单独的呈文未获批准的消息。我对此深为惋惜,尤其是它破坏了你在最近一封来信中提到的你对担任局长一职的全盘计划。但另一方面,我高兴的是你现在不再想在高加索的国家财政局里任职了,这个机构对边区来说是令人可恨的。要有先见之明,才能受益无穷,而在高加索尤为必要,因此,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你永远丢开它。一切情况都会导致如此结果,幸好,咱们家里发生了这种变动,使你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亲爱的弟弟,无论如何也别沉湎于自己的愿望和幻想之中了。同最高当局的飞扬跋扈相比,我的现状恰好证明,我们大家都是微不足道的人。

"我早已根据你替我出的主意做了安排,就是说,在这里等到7月份,再请求延长假期到10月1日。假如为情况所迫,我在彼得堡住的时间要比我原来想的更长时,你也别以为这是我的经济情况好转了。钱袋依然干瘪如故,而且从此处返回去的路费,我一时还难于筹措。我只能在邦博雷领到我的5月至8月的薪俸,因为我还没有续假,所以我不敢向那里索取领款单,以免领款单在中途和我错过,再说,在海防线司令部混乱的管理之下,我也不知道

该从哪里领取膳费凭单。这里的一笔二百卢布银币的老债务接济了我，下两个月我只能靠这笔钱了，因为从邦博雷带来的钱，虽然我省吃俭用，也可以说最大限度地控制了我的花销，前几天也用光了。你别以为在这里借钱容易，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我出门时多半步行，因为乘马车破费太大；我也不去看剧和听音乐会，因为没有欣赏这些玩艺的特别费用，仅仅有一次参加了著名钢琴家李斯特的音乐会，以免被大家说我一窍不通，特别是李斯特今天就要离开此地，可能再也不会来了。节省饮食开支在我这里的
123 生活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因为我应该有一所体面的住宅，而连家具带取暖一个月我就得花费二百卢布左右的纸币。我在这里不饮其他酒，只饮克鲁纳夫啤酒，因为其他酒价格太高。就这样，我一面尽可能地维持体面，一面在毫无把握地等待着好消息，尤其是高加索来的消息。当然，我的健康也在逐渐恢复，因为步行和节制对健康也非常有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或者如潘格洛斯说的会'苦尽甘来'！

"根据你最近一封来信判断，你不用奎宁而用其他药治寒热病，这违反一切常规。他们给了你一千粒乱七八糟的药丸，其中只含有二百喱奎宁；关于这件事我曾详细地和你谈过，希望你遵从我的劝告。很遗憾，从你的来信以及根据其他消息，我确信你们在梯弗里斯只是追求外表和作战报告。很遗憾，根据我听到的全部消息，在梯弗里斯你们被一些错误的主意、荒唐的希望，甚至还有相互的攻讦弄昏了头。看来，最后你们还会相信民政管理对高加索会有裨益。

"你们受到四面八方卑鄙无耻的欺骗。高加索时时刻刻萦绕在我的脑际，而我对彼得堡又了如指掌，所以我可以直接评论这一悲剧。我希望我所有的亲人都能赶快离开舞台，这是为了预防观众喝倒采，更是为了防备侧幕倒塌，压坏演员们。我不敢对其他亲

近的人重复我的劝告，但我对你再重复一遍：一有机会就赶快溜之大吉，甚至连有益的矿水治疗也不要迷恋。可是，假如我在那个时候表示愿意回高加索去，那你也不必感到奇怪。这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得有一定条件。把这封信的内容，告诉可以告诉和应该告诉的人。大概，你在饱受惊恐之后，才能接到这封信；我希望，收到这封信时，已经是你永远离开高加索的前夕。”

7月1日。“我和亚历山大弟弟接到了你上月10日寄来的信，我们非常遗憾，你常常无微不至地关心咱们家里的事，但却很少谈到你们梯弗里斯那边干了些什么。咱们的家业现在正掌握在能干的人手中，由亚历山大弟弟单独经营，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放心了。我虽然身居彼得堡，却根本不干预什么。文据尚未订好，但日 124
内可在民政局结束此事。亚历山大弟弟对家产经营的各个方面都作了安排，把赴任的日期也推迟到9月去了。然而，奇怪的是，你固执地想在9月15日以后到此地来；你的病只是需要带硫磺和碱性的温泉治疗，可是我知道，这种疗法只能继续到7月末；而纳尔赞[1]矿泉对你来说，完全不需要，甚至还有害。所以我认为，你可以在8月1日从矿泉动身，两个礼拜后到达莫斯科（从皮亚季哥尔斯克到莫斯科一共是一千七百俄里的路程，而且正值好季节），从那里出发，三天就到彼得堡了，8月20日之前到达此地是很容易的。谈这番话的用意无非是希望我们能于9月1日之前在彼得堡相聚。你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回避都是多余的，而且只会给正事带来阻碍。9月1日之前，我将从斯托克里什基回来。9月1日我们就举行一次家庭会议，推举总管，授予委托书。我认为，这里提一下下述事情也并非多余：早已通知全体继承人，应付给总管百分之十的酬金，以及你给亚历山大弟弟的短简中所说的生活费，因为这种酬金既合理，又够用。我们在这里用间接办法得到梯弗里斯

① 北高加索有治疗作用的碳酸矿泉水。——译者

的消息，要比从你那里得到的消息更详细可靠。我很奇怪，为什么你不利用每礼拜从你们那里来的信使。”

这时，穆拉维约夫的假期快要结束了。虽然他感到已经恢复了健康，但医治他的医生们一致决定，让他秋初再走。所以，穆拉维约夫不得不向陆军大臣助理侍从将军彼得·安德列耶维奇·克列印米赫尔伯爵提出呈请，延长假期三个月。呈文内容如下：“我获得四个月保留原薪的假期后，立即在不妨碍为皇帝陛下效忠的最适宜的时间，享用了皇上的恩典，离职前来圣彼得堡医治疾病与枪伤。我的假期从3月1日起，到7月1日截止。

“气候的变换虽然减轻了我的病，然而夏季返回阿布哈兹，必
125 然使我遭受痛苦，或许会使致命的寒热病复发。根据富有经验的医生们的劝告，我只能于秋季返回高加索。为此，我谨请大人恳祈皇帝陛下恩准，把假期再延长三个月，即到今年的10月1日为止，并保留原有薪俸。由于缺少财产，而且需要经常的医药治疗，无此薪俸，我很难生活。我应当附带说明一下：我从刻赤城动身之前，曾蒙海防线司令安烈朴少将准许，向上司申请续假，因为他根据经验深知，阿布哈兹的夏季气候危害甚大，而对已患过当地寒热病的人尤为有害。”

随后，皇帝于7月10日毫不拖延地恩准了穆拉维约夫续假三个月的请求，并保留原有薪俸。关于这件事，穆拉维约夫在7月13日发出的信件中，通知了他的弟弟：“在这里结束了接待治格特人的忙碌事务之后，我获得了延长到10月1日的假期。我打发他们明天同兹万拜[1]少校一起回家去。我自己则在本礼拜内动身去斯托克里什基。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最新消息。我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请你别生气，那是因为我一直陪同治格特人到彼得高府[2]，

① 黑海防线第十营营长。

② 彼得宫（Петродворец）城的旧名。——译者

喀琅施塔得和红村等处游历的缘故。”

我们就用这封信来结束穆拉维约夫在彼得堡的生活。现在，让我们再跟随他到高加索去。

# 第十五章　1842—1843年

126　陆军大臣视察高加索之后采取的措施　E. A. 戈洛文离开高加索　穆拉维约夫休假归来　他患病，再次呈请离职休假　休假前在高加索的战斗生活　他的情绪　给弟弟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的信

穆拉维约夫休假期间，黑海沿岸防线第三分区一如既往，依然不断地惩治乌贝希人、策别耳达人和高加索山寇，不断地粉碎阿布哈兹人的阴谋。陆军大臣视察高加索以后撤换了戈洛文和格拉别，而代之以涅伊德加尔特[1]和古尔卡[2]。可是，高加索的形势并未因此而有所好转。Г. И. 菲利普桑写道："新官走马上任，整顿边陲事务。可是，他们对这个地区却毫无所知；自己不学无术，反而要教训别人。这两位新官上任之前对在高加索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持有成见，但他们自己却又无力扭转这种局势。

"年迈的戈洛文默默无闻地离开了高加索。阿列克赛·彼得罗维奇·叶尔莫洛夫在莫斯科拜访了他，后来他对同僚们说：'我拜访了年迈的戈洛文。他现在住的房子是他前任罗津男爵住过的，他的新居很舒适。可惜，这幢房子他最多只能租用一年，因为涅伊德加尔特早就预付了租金……。'当然，这句话后来传得人人皆知。预言几乎不折不扣地应验了：涅伊德加尔特在高加索真的没有能呆上两年。"[3]

①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侍从将军，步兵上将。
② 弗拉基米尔·奥西波维奇——中将。
③ 《俄罗斯档案》，1884年，第355页。

穆拉维约夫返回任所不久，又染上了阿布哈兹寒热病，同时他 127
的伤口也裂开了。这一切把他折磨得虚弱不堪，他只得再次请长假，出国到卡耳兹巴德和特普利策矿泉区去治疗。1843 年 2 月 5 日，他申请离职。但是，尽管他的病很重，他仍然不知疲倦地继续他的军事活动。

据我们所知，穆拉维约夫从彼得堡回来后，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是 1843 年 4 月 13 日，这一天军队集结在策别耳达，讨伐在那一带出没的高加索山寇。接着，于 4 月 18、19、20、21 等日，由于乌贝希人集结，军队向圣灵要塞集中，以便保卫治格特人。4 月 25 日，在索契河一带进行侦察。4 月 27 日，攻占霍帖尔河边的阵地。5 月 9 日和 10 日，他参加了同高加索山寇的对射并进行了追剿。6 月 5 日，参加了在阿比安奇山坡前攻剿高加索山寇的战斗。6 月 20 日，率部队开往策别耳达。6 月 21 日参加了在阿比安奇山旁和敌方的小规模对射，他在阿达和阿比安奇两山之间设营驻扎，掩护阿布哈兹。8 月 29 日夜他指挥了反击偷袭营地的高加索山寇，击退了他们并进行了追击。最后，9 月 15 日，他向马兰宾要塞转移，在那里的阵地上驻扎到 9 月 27 日。

这段时间，休假申请一直没有批下来，这使穆拉维约夫非常不安，因为从他呈递申请书以来，已经过去八个月了。在这种十分苦闷和茫然等待摆脱自己处境的情况下，穆拉维约夫给弟弟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写了下面这些信，信中充满了个人的愤懑，以及对高加索军政事务的不满情绪。10 月 5 日，穆拉维约夫从苏胡姆-卡列来信写道："从你的来信中看出，你根本不熟悉高加索目前的事态，尤其不了解我的处境。我认为，在这里无须多谈此事，但我有充分权利重申：他们对我的行为是违法的，不人道的。八个月以前，我就上奏皇上申请休假，可是不久前获悉，我的申请书竟被高加索军团司令部扣压，未予发出。我已驰书参谋长正式查询申请

书的下落，日内可望答复。同时，我也非常需要米哈依尔·尼古拉
128 耶维奇① 的复信。我想，他已从莫斯科归来，月底可望得到他的信息。我的身体很不好，非常糟，寒热病发作之后转入了间歇期。这对公务倒更为有利，因为我已能下地站立。可是，我老是发烧，烧退后有时浑身盗汗，我一天天羸弱，瘦得令人难以置信；一到晚上，胸痛就开始搅扰我，而那只伤臂也由于我虚弱不堪不时疼痛。当然，生死由命，但涅伊德加尔特将军对我的陷害却不能等闲视之。诚然，任何长官都有权撵走对公务不能胜任和毫无裨益的人，但把一个病人阻留在对他身体有害的气候里，而且扣留了依法呈递的申请书，这是不能饶恕的，何况他们竟不把我呈给皇上的申请书上达呢！

“一个人直到断气之前，总是不肯放弃求生的希望的。所以，我有时也幻想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将来你若问到这件事，我可以做肯定的答复，如果我能活到那一天的话。休假或者退伍获准后，我将直接到博哥罗迪次克，在那里安顿好住处，然后到彼得堡作短时期的逗留，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以花费二百卢布为限，因此，我得努力积蓄一笔钱。如果我对参谋长提出的询问能发生效力，那么三个月左右以后就能开始度假；但如果我被迫呈递退伍申请书的话，那么至少也得过五六个月以后，才能从这里脱身。这样一来，1 月份或者 4 月份，我才能到博哥罗迪次克，而到彼得堡就得再过一个月了。

“当前，这里的局势要求我格外紧张地工作，异乎寻常地操劳。这对我身体起着强心剂的作用。对垂危的死人打强心剂，是为了使他在临终前能够立下某种字据或者作忏悔。但正是这些强心剂耗尽病人最后的生命力，加速他的死亡。当我抛开幻想，以医学的
129 冷漠态度剖析我的处境时，我所能期望得救的唯一办法就是赶紧

① 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他的本家，以后任维尔诺总督。

离开此地，而且尽可能远离高加索和黑海沿岸。不过，听凭上帝安排吧！我准备应付即将发生的一切。按照亚洲人的习俗，我似乎应给弟兄们留下遗嘱，要你们为我复仇，但我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因此只能说'主啊！宽恕他们吧！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公务之余，我过的完全是一种僧侣式的生活。有时邮车来了，就读读报纸，以排除失眠之苦，有时随便看看书，都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从清早起我就研究命令，处理公文，写报告；然后亲自发布命令；接着是训斥、威吓、逮捕；最后是规劝山寇，同他们进行无休止的谈判。不过，我这久病之人聊感自慰的是，不论在陆地和海洋，也不论在山区和平原，我们的事业都在蓬勃发展。

"这一趟邮车，我不给瓦列里安弟弟写信了，我希望赶下一趟邮车写信，将特拉斯金① 的答复通知他，让他转告你们大家。代我向大家问好。转告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② 叔叔，我对他的尊敬是永远不变、始终不渝的。我本来要给他写信，但我想，对他用不着客套，即使不说恭维话，他也情愿作好事的。"

1843 年 10 月 25 日，邦博雷。"上一封信里，我把自己的处境说得太过分了，因此，我急于想使你和一切关怀我的人略放宽心。但是，我也要违反那些为我着想的人的意见（他们认为我在此地供职，对我既有利又合适），表明我不再回高加索的决心。凉爽宜人的秋天，在阿布哈兹是罕见的，它对于饱受炎夏酷暑之苦的人来说确是一剂良药。干燥温暖的 10 月，比任何医生和药物都更能起死回生。我们大家很幸运，今年这里出现了这种罕见的现象。同其他许多人一样，我的身体也开始复元了。寒热病的发作又趋正常。咳嗽逐渐减轻，持续性的发烧也逐渐停止。只要我能及时摆脱象巨石一样压在我身上的沉重忧虑与无益的操劳，我是希望经住这

① 皇帝的侍从武官。

② 穆拉维约夫。

130 最后考验的。我最近四年的经历，可以分成古代史、中期史、现代史三个历史阶段，你对我每个阶段的经历有粗浅的了解，对我的思想状况、志向和缺点等，了解得更粗浅。如果加上我的书信，你无疑可以明白，为什么不论患病与否，我都必须离开高加索，而且在新时代到来之前不再回来。但是，在这里我却要把这一切作个总结，以便让其他亲属和关心我的人都能够明瞭，我一向珍视他们的意见，他们也可能责备我的断然行动。

“我所说的古代史指的是 1840 年和 1841 年，这是政府，即上司对我完全信任的时期，你可以在档案中找到有关的各种记载。中期史包括 1842 年到我休假后回到分区为止。我苦于创伤和疾病，同时也是出于人的本能的自卫感，所以不仅要求治疗和休息，而且想在高加索地区内调换一下工作地点，以摆脱阿布哈兹的有害的恶劣气候。我获得了假期，休假期间，我的体力恢复了，精神上的收益更大：我深深地体会到皇上对整个高加索，尤其沿岸各部落怀着良好的意愿。尽管出于自卫感，我不愿返回阿布哈兹，但是我绝对服从地执行了神圣的意志，回到黑海防线来。创伤和寒热病在途中就已经复发，可是我希望成为一个有益的人，这个希望支持着我勉强到达刻赤。从此进入了最后阶段，即我的现代史。只要有点洞察力，就不难看出，当时预料中的高加索主要官员的更换，可能给第三分区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在我离职期间，在策别耳达和阿布哈兹两地屡遭挫折的轻率行动说明，急须拥有全权、深受信赖的司令回来。由于我平素对土著的态度，及时获得的几份重要情报以及冬季的迫近，骚乱暂告平息。可是，我也看到了在我头上，同时也是在第三分区的上空笼罩着的乌云。果然，12 月 21 日全军团接到了命令：由涅伊德加尔特将军接任司令官的职务；召我到梯弗里斯去的还是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可是在那儿遇到的都是新上司。第三分区的命运就如此决定了。我深信，我将

会在对公务毫无裨益的情况下，因寒热病而死在阿布哈兹。可是，
我没有失去希望，在高加索的另一个较易治理、并且较少受上司好 131
恶制约的地方有所作为，因此我请求调动，还打算夏天到高加索矿泉去医伤。你可以看出，尽管伤口疼痛，疾病缠身，横遭冷眼，我依然极力抓住高加索，不肯离去。但从梯弗里斯回来后，我已经发现可靠的凭据，领悟到不能抓住怪石嶙峋、寸草不生的峭壁。于是，我在2月份呈递了出国休假一年的申请书。从那时起，第三分区以及我个人的一切遭遇，都与预见相符。在同治格特人一起反击哈吉-穆罕默德时，我接到命令每次奖赏不得超过六个卢布银币，并且须要详细报告，这些钱是由于什么情报或者功劳而奖赏的！以前，我曾请求给策别耳达调拨六百名步兵和一百名民军，由我熟悉的一位校官兹万拜率领，否则我无法保障阿布哈兹的安全。他们只准许我征集三百名步兵，而且都是一些最不可靠的士兵，梯弗里斯派来的指挥官也同样靠不住。于是接连失利。虽说挫折不大，但后果相当严重！连我支配微不足道的经费他们都信不住，相反，他们却用一万三千卢布银币去豢养三百名毫无用处的民军，他们这样做可以报账，因此涅伊德加尔特先生能泰然处之。治格特人攻打哈吉-穆罕默德的战事，几乎被他们完全置诸脑后，幸好得到布德别尔格[1]的支持，他们还为治格特人呈请勋章，但是呈请什么勋章呢？为这件事，他们在苏胡姆当众窘我，借口是未经过秤就把七俄石燕麦发给哥萨克。一遇到机会，便当众斥责我，说编入部队的都是些不可靠的人。这时，布德别尔格作为一个高尚的人，又出面说话了，说我一贯反对把这些人编入部队，说这本是安烈朴的过错。涅伊德加尔特先生从我的报告中明明知道这一点，可就是想刁难我。根据当时情况，我应该留在苏胡姆，涅伊德加尔特先生巡视我的分区的其他要塞时，我未随行。我仅仅从山民那儿得知，这

①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侍从将军，黑海沿岸防线司令。

次巡视给他们留下了多么不良的印象。而在此以后，阿布哈兹王第
132 一次同我见面时所表示的态度是有历史意义的。我现在且不提涅伊德加尔特。当时，布德别尔格和涅伊德加尔特先生还算和睦，由于他的关切，在涅伊德加尔特返回苏胡姆途中我才幸免申斥。不过这是小事；令我感到伤心的是边区的命运。寒热病又开始纠缠我了，我的老伙伴伊万，在涅伊德加尔特路过时去世了。我请求在休假批准前，送我到费奥多西亚军医院去。这是我和分区的每个普通士兵同样享有的权利！布德别尔格劝我等到接任的人到来以后再走。从当时边区的形势来看，我留在那里是必要的，因而就留下来了，可以说是冒着一死留下来的。从涅伊德加尔特路过时起，已经过去四个月了，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一些梯弗里斯传来的消息，而且也只不过是私下的传闻，据说我要被免职。同时，于身体极为有害的气候，又在猛烈地摧残我的健康，伤口更趋恶化。在公务方面，我和我的分区又遭到了新的灾难！梯弗里斯的命令和指示使布德别尔格失去了耐性，这样一来，唯一的一条门路——虽说遥远，但能解救燃眉之急的门路——也被阻塞了。这里无须详细叙述全部细节，也无须历数那些荒谬的幷与公务以及边区利益相抵触的种种指令。但是，我对最近这件事却不能避而不谈：从 1841 年起，我就坚持必须在治格特人聚居处建立警察所，每年拨予四千卢布银币为编制经费。由于种种情况，当然，也由于安烈朴的过错，这件事一直拖到涅伊德加尔特到任。涅伊德加尔特终于批准二千一百卢布银币的编制经费，他亲笔勾销了几项经费，幷下令把兹万拜少校到职的时间上报给他，以便按编制拨款。我奉命执行。6 月 17 日，兹万拜到职视事。当然，事情既已进行，就不能停止。在梯弗里斯汇出经费之前，我立即把钱预借给他，我为这个机构的成就感到高兴。突然，四个月以后，钱款只汇来了一半，撤销了编制经费的主要项目，还询问：治格特人是些什么人，从他们身上能得到什

么好处？我当然作了适当的回答，不知道这种答复会引起什么后果。我也终于信服了，在高加索服役并不意味着就是为皇上效忠，因为高加索的当权者不了解可以说由皇上钦定的目标，即征服高加索各部落所能获得的利益，不了解这一点，还妄加非议！看来，如果我现在就离开高加索，一去不复返，那末，我用这一切也足够 133
向所有的人表白清楚了。尚需解释的只剩下我实现最后打算的方法了：若是1月1日以前，我能看到皇上恩准我休假的命令，那么，在我的继任人到职后，我就到博哥罗迪次克去，因为我的资斧不允许我住在别的地方。我想，因治疗创伤离职，决不会毫无津贴，但我相信，津贴不够我到国外去治疗，所以只好到博哥罗迪次克[①]去度假。在那里即使治不好伤臂，也还能治好寒热病，以及由寒热病引起的其他病症。如果休假期间，他们认为我不能胜任其他职务，或者要求我返回由现今这位军团司令官统治的高加索来，那末，我只好在法定期满时申请辞职。然后，就在博哥罗迪次克永久定居下来。为此我需要一幢三俄丈宽、六俄丈长的小房子，一块六分之一俄亩的菜园，等等。估计，在那里花上两千卢布纸币就能买到。”

11月6日，邦博雷。“你的信到邦博雷的时候，恰值我同阿布哈兹王到乌贝希人那里去了。我们昨天才从那里回来。这件不平凡的大事，值得写上几笔。你是知道的，乌贝希人早已趋于驯服；虽然治格特人一直和他们争战，我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的友好往来却从未中断过。上月末，布德别尔格先生巡视边防时，已经同哈吉-别尔捷克进行了一次十分令人满意的交谈，事后他给我派来一艘轮船，让我同阿布哈兹王动身到乌贝希人那里去，因为他们都非常信任和尊敬这位王爷。我们到达那瓦金要塞不久，哈吉-别尔捷克就匆忙赶来。他的同族间存在着争执和分歧，他对之抱怨不已。然

① 属土拉省。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的堂弟和朋友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穆拉维约夫的住址。

而，阿布哈兹王告诉他说，他愿意同全体有声望的乌贝希人谈谈，希望对他们进一些有益的忠告。于是，信使奔赴各地去通知。乌贝
134 希人只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集合到要塞来了。尽管我同长老们先前的交往十分友好，我仍怀疑，我们的愿望能否百分之百的实现。在约定的时间里，四百名乌贝希人，其中大部分是最知名的人士，从四面八方来到空场上，聚集在要塞前面火力最近射程以内的地方。当我回想起当年以及不久前阿布哈兹本土上的骚乱时，我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协商开始了，接着是按照亚洲的风俗，互派使者进行谈判。我和阿布哈兹王在要塞前斜坡上落坐。米哈依尔王爷神态安详庄重地向双方选派的使者和代表表达自己的忠告。哈吉-别尔捷克坐在自己一伙人中间，也从那里夸大其词地高声向代表们解释。谈判之初，他拒绝代表别人讲话，认为他得不到同伙的信任，因而想置身于事外。但是，他的那一伙人，说服了他，请他不要在如此严重的时刻抛弃他们。如果说这是哈吉安排的一出喜剧，那末这出喜剧演得相当出色，就是对我们也十分有利。在这次谈判中，有人报告阿布哈兹王说，哈吉-别尔捷克个人的农奴想见见这位曾寄养在他们主人家里的王爷。于是，大约有二十个人走过来，俯吻他的双手和衣襟，谄媚已极。其中一位八十多岁的老者，欣喜若狂地向他扑去，爱抚地摸了摸他的脸颊，又拥抱，又亲吻，还记起了当王爷幼年时，他是怎样把他驮在双肩上的，并且问他：‘难道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当然，肯定的回答，丰厚的礼物，使得这位老人更加心花怒放。全部谈判延续了数小时，我不打算叙述详情细节。正在谈判的过程中，要塞的猪群向乌贝希人聚集的地方跑去。乌贝希人立即动手又把这群猪赶回了要塞，而我们的士兵在那里接收了这群猪，仿佛是从其他连队接受过来似的。

“最后，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中间使者已成为多余。于是，人

群向我们靠近，极为友好地围住了我和阿布哈兹王，王爷便亲自直接同乌贝希人谈话。

“这就是倔强的乌贝希人，其勇敢坚强可称散居山脉南北两坡的契尔克斯人中的皎皎者。这就是我们采取的怀柔政策的胜利。当然，这种政策应与坚定的威慑政策相结合，正如5月7日在圣灵要塞所作的那样。乌贝希人表示愿意臣服，但在宣誓和交出人质 135
之前，他们打算同阿布哈兹人和沙朴苏格人作最后一次共同协商。他们完全相信阿布哈兹人和沙朴苏格人也有这种愿望。哈吉-别尔捷克日内要亲自到那里走一遭，想来再过三个月，契尔克斯事务大体会按皇上所希望的那样结束。要知道，那将是个什么样的时期啊！哈吉-穆罕默德从沙米尔那里得到最令人兴奋的消息后，将会在阿布哈兹人和沙朴苏格人中间夸大其词地散布对我们极端不利的谣言。那时，我已经不在这里了，所虑者只是涅伊德加尔特的吝啬、短见、多疑和固执的脾性会在事情行将结束之际，把一切都搞得一团糟。不过，听凭上帝安排吧！我认为上帝不会允许这个老家伙违背皇上的一切善良意愿，让他把近四年来为实现皇上的意愿历艰涉险所取得的成就化为乌有。顺便说说，哈吉-别尔捷克老头也有些固执。尽管他协助我们甚为热诚，但他一再断言，哈吉的称号① 妨碍他为基督教效劳，然而他当众声称，他相信他的儿子们（其中有三个与我们作战时被打死）会成为很好的军官。

“衷心感谢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和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② 两位叔叔对我的事情所给予的关怀。我正焦急地等待着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叔叔的通知。到下诺夫哥罗德去我非常高兴，其实，只要能摆脱涅伊德加尔特和这儿的寒热病，到哪里去都

① 哈吉（Хаджи）是伊斯兰教对曾朝拜过圣地麦加的教徒的一种称号，加于姓名之前。——译者

② 穆拉维约夫的本家。

行。新年前我未必能离开此地，继任者未必能这么快动身。12月中旬我还要去讨伐山区，不过，只要弗兰格尔[1]能赶到，我很乐意放弃这次讨伐，但求尽快地离开此地。谢谢你为奥登涅次帮的忙，但我一贯反对你放弃能够有所作为的职位，这一点，我已经对你说过和写过好几次了。坚定是好的，也是可贵的品德，但稍有过份，就会变成固执。我从你的来信中断定，若是过去的职务没有更动的话，那末你现在仍任原职。与高加索告别，我必然会感慨万端，
136 因为高加索是我的广阔天地，伤可合，病可愈，但重返高加索的最大障碍却不会这么快就能扫除。看来，我只得在省公署或者在博哥罗迪次克度此余生了。”

1843年12月26日，邦博雷。“无论如何我也等不到你的消息了。我马上要率领队伍进山，所以急于向你倾吐苦衷。我每天都在念叨，让我的飘泊生涯尽快地结束。可是，除了11月10日皇上的敕令以外，还看不出任何迹象能使我从寒热病和诸如此类的苦恼里解脱出来。

“自古以来，人们就说，智者也不能未卜先知，所以，无论对上面提到的敕令的结果，还是对即将开始的雪源上的远征，我都不能作出什么预言。为防万一起见，我本想随信附上行前给涅伊德加尔特的报告抄件，从这份报告的结论中，你可以看到高加索一切灾难的根源在于司令官吝啬、多疑和指挥无能。不过，为慎重起见，我决定不把抄件寄给你了，因为我还没有失去希望，亲自把这份很有趣的文件，送给应该看的人看。然而，你别象瓦列里安弟弟那样，以为经过这场波折之后，我还会在俄国国土上抛头露面，即使我命中注定要活到玛土撒拉[2]那样的高龄，我也不会的！决不！携家带口的继任者迟迟不来，叫人等得腻烦，听说他还在挑选季节，等

① 卡尔·卡尔洛维奇——少将，高加索第二十一步兵师师长。

② 《旧约全书》中传说活到969岁的老人。——译者

等。谁都可以任意摆布吾等芸芸众生，只有上帝才能裁决这类争讼。不过，俗话说得好，'要指望上帝，但自己也不能疏忽大意。'关于我的病况，以及新分区司令到任前由谁代我行使职权等事，我已经正式提出报告。

"马匹已经备好。祷告用的读经台和旗帜都已搬出。大炮(不是你在彼得堡见过的那种，而是小巧可折，运载方便的炮)已经排列好，正等候着它的牺牲品。倒霉的还是那些可怜的畜性，我们将揪着它们的耳朵和尾巴翻山越岭。拥抱你……。"

137

# 第十六章　1844年

穆拉维约夫在高加索服役的最后一年　他给弟弟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的信

1844年是穆拉维约夫在高加索服役的最后一年。这一年里没有发生特别事件。然而，一些家事和高加索军事行动的整个进程却使穆拉维约夫大为不安。这一点我们从他给弟弟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的下列信件中将会看到。

1844年1月21日他从邦博雷给他弟弟的信中写道："一连过去了三班邮车，我都沒有得到你的消息。我估计，你可能以为过几天我就到彼得堡去，所以不给我写信了。可是，不管命运对我是仁慈还是冷酷，我都得在这里再呆两个多月，或者一部分时间呆在刻赤。所以你给我的信就寄到刻赤或由刻赤转给我，因为我要在那里等弗兰格尔。

"我打算从刻赤取海路到塔甘罗格去，那里我还从来沒有到过，然后再从那里取旱路经罗斯托夫、诺沃切尔卡斯克和沃罗涅什前往博哥罗迪次克。这样便可以大大缩短我的行程。不过，我估计，最早4月初我才能赶到塔甘罗格，4月20日前后到达博哥罗迪次克。我想在那里得到你的确实消息，我到彼得堡去是否有益，因为我出国也可以不经过彼得堡。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消息还是寒热
138 病，它现在缠着我几乎一刻也不放，如果到博哥罗迪次克还是这样，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只能呆在那里，哪儿也不能去。

"我给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写了一封回信。

他在来信中不太赞成我到彼得堡去，让我万不得已时，也就是说，如果我不得不申请退伍时再到彼得堡去。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自己到彼得堡去，不会有给我更动职务的希望，除非召我到那里去，那时我去至少还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另外，到彼得堡去一趟花销也很大。发给我休假的津贴共有八千卢布纸币。如果在博哥罗迪次克平平常常地过日子，并能习惯于过更为俭朴的生活，也就是每年靠三千卢布退役金生活，那是够用的。如果到彼得堡去，这些钱当然就显得少了。

"你二哥根据我说的要有一幢带一座小花园的小房子这句话就认为，我把博哥罗迪次克的生活想象得太浪漫了。我不知道，关于这一点该给他往哪里写回信，因为他象个云游骑士似的接连几个月在外面奔波。他回到彼得堡后，请你告诉他，我的这种浪漫主义作法只不过是 vertu de nécessité（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我丝毫也不反对住大城市，有豪华的房子和瑰丽的大花园，只要我能有达到这一点的财产和德行。但是，遗憾的是，上帝给我的不是财产，而是某些在现今社会很少为人重视的才能；而上面提到的那种德行又不符合我近二十五年来一直奉行的信条。所以由于阿胡耳哥这一仗，我今后便要吃喝饮酒过过清闲日子，天阴下雨时蹲在小屋里；天晴时，坐在小树下乘凉。若是在大城市里，我非得冻死、渴死、饿死不可。

"你在信上还提到政府关于斯托克里什基的什么命令，很遗憾，高等法院将要干预这些事情。要是枢密院的话，或迟或早，或好或坏，总还是能结束这件事的，可是高等法院却永远也摆脱不掉。这样一来，斯托克里什基收入的一半既不归我们自己，也不归偿主或者对方，都要被高等法院吞掉。再见！"

2月3日，邦博雷。"尽管我的分区里平安无事，特别是我们出征朴斯胡以后更是如此，但我还是不能不想着高加索的对面，因

为那里发生的非常事件正以其极坏的后果威胁着我们在高加索山
139 北部的统治。各方面传来消息说，新开来五万军队增援高加索军团。我在这一行动里看到强大的沙皇是如何关怀自己帝国的利益和荣誉。不过我心头压着一个沉重的疑团，因为我回顾了我所知道的这个边疆的全部历史后，我相信，由于一些统帅没有经验，由于刚愎自用，追求战功的首领们性情暴躁，判断错误，即使有最强大的军队也可能败北。如果这个强大的军队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那将使高加索堕入十分悲惨的境地。我和现在的高加索当局不正常的关系使我在这里毫无希望对这个各方面我都十分熟悉的地区所采取的决策陈述意见。而且我知道，我在这方面的任何努力不仅不能引起重视，反而会使我遭致不快。可是，良心不允许我在如此重大的事情上保持沉默。

“我在附于这封信的条陈① 里，对今年即将在左翼和达吉斯坦采取的行动陈述了我的某些设想。我反复考虑过：如何才能把我的设想让那些能够影响这些行动进程的人知道，我简直找不到一条正式的途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尽管我在推行山区政策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但在彼得堡我只能是一个最蹩脚的外交家；我不能把我的设想告诉给高加索当局，如果我不通过你，而直接向彼得堡陈述，势必要丢脸或者碰壁。所以，我现在把我治理高加索的经验成果交给你，由你全权处理，不过你要记住，它只能在早春，即4月以前发挥作用。明天离开这里的邮车3月1日以前甚至更早一些就能把这份条陈给你送到。我并不怀疑，你和我同样希望为祖国谋福，为皇上效忠。我知道，你收到这份条陈后，一定会不失时机地将它交给一个能把它送到应该送的地方去的人。这一切都要仰仗你的良心和京城活动的经验了，我只是告诉你，没有必要公开作者的姓名，而且正相反，如果这对事情的进展有益，作者的姓名应

① 这份条陈收在本书第2卷，第2卷收入了有关穆拉维约夫活动的正式文件。

该保密。

"五年前我们这里是另一种情况，五年来的事实也完全证实了 140
我的设想，这些设想当时实行时稍稍做了些变动。强大富饶的锡木尔区虽然历尽沧桑，但迄今仍旧忠心耿耿地为我们效劳。我们在切禅和北达吉斯坦的行动，在执行的细节上，和我的设想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总的说来，事态是朝着同一目标发展的。可是，谁又能想到普洛先生在热诚欢迎他的各村落里发动了募集武器、钱款和羊肉的冬季运动呢？1840 年 1 月 1 日符拉迪高加索城防司令召集了由臣服于我们的人所组成的连队商讨捉捕沙米尔的问题。沙米尔及其二十一名党羽隐藏在一个没有归顺的村社边界上的一个洞窟里；这个村社怕激怒俄国，不敢援助沙米尔，不供给他们饮食；但是，过了几天以后，已向我们归顺的整个切禅区都被普洛的行动激怒了，他们请沙米尔做他们的首领来反对俄国！沙米尔不断地利用我们在治理上和军事行动上的错误，迅速壮大他的队伍，而且从去年年初起，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和刚愎自用，便给他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天地。从 1838 年起我就是他的劲敌，两年来我们的言行都是针对他的；而于 1840 年我甘冒海防线当时所遭受的危险，自动提出占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当时受到契尔克斯人和他们的首领哈吉-别尔捷克的严重威胁。这种举动以及我所采取的措施所引起的后果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沙米尔遁走以后，我一直没放过他，不断注视他本人和我们在切禅区和达吉斯坦区的行动。由于我同军团司令部过去的关系，我能够得到我们在那里行动的详细情报，我在彼得堡时也得到了同样的信任，可是在去年的一年里我失去了这些门路。不幸的是，那里的事情已经发展到对我们如此不利的地步，即使没有司令部的情报，也是人人皆知了。沙米尔极力在契尔克斯人中扩大他的影响的企图并没有得逞，我可以大胆地告诉你，其原因就是他的爪牙在这里遇上了我，他过去的劲敌。治格

特人和与之为邻的由哈吉-穆罕默德率领的部落是同一种族，同一信仰，又有血缘关系，他们之间的战斗在高加索的历史上，即使是在最相安无事的时期也是一个罕见的例子。这一事件的发生是我
141 治理第三分区的结果，它可以铲除沙米尔的爪牙在这里的全部阴谋和影响。这便是我有权议论在切禅区和达吉斯坦区的各种策略的原因。如果这些议论不能及时为应该知道的人知道，那么你就会问心有愧了。”

2月10日，邦博雷。“我不知道，对你的默不作答该作何设想。六个礼拜过去了，没有得到你的任何信息。我为你的健康耽心，也为另一方面的情况挂怀。如果你自己不能亲自给我写信，那么也该让咱们家的其他人写信来谈谈你的情况，这虽不能使我满足，但能使我稍觉宽慰……

“随最近这趟邮车我给你寄去厚厚的一封信，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你对信的内容有什么看法。当然，如果弗兰格尔已经动身来这里的话，你只能往刻赤给我写信了，而且，事情也只能是这样。法律对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不能允许逾期四个月而不受惩处，到3月6日或者10日他就超过这个期限了。我从他的履历表上看到，他有一个年青的妻子和三个小孩，对他到第三分区来的悲惨际遇我是深表同情的。你何苦要把自己的命运信托给涅伊德加尔特呢？本来可以派其他乐于干这个差事的人到这里来。我现在也并不轻松，请了假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动身，因为弗兰格尔在彼得堡的停留不能不使我想到他是否要想办法摆脱他即将担负的苦差。那时我将怎么办呢？一个人如果处在我的地位，当他回想起自己提出请假申请已经整整一年时，他一定会说：‘Verdämmter Streich’（这可真是见鬼啦！）。而且，皇帝允许我离职的命令也已发布整整三个月了，可是到现在我还没法确定，什么时候我才能从这里动身。司令部里那班人想方设法故意刁难，对一个离任的人

也毫无恻隐之心，他们摧残我的被寒热病折磨得羸弱不堪的身躯，要把我的不幸的灵魂撕扯成碎片。情况很不妙，但确实是如此。12月3日以来你的默不作答给我的思想上又增添了一层阴暗的色彩，而且是最浓的一层阴暗色彩，我向你说这些，毫无责备你的意思。精神和肉体上激烈的但是缓慢的痛苦使我疲惫不堪；强烈的转瞬即逝的那种感受，不管如何痛苦，却永远也不能动摇我这颗坚强的心，然而，日久天长滴水也能穿石。你从这封厚厚的信里可 142
以看到，我尽力深入地探讨和我关系不大的事情，这样，我就会忘掉这里的一切，连我的寒热病也不例外。这多少还能使我轻松一些。但是，所有这一切我都不得不在我的内心里去寻求。我在上面说过，除了司令部里那班吹毛求疵的人玩弄的一套伎俩，诸如用大头针、钳子、小刀子伤害我，有时甚至用大刀砍我之外，我是连一句好话都听不到的。

“过几天你就要满二十五周岁了！的确，你这二十五年的岁月也不是在飘散着玫瑰花香的凉亭里度过的，可是到三十五岁的这十年岁月，你可别象我这样度过。我正等着你的来信，如果收不到你的信，我就不能为你的生日痛饮一番了，只好以泪洗面，从我的不幸的额上洗去一层晦气。我的额头已经渐渐被周围沉重的阴暗气氛压低了。连一丝生命的光辉也透不过这层阴暗浓重的氛围。

“我的军事政治活动虽然会一直继续到我在此地逗留的最后一天，但是，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我受到山南当局和海北当局的排挤已经有一年多了，我根据多年经验提出的设想和策略遭到他们顽强的阻挠，使我不由得感到为难，虽然我对自己并没有丧失信心，但我不能不相信，我不可能再对国家有所贡献了。”

4月9日，费奥多西亚。“日前，我跟我的分区，和整个高加索分别了。本想能在这里得到你的消息，可是邮车什么也没带来。明天我就要动身到博哥罗迪次克去。我和弗兰格尔见面了，我相

信，我的分区沒受到任何损失。如果今后的事情不怎么顺利，那也不能归罪于他，而要归咎于那些迫使我永远离开高加索的原因（自然不包括疾病）。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才决定，只要涅伊德加尔特和特列斯金在高加索当权，我就不再回去。我在这里遇上了科特利亚烈夫斯基。过去我把他想象成年老体衰的人，可是我高兴地看到，我的想象是错误的。重伤只是把他的脸型毁了，但在精神上和肉体上他都比我过去和现在知道的高加索所有的军团司令都健康。近七年来，他的伤痛已经减轻。他不能不怀着沉痛的心情谈到达吉斯坦的现状，而且哪一个俄国人会饶恕这些事件的罪魁呢?! 如果他们还象 1842 年和 1843 年那样对待政府今年所做的一切努力，那他们会倒霉的。我渐渐失去了到彼得堡去的希望，
143 不知道，在博哥罗迪次克等着我的是什么，不过，我根据一切情况看到，对我的职务来说，已经后继有人。该节省一些薪俸以备不时之需。现在，我的胸部有病，矿水对我有害无益，所以治疗的事情就更该往后放一放。我的使命已经完成：象柠檬一样把我榨干，然后就被摒弃了。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对我目前的处境既不抱怨也不感到屈辱，但是，我只怕当我的力量恢复后，我的情感会重新燃烧起来。我只有三十五岁，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再过两个礼拜我就到博哥罗迪次克了。”

总观穆拉维约夫在高加索的活动，我们不能不指出，他应享有的光荣，与其说是由于他赫赫的战功，不如说是由于他具有非凡的行政才能，由于他同敌视我们的山区部落周旋的艺术而获得的。在一个战事频仍，烽火连天的边疆，他可以说完完全全奉行了怀柔政策。他善于以自己的崇高人格使山区部落的王爷、长老对他产生无限信赖，然后通过这些头面人物使一个个部落心悦诚服地归顺于俄国政府。穆拉维约夫的一个同僚菲利普桑对他在阿布哈兹的行动有过这样的描述：

"穆拉维约夫在阿布哈兹的活动是从接近两个主要人物——阿布哈兹王和卡措-马尔加尼开始的。他对阿布哈兹王特别表示尊重，当这位王爷生长子时，他下令在邦博雷鸣放一百零一响礼炮。实际上，他迫使阿布哈兹王遵照他的指示行事。和卡措接近要困难些，因为他是一个聪明、狡猾的山民，在阿布哈兹有很大影响。卡措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他虽然还保持着蓬勃朝气和当年旺盛的精力，但却在自己长官的笼络下屈服了，成了他手下的一名勤恳能干的耳目。阿布哈兹王和卡措一连参加了几个月的谈判，施展了种种计谋，推动他们相邻的部落治格特人归顺俄国沙皇。征服治格特人的活动获得了如下的结果：三个滨海的村社（近一万人口）同意归顺。在不以武力开拓疆土的事业中，能取得如此成就，首当归因于穆拉维约夫的行政才能和他的策略。"① 穆拉维约夫的另外一个同僚 M. И. 韦纽科夫在谈到他的文章中提到："黑 144
海海防线司令安烈朴将军给戈洛文的公文中写道：'阁下任命穆拉维约夫这样优秀的军官为海防第三分区（在苏胡姆）司令，我真是感激之至。'" 韦纽科夫先生写道："我是亲眼看到这份公文的。对高加索司令部的档案材料我可以作一点补充：安烈朴将军的评价从下述一事中也可以得到证实：穆拉维约夫任职期间乌贝希人——西高加索的山民是完全驯服的，西高加索的山民后来与我们为敌的时间比其他所有的人都长，而且从来也没有屈服于武力。穆拉维约夫的这种行政才干引起了尼古拉皇帝的注意，把他擢升为将军。"②

① 《俄罗斯档案》，1883 年，第 352 页。

② 《俄国旧事》，1882 年 2 月，第 523 页。

# 第十七章　1844—1845年

145　穆拉维约夫在博哥罗迪次克的生活　给沙尔瓦施捷王爷和给弟弟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的信　皇上嘉奖穆拉维约夫　父亲的死和彼得堡之行　沃仑卓夫伯爵被任命为高加索总督　穆拉维约夫向沃仑卓夫伯爵自荐　陆军大臣致函沃仑卓夫　穆拉维约夫上书陆军大臣　H. H. 安年柯夫与穆拉维约夫的书信往来　穆拉维约夫在国外　在国外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的信

1844年4月20日穆拉维约夫终于到了博哥罗迪次克（属土拉省）。在高加索紧张的工作之后，第一次在小县城久居，可以料想他的心情会多么难过。“一旦离开高加索，我势必要感慨万端。对我说来，高加索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穆拉维约夫在来到此地以前不久给弟弟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的信中这样写道，看来不论他怎样设法排遣郁闷，对高加索终究无法忘怀，他一心只向往着那里，仍然希望休假期满之后，对高加索还能有所裨益，当然这只能在另一种情况下，即他的上司能有所更动。关于来博哥罗迪次克的情况，穆拉维约夫在5月1日给阿布哈兹王米哈依尔·格奥尔吉耶维奇·沙尔瓦施捷的信中写道：“蒙您良言赠别，我平安抵达博哥罗迪次克，这里早已盼望我来。一路虽然历尽艰辛，但我的健
146 康并未受丝毫影响。我在此地完全安居下来，度着清静的生活，除走访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①]外，8月前我将不到任何地方去，因

① 指穆拉维约夫-卡尔斯基，请参阅第1章。——译者

为皇帝陛下和皇室不久要出国，8月末才能返回彼得堡。我从最近的信中得知这一消息，特告知阁下，目前您可不必急于赴彼得堡。然而，家中情况若允许您于8月成行，那是很方便的。彼得堡的9月风光仍很秀丽，而且皇帝陛下国外回銮后，或许会命令禁卫军举行演习。这种盛况一定会使我们这些身居高加索的人叹为观止，何况您10月返回时，路途还是畅行无阻的。

“我在此地（博哥罗迪次克）等候您的消息。我希望再过三个月左右能和您晤面，并希望能和您朝夕相聚。我常常怀着深情想起第三分区，因为在那里，我虽然备受劳苦，恶疾缠身，但您的情谊对我是一种支持和慰藉；而我的职务由叶果尔·彼得罗维奇[1]这样正直高尚的人继任，也使我衷心感到欣慰。我与他是旧交，此次在费奥多西亚又一起盘桓数日，我相信，第三分区的全体官兵是会对他满意的。

“敬请您代我向尊夫人和太夫人致意。我衷心拥抱亚历山大和卡措·马尔加尼。您治内有何变化？急切等候回音。”后来，7月6日穆拉维约夫又给弟弟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写信，谈到自己在博哥罗迪次克的生活起居：“你来信问我做些什么，真叫我难以作答，因为我必须向你说实话：我正在赋闲，随便看看书，有时虽然也能遇到正经书，但这毕竟不是正事，有时写写信，出去散散步。我也曾着手从事校对工作，但是毫无进展，一部分是由于懒散，大部分是因为我没有做这种工作的才能。有时从高加索来或者赴高加索的过往行人也顺便来看看我。我再一次请求你，不必在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2]面前再三提起我想去阿斯特拉罕的事；他既然知道，也就算了；显然此事难望成功。老实说，我决不愿意强求非任命我不可。如果有人郑重地向你或你二哥问起我的情 147

① 弗兰格尔。

② 穆拉维约夫。

况，那你们可以说：我的健康三个月来大为好转；寒热病已经痊愈；出国治疗臂伤为时已晚，而且经济情况也不允许。我任何时候都不拒绝任职，但是委任我的职务必须使我有用武之地，绝对不能象这一年半我在高加索那样，横遭冷遇，一筹莫展……老实告诉你，我在这里无所事事，已经开始感到寂寞了，只有一想到我幸而摆脱了那么一个倒霉差事，我才安于闲居，聊以自慰。

"高加索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1839 年初我在彼得堡就曾预言，高加索情况会有好转，事实上果然如此，唯有格拉别后来由于刚愎自用所采取的行动例外。1842 年初，我曾说形势不妙，不幸而言中；然而这仅仅是开端；1844 年初我曾设想过一些对策，当时我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如果不照我的话做，形势必然恶化。不过我的建议自然不是为涅伊德加尔特写的，如今将要出现的已不再是花朵，而是果实了；但这都得听凭上帝的安排，只是不要搞得一塌糊涂，以至于无人敢收拾残局。我国在那里的兵力极其强大，似乎不至于吃大败仗；不过在涅伊德加尔特的治下，即使战绩辉煌也无所裨益。有关高加索的治理情况，我在这里听到各种各样令人不太愉快的细节，这些消息都十分可靠而且毫无偏见。只有天知道这种事理会有什么结果，此其一；沙米尔会落个什么下场，此其二；某一个先头部队的光荣远不能扼止高加索威胁我国的一切灾难！不过这些事跟我们无关，谈多了只是浪费笔墨而已……拥抱你……。"

穆拉维约夫在博哥罗迪次克荣获一枚一级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和皇帝颁发的奖状，这次嘉奖是表彰他在 1843 年 12 月向朴斯胡进军攻打山民时，他的勇敢卓绝和指挥有方。

1845 年初，穆拉维约夫遭遇到家庭的不幸，他的父亲去世了，他不得不到彼得堡去。

148 正在这时，他听说沃仑卓夫伯爵被任命为高加索方面军总司

令和高加索总督，接替涅伊德加尔特的职位。这个消息大快人心，尤其是穆拉维约夫更为振奋，人们对沃仑卓夫伯爵此次任命寄予很大希望。穆拉维约夫到达彼得堡后，在伯爵动身赴高加索的前几天，认为应当拜访沃仑卓夫伯爵，所以经陆军大臣允许，向沃仑卓夫伯爵说明愿为治理高加索效劳。伯爵极其亲切地采纳了穆拉维约夫的自荐，并应允亲自跟陆军大臣商谈此事。穆拉维约夫当时忙于安葬父亲，未能立即向陆军大臣报告此事，直到沃仑卓夫伯爵动身之后，才把这一切情况向侍从将军 H. H. 安年柯夫说明，请他报告陆军大臣。车尔尼雪夫公爵听到此事，大为惊异，出于对穆拉维约夫的同情，立即于 2 月 18 日致函沃仑卓夫："前黑海沿岸防线第三分区司令穆拉维约夫少将，目前正休假治伤，将于今年 4 月 7 日期满，彼愿再次赴高加索服役，投大将军麾下，并曾获余允许，于阁下离彼得堡前数日趋府拜见，得阁下应允将此事与余商谈。穆拉维约夫少将因父丧，未能在阁下启程之前将此事告余。刻间假期将满，彼申请任职，因此理合告知阁下，阁下是否愿意任用穆拉维约夫少将，使之再次在高加索独立军团中供职，或委以高加索边区之行政职司，如果阁下愿意采用，将委以何种职务，请酌情处理，并请将结果告知是荷。"在此函之后，侍从将军安年柯夫曾于 2 月 19 日写信给穆拉维约夫："遵照阁下意愿，余已荣幸地向陆军大臣报告，说阁下等待委任，愿意再次往高加索军团供职，或担任高加索边区的行政职务。阁下未能将沃仑卓夫伯爵从圣彼得堡动身之前对阁下的答复，告知车尔尼雪夫公爵，公爵对此深表遗憾。尽 149
管如此，公爵还是已就阁下之事致函伯爵大人。谨奉陆军大臣之命，将此事通知阁下。"

这件事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拖延下去了，而穆拉维约夫的健康日渐恶化，于是他申请再延长假期六个月，以便赴矿泉疗养。为此事他于 3 月 29 日上书陆军大臣说："侍从将军安年柯夫上月通知

卑职，说阁下曾就再次委任卑职赴高加索供职一事致函沃仑卓夫伯爵，然而卑职伤势日益恶化，尤其是去夏由于患阿布哈兹寒热病而引起的其它病症，未能利用矿水治疗，恐最近期间内不能返回高加索。由于本年4月7日卑职假期届满，斗胆恭请阁下奏请皇上，延长假期六个月，俾使卑职能赴国外治疗，并申请保留薪俸，因卑职没有任何财产，薪俸是唯一的生活来源。”穆拉维约夫在给陆军大臣写这封信之后不久便得到延长六个月的假期；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未能迅速离开彼得堡出国。于是H. H. 安年柯夫根据车尔尼雪夫公爵的命令，4月24日又给穆拉维约夫写了一封便笺：“陆军大臣命我询问阁下，是否改变了利用准予阁下的假期的计划。望阁下告知，以便向陆军大臣复命。”

穆拉维约夫于4月25日回信给安年柯夫，答复如下：“我的臂伤迟早非用矿水治疗不可，然而五年来我已推迟五次，皆由于职务缠身，不能离开①…… 我绝对服从陛下旨意，无限忠诚于吾皇利益，此志始终不渝，当前如需要委任我以有所作为之职务，我甘愿放弃陛下恩赐的假期，治伤一事可推迟到较为闲暇之时。”

H. H. 安年柯夫于4月27日对此信回复如下：“Je m'empresse de vous avertir, mon général, que vous pouvez faire vos publications de voyage et vos préparatifs de départ en toute sûreté: l'affaire du Caucase est coulée à fond. On dira que vos blessures s'étant rouvertes, vous avez demandé et reçu un semestre pour l'étranger et le tout sera dit.”②

我们从这些来往书信中可以看到，穆拉维约夫想赴高加索任

① 下面用虚点表示的这一部分，原稿中被墨水浸染，看不清楚，由于我们只根据手稿，因此便笺中这一部分无法准确引用，实为憾事。

② （法语）“我急于通知将军阁下，阁下完全可以登报声明有关出国事宜，并准备启程。有关高加索之事如石沉大海。阁下的臂伤又裂口，请求延长假期六个月，已获批准之事将要宣布。这可以说明一切。”

职的意愿，不知什么缘故未能实现。他为了不白白浪费时间，立刻动身赴国外矿泉疗养，以便恢复健康。但是我们看到，即使如此，他想赴高加索供职之心仍然未死。他在6月11日（新历为6月23日）曾从亚琛写信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于是我们中途停驻下来；妹妹们在7日（新历为19日）大概已经写信给你，告诉你我们停留的原因和赴波恩途中的情况，以及大家劝我们来此的目的。翌日，即8日，我们乘火车从波恩出发，又赴科伦，或叫科隆①，在那里逗留了几小时，瞻仰一座有名的天主教堂，这座教堂六百年前便已开工，至今尚未竣工。我不想向你详细描述这座建筑物，那要费好多时间，而且天知道它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修完，因为每年为这项工程只能募到八万太勒②，而要想把它修完，还需要大约八百万太勒，尽管这六百年来至少已经修建了全部工程的四分之三。这样看来，这座教堂的价值可达三千多万太勒，相当于一亿张钞票③，这还不包括从十三世纪起的各种价值昂贵的捐赠品，全部室内装潢及许多名人的豪华的坟墓。从这座教堂俯瞰，风景十分优美，但是对于到过'大伊万'钟楼、麻雀山、西蒙诺夫寺院④的人来说，这不足为奇。连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拖着一只病腿，还爬到一半高的地方。后来我们又去吃午饭，3点乘火车赴亚琛。火车疾驰如飞，瞬息千里，令人心旷神怡；从科伦到此间约 151
九浬，相当于六十余俄里；我们中途停车六次，每次约数分钟，有一次甚至达十分之久，下午5点半终于到达此地，起初住在 Hôtel de l'Empereur⑤，后来，即昨天，又搬到 Hôtel a l'aigle noir⑥。我

① 原文如此，现在只叫科隆，在德国西部。——译者

② Taler 德国当时货币单位，相当三个马克。——译者

③ 指俄国当时纸币，票面额约为一卢布。——译者

④ 《大伊万》钟楼（在克里姆林宫内）、麻雀山（现名列宁山）以及西蒙诺夫寺院，皆为莫斯科名胜。——译者

⑤ 皇家旅馆。——译者

⑥ 黑鹰旅馆。——译者

们一行三人：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我和公爵哥利岑中尉。我们在这里租了一套房间，在一楼，窗外就是小花园，这是为了照顾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就在这套房间里还有供他专用的浴池，这对他说来更为便利。这套房间共有三间，连臥具在内，每昼夜七个法郎，相当于一又四分之三卢布银币。一般说来，这里生活费用不能说便宜，为了避免过多的花销，我们总想按外国人的习惯生活，然而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常常反对。医生叫他和我采用淋浴；这破费太大，每次每人要交三个法郎，亦即每天一次，不过也沒有办法；此外，我们还要空腹直接从泉里汲水喝，他喝溫的，我喝凉的。估计这种疗法对他会有效，对我的伤臂也可能有效，遗憾的是这里含硫的空气和矿水对有病的胸部有不良影响；过一个时期再看吧：看它对我的手臂到底有多大好处，对我的胸有多大坏处；十天之內就可以知道，到那时，如果我不能在这里继续治疗，我就到别的矿水区去玩一玩，休息休息，根据此间医生的建议，我可能到比利牛斯山去。

“应该设法使陆军部知道我在这里治病，以备万一委任我职务时，即使我离开此间，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也能知道我的去向；无论如何一个月之后我想回国，并准备赴高加索，只要那里能给我安排合适的职务；我想最好让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在委员会会议上看到魏玛恩的时候，将我的情况告诉他，或者你亲自到安年柯夫那里去一趟，转达我的问候，向他只须说明我根据著名教授奥斯的建议，正在 Aix-la-Chapelle① 治疗即可。此间俄国人极少，除了前面提到的我们三人之外，还有一个姓杜尔诺沃的，是彼得·米海洛维奇·沃尔康斯基公爵的门婿，任海军总审查官之职，负责审查海军报告，等等。我们每天聚会在一起，暂时还不感寂寞。外国报刊有关高加索的报导照例谎话连篇；我们国內一定有真实可靠

① 为埃克斯-拉·夏佩耳即亚琛。——译者

的消息。”

接着，穆拉维约夫在6月26日的信中写道：“我本应赴伦敦，152
却自己也莫名其妙地在这里[1]淹留下来；只耽搁一天便改变了我的旅行计划，我已经不能去伦敦了。不过我并不感到惋惜，因为这样可以节省我一些钱，不然去一趟伦敦，花费很大。现在我决定在此间等候你们的消息，我希望在你们的来信中能看到许多有趣的东西，实际上当然不会有那么多，——你们的信礼拜六（即7月1日）就可以到达这里；让我看看你们的信会告诉我一些什么，那时候我可以更有把握地踏上旅途；我希望能有一个充分的理由使我得以复职，因为就是在国外无事可做也感到寂寞。当然，我决不会为到这里来旅行或者为这次出国旅行感到后悔；也许在巴黎逗留一些时候也不无益处，现在我打算从此地直赴巴黎；因为这里距离巴黎很近，坐火车也十分便利；不过现在我已经明白什么东西对丰富我的知识更有益处；与其走马观花，看了许多，不如宁可少些，但看得深入细致些好。纪念碑、高塔和教堂并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绘画、音乐、风景也只能使我陶醉一时；然而我看到的新人越多，我想要了解人的心理的欲望也就越强烈；我想要了解人的行动的幕后原因，我想要了解赤裸裸的真理，这些欲望越来越强烈，而且我也越来越相信，一些肤浅的见解总是错误的，只有经验和观察才会在我们面前打开天意的途径。大概你读了我这封充满哲学味道的信，一定会带着怀疑的神情笑我，你一定会以为我没有睡醒或者睡得太多了。不，我现在常常抽雪茄，并且就着啤酒，——顺便说一句，杜尔诺沃今天请我们吃饭，我现在正等待着；他是宫廷内的人，首先想到了这个日子，不过我们在7月1日要还他一席。

“这难堪的炎热使我想起了高加索和我在那里不受拘束的生活。你看到这句话一定觉得奇怪，不过这是千真万确的，在那里尽

① 也指亚琛。

管公务繁忙，责任在身，然而在一些小节上我们的确比在国外还随便。顺便说一下，我尽管极力想给你写一些有趣的东西，却什么也写不出来，这里的一切都十分单调，炎热不堪，散发着硫磺味，跟皮
153 亚季哥尔斯克差不多，这里人的面孔都不陌生，人们谦和温顺，如果不是等待你们的来信，我早就该走了。我的手臂又犯病了，伤处又要裂开；只好到巴黎去治，这里有人对我说，到那里一定能给我治好；走着瞧吧！当然，如果我能确信巴黎真能治好我的病，我可能在巴黎一直呆到休假期满为止。不过我觉得，上帝如果有意把我安排在高加索，那么我到那里治病会比任何地方都更适宜；当然，我必须不染上第三分区的寒热病。无所作为的空虚用什么也弥补不了；——象这样好的兴致丝毫没用上，简直是怪事，太可怪了；至于我本人，我是在天意的永恒不变的途径面前俯首听命的，不过我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另一些人的冷淡。每当我想到在高加索他们不想对我量材使用时，我退职的念头便不断产生，不断发展。我相信伊默列奇亚这个地方是不存在的，也不应该存在；因此，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无须把我锁在那里，与此同时，他们不肯把达吉斯坦，或者哪怕是当地驻扎的二十一师交给我，这对我和对高加索都是fatalité①。

“欧洲给我留下一种奇特的印象，完全出乎意外的印象，同时对一个俄国人说来又是十分愉快的印象。我们那里一切都是庞然大物，而这里一切都小巧玲珑；这里一切细小地方都弄得很好，方便舒适，光滑平整，经过详细的计算和周密的考虑，大小轻重都恰到好处；这里的人什么都知道，有些在我们看来似乎是难以知道的东西，他们也都知道，因此这里无所谓未来；这里所有的人只关心现在的生活，他们有时也有强烈的希望和理直气壮的议论，可是不久就全然忘却了，——这些希望和议论都淹没在现实中了。这里

① 意为“不幸”。——译者

不论谈话或者写文章，都离不开未知数（de l'inconnu），把未知数当作证明本世纪思维发展水平、证明本世纪超越十八世纪的水平的论断，不过这只是说说而已，因为这里 tout est connu, au moins tout le monde tâche de prouver, qu'il connait tout①；一切都再无想象的余地；说得更厉害些，一切都没有寄托感情的余地，而感情正是应该靠有所不知才得以寄托的。这里的人都说 que les Russes n'ont pas de coeur, mais qu'ils ont beaucoup d'intelligence; et bien, je crois que ceux qui le disent, prononcent un jugement bien sévère sur eux mêmes, c'est qu'ils ne comprennent pas ce que c'est que le coeur et que leur intelligence est très bornée②。"[154]

最后，穆拉维约夫在 8 月 1 日（新历 8 月 13 日）的信中，描述了逗留巴黎的情况："昨天下午 5 点我终于得到了你们的信，使我消除了极大的误解。我不能再请求延长假期，而且也不打算那样做；我在这著名的欧洲已经跑够了，看够了；最好提前两礼拜回去，好在彼得堡多呆一些时候，到了 10 月，我无论如何也不愿再留在那里，如果他们还不派我到高加索去，我也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过冬。我很想知道你以前那几封信都写了些什么；但是我已经没有希望得到它们了；如果不发生意外，那些信早会到我手里了。

"亚历山大 21 日的来信，经过十天便到达这里；因此，我想再过三礼拜左右，可以得到你对这封信的回信，在这段时间内我一直在巴黎，当然可以到郊区游览一下，乘火车到奥尔良和卢昂走走。总之我想在俄历 8 月末或 9 月 1 日由此间动身回国。"

---

① （法语）"人们什么都知道，至少是人人都想装作什么都知道的样子"。

② （法语）"俄国人冷酷无情，可是十分聪明；照我看来，说这种话的人既不了解什么是感情，而且智力极其有限；他们这句话恰恰给自己作了严厉的评语"。

# 第十八章　1845—1846 年

155　穆拉维约夫回国　陆军大臣致函内务大臣将穆拉维约夫调往内务部　穆拉维约夫前往诺夫哥罗德省视察　他给弟弟的信　穆拉维约夫被任命为土拉省代理省长兼驻军司令　他给弟弟的信

穆拉维约夫经过国外旅行和在那里的矿水医疗，完全恢复了健康。他从国外回来不久，便被调到内务部，为此事，陆军大臣于 1845 年 12 月 12 日致函内务大臣①："皇帝陛下披阅阁下的奏疏之后，已恩准将正在军中服役的穆拉维约夫少将调往内务部供职，拟委以驻军司令之职，并保留其军衔。陛下的旨意已宣谕穆拉维约夫本人，特告知阁下，听候阁下任用。"

穆拉维约夫被调到内务部之后不久，即 1846 年初，被派往诺
156 夫哥罗德省视察。关于此次视察情况，我们从穆拉维约夫在诺夫哥罗德和他的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的通信中可以得到一些材料。摘录如下：

1 月 21 日。"从检查省公署开始，我逐步开展了新的工作，顺便检查了一个区，即提赫文区，不过我不敢说究竟什么时候能完，这要看我在公文处理中发现的问题多少和混乱程度如何而定。

"当然，我很想知道我可能被派到什么地方去或者已经被派定了什么职务；然而万一是诺夫哥罗德，那么就应该马上知道才好，那样我的视察就该是另一种样子，我就不必花时间去写报告，而是检查官署的各个部门了。现在我只是个局外人，根据指令我无权发

① 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

布指示，只能做记录；如果我自己是主人的话，便可以就地就事改变混乱状况，那样的话，视察本身不仅对我有益，而且对事情也有益。

“关于黜免祖罗夫① 以及我可能被派往何地等，我希望从你那里得到准确的消息；如果我的职务能马上确定，不管派到哪里，我都可以加快视察速度；不过要是到一些偏远的县份，即别洛捷尔县、乌斯提尤日纳县、契列波韦次县和基里洛夫县，据此间说，6月前道路很难走。现在我用一部分时间检查省公署和诺夫哥罗德县级法院，另一部分时间提出或送出有关这两个官署的报告。”

1月23日。“为了妥善地完成我的差事，我不仅以一道密令为依据，而且还有详细的指示为依据，因此我无论如何不能只局限于搜集官吏们的材料，但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关于黜免祖罗夫和我的委任（到底是哪里？）两问题，我必须知道，这可以决定我的视察的规模大小。有许多详情细节我已经深入了解，但报告里则可收可不收，暂时只留作我自己的借鉴。”

1月31日。“检查完省公署之后，大约再过两礼拜，我必须赴彼得堡，与列夫·阿列克塞耶维奇② 商谈有关诺夫哥罗德省，尤其 157
是诺夫哥罗德城的事项。”

果然，穆拉维约夫在检查完省公署之后，立刻到达彼得堡。他从那里向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发出了好几封信。

4月17日。“我得到允许到此地来过节，于是在结束诺夫哥罗德的视察之后，于复活节前夜抵达此间，但是现在伤臂又剧痛起来，我不能到各县奔波：这可能迫使我退职，不过没有办法，这并不是我的过错。

“关于诺夫哥罗德监狱我已经提出一份简短的报告，不过不能

---

① 诺夫哥罗德省长。由于视察结果，发现诺夫哥罗德省行政管理中有许多漏洞，尽管穆拉维约夫出于他的正义感，极力为祖罗夫辩解，但祖罗夫后来仍被黜免。

② 即彼罗夫斯基伯爵。

做为你的借鉴，我只注意到犯人的衣食住很不卫生，他们得不到官家发的衣服，每周也得不到洗澡的机会，他们的伙食只是按照规定标准，而从捐款箱里取出的钱和慈善家所捐助的钱，全部归犯人救济会了。我所以不想把这份报告给你寄去，就是因为它可能把你诱入歧途，使你也写得过于简略，而对你的要求恰恰是越详细越好；在报告中我也提到，我在监狱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了看。

"除我之外，此间家人都很健康，我的病也是暂时的，不过它可能迫使我出国，由于我请假可能得不到批准，那就只好退职了；关于土拉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因为只有陆军大臣曾祝贺我得到此项委任，而内务大臣根本还没考虑给我什么职务；陛下不久即将出国。

"大约过两礼拜之后，我要往沃罗涅什给你写信，poste restante（留局待取），那时可以写得更详细些，并告诉你我的臂的情况。我对什么也不后悔，——不管怎样，结果总会好的。"

瓦尔代，5月1日。"视察过杰米扬斯克县和克列斯特策县之后，昨天终于动身来此地，将逗留三昼夜，一方面为了写报告，另一方面为了等待彼得堡方面今天发出的消息。现在刚有空闲，我便坐下来给你写信，想把与我们有关的事情都详细谈谈。

"我的事情况如下：彼罗夫斯基毫无根据地希望我视察全省；
158 我对他讲我的臂疼，而且现在道路难行，我只能乘驿车在诺夫哥罗德省境内视察；他对我的臂疼表示同情；但又问过我两次，什么时候从彼得堡动身；我第二天就出发了，而且的确是乘着驿车视察全省，根据预定的行程我在5月20日一定可回彼得堡。但事情并非到此就完了。M. H.①说那时也未必能立即派我职务！

"陛下日内即将出国，回国日期不会早于6月1日；因此，如果现在我得不到委任，那么6月前便没有希望了；而沃仑卓夫又邀我到格鲁吉亚去当省长；不过彼得堡已经根据皇上旨意答复他说，我

① 指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

已经被派定作土拉省长！回到彼得堡之后再看，该怎么办，现在很难说得准。如果我稍微表现出不耐烦，便会有人对我横加责难，不过我已惯于恪守自己的诺言，并且相信别人也言而有信；别人对待我太不公平；毫无疑问，理智要求我屈服于环境，但是理智也告诉我，这种屈服应该有限度。毫无疑问，我个人的私事朝廷不会过问；但是，我再重复一遍，对于公务总该管一管，没有任何必要强迫一个受伤的人乘驿车在诺夫哥罗德的沼泽里奔波，同时又让已委任给他的省份缺少省长，这不是怪事吗！我的视察受到夸奖，这并不奇怪，因为我是凭良心去作的，并且呕尽了心血；不过也不应该忘记，我在这里虽也算作官，并不多花国家一文钱，并且即使给了我委任之后，也可能要求我继续视察一年；——顺便说，我对这一切把戏是极为卑视的，我只有靠这种卑视安慰自己。瓦尔代颇令我快慰，我发现这里的一切比其他地方都更有秩序；我也爱山，喜欢岛上的寺院；实际上，只有大自然可以信赖。”

穆拉维约夫视察诺夫哥罗德省所写下的报告，表明他详细地了解了行政管理的各种事项及过程，他的这些报告到底发生了作用。1846 年 6 月 16 日他被任命为土拉城代理驻军司令兼土拉省 159
代省长，并保留了军衔。穆拉维约夫于 6 月 14 日立即从彼得堡写信，将这次委任告诉他的弟弟。“今天我才能告诉你我的准确情况，我的好朋友和亲爱的弟弟瓦列里安。昨天皇帝陛下于彼得高府签署了派我作土拉城代理驻军司令兼土拉省代省长的委任令；这个命令大约三天后才能公布；你原来希望我跟妹妹在 7 月 4 日以后去土拉，现在可以如愿以偿了：我们将于 7 月 1 日以后抵莫斯科……如果你得闲可以为我找个临时住所，你自己也搬进去，那我将非常感谢你；等我到达之后，我们一起去找个久居的住所。如果你来不及，我可以住在旅馆里。不过临时住所应该尽量宽敞些，好让我们大家都能在里面住几天。”

# 第十九章　1846—1847年

160

穆拉维约夫到达土拉　在土拉的活动　视察土拉省关于这次视察的报告　他在土拉的行政工作　穆拉维约夫提出解放农奴的问题　给弟弟的信　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夫娜·戴一里雪蒙　穆拉维约夫结婚给弟弟的信　穆拉维约夫被派到东西伯利亚　就在谢尔吉耶夫斯科耶站觐见沙皇一事写信给弟弟

1846年7月初，穆拉维约夫赴土拉就任驻军司令和省长。根据他的愿望，他抵达土拉时十分简单，没有任何欢迎仪式。穆拉维约夫一开始接管省政，就以他素有的那种热情积极着手新的工作。我们知道，尽管他担任这个职务时间很短，但是以他的智慧、教养和高瞻远瞩的胸襟作了很多事情，赢得了普遍的爱戴和尊敬。法令严明、经常关心土拉和土拉省的需要、尊重别人的劳动和功绩、愿意帮助每一个人解决困难、平易近人、善于避免各种冲突，这些都是新任土拉驻军司令的突出的特点。

穆拉维约夫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视察自己的省份，以便具体而详细地了解该省的情况。他在第一次巡视之后，曾给内务部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中下列各点值得特别注意：①

161

1. 关于监狱：省内所有的监狱都破旧狭小，不堪使用，根据地方的意见，认为在所有的城市修建新监狱十分必要。陛下很重视这一见解，亲笔批示："关于此事问克列印米赫尔伯爵。"

① 摘自大臣委员会档案有关土拉省治理部分。

2. 关于无节制地滥伐森林：全省到处都这样，可能给居民造成莫大灾害。关于这一点，穆拉维约夫说，如果政府不采取特别措施限制滥伐森林和鼓励保护森林、植树造林，全省居民很快就会感到木材极端的缺乏。他指出必须对省内许多地方已发现的煤矿予以特别注意，对此他将及时提出具体建议。这一条旁边的空白上，御批："此事很重要，内务部应加以注意。"

3. 关于贸易：穆拉维约夫写道，由于水路交通不便，全省贸易的发展受到障碍，可以行船的奥卡河只流经本省的边远地方，别列夫码头离省内主要贸易通路甚远，地位偏僻，无助于内部产品的推销。因此，初步计划，想在奥多耶沃城和诺沃西里亚城修建码头，以便在流入奥卡河的乌帕河和祖沙河浮运货物，有关这件事将来向内务大臣先生提出建议。

4. 关于农业：穆拉维约夫指出，合理的经营方法目前发展甚弱，需要加以鼓励。他关于在土拉建立省农业协会的想法，没有得到贵族的足够的支持；因此，穆拉维约夫准备明年，即 1847 年，跟贵族密切交往，并取得国家财产大臣的指导，以便实现这一想法。

穆拉维约夫不断在各县视察的同时，还抽空处理日常事务，并亲手制订各种整顿改革计划，这些计划不仅涉及土拉一省，而且涉及全俄国。М. И. 韦纽科夫写道："他是俄国省长中第一个提出解放农奴的问题的人。在穆拉维约夫的授意下，曾经拟就了一份 162
关于解放农奴的上皇帝书，有九个地主签了字，其中有哥利岑公爵和诺洛夫族的一个地主。皇上看了十分满意，但是命令他们继续作下去，并且要极端谨慎，首先要征集更多的地主的签名；后来由于找不到那么多的人签名，这件事便半途而废了。只是皇上并没有忘掉这个'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说得浅显点，就是'高尚爱民的省长'。"①

① 《俄国旧事》，1882 年 2 月，第 524 页。

穆拉维约夫在处理公务的同时，没有停止同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的日常通信。他在 11 月 2 日的信里写道："我非常幸福，我的健康情况也越来越好；只是你另就他职，因而不能来土拉了，十分遗憾。然而现在我既然精神愉快，那么便应该考虑到物质方面的事情：请你帮帮忙，给我选择一块地产，这不单是为我一个人，而且为了我们俩的朋友维尔肯①；我接到你的消息之后，便立即请国家财产大臣帮忙。不用说，应该迅速地把买下的地产料理停当，以便明年 4 月 12 日我们便能着手经营。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帮助我办了一件要事，我在幸福之中也要牢牢记住，如果这一切都办不成，我的处境将很困难。

"聪明可爱、漂亮而又多情的 E. H. 令亚历山大、扎林②、维尔肯及他的妻子，令所有的人为之倾倒；你直到现在还没跟她见面，十分遗憾。至于我本人，我不想多说了，可以说已经是神魂颠倒了。

"维尔肯将随我去巡视。我准备 11 月 10 日左右动身，12月初回来以便参加选举，到那时我希望能接到你关于地产的来信，以便立刻请求基塞列夫③ 帮忙；不要忘记写明在哪省哪县，价值多少。租赋地我也不怕，只要土地好就成！"

信中提到的 E. H. 就是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夫娜·戴-里
163 雪蒙，她不久之后就成为穆拉维约夫的妻子了。她出身于洛林的法国贵族戴-里雪蒙家族；她父母的庄园在法国南部的波城附近。穆拉维约夫一年前出国的时候遇见了她，一见钟情，他的官运稍有好转，立刻向她写信求婚。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夫娜接受了他的求婚，来到彼得堡，受到穆拉维约夫的妹妹、E. H. 莫列尔和弟弟

① 第三禁卫炮兵旅的中尉。
② 上尉，E. A. 戈洛文从前的副官。
③ 国家财产大臣。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的欢迎，B. H. 扎林把她送到博哥罗迪次克（土拉省），在那里举行了婚礼，结婚前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夫娜改奉东正教。穆拉维约夫的这桩婚姻，对他整个前程都具有莫大影响。据了解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夫娜的人说，她非常漂亮，聪明，有教养。她性情温柔稳重，心地善良，并热爱自己新的祖国。穆拉维约夫一方面对妻子无比眷爱，另一方面又受到她的影响，这种影响直到他晚年也未稍衰，因此不能不说，这种影响对于性情急躁的穆拉维约夫总是有良好的结果，常常使他立刻镇静下来。

穆拉维约夫在1847年2月11日给弟弟的信中写道："衷心感谢你的祝贺，并请你爱我的爱妻卡金卡。论才智，论品德，她都是当之无愧的；要论她出于爱我之情而作出的事情，对她的任何夸奖和赞美都不过分。我们的婚礼是1月19日在博哥罗迪次克举行的，婚后我立刻动身去巡视四个县，你嫂嫂由妹妹巴拉斯科维娅·尼古拉耶夫娜陪着留在家里；我巡视完了又回到那里，我们一起度过谢肉节，第一礼拜就来到了这里。明天我给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① 写信，感谢他真诚友善的劝告，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②叔父大概已经生气了，他一封信也不来。我的卡金卡现在正在学习俄语；以她的才能，很可以期望她不久就会说会写了。

"你不必为法院的判决而责难各个省长；他们的确没有时间亲自管这些事，应该推动一下整个司法部，我们各省司法机关的景况极为悲惨。"后来，在4月10日的信里，穆拉维约夫又谈到自己的 164
活动："我给你寄去一份关于租赁驿站的正式报告：现在我正忙于整顿自己的驿站，对于我省内个人经营驿站没有到处开设一事，感到十分遗憾！"

① 穆拉维约夫。
② 穆拉维约夫。

4月28日。“5月1日我要带着你嫂嫂去视察新修的沃罗涅什驿路，顺便去H. H. 穆拉维约夫（卡尔斯基）家，然后巡视诺沃西里亚和切尔恩两县，5月8日我们将住在沙霍夫斯基公爵家，在大斯古拉托夫站附近。”

6月28日，土拉。“谢谢你告诉我的一切消息，使我很放心。前几天我险些没被一场大火烧个精光，土拉也险些受到连累；关于这件事，你可以看看我呈给皇帝和大臣的报告。现在感谢上帝，我家里总算一切都安排就绪了。”

7月12日，土拉。“我的眼疾已经好了，只是医生还不允许我外出。彼得堡方面我没有收到任何令人高兴的消息；请费心把你从奥尔热夫斯基等人那里得到的消息告诉我。我当了六年多的将军，在部里呆了两年，当了一年的省长，直到如今还是个代理的头衔，未免有些不象话。这里可能认为我的地位不稳固，尤其是因为我呈请革职的人，上边没有革，我呈请奖励的人，上边也没有奖励。请你从彼得堡把一切情形详细告诉我，而且要开诚布公。”

7月31日。“你在土拉为我安排得十分妥善，至今感激不尽，现在你又告诉我关于驿路的消息，更要感谢你。没有你帮助，我的处境就要相当困难了，最糟糕的是叶拉金的房产没有人肯买，因此我无法租用，可是钱款已经给我了，列夫·阿列克塞耶维奇（彼罗夫斯基）对我非常关照；给了我五千卢布银币，扣除十分之一而外，剩下四千五百卢布，我从中拿出三百二十卢布银币给你寄去还债；其余的四千多卢布银币我想这样分配：三千卢布用来买家具、马匹、马具、食具等，一千卢布储存起来，以备出国或搬家之需；身边一文不名是不行的，也不应该。我的事情很多，这里常常发生火灾，尤其是今天的火灾实属空前；不过消防队训练有素，水龙威力甚大，因而创建了罕见的范例：在狭小的木头街道中间有一座房子及附属建筑物着了火，及时扑灭了，就是在彼得堡也很了不起！扎

林在莫斯科，近几天内就要回来了，他走驿路，8月末可以到达彼得堡，所以你们大概同时到那里，他可以向你介绍我的生活情况。托尔斯泰——我们的老同学，现在正在我这里，能住两天，一般说 165
来，我这儿常接待过路的客人，我深以此事为乐。

“胸已经不太疼了；不过，这些小事不值得一谈，——都是命该如此。我对巴拉诺维奇很满意；他将在8月休假一个月，等他回来之后，我就要到全省各地巡视，时间大约需要一个半月（即9月一个月和10月半个月），这期间我的住宅可以修缮完毕。从10月15日起，我就坐在土拉等待选举了。”

8月9日。“昨天接到你的信和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①从莫斯科来的信，今天我们就要动身赴莫斯科，到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那里去，大约逗留五天，所以我请你写信仍然写到土拉，因为我巡视完卡希拉和阿列克辛之后，18日返回土拉。对于你告诉我的消息和买下的东西，我都非常感谢，这场火灾使我损失一部分产业，而为了此事要请求救济又不大合适；不过城市总算保全了，人们也许会感激我，尤其是感激我提出的那些人。

“我想留下卢吉奇，所以没有派他到叶夫列莫夫去，大约一礼拜以前，我请求派原坦博夫省的纳谢金到该地去。卢吉奇到卡希拉去更为合适；那里的市长大约不久就会被枢密院革职。关于人员问题我再次给列夫·阿列克塞耶维奇写信，坚决请求他不要缩减；——这封信会有什么结果，请来信告知，——你马上就可以看到，基雅科夫要请假一年！这倒更方便，法院判决如何，将来自见分晓。”

8月20日。“昨天我从莫斯科回来，看到了你所寄来的一切东西；我只有深深鞠躬表示谢意；你使我成为上流人物，不过，即使如此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摆脱我所面临的繁忙事务。你在9月

① 穆拉维约夫。

3日之前总可以写来回信，告诉我皇上何时路过这里，皇上在省内各城，尤其是土拉能否停留。与此同时，地方警察方面又给我添了不少麻烦。

“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要我提醒你苹果树的事，并请你写信到莫斯科通知他，他将在那里住到9月5日；住在普列斯涅斯基塘，伊万年柯。卡金卡自己会给你写信；我跟
166 她一起去的莫斯科，在那里她见到了彼拉盖娅·瓦西里耶夫娜①和卡德琳娜·巴甫洛夫娜·戈洛文娜；后者对她十分赞赏。9月底我将偕同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再赴莫斯科，最后商定关于地方警察的事情。部里将派谁到东西伯利亚去接替卢彼尔特②呢？关于雪茄烟等我全都尝过之后再告诉你。

“在接到你的来信之前，我已经推荐纳谢金去叶夫列莫夫，因为我仍然打算让卢吉奇去卡希拉；如果部里改变人选，根据我前次推荐，派卢吉奇去叶夫列莫夫，那我也十分高兴，不过现任卡希拉市长，我一定要撤换，我现在正等待枢密院批准我的推荐。几小时之后我动身去奥廖尔省边界上视察皇上所要经过的道路。”

8月30日。“你当然会猜到，我现在非常忙；但上帝是仁慈的，一切都会很顺利，皇上大概会满意土拉城，只有马路例外，两礼拜内重铺一遍，根本办不到，我们这里的石头象糖一样，一年之间就会化掉的。如果警察的人数被削减，那将是十分遗憾的。我给Л. А.③写信说明过，为什么不应该那样作；不过为了达到良好的目的我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只是不知道上面的意图如何，也许我的设想是错误的。枢密院有关卡希拉市长的批示还没下来，但大概快了，到时候我再推荐卢吉奇，我对他早就有所了解。我无法推

① 穆拉维约娃。
② 东西伯利亚总督。
③ Л. А. 彼罗夫斯基。

荐卡扎凯维奇去别列夫，因为没有理由黜免现任市长。他是个好人，虽然年纪很大了，而我这里另外的市长位置短期内不会出缺，除非老头子都进极乐世界。不过请把卡扎凯维奇的情况告诉我，他成家了没有；也许可以找到别的位置。”

穆拉维约夫在发出这封信之后不久，就永远离开了土拉，因为9月5日皇上降旨，委任他为伊尔库次克和叶尼塞斯克两省代总督，并统辖东西伯利亚驻军。这一委任是由于尼古拉一世十分器 167
重穆拉维约夫的行政才干。要治理这样遥远的边区，需要有一个坚决、忠诚、精明强干的人，目标既定他便能锐意实现，又对民事行政十分熟悉。穆拉维约夫对诺夫哥罗德省的巡视和他任土拉代省长的政绩，证明他完全具备东西伯利亚总督所必需的才干，这就是皇上偏偏选定了这位比较年青的少将穆拉维约夫的缘故。于是穆拉维约夫受命接替威廉·雅柯夫列维奇·卢波尔特的职位。卢波尔特由于枢密官 И. Н. 托尔斯泰巡视的结果对他不利，因而被革职。据说，大臣委员会审查了视察报告之后，曾想将卢波尔特送交法庭，但皇上在记录上批示：“令其提出辞呈，予以免职。”①

关于这次任命以及谒见皇上的情景，穆拉维约夫在9月9日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的信中曾经写道：“大概你在命令中已经看到关于我的任职之事；现在我急于告诉你，我准备在9月25日去彼得堡，趁皇上回国期间，在那里用些时间了解西伯利亚情况；但是我并不想在你们那里住两个月；这要看情况而定。只是我在彼得堡期间，你准备去乡下，实是憾事。你能否设法改变一下计划，或者至少缩短离开彼得堡的时间，因为从此以后，我们要各奔东西，很长时间不能见面。皇上夜间经过土拉，于是我们的一切准备和期待都化为泡影；只命令我一个人到土拉的下一站去等候；但是由于皇上在下两站都在睡觉，我直到第三站才得以晋见，

① 《文献汇编》，《东方评论》编辑部出版，圣彼得堡，1885年，第277—280页。

这就是我跟你们去年分手的地方——谢尔吉耶夫斯科耶站。这正是早晨7点。皇上立即向我宣谕给我的委任，关于这件事皇上讲了许多使我万分荣幸的话；后来又问到土拉的一般情况，皇上说他不但没功夫在土拉停留，就是奥廖尔也如此，因为路途遥远；皇上命我去彼得堡，到那里将给我以详细指示，然后就告别了。我不想
168 详细讲皇上的谈话，只想告诉你，皇上令我感动得落泪，当皇上讲到我以及西伯利亚的时候，我热泪盈眶，无言对答。

“这样，我的宿愿已遂：我既有了广阔的天地，又远离开了你们社会的一切倾轧和是非议论。我深信皇上对我的宠幸是永远不会变的，只要上帝保祐我身体健康，我将会不负圣上的厚望。”

# 第二十章　1847—1848年

关于穆拉维约夫被任命为西伯利亚总督的议论　皇帝尼古拉一世同他在谢尔吉耶夫斯科耶站上的谈话　穆拉维约夫赴彼得堡了解西伯利亚事务　结识涅维尔斯科依　赴西伯利亚前觐见皇帝　穆拉维约夫的特点　1848年的两派国务活动家　E. A. 戈洛文给穆拉维约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到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169

M. И. 韦纽科夫写道:"象穆拉维约夫这样年青竟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总督，真是一个不寻常的事件。彼得堡的各种 gros bonnets(要人)认为这是一件荒唐事。西西伯利亚总督哥尔查科夫公爵在鄂木斯克听说他邻省未来的总督只有三十八岁，十分恼火，恰好一个姓勃的官员前来值班，他向那个官员大叫道:'我祝贺你，勃，你高升为大臣了。'那个姓勃的年青人惊奇得瞪大了眼睛，哥尔查科夫公爵又补充道:'你不相信？我给你找个证据：穆拉维约夫跟你一样是个毛孩子，已经升为总督了……'这就是那位彼得·季米特里耶维奇·哥尔查科夫公爵，他由于侍从将军安年柯夫的巡视被赶出西伯利亚，后来在阿尔马与英克尔曼还干得不错。"①

另一个跟穆拉维约夫同时代的人 Б. В. 司徒卢威在他的西伯利亚回忆录中也谈到穆拉维约夫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总督的情况:"就当时说来，穆拉维约夫升得太快了，这件事成为彼得堡无人不谈的话题。我们都知道，从 1825 年 12 月 14 日起尼古拉皇帝对 170

① 《俄国旧事》，1882 年 2 月，第 524 页。

穆拉维约夫一族就不大赏识，沒有委派他们担任高级行政职务。如果说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于1833年由皇帝本人提拔为格罗德诺省省长，其唯一的原因是年青的皇帝从审讯十二月党人的案卷中了解到，他是个最坚决、最激烈的反波兰派，而在1831年波兰暴动之后，他正想为格罗德诺省物色一个这样的人。因此在朝的上层贵族听说皇帝路过土拉时，出人意外地把刚刚当了一年土拉省长的年纪不大的少将穆拉维约夫提升为东西伯利亚总督，都不胜惊异。各种猜测和议论纷纷不已。甚至传出来这样一个荒唐的说法，说这是奥尔洛夫伯爵传错了圣旨，皇帝原来令他去召曾任军团长的 H. H. 穆拉维约夫(卡尔斯基)到土拉，准备任命他为东西伯利亚总督，他却让土拉省省长穆拉维约夫来顶替了他。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叶莲娜·巴甫洛夫娜王妃的作用是无可怀疑的，因为这位王妃在尼古拉皇帝跟前在某些事情上说话很起作用。挑选穆拉维约夫担任这个职务是当时的内务大臣 Л. А. 彼罗夫斯基的主意；这件事多亏叶莲娜·巴甫洛夫娜王妃的帮助才得以实现。王妃自从穆拉维约夫给她当少年侍从以来，便一直对他极为赏识。王妃才智过人，热爱俄国，把俄国当作她的第二祖国，并且深刻了解俄国的现状，她那时就看出穆拉维约夫会成为了不起的活动家。后来穆拉维约夫果然成了这样的活动家。

“我们知道尼古拉一世在俄国各地旅行时，于1847年9月6日经过土拉城，曾在谢尔吉耶夫斯科耶站上接见了穆拉维约夫。皇帝在跟穆拉维约夫谈过了几句话后便宣布任命他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同时谈到我国采金业在该地的发展情况及某些混乱现象，谈
171 到恰克图的贸易和俄中关系，最后他补充了下面一句意义重大的话：‘至于俄国的阿穆尔河，等将来再谈吧！’

“穆拉维约夫受到这一崇高的嘱托，为了迅速实现皇帝的意志，匆匆离开土拉，于1847年9月末抵彼得堡。在彼得堡他丝毫

也未拖延，立刻着手了解当时西伯利亚的情况，尤其是阿穆尔的情况。东西伯利亚治理上的首要问题，是关于我国临太平洋的东方海岸线问题，以及与俄美公司①活动有关的恰克图贸易、采金业、包收捐税和采购军粮等部门的营私舞弊问题。穆拉维约夫必须有顽强的意志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弄清楚关于这一切问题的莫衷一是的见解和材料以及有关阿穆尔的种种设想。这时穆拉维约夫完全明白了先皇对他说的：'à bon entendeur peu de paroles'（聪明人用不着多说）这句话指的是什么。"②

"早在1846年4月，"П. В. 舒马贺尔在他的报告中写道，"'康士坦丁亲王'号轻快巡航战船指挥官，海军领航队少尉加夫利洛夫第二（当时在俄美公司里供职）奉命在鄂霍次克海进行水道测绘工作；并且得到指示说，这项勘察工作是皇帝的旨意，皇帝陛下希望在工作过程中尽量不要声张。因此只许加夫利洛夫一个人承担全部工作，连他的助手们也不准知道他要在哪一带航行。在给加夫利洛夫的指令里提到，我国政府从在鄂霍次克海沿岸过游牧生活的通古斯人那里得知，有许多俄国的叛国者和当局缉拿的逃犯流落到阿穆尔河口，在那里定居下来，就象从前有些跟他们类似的人在阿尔巴津③定居下来，因而有了阿尔巴津一样。因此，加夫利洛夫奉命严格保密，他装扮成一个别的民族的渔夫，各种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到，连船上的烟草都是弗吉尼亚④的，而不是俄国的。172
命令他进入阿穆尔河口湾，并找到河口；如果遇到当地住的俄国

① 俄美公司（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是18世纪中叶俄国占领了北美洲的阿拉斯加以后创办的。该公司以经营商业为名，进行殖民统治，窃取情报，掠夺当地资源。19世纪沙俄大规模侵略黑龙江流域时，该公司成了沙俄进行侵略的据点和工具。1867年俄国将阿拉斯加连同阿留申群岛一并卖给美国，俄美公司遂于1868年停办。——译者

② 《俄罗斯导报》，1888年，第151—152页。

③ 即雅克萨城，史书有译阿尔巴青、阿勒巴金的。——译者

④ 美国州名，以产烟草出名。——译者

人，便对他们说，他是鄂霍次克海岸上的渔夫，跟那里的俄国人学会了俄语。加夫利洛夫遇到了浅滩，因此勘察工作不但毫无结果，反而封闭了阿穆尔，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①

据我们后来所见，寻找和占有阿穆尔河口问题的提出和实现，实属穆拉维约夫一人的功劳。

穆拉维约夫在彼得堡逗留期间结识了涅维尔斯科依大尉，后者当时在赫尔森法斯②监造"贝加尔"号运输船，以供定期往堪察加运送海军部门的各种货物和贮备品。穆拉维约夫对于船只能否进入阿穆尔河口这一很复杂的问题十分感兴趣，据皇帝告诉他说那里入口处水深只有三呎③，所以穆拉维约夫认为对这个河口必须采用更正确的勘察方法。他把这个意见告诉了涅维尔斯科依。涅维尔斯科依本人对阿穆尔问题也很感兴趣，因而热情地接受了穆拉维约夫的建议，后来他积极执行穆拉维约夫的指示，终于实现了穆拉维约夫的意图——占有阿穆尔河口，从而为俄国打开了一条通向太平洋的康庄大道。

Б. В. 司徒卢威写道："在离彼得堡之前，穆拉维约夫觐见了皇帝。皇帝对他说，他（指穆拉维约夫）大概不能到堪察加去，因为到那里去路太难走，还需要好多时间。他回答皇帝说：'我要尽力设法到那里去一趟。'了解穆拉维约夫性格的人，都会知道他在说这句话时，心里已经决定，一有可能便要到堪察加去，以便将来提出请求时可以有更充分的权利，他可以说：'我亲眼看到了，我亲自考查过。'"④

173 穆拉维约夫动身赴西伯利亚时，充分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困难。

---

① 《俄罗斯档案》，1878年，第3卷，第257页。

② 芬兰首都，现称赫尔辛基。——译者

③ 这是俄美公司经理处报告皇帝的。

④ 《俄罗斯导报》，1888年。

司徒卢威继续写道:"当时,在当权要人中和上层知识界,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大政治派别:一派是亲西方派,认为跟西方打交道是自己的义务,他们常常以必须遵循马基雅弗利—梅特涅主义(不受任何道义的约束)为借口,掩饰自己可耻的退让政策,以维持现状,避免破坏现有的均势。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 K. B. 涅谢耳罗捷伯爵,其次是财政大臣 Ф. П. 符隆钦科,他出于财政方面的打算也附和他,B. H. 潘宁伯爵是他们的全力支持者。另一派的成员有 A. C. 缅希科夫公爵和他在海军部门的同僚 B. A. 彼罗夫斯基、П. H. 基塞列夫伯爵和内务大臣 Л. A. 彼罗夫斯基。穆拉维约夫也全力赞助后一派。他们严格奉行俄国政策:即不得罪别人,也不出于对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危险的恐惧心理作不必要的让步。陆军部开始以坚决执行皇帝旨意的 A. И. 车尔尼雪夫公爵、后来以精心奉行模棱两可政策的 B. A. 多尔哥鲁科夫为代表,对政府高级官员中间这两种派别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只严格在自己的职务范围内行事,既不管内政,也不管外交。П. A. 克列印米赫尔伯爵也采取同样策略,他只严防别人干涉他的交通和公共建筑管理总署的事务。国家监察机关当时还不起任何作用。尼古拉一世用他有力的手在这两派中间驾驶他的帆船,他以异常的果决、罕见的本领和洞察力把这只帆船引向他的最终目的——即他认为俄国皇帝应该承担的任务。俄国的光荣都是和沙皇的名字分不开的。而穆拉维约夫不得不在这两派之间看风使舵。所幸的是沙皇对他十分信赖,叶莲娜·巴甫洛夫娜王妃又处处庇护他,还有当时的内务大臣 Л. A. 彼罗夫斯基对他抱有罕见的真诚的好感。"这里不能不提一下当穆拉维约夫得到这项任命时,他的老朋友和上司 E. A. 戈洛文将军给这位年青总督的极不寻常的忠告。穆拉维约夫对戈洛文怀着儿时的眷恋,因为他就是 174
在戈洛文手下成长起来的,戈洛文还是他在公务上所表现出来的

才干的第一个见证人，如今他的才干已经引起皇帝本人和一切热爱俄国的人们的重视。穆拉维约夫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总督之后，立刻把这件事告知十分关心他的老上司 E. A. 戈洛文，他对戈洛文的丰富经验一向是钦佩的。穆拉维约夫也深感皇帝委托给他的任务十分艰巨，因而有些担心；他害怕因为远离国家的活动中心而中妒嫉者的阴谋诡计；他说，他只能指望上帝的帮助。戈洛文给他写回信说："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人妒嫉你，这并不奇怪。象你这样的人没有三十年的资历而担负这样重大的职务，是屈指可数的。如果上帝能延长你的寿命，你会有时间取得经验。但愿你的指望不会落空，这种指望大概只有建立在得自圣经的、也就是基督教的准确的教义的真诚信仰基础上才不致于落空。只有这种显现于人心中的基督的光辉，能把一个人从 vulgaire（芸芸众生）中拔脱出来，因为我们的智慧如果没得到真诚的信仰的光辉，就永远是 vulgaire（平庸无奇）的，不论你有多么大的才能，也不论你有多大的学问。这种人可能比其他人强得多，但是不会'出类拔萃'，他反而会把赐予光辉的真理当作胡闹、疯狂或者愚蠢。劝你千万不要醉心于所谓的 progrès（进步），对之奴颜婢膝，毕恭毕敬，目前貌似文明的欧洲正对这个偶像屈膝膜拜。"

穆拉维约夫对自己未来的职务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便动身赴西伯利亚了。他走后，涅维尔斯科依按照穆拉维约夫给他的指示，开始为取得开赴堪察加的运输船船长的委任而奔波（这件事穆拉维约夫在彼得堡时还没决定）。此外，他还催促正在修造的运输船迅速完工和装设大炮，以便能够在 1849 年春赶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在那里卸下货物，剩下的通航时间可以用来测绘和勘察西伯利亚的东南海岸和阿穆尔河口湾。与此同时，他于 1848 年
175 2 月给穆拉维约夫将军往伊尔库次克发了一封信，坦率地说："如果不是他在彼得堡奔走，真会没有人愿意想到阿穆尔，而他如果不

是得到命令，也决不敢自己活动。”

穆拉维约夫于1848年2月27日傍晚到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人们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他的到来，每个人都问自己：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变动？那里迎接他的只有省长瓦西里·基利洛维奇·帕达尔卡一人，除他之外，穆拉维约夫当天晚上谁也没有接见。他与省长的会见时间也很短。当时，臭名昭彰的奥尔迦金矿和普拉东诺夫金矿的事件以及采金业的其他事件，尤其是所谓官家的废矿，以一种特殊的赐封形式赏给接近皇上的几个要人等事引起了纷纷的议论。Б. В. 司徒卢威写道：“这是一种最卑鄙、可耻的投机勾当，任何地方行贿从来也没有象采金业采取这样厚颜无耻的方式和这样大的规模。连最高的官员都不以参加这类投机活动为耻。一群群不知廉耻的人都忙于寻找各种理由，依法把某个金矿报成官家的废矿。今天把它报废，明天就向皇帝提出申请，把这个金矿的开采权赐给某位达官或者某个公司，而该公司就是由这些人物秘密开办的。2月28日晨，穆拉维约夫向彼得堡发出一份奏疏，报告他已经开始管理东西伯利亚幷指挥该地的驻军。然后他开始审阅一切引起他特别注意的卷宗。他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审阅关于奥尔迦金矿和普拉东诺夫金矿的卷宗以及其它类似档案，他这样作是直接针对当地富人的，是对他们的一种下马威。在审阅这些卷宗之前，穆拉维约夫曾接受富商马沙洛夫一家的邀请，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前往伊尔库次克路过坎斯克城时，到他们家去赴宴。马沙洛夫一家在坎斯克有一座豪华的住宅。但穆拉维约夫读过这些卷宗之后，得出一条结论，崇拜金钱不仅是当地官吏的特点，而且是西伯利亚官厅的特点。因此，为了从自己上任的第一天起便向人们表明，金钱幷不能凌驾于王法之上，便命人通知马 176
沙洛夫一家，他路过坎斯克时，将不去赴宴。这事使马沙洛夫一家大为懊丧，他们本想从这位新总督的来访之中取得巨大的利益。

坎斯克是招募金矿工人的中心；那些穷苦的工人从这里到金矿上去，然后再带着自己的工钱从大森林走到这里来；他们在这里把自己的血汗钱花在酒馆里，然后再去当采金工人；夏季开工所需的全部贮存物资也要从这里运往大森林里。"① 因此完全可以明白，如果这位严厉的总督肯接受马沙洛夫一家的款待，从而对他们有所关照，这对他们一家会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穆拉维约夫用了五天时间检阅军队，巡视市政机关和公共事业、监狱等，然后离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他在下乌丁斯克停留了几小时，该地管理上的混乱情况引起了总督的注意。穆拉维约夫迅速地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恢复当地政权近来完全丧失了的威信，然后赴伊尔库次克。

① 《俄罗斯导报》，1888 年。

# 第二十一章　1848年

穆拉维约夫抵达伊尔库次克　接见全体官员　伊尔库次克省省长别特尼次基被免职　穆拉维约夫性格的特点　他对海军部提出迁移鄂霍次克港的意见　穆拉维约夫派副官前往恰克图考察我国同中国的贸易情况　穆拉维约夫就采金业问题上奏皇帝　177

早在穆拉维约夫到达伊尔库次克之前，那里就议论纷纷了，不过这些议论都是对他有利的。B. 瓦巾写道："传说，他虽然还很年轻，但却十分干练、公正、严厉。许多逃过枢密官托尔斯泰巡视的人，这时都惶恐不安起来，可是，普通老百姓却因他们终将有一位好官而兴高采烈。穆拉维约夫抵达伊尔库次克后第二天，便决定于上午10时接见全体官员。10点钟以前总督府大厅便挤满了人。当时武官还不多，他们都站在靠安加拉河的那堵墙边，军衔较高的自然都排在前面。大厅的另一边是文官，连总署的科长们也都出席了。其实，那时的文官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商界、议员和行会代表都聚集在客厅里。

"总督的副官（他是总督的一位堂侄）① 走进大厅，转了一圈，同一些人交谈了几句，就走出去了。　178

"稍过片刻，门打开了，走进一个人来，身材不高，面色红润，显得很年轻，一头卷发褐中透红，身着普通陆军服，右臂用挎带吊着，

① 即瓦西里·米海洛维奇·穆拉维约夫。其父为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伯爵，母为彼拉盖娅·瓦西里耶夫娜。其母系娜捷日达·尼古拉耶芙娜·舍烈美捷娃（婚前姓袭特切娃）之长女。

是攻打阿胡耳哥时受的伤。这种特殊打扮是为了好看，因为随后证明穆拉维约夫的两臂都能挥动自如①。

“首先由传令官作了一连串报告，这项程序很冗长。接着，旅长舍提宁开始引见武官。看来他有些发慌，说话声音很低，甚至不时说错名字。穆拉维约夫在被引见的人面前默默走过，既没有向谁点头，也没有向任何人握手。只是在引见到旅长的副官时，他才问了舍提宁一句：‘是您的副官吗？’穆拉维约夫从站在前排的校官面前匆匆走过，然后，是引见文官。穆拉维约夫冷淡地听取了总署署务会议主席别特尼次基的礼节性报告。接着便在前排文官面前走过，同样是一言不发。H. E. 提尤缅佐夫②当时也在场，他站在那里，脸涨的通红，活象一只熟蟹。穆拉维约夫经过跟前时也没打招呼，尽管他是地方当局的重要人物。

“在主要的文官面前走过之后，穆拉维约夫快步奔向隔壁房间，去接受市民协会奉献的面包和盐，然后立即返回大厅。人群中根本看不清都是谁在晋见，也听不见总督是否说了些什么。此后，他点了点头就退席了。整个接见只有二十分钟左右。他走后，他的副官马上来到大厅宣布，总督请各厅局长留下来。‘接见太煞有介事了，一本正经了，给大家留下了一个很不愉快的印象，’提尤缅佐夫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穆拉维约夫兴致好时倒也和蔼可亲，可是这一次，在同各厅局长（提尤缅佐夫也在座）这种非正式谈话的
179 场合，看来没有想表示热情。”③

B.瓦巾继续写道：“我过去没参加过总督的接见，大家的印象如何，我是不太注意的。我所感兴趣的只是穆拉维约夫个人的风度。他显得年纪很轻，行动敏捷，和卢彼尔特截然不同。晚上，各个地方

① 这种说法不太对：穆拉维约夫右臂吊挎带并不是为了好看。他大多是在天气变化感到右臂疼痛时才挎的。

② 东西伯利亚总署参事。

③ 《文献汇编》，《东方评论》编辑部出版，圣彼得堡，1885年，第277—280页。

都有人聚集在一起，议论这次接见，讲述接见的详细情形。大家也谈到了卢彼尔特手下的一个办事十分干练、与当朝权贵有来往的官吏的那副狠狈相。穆拉维约夫向他提了一个问题，可他回答得简直荒唐极了。但使大家特别感兴趣的则是曼加捷耶夫的一段丑史。

"曼加捷耶夫是矿务局采金科科长，除了当时所有官吏惯用的贪污手法外，他还别出心裁想出了一个弄钱的新花招：他把有利可图的官家的废金矿告诉给各种人，并且协助他们把这些废矿从其他竞争者手里夺过来。M. A. 别左勃拉佐夫在伊尔库次克时，他也向别左勃拉佐夫、坦涅耶夫和奥尔洛夫伯爵股份公司献过这种殷勤。他满指望能博得巡按们的赏识，可是，恐怕正是这种逢迎使他吃了苦头。'我站在那里，'曼加捷耶夫后来说，'旁边站的是萨文斯基。他比我级别低，只是个盐务科长。当引见到他的时候，穆拉维约夫说："久仰，久仰。"于是对他赞扬了一番……，后来突然问道："曼加捷耶夫在哪里？"这时我想，连萨文斯基都如此备受赞扬，那他简直就得热烈地吻我了。我鞠了一躬。不料他却说："我希望您以后不会同我一起共事。"看！这就是对我的赞扬！'"

但是，曼加捷耶夫不能退职，因为他是矿务部门的人，有义务在这里工作。有人向穆拉维约夫报告到这一点时，他说："那就让他拿个诊断书来吧！"但是曼加捷耶夫健壮如牛。根据总督指示，医疗部门给曼加捷耶夫开了一个假证明。这又引起了一番议论。但是，不管曼加捷耶夫被革职的形式如何，把他革职是完全公正的、必要的。

穆拉维约夫就这样开始了他的行政管理。任用了一批新人，推行了新的规章制度。卢彼尔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别特尼次基官宦生涯的结局比卢彼尔特更惨。穆拉维约夫向 180
A. B. 别特尼次基提议，让他也提出辞呈，因为他，穆拉维约夫，认为无法同他继续共事。许多其他原因姑且不论，穆拉维约夫终于

采取这个坚决的措施，是由如下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根据他审理奥尔迦金矿和普拉东诺夫金矿卷宗后得出的结论；一是根据伊尔库次克省省长别特尼次基，在总督出缺的长时期内，主持东西伯利亚总署时采金业的全部活动情况。

穆拉维约夫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因此，在开始叙述他在西伯利亚的活动之前，不妨先在这里介绍一下他的性格。Б. В. 司徒卢威在回忆录①中指出，穆拉维约夫的性格有三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他总是非常谦虚谨慎地在上司和上级机关面前把自己的活动目标规定出一个范围，因此，他作的总是比他所预期的和许诺的多；第二、坚持不渝地推行他的改革计划，他的行动就广义而言，总是有预见性的和经过充分准备的；第三、他能够清醒的估计到他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的意义，因此敢于毫不犹豫地后退几步，以便更有信心地来完成他认为要达到某一目的所必需的工作。这三个可贵的特点贯穿在他的全部生活中：在疆场上是这样，在家庭生活中是这样，在漫长的总督生涯中也是这样。

"穆拉维约夫来到西伯利亚之后，对这个富饶边区的官吏和事务作了初步的了解。他在这里看到一片触目惊心的景象，大为震惊。因此，他只希望能办到一件事，而且把它作为自己活动的终极目标，即把一切事业都振兴起来，使之向前发展，以符合大俄罗斯这一幅员辽阔的边陲地区的未来使命。这个思想鼓舞着他，但是他丝毫也没有自以为是，认为他的操劳一定能取得辉煌的成绩。
181 他只是希望，一旦给这个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那么即便不是他，他的后继者也一定会把未竟的事业完成。他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必须让沙皇了解全部真实情况。因此，他在 1848 年 1 月离开彼得堡之前，就奏请皇帝准许他将来把一切必要的情况都直言不讳地直接上奏。这是一道护身符。我们以后便

① 《俄罗斯导报》，1888 年。

会看到，他开拓的事业中的一切成就都多亏了这道护身符。”

鄂霍次克港司令汪利亚尔利亚尔斯基上校，曾提议把鄂霍次克港迁至康士坦丁港（谢格涅金半岛上新发现的港口，位于土古尔湾附近），并从那里修筑一条通往外贝加尔的道路。穆拉维约夫到达伊尔库次克不久，海军部问他对此有何意见。这样，双方便通起信来。穆拉维约夫便想利用这个机会，把海军大尉涅维尔斯科依尽快调出彼得堡，叫他去考察和测绘阿穆尔河口湾。他给海军总参谋长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缅希科夫公爵写了一封复信。信中说，汪利亚尔利亚尔斯基关于修筑通往康士坦丁港道路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穆拉维约夫认为，首先要对西伯利亚东南海岸，自土古尔湾至阿穆尔河口，进行比较详细的勘察和测绘。因此他请求海军部下令：那只从喀琅施塔得驶往堪察加的船，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卸下货物之后，船长要遵照相应指示去测绘上述海岸。缅希科夫公爵认为这个请求合理，因此，在他的坚持和协助下，海军大尉涅维尔斯科依在环球航行出发之前，接到一道命令：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卸货之后，应从土古尔湾出发勘察鄂霍次克海东南岸，即从前航海家发现并注意到的那些地方；他到达西伯利亚港口后，应受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指挥。鉴于要重新考察阿穆尔河口湾，皇帝诏令驻扎在东西伯利亚的第四步兵师第三旅的四个营整装待发，开赴外贝加尔地区。为此目的，决定建立伊尔库次克和叶尼塞斯克城防哥萨克团。这项建军计划是由奉旨 182
派驻西伯利亚的总参谋部上校亚历山大·依万诺维奇·韦里甫①拟定，并由他呈报的；穆拉维约夫又根据地方上的需要和当时的状况，作了必要的结语和补充。

穆拉维约夫到达伊尔库次克之后，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处理各种事务。譬如，穆拉维约夫一踏入伊尔库次克省境，便有劳苦阶层

① 现为国务会议委员。

的行会以及许多人，到他那里哭诉和控告官吏的压迫。伊尔库次克地区的异族人——布里亚特人成群结队的来到省城，他们的控诉使穆拉维约夫特别震惊。这些控诉他总是亲自审理。随后他又检阅了军队，视察了各个政府机关，并以超人的洞察力和惊人的速度，通宵达旦地审理边区管理上的重大事情。

穆拉维约夫路过莫斯科时，就有一个在恰克图经商的莫斯科商人，向他呈递了一份有关恰克图贸易的详细报告，上面并且有恰克图市议长列彼什金的署名。这份报告以及其他有关恰克图贸易不利的情报，都促使总督立即派遣他的副官瓦西里·米海洛维奇·穆拉维约夫，到恰克图去秘密调查我国同中国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尽可能多地搜集确实可靠的材料。穆拉维约夫根据副官搜集的材料，1848 年 5 月 19 日上书 Ф. П. 符隆钦科①，声称他治理东西伯利亚的时间尚短，所以关于 1800 年恰克图贸易法是否必须修改的问题，还难于提出肯定意见；但是，他已了解到："根据当地人士的看法，此地的贸易关系到国家手工业和工业的重大利益，绝不能置于现今这些人的手里，任其不负责任地发号施令。"②

183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就这样熟悉了他治内的各项事务，预先发布了一些指示，然后于 3 月 25 日禀奏皇帝，并专门附上一份条陈。他在这份条陈中对采金业提出了新的看法，于是在高级官员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③

穆拉维约夫写道："采金业不久前还引起人们对东西伯利亚取之不尽的宝藏的普遍注意，但今已日趋衰落：贫矿因工人开支过大，现已废弃，富矿目前虽在继续开采，但较大的新矿源尚未发现。尽管如此，仍可得出结论：东西伯利亚的金矿确实采之不尽。我不

① 财政大臣。
② 摘自 M. C. 沃尔康斯基公爵家藏文献。
③ 摘自 M. C. 沃尔康斯基公爵家藏文献。

敢断言，扩大私人采金业是否对国家有利，但我相信，既然私人采金业至今仍然存在，而且国家也允许，则陛下必乐于使这些财富分配得更为公平合理，而不象目前这种状况。现行制度只能使一部分人攫取大片产金区、霸占他人发现的矿苗，而使没有富矿的业主破产。在研究了现行有关采金的各种法令，地方上执行的情况、诉讼程序以及各级官署的官员的情况后，我斗胆认为，就目前状况而言，尽管陛下意向良善，采金之事却极易引起人的贪财欲念——这是人的最大弱点，因此，它会成为与之有关的各阶层人违法乱纪、道德败坏的渊薮。假如私人开发者和私营矿业主之间产生纠纷和诉讼（通常都是由于矿苗发现先后不清，最初申报权不明，划分区域丈量不准等等原因造成的），而其结果是一方受惠的话，那么这些案件的审理是和全国各地通行的诉讼程序相同的。但是，在金矿上，私人之间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产生任何纠纷时，根据现行法 184
律，须由第三者——即政府出面干预，因为它对已开采的金矿有权收归国有。这样，事情必然会愈益纠缠不清。倘按现行法律严格办事，则绝大多数金矿都不能归其真正开发者和原业主所有，目前不依法将金矿收归国有者比比皆是，但迄今国家宣布没收的一般只是富矿，而且还是作为特殊情况来处理的。陛下！我作为此地的最高执法人和国家利益的主要的维护者，理应不待告密、起诉和争执，便依据最初申报，严格审查已划归私有的金矿，本应依法将其中的大部分收归国有。但如上所奏，目前新矿源尚未发现，私人采金业已日趋衰落，这是因为国家过去为了从私人手中收回一部分金矿所利用的那些特殊情况所造成的。”

用 Б. В. 司徒卢威的话说：“这一篇有关采金问题的陈述，是开诚布公、大公无私的，同时也是无比大胆的，因为它在高级官员中必然要掀起一场风暴。不言而喻，它不能不取悦于皇上，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 第二十二章　1848 年

185　十二月党人和穆拉维约夫对他们的态度　穆拉维约夫及其官员因和十二月党人接近而被告密　穆拉维约夫对此事的申辩　上谕　Л. А. 彼罗夫斯基给穆拉维约夫的信　根除包税中营私舞弊的措施　取消国家投资的酿酒业和制盐业　Л. А. 彼罗夫斯基给穆拉维约夫的信　英国人在伊尔库次克　Л. А. 彼罗夫斯基给穆拉维约夫写信谈同敌人斗争的计划　经费不足　节省开支的必要性　本章结语

大家知道，当时在伊尔库次克和东西伯利亚的其他地方，都住有十二月党人。穆拉维约夫对他们的态度能够揭示他性格上的某些特点，因此，我们想在这里比较详细地谈谈十二月党人的情况。在穆拉维约夫到任之前，居住在伊尔库次克四郊的十二月党人的分布情况如下：С. Г. 沃尔康斯基和 А. А. 贝斯特里次基住在乌里克村，А. В. 波治奥和 П. А. 穆汉诺夫住在乌斯特-库达村，С. П. 特鲁别次科依住在奥耶克村，А. Н. 苏特哥夫住在哈木托瓦亚村，В. А. 别恰斯诺夫、А. А. 韦迭尼亚平等人住在斯莫连申纳村。只有 М. Н. 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和 Е. И. 特鲁别次卡娅公爵夫人住在城里，她们因教育自己的子女才获得这种权利。其他人需要进城时，每次都要事先取得有关当局的特别批准。一旦生病和遇到一些家务琐事要办，便感到极大的不便。他们从这一乡到那一乡去，也要得到批准。穆拉维约夫立即取消了这些限制，从而减轻了他们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负担。

C.Г.沃尔康斯基的妻子玛利亚·尼古拉耶夫娜公爵夫人，是 186
1812 年著名的英雄 H. H. 拉也夫斯基将军(死于 1827 年)的女儿。她秉承了父亲的智慧，并从他那里受到了高度的教养。她美貌无双。当她自愿随着丈夫流放时，我们的诗人 A. C. 普希金曾在莫斯科歌颂她，为她写下充满灵感的临别赠言。1829 年 12 月 25 日，诗人奥多耶夫斯基公爵为祝贺她的生日，在她纪念册上写了如下的诗①：

在东方的边疆
到处是泪水和悲伤，
空中出现的玫瑰彩霞
不能娱悦那饱经忧患的目光；
清新的空气令人窒息，
明净的苍穹使人惆怅，
囚徒们极目远眺那辽阔美丽的原野，
产生了对自由的痛苦向往。

突然，天使们从天而降，
给囚徒带来了快乐的希望。
她们先给自己的圣灵，
罩上轻纱似的人间衣裳，
于是，上帝的信使
便化作尘寰的女郎。
她们面带慰藉的微笑，
把爱情和恬静带进牢房。

每天，她们走近铁窗，
用一滴滴欢乐的蜜糖

① H. B. 巴萨尔巾的回忆录，《十九世纪》，第 1 卷，第 136 页。

去哺育身系囹圄的囚徒，
使他们从此这样渡过时光。
囚徒们忘记了一切悲伤，
担心的事只剩下了一桩：
唯恐天使返回天堂，
脱掉那尘世的衣装。

C. П. 特鲁别次科依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依万诺夫娜公爵夫人，是拉瓦利伯爵的女儿。她也是一位聪敏过人、教养很高的女人。

沃尔康斯基夫妇当时有一儿一女。儿子名叫米哈依尔①，是
187 伊尔库次克中学高年级学生，女儿叶莲娜② 年仅十三岁。特鲁别次科依夫妇有三个女儿：亚历山大拉(已成年)、伊丽莎白和吉纳依达，她们都在伊尔库次克贵族女子学校读书。此外，还有一个七岁的儿子，名叫伊万。③

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在当地人的心目中声望很高，她们受到普遍的尊重和爱戴。然而在卢彼尔特任总督期间，很少有人同她们接近，大部分人对她们虽有好感，却都回避她们，唯恐遭受牵连。

穆拉维约夫总督和夫人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却结识了沃尔康斯卡娅和特鲁别次卡娅。这就向人们指出两位公爵夫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而且他们似乎是以自己的行动鼓励地方官员同十二月党人接近。十二月党人自己则把穆拉维约夫夫妇和当地官员

① 米哈依尔·谢尔盖维奇公爵，现在是国民教育副大臣。

② 后来曾三次结婚：先后嫁过 Д. В. 莫尔恰诺夫，Н. А. 科楚别依和 А. А. 拉赫曼诺夫。

③ 长女后来嫁给 Н. Р. 烈宾捷尔(恰克图市长，后任基辅学区督学和国民教育司司长)。次女嫁给十二月党人瓦西里·利沃维奇·达威多夫的儿子 П. В. 达威多夫。三女嫁给 Н. Н. 穆拉维约夫手下的一个外交官员尼古拉·季米特利耶维奇·斯韦尔别耶夫。儿子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娶 В. С. 奥博连斯卡娅公爵小姐为妻，早殁于圣彼得堡。

看作官方人士，对他们温文尔雅，毕恭毕敬，不让他们抓到任何把柄，以免遭到责难。但是，别特尼次基省长因被迫辞掉西伯利亚的职务而怀恨在心。他在卸职之前，决定向彼得堡告密。于是便写了一封告密信，对穆拉维约夫及其亲信官员接近十二月党人的行为横加指责，大肆渲染，希望以此来扭转自己在官场中的逆境。

参与密告穆拉维约夫的，还有当时的伊尔库次克宪兵上校哥拉什科夫斯基。他和别特尼次基，正如当时伊尔库次克人所说，对纹章学一窍不通，但在密告中竟指控穆拉维约夫的印章，说什么穆拉维约夫出于自由主义观点，竟在印章上镌刻宝剑刺穿王冠的图案。哥拉什科夫斯基是与别特尼次基同时被革职的，他的职务由阿波斯托尔-克吉奇接替。这件密告奉旨由宪兵司令阿列克赛·费道罗维奇·奥尔洛夫伯爵交给内务大臣 Л. А. 彼罗夫斯基，批转穆拉维约夫总督，勒令他提出申辩。Б. В. 司徒卢威写道："穆拉维约 188
夫对密告的答复大意是：'他深信，这些所谓的十二月党人，因受到重罚已经弥补了年轻时所犯的错误，他们现在已是俄国沙皇最好的臣民。任何惩罚都不应当是终身的，因为惩罚的目的是使罪人改过，这一点对十二月党人来说已经做到了，因而没有任何理由永远把他们排斥于上流社会之外。就他们的教养、道德品质以及目前的政治信仰而言，他们完全有权利跻于上流社会。'"① 尼古拉一世看了穆拉维约夫的申辩后，批了"谢谢"两个字，并且说："总算有了一个能够理解我的人，知道我不是向这些人进行个人报复，我只不过是执行国法而已，我把这些犯人发配到西伯利亚，绝不是想在那里毁掉他们的一生。"②

别特尼次基省长因密告总督，未得递上辞呈就被撤职了。由于这次密告以及彼得堡收到的其他许多密告信，Л. А. 彼罗夫斯基

① 《俄罗斯导报》，1888 年，第 169—173 页。
② 《公民报》，1888 年，第 301 期。

于1848年7月25日，给穆拉维约夫写了下面的信①："毫无疑问，您会相信我对您抱有好感并衷心希望您诸事顺遂，因此，我觉得，直言不讳、开诚布公应该是我们相互关系中不可缺少的条件。本此信念，我将永远对您推心置腹，希望您也能如此对我。此间盛传流言蜚语，说您急躁易怒，仿佛常常超出允许的限度，说您事先不察明原由，甚至不倾听当事人的申诉，就急于斥责人等等。毫无疑问，您罢黜的那些有害于公务的官员，就是这些谣言的散布者。您要特别注意，那些被赶走的人在这里都有或大或小的靠山，这些人一定会重复他们的被保护者的陈词滥调，就是说会大声疾呼，对那些虚构的受害者深表惋惜，指摘和控告您的行为并且大肆渲染一
189 番。我完全理解您的处境，您看不惯那些营私舞弊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在您统辖的地区又层出不穷，因此，您对一切事情才不能掉以轻心。我在您的年岁时，对于一切违法乱纪和不合理的现象或者是舞弊行为，也曾激烈地、坚决地追究过，现在我还同样坚决，但激烈劲儿已经没有了，这后一种方式未必比前一种差些。因此我奉劝您：行动要尽可能谨慎些、冷静些，不要大张旗鼓，避免招致任何非难和抱怨。您我都认识M. H. M.②和B. B. C.③，如果有什么越出常轨的事情不便直接给我写信，您可以告知他们，这样我们便能驳斥那些流言蜚语和诽谤了。我从您告诉我的关于别特尼次基的材料上看得出，他这个人不十分清白。我现在确信，他还是一个既愚蠢又凶恶的小人，这从他反对您的行径中看得很清楚。这一点我将在寄给您的公函中提到。如果别特尼次基还在伊尔库次克，我估计这封信将早于我的公函到达您处，那么请您在没有接到上述公文之前，不要让别特尼次基走掉。"

① M. C. 沃尔康斯基公爵家藏文献。

② 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

③ 瓦列里·瓦列里耶维奇·斯克里皮岑，内务部外国宗教事务司司长，后来穆拉维约夫在国外仍同他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还在接到Л. А. 彼罗夫斯基这一封信的前一个月，穆拉维约夫就向他报告了为杜绝包税人营私舞弊所发布的指令，尤其着重报告了为送工人离开金矿返回定居地点而采取的措施。该措施的目的在于防止工人酗酒，使他们把赚来的钱保存下来。这样作的用意是使他们能够带回较多的钱供家里使用，把家庭生活安排得妥善些，而不是在矿上把每年的工钱都喝酒花掉。与此同时，穆拉维约夫还向彼罗夫斯基提到了取消国家投资的酿酒业和制盐业的打算。他认为把这些行业交给私人经营，无论政府还是边区都可以从中得到相当大的利益。Л. А. 彼罗夫斯基披阅这份报告后，于 190
9月5日函复如下："我同意您的看法，包税者将会施展各种诡计，到处行贿，来开脱他们的罪行。然而，我毫不怀疑，只要您不越出法制，就是说，您的一切决定完全符合包收捐税的条款，他们的阴谋一定不会得逞。一般说来，凡要对这件事采取什么新决定，都不妨先写信通知这里，以便对那些诬告进行驳斥。您作得很谨慎，您把目前对包税者的态度告知了奥尔洛夫伯爵和基塞列夫。奥尔洛夫伯爵一收到您的信，就把内容告诉了我。不应该只为了财政的利益，而牺牲整个边区的幸福安泰，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对此提出异议。然而财政大臣现在非常需要钱，为了弄到钱，他往往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包税者一定要使财政大臣相信，您的决定使包收捐税大受损失，而且他们在作新的生意时很可能不仅不提高税收，而且还会千方百计地降低税收，因此最好能用数字来证明您的决定取得的效果是税收增加。当然这相当困难，因为包税者的账目是严守秘密的。如果您对身边的官员严格监督，从而切断警察局同收税者的密切联系，那么我不知道在官员离您较远的情况下，您能有多大的把握作到这一点。我了解，您惦记着新编制方案的施行，关于此事，您可以相信，我这方面一定尽一切努力促其实现，但是，不瞒您说，在目前的财政情况下，想顺利完成这件事，我预料会有

很大困难。如果您在取消酒厂和盐厂的过程中（尽管这对国库和边区都大有裨益）遇到的阻力太大，我建议您能在奏疏中详细解释您的想法。皇帝陛下对一切奏疏都是十分仔细审阅的，若是他对
191 地方官员所提出的论据确信不疑，他往往就会在御批中写上十分肯定的意见。这本身就能使事情得到合乎理想的转机。"①

8月28日，穆拉维约夫向皇帝呈报了东西伯利亚金业联合公司计划，并附上详细说明书。此外，他向内务大臣报告说，最近在西伯利亚旅行的外国人，正在搜集有关堪察加、阿穆尔以及这些地方同东西伯利亚的交通联络等方面的情报。

当时的确常有一些英国人到伊尔库次克去，他们借旅行为名，秘密刺探有关阿穆尔河的各种事情。穆拉维约夫到任以后，碰到一个名叫希尔的英国人。他已经住了几个月，混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到处打探消息，表面上装得很老实，似乎他只是旅行，没有任何其他目的。为了结识上流社会，他仿佛出自一片好意，在特鲁别次科依和沃尔康斯基家里教授英语。继他之后，在伊尔库次克又出现了一个名叫奥斯丁的英国人，据说，他到这里来旅行是为了进行地质考查。②

奥斯丁出现在伊尔库次克，恰值总督不在该地。1848年末，穆拉维约夫用大部分时间来了解叶尼塞斯克省和伊尔库次克省，特别是外贝加尔边区的情况。他为了制订堪察加之行的计划收集了许多必需的资料，以便使此行尽快实现。奥斯丁毫不迟延地渡过了贝加尔湖，然后沿着驿道经上乌丁斯克和赤塔到了涅尔琴斯克（即尼布楚——译者）。他在那里立即动手造大木筏，企图乘木筏沿石勒喀河和阿穆尔河直下阿穆尔河口，希望在那里遇到捕鲸船或其他船只，横渡太平洋奔赴美洲大陆或者直奔欧洲。

① 沃尔康斯基公爵家藏文献。

② 参阅本书第2卷，6。——译者

穆拉维约夫只是在从祖鲁海图返回的途中，沿哥萨克村镇的边界经恰克图，到达上乌丁斯克的时候，才听说奥斯丁路过涅尔琴斯克的。当时穆拉维约夫身边有一位地形测绘队队员 B. B. 瓦加诺夫中尉，他陪同穆拉维约夫对外贝加尔省进行了首次视察。

司徒卢威写道："派遣瓦加诺夫返回涅尔琴斯克追赶奥斯丁，192
令他无论如何不让奥斯丁的图谋得逞，不管死活要把他弄回伊尔库次克，这对穆拉维约夫来说，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瓦加诺夫非常机警地完成了任务，不到十天就把奥斯丁押回伊尔库次克。关于这一切情况，穆拉维约夫立即上报彼得堡。在 8 月 25 日写给 Л. А. 彼罗夫斯基的信中，他畅抒己见，分析了那些不速之客对开拓阿穆尔事业的威胁。说这些人装扮成老实诚恳的旅行家或者无可指责的热心于科学的人，到处搜罗英国政府所要知道的一切情况。同时他也谈到了 1849 年一定前往堪察加去的打算。"①

彼罗夫斯基就这一问题也提出了忠告。他制定了一整套行动计划，用以同反对穆拉维约夫爱国宏图的敌人作斗争，斗争虽从容不迫，但可稳妥奏效。他还证实，在高级官员中存在着完全敌对的主张。Л. А. 彼罗夫斯基在 1848 年 10 月 14 日的信中写道："您认为必须抢在英国人的前面，时机已到，事不宜迟，这并非没有根据。我本人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但涅谢耳罗捷伯爵的见解却不同。他会千方百计地阻挠任何坚决措施，而且在这方面他一定会得到财政大臣的支持。前者会警告说，他担心同英国的友好关系会破裂。后者会一口咬定同中国破裂会给我国纺织工商业带来不良后果。因此，可以满有把握地说，您不能期望得到那些对此事有决定权的人的支持。他们也不会顾惜您，一定会说您心浮气躁，行动轻率，过分自信，说您既没来得及了解您所管辖的地区，也没来得及熟悉您要实行的意图，责难您既没有估计到所作的事情的困难，也没有

① 《俄罗斯导报》，1888 年。

考虑到可能引起的后果等等，不一而足。诸如此类的言论，肯定对
193 您不利，因而对事情本身也是有害的。因此我诚恳地向您进一言：将堪察加之行推迟一年，而在这一段时间您在奏疏中，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让陛下了解这件事情。向他说明，但要旁敲侧击，讲清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以及一旦被他人捷足先登，将来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措词要有力，但要冷静。您要搜集地方资料，以便事情一旦发展到需要进行当面辩解的时候，能够有所准备。同时您要在适当的时候证明，只要谨慎行事，同中国的贸易就不会受到损失。请您根据计划所需的经费提出预算，这笔开支要尽可能压缩。如果可能，应完全就地解决。"①

穆拉维约夫一向把公家利益放在首位：一向注意节省开支，在筹措军粮、维持厂矿的囚犯和工人的生计、储备酿酒原料等方面总是力求采取正确的办法。Л. А. 彼罗夫斯基经常提到我国财政困难，再三强调为了实行穆拉维约夫提出的计划，必须努力寻找地方资源，这一切都使得穆拉维约夫以更加充沛的精力着手经营这一部分当地官办企业。穆拉维约夫统辖东西伯利亚驻军伊始，便将粮秣主任革职，随后又把他送交法院审判，尽管这个人有 В.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鼎力支持。在为供应军粮以及为亚历山大罗夫烧锅（离伊尔库次克有六十俄里）供应谷物而开始招标的时候，穆拉维约夫把军粮筹办处交由他遴选的人管理，因为他很器重这些人，而且善于使用他们②。

在治理边区、爱护和保卫公家利益方面，新任命的伊尔库次克省省长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扎林成了穆拉维约夫最得力的助手。这是一个无可疵议的诚实而坚强的人。穆拉维约夫在给弟

① М. С. 沃尔康斯基公爵家藏文献。

② 在这些人中，我们可以举出 Б. В. 司徒卢威，他是穆拉维约夫的专差官。穆拉维约夫多半是派他处理布里亚特族事务，在雅库次克省和外贝加尔省采购粮食。

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当时任雅罗斯拉夫副省长）的信中写 194
道："我们同扎林全家处得象一家人一样，在这边远的地方这真是莫大的慰藉。"扎林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以自己的冷静，甚至某种程度上的迟钝，调和了穆拉维约夫的急躁和易于激动。扎林是穆拉维约夫高加索时期的老同事和战友，他有权利而且有可能对各种问题向穆拉维约夫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为了公务的利益，他常常利用这种权利。

总之，穆拉维约夫在西伯利亚的出现，用同时代的人的话来说，犹如一声霹雳，驱散了前此笼罩在西伯利亚上空的乌云，廓清了这里的天空。穆拉维约夫，由于禀性廉洁，毅然决然地制止了一切掠夺行为和形形色色闻所未闻的舞弊现象。在他以前，西伯利亚曾长期流传着一句谚语："上帝高，沙皇远"，而他到任之后，一切都变样了。象征光明前途的曙光升起了。

# 第二十三章　1849 年

195　钦命于彼得堡召开阿穆尔问题委员会会议　会议的决定　M. C. 卡尔萨科夫携带穆拉维约夫给涅维尔斯科依的密令前往鄂霍次克海

1849 年 1 月 29 日，在彼得堡奉旨召开了阿穆尔问题委员会会议。2 月 8 日，皇帝批准了会议的决定：通过海上探险勘察阿穆尔河口。П. В. 舒马贺尔写道："至于勘测该河本身以及为此目的在该河上航行，会议决定，这项工作不应进行，因为此种行动可能惊动中国人。鉴于外交部已奉旨制订计划，同居住在阿穆尔河口北岸的基立亚克人建立联系，并且在该地区监视外国人的行动和阴谋，会议认为，最好不使任何外国占领阿穆尔河口左岸及其对面的萨哈林岛部（即库页岛——译者）分地区。涅谢耳罗捷伯爵认为，为防止这点，为了避免引起觊觎中国领土的嫌疑或造成同中国破裂的口实，可找妥善的借口，派遣一个人数不多的考察队，从阿扬港取海路前往这一地区，这个考察队的队长，应该由一个稳重，谨慎，完全可以信赖的人担任，供给他各种物品，同基立亚克人和
196 该地其他居民进行贸易，以便争取基立亚克人投向我们，同他们建立最紧密的联系，巩固我们在那里的影响。这次会议还决定在这些地区进行临时巡逻，以便监视可能在鄂霍次克海出现的外国战船，同时也有助于保持同该地区人民的贸易关系和友好联系。

"一旦英国人或其他人侵犯萨哈林岛或阿穆尔河口附近地区，穆拉维约夫总督获悉后，有权不待最高政府决定，立即通过伊尔库

次克省省长，将上述发现通知库伦办事大臣，这样便可使中国人去注意外国人的侵犯，而不致对我们产生任何猜疑。

“委员会认为，上述措施可由海军部或者最好由俄美公司来执行，所需经费由国库开支，这样就可避免使政府公开参与此事。

“为了不声不响小心谨慎地执行这些措施，涅谢耳罗捷伯爵认为海军大尉涅维尔斯科依（早在1848年8月21日，他就曾乘一艘战船去过鄂霍次克海岸一带探测）是最适宜的人选，可以派他去珊塔尔群岛至阿穆尔河口一带海岸以及萨哈林的北部海岸，并尽可能在距阿穆尔河口较近地方选择一个方便有利的据点，如果以后认为时机适宜，就归他占领。如果海军当局认为可以把这项任务交给涅维尔斯科依，那么就命令他在考察时，不要引起中国人的猜疑和注意。根据他所搜集的情报，就可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为了同基立亚克人接触，决定由俄美公司尝试从阿扬取旱路同他们建立联系，详细了解基立亚克人的情况以及他们同中国的关系，然后，可以根据这次陆路考察所获得的情报，来考虑加强对该地居 197
民控制的进一步措施。涅谢耳罗捷伯爵认为，这笔数目不会很大的费用可由国库支付。”①

Д. 罗曼诺夫写道：“根据特别委员会的这些决定，俄美公司总经理处奉命派遣一个人数不多的贸易考察队，从阿扬取旱路前往阿穆尔河口北岸基立亚克人居住的地区。早在2月份，外交大臣便将此事通知给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通知中称，遵照圣旨，已着手在阿穆尔河口北岸附近选择一个有利据点，俄美公司已派出一个贸易考察队前往该地，因此，要求穆拉维约夫在必要时给该考察队以协助。

“这样，根据特别委员会的决定，终于给涅维尔斯科依船长下达了他在圣彼得堡极力争取的命令。海军部指示涅维尔斯科依船

① 《俄罗斯档案》，1878年，第3卷，第258—259页。

长勘测阿穆尔河口并在河口北面选择便于占领和建立贸易市镇的据点，海军部把这个指示寄到伊尔库次克总督名下，由他转交给涅维尔斯科依。但是，由于自鄂霍次克寄往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冬季邮件① 这时已经运出，穆拉维约夫接到上述指示后，便派遣一名急使——卡尔萨科夫上尉，携带该指令和他的密谕从伊尔库次克出发，奔赴鄂霍次克。他命令卡尔萨科夫在到达鄂霍次克后，一俟解冻通航，立即乘船赶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设法找到涅维尔斯科依和'贝加尔'号运输船。然而，由于到6月才解冻，卡尔萨科夫在鄂霍次克一直滞留到6月初才乘上'卡加克'号小艇出海。他直奔萨哈林岛北岸，因为他估计，在这个时候已不可能再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碰上'贝加尔'号运输船了。'卡加克'号小艇在萨哈林岛北岸的海面上竟同'贝加尔'号运输船失之交臂。它经受了数次寒风袭击之后，便航行于萨哈林岛和大陆海岸之间，两次驶入康士坦丁港，没有找到'贝加尔'号运输船，便又返航驶向
198 阿扬。其实，涅维尔斯科依5月间就已经到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在那里收到了穆拉维约夫将军的信，指示他前去测绘阿穆尔河口，并且通知他，彼得堡大概很快就要送来御批的有关此事的详细指示。但是，海军大尉涅维尔斯科依决定不等收到指示就开始行动。为了不失时机，他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卸下货物后，便于5月31日把他的'贝加尔'号运输船开往萨哈林岛东岸，从那里开始考察。他绕过萨哈林岛北端，转而向南行驶，直入大陆海岸和萨哈林岛之间的海峡。涅维尔斯科依进入奥布曼湾，把该湾更名为贝加尔湾，然后继续向西南进发。6月24日在哥洛瓦切夫岬附近遇到浅滩，抛锚停泊，放下一只舢舨，派海军准尉格罗特② 和陆军少尉波波夫乘舢舨前去探寻航道，但是没有找到。于是，他们从哥洛

① 每年只有一次。

② 格罗特曾环球远航数次。一次在瑞士攀登冰山时，堕涧身亡。

瓦切夫岬转舵西北，沿着一个沙滩驶向大陆海岸。在这里，当海雾消散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山峦重叠的满洲海岸。大约在离岸四浬的地方，绕过一个水下暗滩，同海岸保持很远的距离，穿行于水下暗滩和海岸之间，向南进发。6月28日驶入阿穆尔河口湾。涅维尔斯科依船长在这里抛锚停泊，乘上舢舨开始测量和勘察河口湾北部。海军准尉格罗特沿萨哈林岛海岸航行，卡扎凯维奇中尉沿大陆海岸航行。后者发现了阿穆尔河口，便驶入河道，沿左岸前进，在基立亚克人村庄——查德巴赫靠岸。接着涅维尔斯科依本人也进入阿穆尔河口，从这里继续沿河口湾向南行驶。几天后，便驶到大陆海岸和萨哈林岛两岸之间距离最近的地方。于是，在这里，在他命名为拉扎烈夫和穆拉维约夫的两个海岬之间，发现一道深达五俄丈的海峡，推翻了拉彼鲁兹、布罗乌顿、克鲁逊什特恩和加夫利洛夫等人认为此处是地峡的设想。涅维尔斯科依穿过十八世纪布罗乌顿船长到过的那条纬线偏南的地方，从靠大陆海岸的一个海岬调转船头向北返航。他经过自己发现的海峡，沿萨哈林岛海岸的一道深水道回到离别了三十天的‘贝加尔’号运输船上 199
(‘贝加尔’号在这段时间内勘察了河口湾)。以后又经过四五天的努力，涅维尔斯科依始终未能乘运输船进入阿穆尔河，于是他向北返航，开往鄂霍次克海。”①

这时，俄美公司已派遣领航队的奥尔洛夫准尉，乘两只兽皮船②，从阿扬沿海岸南下，同时委托他寻找“贝加尔”号运输船。这时，“贝加尔”号已驶出河口湾，在沿基立亚克人村庄——伊斯开附近的大陆海岸前进时，发现了一处海湾，遮在海上的一片长形低洼砂滩的后面。涅维尔斯科依船长将它命名为幸福湾。由于无风，船在穆赫贴尔岬被迫停航，他在这里与奥尔洛夫相遇。后者在沿

① 《俄国言论》，1859年7月号，第103—108页。

② 这种兽皮船（Байдарка）是堪察加人用海象皮制的一种小船。

岸南下时候，到过幸福湾西北二十浬的考里村，而且同当地土著进行了接触。

下面我们再来谈 1849 年 2 月 8 日会议作出的决议。该决议决定在涅维尔斯科依进行考察的同时，也取旱路考察阿穆尔河口。

“1848 年末①，事先没有同穆拉维约夫总督取得任何联系，便组织了一个秘密考察队，由总参谋部阿赫杰中校率领，借口是考察外贝加尔边区。关于这件事，侍从将军多耳哥鲁科夫公爵给作战参谋别尔格的公函中提到：鉴于我国同中国领土的边界不够准确，为了详细划定两国的边界，皇帝陛下认为必须成立一个考察队，人员由矿业工程队和交通队的军官组成，派总参谋部的一名校官领导，并吸收地形测绘队的一名或两名军官和数名地形测绘员参加。此外，还委托该考察队勘察边界的矿藏，寻找贵重金属和其他矿产。

“1849 年 1 月，总参谋部办公厅提出了有关考察的全部设想，同时也提供了我国同中国边界的资料。从这些资料看来，从石勒
200 喀河的支流格尔必齐河起至鄂霍次克海一带的地方，没有任何可靠的地形测绘资料，因此，各个地图上关于这一地区的全部标记都不足为凭。这一条不准确的边界在俄中条约上说明是预定界。对此科学院院士米甸多尔夫曾经提出过一些含糊不清的资料。他是 1844 年和 1845 年被科学院派到西伯利亚的。从乌第地区返回的时候，他看到了中国人竖立的四个界牌，于是就把这四个界牌当作是根据 1689 年条约末款所竖立的界牌。

“总参谋部提出了一份报告，描述了阿穆尔地区的全部自然财富，并提到了在阿穆尔开辟自由航线可得到的利益，因为这条河是西伯利亚和东方之间的唯一航路，要巩固我国对鄂霍次克地区，堪察加以及北美殖民区的控制就必须开辟这条自由航线。报告还引

① П. В. 舒马赫尔：《俄罗斯档案》，1878 年，第 3 卷，第 266—268 页。

证米甸多尔夫院士的意见：必须勘测阿穆尔河道，英国人正同我们进行着一场危险的竞争，他们通过在基立亚克人地区建立的一个牢固的据点，可能先我进入阿穆尔河口，从而独吞阿穆尔航线的全部利益。这一点已为英国人奥斯丁的企图所证实。他以研究地质为名，利用俄国的殷勤好客，企图勘测阿穆尔及其支流。至于基立亚克人，他们宣称自己不受中国约束辖制，大概只要能得到些许报酬，就甘愿让出一部分土地，让别人在阿穆尔河口旁边建立贸易堆栈。

“这份报告随同总参谋部办公厅提供的情报，奉旨交由外交大臣处理。外交大臣上奏皇帝说，考察格尔必齐河至乌第河一带地区，由于距中国居民区遥远，不致引起政治上的特别不便，但有一个条件，即这次考察一定要小心谨慎地完成，而且责成考察队队长绝对不能接近阿穆尔河，避免同中国人发生任何冲突；勘察阿穆尔河的行动可能会惊动中国人，因此，在最为有利的时机尚未成熟之前，不要行动。

“外交部打算同阿穆尔河口附近的基立亚克人建立联系，并在该地区监视外国人的行动和阴谋。由于预定的考察同外交部这一任务有关，因此外交大臣奏请皇帝恩准将这两桩事情交由特别委 201
员会审查。特别委员会由下列官员组成：涅谢耳罗捷伯爵，车尔尼雪夫公爵，缅希科夫公爵，彼罗夫斯基伯爵和侍从将军别尔格。1849 年 2 月 8 日，皇帝下令派遣以阿赫杰中校为队长的陆上考察队。命令规定，考察队只能根据条约去准确测定至今尚未勘测清楚的那一部分俄中边界，绝不能侵犯不属于我国的领土。其目的在于，根据确切资料清楚确定，尼布楚条约所规定的俄中边界，究竟应以山脉的哪一走向来划。同时，责成考察队队长在考察时务必极端小心谨慎，避免可能惊动中国人的任何举动，不给他们造成可能同我们发生冲突的任何借口。命令指出，在执行这次任务时，

行动小心谨慎是应该遵循的首要准则。涅谢耳罗捷伯爵居然疑虑到如此程度，即使勘察山区部分，他也吩咐最好是在北坡进行，即在无可争辩是属于俄国的那些地方进行，至于南坡地方，则绝对禁止靠近阿穆尔和中国的居民区。为了使派遣考察队的命令本身不致引起议论，这个考察队奉命取名为‘外贝加尔地区考察队’。万一碰到中国人（这种事情，如上所述，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受到询问时，应该回答他们说，是打猎的，因追踪猎物而越界。在俄国籍的土著面前，他们应冒充私营企业主。考察活动的期限定为三年。至于被米甸多尔夫院士说得如此吓人的那些中国界牌，他们奉命在第三年再进行考察，而且即使到那时，也须具备下述条件：考察队队长来得及搜集到可靠的情报证实这项工作既可顺利完成，又不致引起中国的猜疑。

“这次考察是由1845年米甸多尔夫院士呈给皇帝御览的一份
202 条陈引起的。米甸多尔夫不仅指出必须勘察阿穆尔整个河流，而且还自告奋勇，愿携同两名地形测绘员和四名哥萨克，乘一条为此目的特制的小船，沿阿穆尔河顺流入海，驶往鄂霍次克海的阿扬港。侍从将军别尔格建议派米甸多尔夫，经雅库次克和阿扬从海路前往基立亚克人地区，同他们进行外交谈判：用几普特烟叶换取他们的一部分土地，他肯定认为完成此项使命非米甸多尔夫莫属，因为只有米甸多尔夫一个人熟悉这一地区，他已经结识了许多基立亚克人，而且同其中不少人还有了交情，此外，他还懂得（？）他们的语言。别尔格将军甚至还看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用些极为菲薄的礼物，从基立亚克人手中换取一部分土地，往该地迁移两戶或三戶人家，然后根据可能继续移民，以便将这部分土地控制在我们手里。这种不成熟的建议只能使涅谢耳罗捷伯爵更加固执己见，因为有关阿穆尔的问题他连听也不愿听。至于陆军大臣车尔尼雪夫公爵，他对考察根本不感兴趣，这一点我们从下面这件事情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考察队出发已经几个月之后，他亲笔写了一封便函询问总参谋部办公厅，阿赫杰秘密考察的起因是什么，这件事是否经过亚洲事务委员会审查，阿赫杰中校目前在什么地方。他竟忘记了，这件事正是在他亲自出席的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

有关阿穆尔问题的各项事情，当时就是这样决定的；可是在当地供职并且打算亲赴阿穆尔河口的穆拉维约夫，当时却不是这样想的，而且考虑的也不是这些问题。

# 第二十四章　1848—1849年[1]

203　彼得堡阴谋反对穆拉维约夫的活动　他给弟弟的信　穆拉维约夫打算遍历堪察加　给弟弟的信　穆拉维约夫上呈皇帝的条陈　他给 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和弟弟的信　去堪察加前的准备　鉴于在海上可能遇难，穆拉维约夫行前写了条陈一份，上呈朝廷　他的奏疏　给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的书信

尽管东西伯利亚总督孜孜不倦地处理政务，"彼得堡却群起而反对他"，П. В. 舒马贺尔写道。"财政大臣符隆钦科致函外交大臣称：扎克烈夫斯克伯爵从莫斯科通知他，买卖城[2]的中国人告诉我国住在恰克图的一些商人说，穆拉维约夫致力开辟阿穆尔河航线一事，似乎已经引起中国政府的怨言和不满。已就此事上书皇帝，幸而皇帝对此没有予以特别注意。西西伯利亚总督哥尔查科夫公爵对他所辖边区的未来也甚为担心。他秘密告知车尔尼雪夫公爵说，阿穆尔对俄国毫无用处，从雅库次克至堪察加以及鄂霍次克海
204 沿岸一带的无边无际的密林地带便是边界，根本无须设防。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西伯利亚居民同外国人直接接触，因为这很容易变成极为有害的宣传，导致暴乱。哥尔查科夫公爵认为这种状况更为危险，因为西伯利亚居民对俄罗斯的感情，绝不像穆拉维约夫所说的那样深厚。仅彼得拉舍夫斯基[3]在西伯利亚一事，就足以

① 目录中只标1849年。——译者

② 买卖城——中国边境城市，离特罗伊次克萨夫斯克很近。

③ 于1848年流放至此。

使哥尔查科夫公爵深信乌拉尔以东一带地区的形势值得疑虑。他问道，假若本地居民同英国人和美国人接近起来，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英国人和美国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使他们相信，他们可以更合算地用自己的金子从英美人手里换取迄今从俄国得到的那些东西，一旦需要，英美会以武力来维持这种交易。这位公爵引证了当代甚至古代的历史，来说明'造反的魔鬼会千变万化，而且往往会出乎意料地把人们引入迷津'。他在这封信的结尾表示，希望对他所说的全部事情严守秘密，但倘若公事需要该信，也不妨加以引用。

"车尔尼雪夫公爵利用了这封唬人的荒诞信件，把它上呈皇帝，并请求成立一个委员会，讨论西伯利亚脱离俄国的可能性问题。皇帝阅毕，御批如下：'待穆拉维约夫来京后再议'。"①

穆拉维约夫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写信说："我将为东西伯利亚惋惜，为它的伟大前途惋惜，东西伯利亚的伟大前途正在被彼得堡的阴谋葬送。他们将来会被后代人唾骂，这些人当中竟然还有我亲密的朋友。我为皇上惋惜，根据我对事态的判断，他受着粗暴的瞒骗。西伯利亚的复兴，本来会进一步提高伟大皇朝的声誉，但是他的亲信对此却不感兴趣，他们孜孜以求者，唯利而已；他们不希望别人越过他们干出一番事业来。我无论在那一方面都不合他们的心意。"

尽管彼得堡施展各种阴谋，穆拉维约夫依然坚定不移地朝着他既定的目标前进。1849 年 5 月初，他曾打算离开伊尔库次克前往堪察加视察。他在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的信中写道：205
"到堪察加视察是我的职责。就是说，不管为了公务的利益，还是为了我个人，不到那里去一趟，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离开边区的。堪察加将来对伟大的俄国有极大的意义。以后不管我到什么

① 《俄罗斯档案》，1878 年，第 3 卷，第 261—262 页。

地方，我都能有根有据地来评论它，因为我所掌握的大量的有关资料，书面的和口头的，我都亲自在当地作过核对。”

但是穆拉维约夫希望在这次困难的旅行之前，希望能接到皇帝的诏令，因为他启程去视察雅库次克省、鄂霍次克和堪察加等地，皇帝说不定会对此有所训示。因此他决定于2月25日呈上一份奏疏，并且特别附了一份条陈。他在条陈里再次提请皇帝注意采金业和恰克图贸易的状况，并说恰克图贸易可能由于英国人的竞争而完全衰落，引起不良的后果。因此，他估计这些外国人会占领阿穆尔河口，会在那里设要塞，他们的轮船也会沿阿穆尔开到涅尔琴斯克，甚至赤塔。他担忧这些后果之一就是西伯利亚可能脱离俄国。“我在彼得堡不止一次听到”，条陈中写道，“人们忧虑西伯利亚迟早会脱离俄国，我到此地之前曾以为这是杞人忧天，因为我百思不解这种危险究竟来自何处。可是，陛下，我身处此地之后才相信这种忧虑是非常自然的，而其原因是京城人士所想象不到的。在这里，我发现全体臣民可以说都控制在富商、企业主和包税者手里，而所有的政府官吏，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受这些富翁豢养，为他们效劳。我采取了严厉而坚决的措施，反对这种为国法和天理良心所不容的倾向，开始时我是单枪匹马，后来得到了继我而来的一些同僚的协助。我们的一切努力可能并非完全徒劳，然而却招致一场对我们来说是危险的同采金业界的斗争。这一场斗争之所以危险，并不在于边区内部，因为我在这里的坚决措施已经引起采金业者的恐惧和重视。危险来自京城，那里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反对东西伯利亚的现行政策。我斗胆禀奏这些，只不过是为了证明，要
206 消除工商业财阀对人民的控制，希望是多么渺茫。我担心，在现行的采金制度下，财富会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这些财阀都很有文化，由于他们的出身，加之远离京畿，居于边陲，故而对皇帝和祖国根本没有象内地臣民从小就怀有的那种忠忱。他们除了自己的利

益之外，对一切都漠然置之，因此，除了少数例外，几乎没有可能在他们身上唤起每个俄国人都引为骄傲和光荣的那种崇高感情。然而他们不仅没有丧失俄国人所具有的理智和进取精神，而且在这方面还大大超过了内地各省的居民，就他们在这个广袤荒凉的地方，为了营利所从事的职业的性质而言，这也是非常自然的。由于他们具有这种理智和进取精神，因此清楚地看出了西伯利亚产品的真正出路、东西伯利亚未来的福祉，全赖打开一条通向东洋的可靠而便利的交通孔道；由于英国人的竞争，恰克图对他们迟早会丧失原有的意义。如果阿穆尔不通航，任何行业都不能够发展，都不可能达到理想的规模。因此，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便产生了一种不无根据的揣测：英国人将占领阿穆尔河口。许多财阀虽然表面上也对此表示担忧和惋惜，可是内心里，不管谁去开发阿穆尔，他们都无所谓。试想，一旦英国人在阿穆尔河口设置要塞，英国轮船沿阿穆尔驶至涅尔琴斯克，甚至赤塔，政府要付出多大的人力和物力才不致使东西伯利亚沦为英国的属地？没有阿穆尔河口，英国人对中国的企图就很难实现，这是很自然的，因为阿穆尔右岸有几条支流是可以通航的大河，流经中国人烟稠密的东北各省，长达千里之遥。勿庸置疑，近几年来西伯利亚极东地带已经引起英国人的垂涎。如果俄国象在堪察加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一样，在阿穆尔河口设置要塞，使英国不能占据阿穆尔河口，在阿穆尔河口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之间又有区舰队巡航，再由俄国内地派卫戍部队、船员和指挥官来驻扎在这些要塞和区舰队上，以备进一步防御之需，那就可以永保俄国占有西伯利亚及其无尽的资源，尤其是黄金。这里的黄金已为俄国不可或缺之财富；根据我去年 207
在涅尔琴斯克县和边界河一格尔必齐河所看到的极为可靠的情况来判断，整个阿穆尔左岸蕴藏着更为丰富的黄金矿源。”①

① 摘自 M. C. 沃尔康斯基公爵家藏文献。

Б. В. 司徒卢威写道："穆拉维约夫上书皇上谈及这种状况时，根本不相信西伯利亚会脱离俄国。他的目的首先是要说明，为什么有些人会自然而然产生这种想法，他们的根据何在；其次，可以说他想把从速占领阿穆尔河口的必要性说得有声有色，以便证实他为此所采取的一切准备措施是正确的。"①

穆拉维约夫在上条陈的同时，还从伊尔库次克致函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上次我曾给您寄上一件公函，谈及在我离职前往鄂霍次克和堪察加期间的总署会议主席职位一事；这次，我将旅行之事直接奏禀皇上，我认为我有义务请皇上在总督离职期间，允准伊尔库次克省省长兼署军务，让他在履行管理总署会议主席职务的同时，统辖东西伯利亚驻军。这样作是有好处的。从扎林以前担任的职务来看，他完全可以胜任这一职务。因此，我才敢于希望，倘若您认为我所提出的在总督离职期间集军政大权于一人的意见可行，那么让扎林以现在的职位权理总督事宜，您是不会感到棘手的。在我未到任之前，当时总督出缺，军政大权分别由两个人代理了七个月，产生了不少弊病，我对此深有所感。

"我曾请求А. С. 缅希科夫公爵从海军部临时派一名官员陪我到堪察加；您问及他的薪俸开支问题，我不能提出由海军部支付；
208 也不能让其他部为一个不属该部的人支付薪俸，这我连提也不敢提，因为这不是普遍问题，而是只涉及一人的个别问题。我很乐于把这位官员纳入这里的编制，可是这样一来他就不再属于海军部了。如果他愿意在东西伯利亚供职，而且他的现今上司又无异议，我自然乐意接纳他。您的来函，是最近一次邮车送到的。假若您收到我的复信之前，他尚未从彼得堡动身，那末在我启程赴堪察加以前，他无论如何也赶不到此地了。在我从堪察加返回以前，他最好在原处待命，因为要往堪察加赶我是赶不上的。拟议中要成立

① 《西伯利亚回忆录》，圣彼得堡，1889年，第55页。

的堪察加公署的新编制，无疑将会有变动，一俟新编制审批之后，菲利波夫[1]就有用武之地了。

“新近从北京传来的非官方消息很不能令人满意。北京政府面临着崩溃的危险，虽然正在采取非常措施，但也不过是中国式的一纸空文而已。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得到允许同我国驻北京的传教士团取得任何联系，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北京发生的一切，传教士团都没有义务通知我。而道听途说是不足为据的。

“加利福尼亚的金矿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不管其蕴藏量多么丰富，伸延地区多么辽阔，只要我们能及时而妥善地利用各种机会，我依然认为它对东西伯利亚益多而害少。”

穆拉维约夫在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的信中也提到：“迭米多夫向你谈起我的计划，他的意见是不公正的；不用说，他也敌视我的作法，因为我要消灭富翁们的垄断，使采金业对整个俄国有利。我不知道国务会议就此事讨论的结果如何，但是目前我还希望，同别纳尔达基和其他人的愿望相反，最后的决定仍可能有利于公益。捍卫这种公益是我一向率先考虑的问题，而且，就我个人 209
而言，我只希望我的计划和报告能够获得批准，即博得信任，此外别无所求。一旦失去信任，我一定要弃官而走，因为没有充分的信任，我在官场便不能有所作为。”

Б. В. 司徒卢威说道：“1849 年复活节前夕，在彼得堡沙皇周围进行的反对穆拉维约夫的阴谋已经昭然若揭了。3 月初，内务大臣彼罗夫斯基在同皇帝的一次谈话中，曾顺便提到嘉奖穆拉维约夫的事情。皇帝回答说，他拟于复活节前提升穆拉维约夫为中将，并且当即就此事给陆军大臣下了命令；4 月 3 日颁布了皇帝的复活节嘉奖令。上面没有穆拉维约夫的名字。彼罗夫斯基立即去找 В. Ф. 阿德列尔别尔格伯爵询问因由。从阿德列尔别尔格的答复

① 从圣彼得堡前来赴任的官员。

中可以看出，已无法查清是谁弄错的。结果是 post factum①，于 4 月 12 日，颁布了一道特别诏令：从 4 月 3 日起授予穆拉维约夫以中将军衔。然而，象在这种场合通常的做法一样，没有肯定他的总督职务。彼罗夫斯基义愤填膺，但是他认为不可以马上掀起另一场风波。关于这一点，穆拉维约夫写道：'我并不需要这种奖赏，我是凭信念，怀着对沙皇和祖国的义务感来效力的，我需要的只是能维护我在边区威望的奖赏，因为它是皇上对我信任的标志。'这种思想贯穿在他多年的活动中。然而许多人（甚至包括写回忆录的菲利普桑），却说穆拉维约夫是个沽名钓誉的人。这是完全错误的。"②

4 月末，赴堪察加旅行的准备工作，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穆拉维约夫告诉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说："我就要启程赴堪察加。你希望知道旅行的路线。为了满足你的愿望，我建议你到彼得堡地志局买一张俄国亚洲部分地图。我只有一张，不能寄给你。你只须花上四卢布银币便能买到。在地图上可以找到从伊尔库次克通往雅库次克的道路，中途有一个卡楚加码头（在勒拿河畔）。我们乘四轮马车到达这个码头，然后改乘为我们特制的船（我们花了不少钱），沿勒拿河而下，经基廉斯克、奥廖克明斯克直抵雅库次克。全程需时十天至十四天。雅库次克是一座省城。我们在那里大约逗留一个礼拜。6 月 1 日前后，我们骑马前往鄂霍次克。这段路程大约要走十天至二十天。在鄂霍次克我们将不耽搁，径直乘船前往堪察加，即驶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这段航程约需一至三个礼拜，折中算一下，也得半个月时间，因此 7 月初才能到达堪察加。到半岛各地看一下，又需两个礼拜左右。7 月末返回鄂霍次克，8 月中离鄂霍次克前往雅库次克，最迟 9 月 10日

① （法语）事情发生之后。——译者

② 《西伯利亚回忆录》，圣彼得堡，1889 年，第 55—56 页。

便可溯勒拿河返回伊尔库次克。”

关于这一次旅行的准备，Б. В. 司徒卢威写道：“穆拉维约夫希望尽可能缩减雅库次克至鄂霍次克驿道上的驿马数量。他命令，整个驮运队的马不得超过四十匹，即他们（包括哥萨克和马夫）一行十六人的坐骑十六匹，驮马二十匹，备用马（防备途中转站时马匹不够）四匹。驿马费用按四十匹支付。雅库次克当局和雅库特人根据过去每个单独的个人旅行者所需马匹的数量，原以为总督这次旅行每站至少得要一百五十匹马。可以想见，当他们得知总共只要四十匹马时，该有多么惊讶！只有穆拉维约夫这样处处以身作则的人，才能约束自己以及全体随行人员，并使大家除旅途最必需的东西外，不带任何别的东西。去年秋天，在勒拿河的卡楚加码头就订制了三只有甲板的大船，这种船是按照过去各级大官航行勒拿河所乘的船的式样仿造的。这简直是一些运转不灵、丑陋笨拙的蠢货，根本不合机灵敏捷的穆拉维约夫的心意，因为穆拉维约夫向来要求能随心所欲地驾驭他所使用的东西。可是这一次却完全相反。水流或风向不是把人忽左忽右地推向岸边，就是把他 211
们驱入根本不想经过的支流，或者只要吹来一股逆风，船只便不能顺流而下；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努力划桨，还是巧妙地乘风扬帆，都无济于事。这几只船露出水面的部分同在水下的部分比较起来是过高了，而且长度与宽度也不相称。总之，这些大船成了最大的阻碍。假若不是穆拉维约夫办事‘留有余地’，那他的一切计划都有被这几只船打乱的危险。”①

从伊尔库次克动身的日子定为5月15日。穆拉维约夫考虑到，此次堪察加之行可能遇到意外的困难，延长预定的时间，甚至可能在海上遇难或者暴卒，所以他从伊尔库次克启程前写了一份条陈，根据当地情况阐述了对外贝加尔边区以及该地区的涅尔琴

① 《西伯利亚回忆录》，圣彼得堡，1889年，第56—59页。

斯克采矿区的意见。他把这份条陈随同5月15日的奏疏上呈皇帝陛下。穆拉维约夫在这里陈述了下列问题请皇帝裁夺："恰克图贸易的萧条业已完全证明，英国对中国的所作所为不可能有利于我国。在中英战争之后的最初几年，此事尚不易为我们察觉。由于中国人对英国人心怀仇恨，中国宁愿同我国这样心地善良、宽宏大量的邻邦来往。然而，时间和物质利益能缓和仇恨的情绪，也能扑灭不见实利的友谊的火焰。在俄中关系处于如此状态下，我们只能采取下面的办法：保持俄国亚洲部分必要的实力，以威慑中国。具体作法是，陈兵于接壤较近的地方，向懦怯软弱的近邻显示我国的军威，这既是为了援助他们，也是为了恫吓他们。理想的屯兵地区是外贝加尔，该边区濒临阿穆尔河。英国欲进而完全垄断与中国的贸易，必须占领阿穆尔河口，并须在该河上航行。这一点已毋庸置疑。假如阿穆尔不是从西伯利亚流入东洋的唯一河流，则我国对英人的活动尚可宽容。然而，阿穆尔是通往东方的唯一方便的航路，航行该河是此地各个阶层居民的多年宿愿。就大部分居民而言，此种愿望可能出于本能，然而却是合情合理的。根据我在
212 此地所知悉的一切情况，冒昧陈奏圣上：谁要能占据阿穆尔河口，谁就能控制西伯利亚，至少是贝加尔以东一带，而且可以控制得很牢固，因为只要控制了阿穆尔河口和在该河的航行权，就能使人口较密、工农业繁荣的西伯利亚永远沦为控制该地的国家的藩属，尚其纳贡。"

几乎与呈递上述奏疏的同时，穆拉维约夫还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外交大臣，请求责成当时前往北京的新的传教士团监护官，务必把那里发生的一切情况直接通知他（即总督），并且请求在他从堪察加返回之前，当一些主要问题尚未弄清，传教士团监护官本人尚未熟悉中国当前局势时，不要让监护官去同中国政府办任何交涉。另一封信是4月27日写给财政大臣的。信中说，他认为自己有义

务再一次提请财政大臣注意恰克图贸易的萧条景况。他指出，我国在中国的贸易已经逆转，获利日微，假如我国不采取新的方针和对策，以后诸年将每况愈下。穆拉维约夫在给 Ф. П. 符隆钦科的信中写道："在维持和扩大贸易利益方面，中华帝国尽管十分愿意维持百余年来这种固定不变的状况(这对我们也十分有利)，但遗憾的是受到了英国的冲击，结果也使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改变方针和对策。为了维护国家的财政利益，我十分小心谨慎地准备应付这里的新局势。但是，如阁下本人对我不表示信任，我也不必讳言，我对我的这些与过去体制不相符的种种打算和主张是否能够成功表示担忧。"

213

# 第二十五章　1849年

穆拉维约夫由伊尔库次克前往堪察加　他的副官B. M. 穆拉维约夫病故　H. H. 穆拉维约夫沿勒拿河航行到雅库次克　钦命派遣由阿赫杰率领的考察队　穆拉维约夫命令阻止这次考察　他上书皇帝　车尔尼雪夫公爵和符隆钦科伯爵对穆拉维约夫不满　皇帝的批谕　穆拉维约夫对阿赫杰考察队的指示　穆拉维约夫由雅库次克赴鄂霍次克　在鄂霍次克的逗留　穆拉维约夫给 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和弟弟的信　由鄂霍次克搭乘“额尔齐斯”号运输船前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　穆拉维约夫对设置炮台地点的指示　他同英诺森大主教会晤　归途访萨哈林岛　致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的信

1849年5月15日，穆拉维约夫中将由伊尔库次克启程。我们知道，穆拉维约夫是东西伯利亚历任总督中第一个到堪察加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视察的人。从前，历任总督都认为，这样作即使并非完全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也未必有什么益处。东西伯利亚濒临北冰洋和东洋，有长达六千俄里的国境线与中华帝国接壤。这个边远地区的新任总督对一切都想亲眼看看，然后才能释然，因此，在实现他的把鄂霍次克港迁往他处的计划，以及采取某些有关堪察加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措施之前，他开始亲自视察堪察加、萨哈林岛、鄂霍次克和阿扬。

214 他的副官瓦西里·米海洛维奇·穆拉维约夫本来也决定去堪察加，但是未及踏上这艰难的旅途便与世长辞了。穆拉维约夫在4

月 18 日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写信说："我同卡金卡遭到了巨大的不幸：瓦夏·穆拉维约夫于 13 日去世了。我们爱他犹如己出，他本会为西伯利亚作许多事情。天命不可知啊！死了的当然总比活着的要好。我们的忏悔牧师在他绝妙的安葬悼词中虽然也这么说，但心里依然不由自主地痛苦万分。这个损失使我们的心长久不能平静。我们要到堪察加去了，种种操劳、忙碌、奔波都不能排遣我的痛苦。即便旅行能使我得到慰藉，那时也会想起，他本该和我们一路同行，而不是弃世而去。据医生说，死者脑部早有疾患，最后引起不时发作的严重癫痫。然而在临终前十二小时，他躺在床上，精神很愉快，分手时他还表示希望在堪察加同卡尔萨科夫见面呢！"Б. В. 司徒卢威写道："穆拉维约夫由许多骑马的布里亚特人和率领他们的酋长① 簇拥着，以异常的速度来到了勒拿河上的卡楚加码头。在卡楚加作完祈祷、给大木船洒过圣水，随即把全部物品装载上船，便启航了。这时聚集在码头上的商人、小市民、农民和工人高呼'乌啦'，怀着罕见的欢快心情给新任总督送行。大木船上的船夫是从当地雇用的，沿站需要交换（当时，夏季只有驿船同雅库次克联系，除此之外再无交通工具，而驿船要在沿站按所用船夫人数多寡偿付规定的驿费），为了增加船上的劳力，又把三十名士兵分配到各船。这些士兵是从伊尔库次克前往鄂霍次克补充那里的海军的。总督和他的夫人以及赫烈斯提阿尼小姐② 乘坐的是一号大木船。在这条船上辟有一间较大的餐室，全体随员每天早餐和午餐前都要在此聚会。穆拉维约夫在这里专设 215
一张桌子办公，听取有关负责人的报告。早餐和午餐后，大家都登上甲板，在那里谈笑闲聊。每到一处，沿岸各乡乡长都捧着面包和盐前来迎接总督，到处都是如此接待：黑麦或大麦作的大圆面包，

① 每个布里亚特人部落的首领。部落再划分成族，受族长管辖。

② 著名大提琴家。她得到准许伴随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夫娜·穆拉维约娃。

上面放着一小撮盐。老百姓都愿意往船上运送大量食品，总督命令接受食品时一定要付钱，不要吝惜响噹噹的硬币。”① Б. В. 舒马贺尔写道：“但是，穆拉维约夫刚刚抵达雅库次克，就接到了派遣阿赫杰率领的考察队的谕旨。我们已经知道，这次考察事先根本未与穆拉维约夫联系。彼得堡严格责成该考察队不得靠近和接触阿穆尔河，但事实上只有靠近和接触阿穆尔，此行才能有所裨益。此外，还命令他们正好是在总督前往堪察加(此事彼得堡早已知道)的那个夏天进行活动。这时，对阿穆尔河口的勘察工作正在秘密进行，穆拉维约夫将军预见到该考察队可能给勘察阿穆尔河口的工作带来麻烦，因此，决定不执行谕旨。他命令伊尔库次克总署会议主席，在他从堪察加返回之前，将该考察队阻留在城里，同时从雅库次克就此事直接上奏皇帝。他上书皇帝说，如果我国有意占领阿穆尔河口，那末，在占领该河口并同中国就该河左岸归还我国问题举行正式谈判之前，不宜于在格尔必齐河彼岸进行任何秘密活动。俄中两国在格尔必齐河彼岸的未定界，业已多次勘察。在米甸多尔夫院士考察之后，未必有再次勘察的必要，况且我国在该地区活动的唯一目的在于占有阿穆尔河，不管其左岸的土壤好坏。如果只是要对斯塔诺夫山脉北坡，包括直到奥廖克马河和雅库次克以
216 及乌第地区为止的一带进行勘察，那么可以从伊尔库次克派人去作，他们要有经验得多，而且所耗费用也可大为缩减。另外，考察队到格尔必齐河彼岸进行活动，势必被中国人发现，并引起他们的注意，尤其不便的是，在这一带进行活动，我们提不出任何正当理由。穆拉维约夫将军身负重任，尤其又值他长期远出在外，对不受其指挥的考察队的活动无法予以监督，因此他不敢隐讳对此事的忧虑，特奏请皇帝准许推迟勘察日期，至少要等他从堪察加回来。他最后奏称，他已斗胆将考察队暂时阻留在伊尔库次克，等候陛下

① 《西伯利亚回忆录》，圣彼得堡，第65—66页。

的新谕旨①。

"这使车尔尼雪夫公爵和符隆钦科伯爵非常恼火，他们竭力证明穆拉维约夫总督关于考察之事擅自作出的决定是毫无根据的；但是皇上却作了如下批示：'此事待穆拉维约夫中将来圣彼得堡后再议。'

"考察队暂时被阻留在伊尔库次克待命。在此期间，阿赫杰征得东西伯利亚总署主席的同意，作了如下部署：派遣两名军官——科万科上尉和美格利次基中尉——到涅尔琴斯克区的采金场去，详细研究那里的地形。因为该地提供的资料，以及山脉的走向使他感到，考察队将要考察的地区与涅尔琴斯克区有相同之处。他还命令这两名军官把涅尔琴斯克金矿的地质情况全部记载下来。阿赫杰派天文学家施瓦列次② 率领一批地形测绘员，在伊尔库次克省各县以及贝加尔湖畔测定天文观测点，并在那里进行观测。"③

这时，穆拉维约夫仍在旅途跋涉。从雅库次克到鄂霍次克有一千一百多俄里的路程，尽是羊肠小道、冻土地带和沼泽。穆拉维约夫骑马穿行，克服了重重困难，于6月25日抵达鄂霍次克。穆拉维约夫从鄂霍次克给 Л. А. 彼罗夫斯基写信说："我们在此间的全部活动都为了说服那些远离此地的人士，因为他们不肯相信一百 217
年以前鄂霍次克就不应该存在。"6月28日，他又在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的信中写道："……我以相当快的速度走过了一段最艰苦的路程，即从雅库次克到此地，一路平安无恙。此行一定会产生重大影响，不过，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我不打算向你描绘沿途风光了，因为这次旅行饶有趣味，非比寻常，实难在寻

① 参阅本书第2卷，13。——译者

② 现任迭尔普特大学天文学教授。

③ 《俄罗斯档案》，1878年，第3卷，第269—270页。

常书信中尽述。”

7月4日，穆拉维约夫搭乘海军大尉 B. K. 波普隆斯基指挥的“额尔齐斯”号运输船，从鄂霍次克前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7月25日抵达该港。穆拉维约夫立即看出，位于东洋上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对俄国起着何等作用，具有什么价值。形势险要的阿瓦恰湾当时已引起英人的觊觎，因此，穆拉维约夫命令立即在他选定的地方修筑若干炮台。我们以后便会看到，1854年把英法登陆队打得丧魂落魄，从而为俄国挽救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那座“湖泊六号”炮台（可能火力有所加强），便是其中之一。穆拉维约夫对堪察加司令 P. Г. 马申上尉说：“敌人登陆部队一旦企图迂回尼科耳山，您就从这里用霰弹迎头痛击他们。”同时，他以其素有的敏捷向司令指出，炮台应该在什么地方修建，怎样修建。

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总督会见了阿留申和堪察加教区的主教，即后来的莫斯科总主教英诺森。Б. В. 司徒卢威写道：“描述这位北方圣徒（当时外国的报刊就已经这样称呼他了）的崇高智慧和基督教徒的美德，不是我所能胜任的。他的非凡劳绩和功勋举世皆知。穆拉维约夫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期间，大主教每晚都和他促膝长谈，共商大计，其直接的成果是将雅库次克教区并入阿留申教区，并打算将阿留申教区升格为二等教区，迁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其次是任命 В. С. 扎沃依科为堪察加驻军司令。
218 这个职务，一定要挑选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来担任，至于其他必备的入选条件，当然更不待言。穆拉维约夫曾经犹豫不定，不知 И. В. 汪利亚尔利亚尔斯基合适，还是 В. С. 扎沃依科合适。大主教英诺森对他们二人都很熟悉，但他不愿意对人选问题发表意见，常常谨慎地回避这个问题，这并不是因为他很有心机，或者担心产生什么令人不快的后果，而是因为他一向虚怀若谷：不轻易相信自己的判断，深恐铸成大错。穆拉维约夫曾就自己心目中的堪察加驻军

司令的两位人选，再三征询他的意见。最后，英诺森主教从安乐椅上霍地站起来，似乎有点不耐烦地说：'您无须再盘问了，选汪利亚尔利亚尔斯基，我连一只手都不举，要是选扎沃依科，我双手赞成，一心一意地拥护他。'这位主教向来谨言慎行，态度含糊，不愿对人选表示态度，但毫无疑问他非常谙练情况。现在从他口里说出如此果断的意见，这便向穆拉维约夫表明，他应该选择哪一个。"①

8月2日，穆拉维约夫率领随员离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和阿瓦恰湾。但是，一驶入大海，便遇上了无风的天气，太平洋上出现了可怕的涌浪，船只无法前进，在距千岛群岛二百海哩的海面上飘荡了十昼夜之久。后来总算刮起了顺风，他们才以较快的速度穿过鄂霍次克海的第四海峡，驶向萨哈林岛北端。穆拉维约夫希望能在这里遇见"贝加尔"号运输船，因为涅维尔斯科依要乘此船测绘阿穆尔河口湾和河口。下面是穆拉维约夫在途中于8月7日给 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写的一封信②："我已到过堪察加，本月2日才离开那里，目前正在去萨哈林途中，此函将交'库利尔'号运输船由鄂霍次克寄上，该船已同我相遇，它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卸下货物之后，应于9月初返回鄂霍次克。若上帝保祐我们经阿扬沿勒拿河与阿尔丹河平安返回雅库次克，我将详细向您报告我的观察结果和我的意见，然而，现在我应该先略述如下，以备不虞：一、应撤销鄂霍次克港及其全部设施，迁往阿瓦恰湾。此事之所以刻不容缓，原因有二：1. 坏血病正摧残着鄂霍次克的卫戍部 219
队，危害极大；2. 形势险要的阿瓦恰湾已引起英人的觊觎；二、撤销鄂霍次克港的同时，必须修建若干仓库，存放由陆路供应阿扬的物资，因为目前俄美公司的贸易站仍在阿扬；三、鄂霍次克滨海公署也应随鄂霍次克港同时撤销，其所辖各县安排如下：鄂霍次克

① 《西伯利亚回忆录》，圣彼得堡，1889年，第76—78页。

② 《俄罗斯导报》，1888年，第413—418页。

区，设专员一人，受雅库次克省公署行政长官统辖；吉日加区由堪察加驻军司令统辖。在堪察加设区级法院，以代替现今审理锡特卡、堪察加和吉日加等地诉讼案件的鄂霍次克区级法院，在诉讼程序上直属伊尔库次克省法院。在堪察加任职的各部门人员如有违法行为，由军事法庭审理，判决则依其职位高低，分别由堪察加驻军司令，东西伯利亚总督，以至皇上批准；四、堪察加同吉日加区合并后，升格为行省，任命一名海军少将为驻军司令，由东西伯利亚总督直接统辖，同时兼任堪察加各港的司令（依我之见，海军上校扎沃依科担任此职最为适宜。他热诚肯干、一心奉公，俄美公司要聘请他担任我国美洲领地的总管事。在此职位上他可领到一万卢布银币的薪俸，然而政府勿须增加开支，只须发给他七千卢布银币左右即可，这数目相当于鄂霍次克和堪察加两地滨海司令薪俸的总和；此外，再加上一个海军少将的军衔就行了）。堪察加和其他人员编制和机构可保持现状，再增加任何编制都是有害而无益的。将来那里人口增加时，驻军司令本人自会请求增加必要的官员和文书。我相信，我推荐的人绝不会有额外要求，不过要象他目前在阿扬经营俄美公司那样，在经营管理上赋予他以自由行事的权力；五、将美洲教区移至阿瓦恰湾，将雅库次克省并入该教区，升格为二等教区，把主教英诺森升为大主教，他的智慧、才能和教规，我不介绍您也知道；我要补充的是使我感触最深的一点，即他对皇上和祖国的热爱无以复加，他在履行自己使命方面的操劳和功勋不同凡响；六、要千方百计设法开辟堪察加同鄂霍次克海沿岸之间轮船往来的航线；在提吉尔和在阿扬附近都蕴藏有煤；七、对在我国鄂霍次克海捕鲸一事要给以应有的注意，这是关系我国政府千百万卢布的最正当收入的大事。我从捕鲸人那里获得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在鄂霍次克海、东洋和堪察加都遇到过捕鲸船。时仅两年，捕鲸船便大批地涌入鄂霍次克海，如今那里已经有

几百条船了，将来在北部海面上还会出现更多的船只。照此下去，这笔属于我国的财富，五年之内便会被劫掠一空，俄国却一无所得，白白将数亿卢布送给世界各地巧于钻营的人，而俄国人只能望洋兴叹（鄂霍次克海上的每一条捕鲸船都能捕到价值三十万法郎的鲸鱼，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之所以这样判断，是因为我亲眼看到成群的鲸鱼在这里出没，其主要巢穴在品仁湾；八、鄂霍次克海航线开辟之后，规定出每年迁往堪察加的移民户数，把他们由水路送到涅尔坎①，牛羊和马匹则沿该水路取旱道运送，但这些牲畜要从雅库特人那里购买，因为该地区的畜牧业和养马业十分发达。每户平均需要两匹马和两头母牛，每十户需要一头种牛。只要有轮船运送，就很容易运到博耳舍烈次克，然后再分配到堪察加所需要的地方去；九、加强阿瓦恰湾的防御，否则敌人最小的分舰队也能长驱直入；今年英国的两艘战船曾同时开到那里，一艘是炮船，一艘是纵帆船，有二百名船员，借口寻找富兰克林，在海面上游弋。该湾最详尽的地图是由英人比奇绘制的，我此次巡视就是依据这张地图，而且对它作了验证；同时我还对那些必须加强防御的据点用仪器进行了测绘。我在俄国和欧洲看到过许多海港，但类似阿瓦恰湾这样的海港还从未见过。英国只要同俄国绝交两周，就可将阿瓦恰湾据为己有，然后再缔结和约，但决不会把阿瓦恰湾 221
归还我国。英国如果在缔结和约时，为占据该湾赔偿我国一百万英镑，那么在最短时间内就可以从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的捕鲸收入中把这笔款项全部捞回。当然，英国是绝不会放别人免费进入这些海域的。彼得堡对堪察加和阿瓦恰湾所作的一切结论在这里早已过时。可是，自从英法在散得维齿群岛② 站稳脚跟，后来中国

① 马亚河上的一个驿站，有一条与两水相联的陆路，从这里穿过雅布洛诺夫山脉（朱格朱尔山脉）通往鄂霍次克海。

② 夏威夷群岛之旧称。——译者

爆发战争，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鄂霍次克海上出现了捕鲸船等等事件以来，我们那些大声疾呼的政治家们却谁也没有到过这里，他们竟断言我到堪察加去是一种荒诞无稽的行为！我曾耽心会不让我到堪察加去，多亏皇上明鉴，别人才匿迹销声。皇帝早已不用彼得堡那班人士的眼光来看待堪察加了。目前我已命令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适当地方，用那里现有的三十门炮（六磅和三磅的）修筑炮台，但是这些炮台只能保卫港口所在地的称作小湾①的入口处，阿瓦恰湾以及其他港湾却未设防，明智的敌人一定不会把该港放在眼里，因为那里驻军很少；十、经堪察加迁移三千戶左右俄国农民，按上述第八项方法进行。（当然，阿穆尔如能通航，这项移民工作会进行得更为迅速，而且费用也会更小，但此事取决于一些我不得而知，也无权过问的特殊设想，因此，阿穆尔通航的情况不能估计进去。）在堪察加种庄稼，只要选择的地区适宜，不仅可能，而且可望丰收。第一批三百戶移民应在阿瓦恰湾一带落戶，第二批在博耳舍烈次克附近落戶，四百戶种菜养牲畜的，应定居在阿瓦恰湾和博耳舍烈次克之间以及堪察加河上游的诸交通要道两旁，其余两千戶则定居在堪察加河两岸直到该河河口。如果立即迁移，从伊尔库次克到堪察加每迁一戶，包括携带上途牲畜和一年半的粮食储备在内，须要化费四百五十卢布银币。但如分作十年迁移，那么头三年每迁一戶（平均以男女五口人计算）才需要四百五十卢布，一千戶为四十五万卢布银币，但是以后迁去的农戶就能在堪察加买到粮食了，粮价至少要比运去的便宜五分之一，因此移
222 民的总开支就会减少一半。以上各项，仅系我们当前要作诸事之要旨，因时间短促，未能详述。我不能让轮船中途耽搁过久，因为即使不耽搁，它的速度也很缓慢。东西伯利亚的巨大资源本该弥补一切不足，现在应该百废俱兴，如果……

① 原文为 малая губа。——译者

"我将以焦急的心情在阿扬和雅库次克等候彼得堡的消息，望大人不吝赐教。我有足够的毅力和恒心来完成我所发现和报告的一切事情，但我不善于和居心叵测的人斗争。堪察加和鄂霍次克海的一切事情，特别是1815年全欧呈现出一派和平局面以后，完全说明了近三十五年来有一种敌对情绪一直左右着我们在这带地区的行动：如果责难东西伯利亚的历任总督，那是不公正的，但是，斯彼兰斯基却难辞其咎，因为作为打算担任临时公署主席的人，不能不了解东洋的重要性。明知西伯利亚的民情和资源，而在皇帝面前却缄默不语，实是一种犯罪行为。斯彼兰斯基正是犯了这种罪过，因为他热爱他的思想远远胜过热爱皇帝和祖国。当然，较之那些基尼[1]迷，他的行径还情有可原。由于我目前的地位，在各种场合下司空见惯的、对我个人的凌辱和怠慢，我并不耿耿于怀。但我也沒有陶醉于那些歌功颂德、娓娓动听的外交辞令，因为我实际上看到的是，在这些辞令后面隐藏着对皇上和祖国的背叛。现在我面前便放着一封财政大臣刚从莫斯科寄来的复函，他奉旨就有关我国的俄美公司事宜向我提出质询。我并不庇护那些唯利是图的人，不论他们以什么题目去牟取暴利；当问及我时，我必须如实以告，和盘托出。但不知这是否会使外交部感到高兴。"

① 基尼——英国旧金币名。——译者

# 第二十六章　1849年

223　穆拉维约夫抵达阿扬港　“贝加尔”号运输船也抵达阿扬　涅维尔斯科依向穆拉维约夫提出的报告　涅维尔斯科依的考察结果　穆拉维约夫返回雅库次克　他在雅库次克逗留　给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和给弟弟的信

8月22日，穆拉维约夫返回雅库次克，途中未经鄂霍次克，而是取道阿扬，因为他想看一看阿扬港和阿扬驿道，同鄂霍次克港及其驿道作一番比较。此外他还考虑到，如果前往萨哈林北端，就有可能同搭乘“贝加尔”号运输船的涅维尔斯科依相会。但是，穆拉维约夫在前往阿扬途中，在萨哈林北端，和在珊塔尔群岛附近，都没有碰到“贝加尔”号运输船。穆拉维约夫对此非常不满，抵达阿扬港时心绪很不好。在阿扬遇到M. C. 卡尔萨科夫，后者向他报告说这次出航一无收获，他由此又联想到，“贝加尔”号可能离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后在途中或者在阿穆尔河口湾覆没了，因为根据B. C. 扎沃依科提供的情报，阿穆尔河口湾四周尽是险滩。想到这些，心情更为沉重。

可是，当一度被认为已沉没的“贝加尔”号运输船，于9月3日清晨出现在阿扬湾入口时，在阿扬引起多么大的惊奇啊！穆拉维约夫将军想知道任务执行情况，便率领随员乘快艇去迎接运输船：
224 还没有等快艇靠拢运输船，穆拉维约夫就迫不及待地问涅维尔斯科依：他从哪儿来？涅维尔斯科依是这样回答的：“多亏上帝保祐……主要任务完成了……一切都很顺利……萨哈林是一个岛

屿，海船从南北两方都能进入阿穆尔河口湾和阿穆尔河；多年的误会全部冰释了。真相大白；我这就向您报告。”他多年以来一直希望自由进入阿穆尔河口，今日听到这个消息，可以想见，该有多么高兴。

同迄今流行的有关阿穆尔河口、阿穆尔河口湾以及萨哈林的看法相反，这次考察发现：一、萨哈林不是半岛，而是一个岛屿；二、各种海船都能从鞑靼湾穿过 1849 年 7 月 22 日发现的海峡进入阿穆尔河口湾，而吃水量在二十三呎以内的船只，象由鞑靼湾经该河口湾驶入鄂霍次克海一样，也能从北部的鄂霍次克海进入该河口湾；三、吃水量在十五呎以内的船只，能从鞑靼湾驶入阿穆尔河口，而吃水量在十二呎以内的船只可从鄂霍次克海驶入该河口。阿穆尔河口和阿穆尔河口湾以及萨哈林等主要问题便这样解决了①。

穆拉维约夫同涅维尔斯科依谈了话，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并向他作了一些指示，然后命他去伊尔库次克，因为穆拉维约夫本人不久也要回到那里去。9 月 5 日，穆拉维约夫率领随员离开阿扬，经阿扬驿道前往雅库次克，准备乘雪橇在勒拿河上走。在阿扬，穆拉维约夫指示扎沃依科派遣奥尔洛夫准尉从阿扬乘雪橇前往乌第地区，然后去阿穆尔河口，观察幸福湾和阿穆尔河口一带的解冻情况。

9 月 12 日，穆拉维约夫在去雅库次克途中，从阿尔丹河畔上的一个驿站给 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写了下面的一封信：“我们从堪察加归途中抵阿扬港，现已从那里（或更确切说，从涅尔坎天然分界线）沿马亚河和阿尔丹河前往雅库次克。抵雅库次克尚需溯勒拿河行二百俄里左右。今于航行途中抵鄂霍次克驿道上的阿尔丹驿站，我于此间急将此信发出，以便由雅库次克发出的夏季末班

① 涅维尔斯科依：《1849—1855 年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圣彼得堡，1878 年，第 90 页。

225 邮车(9 月 15 日启程)将此信寄上,禀告大人,我已返回大陆,约一礼拜后,即可达雅库次克,一月后,最迟不过六礼拜,即于 10 月份,返抵伊尔库次克。在此次旅行中,看到了我所要看的一切,看到了萨哈林,并且还遇到了涅维尔斯科依。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作得很完满、迅速、认真而且考虑得很周到,即使流芳后世的克鲁逊什特恩和无所不知的米甸多尔夫也会羡慕他。涅维尔斯科依已到鄂霍次克移交船员和船只,誊清原图去了,他呈给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缅希科夫公爵的概括扼要的初步报告和地图,已盖印密封,现在我处,但是否随邮车寄走,我尚委决不下,可能会派专使从雅库次克直接送往彼得堡。

"大人 4 月 30 日惠书,我已在阿扬荣幸收到。我对交我统辖的边区已作了详细的视察,陆军部对我办事不谨慎的指责,无论如何不能加在我身上,不过,犹太人既然能因耶稣不信他们的神便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彼得堡对我所施加的任何迫害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沒有提出任命扎林为伊尔库次克驻军司令的申请;但是在上皇帝的奏疏中,谈及堪察加之行时,我不能昧着良心隐瞒自己的想法,即伊尔库次克需要有一个驻军司令,以代行我在行政和军事方面的职权。而伊尔库次克的现任省长完全能胜任这一职务,对此我也不能昧着良心缄默不语。因此我才将此事直接上奏皇帝。不仅我们的官职完全要由他来决定,就是对我们的生杀大权也完全操在他手里。象这样由文职转为武职时升级的先例,我认为自己无权在奏疏中援引,但这种情形我确实知道很多。大人麾下便有一位总督,是直接迁升为中将并荣膺侍从将军衔的,他原来在军队里供职时恐怕还不是个上校。根据 1762 年的法令,将一个五等文官提升为少将,只不过是授予他一个上校职权,并沒有什么特殊之处,何况他现在已担任省长的职务呢。如果陆军部真想认真地将扎林的问题上奏皇帝,那么它就会在自己的卷宗中发现高加索司

令于 1840 年，1841 年和 1842 年间曾几次提出过将扎林由中校晋 226
升为上校的报告；它还会记起，当扎林被调任文职时，它曾对这位武官依依不舍。扎林本人并不知道我在 2 月 25 日的奏疏中谈到了他的问题，只是在 5 月 15 日我离开伊尔库次克之前，向他移交工作时，才把上奏之事转告给他，因为得到批示的已经不是我，而是他了。我可以开诚布公地说，我上疏时根本没考虑他本人，考虑的只是这样作对工作有利！大人，难道就无法使政府相信，现在确实有许多一心一意为皇上和祖国效忠的人，他们毫无阴谋诡计和个人野心。如果我计较个人得失，我能到堪察加（当时一些好心肠的人称之为乖僻行为）去么？如果我不是希望这次视察对皇家事业能有所裨益，我岂肯花费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卢布银币的旅费，历尽艰险，长途跋涉！大人，请您不要以为我写这些是为了邀功请赏，奖赏只会使我个人感到耻辱，而我是不应受此侮辱的。我只希望能得到信任，而赢得信任只是为了维护俄国在这一遥远地区的权力。

“我不知道在雅库次克等待着我的是什么命运。那里积压了几封来自伊尔库次克和彼得堡的信件。在我即将看到这些信件之时，心情不能平静，此固人之常情。之所以如此，实因这些信件关系俄国东部边陲的整个未来！就我个人而言，我倒真想从雅库次克径直到作战部队去，那怕是当一名士兵也在所不惜，因为我现在的职务，除了奔波，操劳和种种不快之外，别无可言，不过那时我会为东西伯利亚惋惜不已的！

“大人在 4 月 30 日的惠书末尾曾将我军的调动情况告知于我。我在公报上看到，我军已然出动并正在采取行动。法国正镇压罗马和国内的叛变。赖德律-洛兰① 及其党羽已经流亡国外。

---

① 赖德律-洛兰 (Ledru-Rollin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袖之一，《改革报》编辑；1848 年是临时政府成员，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 年 6 月 13 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译者

普鲁士国王业已恍然大悟，也起而反对赫赫有名的德国国会。我不能不为欧洲局势的转变，为我们积极参与这一转变而额首称快；然而我不明白：未同英国磋商，我国怎么能决定采取这种行动，因为欧洲大陆上的这种步调一致的行动是不会使英国感到高兴的。我之所以百思不得其解者，还因为涅谢耳罗捷第一离职期间，我国外交部竟由涅谢耳罗捷第二来执掌！

227 “在此次旅行中，我为米努辛斯克和东西伯利亚的其他所有阉割派① 教徒找到了一处很好的栖身之所。我深信，大人会同意我就此事所提出的报告。待我对从前来往书信作通盘考虑之后，再从雅库次克或伊尔库次克将报告提出，具体结论是在亲自视察各地并权衡这种迁居在物质和精神等方面的利弊之后作出的。

“我曾于 2 月 14 日提出报告，谈了在东西伯利亚采购 1849 年粮食后的节余款项问题。但是看来陆军部对皇上隐瞒了这份报告，因为不仅我属下部队的军官没有领到补贴金（钦定这笔款项应该从节余中支付），就连为这笔节余出过力的文职官员也没有得到理应得到的奖赏。如果连财政大臣先生也如此对待我给财政部的关于节余的报告（5 月 15 日寄出），那我真不知道我的下属如何才能得到这些先生们的体贴和照顾。

“伊尔库次克和上乌丁斯克县法院新增加的陪审官 1849 年度的薪俸，我已擅自批示从由我支配的供文职官员作补贴金用的五万卢布银币中支付，此事未蒙大人批准。若此事依然象目前这样不变，那末这笔款项只好从我的薪俸中扣除。因为那些临时增加的官员已经在领取我批给的薪俸，正在清理这些法院历年积压下来的案件。遗憾的是今年我已无钱给他们开支，只有从我来年的薪俸中扣除。又由于我来年前四个月的薪俸只剩了一些余额，我

① 阉割派（скопцы 又译作“修心派”）：俄国一种宗教狂派别，宣传必须摆脱“世俗生活”。皈依阉割派须经过阉割。产生于 18 世纪末期。——译者

认为从我1月至4月份或5月至8月份薪俸中追缴这笔款项，对政府反正都是一样。

“上面已谈到，我不知道在雅库次克等待着我的是什么命运。我今后的职务尚难预料，因为在提升我的命令中对我的总督职务既没有肯定，也没有提到留任现职。如果我仍能留在东西伯利亚，万望大人不吝赐教：我返回伊尔库次克后，是应该奏请前往彼得 228
堡，还是听候命令，或者至少待西方骚乱平息后再行计议更为妥善。”①

9月22日，穆拉维约夫抵达雅库次克。他从这里特派M.C.卡尔萨科夫上尉前往彼得堡，就他已从堪察加返回一事上奏皇帝，并向A. C. 缅希科夫公爵递交两份简要报告：一份陈述他对鄂霍次克港迁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一事的看法；另一份谈到任命海军上校扎沃依科为堪察加驻军司令的问题。穆拉维约夫给海军总参谋长的特别报告中谈的主要问题是涅维尔斯科依的发现。报告中说，以往的多次考察（对萨哈林沿岸）都在欧洲享有盛誉，但是却没有一次象涅维尔斯科依所作的那样，真正按照俄国的意图给祖国带来利益。这份报告中还一再坚持必须在鄂霍次克海和东洋兴办“俄国的”捕鲸业。9月25日，穆拉维约夫致函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报告了下述事情：“在从堪察加返回途中，我翻阅了《地理学会学报》第3辑，其中有一篇很有趣的文章，论述彼得大帝在传播地理知识方面的功绩。我发现其中涉及东西伯利亚边陲地带的论述有某些误解。由于我在这个边区任职，我可以对这个误解作出解释，并且不揣冒昧在这里附上短文一篇，作为对该辑第222页的补充。但这桩事情具有政治意义，因此未敢将拙文径直寄往地理学会，特先呈请钧裁。

“有人说什么阿穆尔河是俄国割让出去的，这种责难实在不能

① M. C. 沃尔康斯基公爵家藏文献。

令人容忍，因此我认为自己有义务予以批驳。整个阿穆尔从来也未属于我国，也不属于中国。迄今它尚未被任何人所占领。三十余年来地方官员屡次上报，为什么外交部亚洲司一直对此事置若罔闻？为什么命令拉文斯基[1]停止在这方面的一切考察，并且对
229 卢彼尔特的报告报之以嘲笑呢？与此同时对英国为侵占中国所干的一切勾当，却丝毫未加阻拦；这无疑是亚洲司的过错。我大胆认为，派阿赫杰先生的考察队的目的就是为了刺激中国，引起他们的抱怨，然后就上奏皇帝说在这一点上触犯中国该多么危险。其实他们不能不知道，寻找富兰克林的英国考察队同时也是在探查阿穆尔，奥斯丁先生从涅尔琴斯克正潜往阿穆尔河口，中国人早已在这些地方游逛（所有这些情况我个人是知道的）。但是俄国土地之神是伟大的！尼古拉一世皇帝陛下绝不会让这些阴谋和欺骗得逞！

“附上的文章[2]扼要地阐述了这个问题的现状；如果由于种种原因实现我所提出的各种想法不合时宜，那么最好不要把它刊载出来，因为据我所能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在今后三年内，我们会丧

---

① 曾任伊尔库次克省省长。

② 下面是穆拉维约夫所附文章的全文：“《地理学会学报》第3辑第222页上说，富饶的阿穆尔地区是在罗曼诺夫王朝时期丧失的。对这个似是而非的结论无须批驳，因为位于阿穆尔河畔的俄国的阿尔巴津要塞，根据尼布楚条约确实割让给中国，已被夷平。但是应该说明：阿尔巴津本身并不表明对阿穆尔的领有。根据所有地方资料来看，俄国的哥萨克从未手持武器到过阿穆尔河口。他们只是在该河流域不时往来，17世纪时越过雅库次克的斯塔诺夫山脉或雅布洛诺夫山脉，可能在若干地方修筑了临时性的城堡，在城堡附近耕种过土地。但是他们从未到过阿穆尔河口。迄今为止有关阿穆尔的情况，美国和英国比同阿穆尔毗邻的俄国和中国还要知道得多。

“据到过该地的人说，不久前（1847年）有一艘双桅轮船从千岛群岛西岸驶过，今年（1849年）又在另一海峡看到一艘三桅战船从鄂霍次克海驶往东洋。无论俄国或中国在鄂霍次克海都没有轮船和三桅战船。因此可以根据这些（完全可靠的）消息推断，其他海上列强正在察看、了解阿穆尔河口和位于鄂霍次克海西南海岸的萨哈林岛。他们不顾俄国领有千岛群岛（鄂霍次克海与东洋的分界线），因而有充分权利认为鄂霍次克海属于俄国，因而有权禁止数以百计的捕鲸船在鄂霍次克海到处航行，掠夺我国的海

失对阿穆尔河口的一切权利，甚至连对堪察加的权利也会丧失掉。至于鄂霍次克海，目前我们每年要从这个属于我国的宝库中损失二千万卢布，仅捕鲸业一项就使国库每年至少损失这笔款项的十 230
分之一。最后，不揣冒昧，略陈管见如下：如果刊载拙文有上述障碍，那么对别尔先生的论文中提及阿穆尔的部分最好也不刊登。他写这篇文章的用意无疑是最善良的；当然，我的全部报告也是根据这种想法提出的，但是，我们都不了解政府的意图。如果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放弃阿穆尔河口以及整个堪察加（因为迄今为止鄂霍次克海的捕鲸业已经放弃了，堪察加也听任他人蹂躏），那么刊载拙文就很不适宜了。最好也能指示东西伯利亚地方长官遵照这个意图行事，以避免无谓的视察和徒劳的公文往返。”

此后，于9月28日，穆拉维约夫写信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谈到了堪察加之行：“我们结束了堪察加的旅行，现已平安返回雅库次克。尽管距伊尔库次克还有二千七百余俄里，但可以说我们已经到家了，因为以后的十至十五天的路程是乘雪橇，而且沿途驿站的设备颇为完善。我现在才相信，堪察加之行确非儿戏，而且使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不管怎么说我也不愿意到彼得

---

上资源。这些资源的价值未必亚于西伯利亚的黄金。

“翻阅一下这些地区的历史资料，就会发现，堪察加和鄂霍次克海沿岸只是从本世纪初才被人遗忘，被人忽视。在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以及仙逝的保罗一世皇帝在位时期，政府对这些极东地区一向都很重视，特别是保罗一世临朝时期，曾派遣一个步兵营驻守堪察加，并任命一位将军来统辖。当时，那里还开始了耕耘，为保卫这一地区发生了几次激烈的战事，人们已开始自食其力了。19世纪，俄国极东地区的一切都已改变。1815年以前，对这个遥远的东方无暇顾及。克鲁逊什特恩在此期间所完成的环球航行，并未带来任何重大利益，也未使我们得到任何有关鄂霍次克海沿岸的可靠资料（最近的测绘证实了这一点）。但是，为什么从1815年直到如今，我们在那里的事情依然如故呢！这只有外交部亚洲司才清楚，因为西伯利亚的地方官员在其经费和权限的范围内，曾不止一次地渴望了解这些引人注目的地区。

“英明而伟大的俄国君主，不仅保障了俄国不受西方侵犯，而且也顾及到了俄国的东部边陲。在上帝的保祐下，三十五年来牺牲俄国利益的一切企图都破产，甚至连那种说什么俄国在罗曼诺夫王朝时期丧失了什么的似是而非的论调也会被一扫而光。”

堡去了。最好能从伊尔库次克到西南走一走，就是说到敖德萨附
231 近休息一下。不过这是以后的事，到时候再行决定。当前要弥补一下堪察加之行的亏损。卡金卡身体很好，尽管旅途坎坷难行，但她在此间的心情远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为愉快。米沙·卡尔萨科夫年轻有为，不过象他这样的人在我们俄国是不被器重的，就是说un homme d'action et non de paroles，（他是一个光会作而不会说的人）。在我们这里，其实到处都一样，夸夸其谈的人是占上风的。

“来自彼得堡的种种消息表明，那里对这个地区的事情一无所知，而且也不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与他们谈得拢的。假如他们对我的行动不横加干涉，那么没有他们我照样可以办一切事情。然而目前荆棘和绊脚石比比皆是，好象是故意安排似的，实际上我还是象基督那样想：‘主啊！宽恕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作的是什么事！’关于边区，除了鄂霍次克的三分之二的道路以及政府应引为耻辱的鄂霍次克本身（因为一百一十三年来关于废除鄂霍次克的公文往来一直未断，但鄂霍次克迄今依然存在）之外，我现在可以特别满意地说，经过这次视察，我发现它比人们原来所记述的和传说的要好得多。”

# 第二十七章　1849年

穆拉维约夫在雅库次克的活动　致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的信　返回伊尔库次克　对阿赫杰考察队的指示　М. С. 卡尔萨科夫奉穆拉维约夫之命赴彼得堡　Л. А. 彼罗夫斯基给穆拉维约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的报告获得批准　堪察加之行的直接后果　扩充公务人员　232

穆拉维约夫在雅库次克住了一个多月，等待乘雪橇登程。他仔细检查了雅库次克的各个政府机关。在他的亲自指导下，瓦加诺夫中尉调查了雅库次克的哥萨克城防团。此次调查的原则和目的，皆与А. И. 韦里巾上校1848年奉旨调查叶尼塞斯克和伊尔库次克各团时相同。

至于穆拉维约夫整顿边区的进一步打算，我们可以从他致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的下列信件里看到。

9月28日。“我已回到雅库次克，结束了这次旅行。我自己留在这里等到冬季道路一通就走。我已派卡尔萨科夫上校去彼得堡，向缅希科夫公爵递交涅维尔斯科依和我的报告。卡尔萨科夫呈交本信的同时，还将荣幸地把本地矿物标本呈递大人。我想让 233
金银运输队[1]给大人捎去更多矿石和其他物品。这些矿石采自维柳伊斯克区的样品，是否值得进一步勘察，恭候大人钧裁。

“与此同时，我上奏陛下，我已返回雅库次克，涅维尔斯科依业

① 金银运输队（серебрянка）——每年从西伯利亚把金银运往彼得堡制币厂的驮运队。

已完成任务，我已向海军总参谋长禀报了有关事宜。在致缅希科夫公爵的信中附上一份报告，提出了有关鄂霍次克和堪察加的最重要的，刻不容缓的事情。

“我在这里看到陆军部将东西伯利亚四个边防营调往外贝加尔边区的命令，这同我在报告中所谈的想法完全吻合。我不知道这种吻合的原因何在，然而对未来还不能过于乐观。我来到此地，常常遇到新的事情，若对这种事情听之任之，则于心不忍，难道这又是我的过错吗？在土拉的时候，我并没有任何创见。倘说有什么创新，那也是大人耳提面命的结果，而绝不象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我个人的独创。

“俄美公司的事务使我非常作难。在我附于本信中的给弗兰格尔的信的抄件① 中，您会看到我对该机构的意见，同时，也可看出我意欲委婉谢绝，不让他们抱有任何希望。因为我怀疑，他们不仅对我们在美洲的领地，就是对近处的领地也未必加以重视。
234 如果想听取我的意见，我准备奉命到彼得堡走一趟；不过还望大人赐教，再定行止。

“欧洲事态的发展证实我的估计是相当准确的，但其结局比我

---

① 1849年9月26日，穆拉维约夫给俄美公司总经理海军中将弗兰格尔的信：“阁下5月5日的惠书我从堪察加返回阿扬后，于8月28日才荣幸收到。从阿扬到雅库次克，我走的是公司的驿路，即经过涅尔坎，取道马亚河和阿尔丹河。因此有机会了解公司在我辖区内所经营的新事业带来的好处及其营业情况。在贵函所提及的诸方面，很难说我对公司能有多大帮助。然而，我深知这个有益于祖国的机构十分重要，因此我认为，根据目前在东洋的情况来看，继续发展是这个机构存在的必要条件。我完全了解，俄美公司只有在政府支持和特别保护下才能进一步发展。如果一般说来我对这些地方的意见还值得重视，那么我对目前由公司经营的俄国在美洲的领地，也就不能避而不谈。

“我不能不再次特别满意地回忆起阿扬以及从那里到涅尔坎所开辟的道路。当然，主要的功劳应属于执行者扎沃依科先生，但是总经理处的活动也应该受到充分的赞扬和尊敬，因为它善于选拔这样的执行者，能信赖他，并且让他放手去采取一切善意而有益的行动。”

原来设想的还要好些。开始时谁能猜想到，法兰西共和国要恢复教皇的权力，而法国报纸表示希望我国出兵获胜呢？然而我认为，我们更应该提防英国的龌龊行径，并且准备予以反击。如果按照惯例对地方官不信任，将我的意见提交给各种会议和委员会，那末首先遭殃的当然是我。我提供黄金，提供军队，将来还要提供鲸鱼，看来并不会造成财政损失，因此，没有充分的理由不予批准。如果对我不相信，那么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我引起了这种不信任呢？我供职十年，凡是我许诺的和提出的，我从来都说到做到。卡尔萨科夫虽然没有到过阿穆尔，但是如果您愿意的话，他可以详细介绍鄂霍次克、勒拿河、萨哈林沿岸和海峡上的航行、基立亚克人、马亚河和阿尔丹河，说出许多令人神往的趣闻来。”

10月13日。“据说勒拿河正在封冻，两个礼拜以后才能通行，我只好权且忍耐，趁此机会了解一下雅库次克边省的治理情况。

“当我从一些电讯稿和私人信件上获悉匈牙利战争业已结束时，心里非常高兴，而且怀着极大的兴趣盼望得知详情。对我国同法国和解，我同样感到高兴。看来，大陆国家早就该了解他们的共同利益，认清他们的共同敌人。后一种想法可能会使东西伯利亚的活动频繁起来，但我绝不会因此而后悔。若是彼得堡的答复仍象从前那样姗姗来迟，那就任何事情都不能保准了。在我们未开辟南面的航线之前，寄往堪察加的邮件依然只能一冬一次，其他季节不能通行。南面的航线一旦开辟，即便在冬季也能在海上通行，可能只有两个月时间例外。

“自从领有堪察加以来，我们曾不止一次同英国决裂。然而当时谁也没重视过这个半岛和阿瓦恰湾。也许京城现在还有人泥古守旧；另外有些人则自我安慰，说什么：‘让他们占领去吧！我们以后再从陆路去夺回来。’这是错误的，也是不能实现的。阿瓦恰湾以及堪察加这些地方，人家用一点兵力就可以占领。等我们费尽 235

九牛二虎之力，蒙受巨大牺牲由旱路把军队运到堪察加时，人家早已在那里（阿瓦恰湾）构筑好要塞，并轻而易举地派去同我们所能调动的全部兵力相等的驻守军。我们需要三个夏天才能由旱路把军队从伊尔库次克运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三个冬天才能把大炮运去，而且每一个人的粮饷就需要一千卢布左右。

“我对目前我们同英国的政治关系了解得不多，因此可能犯错误。然而谁又能够担保不会发生决裂呢？一年、三年、五年、十年之后的情况又将如何呢？一年内我能作一点事情，五年内能作许多事情，而十年内便能作完为堪察加等地需要作的一切事情。但是必须立即开始，不能用六个月的时间等待决定。应该批准我开采黄金，作为办此事的经费。应该批准我在鄂霍次克海捕鲸或者对捕鲸者课税，并把这笔钱款也用于此事，当然要有相应的收支报告。我目前支配的费用，不管如何庞大，也不足供此项使用，何况现在我给属下官员开薪，授予他们奖金，都要从这笔费用中出呢。”

这封信发出不久，11 月初勒拿河终于封冻了，于是穆拉维约夫马上启程返回伊尔库次克。

此次堪察加之行，使边区受益匪浅。他过问了哥萨克人的生活安排，了解了异族人的生活和他们的狩猎业，从而制定了保护毛皮贸易免受几家贸易行垄断的各种措施。此外，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东西伯利亚的经济状况，对流放犯的待遇也有所改善，并且创办了几处慈善机关。这些措施获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11 月 20 日，穆拉维约夫回到伊尔库次克。他在这里接见了阿赫杰中校和考察队的其他成员。为了使这次考察能有所裨益，并且避免原方针可能带来的害处，穆拉维约夫决定，从 1850 年春
236 天起，考察队的活动应是测绘乌第河、鄂霍次克海、阿穆尔河口湾和阿穆尔河之间一带地方。他认为这样作是可能而有益的，尽管原来指令中严禁阿赫杰先生接近阿穆尔河。

然而，阿赫杰中校不愿放弃彼得堡交给他的任务，因此他在向穆拉维约夫将军提出的方案里说，对上述地区详细而认真的考察，似乎就可以为说明俄中边界状况提供可能性。П. В. 舒马贺尔写道："穆拉维约夫将军不能理解的是，怎么能到条约没有提到边界的地方去寻找边界呢？他指出阿赫杰中校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我国同中国所签订的一切条约，从未确定乌第河到鄂霍次克海之间一带地区的边界，这当然是俄国全权代表的善良意图所致，他们总是回避中国关于这个问题的提议，因此个人，甚至政府派出的考察队打算在没有划界的地区寻找边界的任何企图，都是不适宜的，不明智的，也是违背国家利益的。甚至不应该责成考察队去探明这条并不存在的边界，以免给以后对任何界标的任何曲解造成口实，不管界标是谁竖起的和被谁发现的，只要整个地区边界未定，界标就不会有任何意义。"①

现在谈谈彼得堡的情况。这时卡尔萨科夫已奉穆拉维约夫之命来到彼得堡，向 А. С. 缅希科夫公爵呈递了穆拉维约夫两份整顿西伯利亚的方案和一份关于涅维尔斯科依活动的报告。公爵把这些一一转奏了皇帝。皇帝敕令将穆拉维约夫关于阿穆尔河口的报告交由涅谢耳罗捷伯爵主持的特别委员会审查。对两份方案则立即亲笔作了批示，对穆拉维约夫的设想表示了极大的信任。与此同时，彼罗夫斯基伯爵决定奏请皇帝批准穆拉维约夫的总督职务。237
彼罗夫斯基伯爵在 12 月 7 日的信中向穆拉维约夫转达了皇帝的谕旨："我正在等待穆拉维约夫视察所辖边区的报告。迄今为止，我只是从他给缅希科夫公爵的两份方案中得悉他此番旅行的情况。令他在呈递奏疏时，一并奏请来京。穆拉维约夫看来是不会埋怨我迟迟不批他的报告的。当然，我相信这件事情有益，然而，试问能够不花钱吗？尽管他保证说利用地方资源就足以实现他的

① 《俄罗斯档案》，1878 年，第 3 卷，第 270—271 页。

设想。"果然，穆拉维约夫派卡尔萨科夫呈交彼得堡的全部报告，被立即采纳。"1849 年 12 月末，皇上降旨伊尔库次克：将鄂霍次克港迁至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俾使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成为我国在东洋设防的主要军港。因此必须从喀琅施塔得用运输船运去军队、物资和大炮，加强该港防务。在堪察加设置行省，任命阿扬商栈经理扎沃依科为堪察加驻军司令。为了发展堪察加农业，每年往那里移民二十五戶。阿扬驿路的最后工程和养路所需费用皆由国库支付，阿扬商栈升格为政府商港，加强驻军防守。最后，沿马亚河和在涅尔坎与阿扬之间建立农业移民点，用以维护阿扬驿路。圣旨责成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就地将上述决定付诸实施，鄂霍次克和堪察加的全部船只均由他统辖，并命名为西伯利亚区舰队。总督有权从喀琅施塔得调遣巡洋舰前往鄂霍次克和堪察加等海域去消弭捕鲸船的暴力行为；此外，阻留于伊尔库次克的阿赫杰考察队可不必前去勘定边界，应根据总督决定，去踏勘乌第地区。"①

穆拉维约夫的文牍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从堪察加归来后，
238 便立即着手写奏疏，向皇上陈述视察结果和治理东西伯利亚的新设想。象通常一样，一切都亲自动笔，只是要求别人给他准备各种卷宗和资料。如果回想一下彼罗夫斯基伯爵于 12 月 7 日给他的信上所转述的谕旨，以及勒令他赴彼得堡等事，那末就可以想见他此时的繁忙情景了。

可以预料，在即将到来的 1850 年里，将会同财政部发生激烈的斗争，因为东西伯利亚来年将组织一个从 1851 年起为期四年的包收消费税和其他捐税的机构。穆拉维约夫一向坚决反对这类机构的营私舞弊勾当。成立这种机构使他感到极大厌恶。他在致财

①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圣彼得堡，1878 年，第 102 页。

政大臣 Ф. П. 符隆钦科伯爵的信件中断然宣称，当时的包税者（他们同时也是最大的金矿主）的活动贻害边区，因此他认为使边区摆脱他们是一件好事。穆拉维约夫在给 Л. А. 彼罗夫斯基的信中写道："财政部的奔忙操劳，过去不曾、将来也永远不会对国库有所补益，相反，只能怂恿包税人徇私舞弊，牟取暴利。这里（西伯利亚）的民风败坏，不仅酗酒之风甚炽，而且对包税人唯命是从。"接着，穆拉维约夫指出，必须把包收捐税与采金业分开，他认为这两大势力的联合，只能称之为垄断，而垄断是有害无益的：矿主们以奖金诱惑工人去从事紧张、繁重的劳动，然后再以包税人的身份把这笔钱捞回。不应该用民脂民膏喂养包税人，饱其私囊，而使国库以及在目前情况下所必需的财政业务——包收捐税本身，蒙受损失。必须增加国库收入，制止包税人营私舞弊的可耻行为，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穆拉维约夫预见到会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发生，并且尽是些繁重的事情。"因此，"Б. В. 司徒卢威写道："穆拉维约夫认为有必要在他身边的同僚中进行一次重大的人事更动。东西伯利亚管理总署于 1848 年设立第五处。从送往那里的公文性质来看，第五处是总督的私人办公室，原来负责该处的是曾受到穆拉维约夫完全信 239
任的 А. О. 斯塔德列尔。他具有非凡的洞察力，然而他说话刻薄，从来不肯饶人。他因为对人冷嘲热讽给自己树立了许多仇敌。尤其在穆拉维约夫巡视堪察加期间，他一时疏于职守，未能完成穆拉维约夫交给他的工作。因此穆拉维约夫决定把斯塔德列尔调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另外任命曾就学于法律学校的 Д. В. 莫尔恰诺夫接替他的职务。"① 与这次调动同时，到穆拉维约夫手下任职的还有：И. С. 马扎罗维奇、Ф. А. 别克列米舍夫、Н. Д. 斯韦尔别耶夫、В. И. 亚库什金、А. И. 比比科夫、Н. П. 莫列尔、А. Е. 阎加累切

① 《西伯利亚回忆录》，圣彼得堡，1889 年，第 86 页。

夫公爵、A. H. 波赫维斯涅夫、A. H. 舍拉什尼科夫、A. И. 扎博林斯基、Б. К. 库克里和十二月党人的儿子米哈依尔·谢尔盖维奇·沃尔康斯基①。后者于 1849 年在伊尔库次克中学毕业，获得了十四等文官官衔和一枚金质奖章。当时的宪兵司令和内廷第三厅厅长奥尔洛夫伯爵曾写信给穆拉维约夫，要他注意这个年青人，直接监督他积极地为皇上效忠。穆拉维约夫便用这些人同以前遴选的人员一起，组成一支公务人员队伍，为自己训练出一批未来的助手。据同时代人说，这批新人给西伯利亚生活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特别风气。

① 目前是国民教育副大臣。

# 第二十八章　1850年

涅维尔斯科依奉命赴彼得堡送交穆拉维约夫有关阿穆尔的计划　穆拉维约夫致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的信　240

1850年1月1日，穆拉维约夫派遣海军大尉涅维尔斯科依前往彼得堡，送交他所提出的如何在阿穆尔进一步行动的计划。同时，还将下面这封信呈交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昨天我奉寄大人一份东西伯利亚官员编制的呈文。呈文中未提及重新划分边区的问题，我认为边区必须重新划分，并且准备这样作；呈文中也未提及各政府机关人员变动的问题。之所以没提，是因为这些新措施一定会引起许多问题和反对意见，从而可能延迟增加官员的薪俸，而此事是不能拖延的。至于堪察加省的新人员编制以及东西伯利亚慈善事业委员会的编制，业已解决，不日即将上报。

"此信由涅维尔斯科依呈交大人。此外，他还带去一份详细的报告，备述他完成交给他的任务的情况。

"昨天我给陆军大臣先生寄去一份我草拟的外贝加尔哥萨克军条例，上礼拜寄去了1848年度的报告。该报告我未及同时另备抄件，呈给大人披阅，敬祈鉴谅。我们这里十分缺乏好的文书，而公文却突然积压了很多。好在这个报告的原本一定会直接呈致大人尊前。在这个报告里，我不揣冒昧，顺便还为早已不幸故去的特 241
列斯金（在斯彼兰斯基之前曾任此地省长）说了几句好话。如果他当时不被撤换，东西伯利亚无疑早已具有它对俄国利益应有的那种地位了。我专心致志地治理东西伯利亚已经两年有余，可以对

此边区略加评论，我现在日益相信，特列斯金对这里大有裨益，而斯彼兰斯基和他的那一套制度，则害莫大焉。而我同全边区百姓对那些在立法方面不适当的建树表示痛心，也不自今日始，因为那些东西是建立在纯理论基础之上的。高加索同样久久不能忘记甘男爵；不过那里的严重后果很快就败露了，有人在第一年便敢于就这些后果提出报告。而这里呢，三十年来在这一方面谁也不敢说或者不愿说。因此，三十年来西伯利亚依然停滞不前。大人，请恕我直言，我不由自主地向您坦率地陈述了我的意见。我深知，凡涉及俄国利益的一切问题，您一向是极为关心的。

“关于进京之事，我正在等候卡尔萨科夫的消息，现在我务必得去了，因为有的变动已批准，有的变动正待批准，更主要的是，根据陛下批示，有两件事情待我去后议定。然而，我还没有接到大人对我从阿尔丹站寄上的那封信的复函，迄今尚未奏请敕许赴京，因此可能不经正式批准就离开这里，乘雪橇前往。

“近一礼拜以来，此地气温一直都在零下四十度，如此严寒在这里是前所未闻的。蒙上帝保祐，暂时还没发生什么不幸，不过不受冻的人家寥寥无几；感冒的人非常之多，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咳嗽得很厉害。”

关于穆拉维约夫在治理东西伯利亚期间的下一段生活和活动，我们不妨用他自己的话来叙述。下面就是他从伊尔库次克写给 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的信的一些片断。

1 月 8 日。“批准对我的正式任命①是皇上对我恩典的唯一标
242 志。这是我被派到东西伯利亚以来，我一直在期待和衷心盼望的事，因为它向所有的人，特别是向我表明，皇上认为我在这里供职是有益的。奖赏我的最好、最亲密的助手扎林对我是一种真正的鼓励，使我感到愉快。皇上和我个人的良心都为我指出了光明大

① 1849 年 12 月 6 日，经皇帝御批，正式任命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

道，但是我在这条大道上前进时，却遇到重重困难，遭受无数波折。扎林此次受赏对我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因为那些不愿意东西伯利亚事务踏上康庄大道的人，经常非难我，大概也因此常常非难扎林。

“我个人为他感到高兴，因为我春天的设想没有实现①，他仍然直接在大人属下任职，没有兼任它职。此外，我对奉命来此的新旅长Г. М. 扎波里斯基也感到非常满意。看来这是由皇帝亲自选定的。这一人选完全满足了这里军队的需要，也满足了这里进行的正大光明的整顿工作的需要，从而大大减轻了我在整饬这里的道德风纪的操劳，这种整饬道德风纪的工作甚至在这里的军队中也必须进行。

“大人，当我谈到整饬道德风纪的时候，请您原谅我的过于自信。我指的既不是这里的平民百姓，也不是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中的普通士兵，他们的道德风纪无可非议。我指的只是那几百个商人、官吏和军官；而且就是在这些人身上，我也已经看出新的转变，只有那些冥顽之徒陆续到彼得堡去了。此地也剩下一些不可救药的人，为边区计，最好把他们，特别是过去的官僚驱逐出境。

“在接到大人 12 月 6 日来函同时，我还荣幸接到了您的正式通知：陛下正等待我视察东西伯利亚的奏疏。我正赶写这份奏疏，但我有义务先向您报告：这次视察的结果，一部分已见于我个人就地所作的口头和书面指示中，大部分则见于我多次提出的草案和计划中。这些草案和计划有的及时呈奏陛下，但大部分都呈给有关各部的大臣先生们了。因此，我 1849 年的年度报告将汇总一起向皇帝报告上述视察的结果。

“我已向鄂霍次克、阿扬和雅库次克预先发出指示，遵照陛下 243
旨意处理堪察加问题。我现在正等待卡尔萨科夫回来，以便把他

① 关于更职为少将的问题。

也派往那里；然后我就等待对涅维尔斯科依送去的奏疏的最高裁决。”

1月14日。“我已准备好一份堪察加省建制条例，即可寄上。凡是需要印行的都在其中谈到了，而指令则要单独发出，因为其中都是一些临时性指示，不过这些指示对边区都很重要。如果要堪察加省目前就按一般规章办事，那就意味着把整个事情弄糟，只会增加不必要的开支。

“大人，请不要为我批给驻军司令的经费太多而惊奇。这比起锡特卡总经理现在领取的经费来，还是较少的。其实堪察加省以及包括鄂霍次克地区在内的雅库次克省的整个编制（关于这一点您从我12月31日的奏疏中已经知道了），也比卢彼尔特为堪察加和鄂霍次克滨海公署所提出的编制小得多。我已把这个条例的抄件寄给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①，因为这个条例也提到了必须在堪察加设立海军机构问题。条例和编制是根据我所了解到的，并且对堪察加目前所需要的一切作了权衡之后提出来的；如有更动，未免可惜，这可能要犯错误，把事情弄糟。我不揣冒昧，恳请您不改变我提出的数字。至于驻军司令的驻地，我特意规定为阿瓦恰湾，而不是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因为我们在那里部署舰队时，还要占领该湾的其他据点，加强该湾整个入口处的防御，使外来者一眼就能看到我们悬挂在阿瓦恰湾头几个高地上的国旗。

“至于堪察加的医官以及我在那里视察时详细调查过的整个医务部门，只要有了这个编制，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指令里将对医生和医院作出规定。此外今后这方面如有什么事情，我还要把我的意见向大人一一专门禀报，以便作出最后的决定和处理。

244 “此信附上的东西伯利亚救济会的计划，经我多次审查和修改，看来目前这种形式更符合政府乐善好施的意图。救济会宜尽

① 编希科夫。

快成立，大批资金由于这一机构尚未成立而不能动用；在这方面发布命令是有害的，而且只能是有害无益的。

“在呈致您和缅希科夫公爵的正式复函中，我未敢擅自规定堪察加省建制条例和编制开始生效的日期。但在这里我应该向大人报告，务必要从今年7月1日开始。因为，现任鄂霍次克海防司令汪利亚尔利亚尔斯基于7月1日前任职期满，而新任堪察加驻军司令在目前驻地阿扬接到批准的条例后须于此时赴任。我如能在5月前，即勒拿河解冻以前接到批准的条例和编制，那么就可以及时将它们分发，布置给有关部门，这对工作极为有利。为此，批准的条例和编制似应于3月底从彼得堡发出，因为那时道路已经开始泥泞了。关于7月1日的期限，窃以为，在给枢密院的命令中也应注明。至于指令，则要作周密的考虑和详细的说明。由于这完全是一个新问题，我得亲自撰写；这个指令可以晚些批准，由冬季邮车，于今年11月初从伊尔库次克寄给堪察加驻军司令，但从彼得堡须于9月末寄出。

“请恕我用这些繁琐细节来纠缠大人。这些细节在彼得堡看来是无关宏旨的，而在这里，特别是对我这个到过堪察加的人来说，却很重要。因为根据事实和经验，我发现向路途遥远、交通闭塞的地区发布指示时，有时错过一个礼拜就会造成极大的损失。我对这件事情成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能够比较迅速而经常地取得联系上，此外也希望能够得到批准。

“我打算在阿尔丹和勒拿河彼岸的扬斯克山脉进行探查，主要是冶金方面的。根据财政大臣的公函，我在雅库次克时，就特别注意了那里已废弃了半个世纪的原有矿址。我弄到了一些银铅矿石标本，皆已送到科累万沃斯克烈先斯克工厂，那里化验后给我送来了十分满意的报告。在那里开采这些矿石在行政管理方面很方便，而且矿石蕴藏量非常丰富，因此我就利用这班邮车向财政大臣

245 报告了我的探查成就，请他批准从由我掌握的款项的余额中拨出三千卢布银币作为勘察费用。看来就是在这方面也不虚此行。毫无疑义，拥有大量的银铅矿石储备，并把它们开采出来，这对我们非常有利。只是不能象在涅尔琴斯克那样使国库蒙受损失，使边区经济遭到破坏，应该使之成为自愿受雇的贫穷的雅库特人衣食的来源，而且如果那里蕴藏有许多象我送去化验的那种矿石，这一切目的都会达到。但是我要请求把它交给我们管理，不让矿务司和任何矿务局插手；矿业军官和官吏只管工艺操作，而总的行政管理则应由雅库次克省长直接掌握。我认为，这样下去，在那里也会有矿物发现的，因为一般说来勒拿河流域过去就以盛产矿物著称。然而，要是成立矿务经理处和矿务局，全部开发工作，甚至都可能以合法的理由被制止，这种情况已司空见惯。那里过去也是这样，开发了五年，结果连矿场都给关闭了，但理由却同我力争关掉涅尔琴斯克矿场的理由不同。在阿尔丹和勒拿河上航行虽然逆水，但极为便利，是往外运铅的重要孔道。因此我们得立即建造轮船，然后从乌斯特-库达越过一块不宽的陆地运到安加拉河石滩的下游，继而运往叶尼塞河。

“能向大人详细禀报这里的各种事情，感到格外荣幸，同时我认为这对我所辖的边区也大有好处，因此我的信写得都很冗长，读起来费劲，尚祈大人见谅。不过，这些书信并非因无所事事才写的，我在办公室里从来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忙过：关于哥萨克的条例及与之有关的各种设想，军队调遣、港口迁移①、边区划分以及就视察边区等事上疏，使我很少有空闲时间。目前头绪如此纷繁，我往往一连五六天离不开办公室，也没有出过家门。医生很生气，但是使人人满意是不可能的；而我认为，这里的任何事情都不容拖延，浪费的时间已经够多了。

① 鄂霍次克港。

"今天给我送来了一份根据十分可靠的资料写成的'关于俄中 246
边界'及其他问题的完整的报告。这项工作在我的指导下进行了一年半，很值得注意，然而我还没有决定是否把它寄出。总的说来，最近两年这里积累的材料很多，目前我考虑问题时常常利用它们，但是，如果它们只起到这种作用，那就未免太可惜了。我正在建立档案室和陈列馆，以备不时之需，至少可为我的后继者留下一切我没有来得及利用的材料。

"英国人仍在继续装备寻找富兰克林的探险队，说实话，我不喜欢这些从太平洋前往白令海峡的人；然而上帝对皇帝和俄国是慈悲的，我们总会有一天不再为这一点而担惊受怕。

"关于期限和设立海军机构之事，我也与此同时给缅希科夫公爵写了一封信。窃以为，在实行我正式和非正式陈述过的一切计划时，不会遇到公爵阁下阻挠。然而，有关的大臣先生们对我为堪察加拟定的司法和财务规章也许不会感到满意。但是，堪察加一向受内务大臣特别关照，另一方面又直属海军部，因此我认为，大人和缅希科夫公爵阁下的意见对批准我提出的计划，会起特别的作用。

"我派涅维尔斯科依给公爵送上'贝加尔'号运输船勘察结果的报告。报告中也提到了鄂霍次克海的捕鲸船问题。我从未听说我们曾否认过这个海属于我国。如确有此事，那就是外交部对国家利益的公然背叛。但愿他们没有作过这种事情，陛下能够纠正亚洲司的错误。至少我没有听捕鲸人说过，他们根据什么权利在鄂霍次克海上航行和捕鲸。他们之所以在那里航行和捕鲸，只是因为没有人禁止他们。一般说来，象涅维尔斯科依呈给公爵的报告中我所陈述的那些事情，我在信件中是不提的。但是如果大人愿意召见涅维尔斯科依，他会就其所知据实向大人面陈一切详情。

"关于天青石，我随这一班邮车另有公函向您报告，标本于 3 247

月份由金银运输队带交彼得堡;其矿床似乎是一簇一簇的,因此寻找和采掘都很困难,而且费用很大。

"据我从来往书函中所知,陆军部对我极为反感;个中原因我也略知一二。不幸的是,其中任何一个我都无力消除。对这种处境我在海防线任职时已有所体验。当然,这里的处境自当别论,我个人无所畏惧,但我的计划却要遭到百般刁难,特别是去年10月15日的奏疏,竟落到他们手里,大概也就要在那里被葬送了。恳请大人从中斡旋,让他们也象您对东西伯利亚事务所持的态度那样,对我能有所赞助,哪怕给我一点信任也好。特别是不满的最主要原因(当然还没有表露出来)完全是由于大人的缘故,即4月3日和8月7日的时间之差。他们对我不满也与他们的考察队①有关,但这是次要的,如果不是由于前面的主要原因,而他们又顺利地骗过了我,那他们说不定还会因我阻止考察队而赞扬我呢。现在不用说又产生了新的不满:为什么派信使到海军大臣那儿去?如果恰好是为此事而派去的,那我又该怎么办呢?莫非请求把卡尔萨科夫调往海军供职吗?要知道卡尔萨科夫实际上是大人部里的人。

"在结束这封长信的时候,我不揣冒昧,谈谈自己的情况。大人对我的关注使我深为感动。我向大人禀报,自从1847年以来,大人已为我作了一切事情,我再也不需要别的什么了。自然,这里不包括信任,因为没有信任,我便难以为皇上效忠;同时也不包括一旦我死后对我妻子的照顾,她是我堪察加之行的伴侣,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有责任关怀的唯一的人。至于我的下属,我就不谈了,因为我呈请给予他们的任何奖惩都是为公益着想的,而非出于个人好恶。您在这些方面也充分满足了我的要求。"

248 1月21日。"最近听说大名鼎鼎的别纳尔达基拥有陆军部的

① 指阿赫杰上校率领的考察队。

大批供应合同。我知道这种效劳颇受赏识，因此，在他操纵陆军部的资金的情况下，我个人就东西伯利亚事务所提出的申辩未必会有希望取得成功；因为不能忘记，他同时也是东西伯利亚的包税者，而这里自古以来就公认有包税者和总督的双权并存。从前，我对这种相提并论曾一度感到屈辱，然而事实无情。现在我承认，别纳尔达基的权力比我大，他的权势甚至可以左右我本人，而我对他却无可奈何。我的历届前任，到这里两年后，都曾得出同样的结论，虽然当时陆军部还没有干预这件事。他们同我的区别只在于：他们屈服了，而且很快就能由此获得利益，而我只习惯听命于上帝和法律规定的权力。我从来也没有从什么地方为自己牟取过利益，我甚至认为这是有失尊严的，常言说，la charité bien ordonnée commence par soi-même（欲成善举，必先克己）。然而毕竟有一些倔强的诺夫哥罗德人，他们生如斯死亦如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某些部无论明里暗里都不会喜欢我。我'恭呈陛下亲阅'奏疏都要经过这些部，对我的大部分下属在职务上的奖励也由他们作主。这样一来，尽管皇帝庇护我免遭他们陷害，但是我的计划和我的下属却掌握在他们手中；即使我彼得堡之行非常顺利，也改变不了这种状况。我怎能忘记，连任命一名我所属意的副官都遭到了拒绝，而这是任何一个省长都应有的权力。自从那时以来，我只有两名副官，而不是四名，只有一名军士专差官，而不是两名。我非常需要人。他们逐渐离去，而我却不能向陆军部推荐新人来接替他们的职务，因为我怕遭到拒绝，也因为我推荐的人得不到奖励。得不到奖励的正是我手下的人。而偏偏又是这些人出力最多，那么除我之外，还有谁去为他们请功呢？我现在还想到一个办法：请求把海军军官调任副官，把以前的副官调到海军供职。

"我用一个特制的匣子将几份矿物标本呈给大人。这些十字 249
石看来都很好；不过还有待您对此进行精确的鉴定，这样我们才能

学会去寻找那些真正有价值的矿石。”

1月30日。“著名的荣誉公民库兹涅佐夫又捐助了一大笔款项，这就使我有责任请求大人设法予以相应的奖励。由于大人的保荐，库兹涅佐夫已获得三级弗拉基米尔勋章一枚。窃以为，只有二级勋章才与他的贡献相称。仅在我任职期间，他所捐助的全部款项就已达二百五十五万之多。

“库兹涅佐夫的下述举动特别使我感到有责任向大人为之请求嘉奖：他如今向我提出建议，说如果政府有意开辟阿穆尔航线，他愿捐助一笔巨款供建造一批轮船和办阿穆尔线上其他事务之用。我谢过了他的热忱，自然回答说，政府目前尚无此意；但他的倡议仍然有效。我相信，除了热心公益外，皇帝的奖赏尤能激励库兹涅佐夫捐助大笔钱款。

“最后，我认为呈请奖励东西伯利亚，特别是伊尔库次克省的许多官员是适宜的，甚至是必要的。仅仅靠严厉督察在这里不能达到政府所规定的目的，必须同时对那些明了崇高目标，勤恳奉公的人予以鼓励。伊尔库次克省长的保荐报告事先已经我审核，并且是同我协商之后提出的，因此特将原件寄上。

“我们的报告并非全部符合已定的规章，然而功劳的大小已全经我们慎重权衡，并进行了比较；特别违反规章的地方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在枢密官巡视时准许予以奖励的那种情形。我期望我的安排也会受到同样的信赖。然而，对西伯利亚，必须允许有破例的情况，为了消除自私自利的倾向，至少要用十字勋章和加官晋爵来鼓励。

250 “在总署的其他官员中，我呈请提升提尤缅佐夫[1]为五等文官，因为他在厅局长中是一位最干练的官员。枢密官托尔斯泰曾

① 尼古拉·耶哥罗维奇·提尤缅佐夫——管理总署参事，西伯利亚人，穆拉维约夫到西伯利亚后才在这里同他相遇。

警告我要我提防他，因此我对他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观察。现在，经过两年之后，我确信，提尤缅佐夫是自己的直属上司东西伯利亚总督的意图和方针的能干而谙练的执行者，沒有任何根据因他执行卢彼尔特的意图和方针而责难他。提尤缅佐夫从未享有特权，也从未追求过特权；而享有特权的人，我早已赶走了。谨请大人奖掖提升提尤缅佐夫。

“我之所以沒有呈请批准正式任命叶尼塞斯克的省长①，是因为我早已得知，他因某些家事意欲离开西伯利亚。我莅任之初，因还沒有了解情况，所以当时沒有让他离开这里。现在，当我还沒有就继任人选问题向大人说明之前，我也不能放他走。不过他工作非常认眞，代理省长职务已有五年，因此，把他晋升为四等文官是公正的。

“前此，我曾正式恳请您批准目前在雅库次克驿路上增设若干新驿站。据我个人了解，这是完全必要的，实际上在1848年和1849年期间我们已大大降低了往返于两省的驿费。在新预算提出之前，我觉得无须就此事单独提出报告。不过，我谨请大人相信，皇上责成您力求缩减东西伯利亚在这方面的开支一事，已完全办到，明年上报的今后三年的预算将会证实这一点。一般说来，无论在哪一方面，不必要的开支我都不允许，但对必要的开支，我会恳请予以批准。”

2月11日。“我最近向陆军大臣先生报告本年度采购军粮已顺利完成时，又一次特别满意地提到了扎林。这次采购的一切决定都是他作出的，这次新成就的全部荣誉都属于他，因为在我离职期间，我把军粮处也委托给他了。这份报告如蒙重视，无疑将会转呈大人。因此窃以为，提拔扎林，对西伯利亚的公务和未来都极为 251
有利。由于大人的请求，他已晋级，现在只等颁发勋章了。任何人

① B. K. 帕达尔卡。

都无权嫉妒他，因为，我再重复一遍，他在高加索时期的一些同僚和级别比他低的人早已成了将军，有的胸前已佩带上了绶带。

“我在继续根据视察结果写有关东西伯利亚的奏疏。案头资料堆积如山，我在竭力压缩，力求行文简短，以便于皇上御览。但是，地形测绘员迄今尚未从堪察加返回。我已在等待对涅维尔斯科依送去的报告的复函。希望他能比邮车更快地到达彼得堡，也希望缅希科夫公爵能早日把这件重大事情的结果通知我。关于我提出的外贝加尔哥萨克军的条例，也同样以急不可耐的心情等候陆军部的通知。”

2月18日。“大人在复函中通知我陛下令我尽快上奏视察结果的旨意，使我感到万分不安和惶恐。尤其是留在堪察加测绘的地形测绘员最近才从那里返回，我刚刚掌握了全部材料。奏疏的附件非常之多，需要一段时间进行最后加工。奏疏本身也需要我亲自加紧撰写，因为这份奏疏不仅根据我个人的视察结果，而且也取材于大量的文献和资料，必须从这些文献和资料中扼要地摘取所需要的东西。我希望两礼拜后能够全部结束并奉寄，估计4月初方能送至彼得堡。敢请大人劳神，皇帝陛下如若问及此事，恳请代为转圜，伏祈陛下开恩恕罪，此事之延宕实出于万不得已。

“接读财政大臣先生通知，得悉我拟定的制止金币流入中国的措施，已奉旨移交亚洲事务委员会审查。大人乃是该委员会委员，因此，我不揣冒昧，在这里谈一谈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姑且不谈那些往中国境内贩运黄金和一般金属者的罪行。因为俄国在恰克图
252 贸易中盈利最多的项目是销售自己的纺织品，往外运销这些产品对西伯利亚尤为有利，但走私者却代之以黄金；法制不严大大助长了这样走私现象的蔓延。中国人用比我们这里高得多的价格来收买黄金，其中大部分又辗转流入英国人之手。窃以为，如果需要把我国黄金卖给英国，那么最好由我国的西方港口直接运出，这样也

不会使我们在恰克图的纺织品销售遭到彻底破坏，在英国纺织品的强力竞争下，即使不这样，我国的贸易额也已经每况愈下了。用黄金维持我国恰克图互市会使国家蒙受明显的损失，虽然这对维持在恰克图征收茶叶关税能起到促进作用。如果问题只在于茶叶关税，从而牺牲纺织品的销售，那就不如在西方边境开放输入茶叶的门户更为有利，因为那里可以提高关税，可以提得比目前的高。但是那样一来，势必要放弃恰克图，从而须要赶紧为西伯利亚开辟新的运销途径。”

对这些信件几乎无须再作什么补充了，因为它们足以生动地证明，穆拉维约夫夙兴夜寐地关怀所辖边区的内部改革，他坚定不移地为实现有益的计划而付出许多血汗，同时也使我们比较清楚地了解到该阶段东西伯利亚的情况。

# 第二十九章　1850年

253　涅维尔斯科依出差的结果　M.C.卡尔萨科夫致穆拉维约夫的信　尼古拉一世对穆拉维约夫的评语　穆拉维约夫报告视察东西伯利亚结果的奏疏　他致Л.А.彼罗夫斯基伯爵的信　穆拉维约夫在英国人可能袭击堪察加问题上的远见以及他提出的防御措施　他致涅谢耳罗捷伯爵的信　穆拉维约夫罹病

海军上校涅维尔斯科依奉穆拉维约夫之命到达彼得堡之后，谒见了缅希科夫公爵，向他呈递了有关阿穆尔河考察和发现的全部记录和地图，同时呈上了穆拉维约夫关于占据阿穆尔河口必要性的报告。涅维尔斯科依的考察和发现引起了最高政府的注意，使它不能继续拖延实行穆拉维约夫拟定的考察鄂霍次克海南岸的计划。于是根据穆拉维约夫的报告，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阿穆尔考察队。考察队的主要目的是，以经营俄美公司业务为名，在鄂霍次克海岸，即临近阿穆尔河口湾的幸福湾内，建立一个冬营，以便同基立亚克人建立联系，进行贸易，并对边区进行勘察，但无论如何不能接近阿穆尔河口。涅维尔斯科依被委任为东西伯利亚总督的专差官，兼任阿穆尔考察队队长。

在通过上述决定的同时，还批准了穆拉维约夫提出的关于迁移鄂霍次克港和开辟阿扬驿路的报告。

254　这时，M.C.卡尔萨科夫依然住在彼得堡，办理穆拉维约夫委托他的各种事情。他从那里给穆拉维约夫写了几封语焉不详的长信。“请您不要责怪我”，他在信中写道，“我的信写得过于谨慎，有

些事情需要面告，因为我信不过邮局，信上不便一一详谈。”他通知穆拉维约夫说：“皇帝对您堪察加之行及其结果异常满意。奥尔洛夫伯爵希望能见我一面，询问堪察加和捕鲸等事。我在这里受到的款待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Б. В. 司徒卢威写道：“这后一句话，主要是指 А. С. 缅希科夫公爵和 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他们在奉旨召开的审查穆拉维约夫关于阿穆尔河口的报告的会议上，坚决庇护涅维尔斯科依的活动；他们认为不仅必须批准穆拉维约夫的报告，而且有必要在阿穆尔河口湾和鞑靼湾等处巡航，以加强这种活动。因此，1850 年 2 月 3 日皇帝降旨穆拉维约夫总督。”① 与批准穆拉维约夫上述报告的同时，尼古拉一世面谕彼罗夫斯基伯爵：“穆拉维约夫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来京对许多问题加以澄清。唯令人抱憾者，彼进京之日，正值朕公务较忙之时。虽然欧洲局势可能无须使朕远离京畿，但每年此时朕均忙于军务。虽然如此，汝仍可修书，召彼进京。”

3 月 4 日，穆拉维约夫终于向彼得堡寄出了奏疏，报告东西伯利亚视察结果，并附有详细条陈一份②。同日，穆拉维约夫毫不拖延地从伊尔库次克驰书 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将此事禀告了他：“我随本班邮车寄上奏疏，因此我急于将此事禀告大人，并向您报告，随同这份奏疏，我还寄去了重新划分边区和合并各省政府机关的方案，其根据，我以前已荣幸地向您报告过。根据我的经验，此次亲身视察的结果以及对地方各方面情况详尽考虑之后，我终于得出结论：必须进行这些改革。进行这些改革可能会遇到主要是 255
来自财政部各司的阻挠，因此我决定把这一切恭呈皇上‘御览’。关于伊尔库次克的划分问题，我将荣幸地向您另作报告，因为这同其

① 《俄罗斯导报》，1888 年 7 月，第 98 页。

② 遗憾的是，这份条陈已经散失。

他各部没有关系。

"在审查呈奏皇帝的方案时，可能产生各种问题，自然也会提出下面这样一个合乎情理的问题：东西伯利亚总署根据目前的情况和编制能否适应拟议中的边区划分？对于这个问题，我本来从这里也可以回答，然而此事同我个人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在未征得大人高见之前，我实不敢动笔。不过，也不妨审查和讨论那些改革，而不涉及管理总署，因为在其他改革付诸实现，新的政府机关成立和原来的政府机关取消之前，总署可以保持原状。我在奏疏中，除了感谢陛下对我就鄂霍次克和堪察加所提出的报告赐予嘉许外，还不揣冒昧奏请把那些随我视察遥远边陲的官员和地形测绘员晋升一级，其中有两名文官，都是隶属内务部的。伏望大人垂念他们功劳卓著，不致对他们的提升感到棘手，虽然他们还不到因功受奖的法定年限。对我的下属给以适当的和应有的奖励是对我的唯一的奖赏。我在奏疏中已奏请赦许前往彼得堡办理公务。无论皇帝是否准许，职责所在，理应如此，因为有许多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必须得到陛下的诏令和指示才能处理。我的奏疏只是根据各种文献和我个人视察时所收集的资料所作的扼要概述。它不能给人愉快的印象。老实说，奏疏中所陈述的一切情况，我本希望能够荣幸地向陛下面奏，但是，大人向我宣布了皇帝谕旨，因此我才写
256 了这份奏疏，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对事态现状所引起的那些影响和议论率直上奏。面奏可以措词委婉些，而在奏疏中，尽管我力求委婉，结果仍然非常尖刻。我明白，皇上一旦不悦，首先要怪罪我，但我应本着自己的良心和信念行事，无论面奏还是上疏，我都不能对陛下隐瞒实情。看来，命该如此；木已成舟，无可奈何。我尤其担心事情会因此失败，因为某些人时刻窥伺有利之机，诬称我的报告或者意见没有根据。然而事已至此，也只好听天由命，静候事情的结局了。我衷心感谢皇上恩准了迁移鄂霍次克港的计划。这使我

精神上得到了支持，而且使我对奏疏和附件可能获得良好结局，尚抱一线希望。

“目前尚待我完成的是：哥萨克城防团组织条例草案，我希望于本月提交主管部门；其次是医务、建设和测量部门的改革草案，其中前两项也象给塔察加省长的指令一样，在我赴京之前，最好先搁置一旁。

“涅尔琴斯克矿务经理处的改革，直接取决于外贝加尔哥萨克和整个外贝加尔省的改革计划，因此必须根据后者如何解决而定。流放犯的计划需要特别研究，并且要在彼得堡预先讨论和说明，这是我欠下的一笔债务，然而目前我还不能就此事提出报告。

“我对交通管理总会组织条例的意见，随此信之后便提交主管部门，目前正在撰写。我这里同梯弗里斯不一样，没有很多办事官员，一切都得由我偕同第四处主任和一个副官草拟。不过，我并不为此苦恼，但求诸事顺遂而已。我很羡慕沃仑卓夫公爵：他的改革计划能得到彼得堡毫不拖延的审查，而且在我看来，一切改革似乎都很有道理。我同他一样，也曾认为，高加索地区省长应多一些，政府机关应少一些。他的确提拔了不少人当省长，关闭了不少政府机关。但愿上帝保祐这里也能如此。

“听说西西伯利亚也采取了这里的办法，把押解犯人的士兵和残废士兵编成卫戍营。这使我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我的集中兵力 257
和权力的办法未遭拒绝。”

穆拉维约夫仿佛预见到，一旦同海上列强开战，东部沿海地带及其前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可能要首当其冲，因此，他着手建立新的哥萨克部队和炮兵，并把东西伯利亚全部机动部队调集到发源于外贝加尔省的阿穆尔河上游。他就此事于3月6日给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写了一封信：“英国政府在交涉和行动中一再表现出的无礼举动，使我想到，我们同这个国家的友好关系不会持

续很久了。因此我们应处处作好准备以武力对付武力，特别是在那些需要经年累月援军才能赶到的边远地区，更应如此行事。我在一系列奏疏和业已提交的各种计划中，陈述了旨在加强东西伯利亚军事力量的一切想法。这些想法，即使能获批准，也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实现，然而目前整个堪察加和鄂霍次克海沿岸，实际上还处于无力自卫的境地。

"我不敢贸然正式提出为防止威胁那里的危险而应采取的措施，然而我认为不能再拖延下去，因此我不揣冒昧禀报，务必于今年夏天装备两艘巡航战船，随同一艘大运输船派往堪察加。这些船应装载足够数量的要塞大炮和炮弹来代替镇船物。显然，它们即使迅速装备和加速航行，也不能在明年(1851 年)解冻之前从喀琅施塔得或塞瓦斯托波尔赶到堪察加。但是，至少从那时起我们在那里就无危险之虞了。

"应该指出，今年夏天将有四艘装备有武器的英国军舰和两艘轮船在堪察加海域集结，这是两支派往白令海峡寻找富兰克林的考察队。一支由'格腊耳特'号单桅炮舰和'楠西'号纵帆船组成，它们在去年就到过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另一支由'侦探'号和'安特烈普里斯'号军舰、以及两艘轮船组成，这支考察队是从武利奇派来的。

258 "在对付此次迫近眉睫的危险时，我所能作到的全部事情，只有亲临其地，因为鄂霍次克港的迁移只能于 6 月末，甚至在 7 月才能开始。如果没有坚决有力的指挥，我方现有实力也不足以与上述英国兵力相抗衡。因此我荣幸地恳求大人赐予直率、肯定的答复：京城是否认为我对俄英关系的担忧，是有根据的；那里能否有把握说，寻觅富兰克林的两支考察队不会驶向堪察加或者鄂霍次克海的其他地方？还在 1848 年 9 月 12 日，我就曾在信中对此表示过疑虑。当时，英国轮船可能很快驶到这些海面的看法遭到了批驳。

其实，我国在鄂霍次克海上的软弱无力，在我视察之前，甚至在我接受任命之前，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了。评论往事不是我份内的事情。现在我之所以求教于大人，是因为，如果京城也终于对英国人产生怀疑，那末5月份我就不应赴彼得堡，而应去鄂霍次克海，并且亲临堪察加，一直呆到那里的弱点得到克服为止，也就是呆到今年冬天，希望来年开春前我们的巡航战船能够消除这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再次陈述我对捍卫帝国东部边陲的总的看法和设想。窃以为，边陲防卫必须采取比目前更为迅速的措施和决定。

“俄国只有占有阿穆尔，或者至少取得在该河上航行的权利，才能保卫堪察加和鄂霍次克海，使其永属俄国版图。这种意见早已陈述过，但是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同其他海上列强的友好关系上，因而这种意见受到了压抑，而且我们满足于经雅库次克省境与鄂霍次克海的陆路交通。英国日益猖狂的行径，未必能允许我们继续抱有上述希望。它在中国日益扩张的势力，看来在迫使我们打消以对中国的忍让来保持我国贸易利益的任何希望。如果地中海的英国舰队竟敢不经宣布，封锁受俄国和法国保护的希腊，那么谁又能禁止英国军舰占领阿穆尔河口呢？而且谁又能禁止他们在我国略表愤慨的情况下占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呢？1845年以前，东洋上没有英国海军力量，那时我们或许有可能及时派军队 259
去保卫这些地区。然而此后，我们并没有在这里采取应有的防御措施，大概是估计英国对鄂霍次克海和堪察加并无觊觎之心。这种意见好象一直持续到1848年末。1849年，英国军舰在鄂霍次克海上闯来闯去；到1850年时，得到正式消息说，有四艘军舰和两艘轮船驶往堪察加海域。即使不幸的富兰克林可以作为挡箭牌，即使报刊上说从武利奇派出的考察队一切装备确是为了破冰，即使他们说所有英国旅行者在西伯利亚游览只是为了增长见识，即

使人们想出上百条原因来解释恰克图贸易的萧条（其实那里的贸易正在落入英人之手）；但是，在我国边界完整和俄中关系十分令人忧虑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一拖再拖，而不决心准备，甚至采取行动呢？人人皆知在这广袤的地区，任何准备都要进行几年，我们岂能迟迟不着手准备呢？窃以为：（一）装备巡航战船；（二）建立外贝加尔哥萨克部队；（三）为该部队运送枪炮；（四）在叶卡德琳堡为行驶石勒喀河上的两艘轮船订购蒸气机；（五）占领阿穆尔河口——所有这一切事情均应立即完成。

“如果由于上述的忧虑，我必须前往鄂霍次克海，那么建立哥萨克部队一事就得稍稍延迟，因为后一工作也必须我亲自处理。但是，只要立刻设置外贝加尔省，而皇上遴选和任命一位驻军司令和哥萨克统领前往那里，那末其他一切决定，乃至哥萨克部队的建立，皆可以执行。今天各报的消息证实了英国舰队在希腊的活动。”

写这封信的同时，穆拉维约夫还给 K. B. 涅谢耳罗捷伯爵写了下面一封信：“您曾于去年 2 月 20 日与今年 2 月 3 日，就我国同阿穆尔河口的居民基立亚克人的关系，经俄美公司阿扬港经理处两度赐函。来函所宣布的上谕和大人的指示，我已遵照执行。所
260 以未向大人报告执行结果，只是因为我原以为从堪察加返回后，可立即去彼得堡向大人面陈。

“我们同基立亚克人的关系，的确发展得很顺利，这一点我个人也很了解。俄美公司经理人十四等文官奥尔洛夫应于上月（2月）中旬动身，再次前往该地，他办这件事十分合适。同时，接读海军上校扎沃依科的报告后，我已及时命令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过冬的‘贝加尔’号运输船，于解冻之后立即开往阿扬。此事业已通知扎沃依科先生，以便奥尔洛夫于 2 月份取旱路动身之前得知，这艘运输船将于今年夏季把货物送到考里屯附近的海湾，因为

在那里停泊最为方便。至于对此事的最后命令，我准备等我向海军部提出的报告获得批准后，于本月末发往阿扬，到那时我才能向大人报告此事下一步的进展情况。

“我经常告诫所有直接执行任务者，处理此事必须特别谨慎。为了使我们在同基立亚克人交往中永远博得他们的信任，早在我路过雅库次克时，就极其严厉地禁止曾经常潜入基立亚克地区的当地商人和店伙从乌第地区去那里牟取私利，并责成雅库次克省省长和阿扬港司令监督此事。干这种勾当的人我是知道的，他们甚至在基立亚克人中间散布对我们不利的流言蜚语。今后我一旦得知他们敢违命再次潜入该地，我一定要采取严厉的措施予以制裁，并把罪犯从雅库次克流放到东西伯利亚对面的地方去。有关这方面的情报，我将等待上面提到的十四等文官奥尔洛夫提供。

“大人两次来函均曾提到，此事应避免声张和引起议论。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向大人报告：目前鄂霍次克海麇集着欧洲各国的捕鲸船，英国军舰在那一带的活动日益频繁，因此我国同基立亚克人的微不足道的贸易，未必会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唯有英国 261
人才会唆使中国人反对我们，怂恿他们对我国抱有戒心，甚至促使他们采取错误的行动；后一种情形曾在上海发生过，那里驱逐过一艘俄美公司的船，尽管这个港口对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开放。”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穆拉维约夫与 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的往来信件。

3 月 11 日。“昨天我得到了一个消息：中国皇帝驾崩，享年六十九岁，在位三十年；其长子可能即位，皇储年仅十八岁，因此将由廷臣辅政①。虽然这个消息尚待官方证实，但我还是急于在此信中向阁下报告这一对我们极为重大的事件。

---

① 原文为“最高监护院”(Верховный опекунский совет)。——译者

"要我现在就来议论这次中国国丧的后果，未免为时尚早，不过当今中国如此混乱之际，我们在北京竟没有一个可靠的人，殊令人感到遗憾。去年夏季派去的传教士团监护官（我因赴堪察加，未能与之会晤），在这里留下了一个并不太好的名声：大家认为他夸夸其谈，妄自吹嘘，办事轻率，甚至胆小怕事。无论如何，办理这类差事的人员，不经特别严格挑选，终究是件憾事。不过，以我之见，一旦道光驾崩的消息被证实，那么我们就可以而且应该利用这一机会来消除俄中边界问题的种种疑团。前此致大人函中提到的问题，更需急速解决，而信中陈述的最高政府的决定无论如何不应拖延。同时，在此地我或者其他某人似应得到某些指令和全权，以便同中国秘密交涉。现在这一切对地方当局来说还是一个秘密。我甚至认为，似乎应该让这里的最高长官来直接办这种交涉（因为军队和边区都由他管辖），同时要派给他一位外交官员作顾问。当然，所有可以拖延两个月的事情，仍应送往彼得堡批准。但是，在那里——恕我直言——审理这些事情最好是亚洲事务委员会，而不是一个司。

262 "我坚信，只要我们能够采取独立而明智的行动，此事便能取得最良好的效果。反之，如果谨小慎微，不采取应有的坚决态度，则只能把事情办糟，而且短时间内难以挽回。

"现在我可以说：laissons venir les événements（坐以待变吧！），我不再给彼得堡的任何人写信了，但是，谨请大人鼎力襄助，尽快将外贝加尔省划分出去，批准外贝加尔哥萨克部队的组织条例并任命哥萨克驻军统领。"

3月28日①。"我接到中国皇帝驾崩的正式消息后，便决定亲笔写奏章，'恭呈皇上亲阅'。在奏章中我陈述了我对英国人在中国活动的忧虑，以及我们关心我国边界——自然是沿阿穆尔一带

① 原信上端写有"绝密"字样。

的边界——的必要性。如果不提此事，我会受到良心的责备。陛下可能责备我，何必用这些事烦扰他，我不上奏，他也很清楚。但我宁愿受陛下怪罪，也不愿日后受到上奏过迟的责难。

"下次写信，我将向大人正式报告荣誉公民库兹涅佐夫再次捐助巨款的事情。他用四万卢布银币购置了一幢房舍作总督府邸，又捐了十万卢布银币修建一所供女子寄宿中学用的石造的房舍。我们在这两桩事情上曾感十分为难，不知该怎么办。因为，尽管我们日常铢积寸累，现在有了巨额存款，但是连最必要的开支，彼得堡也从来不肯及时批给我们，甚至连有根有据，合情合理，在各方面都作过权衡的增加收入的计划，例如开办学校计划，也不予以采纳。如果没有库兹涅佐夫先生这样一位不寻常的慈善家，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可惜，他已年逾八旬。我不知道，他一旦去世，我们该怎么办。我祈祷上帝保祐他长寿，至少能活到阿穆尔河航行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因为他答应过捐助一笔巨款建造一艘轮船。"

涅维尔斯科依从彼得堡返回后，穆拉维约夫于3月23日给 263
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写了下面的一封信："涅维尔斯科依将尊函交给我时，恰值我寒热病复发，但我仍然急于回复大人。在1848年11月8日发出的一百一十五号函件上，我向财政大臣提到包收捐税问题，并且荣幸地向大人呈上了这件复函的抄件。您从该复函中可以看到我的想法和打算所依据的条件。从那时以来情况自然有所变化：从恰克图运来的茶叶很少，只有四五万箱，而不是十五万箱（这是由于英国人竞争）。金矿的黄金减产，活计不多。当我们开始比较严格地控制酒价时，包税者掺的水也多了起来，因此财政大臣先生说有许多酒销售不出去，这是对的。他认为，即使我所提出的条件全被采纳，也不可能使茶叶增加到八十万箱，这也是对的。但是，中国输出茶叶不经恰克图，而取海路；不妥当的法令

造成了私营采金业的萧条；当我谈及此事时，采金委员会甚至报我以嘲笑；凡此种种，难道都应归罪于我吗？戈尔恰科夫公爵在国务会议上所说的一席话似乎也是这个意思。

“我们这里的过错只在于允许包税者象目前这样掺百分之三十的水。本来可以逮捕一些酒贩，但这能导致什么结果呢？包税者将会叫得更凶，财政大臣将会更加大发雷霆，结果不过是几十个酒贩坐牢而已。包税者本人仰仗财政大臣阁下对他们的非法庇护，绝不会停止掺水。当然，这里只有一个办法，即无论大臣先生还是他管的部都不参与此间的包收捐税事务。显然，如果这里把酒交给私人酿造，对各部门来说都是有利的。譬如在坎斯克，谷物比此地便宜，一维德罗①酒的售价为一卢布四十五戈比银币，而在这里的官家烧锅，包括一切官方开销在内，一维德罗酒的成本就达七十戈比银币！我此时已不能自己，尚祈大人海涵。关于财政大臣先生，我只能说，如果他完全为国谋利，那就不该对我不满。由于我的治理，他已经得到而且还要得到几百万之多。他是否早已将预算上呈皇上了？预算中说，根据我的决定，应该在涅尔琴斯克厂矿多得八十万卢布银币以上的利润。他对我又何怒之有？

264 “涅维尔斯科依将海军部和外交部的各种公文交给了我。上帝对我们并不仁慈。当然，我会亲自赴京以生命担保，大概那时一应交涉之事才能结束。我从堪察加回来后，便将外贝加尔哥萨克军方案呈递上去了，因为皇上要过这份方案，同时这也是我们在这里的全部兵力的主要基础。而现在，陆军部没有人会对这个方案说半个不字了。

“大人信中所附的那一段从德国报纸‘Ausland’（《国外新闻》）摘录下来的文字，可能更使我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尽管我早已料到，并且在 1849 年 5 月 15 日上疏时曾提到英国人要在阿穆尔河

① 俄国液量名，等于 12.3 公升。——译者

航行的问题。然而，使我伤心的是这则消息(也许只是我的猜测)竟遭到了冷遇。看来，我 1849 年 5 月 15 日的报告被遗忘了。我在那份报告中清楚而坦率地提出，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阿穆尔，我们将自食什么恶果。而谢尼亚文和涅谢耳罗捷却认为，阿穆尔对我们说来根据尼布楚条约业已丧失！令我惊奇的是，谁也不肯指正他们说，这些话只有帕麦斯顿[1]和他所辖的英国外交部才能说得出口。使我惊奇的还有，谁也沒有对涅谢耳罗捷说，只要准许总督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我国在外贝加尔边区就能有两万步兵和六千骑兵。但是，如果恐英情绪竟如此之深，英国在我国外交部的影响竟如此之大，甚至对谢尼亚文和涅谢耳罗捷就象对勃洛姆菲耳特一样，关于此事连提也不敢提，那末我又能有何作为？实际上我们在一天天、一月月地虚度光阴，而英国人无疑连一小时也沒有放松。所以我说上帝对我们并不仁慈。我真不知道往哪里写信才能达到目的。大人，请您恕我对此事发了一通议论，烦扰了您，因为这些重大问题到目前为止只能通过您提出。”

包税的事使穆拉维约夫深为不安，终于使他忧虑成疾。肝脏的剧痛使他臥床不起。他不得不把边区的管理工作交给别人代理。代管民政的是 B. H. 扎林，代掌军权的是 П. H. 扎博里斯基少将。

① 原书作 Пальмерстон，英文原名为 Palmerston, Henry Temple (1784—1865)。——译者

265

# 第三十章　1850年

穆拉维约夫派涅维尔斯科依和卡尔萨科夫外出执行勤务　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给穆拉维约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在奏疏中阐述的精辟见解　穆拉维约夫给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和弟弟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的信

1850年4月，穆拉维约夫病愈后，蒙皇帝准其所奏，派遣涅维尔斯科依和М. С. 卡尔萨科夫去办两件重要事情。他派涅维尔斯科依去鄂霍次克海岸，在阿穆尔河口湾附近建立冬营；派卡尔萨科夫去撤销鄂霍次克港，将该港设施迁至堪察加半岛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4月15日，涅维尔斯科依和卡尔萨科夫从伊尔库次克动身，取道雅库次克，经历千辛万苦，分别到达鄂霍次克和阿扬。

穆拉维约夫将鄂霍次克港设施迁往堪察加的一切措施，以及他对堪察加海军机构的其他设想，据А. С. 缅希科夫公爵通知他说，深受皇上赞许。以利特克海军上将为首的皇家地理学会，也对撤销鄂霍次克港一事深表赞同。

与这些令人鼓舞的消息同时，穆拉维约夫还收到了Л. А. 彼罗夫斯基于1850年5月19日写来的一封信："关于您的奏疏的消
266 息，我最初是从皇太子那里获悉的。皇太子说，皇上认为您的奏疏很有意思，尽管其中不无幻想。皇上把您的奏疏交给了皇太子，皇储殿下也有同感，他说他'正在阅读，认为这份奏疏很有趣'；同时还补充说，他认为并非所有的设想都便于实施。两天之后，奉旨召开了大臣委员会的特别会议，宣读了阁下的奏疏。委员会于4月

15日开会，全体出席，就是说，涅谢耳罗捷也出席了，平时这位伯爵每年只不过出席一两次会议。奏疏宣读之后，有些委员发表了各种不同的意见，详情以后面谈。不过从这件事的安排程序看来，会上并不允许对阁下的奏疏加以评论；显然，皇上的意思是要使这件事有所进展。皇上传谕将奏疏的抄件分发给与阁下的设想有关的各部大臣，每位大臣必须在您来京之前准备好自己的意见，免得阁下为此而在京耽搁过久。皇上的意旨于此可见。我可以谈谈我个人对阁下奏疏的意见。我认为这份奏疏极其有趣，有关行政方面的设想叙述得很清楚，十分有益，奏疏的行文也很好，结论准确，正合我的意思。但是我愿意告诉您，如果您暂不呈奏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设防及增加三百门大口径炮等事，而留到来京之后再提，可能更好一些。皇上所说的幻想就是指此而言；另一些人则称之为空想，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这是您头脑发热的结果。”

据 Б.В.司徒卢威说，穆拉维约夫在巡视完东西伯利亚之后，于3月3日呈递的这份奏疏提出了下述精辟的见解：

（一）斯彼兰斯基总督（后来被封为伯爵）于1822年所规定的行政建制，将东西伯利亚分为两个行省，即叶尼塞斯克省和伊尔库次克省，后者辖有雅库次克边省①、鄂霍次克滨海公署、堪察加滨海公署和特罗伊次克萨夫斯克边署。两省官员的人数和省政机构的设置尽皆相同，但叶尼塞斯克省的人口只有二十三万，而伊尔库次克省却有八十万；伊尔库次克省的面积也比叶尼塞斯克省大九倍。这种划分很不平均，其原因现在已很难说清楚了。不过显然，267
斯彼兰斯基总督认为外贝加尔边区、雅库次克省、鄂霍次克和堪察

① 边省，俄语为 область。其组织机构，人员编制皆与省（губерния）相同，只是相对精简一些。帝俄时期，西伯利亚、高加索一带某些省份称 область。除此处外，本书将 губерния 和 область 两词皆译为“省”。——译者

加都无足轻重，无须予以特别注意，因而统统划归伊尔库次克省管辖。1822年行政建制使得该地区只凭公文行事的现象泛滥一时，到处皆是，它代替了东西伯利亚原有的真正的行政管理。

（二）特罗伊次克萨夫斯克城和恰克图贸易区汇集几千万卢布的商品，却处于无人管理状态。该地虽然有三个管理系统，却互不隶属。

（三）达斡尔和萨哈林沿岸，气候适宜，植物茂盛；堪察加也同样如此；各河口盛产各种美味可口的鱼。总而言之，鄂霍次克海的自然条件丝毫不亚于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只是劳力和知识。而许多在那里捕鲸的外国船只一定会发现这一点，也一定会看到我国在那里软弱无能，对那里漠不关心，仿佛那里是他国领土。鄂霍次克海上的捕鲸业发展不久。从前这些外国船都害怕那里的冰山，也害怕我们，只有一些胆大的人敢到那里去，他们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便满载而归，并且秘而不宣。但是秘密是不能长久不泄露的，因此捕鲸者日益增多。1849年，根据我们的观察和对捕鲸人的询问，鄂霍次克海上的捕鲸船少说也有二百五十艘，而且都是大船，船员人数很多。我们没看到一艘小于三桅和载重量少于五百吨的船。我们曾在东洋上碰到一个捕鲸的法国人，后来又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看到了他。据他说，6月的某一天，他在鄂霍次克海北部，一次就遇到各国的二十二艘捕鲸船，所有这些船都围着一块浮动的冰山，冰山周围有许多鲸鱼。据他说，那些船都捕到了许多鲸鱼，直到第二天才开走。在一天之内，在一个地方就麇集了二十二艘捕鲸船，由此可以推断，在整个鄂霍次克海该有多少捕鲸船了。我们在萨哈林附近又遇到一个捕鲸的美国人。据他说，他们喜欢在鄂霍次克海里捕鱼，而不愿意在白令海峡里捕鱼，因为鄂霍次克海气候温和。他准备10月份用一部分时间留在那里捕鱼，
268 然后打算试探一下，能否乘船从萨哈林和大陆之间通行。他当着

我们的面就派了三只小船到萨哈林去，他们跟那里的基立亚克人有来往。而我们鄂霍次克海舰队和俄美公司的船只从来也不敢这样作，从来也不敢靠近萨哈林，只有获得特别命令的船只例外。

（四）如果堪察加的海军力量能够增强到穆拉维约夫认为必要的那种程度①，他打算把根本沒有设防的小小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和称作城市的几栋私人住房迁到塔利因湾。塔利因湾具有设立大港的一切便利条件。按照穆拉维约夫的意见，为了防守阿瓦恰湾的入口，必须设立几座炮台，而塔利因湾又便于同主要的炮台建立联系。为此至少需要三百门大口径炮，这些炮大部分都应该是放射开花炮弹的。在阿瓦恰湾的入口之外，还有一个亚哥德湾。穆拉维约夫打算修一条可通舢舨和炮艇的运河，将塔利因湾和亚哥德湾连接起来，以便万一敌人封锁了入口，舢舨船队可以避开敌人进攻的锋芒，从这条运河走出阿瓦恰湾。所有这些设想，都在奏疏所附地图上一一标明。穆拉维约夫在奏疏中写道，所有这些设想，都取决于陛下将在东洋和鄂霍次克海上配备的兵力和陛下对涅维尔斯科依海军上校的发现的批示。他斗胆认为，我国在堪察加和鄂霍次克海上的兵力，无论如何也应该相当于英人在中国沿岸和散得维齿群岛所派驻的兵力。

（五）我国的俄美公司处境十分困难。一则，恰克图贸易已经不能保证把公司的货物销售出去；再则，加利福尼亚物价异常昂贵，移民区不能以低廉的价格买到食粮。这两种情况都不能归咎于俄美公司，但却势必影响到它同有关部落的交易关系，动摇其存在的基础。对政府说来，至少在一定时期内，俄美公司的存在是必 269
要的。政府应该协助俄美公司摆脱目前的困境，因为该公司过去极少得到政府的支持。1848 年春俄美公司派出一只商船，载着货

① 当时我国的整个太平洋区舰队只有三只可怜的小运输船和一只破烂不堪的小艇。

物，开往中国对欧洲贸易开放的港埠——上海进行试探性交易。商船安全抵达该地，船长受到中国当地官员的热情接待，并得到允许进行交易。但过了不久，中国方面对我国船长说，根据道台的指示，要求我方停止一切来往，并离开上海。当时我国船长同中国政府的一切交涉都通过英领事，英领事积极参预了此事。关于俄国商船被迫离开上海的问题后来不知道究竟如何解决的，但这件事我国最高当局未必知道。我们对此不能置若罔闻。我们同中国人打交道却要通过英国人，而英国在那里较之我们具有明显的优越权利，这使我们感到难堪。①

从以上见解可以看出，穆拉维约夫关于将边区划分为边省和行省以及改革省政机构的设想十分重要。至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设防问题，乃是他亲自视察后所得的结论。显而易见，恐怕不能说这是穆拉维约夫头脑发热的结果。

在这个期间，穆拉维约夫继续不断地向Л.А.彼罗夫斯基伯爵倾述自己关于东西伯利亚的各种想法。7月19日，他从伊尔库次克给彼罗夫斯基伯爵写信说："我的信写得太多了，很令阁下劳神，但阁下出于对我的厚意和对东西伯利亚事务的关怀，谅能宽恕我。

"这次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禀告，只有我国驻北京的传教士团返回的消息而已。这件事不仅谈不上重要，甚至都谈不上是什么值得注意的事。但令人遗憾的是，彼得堡对什么都相信，正在等待这个传教士团和它的监护官，把他们当成推动我国对华政策所必需的人物。

"这位监护官先生，无论现在还是赴北京路经此地时，我都没有见过他，但我曾向大人报告过他第一次路经此地以及在伊尔库
270 次克与恰克图逗留期间所引起的议论。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

① 《西伯利亚回忆录》，圣彼得堡，1889年，第89—93页。

位先生将向外交部报告些什么事情，但是把俄国同中国的唯一交往使命委托给这类人物，我感到十分遗憾。从他的文章看来，他的文笔倒不坏；从他由北京寄来的书信看来，他很善于冒充为一个无所不知的人；从其他材料看来，他虽到过北京，但了解的情况却少得可怜，不过也不该为此而责难他，因为一个俄国人到北京呆上六个月，很难了解到什么东西。但彼得堡却准备以回国的传教士团的情报作为根据，不能不令人遗憾。他们的情报只有一点是正确的，就是他们在北京看到了俄国的黄金，了解到俄国黄金甚至成普特地卖给中国人。不过这种情况我们在这里和恰克图早已知道，遗憾的是至今不许我们采取相应的严厉措施制止这种现象，即制止我国金币大量流入中国。我就此事提出的报告，亚洲委员会审查六个月了，但至今没有结果。

“据我所知，我国派到中国的代表，使俄国在那里的尊严大受损害，似乎科瓦列夫斯基也没能改变这种状况。现在只有指望修士大司祭巴拉第了，我觉得他仿佛是个正派人；不过主要还须取决于他在彼得堡所接受的指令。科瓦列夫斯基到北京不久，就在寄到这里来的私人书信中谈到一些仿佛是他从北京得到的消息，其实这些消息都是他从伊尔库次克和恰克图得到的。这件事当时就使我怀疑他给外交部的报告是否准确，我曾向阁下表白过我的想法：a beau mentir qui vient de loin①；根据我现在新得到的材料，我不想改变这种看法，我只希望彼得堡方面对他的话和报告不要太相信了。

“他通知我说，不久即可到达伊尔库次克。我并没有多大兴趣见他，不过既然要来，当然要好好接待，就象接待一切客人一样，甚至连奥斯丁我都接待了！不过我对待他也要象对待那位英国人一样小心谨慎。奥斯丁在返回英国之前，还从彼得堡给我写来一封

① （法语）到过外洋的人可以信口开河。——译者

感谢信。

“我们的亚洲事务，尤其对华关系，居然处于这种境地，而且交付这类人物办理，很遗憾，实在令人遗憾。不过派轻巡航战船去堪察加一事，多少令我得到些安慰，因为这件事本应如此办理，也因为我对俄国的微薄贡献并未付诸流水。

271 “还有一件事我认为禀告大人并非多余；彼得堡方面最近一次寄来的信件，这里没有收到，只有机密的和保险的信件和公文例外。据邮局说，这批信件误投到西西伯利亚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去了。为防万一，我想先告知大人，我只收到了您寄来的一份印刷的通告，注有机密的字样。如果抛开路途遥远这一点不可克服不谈，只须考虑到这类情况从我到任以来一再发生，那么可以想见，我们急需彼得堡批准的公文，得耽搁多少时间才能传到这里。由此可见，东西伯利亚二百年来毫无进展，是不足为奇的；至于这种对公务敷衍了事的恶习，成为这里的地方官的通病，而感觉敏锐的人常常要患神经性的热病，更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穆拉维约夫对邮局和亚洲司的工作十分不满，在给弟弟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的信中也流露出来了。他写道：“你这次来信保险邮寄，寄得很巧，因为除开保险信件和机密信件之外，我们的平信全被投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在西西伯利亚)去了，我们究竟何时能收到，只有上帝知道。这种事在我到任以来，并不是头一遭。他们毕竟没投到堪察加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总算是万幸。在象邮局这种无人管理的地方，这种事是很容易发生的。这些邮局在六千、甚至一万四千俄里之外的地方各自为政，真是咄咄怪事。不过说起来，在这方面，还是外交部的亚洲司最可笑，这个司承认东西伯利亚总督是掌握大权的人物，但它的一切活动都对总督保密，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都不让他知道；可是我所管辖的地区有六千俄里的边界同中国毗连，而且整个地区全靠同中

国的贸易来维持生活。

“他们喜欢那些吃喝玩乐、追逐女人、尽想发财的总督，当皇帝把我派到这里的时候，那班人满以为只要讲几句花言巧语就可以混过去。不曾想活该他们倒霉，上帝赐给了我充沛的精力与对俄国和皇帝的无限忠心；精力充沛，作事就活跃，而我的忠心则绝不饶恕那些忘记皇帝和俄国的利益的人。于是他们对我群起而攻之。当然这种攻击都是脱离实际的，都是笔墨官司，都是玩弄外交手腕，都是无理谩骂，而矿务司和亚洲司似乎结成了同盟，并且宣布我被包围了。我并不认为你们部的大臣也参加了这个同盟；我 272
总觉得他是个忠于职守、讲求实效的人，但是他不懂矿业；我也并不以为现任亚洲司司长参预了这一攻击，——他也不懂中国事务。我将尽力摆脱这些障碍；你劝我保重身体，是徒劳无益的，就象劝一个正要冲锋的士兵爱护他的生命一样。任何斗争都不能没有剧烈的震动，如果上帝保祐我还能回到彼得堡的话，我可以告诉你，由于这种奇怪的攻击，我遭受多大的不快。”

最后，我们在穆拉维约夫于7月27日写给Л.А.彼罗夫斯基伯爵的信中发现下列一些有价值的材料：“我刚从所谓的通卡地区① 返回此地，便急忙对伊尔库次克县的行政划分方案作一点补充。在这之前，就东西伯利亚所有的居民区来说，只有这个地区我不大了解，并根据地方提供的资料，曾准备将它保留在伊尔库次克县级法院管辖之下。现在经过亲自视察，我认为完全有必要在该地设立独立的县治机构，即仿照雅库次克省人烟稀少的地区以及我曾建议过的巴尔古津的先例。通卡地区的人口将大有增加。除该地区的地理位置处于边境之外，还有一点十分重要：新开辟的通往恰克图的道路最困难的一段就是通卡境内的山地，因而需要最高的地方当局，即专员的亲自监督。不过现在该地区的人口，连

① 通卡地区在贝加尔湖南部。

男带女，已经发展到一万二千人。将来，大概不要多久，就要在那里建设城市，代替原有的通卡要塞，尤其是因为周围的山地虽然尚未勘察，却很可能蕴藏有各种矿物①。我路过那里的时候，曾遇见一个有实践经验的矿物学家，是当地移民中的农夫，在那里居住约
273 五十年了。现在我派去了一些人，由这个农夫率领到那里去勘察，具体说来，是为彼得高府琢石厂寻找原料。关于这座工厂我曾获得大人和宫廷大臣随上次邮车寄来的指令。这位老人说，他知道这里可能有三斜磷钙铁矿石、紫刚玉和易裂钙铁辉石等丰富的矿藏。关于勘察结果，我将于下月末报告大人。

“请允许我向大人推荐一篇关于中国政策的好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La Presse»②上，1850 年 6 月 15 日出版。从文章的内容看来，作者是个内行，它的主要论点跟我所掌握的并曾呈给陛下的材料极其相似，因此我甚至怀疑是否是有人从东西伯利亚把这些东西传出去了。幸而，我这里现在没有可疑的人。前几天雅库次克方面最后一次邮件送到了，我得到堪察加方面的消息：那里捕鲸船和英国的各种探险船大聚会，而我们在鄂霍次克和阿扬的事务也很繁忙。卡尔萨科夫和涅维尔斯科依于 5 月就平安抵达海滨，现在正在工作。按照我的指示，从堪察加派去的船只很早就到达涅维尔斯科依那里了，另外，卡尔萨科夫又从鄂霍次克向他那里派去一只船，装载着储备物品和人员，最后，我们将马上派第三只船去阿扬。与此同时，有几只最大的运输船装着港埠的财产和人员，从鄂霍次克开往堪察加，卡尔萨科夫本人就在这批船上。在东西伯利亚沉睡的二百年间，这种距离的遥远并不为人觉察，然而现在我的感觉却十分敏锐。根据东西伯利亚当前形势，迫切需要缩短这种距离，我不知道上帝能否帮助我完成此事。在 1650 年之前，

① 在通卡地区发现了天青石，后来阿里别尔又发现了俄国石蜡。

② （法语）«新闻报»。——译者

哥萨克曾占据这些遥远的地区和阿穆尔达十五年之久，他们是为了沙皇而占据的，也是给沙皇占据的，并没受到枢密院和各司的压制，然而一旦远方的机关干预此事，我们便不得不交出。另外我还有些有趣的消息，其中有关于我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消息。这些消息我准备向大人面陈，现在不敢写出来，怕得罪亚洲司。亚洲司似乎深知 le dessous des cartes①，但却按照外交惯例，甚至不肯让皇上知道。”

① （法语）内幕。——译者

# 第三十一章　1850 年

274　涅维尔斯科依抵幸福湾　俄国人在阿穆尔河口建立第一所屯营地　基立亚克人对俄国人的好感　穆拉维约夫致Л.А.彼罗夫斯基伯爵的信　涅维尔斯科依的活动

7 月 21 日①，涅维尔斯科依上校乘“贝加尔”号运输船抵阿穆尔河口，入幸福湾。П. В. 舒马贺尔写道：“当地居民热诚而亲切地接待他。他在这里找到了还是在冬天便来到此地的奥尔洛夫准尉，和他一起仔细地调查了地形，发现卢特科夫岛对面有个地方设立冬营最方便。

“在选择地点时他们考虑到，必须使船只靠岸方便而安全，从屯里随时都可以帮助从海上入湾的船只，而船只可以在屯旁装货和上水，必要时可以过冬，最后，还要能够从该屯由陆地上走到阿穆尔河沿岸。他们所选定的地点完全符合上述要求，此地土质也很好。

“距冬营约二百俄丈有个吉涅耳沃屯，屯里居民自愿帮助我们建造哨所。奠基用的木材马上就准备好了，于是在 6 月 29 日，俄
275 国人向上帝作过祈祷之后，在阿穆尔河口设立了第一所屯营地。为了纪念大圣徒彼得和保罗并纪念彼得大帝，这所屯营地命名为俄美公司彼得冬营。后来彼得冬营便成了我们在阿穆尔下游地区活动的根据地。②

① 从下文推断，这里当为 6 月 21 日，可能是作者的笔误。——译者

② 《俄罗斯档案》，1878 年，第 261 页。

“基立亚克人说，今春在河口湾解冻之前，有一艘大船从鞑靼湾开到这里，停泊了很久，测量了陆地和海洋。他们请求涅维尔斯科依上校保护他们，免受那些外国人的欺侮。

“他们说：‘我们和居住在阿穆尔河、额尔古纳河等河岸的涅格达人、玛涅人、萨玛人是同族。我们通古斯人的土地都是一样的。

“既然通古斯人没受到任何人欺侮，那么我们基立亚克人也希望你们能保护我们，让我们安居乐业；不再挨满人打，老婆不再被他们抢走，也不再受海上来的外国人的欺压和凌辱。有你们在这里，就没有人敢碰我们。你看，我们没欺负你们，也没有偷你们的任何东西。季米特利(奥尔洛夫)是一个人到这里的，还带着许多货物，我们替他保护货物，没对他作一点坏事。’

“当涅维尔斯科依向他们表示怀疑，说其他各屯的居民对俄国人未必抱这种想法的时候，他们告诉他说，基立亚克人的心眼儿都是一样的，他们所有的人对我们的印象都不坏。

“涅维尔斯科依上校临时要到阿扬去取些必需的物品，6月30日临行前夕，附近各屯约有六十名基立亚克人集聚在我们冬营跟前，问涅维尔斯科依到什么地方去，去多少天。他们听说他要到阿扬去见长官，大约十天或十二天就可以回来，互相商量了一下，推派出两名代表，请求涅维尔斯科依带领这两个人去见长官，向长官表示归顺，顺便挑选他们所需要的货物。他们再三地恳求说：‘你看！我们的心有多么好。’

“他们这种愿望既证实了一个陌生的民族对我们的值得高兴的信任，也证实了我们同他们交往时抱有善良的意图，作到了合情合理。涅维尔斯科依上校立刻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把奥尔洛夫留在基立亚克人那里，对他作了相应的指示，带上基立亚克人的两名代表波兹温和帕特肯动身去阿扬。到达阿扬后，他带领他们去

276 见堪察加代理驻军司令扎沃依科上校与当时在阿扬的堪察加大主教英诺森①，大主教见到他们时，首先问到他们到我们这里来是不是自愿的；他们回答说，是他们自己想要到我们这里来作客，看看季米特利·伊万诺维奇（他们这样称呼奥尔洛夫，吐字十分清晰）的帐篷。英诺森发现，从各方面看来，他们毫不愚蠢，十分健谈，性情开朗，言谈之间十分自然，毫无失礼之处，总之，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感到十分满意。

“涅维尔斯科依上校推测，那只外国船在早春时候来到基立亚克人的土地附近，大概是为了了解河口湾解冻的时间与情况，因此，它可能秋天还要来了解河口湾结冰的时间与情况。他们收集到这些资料之后，很可能在明年早春再来，在萨哈林或南部海峡的大陆沿岸占据一个地点，甚至可能抱着同样的目的于5月直入阿穆尔河。在我国各港口的船只赶到那里之前，抢先在河内占据一个地点，并在那里站住脚跟。他的这一推测很有根据，涅维尔斯科依认为，从鄂霍次克区舰队中留下一艘军舰在幸福湾过冬，是十分有益的。”②

关于涅维尔斯科依的这些活动，穆拉维约夫于8月7日从伊尔库次克给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的信中写道：“今收到阿扬方面送来的有关我国官员在阿穆尔活动的各种情报，其中有涅维尔斯科依致阁下的信件，我急忙派人给阁下送上。他大概是想向阁下报告，我们同基立亚克人的关系良好，他并且发现，从鄂霍次克海到阿穆尔河口湾及该河河口有一个新的通路。

“基立亚克人请求我们保护，并热心帮助我们修建幸福湾上的彼得冬营。大概鄂霍次克区舰队有一只军舰留在那里过冬。但是外国人也不落后，今年春天有一艘大船从南方靠近河口湾，据基立

① 莫斯科教区和科洛姆纳教区总主教。

② М. С. 沃尔康斯基公爵家藏文献。（П. В. 舒马贺尔未发表的报告）

亚克人说，曾测量过海水和陆地。我们决不想同他们平分秋色，所以毫无疑问，应该急速利用基立亚克人的请求。如果我们置之不顾，任凭捕鲸人和满人凌辱他们，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另找保护人。[277]这样一来，我们就要象二十五年前由于外交部的罪过而失去加利福尼亚一样，也要失去阿穆尔河口。所不同的只是加利福尼亚距离我国遥远，不会带来其他后果，而失去阿穆尔河口的后果将是严重的。我将去彼得堡向皇上报告我从阿扬得到的种种情报以及我在鄂霍次克海所作的准备，以待上谕。随后，涅维尔斯科依将从阿穆尔河口，卡尔萨科夫将从堪察加去彼得堡，带去全部材料，一旦上面有什么命令，他们可以从彼得堡直接返回鄂霍次克海，采取行动。这是两个难得的人材，由于他们的活动和才干，伊尔库次克和鄂霍次克海之间迢迢四千俄里的距离化为乌有了。

"当然，这里，即涅尔琴斯克和整个外贝加尔地区，也要有所准备，以防不测。目前我不知道，此次去彼得堡能使这些事有多大进展，但是，如果陛下能够了解我在他的伟大帝国的极东地区的一切想法、计划和行为都纯正无私的话，那么也许他能够赞同我所提供的一切材料，而不相信各个部门可能交到他那里去的反对我的一切报告；结果将会证明（而且在许多情形下已经证明），我的计划并非出于一时的冲动，而是直接来自事情的实质，只不过我对于这一实质的解释要比别人更充分、更接近实际一些，因为我年青和略有作为，比我的一些前任看到的东西更多一些。我对皇上和祖国无限忠诚，除忠君报国之外，别无所求，任何个人私利和对内采取任何外交手腕，都是同我的观念格格不入的。但是如果有人以为我对俄国的对外政策一窍不通，那可就错了，至少在我管辖的地区，我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在这方面对我所表示的不信任，不能不令我十分难过；不过，这仍然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与眞实情况不符。直到如今事情的眞实情况还很少为人所知，倒是有人

力图掩盖。”

穆拉维约夫在8月24日给彼罗夫斯基伯爵的信中写道：“包
税的招标在伊尔库次克没有成功，这原是意料中的事，其中有些原
278 因在我于今年5月8日呈给财政大臣的报告中已经谈过了。另外还有一些原因，使我对这里的某些人的百般说服，都归无效，但我不想在这里赘述，以免阁下劳神。总之，我只想说，如果百姓的利益和国库的利益还有可能一致的话，只有不让那些有财有势的私人的利益干预此事。

“给符隆钦科的所有的公文，我都是派我的副官马扎罗维奇①送去的，这封信也由他送交给阁下。我下周由此地动身，最早也得三周以后才能到达彼得堡，因为沿途要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鄂木斯克和叶卡德琳堡稍事停留。我命令马扎罗维奇返回莫斯科见我，因此，如果阁下对我有何指示，可以告诉马扎罗维奇，他到莫斯科时可以转告我。

“我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前任监护官科瓦列夫斯基上校，在返回彼得堡途中路过伊尔库次克，我得以和他结识。我觉得，他似乎有些成见，可能是他去年去北京之前在彼得堡时受了某些人的影响。如果这只是涉及我个人的事，我丝毫也不介意；但是我从他每次谈话中都发现，他回到彼得堡将向上面报告，英国人在中国没有任何势力，甚至连他们的对华贸易也日趋衰落。那些曾允许英国人无阻碍地进入中国的人，听到这种消息，当然十分高兴；但这种消息与我们所了解的情况，甚至与我们所感觉到的情况完全相反而且与正常的理智也是格格不入的。反正没有人到北京去验证科瓦列夫斯基的话！

“所谓英国人在华无所作为和势力不大云云，从前也有人宣扬过，因此我特别担心会有人信以为真，因为等我们看到英国人在该

① 伊万·谢苗诺维奇，退伍的少将。

地区活动时，再想采取措施，可就晚了。

“在此期间，涅维尔斯科依上校想要在阿穆尔河岸上占据一个地点，以便了解当地居民和进一步调查阿穆尔河，于是乘捕鲸艇溯阿穆尔河上行了一百余俄里。8月6日变容节，他在距河口二十五俄里的地方，第一次在无人占领过的阿穆尔河岸上升起了俄国军旗，随他同去的水手们高呼‘乌啦！’他同时向邻近的库艾格达屯 279
的基立亚克人宣布，从今以后他们受俄国保护。这就是俄国人第一次占领阿穆尔河口的情况。涅维尔斯科依上校在这里设立了哨所，留下五名水手据守，并把它命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①

涅维尔斯科依上校完成这项任务之后，返回伊尔库次克，亲自向穆拉维约夫总督报告。他在伊尔库次克遇见了卡尔萨科夫上尉，后者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是他们来到伊尔库次克的时候，穆拉维约夫已经走了，他已踏上了赴彼得堡的途程；但是根据他所留下的命令，涅维尔斯科依和卡尔萨科夫都必须马上携带报告火速赴京。

① 瓦.罗曼诺夫：《俄罗斯言论》，1859年，第118页。——原注，尼古拉耶夫斯克，即庙街。——译者

# 第三十二章　1850—1851 年

280　穆拉维约夫到达彼得堡　涅维尔斯科依和卡尔萨科夫也到达彼得堡　穆拉维约夫觐见皇帝陛下　召集基立亚克问题会议及会议结果　在皇太子主持下再次召集基立亚克问题会议及会议的决议　涅维尔斯科依和卡尔萨科夫离开彼得堡　在整顿东西伯利亚卖酒业问题上的斗争　关于使涅尔琴斯克厂矿国有农奴编入哥萨克军的争论　我们对中国的对策　穆拉维约夫离开彼得堡

穆拉维约夫于 11 月到达彼得堡，下榻于小海军街的 Hôtel Napoleon Bocquin（拿破仑·博古安旅馆），他在这里有许多工作要做。在彼得堡同政敌面对面进行斗争，无论如何要比在六千俄里之外容易得多，因此，他坚决地投入了斗争。不久，涅维尔斯科依和卡尔萨科夫也带着报告来到彼得堡。穆拉维约夫看完涅维尔斯科依的报告，了解了他的活动和建议之后，请得皇上恩准，到皇村去面奏皇帝陛下。穆拉维约夫向皇帝陈奏了涅维尔斯科依在阿穆尔河的活动：他收集到可靠资料，证明居住在阿穆尔河口的基立亚克人是独立的民族，他在该地设立了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等等。皇上仔细听取了穆拉维约夫的报告，十分满意，命他把一切关于阿穆尔地区的建议专门写成条陈。穆拉维约夫立即将条陈撰写好，于 11 月 20 日陛下登极二十五周年纪念之际呈给皇上，同时上奏说，涅维尔斯科依在阿穆尔升起了军旗并架设大

炮防守。①

"条陈与面奏的结果，是召开了基立亚克问题会议。与会者 281
有：涅谢耳罗捷伯爵、陆军大臣车尔尼雪夫公爵、财政大臣符隆钦科、缅希科夫公爵、彼罗夫斯基伯爵、别尔格伯爵、三等文官谢尼亚文和穆拉维约夫本人。

"在这次会议上，涅谢尔罗捷伯爵的意见占上风。他认为不能占领阿穆尔河口，有了一个幸福湾已使他心满意足，符合了他的心愿，因为这样一来，阿穆尔河口便成了不受任何人管辖的地方。涅谢耳罗捷认为，在基立亚克人的土地上建立兵营，为时尚早，而且太危险。关于在阿穆尔河上设立据点问题，他认为占领那个地方，并举行隆重仪式，势必惊动中国人，理智要求我们自动放弃这个据点，免得中国政府就此事向我们提出质问和控告，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次极大的危险(!)…… 这位白发苍苍的外交家宣称，谁敢担保中国人不会大兴问罪之师，把我们那一小撮人赶跑，当着基立亚克人的面捣毁我们的兵营，把我们的军旗踩在脚下？据他说，这样一来就会使我们在基立亚克人的心目中威信扫地，所以不如自动放弃港口。他说，为了保持我国政府的荣誉与尊严，与其继续占领阿穆尔河上的这个据点等待中国政府提出指责，不如立刻从该地撤出。这才是上策。

"穆拉维约夫强调，占领那里十分必要，因为这块荒无人烟的地方，如果我们不先占领，外国人也必然要占领。

"继涅谢耳罗捷之后，极力反对占领阿穆尔河口的是谢尼亚文和车尔尼雪夫公爵。后者甚至不大礼貌地指责穆拉维约夫说，'您是想为自己竖立一座纪念碑！'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当然没有想

① 上条陈后不久，穆拉维约夫荣获皇上赏赐的两枚勋章：12月6日得到一枚勋章和一份嘉奖令："卿治理东西伯利亚广大地区，执行重要而繁多之职责，夙兴夜寐，不辞劳苦，为表示皇室对卿之特殊恩遇，特赐一级圣安娜勋章一枚，以表彰卿之非凡业绩。卿之政声素为朕所称道。"嗣后，12月31日他又得到四级圣乔治勋章一枚。

到，他的话竟然成了预言……

282 “这次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便宣告结束了。但是彼罗夫斯基伯爵同穆拉维约夫一道走出会场时，对他说将来会议的决议一定不利于占领阿穆尔。果然如此。几天之后，派人给穆拉维约夫送来了一份记录，除开谢尼亚文外，与会的其他成员都在上面签了字。这份记录上说明了占领阿穆尔河口的不便之处，并担心会同满人破裂；记录末尾写道：‘奉召参加会议的穆拉维约夫总督同意这种见解。’给穆拉维约夫将军送记录的信使说，涅谢耳罗捷伯爵吩咐，将军只要签字就可以了，记录必须立刻送回。这正是傍晚时分，穆拉维约夫的住处宾客满座。他不想执行涅谢耳罗捷伯爵的这个坚决要求，便请信使喝杯茶，趁他喝茶的时候，急忙将自己的意见写了上去。这样，他既没有耽搁信使，同时又用极其简短含蓄的词句表明自己根本不同意这份记录的内容。

“车尔尼雪夫公爵对此大为不满，第二天他甚至在大臣委员会上公然向穆拉维约夫表示了这种不满。但是尽管如此，这份附有穆拉维约夫意见的记录还是呈奏给皇帝了。皇上下谕，再次召集会议，由皇太子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主持，会议的成员仍然同上次一样。

“皇太子在召集会议之前，召见了穆拉维约夫总督，命他写一份条陈对此事加以说明。这次会议于1851年1月19日召开，皇太子在会议上坚决表示应该占领阿穆尔河口，说服了一部分与会者。但是，涅谢耳罗捷伯爵、车尔尼雪夫公爵、谢尼亚文和符隆钦科仍然固执己见。皇帝陛下读过这次会议的新决议之后，降旨保留涅维尔斯科依上校在阿穆尔河口设立的哨所，并在夏季再派去一艘军舰加强防守。哨所应以俄美公司零售店的形式出现；后来又作出决定，按照前面指出的方式，通过俄美公司继续向基立亚克人施加影响。

"这样,经过不小的周折和斗争之后,才决定由我们来占领阿穆尔河口。然而,当时认为阿穆尔河并不属于我国,因此不宜设立水上巡逻。从这里我们看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多亏穆拉维约夫的极力反对和先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庇护才得以保全下来,而没有 283
在刚一诞生的时候就被消灭掉。

"当时还决定按一般程序,同中国政府进行交涉,邀请他们同我们共同商议有关阿穆尔河口防守事宜,以免遭受外国侵犯。同时授权俄美公司和我国巡洋舰,一旦有外国舰船在阿穆尔河口附近出现或发现他们企图占领该地的任何地点,便向他们宣布:非经俄中两国政府同意,不准在该地进行任何活动;如果他们擅自行动,便要对一切后果承担责任。2月5日我枢密院就此事向中国理藩院发出一份咨文。"①

这次会议之后不久,涅维尔斯科依和卡尔萨科夫就离开彼得堡。他们又同路去雅库次克。卡尔萨科夫受命在1851年夏季为新修建的雅库次克—阿扬驿路选定居民点。

"在这以后,当务之急,就是整顿东西伯利亚各省的卖酒业。财政大臣从各种各样的人那里收到许多整顿卖酒业的方案;连原来承包酒业税务的商人(穆拉维约夫认为他们的行动对边区极其有害),也大言不惭地再次企图保留他们在西伯利亚的专卖权。这些人挖空心思,到处钻营,想求得上层人物和皇帝的庇护,以便向穆拉维约夫施加压力。穆拉维约夫坚决反对,但是,孤掌难鸣。财政大臣借口任职时期短,对此事生疏,推脱了一切责任;他不顾事情的后果,便按照自己的意见向皇帝上奏了一本。皇帝下令把穆拉维约夫的方案交大臣委员会里讨论,并让东西伯利亚总督参加。穆拉维约夫所提出的,而符隆钦科不敢为之承担责任的新方案,有以下两点:(一)为了杜绝贩卖粮食酒方面的营私舞弊现象,不准

① П. В. 舒马贡尔:《俄罗斯档案》,1878年,第2卷,第262—264页。

将酒分成普通酒和醇酒两种；(二)烧酒从代售商店批发之后，只要
284 缴纳营业许可税，任何人都可以在指定的地点和店铺自由贩卖，但只准外售，而且酒瓶还须加封。这种作法的好处，在于它可以使卖酒业展开竞争，从而减少零售酒铺的数量。穆拉维约夫相信，这正是我们所应该期望的。他对于在俄国贩卖粮食酒问题的方案，经过最高政府机关推行，成为后来在卖酒业法制方面一切改革的基础。大臣委员会认为穆拉维约夫的解释在各方面都是令人满意的，结果拟出一项法令，并得到皇帝的批准。"①

现在我们比较详细地谈谈穆拉维约夫提出的另一件大事——关于使涅尔琴斯克工厂国有农奴成为哥萨克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他在彼得堡期间解决的。

"从 1848 年，即穆拉维约夫到东西伯利亚的时候起，他就准备并筹划在外贝加尔省和阿穆尔上游尽量多集结兵力。整个东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斯克与伊尔库次克两省虽然幅员辽阔，但总共只有四个边防营。穆拉维约夫提议建立两个野炮连，因为当时那里连一尊可以移动的大炮都没有。

"穆拉维约夫认为，根据当地特点和各种情况，必须建立一支哥萨克边防军，必须维持秩序；即使不考虑到贝加尔地区的前景以及是否兼并阿穆尔的问题，也要这样作。然而彼得堡表示怀疑，仿佛这样作会惊动中国政府，这股势力是如此之顽固而有力，以致穆拉维约夫不得不费很大的力气与之斗争。除其他论据外，他还提到当初勃朗涅夫斯基将军所规定的、卢彼尔特将军沿袭下来的军事条例：所有的哥萨克边防军，同部队的指挥官一样，都领军装和武器。因此，中国人在边境和恰克图城经常看到，警官和连长佩戴
285 尉官和校官的肩章，总督派遣的副官到当地去指挥哥萨克进行列队操练；他们对这些习以为常。我们在恰克图的边防官，一向被中

① Б. В. 司徒卢威：《俄罗斯导报》，1888 年，6 月，第 108—109 页。

国人称作马甫儿(Майор——少校)，他每次到买卖城都有卫兵随从。

“涅谢耳罗捷伯爵仍然坚持说我国边防军的建制、官员的设置、甚至同中国人打交道的形式，如有变化，都会惊动中国人。穆拉维约夫说，中国人很有理智也很精明，绝不会为了这些小事而惊慌不安。他令人信服地指出，即使中国人发现我们在外贝加尔地区增设可移动的大炮，他们也不会对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产生怀疑，可能倒会高兴，因为他们一向指望我们去援助他们。

“穆拉维约夫不同意他的两位前任极力主张修筑要塞的作法。他认为，外贝加尔地区同中华帝国接壤两千俄里，形势本身要求它占有更长的国境线，假如将来条件不利，我们不能扩大这一地区的国境线①，那就更有必要加强外贝加尔的兵力。

“穆拉维约夫也不同意必须在东西伯利亚，尤其外贝加尔地区建立新正规军的主张，因为这种措施对国家和国库都是负担；而用地方军代替它会更为方便。

“穆拉维约夫看到反对派势力很强，便改变了策略，表示同意他们的担心，说中华帝国受外国人唆使，可能向我们发动进攻。但是他指出，如果一成不变地按照反对派的政策行事，那么外贝加尔地区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该地区同中国相接的两千俄里国境线到处都可以通过，那里有两条要路直通中华帝国内地，一条经恰克图，一条经祖鲁海图。尤其那里有两条通航的河流——鄂嫩河和石勒喀河，都流入阿穆尔；从涅尔琴斯克甚至乘大型轮船都可以顺流直下，自由驶入阿穆尔。穆拉维约夫把这些情况一一列举出来，是 286
想指出外贝加尔军队的形式和建制应该从当地的情况出发，使之既符合于外贝加尔地区的特点，又符合于国家的要求。

“穆拉维约夫考虑到以上种种因素，并客观而精确地权衡了地

① 此处之扩大国境线即指获得阿穆尔。

方上的情况，打算建立一支外贝加尔哥萨克军，这支军队由以下五部分组成：一、全部哥萨克边防军，二、外贝加尔哥萨克城防团，三、所有其他民族的兵团，通古斯团和布里亚特团，四、外贝加尔地区所有村镇的哥萨克，五、涅尔琴斯克区矿业部门的所有农奴。

“穆拉维约夫打算用前四部分兵力组成外贝加尔军的骑兵队；把第五部分，即矿业部门的农奴编成步兵。这些农奴共有二万五千多名男人，可以编成十二个哥萨克军垦营（每营定额为一千人），守卫外贝加尔地区。如果在该地区以外发生了战事，可以由每营抽出一半的兵力，即五百人，派到那里去，这样作不会有多大的困难。穆拉维约夫坚信，他所提议的使农奴成为哥萨克兵的措施，一定会对当时归矿业部门和矿务经理处① 管辖下的五万多名男女农奴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发生良好的影响。

“当时涅尔琴斯克矿业部门的农奴的生活，的确是再也没有那么悲惨的了。他们除开每人要缴三卢布十五戈比的捐税和代役租之外，还要承担义务往熔银厂运矿石、送木柴和煤。按照矿业部门的预算，他们作这件工作每年每人只能得到一卢布到一卢布四十戈比，可是实际上他们作这种沉重的劳役每年应得十二卢布银币；这两个数目相差甚为悬殊。

“农奴的管理制度更不必说了。在这种制度下，根本说不上提
287 高这些人对国家的责任感，连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这里只要举这些农奴所承担的一项义务为例，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这项义务名义上是全国都必须承担的，实质上却只有这些农奴在承担，它使矿井农奴的处境变得无法忍受。这就是他们必须服兵役。其特点在于，矿井农奴并不是到军队里去当兵，而是仍然作矿工，不过他们的义务和工作却同流刑苦役犯一样。他们在矿务部

① 设在涅尔琴斯克的矿务经理处管辖外贝加尔地区的所有矿井。矿务经理处经理，或称矿务长官，同外贝加尔省省长同级。

门管辖下干活，所得的报酬微不足道。他们这种处境极为悲惨，可以说整个帝国再也没有一个阶层忍受他们这样的痛苦。连被流放的苦役犯都比这些清白无辜的矿工自由，工作也比这些人轻些。流刑苦役犯最长的刑期不过二十年，他们服完苦役之后，可以在当地落户，就是变成自由人，他们的子孙也是自由的，从此就作了农民。至于矿工，尽管清白无辜，没有犯过任何罪过，却被束缚在矿井上。他们从十二岁起就承担与苦役犯相同的工作，但是，他们不是作二十年的苦工，而是作三十五年、四十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而且每年只有二十五天假日，可以料理自己的家务。他们的子孙将来也要处于跟父亲和祖父相同的地位，也得服上三十五年劳役，既没有希望得到自由，减轻劳动，更没有希望得到解放。矿工负担这样重的劳役，受尽千辛万苦，每月所得到的钱或面包还不值两卢布。这笔钱是无法维持生活的，因此，他们向矿上借，向私人借，欠下终身偿还不清的债务。这就是涅尔琴斯克工厂居民及其子孙后代永远要受苦的处境。这种兵役制每两年征募一次，他们之中每一千人要出五人，平均为一百二十五人。由此可见，矿井的编年史里常常记载一些有意的犯罪行为，并不奇怪。矿工所以要故意犯罪，只是为了去服苦役，也就是去服有限期的劳役，因为期满之后，罪犯本人便取得了移民的资格，而他的子孙也可以作自由的农民。"①

1851 年 4 月 27 日，就此问题专门召开了特别会议，经过长时间的辩论，终于作出会议记录，决定将涅尔琴斯克工厂的国有农奴 288
编入哥萨克军。皇上批准了这份记录，于同年 6 月 21 日就此问题颁布了谕旨，并且批准了外贝加尔哥萨克军步兵营的条令。这些事都使穆拉维约夫非常高兴。

穆拉维约夫在建立哥萨克军时，还曾指出我们当时对邻邦中国应采取的对策。当时欧洲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加剧，这种影响正

① П. В. 舒马贡尔的文章，摘自 М. С. 沃尔康斯基公爵家藏文献。

象穆拉维约夫所预料的那样，不久就发展到对我们发生威胁的程度。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我们占据阿穆尔的意图，不仅可能受到上述影响的破坏，甚至可能遭到完全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对中国的对策是：为使俄国亚洲部分对中国保持必要的影响，唯一的方法就是向我们懦弱的邻国炫耀武力，这既是帮助他们，又是威吓他们。

这时有关英国人的活动的谣传已经逐渐得到证实，英国人为了控制中国的贸易，也想占据阿穆尔河口。假如阿穆尔河不是从西伯利亚通向东洋的唯一河流，那么我们可以对英国人的活动不闻不问。然而，阿穆尔河是通向东方最便利的航路，因此，阿穆尔河的航行权对俄国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个意义表现在：谁占据阿穆尔河口，谁就可以占有西伯利亚，至少可以占据贝加尔湖以东的地区。其次，占据阿穆尔地区对于我国分享东洋的国际利益的问题也具有很大的意义，当时东洋的国际利益的争夺已进入激烈的阶段。

因此，阿穆尔问题首先在于保障我国东南海岸的安全，为此，必须在阿穆尔河口上挂俄国的旗帜，并派少数军队驻守；其次便在于以武装哥萨克屯营的形式占领阿穆尔河的整个左岸。

很久以来，穆拉维约夫一直想将涅尔琴斯克工厂的国有农奴编入哥萨克军，现在方案终于批准了，于是他便离开彼得堡，返回伊尔库次克。

# 第三十三章　1851 年

穆拉维约夫回到伊尔库次克　此次彼得堡之行的收获　289
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的成立　穆拉维约夫巡视
外贝加尔省　殿下的手谕　穆拉维约夫致彼罗夫斯
基伯爵的信

1851 年 8 月 12 日穆拉维约夫回到了伊尔库次克。“他在彼得堡呆了八个月的时间，无论从他所解决的问题的性质来看，或从时间短促上看来，他都取得很大成绩。在短短的八个月中，他所提出的改革在各部和最高立法机关中都通过了，这些改革对他所治理的广大地区未来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皇帝陛下的坚强意志在这里完全表现出来了，他下令：‘审查穆拉维约夫的报告时，不要使他在彼得堡作没有必要的耽搁’；政府要人和上层机关的任何反对、官僚主义的任何力量都未能阻挡西伯利亚改革事业的进程，因为皇帝陛下要推动这一事业前进。以穆拉维约夫的建议为基础，按照他提出的形式拟定了外贝加尔哥萨克军的条例，并得到陛下批准。外贝加尔省和雅库次克省从伊尔库次克的省治内划分出来，各自成立地方的省管理机构，享有与独立省份同样的权力，这样定然会给这些无人注意的地区带来新的生气。恰克图直辖市的设立，能 290
使我国密切同中国当局的邦交，从而更有力地向他们表明我们在东方力求达到的目的，并使他们信赖我们的威力。接着，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在伊尔库次克成立了，这证明该学会十分了解自己的使命，它不仅应该是一个地理学会，而且应该是一个俄国的学会；它不单单是一个学会，而且是个爱国的学会。皇家地理学会

认为，在东西伯利亚总督直接领导下成立西伯利亚分会是该会1851年活动中的一件大事。穆拉维约夫在宣布西伯利亚分会成立的时候，清楚地确定了这一分会的未来活动。他在对刚刚选出来的学会委员讲话时说：'三个世纪之前，我们的光荣的祖先占据了西伯利亚，使之永远归俄国所有，他们不是依靠武士的众多，而是依靠创业的坚决，对待事业的夙夜匪懈和希望博得沙皇与祖国称赞的心愿。现在我们分会所面临的任务，是在学术上为俄国取得这块地方，我们也不是依靠学者的众多，而是依靠坚持不懈的劳动和积极执行皇上意志的心愿，我们一定不辜负至尊的主席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信赖。'"①

穆拉维约夫回到伊尔库次克之后不久，就开始巡视新成立的外贝加尔省和新划入外贝加尔哥萨克军的村镇。他的目的在于亲自视察刚成立的外贝加尔省公署的工作，检阅新成立的哥萨克军，检查卡拉和沙赫塔马金矿的地方行政机关的活动；而主要的是想在当地为正在拟议的考察阿穆尔一事筹划资金。在他巡视期间，各地均向原来的矿业农奴宣布，他们已经从痛苦的农奴处境里解放出来了。涅尔琴斯克矿区的全体居民，以真诚的喜悦欢迎这位使他们摆脱矿井劳役和各种义务的恩人。各地农奴均怀着深感皇恩的心情举行祈祷。这一有益的措施当然使被压迫的人民恢复
291 了原来的地位。穆拉维约夫把这一切情况详细地上奏给皇帝，并以私人名义致函新上任的陆军大臣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多哥鲁科夫公爵，而陆军大臣立刻复函说，得到这些消息之后，"陛下非常高兴"。这句话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据A. И. 韦里巾少将（现为侍从将军和国务会议委员）的记载，许多人出于无知和误解，仍然不停地攻击穆拉维约夫，说他不该设立外贝加尔哥萨克军统领与独立的省公署，不该把边防营调到外贝加尔。造谣中伤的人为了蛊

① Б. В. 司徒卢威：《西伯利亚回忆录》，圣彼得堡，1889年，第114—116页。

惑人心，反对穆拉维约夫，竟编造出荒谬的谣言说，由于穆拉维约夫派遣了一个考察队去考察阿穆尔河岸，中国人已经派十万大军压境，并封锁了买卖城的入口。尽管这些人离事情发生的地点不下一万俄里，却信口开河，到处散布谣言。他们还表示担心，中国人可能不喜欢我们设立恰克图直辖市，库伦当局甚至干脆不愿意同恰克图市长打交道，因为他们一向是同伊尔库次克省长打交道的。所有这些谣言都是无聊的杜撰和对穆拉维约夫的恶意攻击。

穆拉维约夫巡视完外贝加尔省之后，回到伊尔库次克，收到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于 1851 年 10 月 2 日发下的手谕："我想您一定愿意了解旨在整顿和改善我们海军力量的工作进程，特将一份海军条令第三和第四章的草案给您寄去。这份草案是由我主持的特别委员会拟定的，现已分发给海军的将军们和舰长们审阅。根据医生的要求，本月中旬我将赴威尼斯过冬，在那里我准备根据已经收集的材料继续编写海军条令。到亚得里亚海岸后，如能不时接到您的消息，了解您治理广大地区所取得的成绩，我将不胜愉快之至。一个俄国人，尤其是远离祖国的时候，听到任何为俄国谋福利的事情，都会感到由衷的快慰。我将怀着满意的心情回忆您所讲的东西伯利亚的种种趣闻，尤其是涅维尔斯科依的考察，扎沃依科的活动等等。请您得便来信时，仍能象以往同我面谈一样，坦率地介绍这些情况。"①

我们以后可以看到，从这时起，亲王殿下和穆拉维约夫经常就阿穆尔问题交换意见，殿下对阿穆尔事态的发展一贯给予协助和有力的庇护。

关于穆拉维约夫巡视外贝加尔省的情况以及他 1851 年内的其他活动，他在致 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的信中是这样描写的：

① 这份手谕是御前大臣戈洛夫宁奉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殿下之命交给 М. С. 沃尔康斯基公爵的。

10月14日。“两周之前才从外贝加尔返回此地，便急忙给大人写信。外贝加尔巡视的结果，我感到十分满意。新的哥萨克在为摆脱矿井的枷锁而感谢上帝和陛下。矿务部门的工程师和官吏都灰心丧气，因为失去三万农奴不是一件小事。我现在正焦急地等待财政部的管理章程草案，按照新章程这里需要的官员要比目前少得多。因为第一、就现有官吏的编制和人数看来，是人浮于事；第二、在把这三万农奴编入哥萨克军之后，矿业人员将无法生活，于是这一大群寄生虫(请恕我直言不讳)只好去吃矿井每年的预算开支，靠合法与不合法的手段维持生活。当然，赤塔设驻军司令后，便于监督矿业部门的活动，然而无论如何白养活数以百计的官吏，对地方当局、国库或内务府说来，都是沉重的负担。皇帝陛下在外贝加尔地区新设了许多机构，为地方作了好事，其结果我们在这里已经见到了，不过彼得堡大概永远也看不到，因为传到那里的都是那些不喜欢这类改革的阶层的声音。同矿业人员一样，伊尔库次克也大为沮丧；很久以来，这里的商人总是通过省属机关左右当地的事务，如今外贝加尔省、雅库次克省、恰克图直辖市都划出去了，他们的不合法的势力就统统完结了。而且在这些地方，由于新任官员精明强干、诚实可靠，商人的垄断也大受挫折。相反，恰克图的商人十分了解设立直辖市的好处，因而非常高兴，其实该
293 市机构正是为他们设的。市公署刚一成立(当时我也在该地)，他们第一次便捐献了五千卢布银币，作为设立孤儿院的费用。

“我焦急地等待着您对雅库次克省长的任命；万一您不想作这件事，那么我很希望能得到您对我7月8日从莫斯科发出的信件的答复，以便根据您的要求再行推荐。

“在外贝加尔的涅尔琴斯克郊区，我曾到电气石矿场上去看过，现在把我亲自找到的一些小玩艺儿寄去，以便证明我在那里的工作。然而，我不得不禀告大人，令我感到遗憾和羞愧的是，官方

耗费了许多钱财，却没有找到一处象样的矿苗，只有您派来的官员彼尔米金例外，没有辜负您的赏识和赞许。他寻找矿苗时，很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他本人险些淹死，只是淹死一个工人，沉没掉了一块矿石。如果大人能派他去维柳伊斯克，那就太好了。我一向认为，应该把禁止私人在涅尔琴斯克矿区寻找和开采有色矿石的法令撤销。这条法令似乎是根据切夫金的提议制订的。从这条法令公布以来，新发现的矿苗极少。应该允许一切人找矿和探矿，如果有重要发现，甚至可以颁发奖金。也许只有当整个石勒喀山脉都被勘测遍了，那时才可以禁止私人继续采矿，而由内务府开采。但那时应由当地省长直接管理，勿须矿业部门插手，因为矿业部门只知道报废矿，并不会发现新矿。”

10月29日。“我虽然没得到大人从矿泉返回的消息，但知道您9月必定返回彼得堡，所以仍然往彼得堡写信。大人参加处理有关东西伯利亚的事务，一定会对这里的情况感兴趣。也许您还能想起讨论东西伯利亚的各项改革时，曾经有人怀疑：能否把处理边界事务的职权（原属伊尔库次克省省长）交给恰克图直辖市市长。他们竭力证明说，这种作法可能引起库伦当局的不满。就是 294
由于这种怀疑，甚至在恰克图直辖市的条例中都没载明上述职权是属于该市市长的。

“我不能为此指责外交部多疑。外交部只相信前任恰克图边防官和自己临时派去的官吏所提供的情报，并且完全依据这些情报行事。不过这种怀疑并没有任何妨碍，列宾捷尔[1]自从当上市长之后，便直接代替扎林同中国当局打交道，并通知对方，他经常办公的地方是特罗伊次克萨夫斯克。当时我正在恰克图，后来他派专人给我送来正式报告和私函，我从中了解到，库伦当局对我们

① 尼古拉·罗曼诺维奇，娶 A. C. 特鲁别次卡娅小姐（十二月党人的女儿）为妻，后来曾任国民教育厅厅长和基辅学区督学。

这种变动不但沒有感到受辱，反而十分满意地接受了。他们表示希望，由于我国的省长更接近边界，可以使一切可能出现的边界问题更迅速地得到解决。列宾捷尔和我都将此事正式上报外交部。此外我给卡尔·瓦西里耶维奇伯爵① 写了封密函，请他增加经费供库伦派来的中国信使和我国派往库伦的信使用，还请他把理藩院致我国枢密院的公文的内容告诉我②，因为我们这里不能拆看。然而，在中国的目前局势下，根据彼得堡今年2月同理藩院的交涉情况，似乎这里很有必要提早三个月就了解中国来文的内容和精神。

"从那以后我再沒敢给涅谢耳罗捷伯爵写信，因为我根据痛苦的经验体会到，凡是超乎常规的设想和建议，都会受到误解和歪
295 曲。然而这里的形势却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的内乱可能迫使中国政府向我们求援，如果不幸，这次骚乱发展得特别迅速，理藩院除向我国枢密院行文外，还会就此事同这里的地方当局联系，那时我该不该答应他们？当然我会根据我国自古以来对中国政府的友好关系和我国一贯支持他国合法政府平定叛乱的对外政策来作出这种答复。但是，这种答复是否同巴麦尊勋爵③ 的行动类似，而且会不会使亚洲司满意呢？——我不知道，也不敢讨教。如果不等我请求，他们就能给我一份关于此事的指令，那就好了，因为彼得堡方面也不会知道中国政府的处境如何，中国政府出于无奈，很可能采取非常措施"……

11月5日。"我在彼得堡期间，上面曾要求我为涅尔琴斯克

① 涅谢耳罗捷。

② 东西伯利亚总督当时的处境，是令人奇怪的。北京理藩院致我国外交部（当时对中国称作枢密院）的公文通过他转递，用信封封好，不许拆开，因此公文内容他需要过好几个月之后才能知道。

③ 巴麦尊（1784—1865年），英国反动政客，曾积极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运转。——译者

矿厂拟定一份新章程草案。我拟好之后，呈给陆军大臣了。但在处理矿厂农奴改编问题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份草案，涅尔琴斯克矿厂仍然归财政部管理，所以这份草案就留在财政部了，这回他们更加仔细地看完了，因为这些矿厂没有划归军事部门，仍然归内务府管理。费多尔·巴甫洛维奇伯爵[1]曾答应过我，他提过意见之后，仍然把它寄还给我，但是已经半年多了，这份文件仍然留在财政部，至今没还给我。我担心财政大臣提过意见之后会把它直接交到大臣委员会或国务会议，我尤其担心矿务司可能在草案中作某些改动。如果他们已经把它提交给大臣委员会或者国务会议，我恳求大人注意这件事。如果他们真的这样作了，这就说明矿业部门不打算让我看他们已经作出的改动。

"无论是大臣委员会或者国务会议，都不可能了解我国矿业管 296
理的详情，在这种情况下避免错误的唯一办法，就是授命财政大臣把这个草案连同他的意见和改动一起交给东西伯利亚总督以便结合当地情况作通盘考虑。因为这件事是陛下授命本人着手作的，如今由于设立了外贝加尔省和任命了该地驻军司令，情况大有变化。尽管我在那份草案中也提到外贝加尔的省治问题，但是当时这个机构还没有建立，因此不可能详细阐述省署机构对设在外贝加尔省的矿业部门的领导关系。这件事又不得不麻烦您，请您原谅。但在目前这件事几乎是这里最重要的事，我尤其担心的是那里会不会按照矿业部门的精神作出一项决定，从而破坏了外贝加尔省的整个事情。感谢上帝，外贝加尔省的一切事情都可望成功，就是矿业部门也可能如此。

"衷心祝贺大人的健康经过高加索的疗养，能够经受住在彼得堡将要遇到的一切敌对分子的摧残，——您的健康对各个地方的事业的利益都是珍贵的，而对东西伯利亚说来，尤其如此。我这样

① 符隆钦科。

说，沒有丝毫利己之心，我应该补充一句，一旦我离开此地，您对东西伯利亚的赞助就更不可少了……”

11月8日。“方才获悉大人返回彼得堡，非常高兴，便急忙向大人表示衷心的祝贺。这种祝贺说起来，很象禁卫军士兵祝贺自己长官的命名日一样。

“我同时接到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一封十分亲切的信。亲王殿下给我寄来几份海军条令，并告诉我说他将去威尼斯过冬，希望我常常向他报告东西伯利亚的情况，主要是堪察加和阿穆尔河口的行动进展情况。”

# 第三十四章　1851 年

穆拉维约夫呈给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报告　亲王给穆拉维约夫的手谕　297

穆拉维约夫接到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于 10 月 2 日发来的手谕，知道亲王很想详细了解东西伯利亚的真实情况。他便遵照亲王的愿望，于 11 月 12 日从伊尔库次克向亲王呈上一份报告①："蒙殿下赐函，深感荣幸。殿下对东西伯利亚事业关怀备至，对我恩宠已极，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我这里有关堪察加的最新消息是 8 月寄来的，而有关阿穆尔河口的情况则是 9 月寄来的。当时各地尚称顺利，只是深感船舶不足。今后可望于 1 月、3 月与 7 月从涅维尔斯科依处获得消息，因为根据他的安排，冬季邮车自彼得冬营至阿扬可以往返三次。

"目前，外贝加尔省正奉旨进行改革，而且中国境内事变又一再发生，凡此种种使我已无暇他顾。谨将以下情况呈禀殿下：东西伯利亚的四个边防营已全部调往外贝加尔，拟建立一支炮队直属该四营；哥萨克边防军将重新整编，此后服役与作战的人数皆可大 298
大增加；二万九千名涅尔琴斯克厂矿工人已编入哥萨克军，拟将他们编为十二个步兵营。这一切都是遵旨而为，外贝加尔省的建制也如此。以上诸事作得非常适时。外国报刊称，中国革命②将迫

① 这份报告以及以后的历次报告与亲王的手谕，都是已故的御前大臣戈洛夫宁奉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殿下之命交给 M. C. 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并赋予公爵在本书中发表这些文件以及交给他的其他文件的权利。

② 原文为 переворот。——译者

使俄国抽调相当兵力去西伯利亚守卫边境，这样势必要削弱俄国对德国事态的影响。然而，我国并未从帝国西线抽调一兵一卒，不费吹灰之力，便在此地屯驻了重兵。这样一来，不仅我国边境不会因中国革命受到丝毫影响，而且必要时，我们还能援助与我国友好的满清朝廷。

"在设置恰克图直辖市时，彼得堡深恐中国对此不满，库伦办事大臣可能不愿舍伊尔库次克省长而俯就恰克图市长。此种忧虑，象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库伦办事大臣已与恰克图市长取得了联系，而且库伦办事大臣派出的信使自特罗伊次克萨夫斯克返回后，也一再向他们的上司表示，对此项变动感到满意。他们深信，我省署移近边境，只会有助于更迅速地解决边务问题。彼得堡还担心，1850 年我国在阿穆尔河口设立贸易站可能引起中国不满，此种担心也同样毫无根据。今年俄中在恰克图的茶叶贸易较去年成交更多；中国为应明年年初贸易之需，现在已于中国的张家口城①（该城位于叛乱区域之外）备妥大批茶叶，足敷我国所求。但是，中国革命若长此继续下去，规模日益扩大，我却不能不对此项贸易的前景表示忧虑。我一向深信，中国发生任何革命对我国贸易以及我国对华的一切关系都有害无利，因此我衷心祝愿中国皇帝迅速平息骚乱，恢复受外国人的挑唆而遭致破坏的秩序。

299 "殿下去威尼斯过冬，看来东西伯利亚已难望殿下于 1852 年驾临。鉴于此地尚有种种疏漏之处有待弥补，加之各项改革发轫未久，殿下如能将访问推迟至 1853 年，则无论对殿下或者对东西伯利亚都更为方便。窃以为，殿下此行，绝不仅为视察伊尔库次克一地，而且该地也不值殿下为之长途跋涉，更何况自从政府瞩目东西伯利亚东部边陲以来，伊尔库次克已失去往昔的意义。1852 年

① 原文为 Калган。——译者

夏，此地要有一批猎户迁往阿扬驿路上的阿尔丹河和马亚河沿岸，地点有他们自己选的，也有官方指定的。同年(1852 年) 内，还将试造一艘航行石勒喀河的轮船。窃思，1853 年 5 月之前，喀琅施塔得须派运输船一、二艘，以加强我堪察加海军的实力，而俄美公司也会调拨若干艘近海轮船至冬营。殿下若于 1853 年夏到此巡视各地，甚为方便。请容我再赘言一句，殿下若决意于 1853 年夏莅临，务请将确切行期于明秋之前赐告，使边远地区能将河上与海上一应运输工具早为备齐。殿下东来，我等不胜欣慰，翘企之余，不免要再赘述一二。谨斗胆启禀，殿下此行如欲于一夏之内遍历东西伯利亚，并巡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此港颇值殿下一顾)，则谨请殿下务于 5 月末莅临伊尔库次克。6 月可经雅库次克赴阿扬港，7 月至海上，8 月末便可返回伊尔库次克。9 月时，或赴外贝加尔省或乘驿车返回圣彼得堡，都十分方便。这样，从殿下自圣彼得堡启程算起，遍历东西伯利亚各省名胜地方，然后再返回，需时最多不过五个月。

"呈禀至此住笔，不敢再劳殿下分神。殿下命我不时将东西伯 300
利亚事务禀报，实乃对我的格外恩典，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亲王收阅穆拉维约夫这份报告后，于 12 月 24 日 (1 月 5 日) 发来手谕："您于 11 月 12 日(24 日)从伊尔库次克的来信，我于 12 月 23 日 (1 月 4 日) 在威尼斯收到。您告诉我许多有趣的令人快慰的消息，使我非常满意，特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来信中提到我想去东西伯利亚一事，您没有猜错；不过，这一愿望何时方能实现，尚难预料。纵令情况允许，也须有时间进行充分准备，方能不虚此行。其实我很喜欢通过您的书信了解西伯利亚，您能告诉我有关该地的一切情况，我表示衷心感谢。请您向我详细介绍以下几件事：已故斯彼兰斯基的行政设施十分有名，长时期以来都认为是最完善的；我很想知道这种完善究竟表现在哪里，有何特殊之处，现

在对该地是否适宜，适宜到何种程度？另一件是恰克图贸易。据说恰克图贸易的衰落是由于我国商人不同心协力，并有出身于店伙的小商贩参与其中等等。我很希望得到一份关于这项贸易进行的程序以及将来改善办法的简要记述。最后，第三件是税收制度。这件事在各地都十分重要，而西伯利亚远离京畿，具有地区的特点，因而有更重要的意义。

“这几件事您都十分熟悉，您为我写几篇简略报告，一定不会有什么困难。因此我才想麻烦您。来信中所提中国的造反，此间谣言四播，有的甚至说皇帝已经退位，逃之夭夭，而叛军首领已经控制北京。我很想知道这些消息是否属实，是否报界的杜撰。”

# 第三十五章　1851—1852年

涅维尔斯科依率领的阿穆尔考察队的活动　博什尼亚克中尉在尼古拉耶夫斯克　涅维尔斯科依就考察队活动呈给穆拉维约夫的报告　穆拉维约夫关于此事的指示　穆拉维约夫向彼得堡报告自己的活动　彼得堡的答复　中国的骚乱和彼得堡的阴谋　穆拉维约夫的心情　他给他的堂叔穆拉维约夫（卡尔斯基）的信　后者的回信　英诺森大主教对阿穆尔事业的看法　穆拉维约夫呈给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报告　涅维尔斯科依的活动 301

海军上校涅维尔斯科依率领的阿穆尔考察队，于1851年初又回到鄂霍次克，从这里乘“贝加尔”号运输船，同俄美公司的“舍烈霍夫”号帆船一起，向彼得冬营进发。“舍烈霍夫”号驶近幸福湾海岸，彼得冬营已隐约可见。这时，船上突然漏水，船身开始下沉。多亏风往海岸吹，加之浅滩又近，“舍烈霍夫”号迅速驶至浅滩，才使全船人员免于淹死。与此同时，涅维尔斯科依乘的“贝加尔”号运输船在幸福湾的入口处搁浅了。

彼得冬营一共只有三座小房，还有一只“鄂霍次克”号运输船，已经破旧不堪，放在幸福湾的岸上。涅维尔斯科依改乘彼得冬营派来的两只舢板来到冬营之后，首先派自己船上的全体船员（共五十名）和刚从堪察加赶到这里的“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的海员去卸下沉船上的货物。卸完后，于8月5日他率领博什尼亚克中尉和二十五名船员，乘一只快艇和一只大兽皮船从彼得冬营出发，

302 驶往阿穆尔河口，到库艾格达岬附近去建立屯营地。该地一年前曾设立过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涅维尔斯科依驶近库艾格达岬，于8月9日在利奇杜湾岸边占了一个据点。是日，他又折回彼得冬营，留下博什尼亚克中尉和二十五名船员在该地驻守。这些船员在鄂霍次克时曾几次企图逃跑，但更好的船员又无处可寻。粮食和面包干只够一个月吃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冬营没有一只多余的舢板，冬季只有四对狗，而且瘦弱不堪。因此只好雇基立亚克人运送粮食。10月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搭了两座帐篷，盖了浴室、房屋，还修造了鹿砦，以防基立亚克人的袭击。当时，他们都害怕基立亚克人。

俄国人来到阿穆尔河仅仅两年，便引起了一些后果：当地的一切物产本来都不值几个钱，但现在却上涨了九倍多，连租狗拉雪橇一个月也要三十个卢布银币。因而皮货，尤其是貂皮的利润，也大为增加。我们对周围居民的影响十分显著，П. В. 舒马贺尔写道："穆拉维约夫收到了涅维尔斯科依上校于1851年11月寄自彼得冬营的报告，他从报告中看出：我们的影响在逐渐扩大，在基立亚克人土地上建立的屯营地日益增多，因而需要增添船员和沿海船舶。此外，他从俄美公司的反映中得出结论：这支考察队已成为该公司的沉重负担，'舍烈霍夫'号在冬营附近遇险之后尤为明显。他考虑到占据阿穆尔河口是国家大事，应该充分利用两年来我们在那里活动的成果，因此，他最关心的是，占据这些地方时，一切活动都按部就班地进行，否则，虽有良好的开端，事情也会半途而废。有鉴于此，他认为阿穆尔考察队的建制有必要按下述各项进行合理的调整：（一）从第四十六海军陆战队四个连队中派一个连到基立亚克人地区驻扎，并派去相当数量的校官、尉官、工匠，派去一名牧师、一名医生，设立堪察加军医院分院；（二）派去五十名哥萨克和
303 一名军官；（三）所有上述人员都享有特殊待遇，按特为他们制定的

编制草案领薪，他们归考察队队长直接管辖（该考察队皆由总督属下的海军校官组成）；（四）解除俄美公司所承担的在该地区进行测绘和屯营的一切义务；（五）该公司所受到的损失折价赔偿。

“这一建制正确地规定了考察队的规模，使之具有严整的编制，同时，在政治上亦无任何改变和不便之处，因为我军在该地驻扎两年一事，不但中国知道，其他国家也都知道。无论中国或者其他国家，都深信不疑，上述人员属于俄美公司，而不是官方的。同时，我们同中国在该地边境上的友好关系也越来越巩固。

“穆拉维约夫为了满足涅维尔斯科依的要求，立刻下令给他发去供十二张病床用的药品及其他什物。1852 年通航期伊始，他就下令从鄂霍次克调派一切可能调派的海军士兵和哥萨克去补充彼得冬营的兵员，并送去足够全体人员吃到 1853 年通航期的粮食。

“穆拉维约夫把这些情况都向彼得堡作了报告。彼得堡答复说：‘皇上历来希望，我国同东亚地区的、从前我们不熟悉的民族交往时，务必十分谨慎，不可操之过急。在当前情况下，总督所提出的有关措施和指令尚嫌过早，故须缓行。’”①

关于赔偿俄美公司损失的问题，诏令提交基立亚克委员会决定。彼得堡所作出的唯一的决定，就是派遣一名牧师到阿穆尔河口。

中国的造反和彼得堡的阴谋在同时继续着，穆拉维约夫心神不安，十分苦恼。涅谢耳罗捷伯爵同往常一样，竭尽全力反对穆拉维约夫迅速占据阿穆尔的一切建议。所有这些情况使穆拉维约夫大为沮丧，精神非常痛苦。他经常想，如果换一个比他更受信任的 304
人来治理东西伯利亚，是否对事业更为有利。他同他的叔父穆拉维约夫（卡尔斯基）经常通信，无话不谈。1852 年他给叔父的信中写道：“我能不能活过今年冬天，只有上帝知道；我心中神圣的火焰

① 《俄罗斯档案》，1878 年，第 3 卷，第 264—266 页。

在渐渐熄灭，这我每一天都能感觉到。有时还能迸发出一点点火光，然而越来越少了。有人竟然当着十位大臣的面，说我作这些事都是出于虚荣心，想为自己建立一座纪念碑。我发觉，这种见解已经根深蒂固，不管我作什么事，他们都要用这个尺度加以衡量。温和一点的人则说我操之过急。如果这一切只是因为我在这里作总督的话，那么我是否应该死掉，或者离开这里，以免影响百年大业。假如换一个人，他们也许会相信：我们必须行动，以免永远失去我们自己的东西。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因不受信任而感到遗憾。您来信说，我将进退维谷；请原谅，即使现在我也知道何去何从，我们只是夫妻二人，而且没有任何苛求！”穆拉维约夫（卡尔斯基）给他回信说：“应该斗争，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如果没有斗争，我们的一生就会黯然失色。”

不过，为阿穆尔事务如此难过的不只是穆拉维约夫一人，还有一位同情他的人，那就是我国最著名的传教士英诺森——堪察加、千岛群岛和阿留申群岛的大主教（后来任莫斯科总主教）。他受到穆拉维约夫的特殊信任和尊敬。当时英诺森大主教正住在阿扬：他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十分了解俄国在远东的利益。早在1843年，他就十分关注我国阿穆尔事态的发展，他不单单出于政治目的，而且还想借此向中国边民顺利传播福音教义。阿穆尔地区并入俄国一事所受到的一切阻碍和拖延，英诺森都感到非常痛心。这可从他写给 H. Д. 斯韦尔别耶夫① 的信中看出：“每当想起阿穆尔河上一个又一个地方，每当设想阿穆尔的远景，而又知道有
305 人公然不赞成，甚至反对阿穆尔事业，这时，就不能不考虑：难道这些人真能得逞吗？如果当真如此，那定是上帝的安排；凡是上帝的安排，无疑都是有益的，因此只能俯首听命。看来，我们占据阿穆

① 尼古拉·季米特利耶维奇·斯韦尔别耶夫当时在穆拉维约夫手下任外交事务的专差官。

尔的时机尚未成熟……也许阿穆尔不该由我们占据……但是可以肯定说，只要我们放弃阿穆尔，美国人或者英国人就会立刻去占领。他们对待我们的邻居就不会那样客气了，他们会立即把瑷珲居民赶到山那边去(此山与阿穆尔河平行)，之后，还可能继续向前推进……不过，这一切都听从上帝的安排吧！……"①

关于中国事态，穆拉维约夫于 1852 年 2 月 11 日从伊尔库次克向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报告说："昨天荣幸收到亲王殿下于 12 月 24 日从威尼斯发来的手谕。亲王所询之事我当在本周内尽力备出一份条陈具报。昨天同时还收到北京来信，今将官方的和私下获得的消息一并立即报告殿下。11 月 24 日北京来信说：'南方的骚乱是反朝廷的，目前尚未平定；直隶省内亦有骚乱和抢劫事件出现；海盗肆无忌惮地在中国沿海地区登陆骚扰；凶恶贪暴的民族正在袭击中国的西部边境；甚至满洲也不安定。所有这一切使中国政府颇为不安，不过中国政府已采取了极严厉的镇压措施。与此同时英国人据说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乘轮船秘密巡视中国沿海地区。'

"收到北京的信件之前，1 月 20 日曾有一信使从张家口(中国城市，在北京西北四百俄里)来到买卖城(恰克图附近的中国贸易市镇)，带来了商业消息，但是从张家口和北京方面，并未带来任何十分可靠而又特别不利的消息。从这些情况可以得出结论，中国 306
政府正处于困难境地，对英人似乎有意的示威尤感不安，但是，还没有发生任何大的变动。有关同我国进行茶叶贸易的消息，还是十分有利的。一个月之前，我收到了涅维尔斯科依入冬以来的第一封信，这封信是 11 月 2 日发来的。那里和从前一样，一切尚好。不过根据他的正当要求和对形势的估计，我不得不呈报，伏乞政府

① 见伊万·巴尔苏科夫著：《莫斯科教区和科洛姆纳教区总主教英诺森传——根据他的著作、书信及同时代人的叙述辑成》，莫斯科，1883 年，第 321—322 页。

酌情拨款资助，以进一步加强该项事务。

“在同中国的一切边界交涉上，我的言行一向极为谨慎，也可能过于拘谨了。但亲王殿下知道，凡是与外交部有关的事务，我的活动范围都受到极大限制。鉴于中国当前的形势，为了俄国的利益，如果能够给予这里的总督以更大的信任，无疑是适当的。

“与此同时，涅维尔斯科依上校的积极活动丝毫也未削弱。他是一个真心的爱国者，在穆拉维约夫总督顽强精神的鼓舞下，坚定不移地向前迈进。他不顾任何人反对，仍然继续进行考察。涅维尔斯科依于2月派博什尼亚克中尉乘雪橇前往萨哈林岛，命他横越该岛，到鄂霍次克海沿岸考察，据说那里有许多良港。给他派了一名基立亚克人波兹溫作向导，让他携带一个月的面包干和一个带在手上的指南针。

“博什尼亚克中尉沿阿穆尔河口湾来到拉扎烈夫岬，穿过鞑靼海峡最狭窄的地方（七俄里），进入波哥比屯。拉雪橇的狗已经疲惫不堪，干粮所剩无几。博什尼亚克带上最必需的东西，走向山口，来到特马河，他从这里直到特马河流入讷湾的河口，在长达八十五海浬的地段上进行了目测，绘成了草图。

“博什尼亚克到塔尔吉屯后，脚部脓肿，难以行走，衣衫褴褛，饥饿不堪。当他发现波兹溫还有几块面包干时，甚为高兴。需要往回走时，由于饲料不足，狗已瘦弱不堪，无法再拉雪橇。沿岸的冰已开始融化，被水冲走，只好在陡峭的悬崖上爬行。大约走了五
307 天，复活节那一天，博什尼亚克才来到特克屯，从一个偶然来到这里的阿穆尔河上的基立亚克人那里买了一块新鲜的鳇鱼肉，算是开斋了。这个基立亚克人于4月3日把他送到尼古拉耶夫斯克。他洗过澡，吃过新出炉的面包和俄国菜汤，顿时感到精神倍增。四十天沒离身的破衬衣，散落了下来。就在这时，他写出了考察萨哈林的报告，绘制了地图。

"4 月 18 日涅维尔斯科依派遣考察队赴阿穆尔。一个月后，队员到达乌赫特尔屯，现名博哥罗次科耶村；5 月 29 日溯阿穆尔上行。这一带的右岸，直到克托沃屯为止，已由海军准尉契哈乔夫和地形测绘员波波夫勘察过了。"①

涅维尔斯科依把博什尼亚克中尉和契哈乔夫准尉的考察情况报告给穆拉维约夫，同时建议，为了能从近处监视从南来的船舶并考察鞑靼（满洲）海岸，必须占领迭卡斯特里湾以及与之相邻的阿穆尔河岸上的奇吉屯。

① 引自 M. C. 沃尔康斯基公爵家藏文献。

# 第三十六章　1852年

308

穆拉维约夫就东西伯利亚事务呈给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报告　他再次巡视外贝加尔省　亲王殿下给穆拉维约夫的手谕

穆拉维约夫清楚了解他在治理东西伯利亚方面所担负的重要使命；为了使东西伯利亚的天然边界得到保障，并使这一地区永远归属俄国，他夙兴夜寐，不辞辛苦，这一点在他呈给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几份报告中表现得很明显。在这些报告里，穆拉维约夫向亲王详细介绍了我国远东地区事务的情况。

2月20日。“殿下所询之事，不敢赘述，谨就斯彼兰斯基的建置设施，恰克图贸易与直接落到百姓头上的西伯利亚税制诸事，略陈己见，写成简要报告一份①，呈致殿下，恭请钧裁。我治理东西伯利亚，主要是想对该地区进行内部建设，更主要的是保障人民的福利。遗憾的是，此事在这里近三十年来一直被放在次要地位。然而统观东西伯利亚的现状和它将来对俄国的作用时，应该说政府在此地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帝国的天然边界。遗憾的是，这件事无
309 论是斯彼兰斯基，无论是他的前任和后任，都丝毫未加注意。我们只是在不久以前才开始谈论堪察加、东洋、鄂霍次克海、阿穆尔河口、阿穆尔河以及与之毗连的外贝加尔省，可是，我们对这些海洋注意的程度较之外国人还相差很远。中国和日本逐渐变成了英美的猎物。富有进取心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正迅速实现自己的计谋。

① 遗憾的是这份报告现已散失。

关于英国的轮船，我以前曾谈过；而美国的轮船，根据帕尔默尔的计划，明夏即将渡海开赴日本，全副武装，准备动武。四十年前，我国最著名的一位航海家曾指出应取日本，可是现在无疑已经晚了。不过，按照地理形势，假如俄国占据阿穆尔河可以通航到上游，并在这条河上发展航运，那么毫无疑问，它还有希望在这些海洋上取得哪怕是第二等的地位。然而在目前形势下，中国事态发展极为迅速，各种事件层出不穷，因此很难保证再过几个月，由谁来取得或控制这条河上的航行权。”

4月21日。“根据12月11日从堪察加来的和2月21日从彼得冬营来的全部消息，那里一切都很顺利。涅维尔斯科依正在加紧考察，扩大影响，发展贸易。他已经同满洲商人定约，让他们运来茶叶和其他商品进行交换。

“有关基立亚克人土地归属的疑问，事实上已就地澄清。但是，外国军舰经常出入鞑靼湾和迭卡斯特里港，以及美国船队远征日本，都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我们必须迅速采取措施在伊尔库次克同涅维尔斯科依建立密切联系。因为根据一切迹象看来，我们的邻国只想让我们单独来防守阿穆尔河口，同时阿穆尔两岸的居民也都指望得到我们的保护。涅维尔斯科依的信中还说，他从满洲人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据说从阿穆尔河口上行九百俄里，左岸上有一座俄国人的村庄。另外，从基立亚克人那里得到一个十分不幸的消息，据说我们有一条船在日本虾夷①岛海岸撞坏了，四名俄国人被俘上该岛。这两条消息都十分可靠。这里早就传说涅尔琴斯克厂矿有许多逃犯已逃到阿穆尔河上定居下来。在日本被俘的人员，一定是不幸的‘库利尔’号运输船上的，这条船于1850年 310
9月14日驶离鄂霍次克，然后，就失踪了。这两件事当地总督本来责无旁贷，应出面处理，然而我们都没有权力过问。”

① 虾夷是北海道的古称。——译者

入夏，穆拉维约夫率领 Б. В. 司徒卢威和 М. С. 沃尔康斯基两位官员，再次巡视外贝加尔省全境，视察了工厂和金矿，沿石勒喀河乘马前进，一直来到格尔必齐河。在归途中，他把 М. С. 沃尔康斯基留在涅尔琴斯克扎沃德，任命他为当时新成立的涅尔琴斯克矿务经理处专案审查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主席为索洛古勃上校。这个案件揭发了矿业部门的营私舞弊现象，这就为穆拉维约夫树立了更多的政敌。他还到了彼得洛夫斯克扎沃德，那里正为即将进行的考察工作制造"额尔古纳"号轮船。

下面简单谈谈穆拉维约夫涉及西伯利亚其他民族的一些活动。据 Я. П. 希什马廖夫[1]的记述："他从彼得堡来到西伯利亚之后不久，第一次巡视外贝加尔时，访问了特罗伊次克萨夫斯克的俄蒙学校（这所学校是用布里亚特人自愿捐助的钱开办的），曾命令该校进行改革，这些改革后来都获得了良好的效果。他还命令各山村学校开设俄语课。在外贝加尔地区实行了改革后，设置了独立的行省，任命了省长。穆拉维约夫责成该省省长处理布里亚特人的事务，主要是审理土地产权的争讼和对布里亚特地方当局的营私舞弊勒索行为的控告。尽管大部分布里亚特人（皆来自蒙古）根据沙皇或委员会的指令都得到了份地，但是土地的产权问题多年来一直混乱不清。这种产权不清的现象给地方当局造成了发财的机
311 会，正因如此，所以他们都尽量拖延审理和了结这些案件。对布里亚特各族长的合法摊派和非法勒索的控告就更多了，这些罪恶行为只是靠了有力措施和授予穆拉维约夫的权力才得以杜绝。这样就结束了布里亚特人的族长统治，并代之以选举产生的首领。

"由于穆拉维约夫的关怀，布里亚特人的农业得到了发展，并且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穆拉维约夫一向平易近人。为了实现增进布里亚特人福利的意图，他在巡视外贝加尔时，不仅给下属机

① 俄罗斯帝国驻库伦总领事。

关发布指示和下达命令，而且还经常亲自向布里亚特人的族长们提出各种建议。关于布里亚特族的喇嘛教，经皇帝批准颁布了一份条例，规定汗巴喇嘛须经皇帝加封；寺院里的喇嘛人数要有一定的限制。

“且不谈这份条例好坏，这里只想说明，它是根据穆拉维约夫的意见颁布的。按照这份条例行事，如果不能结束，至少也要削弱布里亚特喇嘛在宗教上对蒙古和西藏的依附关系。在经过实践拟出更为合理的条例之前，这份条例作为暂行措施，无论如何是必不可少的。穆拉维约夫对他治下的布里亚特人十分关怀，他把布里亚特人班查洛夫视为亲信，委任他为自己的专差官。该人曾毕业于喀山大学，现在任职于涅尔琴斯克行政部门，负责收缴实物税。穆拉维约夫通过班查洛夫了解布里亚特人的生活和需要，并委托他办理布里亚特人事务。后来，他还派遣阿巾的布里亚特喇嘛医生巴德马耶夫去圣彼得堡。这位喇嘛医生大概是在奥布霍夫工人医院经过考查之后，方获准以西藏医生的方式行医的。总之，直到如今，穆拉维约夫在布里亚特人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位公正而果断的长官，每当忆起他时，都感到极为亲切并充满感激之情。”

对Я.П.希什马廖夫的这份简短的记述，我们还应该补充一点。东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人经常得到穆拉维约夫的同情和关怀，他的行政措施，无论对布里亚特人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福利，还是对当地行政和宗教机构的整顿，都有良好的影响。出于对布里亚特人的特别关心，穆拉维约夫把伊尔库次克省布里亚特人的事务交给自己的官员 Б. В. 司徒卢威和伊尔库次克专员柴可夫斯基办理，外贝 312
加尔省的这类事务，则交给上乌丁斯克专员 Ф.А. 别克列米舍夫①

① 内务部档案中保存着穆拉维约夫呈交的大量公文，证明他在处理西伯利亚其它民族事务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很遗憾，我们为使本书早日问世，未能对档案中与此问题有关的文献进行详细研究。

办理。

穆拉维约夫再次巡视外贝加尔省期间，曾收到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两份手谕，一份发自威尼斯，另一份发自驶近底里雅斯特的"弗拉基米尔"号轮船。6月2日他给亲王殿下写了一份报告，回复这两份手谕，报告他检查新由矿厂农奴编成的哥萨克军的结果："去年我曾有幸报告殿下，圣彼得堡所讨论的几件大事，包括哥萨克边防军的改编和将三万矿山农奴编成哥萨克步兵两件事。现在我已经看到由这些农奴编成的十二个营，他们在服役集训地点欢迎了我。他们排成营纵队，作了极为整齐的转弯动作，作了展开队列动作，有些营还操练了列队行进。他们离开农舍，放下木犁，参加训练仅仅数日，即已取得如上成绩。由于士兵口粮严重不足，今年步兵的所有集训皆未超过十日。粮食不足是因为去年歉收，加之前任矿务长官已把他们的粮库搜刮净尽。骑兵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有的地方去年上半年只有三百名哥萨克服役，今年我却看到一个拥有两千人的骑兵旅。他们队列排练得十分熟练，完全可以投入战斗。另一个骑兵旅只有二百人，几乎也同样整齐。近日我即可看到布里亚特人的骑兵旅，听说他们练得特别用心，可是去年他们连什么是队列也不懂。

"亲王殿下，今年10月您在圣彼得堡将会看到已由此地派赴正规部队的一些队伍。恳请殿下特别留意直接由农奴编成的那些步兵队伍。不过，派到彼得堡的队伍还不足以说明此地军队的
313 全貌。如果亲王殿下明夏能莅临驻地检阅这里的所有部队，我将感到万分荣幸。此地俄罗斯人的才智实令人惊异，但原来的哥萨克边防军，现在的外贝加尔军骑兵部队，在这方面无疑最为出色，他们都是古代征服西伯利亚、阿穆尔、鄂霍次克海和东洋沿岸的英雄们的后裔。至少过二个月，夏季邮车才能来，我等待堪察加和彼得冬营方面的消息，凡值得亲王殿下关注之事，定将立即禀报

殿下。”

亲王殿下于8月14日发来手谕，回复这份报告：“您7月2日的来信，我于8月9日收到，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这封信。您将矿山农奴改编成哥萨克军，顺利地实现了自己的设想，我感到由衷的高兴。等您把这些军队派到彼得堡时，我将特别关注他们。请将上述计划详细告知，我对它很感兴趣。预祝您的计划完满实现。现在由于我被任命为西伯利亚委员会委员，西伯利亚地区对我说来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衷心希望您能对该地区作出贡献，您治内的各种事务，皆请告知，我很高兴读您这些报告。”

穆拉维约夫接到这份手谕后，于8月7日①从伊尔库次克给亲王殿下发出一份报告：“亲王殿下7月22日的手谕，我有幸于上月末，从外贝加尔返回之后收到。我每日都在翘望阿扬的邮车，以便向殿下呈报涅维尔斯科依和扎沃依科的最新消息。最近，收到堪察加7日发来的报告和彼得冬营6月30日发来的报告。各地一切顺利。涅维尔斯科依仍然多忙于公事，他坚决要求占据奇吉屯和迭卡斯特里湾。他的理由充分，具体执行也无任何障碍，何况满人还邀请我国商人到奇吉屯（在阿穆尔河上，迭卡斯特里附近）同他们进行实物交换。涅维尔斯科依造了一只小艇，现已开往河口湾、南海峡和迭卡斯特里湾进行测绘和巡航。总之，那里的工作都 314
进行得十分顺利。中国方面并无任何麻烦，不过那里的人要比我们这些远离该地的人更为担心外国人，因为外国人的船只常在特别令人值得怀疑的时刻出没于鞑靼湾和迭卡斯特里湾，而且似乎是全副武装。我同意涅维尔斯科依的这些见解，今将他的所有报告呈交最高当局。”②

① 与前段日期对照，此日期恐有错误。——译者

② 这些文件是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殿下交给M. C. 沃尔康斯基公爵的。

# 第三十七章　1852—1853年

穆拉维约夫呈请占据迭卡斯特里和奇吉屯　皇上未准　315
此一呈请　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给穆拉维约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呈给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报告
穆拉维约夫离开伊尔库次克前往圣彼得堡

涅维尔斯科依呈请占据迭卡斯特里湾及其邻近的阿穆尔河上的奇吉屯①，穆拉维约夫就此事上书 A. C. 缅希科夫公爵，说明迭卡斯特里是鞑靼海湾上距尼古拉耶夫斯克最近的一个地方，从那里便于在阿穆尔河口湾封冻时，监视外国船只在鞑靼湾内的活动。因此请求批准卡扎凯维奇海军中校率领船只于秋季沿阿穆尔航行，以补充阿穆尔河口的海军力量。公爵回复这份呈文时通知说："皇帝陛下听取了外交大臣涅谢耳罗捷伯爵的说明，没有批准占据奇吉屯和迭卡斯特里湾，以及阿穆尔航行的请求，上谕再次提醒您，此事务必十分谨慎，不可操之过急。"对俄国如此重要的事情，竟如 316
此迟疑不前，顾虑重重，穆拉维约夫为之十分焦急不安。与此同时，他接到 Л. А. 彼罗夫斯基伯爵 9 月 5 日的来信，说皇帝陛下命他今冬赴彼得堡。彼罗夫斯基伯爵在这封信里还告诉穆拉维约夫说，他在内务部任职已十一年之久，现已放下此一重担，改任一个比较清闲的新职务，即皇室地产局局长。同时他还说，和自己所喜欢和尊重的旧同事分手，不免有些怅惘。可以想象，穆拉维约夫接到这个消息时，受到了多大的震动。由于彼罗夫斯基离开内务部，

① 基立亚克人的奇吉屯位于阿穆尔河通奇吉湖的支流上，奇吉湖从阿穆尔开始向东伸延，直至迭卡斯特里湾附近，中间只隔有二十俄里的陆地。



000166
000166

穆拉维约夫就在东西伯利亚事务，尤其是在阿穆尔事务方面，同彼得堡上层人物给他设下的种种障碍进行斗争中，失去了一个主要的支柱。我们不准备多谈这封信给穆拉维约夫所留下的印象，只想说，现在唯一使穆拉维约夫感到振奋和欣慰的是，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殿下经常给予他亲切的关怀，尤其是亲王的决心："愿为西伯利亚永远效劳"；因而穆拉维约夫没有失去力量。他不顾彼得堡的一切阴谋，继续不屈不挠地为他治下地区的利益而工作，同时不断把各种情况报告亲王殿下。9月22日他写道："我刚刚将今年在此地进行各种视察的报告发出，邮车便到了，我有幸收到殿下8月14日的手谕。哥萨克军队是我这次视察的主要对象，上述报告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满足殿下手谕中提起的想详细了解这些军队的愿望。西伯利亚将来的意义和繁荣，完全取决于最高当局对它的重视程度。由于皇太子殿下、亲王殿下参预西伯利亚委员会事务，这一地区的工作，无疑将取得最为理想的成果，东西伯利亚的工作更是如此，因为东西伯利亚就其地理位置说来，对整个帝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317 "亲王殿下恩准我将我治内的各种事务向殿下报告，我认为这是莫大的荣幸。谨此向亲王殿下表示虔敬的谢意。"

现在来谈谈阿赫杰中校率领的考察队。这支考察队当时已经完成了穆拉维约夫所规定的考察任务。阿赫杰中校于1852年底返回伊尔库次克，带来有关阿穆尔边境地区的极其重要和有用的材料。阿赫杰中校根据他和考察队队员在斯塔诺夫山脉北坡和南坡所获得的这些材料，还绘制了一幅地图，标明：中华帝国的当地居民认为阿穆尔左岸哪些地方是属于他们的，从哪里开始是属于俄国的。阿赫杰中校还带来了关于阿穆尔河流情况和对在这条河全线航行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材料。在此之前，关于这些情况只是从一个被流放的逃犯古里·瓦西里耶夫的供词中了解到一些，

该犯曾乘船漫游阿穆尔河。

阿赫杰返回后，穆拉维约夫曾拟于1853年初再赴彼得堡，但考虑到各种情况，他认为应该让阿赫杰中校携带考察的详细报告先期赴彼得堡，于是便让他出发了。

阿赫杰中校来到彼得堡，尼古拉一世命他待穆拉维约夫将军抵京后再将所有这些事务上奏①。

穆拉维约夫并未忘记将阿赫杰中校的活动和他自己拟赴彼得堡一事向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报告。他于10月9日写道："上周此地接到亲王殿下就任海军总参谋长的命令，因此，我有幸随这封信呈上涅维尔斯科依在幸福湾附近发现捕鲸船的报告摘要。假如没有以前制定的那种束缚我的策略，涅维尔斯科依所呈报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有许多情况，总参谋部的阿赫杰中校给 318
我的报告，已作了详细说明。他还曾于今年9月22日把报告和地图呈给作战总参谋别尔格过目。我早已知道阿穆尔河河口两岸均不属中国人。涅维尔斯科依和阿赫杰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同时，我军在该地驻防三年，从无人提出异议。何况我军和当地满人相处融洽，同样也能证实这一点。不过，此事我早已呈报过，并收到彼得堡的回文，从那以后我不敢陈述己见了。但我认为，如此重大事务，决不能使之长久处在目前这种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境地。经皇上恩准，今冬我准备前往彼得堡，那时我将有幸将此事向殿下详细报告。"

1853年1月，穆拉维约夫把治下事务作了必要的安排之后，准备启程前往彼得堡。这时他从涅维尔斯科依那里接到了新的消息，因而认为有必要据此向亲王殿下报告西伯利亚的近况，并告知亲王，他即将从伊尔库次克动身赴圣彼得堡。穆拉维约夫于1853年1月30日写道："入冬以来，前两天刚刚收到涅维尔斯科依发来

① П. В. 舒马贺尔：《俄罗斯档案》，1878年，第3期，第272—273页。

的第一批邮件，我急于报告亲王殿下，彼得冬营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一切均好，但是涅维尔斯科依不无根据地诉苦说，俄美公司既沒有给他运去为扩大同基立亚克人和满人贸易所必需的商品，也沒有给考察队运去今后所需要的物资。遗憾的是我无法帮助他，因为目前该考察队还不是官方的。现在，凡涉及该地区的事务，我只能指望普提雅廷将军①，我也只能以此来鼓励涅维尔斯科依。但是普提雅廷有他自己的任务，今年之內能否赶到鞑靼湾和阿穆尔河口湾，尚值得怀疑。

"从堪察加来的最后一次消息，是很久以前接到的，沒有任何重要內容，而从那里来的冬季邮件则要到4月才能收到。在石勒
319 喀河制造'额尔古纳'号轮船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去年年底我曾到过那里，在彼得铁工厂见到了给这艘轮船制作的机器，我希望这艘轮船7月即能完全造好开航。

"等我把此地工作作完必要的安排（尤其是军队和工厂今年的粮食供应问题，由于去年歉收，免不了要多费一番周折），方可于2月中旬离开此地，前往彼得堡。"

穆拉维约夫已启程赴彼得堡，Б. В. 司徒卢威回忆说："我把他送到伊尔库次克—莫斯科驿道的第一站祖耶娃亚站。当车上只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他坦率地告诉我说，他未必能再回东西伯利亚来了，因为最高当局对他不信任，可是要他在自己岗位上坐视国家头等重要的问题受到损害而沉默不语，他是不甘心的，他认为那是一种犯罪行为。'最好是离开，另外来一个人，也许会受到信任。'他说完这句话，便和我告辞了。"②

---

① 海军上将普提雅廷当时率领一支舰队作环球旅行，前往日本和西伯利亚沿岸。这支舰队包括"巴拉达"号、"狄爱娜"号、"阿芙乐尔"号三艘巡航战船和"东方"号纵帆船。

② 《西伯利亚回忆录》，圣彼得堡，1889年，第152页。

# 第三十八章　1853年

320

穆拉维约夫抵彼得堡及其在彼得堡的活动　他上条陈阐述东西伯利亚当时的政治形势并说明必须密切俄国同北美利坚合众国的联系　阿穆尔考察队由贸易考察队改为官方考察队　皇帝诏令俄美公司占据萨哈林岛　穆拉维约夫上奏阿赫杰考察队的情况　皇上和穆拉维约夫的谈话　皇上授予穆拉维约夫白鹰勋章，颁发嘉奖令　穆拉维约夫出国　亚洲司致北京的咨文　H. B. 布谢抵伊尔库次克传旨

俄国同欧洲的破裂已是意料中的事，所以穆拉维约夫于1853年3月末抵彼得堡，研究防守东西伯利亚的各种备战措施。穆拉维约夫心里不太愉快，他预料凡涉及东西伯利亚利益的建议，一到部里定会被束之高阁，因而精神上十分痛苦。尽管如此，他仍然坚定不移地奋斗，力争实现此次彼得堡之行的目的。他抵彼得堡后立即向皇上呈递一份条陈。在这份条陈里，他以其特有的洞察力，分析了东西伯利亚当时的政治形势，谈到了英中战争一旦爆发对我国可能产生的后果，就这些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根据Б. В. 司徒卢威的记载，将这份条陈的内容援引如下：

穆拉维约夫写道："英人在世界各地的行动只有一个目的，就 321
是为了大不列颠的利益！他们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从来不择手段。当然，英国对华战争的借口，可以从他们的外交照会中了解到，但是对俄国的东西伯利亚说来，重要的不是借口，而是事情的实质和这场战争的结果。战争伊始，中国政府即已意识到自己软弱无力，

他们定愿接受俄国的建议和援助。如果我们现在仍象过去那样裹足不前，或者只是从西面探索几条去中国的捷径，在其西部边境增设几处海关，使长达六千俄里的整个东西伯利亚依旧处于一百五十年来的政治方针和制度之下；如果我们还不在东洋采取特别措施，那么，英国对华战争的结果以及他们在中国沿海海军力量的扩大，不仅对我国的对华贸易，而且对我国在那些遥远地区的统治，都将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害，从而永远断送俄国在该地区的整个前途。俄国很早以前就占据了东洋的北部沿岸，因此它比任何其他强国都更有权利、更有力量至少在东洋的亚洲地带实行统治。俄国近一百五十年来在西部边境上进展迅速，而在东部边疆和海洋上却没有进展，这只能解释为地处边陲，十分遥远。不过也不能说，这一时期内，我国政府在这一带毫无活动，事实上我国的活动已扩展到堪察加和日本。但1812年后，上述地区的一切活动均陷于停顿，中国和东洋的任何事件都未能打破这种沉睡状态，直至如今，最高当局还未准我们着手进行此事，也没有给予那些目睹和了解此事之人以陈述己见的权利。从目前事态看来，我们按兵不动，很可能带来不利的后果，而我所担负的职务，使我对这种后果在皇上面前负有责任。"① "穆拉维约夫考虑到这些情况，认为首要的问题
322 是确定远东的俄中边界。但是这些地区远离彼得堡，所以外交部未必全部了解这一问题的详情，更谈不上及时注意中国事态的发展进程，因而不见得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在外贝加尔地区遵照上谕已进行改革的情况下，如能授予当地长官以直接同中国理藩院和我国驻北京的传教士团接触的权利，令我国传教士团通过总督向外交部报告情况并执行部里的指示，这样作无疑更为有利。此一

① 令人遗憾的是，如同M. C. 沃尔康斯基公爵收藏的其他许多档案文件一样，穆拉维约夫的这份条陈也散失了。因此我们这里只好引用Б. В. 司徒卢威《西伯利亚回忆录》中的材料（见该书152—156页）。

变动的目的主要是，使总督在获知有关中国事态的最新情报和我国外贝加尔的改革及其他措施所产生的影响之后，能不失时机地向中国政府提出我国政府的意向和希望，并根据中国政府的答复，同样毫不失时机地执行我国最高当局的命令。当需要当机立断时，时间是宝贵的。而当我们必须抢在对手之前时，时间尤其宝贵；要知道，我们的对手是精明能干的，他们事事都授予自己的地方代理人以全权。其次，第二个问题，同时也是涉及面比较广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国在东洋上的活动。”穆拉维约夫接着写道：“二十五年前，俄美公司曾请求政府占据加利福尼亚，当时该地几乎还无人占领，俄美公司曾表示担心，如果我们不占领，这个地方不久就会成为美国的领土。彼得堡方面当时对这种顾虑表示怀疑，并断言即使美国要占领也是一百年以后的事情。俄美公司曾肯定地说，此事不出二十五年即可成为现实。现在，加利福尼亚变成北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州已经一年多了。当时不该不预见到北美利坚合众国正在北美洲迅速扩张势力，当时也不该不预见到北美利坚合众国一旦立足于东洋，必将迅速凌驾于其他海军强国之上，从而觊觎美洲的整个西北海岸。北美利坚合众国统治整个北美洲，这是很自然的，因此对于二十五年前我们未能立足于加利福尼亚，不必过于惋 323
惜，反正我们迟早要让出去的。不过我们如能以和平方式让给美国人，那我们还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其他好处，作为交换。现在由于火车的发明和发展，比以前更有根据认为：北美利坚合众国的势力必定要扩展到整个北美洲，因此我们不能不预见到我们迟早总要把我国在北美洲的属地让给他们①。但在考虑此种情况时，也不能不看到另外一点，即俄国即使不能占据整个东亚，至少也要统治东洋的整个亚洲沿岸，这也是极其自然的。由于形势所迫，我们已

① 司徒卢威赞叹道：真是有远见！（见司徒卢威著：《西伯利亚回忆录》第155页）1867年我国政府将我国在北美洲的属地全部让给了北美利坚合众国。

经让英人闯入了亚洲的这一地带，英人把他们小小岛国的法律强加于除美洲之外的世界各地，因而使整个欧洲遭受到损害和非难，这也是极其自然的。因为英国的法律并不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只是为了满足大不列颠的商业利益，从而破坏了其他国家的安宁和幸福。不过事情还可挽回，这就要求我们密切同北美利坚合众国的联系。英国正在竭尽全力破坏这种联系，它的代理人在世界各地千方百计地极力离间俄国同美洲的联系。英国在这方面最主要的办法是：占据堪察加或者使它保持荒无人烟的状态，统治中国和日本的东部海岸，从而切断俄国同东洋的联系。毫无疑问，这个计划也包括占据萨哈林和阿穆尔河口。根据上述认识，一方面为了给俄美公司准备一个可靠而又方便的地方，藉以取代北美海岸，另一方面为了使隶属我国的东洋沿岸一带的统治获得更迅速、更可靠的发展，应该立即批准俄美公司占据萨哈林，从这里必然会发展同日本和朝鲜的贸易。”Б. В. 司徒卢威最后写道：“穆拉维约夫虽然不能断定我国当时同中国的关系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达到
324 我国政府在该地区的目的，即沿阿穆尔河航行并将我国西伯利亚边境扩展到该河河口，但是他肯定地说，我国现在同中国进行交涉的办法以及经常惧怕英人的作法，决不会达到预期的结果。如果同中国的交往仍然按照以前的办法和精神继续下去，那么我们奉皇上旨意已经采取的行动，就很容易落空，得不到任何利益和成果。”①

穆拉维约夫呈上这份东西伯利亚事务条陈后不久，皇上就批准了阿穆尔考察队的编制。从此以后，阿穆尔考察队便成了纯官方的考察队。有关占据阿穆尔河口的开支帐目已经同俄美公司全部清理完毕。关于占据萨哈林岛的问题，海军大将康士坦丁殿下立即和穆拉维约夫、俄美公司经理处人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讨论

① Б. В. 司徒卢威：《西伯利亚回忆录》，圣彼得堡，1889年，第153—154页。

后制定出的方案由亲王送交外交大臣涅谢耳罗捷，并要求他必须在殿下本人在场时转呈给皇上披阅。4月11日，皇上诏令授权俄美公司占据萨哈林岛，在该岛享有的特权，同它所占据的其他地区相同，并责成该公司禁止任何外国向该岛移民，无论私自迁入或按双方协议移入，一概不准。萨哈林考察队同已经成为纯官方的阿穆尔考察队完全无关，只是在占据萨哈林岛的初期，当公司还未派出经理人时，经总督批准，考察队使用了阿穆尔考察队的官员和物资。但考察队在政治上受东西伯利亚总督管辖，总督下令为该考察队派去必要数量的官兵①。

接着，皇上命令向他报告阿赫杰上校的考察工作。舒马贺尔写道："这次报告定于4月22日进行，出席的有皇太子、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和陆军大臣。奉令作报告的有穆拉维约夫和阿 325
赫杰上校。同时，阿赫杰上校的考察队和东西伯利亚总参谋部其他人员所绘制的东西伯利亚地形测量图和地图，也都呈给了皇上。4月22日，穆拉维约夫作了报告，他讲得振振有词，论据充足，因而促使皇上下令占据迭卡斯特里湾和与之毗邻的奇吉湖。皇上对阿赫杰上校十分赏识，阅览了所有地图，并详细询问他旅途情况和他所搜集到的情报。皇上看完地图，并把它和尼布楚条约对照之后，指着阿穆尔从布列亚河直至东洋的一段说：'这样一来，这是我们的了！'然后又对陆军大臣说：'请就此事和中国人进行交涉。'

"之后，皇上把穆拉维约夫叫到阿穆尔全图跟前，（手指阿穆尔河口）对他说：'一切都很好，可是我得从喀琅施塔得派兵去防守这个地方。'穆拉维约夫当时答道：'回奏陛下，似乎不必从那么远的地方派兵，'然后手指外贝加尔地区，顺着阿穆尔河向东移，补充说：'可以就近派兵防守。'

"皇上听了这些话，把手放在他头上说：'唉！穆拉维约夫呀！

① Б. В. 司徒卢威：《西伯利亚回忆录》，圣彼得堡，1889年，第156—157页。

总有一天你会为阿穆尔发疯的！'穆拉维约夫回答说：'陛下，走这条路是迫于形势啊！'皇上拍拍他的肩膀说：'好，那就让形势把我们引上这条路吧，我们等着。'

"皇上说完这些话，就让穆拉维约夫走了。当时他自然没料到，还不到一年，他就被形势所迫，不得不去实现穆拉维约夫的预言。

"穆拉维约夫的报告以及他所呈上的全部情报，皇上都非常满意。这从下述事实即可看出：作报告的翌日，穆拉维约夫便受到嘉奖。4月23日颁发的嘉奖令中写道：'卿奉行孤意，恪守朕旨，致力于治下广袤地域之昌盛，竭诚努力，孜孜不倦，堪称楷模；东西伯利亚哥萨克之安置，神速而卓有成效，卿实有权享受朕之特殊恩典。

326 "'为表彰如此卓著之政绩，特赐予朕之皇家白鹰勋章一枚，随嘉奖令同时发下。卿当永享朕之恩典。尼古拉。'"①

我们已经知道，4月22日，皇帝陛下观览阿赫杰绘制的详图时，曾指示陆军大臣，就阿穆尔沿岸从布列亚河直至东洋的一段土地同中国人进行交涉。П. В. 舒马贺尔继续写道："遵照谕旨下达的这道指令，被亚洲司压下了，他们一拖再拖，迟迟不发，直至穆拉维约夫出国就医，才进行交涉。等穆拉维约夫离开彼得堡后，他们却向北京发出自己的咨文，这份咨文的内容无疑只会有损于阿穆尔事务。我们将会看到，亚洲司此举使我国在和中国政府谈判时产生了难以克服的障碍。"② 穆拉维约夫呈请准予沿阿穆尔河以木筏浮运贮备物资、武器、粮食和兵员，此一申请已转交特别委员会审议。

---

① 《俄罗斯档案》，1878年，第2卷，273—274页。

② 《俄罗斯档案》，1878年，第3卷，274页。——原注，这份咨文附录见本书第443页注②。——译者

皇帝批准占领萨哈林岛、迭卡斯特里湾和奇吉湖，这再次表明皇上和最高当局对穆拉维约夫的信任。这个消息是由穆拉维约夫在彼得堡任用幷派赴西伯利亚的布谢少校带到伊尔库次克的。穆拉维约夫在彼得堡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爭，把一切事务都安排得符合东西伯利亚的利益，之后，才出国休养。他请了四个月的假，首先前往马里恩巴德矿泉。

# 第三十九章　1853 年

327　涅维尔斯科依率领的阿穆尔考察队的活动　接到上谕后继续考察　考察队的壮举和考察成果　考察队的成员

现在我们谈谈涅维尔斯科依上校考察队的活动。上谕批准占据迭卡斯特里湾及其附近的奇吉屯，这对涅维尔斯科依进一步考察阿穆尔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穆拉维约夫早在1852 年年初就已提出报告，认为必须占据上述地点。可以预料，这份报告必然要在彼得堡经过许多周折，才能达到预期的结果。退一步讲，即便事情十分顺利，涅维尔斯科依考察队由于身处边塞，也要等好久才能接到彼得堡的批准令。然而这支考察队在1852 年春就到达了指定地点，涅维尔斯科依不愿坐失良机，准备不按指令行事。他非常了解穆拉维约夫本人的计划，深受其计划的鼓舞，而且他自己也坚信，象迭卡斯特里和奇吉这样重要的据点，上面迟早总会批准占据的。于是他便在这两个地方建立了俄国屯营地。

328　瓦. 罗曼诺夫写道："涅维尔斯科依认为，必须从 1852 年夏天起在奇吉屯常设一名俄美公司的经理人，存放少量物资和商品，必须在迭卡斯特里湾建立一座冬营。后一项任务是交给博什尼亚克中尉执行的。

"博什尼亚克根据命令在迭卡斯特里湾建立了冬营，并在那里度过了冬天。1853 年 5 月 2 日，他带了三名士兵乘基立亚克人的

船出发，沿大陆海岸南行，进行测绘。5月23日到达哈吉湾，据他观察，这个海湾位于北纬四十九度，将它命名为尼古拉一世湾（即皇帝港），而把哈吉湾内的一些小海湾，分别命名为：克烈斯托夫湾、玛丽亚湾、奥尔加湾、亚历山大拉湾、亚历山大湾、康士坦丁湾、弗拉基米尔湾、阿列克谢湾和米哈依尔湾。由于粮食不足，博什尼亚克未能继续南行。他从哈吉湾居民那里打听到，从该地乘船往南走十二天，可看到一条大河——萨马尔加的入海处，河口上有一个内湾，再往南还有一个海湾；沿河两岸长着柞树林，河的上游离乌苏里江很近。他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就返回迭卡斯特里湾，给涅维尔斯科依发出了一份报告。

“就在博什尼亚克完成这项任务之后不久，即1853年7月12日，‘贝加尔’号运输船从阿扬来到彼得冬营，将占据萨哈林岛、迭卡斯特里湾、奇吉屯的上谕以及穆拉维约夫的指令交给了涅维尔斯科依。这份上谕当然令涅维尔斯科依非常高兴，而且使他也放了心，以后他便可以更大胆地继续考察了。

“外交大臣建议通过俄美公司占据萨哈林岛，为此政府拨给俄美公司五万卢布，责成它无限期供给一百人以上的费用。为了这件事，涅维尔斯科依按照穆拉维约夫的建议，乘‘贝加尔’号驶往萨哈林岛。为了考察该岛沿岸并选择一个便于占领的据点，他从岛的北面沿东岸而下，绕过南端，穿过拉彼鲁兹海峡；然后又北上，驶 329
达萨哈林岛最狭窄的地带，即九春川河口附近。他认为此处便于观察将要到来的美国舰队的行动，所以于7月21日在此地设立了伊利印斯克哨所，留下了六个人和一只基立亚克船。涅维尔斯科依又从这里出发，到达皇帝港。他认为皇帝港是鞑靼海峡中十分重要的据点，必须迅速占领。于是他在1853年8月1日，在其中的一个最大的内港，即康士坦丁港上升起了军旗，并设立了哨所。为了纪念海军大将康士坦丁亲王，这个哨所命名为康士坦丁哨所。

然后涅维尔斯科依继续北上，驶入迭卡斯特里湾，8月5日在岸上升起军旗，设立了哨所，命名为亚历山大哨所。之后他从这里越过一段陆路来到奇吉湖，于8月7日在奇吉湖入河的地方，即阔吞屯旁升起军旗，设立了哨所，命名为马林斯克哨所。这样，涅维尔斯科依在赫尔森法斯建造的'贝加尔'号运输船，于1849年从喀琅施塔得来到远东，于1853年为俄国船只在鞑靼海峡上的航行开创了先例。

"'贝加尔'号从迭卡斯特里湾出发，开始返航，途中又折到伊利印斯克哨所；奥尔洛夫少尉和几名士兵在此下船，之后'贝加尔'号穿过拉彼鲁兹海峡，绕过萨哈林岛，回到彼得冬营。涅维尔斯科依离开迭卡斯特里湾后，经过奇吉，也回到冬营。他在这里接到穆拉维约夫的通知说，1854年春阿穆尔考察队还要补充二百五十人。涅维尔斯科依觉得有必要为这些人员准备粮食，因此命令'贝加尔'号开往阿扬，而后转赴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在那里过冬，来年开春装上粮食，返回迭卡斯特里湾。于是，'贝加尔'号开到阿扬。装上为堪察加准备的货物，便开赴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过冬去了。'额尔齐斯'号运输船在阿扬装上萨哈林考察队的货物，按照涅维尔斯科依的命令，开赴萨哈林岛的阿尼瓦湾。

"在此期间，总督手下的专差官布谢少校，搭乘俄美公司的'尼古拉'号海轮从阿扬驶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在那里带上派往萨
330 哈林的军队，乘同一艘船于8月26日来到彼得冬营。涅维尔斯科依认为布谢少校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为萨哈林部队装载的粮食太少，便同他一起乘'尼古拉'号海轮先赴阿扬补充一些贮备粮食，然后开赴萨哈林南端的阿尼瓦湾。在阿尼瓦湾托马拉一阿尼瓦屯旁，萨哈林部队的八十名士兵下了船，同时卸下了粮食和其他物品。布谢少校和卢达诺夫斯基中尉留下来，同士兵一起在这里过冬，他们在该屯附近用木头修造了一座带塔的小城堡，命名为穆

拉维约夫哨所。由于岁暮天寒，'尼古拉'号不得不开到皇帝港，在康士坦丁湾过冬。

"留在伊利印斯克哨所的奥尔洛夫少尉，按照涅维尔斯科依上校的指示，应该乘小船由此沿萨哈林岛西岸南下，到拉彼鲁兹海峡克里利昂角等候从阿尼瓦开出的船只并在那里上船。然而奥尔洛夫在伊利印斯克哨所呆了约一个月，对周围地形与居民进行了调查，他觉得已耽搁过久，即使去克里利昂角也赶不上我们的船只，此外他还向当地居民打听了在萨哈林南岸一带游弋的一艘外国轮船的情况，然后便跨过岛上这块狭窄地带，从九春川河口走到东岸，向当地居民买了一条小船，乘船往阿尼瓦湾驶去。但他没走到阿尼瓦角，便在莫尔德维诺夫湾上了岸，拖着小船走过陆地，来到布谢湾，然后，于9月30日同几名士兵徒步走到穆拉维约夫哨所。10月1日，从阿扬去堪察加的'额尔齐斯'号运输船来到这里，奥尔洛夫便上了这只船。但是运输船开出阿尼瓦湾后，由于时已深秋，加之又遇上了强劲的逆风，不能再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因此便开赴皇帝港过冬。冬天时，奥尔洛夫乘雪橇从这里出发，沿着土姆钦河、哈扬河、亚伊河（又叫艾河），经奇吉湖，安全抵达马林斯克哨所①。"

以上就是占据阿穆尔河口的创业英雄们的初期活动。他们为扩大俄国在阿穆尔河下游以及邻近的鞑靼海峡沿岸的影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人数很少，1850年被派到荒凉的彼得浅滩时，原应在这里建立一个简单的冬营，好同基立亚克人作生意，可是他 331
们却排除万难，历尽险阻，在两年当中考察了阿穆尔下游的荒凉地区，在各个主要据点坚持了下来，并扩大了俄国对周围居民的影响。而且这件事还是在政府高级官员不断阴谋阻挠的情况下完成的。例如，П. В. 舒马贺尔的笔记便证实了这一点："涅维尔斯科

① 《俄罗斯言论》，1859年7月，第128—133页。

依上校于1853年10月返回彼得冬营，听说他不在的时候，'东方'号纵帆船的指挥官里姆斯基-卡尔萨科夫[1]来过，并转告说普提雅廷海军中将坚决反对占领大陆上的任何地方，反对对阿穆尔的任何企图；他还禁止里姆斯基-卡尔萨科夫进入阿穆尔河，因为这块地方属于中国；他也反对现在就占据萨哈林岛，认为这有碍于他同日本人的谈判，并说以后他将亲自去占据萨哈林。这里，涅谢耳罗捷伯爵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在这时，穆拉维约夫将军已无暇顾及普提雅廷和涅维尔斯科依之间的对立，因为他必须把这块地方从另外一个敌人手里夺过来。他清楚知道，我们多么需要关心萨哈林。尽管有上述困难，由于考察队队长意志坚强、英勇果敢，又有穆拉维约夫经常出谋划策，经常得到他的英明指导，俄国人只花了两年时间，就在阿穆尔河口——现在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城站稳了脚跟。他们发现阿穆尔河从河口上行三百俄里处，离迭卡斯特里湾很近，而该湾是离阿穆尔河口最近的一个海湾，可以说是阿穆尔的第二河口。因此便占据了奇吉和迭卡斯特里湾，如今迭卡斯特里湾已经成为从南开往阿穆尔河口的船只必经的中间站。与此同时，他们在萨哈林岛上发现了许多煤矿，还发现了世界良港之一的尼古拉一世湾。他们搜集到可靠的资料，证明大陆沿岸上和萨哈林岛上的居民都不隶属于任何国家；还得到了关于乌苏里江的材料，看出这条江很重要，因为它的附近便是满洲沿岸的不冻港。他们还找到了可靠的证据，说明西起乌第河上游的经线东至
332 海岸这一片地方是俄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就是1849年'贝加尔'号运输船上数量有限的船员和1850年派到荒凉海岸的数量很少的人在阿穆尔地区所作的事，他们生活在荒无人迹的地带，远离文明世界足有一万俄里。他们历尽难以形容的艰辛，冬天挨冷受冻，由于堪察加运不来粮食而常常挨饿，有时还要冒着被大水淹死

① 渥因·安德烈耶维奇，后来曾任海军武备中学校长。

的危险；但是这些文明世界的自愿流放者，并没在重重险阻中灰心丧气，并没在沉重劳动和种种考验的重担下萎靡不振。考察队队长也是值得受人尊敬的，他常常要抛开指令行事，而且时刻担心，稍有差错，便要受到严厉处罚。队员们就在这样的队长领导下，本着对上帝旨意和慈悲的信赖，本着为祖国谋求福利的崇高目标的认识，在任何情况下都勇往直前①。”

在这里让我们按照参加阿穆尔考察队的时间先后，满怀感激的心情列举出这些历史人物的名字：

1850 年和 1851 年：考察队队长涅维尔斯科依上校；奥尔洛夫少尉、博什尼亚克中尉、契哈乔夫海军准尉、奥尔洛夫医生、沃洛宁少尉、谢苗诺夫少尉、俄美公司经理人别烈津；五十名士兵。

1852 年：除谢苗诺夫和契哈乔夫之外，其他人员都没变；此外还有：彼得罗夫海军准尉、拉兹格拉德斯基海军准尉、俄美公司经理人巴乌罗夫；六十五名士兵。

1853 年：除上述人员外，还有：穆拉维约夫的专差官 H. B. 布谢少校、加夫里尔神甫（他是后来升为莫斯科总主教的英诺森的儿子）、巴奇曼诺夫海军大尉、卢达诺夫斯基海军中尉；七十五名士兵。

① 舒马贺尔的未发表的笔记，取自 M. C. 沃尔康斯基公爵家藏文献。

333

# 第四十章　1853年

穆拉维约夫在马里恩巴德就医　他给M.C.卡尔萨科夫的信　恰克图停市　穆拉维约夫给弟弟的信　他返回彼得堡　给弟弟的信　穆拉维约夫在彼得堡的活动　他向财政大臣声明：必须使恰克图贸易变成自由贸易　穆拉维约夫的心情　给弟弟的信　外交部对他的恶意行动　穆拉维约夫给列宾捷尔的训斥令　他对西伯利亚内部事务的关怀　就采金问题上疏

穆拉维约夫在马里恩巴德治病十分顺利，他完全恢复了健康。疗程结束之后，穆拉维约夫游历了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他给M.C.卡尔萨科夫写信说："这次旅行对我的身体和精神都非常有益，我按照'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谚语，在继续学习。法国我简直认不出来了，很难相信48年我曾来过此地；人人极其谦逊恭顺，对政府毕恭毕敬，谈起话来也是这种调子，连词句都是政府指定的，因此在东方问题上都责怪我们。在这里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信，英国对欧洲十分有害，它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它到处逞凶称霸也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上帝呀，上帝！你主宰沙皇的心灵，你开导开导它吧！但愿俄国能够摆脱这些岛民的枷锁，他们压迫我们已达五十二年之久，阻碍俄国的发展。俄国及其伟大皇帝的主要敌人不是土耳其人，不是契尔克斯人，不是法国人，也不
334 是德国人，不是鼓吹民主的人，也不是恶意煽动的分子，他们乱扯一通，然后就老实了，只有英国人到处发号施令！恰克图的贸易完全停顿了，也许这是件好事"。恰克图贸易的停顿，不论对我国的

工业或对中国人的经商都有严重影响。库伦贝子办事大臣（后来在同穆拉维约夫谈判俄中边界问题时，他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从1853年初恰克图贸易缩减开始，就设法同我恰克图市长接近，显然是想解释最近恰克图贸易不正常的原因。这一点足以推翻外交部人士所散布的恐惧心理，说什么中国人不喜欢我国1851年设立的恰克图市公署，库伦当局未必会愿意由恰克图市长代替伊尔库次克省长来同他们打交道。

关于国外生活的详细情况以及旅途印象，穆拉维约夫在7月15日从马里恩巴德写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1]的信中是这样叙述的："我们[2]在这里的治疗日内即可结束，预定经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去法国；马里恩巴德给我们俩都带来了很大的好处……我从你的来信中看到，你对自己的职位很满意，已离开彼得堡。谢天谢地，但是要记住，作事大刀阔斧可不受欢迎；上任之后巡视全省，完全不必写报告，只要写一份年度报告就可以了，年度报告要在3月份交。在官方材料中越少出现你的名字越好。

"马里恩巴德是个很偏僻的地方，尽管有三千多游人，但大部分都是德国人、波兰人、莫尔达维亚人，廖廖几个俄国人；政治消息只能从仅有的三份法文报上看到。"

8月14日(26日)，马德里。"……我到西班牙来，是为了看看这个我们还不大熟悉的国家；两礼拜后去波城，与妻子重聚。马德里是个市容整洁的大城市；我到普拉多去游逛了一下，看到许 335
多穿着很体面的人，但遗憾的是，我一点也不懂他们的话；不过这里的一切——不论走路还是穿衣吃饭都仿照法国派头，所以在这个城市里还看不到真正的西班牙，为此三天以后我将去地中海岸上的巴伦西亚，从那里去巴塞罗那，然后取陆路越过比利牛斯山去

① 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当时任奥洛涅次省省长。

② 这里指他和夫人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夫娜。

佩皮尼扬，之后去马赛，我同布雷乔夫[1]约定于新历9月5日或6日在马赛会面。9日我将返回波城。顺便谈谈布雷乔夫。四天前，我在巴荣讷散步，突然在我眼前出现了伊万·杰米扬诺维奇。'您从哪里来？到这里作什么？''我在比利牛斯山磷泉上养病，到巴荣讷看斗牛来了。您不想看看吗？''好，我跟您一道去吧！'我本来没想看牛打架，现在却跟布雷乔夫跑到斗牛场上来了。

"总的说来，我对这次旅行十分满意。它驱散了我长年劳碌的疲倦，也驱散了公务上许多不愉快的印象，只保留了我的坚强愿望：我要把我全部的力量和才智用来为皇帝和祖国效劳，这种愿望是作事所必不可少的。同时这次旅行使我坚信，在俄国要比欧洲其他一切国家都好。

"后天，即17日(29日)，我才能去巴伦西亚；8月20日(9月1日)从那里去巴塞罗那，8月24日(9月5日)去马赛；从马赛经图卢兹，8月28日(9月9日)可达波城，9月1日(13日)同你嫂嫂一起从那里动身，经波尔多去巴黎。我要从巴黎去莱茵河，然后去英国，10月6日(18日)可返彼得堡。"

穆拉维约夫就象在东西伯利亚几次旅行一样，在欧洲各地游历了一番，之后回到了彼得堡。他于10月15日从彼得堡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写信说："上周我们回到了彼得堡；由于尚没有安顿好，甚至不知道是否在这里久留，所以一直没有给你写信。前几天我觐见了皇上，皇上虽然要我尽快返回伊尔库次克，但也希望一些主要事务能趁我在彼得堡的时候结束；这大约要花
336 两个月的时间，因此我打算12月中从此地动身，1月中可达伊尔库次克。政府仍然在研究东方问题，但我们在这里对此却几乎毫无所知。一旦同英国开战，则战事必将波及我所管辖的地区，我希

① И. Д. 布雷乔夫是枢密官托尔斯泰率领的巡按团成员之一，他曾受命与格奥尔吉·李沃夫公爵一起巡视过鄂霍次克及堪察加。

望我新建的军队到那时候也能有用武之地。

"关于我自己的情况还无法确定，因为从某些情况看来，我的处境十分不利。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无论为了公务的利益，或为了我本身的安全，都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

穆拉维约夫回到彼得堡后，立即着手办理西伯利亚事务。他没等到1851年公布的有关恰克图贸易的规定试行三年期满，便急忙于11月初向财政大臣П. Ф. 布罗克声明，1800年制订的有关我国在恰克图对华贸易的规定，现在应该加以改革，即："将恰克图贸易变成自由贸易，凡遵守帝国对外贸易共同规定者皆可参加，不得用任何例外情况，任何机构的协商决定或任何规定价格的办法加以限制；其次，取消现行的关税决定，在恰克图互市应准许以物易物或以现金购买，包括硬币和中国买卖城喜欢接受的钞票，但不得使用砂金或金锭。"于是遵照上谕在彼得堡召开特别会议，由财政部副大臣主持，成员有财政部、外交部和内务部三个部的熟谙贸易的官员，会议负责解决有关我国亚洲贸易、尤其是恰克图贸易的问题。到恰克图作生意的莫斯科商人和工厂主也认为1800年所规定的条例，诸如事先规定商品价格，不准许任何形式的实物交易等，对他们限制很大，对贸易也很有害，他们也只是在这方面要求不受限制，绝不是想用硬币和钞票进行交易。穆拉维约夫坚信，要想禁止私贩贵重金属和货币是不可能的，因此他要求使恰克图贸易成为完全自由的贸易，取消一切限制，只有上缴国库的关税例 337
外。尽管穆拉维约夫早在1849年就声明过，恰克图贸易必须采取新的方针，废除旧有的规章条例，但是财政部却迟迟不动，不肯着手解决这个问题①。

穆拉维约夫提出的各种问题，都迟迟得不到解决，这令他异常气愤。在他11月10日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的信中，

① Б. В. 司徒卢威：《西伯利亚回忆录》，圣彼得堡，1889年，第161页。

便反映出他在彼得堡郁郁寡欢的处境。他是个敏感的人，为此受很大刺激。这当然不能不使他产生伤心的念头。信里说："你问我的事情如何？直到现在我自己还说不出会怎样，至今还没作返回伊尔库次克的任何安排；如果没有任何变动的话，也许上帝会使我摆脱在那里等待我的不幸。

"关于战事你能从报上了解到一些情况；我们这里知道的也多不了很多，现在满城议论纷纷，可是从哪里也得不到真实情况，——彼得堡如此，伊尔库次克也如此，只是从那里有人写信来告发我，而从这里可就无处去告密了。

"英国和从前一样，对我们抱敌视态度，他们只待春天一到，便要在黑海和波罗的海对我们采取敌对行动，现在却用谈判来迷惑我们。我们希望皇帝陛下不会受骗，希望他能够听到俄国的呼声，俄国明白它应该抛掉英国加在它身上五十余年的枷锁。彼得堡十分惧怕同英国开仗，其原因和从前一样，现在某些要人同英国公使过从甚密。他们不愿意明白，我们同英国和解只会丧权辱国，使俄国在欧洲的势力丧失殆尽，甚至失去独立，相反，他们却宣称同英国开仗只能毁掉俄国。我再重复一句，我们可以依赖皇帝陛下，他既不会受英国人的骗，也不会受彼得堡亲英派的骗。

"我的卡金卡[1]总是害病，忽而发烧，忽而害别的病；她受不了这里的气候。因此，我们如果不出国，也要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
338 才能以我们不多的钱来维持生活。为此，我出国穿的便服还保存着，这些衣服在最初阶段总够穿的了。

"处在这种左右为难的地位是件不愉快的事，如果不是我在东西伯利亚所创建的事业有待我去完成的话，我早就弃官了。我对你说吧，从来没有一个人处在我这种奇怪的地位。原因很简单：陛下亲自把我从行伍中拿夺出来的，把我提拔得太高了，以致于别

① 穆拉维约夫的夫人。

人也发现了我，可是我同他们又不能投合，我的忠君爱国之心同他们不一样，我对皇帝和国家的利益的理解也同他们不一样；我同他们非亲非故，我也不想与他们为伍，因此我为他们所不容，而我距皇帝又太遥远了。皇太子们固然都喜欢我，但是没有一个人肯在他们面前替我说句好话，相反，任何人一有机会便要诽谤我两句。我所担负的事业非常重要，需要受到无限的信任，可是皇帝和皇室周围的那些人却不愿意使我得到信任。这就是我的处境，这种处境应了一句俄国的谚语：'上帝高，沙皇远。'"

的确如此，彼得堡要人对穆拉维约夫的敌意是显而易见的。П. В. 舒马贺尔写道："穆拉维约夫于 10 月从国外回来之后，便急忙找亚洲司司长谢尼亚文交谈，问他在对华关系上是否需要他急速赴东西伯利亚？谢尼亚文回答他说，同中国人没有任何特殊的往来，从他们部的情况看来，他没有任何必要急于返回东西伯利亚。穆拉维约夫得到这样的回答，便放心了，不急于返回伊尔库次克，因为没有一些其他事务，需要他在彼得堡等候解决，他因此也就安心地留了下来。但是 12 月末突然从伊尔库次克来了一名信使，给他送来一份恰克图发出的紧急报告，内称中国全权代表已到库伦，准备在恰克图附近的买卖城根据俄国政府的咨文商谈阿穆尔问题。穆拉维约夫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十分愤慨，立刻将这份报告直接送给谢尼亚文；这时谢尼亚文才告诉他，的确有过这么一份咨文，他们已经得到北京的答复，并且决定这次同中国人的谈判由他——总督——出面。

339

"外交部致中国理藩院的上述咨文显而易见是不怀好意的，而外交部果然达到了目的。这份咨文给予中国政府以口实，从而回避穆拉维约夫经常向中国边境当局所暗示的阿穆尔左岸应该属于我们的思想；这份咨文主要说明必须在阿穆尔左岸竖立界牌；而关于东部边陲未定界的划界问题，只当作次要问题提了一下。

"中国边境当局利用了我们咨文的这种提法，表示愿意派遣官员从格尔必齐河开始沿阿穆尔左岸竖立界牌，并请我方也派出全权代表。但若以此为谈判基础，便完全违背了俄国的利益，因为我们如同意从格尔必齐河开始沿阿穆尔左岸竖立界牌，势必会完全封死我们从阿穆尔的出路。所以穆拉维约夫拒绝了中国政府的提议，并请理藩院阐明'在这次公文中所产生的'误会和分歧。事情的详细情形如下：北京政府收到我国1853年6月16日的咨文之后，责成库伦贝子办事大臣预先研究此事，令他搜集有关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一切必要材料，并从黑龙江城① 召来黑龙江副都统，由后者率领委员先来恰克图，以便澄清我国政府的要求。

"1853年11月中国委员为讨论划界问题在库伦聚齐。恰克图市长列宾捷尔事先对此事一无所知，得到消息后，立刻报告伊尔库次克。他大概也想充当外交家，还请求速将有关此事的一切档案、地图和文件都给他送去，并请求派总参谋部的扎博林斯基上校② 到他那里去。不仅如此，列宾捷尔还越过穆拉维约夫，直接向
340 涅谢耳罗捷伯爵报告，说中国事件可能是蒙古骚动的反映，有一个叫纳瓦克·乔垠的喇嘛，酒后失言，向他说蒙古人喜欢俄国人，希望加入俄国国籍。外交部把这件事当成一个非常重要事件，于是涅谢耳罗捷伯爵就为这件令人开心的事同列宾捷尔先生郑重其事地通起信来。

"正当列宾捷尔准备解决外交问题时，穆拉维约夫从彼得堡给他写了一封严厉的训斥令，内称任何划界问题，在我方未得上谕之前，非但不能解决，甚至不得着手进行，因此如有中国官吏从库伦至恰克图，他应该告诉他们说，他——列宾捷尔在未得到上司的指令之前，尽管满心愿意，却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连穆拉维约夫本

① 即瑷珲。——译者

② 参谋长。

人也尚未得到有关此事的任何命令，因此列宾捷尔毫无必要仓卒行事。与此同时，穆拉维约夫命令他在同中国官员交谈时，只讲平常的客套，甚至不要对我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步骤发表个人见解。"①

这便是 1853 年末，我国处理阿穆尔问题的情况。

穆拉维约夫这次去彼得堡虽是为了办理一些重要事务，但在京逗留期间，却一直关注西伯利亚的情况。这一点可以从他给在伊尔库次克代理他职务的溫策尔将军的一份指示里看出来。这份指示要溫策尔从伊尔库次克派一名官员去西西伯利亚，协助从俄国内地迁往东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地区的移民自由通过各地。这些移民是按照内务部命令迁移的，人数很多，大批大批地进行。那一年霍乱流行，每批移民中都有人得传染病，结果使霍乱蔓延到西伯利亚来了。西伯利亚以前从来沒有流行过霍乱。当地农民对这种病非常害怕，管它叫"瘟病"，他们拿着斧头和木棒到村外去拦阻移民，让他们绕道走，不许进村。这样一来，移民便无法走近村镇教堂，而他们出于信教的虔诚，又不肯把死人在路上埋掉，只好把 341
猙狞可怖的腐烂尸体用大车拉着。于是霍乱就传得更厉害了。

9 月溫策尔将军派专差官 M. C. 沃尔康斯基去西西伯利亚迎接这些移民。沃尔康斯基在距托木斯克二百俄里的鄂毕河的渡口遇到了第一批移民。在一座叫杜勃罗夫诺耶的大村庄里，M.C.沃尔康斯基令移民停止前进，幷在地方当局协助下，把移民安置到各家去，而病人则命令单独安置在一些木房里，这些木房就变成了临时的医院。请来了县长，陪审官和两名医生。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当时，至少在西伯利亚，是用放血的办法来治霍乱的，每个病人送来之后，医生便马上照此办法治疗。死亡率达到惊人的地步。为了制止霍乱传染，一批批移民在去托木斯

① 《俄罗斯档案》，1878 年，第 2 卷，第 275—276 页。

克的路上被拦住，直到严冬到来，传染病停止，才得以继续前进。

年末，穆拉维约夫在彼得堡接到一份从伊尔库次克发来的令人高兴的报告，内称今年黄金开采量比预算超出五十五普特二十七俄磅十一佐洛特尼克①。穆拉维约夫就此事奏闻陛下："我收到涅尔琴斯克工厂代理矿务长官拉兹吉尔捷耶夫中校的报告，今年这些工厂黄金开采量为一百七十一普特十七俄磅十三佐洛特尼克。伏乞圣鉴。谨奏。"为此事，皇帝陛下命皇室地产大臣在批示中对穆拉维约夫表示感谢。

① 旧俄重量单位，等于4.266克。——译者

# 第四十一章　1854 年

穆拉维约夫就中国问题再次训令恰克图市长列宾捷尔　342
穆拉维约夫上奏皇帝　他给弟弟的信　建造“额尔古纳”号轮船并为该船制造蒸汽机　穆拉维约夫为经营东方边陲筹划经费　穆拉维约夫受权直接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并支配全部剩余经费　上谕“沿阿穆尔航行”　给涅维尔斯科依的正式训诫　卡尔萨科夫抵伊尔库次克　穆拉维约夫从莫斯科写给弟弟的信　拜访菲拉烈特总主教　菲拉烈特总主教给穆拉维约夫往西伯利亚写的信

“1854 年 1 月，穆拉维约夫又给恰克图市长 H. P. 列宾捷尔发出一份指令，让他通过非官方途径告知中国人，他们如果要谈判边界问题，必须由理藩院致函穆拉维约夫将军，即东西伯利亚的最高军政长官；并通知他，他们打算在何时、向何地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是派往伊尔库次克，还是派往外贝加尔省的某个地方。列宾捷尔准备为此事前往库伦，穆拉维约夫表示不赞成，他认为目前没有必要向中国政府表示好感。

“穆拉维约夫认为，为了事业的利益，无论当前或者将来都完全有必要保持我国地方长官和库伦办事大臣之间早已存在的在边境上的来往关系。但是他认为，如果同时就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让中国理藩院同东西伯利亚总督，而不是同枢密院建立联系，将是有 343
益的。中国人至今对总督的官衔只是耳闻罢了，应该使他们不把总督的官衔同市长的官衔混淆起来。他希望中国人知道，总督管辖从遥远的西界直到东洋之间的所有陆军和海军，并且直接管辖

省长。这一见解是穆拉维约夫最先提出的，而后由他完全实现了，并成为后来谈判成功的主要保障。

“根据中国当时的局势，所有这些作法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等待最高政府的下一步指示时，穆拉维约夫命列宾捷尔将此事向有关人员作适当的暗示，但不可操之过急，以免使筹划和准备多年的大事刚刚开始就遭到破坏。”①

穆拉维约夫就此事上奏皇帝，指出当初外交部在拟定致中国理藩院的上述咨文时不怀好意。这份奏疏呈上以后，上谕成立委员会审理这件事。

穆拉维约夫心情稍稍安定之后，于1月8日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写信说：“我公务繁忙，还要参加很多会议，但事情的结果要比我原来的料想好得多；不过我两周之后才能离开彼得堡，再早是不可能的。”

在此期间，在外贝加尔，在石勒喀河上和在彼得铁工厂里，呈现一片繁忙景象。П. В. 卡扎凯维奇遵照穆拉维约夫的命令，用E. A. 库兹涅佐夫于1850年捐助的十万卢布，在石勒喀河上建造一艘平底轮船。这艘船在开建时命名为“额尔古纳”号，是准备等皇帝批准之后在阿穆尔河上航行用的。彼得工厂正在为这艘轮船制造蒸汽机。早在1850年，穆拉维约夫考虑到东西伯利亚将来要大力发展机器制造业和一般的制铁业，便物色了一个矿业工程师奥斯卡尔·亚历山大洛维奇·戴赫曼，使他成为自己的心腹。此人
344 当时任彼得工厂厂长。穆拉维约夫第一次巡视外贝加尔省时，看到这座工厂破烂不堪。穆拉维约夫发现戴赫曼是个有才干和精力充沛的人，便派他到彼得堡向财政大臣和矿务司提出自己有关采矿的各种建议。后来穆拉维约夫从叶卡捷琳堡买来了彼得工厂制造蒸汽机所需的部件，从而在东西伯利亚开创了造船业，可惜后来

① П. В. 舒马贺尔：《俄罗斯档案》，1878年，第2卷，第276—277页。

没有得到应有的扶持。穆拉维约夫要解决的是国家大事，他自然希望政府考虑到阿穆尔问题对国家具有的重大意义，不反对将西伯利亚采金业收入的一小部分拨归他支配。但他就此事所提出的报告，海军部门却淡然置之，认为全部资金都须由穆拉维约夫从本地经费节余中自行筹划。司徒卢威写道："说得很中听，但是办不到。[①] 预定从 1853 年起由战船在西伯利亚沿岸巡航。海军大将对这件事作了必要考虑之后，不得不下令，按照国内外标准编一份维持一艘巡航战船和一艘轻巡航战船所需的经费清单，送交东西伯利亚总督，因为海军部无力承担这笔经费，并令穆拉维约夫回报亲王殿下，他打算将这笔经费的多大部分列入西伯利亚的经费开支。鉴于这种情况，穆拉维约夫有时不得不使地方的需要受到损失，从东西伯利亚预算中节约出部分钱款，并且只好认为这是为了加强我国在阿穆尔沿岸的统治，地方应该付出的不可避免的暂时牺牲，借以安慰自己的良心。"[②]

这时土耳其战争已经开始，并且听说英法同土耳其订立了攻守同盟。因此穆拉维约夫在离开彼得堡之前，必须得到政府关于防守我国东洋沿岸免遭敌舰侵犯以及有关我国军舰在该地区航行的指示和批准。但是在彼得堡除穆拉维约夫本人之外，再没有人 345
考虑和关心此事；这也并不奇怪，因为那里正准备在西方同强敌作战。

穆拉维约夫在考虑防守他治下的广大边陲地区的方略时，认为只有开辟阿穆尔航路，并用这条航路运兵增援我国在东洋沿岸的据点和堪察加，才能成功地防守这一地区。通过其他道路运兵，或者不行，或者非常缓慢，而敌人则任何时候都能从海路赶在我们

① 此句出自格里鲍耶多夫的《聪明误》，原意为：传说倒很新鲜，却难叫人相信。此处系按上下文译出。——译者

② 《西伯利亚回忆录》，圣彼得堡，1889 年，第 166—167 页。

之前。早在 1848 年 1 月 8 日，穆拉维约夫赴东西伯利亚就任总督之职前，最后一次朝见尼古拉一世时，皇帝听他报告后就曾指出："如果敌人占领了你的堪察加，你过半年后才能知道。"

穆拉维约夫本着这一见解的精神，亲笔写了一份机密条陈，呈给海军大将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请求批准沿阿穆尔河运送必要数量的军队去防守阿穆尔河口和堪察加，并为了在战争时期不以新的开支加重国库的负担，呈请授予他支配东西伯利亚各部门的全部预算结余的权力。这份条陈经亲王和皇太子披阅后，由皇太子奏闻皇帝。皇帝命穆拉维约夫就所有这些问题正式上奏，并且要有相应的材料和根据，然后由皇太子主持召开特别会议来审议。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历次会议对穆拉维约夫提出的有关西伯利亚事宜的各种方案与意见所作的决定。1854 年 1 月 11 日，皇帝批准授权穆拉维约夫总督就划定我国极东地区的边界问题直接同中国政府进行交涉的决定。外交部于 2 月 6 日就此事致函北京理藩院。政府并给穆拉维约夫指派了一名外事秘书和一名汉语和满语翻译，以便同中国政府进行交涉。与此同时，授权穆拉维约夫支
346 配东西伯利亚各部门预算的全部结余。关于这些款项的支出情况，穆拉维约夫直接上奏皇帝。最使穆拉维约夫高兴的是，经过长时间的热烈争论，俄国等待了一百五十余年的决定性时刻终于来临了。会议决定："沿阿穆尔航行"，即使没有接到中国政府对我方要求的答复，也要经阿穆尔河把物资运往堪察加。皇帝批准这项决定之后，亲自嘱咐穆拉维约夫将军说："但不要散发出火药气味。"

尽管有穆拉维约夫这样积极能干的总督极力主张获得阿穆尔，但如果不是已经爆发的东方战争促使阿穆尔问题彻底解决的话，这个问题也许还要长期 in statu quo（处于现状）。"沿阿穆

尔航行”这一决定作出之后，穆拉维约夫立刻派卡尔萨科夫中校赶往伊尔库次克，监督航行准备工作加速进行；其实这些工作穆拉维约夫事先早已准备好了，因为他坚信这件事必定会取得成功。

穆拉维约夫在彼得堡逗留期间，对西伯利亚各方面情况都了如指掌。他接到俄美公司总经理处控告涅维尔斯科依非法干涉公司事务的一份秘密报告。尽管穆拉维约夫同涅维尔斯科依关系很好，但为了严明法纪，他立刻给涅维尔斯科依写了一份正式的训诫令。为了说明穆拉维约夫的为人，我们不妨在这里援引一下训诫令的原话：“顷接一份密函和阁下给总经理处的各种公函。遗憾的是，我不得不正告阁下，这些公函的措词和涵义都有失礼之处，其内容依我之见，除损害共同事业之外，不会有任何好处。现将俄美公司总经理处的报告原件附于信后，以供参阅。您读后一定会对此结论持有同感。您无论如何不满，也没有权利对待总经理处如此失礼，因为政府承认总经理处是和最高地方政府机关同等的。我毫不怀疑，您品行端正，定能自知行事之不妥，今后不会再写出此类信件。但我不能不遗憾地再次重复，您给总经理处的不适宜 347
的公函和提出的不合理要求，已经完全破坏了总经理处对政府在阿穆尔河口所设立的政权本来应有的信任，这种信任正是事业的利益所需要的。”由于这份令人不快的报告，卡尔萨科夫除了要完成有关国家大事——阿穆尔航行这一主要任务之外，还受命亲自了解东西伯利亚总署的一切事务，注意其内部情况，凡属主要事项，都要往彼得堡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写信，向穆拉维约夫报告。

Б. В. 司徒卢威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卡尔萨科夫来到伊尔库次克，引起了普遍的惊慌，因为他传达说，总督对他离职期间伊尔库次克所发生的一切十分不满。所有的人都忐忑不安，不知这位严厉的长官将如何对待他们。伊尔库次克驻军司令卡尔·卡尔洛维奇·溫策尔在总督离任期间任东西伯利亚总署会议临时主

席并代管当地的军队。他是个老实厚道、品行端正的人，但同时又心慈面软、优柔寡断，因此不能担负起这么大的职责。他在一个能干的总督手下可以是一个好司令，但他一旦担任独当一面的最高长官，便不知所措，只好摸索行事，于是西伯利亚的文武官员便利用了这一点。”

卡尔萨科夫走后不久，穆拉维约夫本人也离开彼得堡，经莫斯科去伊尔库次克。

穆拉维约夫在2月12日从莫斯科写信告诉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在彼得堡我简直没有一点时间给你写信。现在把我启程的消息告诉你。我们是10日离开彼得堡的，13日，即明天，离开此地。我的事情都很顺利地办完了，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西伯利亚的情况如何；不管怎样，这次我的行程很远，几乎直到堪察加，只能在伊尔库次克稍事休息。”

穆拉维约夫这次路过莫斯科时，拜访了年高望重的莫斯科总主教菲拉烈特，请求总主教为他祝福。古都莫斯科的总主教对穆拉维约夫所创的事业深表同情，为他的远行祝福。穆拉维约夫离开莫斯科之后，总主教于3月3日还给他写了一封信：“由于很少
348 有时间和您谈话，我愿意借此机会向您说几句。您为所辖地区的永世福祉操劳，愿上帝赐福于您。愿上帝赐您一双慧眼，凡是正确而又有益的，都能为您所洞察，并使您找到为民造福的途径。愿上帝的旨意能扶助您，使您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都强而有力。愿上帝帮助您战胜一切天然的困难和那些不能或不愿理解和接受改革的人们所造成的困难。愿上帝保祐您的事业和功绩得到预期的成功。”

穆拉维约夫接受了总主教的祝福之后，便离开了莫斯科。

# 第四十二章　1854年

穆拉维约夫抵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他在那里的部署　349
他呈给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报告　亲王对
报告的批示　穆拉维约夫抵达伊尔库次克　给弟弟
的信　穆拉维约夫在伊尔库次克的活动　给卡尔萨
科夫的信　就阿穆尔航行事通知中国政府　M.C.沃
尔康斯基的使命　他经雅库次克前往鄂霍次克海　三
大主教在伊尔库次克聚会　伊尔库次克人对筹备阿穆
尔考察队的反应　伊尔库次克商界为穆拉维约夫饯行
欢送　穆拉维约夫从恰克图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恰
克图宴会上致穆拉维约夫的颂诗

2月末，穆拉维约夫抵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他从那里函告伊尔库次克省省长温策尔说，该省日内将收到外交部致中国理藩院的咨文，命他将该文暂留伊尔库次克等候处理。①

3月2日穆拉维约夫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又向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报告了占领萨哈林和有关阿穆尔的事情："我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收到了涅维尔斯科依的报告。这份报告虽是很久以前写的，但有关占领萨哈林的详情却值得重视。因此我立即将它附在我这份报告内一同呈致殿下，并根据涅维尔斯科依的正当申请，冒昧请求殿下嘉奖阿穆尔考察队的全体官员。

"涅维尔斯科依对萨哈林日本当局和当地居民所采取的策略十分高明，尤其可贵的是，他们都愿在我军炮队和部队的保护下安　350
享清平。这一切均证明，阿穆尔考察队已获得信任和尊重。然而

① 参阅本书第2卷，43。——译者

外交部却对此常怀疑虑，不相信毅然决然地采取善意的直接行动能获得成功。其实，外交部的权术以及对英人的恐惧，从未给俄国带来任何利益，只不过是招来目前这场战争，而连这场战争它也不肯打。我在此间还收到普提雅廷将军8月17日(8月29日)自长崎的来信。信中说，他对美国甚为忧虑，认为有必要把我们的全部威力集中于萨哈林。当时他还不知道我们在萨哈林和阿穆尔所取得的成就，似乎也不相信我国会同英国决裂。这是受了外交部的影响。而外交部为了迎合英国，则甘愿让我国同美国不和。我期望普提雅廷将军现在已经改变看法；上帝保佑，但愿外交部的见解也会改变。我在此间还从卡尔萨科夫中校那里得知，'额尔古纳'号轮船5月1日即可启航。我在途中遇到彼得扎沃德的一个矿冶军官，据他说那里已大体上造好了一只汽轮。如果事实确凿，明年开航时阿穆尔河上便有两艘平底轮船了。卡尔萨科夫已从外贝加尔省各地将部队和炮兵调集到石勒喀扎沃德，并运去两万五千余普特给养以便随军浮运。"

亲王殿下4月2日对这份报告批示如下："3月2日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来信以及涅维尔斯科依海军上校申请嘉奖考察队官员的报告已于3月26日收到。我很感谢您通知我这些值得重视的消息，也完全赞同您在信中表示的愿望。皇上满意地披阅了涅维尔斯科依的报告原件，并御笔亲批'很重要'三个字。我将该文送交皇太子审阅。殿下批准了嘉奖阿穆尔考察队官员的申请。我授权您向他们祝贺陛下的恩典。"

穆拉维约夫接到这份批示后不久，便离开了克拉斯诺亚尔斯
351 克。他抵达伊尔库次克后，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写信时，是这样描述从莫斯科到伊尔库次克的旅程的："我们坐雪橇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路顺利，之后又坐雪橇走了五百俄里，也还差强人意。最后五百俄里是坐车走的，简直糟极了。我们平安

地到了这里。现在你嫂嫂正在从彼得堡生活的困顿和路途的疲劳中恢复健康，而我又要开始新的极为有趣的长途旅行——到阿穆尔去。我很高兴，我们决定利用欧洲进攻我国的时机，在亚洲开拓我们的事业。我将尽一切努力为俄国奠定这一事业的牢固基础。这样，我在此地还要逗留几年，也许总共要十年，再有三年半就满十年了。

“同英国人的战争可能波及我东洋沿岸，不过我认为，在那里我们要比英国人强大，至少我们有自己的港口，总比他们容易固守。不管怎样，我新建的部队大有用武之地了。

“我想，目前大臣们无暇顾及各省事务，至少是内地各省的事务。我所以理解这一点，是因为连我也无暇过问内务。”

穆拉维约夫在伊尔库次克特别加紧部署航行的准备工作，他事必躬亲，甚至对细节也很关心。这可以从他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里看出来。

3 月 16 日。“亲爱的米沙①，我到伊尔库次克才三天，第一天便在此地遇见了兹吉勃涅夫②。我对你和卡扎凯维奇的热心表示感谢，对你们的成就表示祝贺。军旗是一定要悬挂的，准许你们购买，只是不知哪里能买到。请编制一份战斗序列，这是制度所要求的。谢谢你把索弗罗诺夫派出去了，只是我们自己可别追过他。我好象讲过，为便于管理总务和帐目起见，要把步兵分成两部分；不过部队开支应该是全营七百人的。部队聚齐后，应以八个排为单位立即加以整编，将其分成两个次营③，以便于指挥作战和管理总务。船只应按营的编制来配备。步兵有四名军官就够了：每一百人配备两名军官，因为步兵的名额在那里也是足够的，而混成营是

① 即 M. C. 卡尔萨科夫。——译者

② 海军军官，后来参加了阿穆尔考察队。

③ 次营(полубатальон)，军队编制单位，一般由两个连组成。——译者

352 暂时的。公司的船要开到堪察加去；我要将此事函告总经理处；但我不能往阿扬派船，让他们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去要吧！大概木筏不能随船走得很远，过了阿尔巴津以后，到水深处应将所有物品装到船上。索洛维约夫[①]为此次远征捐献了很多东西，最好把这些东西变成钱，采购工作可由我们自己动手；当然不包括酒类，因为他买酒可以少花些钱。所有必需品，如牲畜等，该买的要买好，都准备停当。钱向赤塔要吧！特沃罗夫斯基[②]日内到达赤塔。我在这里还要逗留三个礼拜左右，并要尽量设法横渡贝加尔湖。我本想从此地仓库拨给你们几门炮，可是这种炮毫无用处；看来只好从海外进口了。

“库克里[③]已将涅维尔斯科依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买好，也给你买了旗子和各船船员服装用布，不过你来得及缝制吗？

“我不带拉宾了，因为有 П. И. 库兹涅佐夫随我一同离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头一次有这一个人也就够了，以后随便是谁开辟阿穆尔的贸易都好办。我派别烈津[④]到你那里去，他对我们总会有用的，但涅维尔斯科依对他似乎不大满意，不过我们到那里再看吧！祝贺你荣获二级圣安娜勋章，现将勋章及绶带寄上，但这还不是正式颁发的那一枚。”

3 月 23 日。“……趁邮车出发的机会，我急于通知你一些与我们的事情有关的详细情况。第一，我的妻子留在伊尔库次克，因为她的身体经不住这么遥远而艰巨的旅行。第二，我从伊尔库次克动身日期最早也只能是复活节，即在 4 月 15 日至 18 日之间，至

---

① 即斯捷潘·费多罗维奇，后任圣彼得堡市议长。其父在东西伯利亚主管征收捐税。

② 东西伯利亚军需官。

③ 当时为总督属下执行特殊勤务的哥萨克大尉，后任参谋长兼外贝加尔哥萨克统领。

④ 俄美公司经理人。

于怎么走，到时候由上帝决定吧。我得到恰克图去一趟，因为那里的外交事务很重要。我想5月1日以前是赶不到赤塔的。第三，和我们一同从这里出发的有：第四十七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阿尔布佐夫海军上校和奉命接替阿列克塞耶夫职务的什木尔金斯基中 353
校。这两位先生对航行是有用的，而且能早日赶到堪察加，那里非常需要他们。第四，随我一起去阿穆尔的有：一、卡扎凯维奇，二、卡尔萨科夫，三、比比科夫，四、斯韦尔别耶夫，五、格尔次费里德——他们都是专差官，六、工程师穆拉文斯基中尉，七、列因，八、Ш. А. 克留什金，九、满语翻译司切夫斯基，十、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议长库兹涅佐夫（他携带商品去进行贸易），十一、地形测绘员利特维诺夫少尉。你把这些都通知卡扎凯维奇。此外，同行的下级人员有：一名地形测绘员，十四名乐师（伊尔库次克团的号手）和小市民别烈津。索洛维约夫给我们一笔款，并且供应砖茶、烟草、烧酒，因此这些物品就不必再准备了，帐以后再算。还需要往堪察加运一百普特优质铅。从上述情况中你可以看到，你们应该在我到达以前把一切准备工作作完。轮船必须立即试航，不要等我；如果可能，要从那里到乌斯特-斯特烈耳卡或边金诺[1]往返一次，这件事我命令卡扎凯维奇酌情处理。如果此轮船可用，我当然愿意从边金诺乘船，以后也就无须换船。只是我不知道，兹吉勃涅夫带着年轻的妻子怎样跟我们这伙单身汉走，是否要为他专备一条船，而让卡扎凯维奇将军亲自指挥轮船？”

4月3日。“……现在巴克舍维奇在你那里，不过他应该留在原处，即矿务局。由于你对他的委任很重要，可以暂时解除他现在担任的职务。但是目前的工作即将结束，应该把他调回来。我们没有必要带多余的官员去远航，何况他们所在的部门还需要他们。随我一起走的有三名专差官，即比比科夫、斯韦尔别耶夫（英国

① 石勒喀河上的村镇。

通），格尔次费里德（自然科学家，没有薪俸）和翻译司切夫斯基，此外再无别人。这些先生不再作别的事情，只同我一起去阿穆尔担任工作。巴克舍维奇不领薪俸是无法服役的。假使我把他带走，
354 他就领不到薪俸，更坏的是，要中断现在的工作，而他本该在现任工作中为自己的前程积累经验。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你，免得你以为他能同我们一起继续航行；若无特殊需要，就把他调回伊尔库次克来吧！如果由于特殊情况需要把他长期留在外贝加尔省，要赶快告诉我，以便派人去矿务局接替他的职务，那时只好把他编入我们的编制，不给薪俸。这一切我都需要在离开此地之前知道，因为我要趁我在的时候把全体官员都一一委任，以免日后发生混乱。”

4月18日。“我很奇怪，巴克舍维奇没调回来，其他方面也没有你的消息；而我们马上就要出发横渡贝加尔了。这封信是让波波夫带去的，他将同我们一起远航。我想，你不会再从伊尔库次克得到我的消息了。如我以前所说，我20日出发，在恰克图待到29日；5月1日，最迟2日到赤塔，4日或5日到边金诺，6日到石勒喀扎沃德。我在那里要检阅混成营（七百人）及其附属的哥萨克。看来，可以把营分成连和排，并应配备射手。航行期间的编制以连为单位，登船时也将如此。没有枪的一百五十人应该从第十五营领取枪枝；既然该营6月末也航行到那里，那时它可以再领回自己的枪枝。

“我不想让你继续留在赤塔，因为运完部队和考察队的粮食后，你在那里就无事可作了。你大概要到石勒喀扎沃德去，你可在赤塔寄给我个便函，说明我在那里应该携带或者调换的物品。扎博林斯基随我一起前往恰克图，然后去库伦和北京。哥萨克支队由雷卡切夫指挥，在他去鄂木斯克之后，由库克里指挥。”

在穆拉维约夫离伊尔库次克去阿穆尔之前，他的行政部署中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这就是他派遣M. C. 沃尔康斯基到雅库次

克省和阿扬港去。我们所以要单独提这件事，是因为有关的情况能够说明穆拉维约夫性格的一个方面。

夏季，由雅库次克到阿扬港的途程是：从雅库次克到乌斯特-马亚有三百俄里需要骑马，从乌斯特-马亚到涅尔坎有六七百俄里 355
需要乘坐由纤夫拉的船，而从涅尔坎到阿扬港约二百五十俄里又要骑马。邮件在夏季用从其他地区抽调的马匹和船只来运送，冬季则用狗和鹿来运送。夏季的驿站要到6月末才能开放。穆拉维约夫考虑到，边疆每年有几个月失去经常联系，甚为不便，打算在这条驿路上建立若干移民点，乃于1849年上奏皇帝，获准在马亚河沿岸建立俄国移民点。这件事指派M.C.卡尔萨科夫完成。他从外贝加尔省和伊尔库次克省迁走一百零二户，于1851年春同移民一起沿勒拿河到雅库次克，将他们安置在马亚河两岸，建立了二十七个居民点。过了一年，有消息传到伊尔库次克，说移民居住的地方很挤，并且不宜耕种。穆拉维约夫最初不相信这些谣传，因为这些谣传同官方报告是矛盾的。后来他决定在当地进行一次调查，便把M.C.沃尔康斯基派了去。此外，穆拉维约夫还有一个目的。我们知道，他一向认为英国人是俄国东方事业的敌人，相反，美国人对俄国则是友好的。因此，他极力同美国人接近，在这方面起很大促进作用的是堪察加半岛、锡特卡、鄂霍次克海沿岸的通商，因为美国人在这些地方设有商栈。穆拉维约夫获悉，北美利坚政府派出由司令彼里①率领的舰队开往我国海岸，便派遣M.C.沃尔康斯基到阿扬港去迎接该舰队并会见司令。假如这个意图能够实现，则沃尔康斯基应该立即陪同彼里经由鞑靼海峡北口，或绕过萨哈林岛，从鞑靼海峡南口赴阿穆尔河口。为此穆拉维约夫要求沃尔康斯基必须在阿扬港解冻前赶到。通常那里是在6月初解冻。如前所述，阿扬驿道的驿站最早在6月末开放，所以沃尔康斯基根本

① 原文为Perry。——译者

不能如期赶到阿扬。当穆拉维约夫得到此事的报告后，他虽了解实际困难，却断然说："如果乘船骑马赶不到，那就要徒步赶到。"……结果真有一段路是步行的。

356 除迎送彼里司令的任务外，M. C. 沃尔康斯基还负有下述使命：一、视察马亚河沿岸的二十七个移民点，不得已时立即将其中一部分迁到别处，而对其它移民点是否迁移提出自己的方案；二、与交通中尉列依曼一同视察从雅库次克到阿扬的驿道，并对修筑该路，尤其是涅尔坎与阿扬之间翻越雅布洛诺夫山脉的那一段，提出详细预算。

M.C. 沃尔康斯基于 1854 年 4 月末离开伊尔库次克，5 月中到达雅库次克，5 月末才赶到第一个移民点乌斯特-马亚村。因为从雅库次克到该移民点这一段路上没有驿站更换马匹，他只得乘原来的马赶路。他到了乌斯特-马亚之后，发现上游的驿站尚未开放，便雇了一只小船，由两个雅库特船夫拉纤，逆流航行了六七百俄里。到达最后一个移民点涅尔坎时，由于当地的马和鹿均已倒毙，他只得步行到朱格朱尔山口，幸好那里的马匹没有死亡。由于这些困难，M.C. 沃尔康斯基和列依曼 6 月 22 日才赶到阿扬。

舰队司令彼里因为忙于同日本签订条约以及在中日两国海域内进行学术考察，所以没有到阿扬来。至于移民点的情况，总的说来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农民已经是第二年吃国家拨给的粮食了，牛羊马匹大批死亡，可耕地极其有限，移民们因领取国家发放的生活必需品而欠政府的钱已达一万六千余卢布。他们只能依靠运送邮件，马亚河上三个渡口的收入以及小本经营毛皮来维持生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如下：第一，从第一年夏天直到第二年春末，这一带疾病（伤寒及其引起的坏血病）蔓延；第二，由于饲料不足、不好而造成的牲畜死亡；第三，1853 年马亚河水空前暴涨，泛滥成灾，淹没了草场、一部分耕地甚至园田；第四，极难伐树除根以开垦

耕地；第五，由于上述原因，移民情绪低落。但也有有利于定居的
条件：国家建立了粮栈给移民发放粮食，他们自己修建了很好的住 357
房，有了很好的菜园。此外，有五个移民点情况很好，那里有足够
的耕地和草场，土质优良，其他条件也不错。因此，总的看来，这一
带的移民点，只有地势适宜、能靠耕种自给的，才值得保留；其余的
只有依靠政府的长期救济才能过活。这二十七个移民点，有一个
早已迁走，有四个被沃尔康斯基迁到马亚河畔的其他地方，并入较
好的移民点，后来，又有五个在秋季被他迁到别处。关于其余的移
民点，他也向穆拉维约夫提出了具体的处理办法。

这里，穆拉维约夫再一次表现出他对一切重大事情的大公无
私的态度：他在彼得堡曾竭力主张向阿扬驿道移民，并将此事交给
其心腹卡尔萨科夫办理，他希望此事一定成功；然而，现在当他仔
细阅读了下级的报告后，不得不坦白承认，移民的代价太大，因此
立即放弃了这个理想。

关于修筑雅库次克—阿扬驿道一事，M. C. 沃尔康斯基向穆
拉维约夫提出报告：指出改善驿道工程的必要性；描述了船只在马
亚河不同水位上的航线；描述了经过朱格朱尔山隘口的新山路①，
呈报了中尉工程师列依曼关于在涅尔坎和阿扬港之间铺设大车路
的方案②。

这些设想只有一部分付诸实行了，至于铺设大车路以及开
支很大的其他方案，则都没有实行，因为阿穆尔通往东洋的航线 358
一旦开辟，阿扬商栈关闭之后，到阿扬去的路就失去了原有的意

① Б. В. 司徒卢威在其《回忆录》中指出，这条新的路很方便；但是专家列依曼工程师在 M. C. 沃尔康斯基的参与下进行勘察之后，认为修筑这条路耗费过大，与要求不符。

② 根据呈报给总督的预算：1. 修筑雅库次克至乌斯特—马亚间的驿道为十二万一千九百三十一卢布；2. 修筑马亚河岸的纤夫路为五千四百四十卢布；3. 修筑涅尔坎至阿扬间的路为一万八千零七十一卢布；4. 修筑朱格朱尔山的下山路为三千卢布，共计十四万八千四百四十二卢布。

义①。

为了将阿穆尔航行事宜事先通知中国政府，穆拉维约夫特派扎博林斯基上校携带外交部咨文赴北京。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省长溫策尔根据他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发出的指示，扣留在伊尔库次克的那个咨文。可是，由于库伦当局不准扎博林斯基通过，这次出使未能成功，因此该咨文只是按照一般程序由恰克图送交库伦和北京。该咨文中顺便提到：鉴于我国同其他大国采取了军事行动，总督受命率领大批官员和军队，乘船沿阿穆尔东下，前去加强我国沿海地区的防务，并询问大清国何时、向何地委派全权代表议定疆界。

在穆拉维约夫即将离开伊尔库次克时，恰巧有三位大主教在这里偶然相遇，他们是：调往雅罗斯拉夫尔的尼耳，前来接替尼耳职务的阿法纳西，我国著名的传教士英诺森。英诺森在雅库次克省各地长期旅行之后，想为他自己和东正教寻找一条经由伊尔库次克到达阿穆尔的道路，因此来到这里同穆拉维约夫商议有关即将并入帝国版图的阿穆尔省的事宜。

4月17日，即皇太子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的华诞，英诺森大主教与伊尔库次克大主教阿法纳西一起在伊尔库次克大教堂作祈祷。基督复活节的晨祷由三个大主教主持。福音书是用十一种语言诵读的，其中包括阿留申语、布里亚特语和雅库特语。

关于阿穆尔考察队的消息在西伯利亚一带所引起的反应，涅尔琴斯克扎沃德的显圣教堂大司祭博哥留勃斯基曾有如下的记
359 载②：“外贝加尔各阶层人士一听到筹备阿穆尔考察队的消息，便回忆起当年阿穆尔的哥萨克勇士们所建树的丰功伟绩，这些勇士至今还活在人民心目中。这个消息使人民重新燃起了美妙的希望：

① 摘自 M. C. 沃尔康斯基呈致穆拉维约夫的正式报告。

② 见 M. C. 沃尔康斯基公爵所藏的手稿。

他们希望收复富饶肥沃的阿穆尔边区和阿尔巴津(都是1689年割让给中国的)，他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盼望通往太平洋的航线开辟后发展贸易和工业。阿穆尔是旧世界通往新世界的捷径，阿穆尔对俄国是一桩伟大的事业！大家明白了这件事的重要和益处，并衷心赞助穆拉维约夫总督伟大而善良的思想，把他看作不懈怠地推动帝业发展，为陛下英勇献身、竭诚奉公的功臣。”

Б.司徒卢威写道：“伊尔库次克，这东西伯利亚的首府，文化和工业的中心，举城欢呼，大摆筵席，庆祝穆拉维约夫战胜了近百年来的种种谬见。甚至彼得堡上层官员也长期囿于这些谬见，因而变得目光短浅。只有象穆拉维约夫那样高瞻远瞩的目光，大鹏展翅的魄力，才能给蒙昧遥远的边区带来光明，为世人揭示出事实的真相。我无法表达大家的喜悦心情！当时每人都尽其力所能及，贡献自己的力量。商界人士知道穆拉维约夫对他们没有好感，但也能公正地评价他的功勋；他们表示愿意为阿穆尔航行捐献大宗款项，可以说是想努力同穆拉维约夫握手言和。四面八方不断送来礼品。在贵族俱乐部大厅里举行的隆重而豪华的宴会，也表明穆拉维约夫同商界的和好。这是穆拉维约夫就任总督以来第一次应伊尔库次克商界邀请参加的宴会。”① 总之，我们可以说，整个西伯利亚听到开辟阿穆尔航线的消息时，都大为震动。

4月19日，穆拉维约夫离开伊尔库次克，南绕贝加尔，踏上了坎坷的征途。到恰克图后，于4月26日给M.C.卡尔萨科夫写信说：“亲爱的朋友，我趁海军中尉库普里扬诺夫② 动身的机会，答复你4月18日和22日的来信。我24日到达这里，在等库伦来的消息，大约要等到30日，5月6日无论如何要赶到边金诺。如果轮船能到那里去接我，那是最好不过了。那时我们便可以相信轮船 360

① 《西伯利亚回忆录》，第174页。

② 雅柯夫·伊万诺维奇，现为海军中将。

能逆水航行。

"涛告要在石勒喀或者格尔必齐①（这里有一天的休息）隆重举行。在我到达之前，你要准备好一份和我们同行的全体文武官员的名册，注明每人的职务，说明哪些人只是乘客。我想，你的木筏能够到达阿穆尔，至少应该从驳船、木船和轮船便于装货的地方启航。木筏还可以运木柴，甚至可以行驶得很远。"

在去恰克图和石勒喀扎沃德的途中，穆拉维约夫到处都受到热烈欢迎，人们为他设宴洗尘，赋诗作歌。下面这首诗就是商人克谢诺方特·康定斯基4月27日向穆拉维约夫朗诵的：

沙皇的功臣！为了欢庆你的凯旋，
我们大摆酒宴；
对你赞美的深情
我们怎么也表达不尽。

你即将启程远航，
预示着西伯利亚要升起新的曙光；
它将把新的荣誉
带给俄国和沙皇。

西伯利亚满怀希望，
注视着破晓的东方，
期待你那令人鼓舞的劳动，
使我们的财富能尽其用。

你为我们的财富开辟阿穆尔之路，
你给予我们前进的动力，

① 即石勒喀扎沃德，它位于石勒喀河畔，当时在习惯上简称其为石勒喀。格尔必齐为石勒喀河畔的村镇，从前曾经是一个与中华帝国的交界点。

你奠定发家致富的基础，
从此这幸福的边疆将成为我国领土。

也许，我们的双头雄鹰，
会唤醒沉沉欲睡的人们，
它全身闪烁着新的荣誉，
呼唤人民走向新生。

命运之神选谁作行善使者，
谁就是幸福的人；
她对谁说：前进吧，去实现理想！
谁便幸福无量。

命运之神赋予你的使命 361
是执行世代相传的决定，
上帝向你祝福，
去历尽艰辛建树功勋。

整个西伯利亚世世代代
将歌颂你的英勇远征！
那时我们将振臂高呼：
乌啦，乌啦！我们的穆拉维约夫！①

① 瓦. 罗曼诺夫：《俄罗斯言论》，1859 年 8 月，第 111—112 页。

# 第四十三章　1854年

362　中国政府拖延外交谈判　穆拉维约夫抵达石勒喀扎沃德　地方当局代表前来为穆拉维约夫饯行　向他献圣母像　送别祈祷　石勒喀扎沃德一片欢腾　欢迎穆拉维约夫的庆祝活动　庆祝活动的盛况　流放犯马克耶夫为此而作的颂诗　庆祝活动结束

中国政府采取了它同我国外交谈判时惯用的手法，对批准阿穆尔航行一时迟迟不作答复。然而时不我待，长此拖延下去，势必使我们前功尽弃。穆拉维约夫深知中国人的特点，因此决定采取坚决行动。他不待北京朝廷答复，便于1854年5月7日乘船从边金诺到了石勒喀扎沃德，住在石勒喀河对岸（即右岸）的西伯利亚第十五边防营。当时派到阿穆尔探险的边防混成营和山炮队便驻扎在该地。Н.Д. 斯韦尔别耶夫写道："石勒喀河两岸顿时热闹起来。河中心停泊着六十马力的'额尔古纳'号轮船。左岸停着一长串驳船、平底船和木筏，满载着供远航用的粮、肉、酒及许多其他食品。"①

穆拉维约夫抵达石勒喀扎沃德的消息一经传开，外贝加尔省
363 的地方长官和各阶层代表便纷纷赶来饯行。其中有来自赤塔的驻军司令兼哥萨克统领 П. И. 托波里斯基少将；有来自上乌丁斯克的西伯利亚独立军团第二十四步兵师师长米海洛夫斯基少将；有来自涅尔琴斯克的工厂矿务代理主任中校工程师 И.Е. 拉兹吉尔捷耶夫和工厂的高级官员。宗教界代表是涅尔琴斯克扎沃德的监

① 《阿穆尔河航行记》。

督司祭兼大司祭西美昂·博哥留勃斯基，他代表该地显圣大教堂向穆拉维约夫敬献古老的圣母像，并向去阿穆尔考察的军人们祝福。传说这个圣母像是从割给中国的阿尔巴津回来的居民带出来的。圣母带有模压的银质衣饰和银质光轮，安置在金碧辉煌、嵌着玻璃的木龛里。随圣母像一起还献了一个小匣，内有三俄磅神香、五俄磅蜡烛，还有一本带宗教日历的祈祷书。

穆拉维约夫以基督教徒的无限虔诚接受了宗教界的献礼，请大司祭持圣母像为他祝福，然后把圣母像转赠给部队。接着，应穆拉维约夫的请求，举行了送别祈祷仪式。当时在场的 C. 博哥留勃斯基大司祭写道："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来到石勒喀扎沃德的，还有外贝加尔其他阶层的代表：商人、小市民和平民知识分子。在穆拉维约夫逗留期间，河上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船只，岸上人群熙熙攘攘，辐辏云集，川流不息，忙忙碌碌，当时的盛况把石勒喀扎沃德几乎变成了一座港埠闹市；海军、陆军、炮兵、工兵、哥萨克军……各式各样的军服，又使人觉得石勒喀扎沃德好像一座大兵营。为了支援阿穆尔考察队，伊尔库次克的巨商富贾和其他人士捐献了大批钱款和各种物资。涅尔琴斯克工厂矿务代理主任拉兹吉尔捷耶夫中校提议悬灯结彩，大放焰火，按俄罗斯习俗盛会欢迎穆拉维约夫的莅临；军官们和各厂的官吏职员一致签名表示赞同。当一切准备就绪后，代表们就前来邀请穆拉维约夫参加庆祝活动。穆拉维约夫以其固有的谦恭态度接受了邀请。庆祝活动定于 5 月 364
9 日即圣尼古拉日这天举行。

"是日傍晚，人们早已移植了许多树木，把工厂那条一俄里半长的主要街道布置成林荫路。树丛里高筑舞台，燃着灯盏。街心矗立着'光荣'教堂，两侧是用油盏和彩灯点缀的尖塔。教堂正中高悬着一幅透明画，上面以花体字写着皇帝陛下御名的缩写字头①，冠

① 即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名字和父称的第一个字母 H. П.。——译者

之以皇冕，上方是一只展翅飞翔的雄鹰。画底下写着：

乌啦！尼古拉，我们英明的君王！
你的雄鹰凌云展翅、任意翱翔……
蒙古，勿开口！中国，莫争辩！
对于俄国，北京也并非遥远地方！

“在街心高坡的广场上，栽着落叶松、稠李、白桦、松树、踯躅和小灌木丛，以与左侧遥遥相对。树木围成一个半圆形的小花园，园中有一条也由这些树木缀饰的林荫甬道。半圆花园的中央是教堂，两侧是尖塔。一道道拱门自然而巧妙地把它们联接起来，真是蔚为壮观。两侧的尖塔，除悬有彩灯外，还有鲜花。这些拱门即小教堂的深处，嵌挂着三幅透明画。中间的一幅是寓意画。一个勇士屹立在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的会合处——乌斯特-斯特烈耳卡，一手持剑，一手持盾，两脚踏着铠甲。勇士的剑指着东方，东面的远景处画着十字架、向十字架膜拜的蒙古人、初升的旭日，等等。勇士头上和阿穆尔河口上空，各有一只双头雄鹰。在两鹰之间的云层中，战神驾着一辆庄严的双马战车。这幅画的下方，是阿穆尔河沿岸的牧场、耕地、教堂，以及耕耘稼穑、凿山开矿等景象。画上还有边区的动物分布状况：走兽、鲸鱼、飞禽、游鱼等等。画面远景处，在阿穆尔河口有一座城市，海滨停泊着军舰、战船、轮船和舢板等等。画底下写着一首诗：

我们的北方勇士啊！
你要奔向成吉思汗统治过的地方！
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西伯利亚巨人，
拿下阿穆尔，守住这边疆！

365 你象雄鹰飞越要塞，
象天鹅逐波戏浪漂浮，

象狂风掠过沙漠，
去实现彼得大帝的思想。

这是先皇彼得大帝的思想，
它深邃如同难测的海洋，
力量强大好似雄鹰的翅膀，
它丰富犹如富腴的东方！

海洋遇见你，
会驯服地匍匐在你的脚旁；
岛居的基立亚克人
会俯首贴耳地向你归降。

我们的英雄啊，带着和平出征吧！
星辰将为你导航……
祖国智慧之神
将把桂冠戴在你头上。

“右侧尖塔的横幅上写着穆拉维约夫于治理东西伯利亚期间所完成的历史功绩：

“辉煌的尼古拉一世皇帝在位时期，穆拉维约夫中将治理东西伯利亚的政绩如下：

1. 1851 年夏改革外贝加尔边区；

2. 1852 年夏为外贝加尔哥萨克军队授旗，任扎波里斯基少将为哥萨克军统领；

3. 1853 年夏在石勒喀河和翁达河开采黄金达一百七十一普特；

4. 1854 年夏轻便的区舰队在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下水，以便在阿穆尔航行；海军中校卡扎凯维奇为区舰队主要缔造人。

“左面的尖塔上挂着一幅胶漆画，画着一条河，三个校官乘木船航行；下面写着：

卡尔萨科夫、涅维尔斯科依、卡扎凯维奇，
勇敢的航行者，你们也值得颂扬！
要像古代雅依克河的勇士们那样英勇，
要像叶尔马克·蒂玛菲耶奇那样顽强。

366 “拱门后面，全景深处的高台上摆着一块盾牌，上面刻着 H. H. 两个花体字母(穆拉维约夫名字与父称的第一个字母)，闪烁着蓝色的萤光。

“总之，到处彩灯高悬，光芒四射，绚丽夺目，构成一幅迷人的图画。

“晚 8 时半，穆拉维约夫带着随从人员渡河而来。为了欢迎客人莅临，这里鸣了礼炮，又放了一百只爆竹。盛会的主持者 И. Е. 拉兹吉尔捷耶夫，带着他的随从和矿务官员在河岸上迎接穆拉维约夫，陪他游览了大街，然后进入花园。这里排列着骑兵乐队和工厂器乐队，还有俄罗斯民歌歌咏队(由流放者组成)。

“穆拉维约夫带着随员去欣赏彩灯，当他走近缀有沙皇御名的盾牌时，各处立刻爆发了震耳的‘乌啦’声。数以百计的爆竹、焰火腾空而起，山炮齐鸣，军乐队奏起了民间颂歌‘天祐吾皇’。然后，穆拉维约夫沿街而下，走向彩灯的尽头——凯旋门。看完凯旋门后，便转回身沿街而上，当他走近花园时，立刻嘶嘶地喷射出两股焰火，对他表示欢迎。这时河上驶来两艘木船，用花炮彼此对射；水面上花火纷飞，引人入胜……穆拉维约夫观看了这场战斗以后，回到官邸花园。这里又轮番奏起军乐，歌手们唱着俄罗斯民歌。当时还唱了一首诗，这首诗是流放在卡拉的卡卢加商人马克耶夫作的：

石勒喀河的彼岸，

有个肮脏的小村庄。
那里聚集了人群，
衣着、习俗，各不相同。

我们缄默，
一言不发！
仿佛我们
不在这里！

新入伍的哥萨克，
城里的小贩，
还有他们的家室，——
都聚集在一起。

石勒喀扎沃德的舞会，
人人皆愿一睹为快。
人们走着，议论纷纷，
谈着那艘轮船的来临。

突然，石勒喀河上，
掀起了层层波浪。
几只小小的木舟
隐约出现在远方。

‘乌啦！’‘乌啦！’一片声响，
到处呈现一片繁忙，
从每一家庭院，
都有人涌向岸旁。

大家都喜气洋洋，
响应着'乌啦'的声浪。
这突然降临的盛会
竟使人把一切遗忘。

人们恭候已久的将军，
他的名声在国内无比响亮。
他讲起此次远征的光荣，
鼓舞我们立志向上。

'不要吝惜自己的力量！
要以功勋为无上荣光！
没有什么可以畏惧！
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兵多将广！'

他面向全体民众
发出号召：'谁愿与我同去？'
'将军，我们都愿赴汤蹈火，
我们都准备为国捐躯！'

忽然，响起了合唱的歌声，
礼炮也隆隆地轰鸣。
船舶穿过山峦，沿河而下，
开始了此次远行。

"接着，开始了豪华的晚宴，人们频频举杯祝酒：第一杯祝皇帝陛下和全体皇族万寿无疆；第二杯祝高加索的英雄、彼得大帝理想的实现者穆拉维约夫总督身体健康。人们一再为客人干杯。最后，大家举杯祝穆拉维约夫的部下和即将远航的考察队全体人员身体

健康，一帆风顺。晚宴至午夜一时许结束。大家纷纷告别归去。

“石勒喀扎沃德为庆祝穆拉维约夫远航举办的首次、也是仅有的一次隆重活动，获得了最为圆满的成功。”①

① M. C. 沃尔康斯基公爵家藏文献手稿。

# 第四十四章　1854年

368　对阿穆尔河的首次军事考察　考察队由石勒喀扎沃德出发并继续航行　到达瑷珲　与军官拉兹格拉德斯基相遇　涅维尔斯科依在马林斯克哨所的报告　首次军事考察的成果

5月14日清晨，穆拉维约夫命令全军于当日下午出发。H.Д.斯韦尔别耶夫[①]写道："是日风和日丽。灿烂的阳光照耀着石勒喀河两岸。连阳光照耀下的山岭和峡谷，似乎也在为河上发生的一切欢欣鼓舞。4时许，军号声大作。穆拉维约夫带着随从前往兵营，于是我们大家便直奔河岸。

"岸边的空地上摆着一张小桌，铺着桌布，放着圣母像（从阿尔巴津带来的）。当地的神甫用圣母像为我们祝福。

"神甫们从河对岸的石勒喀扎沃德教堂出发，举着神幡，拿着圣像走来。教堂的钟声响了。神甫们穿着金光闪闪的法衣走向渡口，口中念诵着复活节的经文，因为四十天的至高无上的基督复活节尚未结束。他们离岸登舟，驶向兵营，河面上轻轻地荡漾起他们的诵经声：'愿上帝复活，让他的敌人死亡'……神幡遮蔽了兵营旁的河岸。穆拉维约夫带着随从，迎着圣像手划十字，鞠躬礼拜，士兵们按照条令规定行了军礼。接着穆拉维约夫向士兵们讲道：'弟兄们！出征的时刻到了。让我们向上帝祷告吧！请求他祝福我们
369 一路平安。'士兵们异口同声地回答：'甘愿效劳！'人们脱掉帽子，

① 《阿穆尔河航行记》，第25页。

集合号声和谈话声也静了下来，教堂执事便按照惯例举行祈祷仪式。他们为远航人向主祷告，祈求赐福。

“祈祷后，举行了给战船撒圣水的仪式，并向跪伏在地即将出航的士兵们祝福。然后，大司祭拿着圣十字架和圣水，由穆拉维约夫和考察队的船队司令卡尔萨科夫上校陪同，走到船队前，念着规定的祷词，向木船、浮运船、驳船、木筏一一泼撒圣水。撒完圣水后，C. 博哥留勃斯基大司祭向士兵发表了充满激情的讲话。之后，他手持十字架，照例地念了一遍上帝恕罪的祷词，最后教堂执事便唱起长寿颂歌，到此宗教祈祷仪式便告结束。将军所乘坐的那只船的桅杆上升起了总督旗。大家纷纷登船。启航命令下达了。”①

斯韦尔别耶夫继续写道：“穆拉维约夫的船走在最前面，其余的船尾随于后。举目远眺石勒喀河两岸五光十色，两岸上和水上的‘乌啦’声，船桨拨水的噼啦声，震耳欲聋，响成一片。在这欢乐的时刻石勒喀壮丽极了！河水流得很欢畅，似乎也喜欢并且爱上了这批创业革新、行驶在它两岸之间的新船队。

“工厂向船队鸣炮致敬，炮声在山谷里回荡。石勒喀全城居民高呼着‘乌啦’，把帽子抛到空中。这是倾城出动极其热情的、兴高采烈的欢送，它预示船队这次远征将是一帆风顺的。

“船只首尾相接，长达两俄里多，沿着曲折的河面行驶着。最前面，悬挂总督旗的高大桅杆为船队引航；稍后，军官们乘坐的三艘船相互追逐着破浪前进；最后面是一排排的驳船、木筏、平底船。河水在船桨的拍击下哗哗作响，船头上灯火闪烁，乐声悠扬。石勒喀河曲折迂回之处，令人感到新颖别致，夹岸悬崖，高耸入云，映衬着一幅生动的图画：阳光照射着峭壁的顶峰，河水在绚丽的阳光下 370

① 考察队启航时，从中国传来许多极为不利的谣言。据说，中国已陈兵阿穆尔，并在黑龙江城对面沿河两岸拉起了链条，船只碰上就会撞沉。穆拉维约夫不信这些谣传；但不能否认，考察队面临的航路是完全陌生的，未经勘察的。

闪闪发光，灌木丛、树木和草地披上了早春的绿装。

“天色入暮。‘韦特卡’号载来伊尔库次克的信使。这只快艇在河上穿梭似地往来，把书信传递到各条船上，收信人一个个伸出双手。然后，船队又向前疾驶。眺望左岸，鳞次栉比的房舍和人群映入眼帘。晚8时，太阳便隐没到山顶后面。第一艘船发出休息的命令：靠左岸，停船！货船靠右岸！离石勒喀扎沃德十八俄里的地方是官办的新金矿的乌斯特-卡拉堆栈，归涅尔琴斯克矿业长官管辖。考察队便在乌斯特-卡拉平原上渡过第一夜。人们在绿色的草地上铺好地毯和桌布，穆拉维约夫和随行官员席地而坐，共用晚餐。号手们吹奏起乐曲。

“晚餐上的佳肴是一尾很大的白鳇鱼，这是从阿穆尔河游到我们石勒喀河来的。当天色完全黑下来的时候，两岸灯火齐明，士兵的锅灶也升起了炊烟。白天的奔波劳碌和嘈杂喧哗都停息了，只有哨兵的呼喊偶尔打破夜的寂静。我永远不能忘记这美妙的5月之夜和乌斯特-卡拉宿营地。这一天的一切我都永远忘记不了。这一天有许多令人喜悦的见闻，另一方面，人们又心往神驰地等待沿着陌生的边疆继续航行。这陌生的边疆，人们在西伯利亚谈论过多少次，可是谁也没有亲眼目睹过。

“次日凌晨，我们离开了乌斯特-卡拉宿营地。晨2时，奏起了将军进行曲，船上顿时活跃起来；3时，船只启锚，沿石勒喀河继续航行。

“石勒喀的两岸真是美丽如画。左岸是石灰岩的山峰，同大部分西伯利亚河岸一样，长满了针叶林。右岸主要是平原。过了卡拉以后，第一个移民点是波洛文金斯科耶村，再往下是一个较长的村子库拉尔，接着是乌斯特-绰尔宁斯卡亚，我们在这些地方没有停留，但从船上看到，好奇的村民都跑来观看这一史无前例的场面。过了绰尔纳亚河口的绰尔纳亚村，便是座落在石勒喀河左岸

的格尔必齐（距石勒喀扎沃德七十俄里），这是我们航程中倒数第二个哥萨克村。格尔必齐是一个有教堂的大村。这里住着格尔必齐哥萨克连的连长。我们在乐声中靠岸。一群哥萨克妇女和儿童把号手围了起来。当地哥萨克请将军检阅了仪仗队。中午船队离开河岸向前进发。格尔必齐的哥萨克告诉我们，从此地顺流而下，航行一天可以发现左岸峭壁上有一个大洞穴。据当地土著说，中国人经常逆流而上驶到格尔必齐，在这里停下来以供品向他们的神佛致祭。从此再往下走不远，石勒喀河岸便有了某些变化。右岸是连绵不断的峭壁，左岸却是山谷，岸上的树林多属针叶树树林。在离乌斯特-斯特烈耳卡不到五俄里的地方，石勒喀河分成三股支流，四周都是开阔的平原，上面覆盖着白桦树林。船上一个士兵见树木长得很匀称，说这些树好象是在同一年种植的。这一带旷野越来越广，阿穆尔山脉离河道较远，两岸显得很宽阔。石勒喀河绕过若干岛屿之后，重又汇成宽大的河道，最后变成一条独具特点的大河，河面广阔，水流湍急。再往下不远，石勒喀河便与额尔古纳河汇合。然后这两条河流入另一条名字更响亮的大河。右面可以看到额尔古纳河河谷和阿穆尔河的宽大河道。在驶进阿穆尔河之前，需要观察一下周围的地形，并将船只按先后顺序整编一下。这是在5月17日的傍晚。考察队驶到了乌斯特-斯特烈耳卡。最后一次登岸宿营的情景是很动人的。人们围坐在岸边升起的篝火旁，畅谈通宵，启航的准备工作直到次日（5月18日）午后2点多钟才作完。早上下起雨来。2时许发出了信号，船只启锚开航。2时半划船和'额尔古纳'号轮船驶入阿穆尔河。号手吹奏起'天祐吾皇'的颂曲。船上的人全体肃立，脱下帽子，划十字。穆拉维约夫舀了一杯阿穆尔河水，向全体人员祝贺阿穆尔河航行的开端，于是人们高呼'乌啦'！这是俄国人间隔两世纪之后重新在阿穆尔河上航行的庄严时刻！看到船只在平坦的河面上行驶，心中该有 371

多么高兴啊！

"5月20日考察队驶到阿尔巴津的故址。在靠近这个荒凉的、
372 传说中的神圣地方时，乐队奏起'愿我主在锡翁享有盛名'的颂曲。将军下令各船祈祷。人们起立脱帽。祷告后，奏起了民间颂歌。穆拉维约夫第一个登上阿尔巴津的城墙，随后大家也接踵而上。

"考察队从阿尔巴津继续进发，在以下四百俄里的航程中没有遇到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东西。阿穆尔河静静地流着，在倾斜的两岸之间穿行，时而成一条统一的河道，时而分成几条支流或者水渠。第一个幽美的地方是右岸的察哈彦砂崖。考察队停下来在悬崖脚下进餐。

"5月28日考察队驶至结雅河口（即精奇里江——译者），穆拉维约夫便从这里派官员前往瑷珲通知考察队到达之事。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象晴天霹雳一样，使瑷珲的守城官大吃一惊。他事先没接到自己政府关于通航的任何命令，对此事毫无所知，因此提出许多理由不让考察队通行。然而，满人从来没见过轮船，也没见过大批的驳船和木船在河上行驶。考察队船只的出现使满清官吏惊慌失措，因此他们只希望俄国船只尽快离开他们的城垣。5月30日考察队驶至布列亚河口，6月2日驶过松花江口，5日驶过了乌苏里江口。

"由于没有阿穆尔河的地图，考察队只好根据亚洲全图来计算航程。6月9日驶至乌苏里江口以下二百俄里的地方，大家推测很快便要到奇吉湖了，因为那里的地形很象到过该湖的人所介绍的情况。那一天，突然暴风雨大作，船只在几分钟内就沉没了，考察队险些丧失全部辎重。人们在一个微微露出水面的岛上晒了两天食品。9日是圣基利尔日，大家为了纪念这位圣者，便把岛命名为圣基利尔岛。6月10日傍晚，发现河上有一艘木船扬帆逆流而来，船上坐着一位海军军官。人们聚集岸边，站在穆拉维约夫周围，

焦急地等待着消息。不等木船靠岸，穆拉维约夫就喊道：'到马林斯克哨所还有多远？'原来那船上的军官是拉兹格拉德斯基。他答道：'五百俄里。'然后拉兹格拉德斯基向穆拉维约夫递交了涅维尔斯科依的信。信中说，必须在呼塔里[1]河口驻扎一连哥萨克骑兵，以便从那里与皇帝港建立联系。

"考察队在到达这个地方以前，发现沿岸的大部分村庄都已空旷无人，因为居民都吓跑了。但是从这里开始便可以遇到果尔特 373
人。他们用好奇的眼光打量俄国人。拉兹格拉德斯基事先在他们那里找好了几名引水人和向导。在这以前是无法找到引水人和向导的，而在陌生的河上航行曾经遇到很多困难，速度也很缓慢。穆拉维约夫上岸到一个村子里去进餐。他照例向村民赠送了一些钱财和各种小礼物。这使果尔特人胆子大了起来，他们带着妻子儿女先后来到穆拉维约夫的座椅旁，向他鞠躬行礼。

"穆拉维约夫继续沿阿穆尔河航行，在将到达马林斯克哨所时派出了'额尔古纳'号。该船于6月12日到达马林斯克哨所。涅维尔斯科依当时在迭卡斯特里湾，得到这个消息后，便立即赶到马林斯克哨所，从那里乘兽皮船来迎接总督。他在距马林斯克哨所七俄里的地方遇到了考察队，当即向穆拉维约夫报告，说我们在阿穆尔河和萨哈林岛上的各个哨所状况良好，'德维纳'号、'额尔齐斯'号、'贝加尔'号和'东方'号各船已到达迭卡斯特里湾，普提雅廷将军的全部船只均已调集到皇帝港。他请穆拉维约夫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和皇帝港两者之中选择一地，布置我国船只，进行防御。并且提到，运往堪察加的全部部队和粮食，可以立即由马林斯克哨所直接运到迭卡斯特里湾，船在那里装上士兵和粮食以后，便可以开往选中的防御地点。

"6月14日中午，考察队到达马林斯克哨所，大小船只从这里

① 原文 Хутари，疑系 Хунгари（洪加里）之误。——译者

进入阿穆尔支流的河湾。当时岸上只有两所小房，住有五名哨兵，储存着货物和粮食。这天午饭时，穆拉维约夫和全体航行人员聚集在一起，在友谊和欢乐的气氛中彼此祝贺俄国对阿穆尔河的首次军事考察胜利结束。

“我们第一次军事考察的成功，在占领阿穆尔河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阶段。这次考察使我们彻底了解了这条通航河流的沿岸情况，证明这条河适宜通航，而且由于这一带人烟稀少，往阿穆尔河岸移民是既方便又可能的。它还告诉我们，当地居民热爱和平，而中国人是软弱的。总之，这次考察为俄国开辟了通往东洋的道路。”

# 第四十五章　1854年

穆拉维约夫在马林斯克哨所逗留期间的活动　在皇帝港同普提雅廷商洽船只进驻阿穆尔河口湾之事　穆拉维约夫到达彼得冬营　由彼得冬营乘鹿到尼古拉耶夫斯克　中国理藩院对穆拉维约夫咨文的答复　穆拉维约夫到达阿扬和离开那里　敌人进犯堪察加　反击敌人　派遣马克苏托夫公爵进京报捷　374

穆拉维约夫在马林斯克哨所停留期间，为了保卫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不受敌人侵犯，决定调拨三百五十名从阿穆尔航行来的士兵，去补充堪察加区舰队的第四十七陆战队，命令他们从马林斯克哨所出发，经由奇吉湖开赴迭卡斯特里湾，然后从那里乘"额尔齐斯"号和"德维纳"号运输船，前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我们知道，这两艘载着大炮的运输船是由喀琅施塔得启航绕道驶往堪察加的。它们在敌人发动进攻之前如期赶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并将援兵和粮食运到该地。穆拉维约夫又命令哥萨克连带两门山炮留守马林斯克哨所，其余士兵沿阿穆尔河顺流而下，前往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

当时卡尔萨科夫上校被派赴彼得堡，就考察队顺利抵达阿穆尔河口之事，上奏皇帝并报告穆拉维约夫所作的其他部署。

因为皇帝命令要在战争期间将我国在日本的船只开进阿穆尔河口，所以穆拉维约夫便从奇吉湖经林间小路步行到迭卡斯特里湾，乘"东方"号纵帆船到皇帝港去同普提雅廷将军商洽此事。他在皇帝港同普提雅廷就"巴拉达"号巡航战船进驻阿穆尔河口事商　375

定后，又返回迭卡斯特里湾，然后，从那里动身，经河口湾驶向彼得冬营。途中，穆拉维约夫巡视了拉扎烈夫岬，命几名水兵留在那里给从皇帝港来的“巴拉达”号巡航战船指引卸货地点。之后，他顺着萨哈林航线继续北行，打算在这一段路上开辟一条通往阿穆尔河口的中央航线，但是，这次不完整的考察并没使他实现自己的意图。穆拉维约夫到达彼得冬营后，派大部分随员乘“东方”号纵帆船驶往阿扬。他自己则同涅维尔斯科依和卡扎凯维奇船长一起，乘鹿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视察阿穆尔河的下游，选择设防地点。当时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只有三所房子和俄美公司的一个商栈。

穆拉维约夫在尼古拉耶夫斯克收到中国的一件回文，答复他航行阿穆尔之前就划界事宜致中国理藩院的咨文。这个答复见于吉林协领富尼扬阿从奇吉寄来的信中。信中通知说，他奉大清皇帝之命前来勘察和划分中俄边界，乃由三姓城① 乘船沿松花江顺流而下；但因获悉总督驶往阿穆尔下游，所以在莫勒奇屯停下来，派遣官吏台恒等、拨什库②（把总）德林和喜成③率领属员前来传达大清皇帝的旨意，而他本人则俟俄国官员到达后再来勘察边界。

“东方”号纵帆船由阿扬返回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后，穆拉维约夫便带着其余的随员于8月9日乘该船赴阿扬。到阿扬之后，他命令某些去堪察加的官员携带部分邮件乘俄美公司的“锡特卡”号轮船去博耳舍烈次克。可是该船却直奔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结果在驶入阿瓦恰湾时，被参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战斗后撤
376 退的敌舰所俘。“东方”号纵帆船，奉穆拉维约夫之命，载着邮件驶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这艘船于8月17日离开阿扬，26日驶

① 即吉林依兰（今依兰属黑龙江），清康熙五十四年筑城。历置协领，副都统及依兰府于此。——译者

② 清代官名，按满语音译，汉名“领催”。——译者

③ 俄译为 Далин 和 Сичен，这里按俄语音译成汉字。——译者

入阿瓦恰湾。但在入口处遇见了一号小艇，该艇指挥官水手长诺沃格拉勃廉内说那里有敌舰，于是“东方”号便调转船头返航。它在千岛群岛北部的一个岛(幌筵岛)上进行检修之后，遇见了开往博耳舍烈次克的“贝加尔”号运输船，便把邮件交给该船。之后，9月20日，“东方”号也到达博耳舍烈次克，八天以后开赴彼得冬营，10月10日抵达该地过冬。

8月20日穆拉维约夫离开阿扬。他考虑到将有八百人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过冬，因此命涅维尔斯科依船长在该地建筑房屋，并用划船从彼得冬营运去粮食。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敌人攻打堪察加的军事行动①。战争初期，我国在阿穆尔的兵力很弱。在穆拉维约夫将军运来军队之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和阿穆尔河口的防务才得到加强。8月18日，由六艘英法船只组成的舰队虎视眈眈在阿瓦恰湾停泊场抛锚下碇。

小湾内停泊有海军中尉伊兹耳美捷夫指挥的“阿芙乐尔”号巡航战船和海军中尉瓦西里耶夫指挥的“德维纳”号运输船。前者于6月19日就开到阿瓦恰，后者又从迭卡斯特里运来三百五十名边防军。这些人大大加强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防御力量，所以英法舰队的出现并未能使我们措手不及。我们修筑了七个炮台，并有四十二名军官和八百七十九名士兵（包括三百五十名边防军和十八名志愿兵)在这里驻守。

敌人的兵力是：法国的巡航战船“堡垒”号——六十门炮，轻巡航战船“厄里迪斯”号——三十二门炮，轻快巡航战船“奥勃利加多”号——十八门炮；英国的巡航战船“总统”号——五十二门炮，轻巡航战船“皮克”号——四十四门炮，轻巡航战船“厄姆费特赖特”号——二十四门炮，三百马力的兵轮“维腊果”号——六门炮。

① П. В. 舒马贡尔：《俄罗斯档案》，1878年，第8卷。

8月17日4时半，发现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三桅兵轮驶向阿
377 瓦恰湾，在离海岬信号塔约三浬处停了下来。我军派出一艘快艇迎上前去进行检查，但是该船一见快艇便立即调头逃窜。这时该船上出现了许多人。很显然，这艘在海湾口巡航的船是敌人舰队的。旅居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美国人，对该兵轮冒用美国国旗极为愤慨。法国将军加里在«Revue des deux mondes»[①]上发表了«L'expédition de Petropawlowsk»[②]证实了英国将军企图利用美国国旗平安无事地窜入停泊场。

8月20日，发现敌人企图发动猛烈攻击。晨8时人们在一号炮台作祈祷，正在读福音时，敌人开始炮轰这座炮台。炮弹从人们头上掠过，落到小湾的岸上，没造成任何伤亡。敌人慢慢向前逼近。9时整战斗开始了。敌舰所摆的阵势，使我军"阿芙乐尔"号巡航战船、"德维纳"号运输船以及三号炮台都无法命中它们，而二号炮台的炮弹也只是勉强能射到。我方一号和四号炮台却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这两座炮台仅有八门炮，要对抗三艘巡航战船、一艘兵轮的八十门炮，包括掷弹炮及臼炮。一号炮台使敌舰遭到的伤亡最大。不过炮台指挥官加夫利洛夫中尉负了伤，炮队中除牺牲者外，还有些人被炮台后面峭壁上震落下来的石头打伤。大小石块纷纷落下，砸在炮车上，使大炮无法发射，人们只好把炮破坏了。

24日晨4时，发现兵轮上的敌人蠢蠢欲动，准备用小船、汽艇、小艇登陆。5时许兵轮拖着两艘巡航战船驶向地峡。地峡上的炮台首先开火。"总统"号不待解开船索就开炮还击。炮台打得既迅速又准确，头一排炮弹便命中"总统"号的斜桁，击落了英国国旗。因为这一次敌舰在炮台附近抛锚，企图尽速消灭我炮台，所以我方

① «西方世界评论»。——译者

②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探险记»。——译者

炮火百发百中。然而敌人的炮弹也纷纷打来，使我炮队遭到很大的伤亡，以致难以支持下去。炮队在英勇顽强的指挥官鼓舞下，依 378
然予敌以重创，并且击沉了一艘载有登陆部队的小艇。这一天，指挥官马克苏托夫公爵表现了英雄气概，他冒着密集的炮火，鼓舞士兵，亲自瞄准射击，一直坚持到被打断一只胳臂而倒下。敌舰"堡垒"号上爆发了一片"乌啦"声。敌人由于我方损失惨重而兴高采烈。他们集中全部炮火继续轰击炮台，使炮台失去了还击的能力。

七号炮台坚持的时间较久，并且竭尽全力轰击敌人的巡航战船和兵轮。炮台指挥官海军大尉科拉洛夫一直坚守阵地，甚至在大炮全被击毁并被泥土乱木埋住时，仍然不离炮台。后来由于头部被石块打伤，才被人抬走。炮队并入步兵连队。

敌人摧毁这些炮台之后，就命"总统"号巡航战船和兵轮轰击尼科耳山。登陆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分乘两艘登陆艇和二十三只划船扑向七号炮台。一个法国海军少将高举明晃晃的战刀在后面督战。从船的数目来看，登陆部队约七百人。但我方迎战的兵力只有二百零四人。

敌人的一部分前卫部队在浅滩上经过整顿后，绕过尼科耳山，出现在湖边炮台的对面，但却遭到霰弹的迎头痛击，拖着尸体和伤员退下去。他们又向炮台发动了第二次攻击，也得到了同样的结局。登陆部队迅速爬上山头，向我方巡航战船和运输船的部队射击。我方部队奉命攻占尼科耳山北端，用白刃战打退那里的敌人。另一支登陆部队被赶到地峡。我军又把一百零八名士兵调到山顶。射手们隐蔽在树丛里。炮兵从战壕里、从大炮后面还击。后备队向敌人射击后便转而保卫火药库。野炮用霰弹轰击下山的敌人。我方为数不多的部队一面向敌人射击，一面戮力同心地不停地向前推进，然后，几乎同时亮出刺刀，喊着"乌啦！"冲上前去。敌人虽然人数较多，但没有支持多久，便狼狈溃退，拚命向山顶跑去。

这里等待他们的是无法逃脱的死亡：有些人被刺刀挑下山崖，有
379 一些人则自行跳崖，妄想逃到岸边。但尼科耳山山势陡峭险峻，几乎呈垂直形，因此敌军落到岸上都变成了血肉模糊的尸体。敌人从山北端和地峡附近撤退时，已经溃不成军。他们逃到山下，拖着同伴的尸体，直奔小艇。坐划船退却的情景更惨：我军占领制高点后，向缩成一团的敌人射击，死伤的敌人有的掉到水里，有的倒在船上，到处是一片哀嚎声。许多人在齐颈深的水中挣扎，想追上离岸而去的船只，便游水去赶，但也未能得救。敌军巡航战船和兵轮的炮弹向岸上打来，由于我军选择的地势很有利，没受任何损失。

战斗于中午 12 时结束。部队送走伤员，在山谷里排好队，跪下祈祷，唱了颂歌“天祐吾皇”之后，高呼“乌啦”。我方三十一名士兵牺牲，两名尉官、六十三名士兵负伤。

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发现敌人尸体三十八具，包括四名军官；俘虏四人。敌人的全部损失达三百五十人。缴获英国国旗一面，军官战刀七把，步枪五十六枝。敌人两艘巡航战船船身上都被打了许多孔，螺旋桨全被破坏，总之受创多处。

战斗刚开始，英国海军少将普赖斯便被击毙。当时我们曾经看见，我方的一颗炮弹在“总统”号上爆炸。舰队遂改由法国海军少将弗夫里耶·德·普安特指挥。

8 月 25 日，“维腊果”号兵轮拖着三艘大船到塔利因湾去埋葬尸体；其余船只都在修理。兵轮于 26 日夜晚返回。晨 5 时我国的一号小艇出现在海湾进口处，并且已进入敌舰的视野，但它从远处灯塔得到警告后，便向大海驶去。这时开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东方”号纵帆船，正带着总督的紧急报告和邮件迎面驶来。一号小艇便把发现敌舰的事通知给它。如前所述，这艘纵帆船改向博耳舍烈次克驶去，而小艇则绕过暗礁隐蔽在日伊尔湾里。

8 月 27 日早 7 时许，敌军舰队启锚，驶往大海，很快便隐没不

见了。9月1日，小艇开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2日“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也开到了这里。敌军舰队撤离后，人们被准许回到营房，作感恩祈祷，追悼死难士兵。然后信使奔向四方，通知解除 380
封锁的消息。避居在十俄里、十五俄里、二十俄里以外的家眷回到了自己的家。公爵马克苏托夫第二于9月10日逝世。

公爵马克苏托夫第一奉命带着战利品到伊尔库次克，去报告这一值得庆贺的击退敌人的消息。这位中尉也受了伤。他在伊尔库次克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当时已经考察归来的穆拉维约夫又派他到圣彼得堡去报捷。

这样，敌人便向我们证明对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一切疑虑都是有根据的，并且证实，那些看重堪察加的人的意见是正确的。

弗兰次·什彼尔克写道：“我们占领阿穆尔河口，并利用这条河把各种储备及时运到堪察加，这是我们胜利地击退英法1854年对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进攻的原因；而且后来它还挽救了我国在太平洋上的舰队，使舰队在阿穆尔河口湾找到了免遭敌人袭击的可靠的掩蔽所，因为英法不知道这条进入阿穆尔的航道。穆拉维约夫得知敌舰对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进攻已被击退以后，清楚地预见到，敌人不会甘心失败，他们还会发动新的进攻。因此根据穆拉维约夫的命令，以惊人的速度建立了许多新炮台，准备了各种炮架。”①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之所以得救，是因为穆拉维约夫有先见之明，竭尽全力解决了阿穆尔的通航问题；是因为他坚决主张给堪察加派遣军队，配备大炮。否则，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必然会遭到毁灭，而这次战争的卓越功绩也就不会载入俄国战争史册。早在1853年10月15日，穆拉维约夫从彼得堡给他弟弟瓦列里

① 《俄国的远东》，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学报，第24卷，圣彼得堡，1885年。

安·尼古拉耶维奇写信时就曾说过："一旦同英国开战，则战事必将波及我所管辖的地区。我希望，我新建的军队到那时也能有用武之地。"现在他的预言得到了证实。

# 第四十六章　1854年

穆拉维约夫由阿扬到雅库次克　遇见M. C. 沃尔康斯基并派给后者新任务　穆拉维约夫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M. C. 沃尔康斯基将首批俄国农民移往阿穆尔　卡尔萨科夫从彼得堡写给穆拉维约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返回伊尔库次克　他给卡尔萨科夫和弟弟的信　穆拉维约夫关于撤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英明决定　穆拉维约夫给弟弟的信　英诺森大主教致函穆拉维约夫　穆拉维约夫写信给卡尔萨科夫谈第二次航行的准备工作　穆拉维约夫咨北京理藩院文　И. А. 冈察洛夫对穆拉维约夫的印象　381

穆拉维约夫8月20日离开阿扬，30日抵达雅库次克，在那里遇见了他的专差官M. C. 沃尔康斯基。这时沃尔康斯基已在雅库次克省和阿扬港完成了委派给他的任务。穆拉维约夫批准了他的迁移马亚河沿岸移民点的方案，并再次派他到伊尔库次克，准备往阿穆尔沿岸迁移第一批农民。这个问题穆拉维约夫早在阿扬时便决定了。他决定叫移民到阿穆尔右岸去占据从马林斯克哨所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城之间三百俄里长的地带。

9月2日穆拉维约夫给M. C. 卡尔萨科夫写了一封信，托沃尔康斯基带到伊尔库次克。信中说："我在此间收到了你从伊尔库次克寄来的报告，长长的三十二行文字当然都是出自你的手笔，可是我简直认不出你来了。从前，你写的那种没有官腔的三十二 382
行文字，我倒觉得读起来更有意思。现在你似乎一点也不愿意向

我讲伊尔库次克的事，甚至给别人写信时也一点不谈。即使两地相隔遥远，我仍然希望你看重友谊，给我开诚布公地解释一下。至于报告，你自己也了解，我并不需要它。我已把它交给了雅库次克省省长。我8月15日到阿扬，因疲劳过度病倒了。17日把卡扎凯维奇和克里德涅尔[1]派出去了，我自己是20日离开阿扬，30日到达这里的。由于工作和疾病的缘故，我明天（9月3日）才能启程。我希望在9月25日赶到伊尔库次克，大概要在到达那里以后才能收到你从彼得堡来的信。这封信托沃尔康斯基带到伊尔库次克寄出。他即将离开此地，大概比我早几天到达伊尔库次克。你大概已经知道，我们的全部巡航战船都开来了。但'阿芙乐尔'号上有二十名病号，因此留在堪察加过冬了。请你看在友谊的份上，开诚布公地解释一下你从伊尔库次克寄来的报告，为什么对其他一切事情绝口不提，望速来信答复。"

M.C.沃尔康斯基抵达伊尔库次克后，立即开始了工作。他考虑了全盘情况，然后便在伊尔库次克省和外贝加尔省召募自愿迁往阿穆尔的居民。

当时给予移民下列优待：一、全体移民和他们出发以前生的子女一律免除兵役；二、移民全部家产的迁移费由国家负担；三、国家供应两年口粮；四、供给每戶移民价值五十卢布的农具。结果，申请迁往阿穆尔的有一百五十戶（近两千人）。但是，原定只迁五十戶左右，所以M.C.沃尔康斯基于同年10月走遍伊尔库次克和外贝加尔，对所有申请迁往阿穆尔的家庭作了调查。从其中选出五十一戶（四百八十一人）。他在选择时，注意了每戶成员的健康情况、物质条件以及维持农戶生活所必需的劳动力的数量。1855年2月初，移民们从各村乘着地方提供的大车向石勒喀河进发。
383 他们分成若干队，各自在队长带领下，按照指定路线向前行进。接

① 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副官。

近冬末时节，各个队集中到石勒喀扎沃德下游三十五俄里的库拉尔基村。规定要从这里乘船。准备浮运和供应农民的必需品，准备了整整一冬。准备的物资计有：在彼得扎沃德采购的家具和农具(生铁的和熟铁的)、渔具、面粉、荞麦米、大麦米、油、各类种子、粗呢料子、麻布、酸菜、酸菜干、马铃薯、腌肉、盐、茶、酒、航行期间食用的面包干、烟草、洋姜、铅、火药、窗上的玻璃、秤、杆秤等等，这些东西一部分是在涅尔琴斯克采购的，一部分是在伊尔库次克购买的。总之，移民的食品和全部家具都得到了充分的供应①。霍临斯克草原区杜马的布里亚特人也给了很大的支援，捐献了普通牛羊五百头，良种牛羊六十二头。M.C. 沃尔康斯基还负责为1855年的考察队准备部分食品、牲畜、麻布及其他物资，因此他接受了霍临斯克杜马捐献的牲畜(身上均烙有阿穆尔考察队的印记)，并在出发前把它们运到启航地点。这批牛羊是拨给开往阿穆尔的士兵的，但其中的良种牲畜和一部分普通牲畜交给了移民。另外，冬 384
季在库拉尔基开始建造航运用的驳船，其中一部分船是移民自己动手造的。木匠从初冬便调到该地。第十五边防营的士兵也参加

① 准备的物资数量如下：(1) 种子和菜籽：秋播黑麦(五百普特)、春播黑麦(三百八十普特)、大麦(一百二十二普特)、小麦(八十六普特)、燕麦(一百七十普特)、荞麦(三十普特)、马铃薯(三十一普特)、稷，亚麻籽；白菜籽、胡萝卜籽、黄瓜籽、冬油菜籽、烟草籽、芥菜籽、芜菁籽、萝卜籽、豌豆。(2) 农民格拉特基捐献母马五十匹和公马三匹；阿钦斯克地区的布里亚特人捐献的牲畜中有母牛二十头和公牛四头。(3)渔具：大渔网八张(八十至一百五十俄丈长)，都是单独织成的，可根据需要接长或缩短。(4) 武器：步枪四十枝，火药五普特，铅十五普特。(5) 衣物：粗麻布两千俄尺，羊皮大衣十八件，粗呢料子五百零九俄尺，织袜子和手套用的羊毛二十五普特，手套，帽子，软皮靴。(6) 在伊尔库次克购置的农具和家具：大镰刀一百五十把、小铲刀二十二把、鲍子三十二把、锯十四把、锉二十把、炉盖十个、短把镰刀五十把；在彼得扎沃德置备的有：大铧犁九十二张、小铧犁一百二十一张、齿耙七百八十把、伐木斧二十把、木工斧四十五把、铰链二十四条、铁锹五十把、凿子、粗锉、刮刀、钳子、小锤、刀子、楔子、炉叉、平底锅、槽凿、铁砧、大锤、虎钳、小钻、生铁锅、风门、勺、碗、铁罐、炼制的钢十二普特五俄磅；乌斯特-卡里斯基商栈供应的有：扁铁一百普特、铁板五普特；边金诺商栈供应的是十二普特钢；等等。(以上资料摘自 M. C. 沃尔康斯基呈给穆拉维约夫的正式报告。)

了这项工作。

M. C. 沃尔康斯基到伊尔库次克后没遇见 M. C. 卡尔萨科夫。当时卡尔萨科夫因呈递穆拉维约夫关于首次阿穆尔航行的奏疏而在彼得堡耽搁了。

Б. В. 司徒卢威写道："从卡尔萨科夫 8 月 23 日给穆拉维约夫的信中可以看出，彼得堡对首次阿穆尔航行的成果，就象对头等重要的问题一样，非常感兴趣。卡尔萨科夫讲道：'我一走出车厢便遇见了信使。他见我没刮脸，头发长长的，问道："您是信使吗？""是的。""那么我们立刻就去见值班将军吧！"我对他指着自己衣着（外面穿着士兵大衣，里面是一件破烂不堪的礼服）说："让我换换衣服。""不用了，就这样去吧！""那么我的东西呢？""先交给别人看一看，然后你就跟我到值班将军那里去，上边是这样吩咐我的。"'不多时，卡尔萨科夫把东西交给自己的随从军士（这个军士由于乘驿车长途跋涉已弄得头昏脑胀），拿着公文包，同信使一起去见卡捷宁，然后又到陆军大臣 В. А. 多尔哥鲁科夫公爵那里去面呈穆拉维约夫的信。陆军大臣让卡尔萨科夫乘信使那辆车到彼得高府和斯特烈里纳去谒见皇太子殿下和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他们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无尽无休。皇太子读到穆拉维约夫奏疏的结尾'我们在阿穆尔已经站稳了脚跟。我相信任何人都不能再从我们手中把阿穆尔夺走'时，停了下来，凝视着卡尔萨科夫说：'说得对，但愿如此'，然后他又继续读下去：'这一事业的全部荣誉属于涅维尔斯科依、卡扎凯维奇、卡尔萨科夫'。皇太子惊呼道：'那么穆拉维约夫把自己忘了？全部荣誉应该属于他！明天早晨我就引你去觐见皇上。'次日清晨卡尔萨科夫荣幸地朝见了皇帝陛下。沙皇拥抱着卡尔萨科夫，吻了他，对阿穆尔航行的空前胜利再三表示感谢，并且下令嘉奖随同穆拉维约夫航行的全体人员。卡尔萨科夫继续讲道：'据说，所有的人都要晋升一级，而我受到的

最高奖赏是陛下的宠幸。'"①

在穆拉维约夫航行阿穆尔期间，他的夫人叶卡捷琳娜·尼古 385
拉耶夫娜一直住在伊尔库次克的别墅——库兹涅佐夫村。只是在得知穆拉维约夫从雅库次克返回时，她才乘船顺勒拿河而下去迎接他，9月26日同他一起回到伊尔库次克。9月27日穆拉维约夫从伊尔库次克给卡尔萨科夫写信说："你8月23日和26日的信，我是回来之后于昨晚和今晨收到的。我来得迟了些。我在基廉斯克遇到了我的妻子，我能否去彼得堡还是问题。除非万不得已，我是不作这番旅行的。因此，按照我们的约定，如果你公务上没什么耽搁，那么一俟冬季驿路开放，就要返回伊尔库次克。我衷心祝贺你取得的一切成就。我高兴的是，皇上和亲王们对我们很满意。我看皇上对我们考察队的恩典，超过了它应享的荣誉。你已料到，呈给亲王的第二份报告将由克里德涅尔带去，果然是他带去的。现在我想的只是，要让涅维尔斯科依尽快知道，他已升为海军少将。我想象得出他和他妻子会多么高兴。给卡捷宁的信我已写好，今天寄走，不过不能写得很详细，因为没有时间。我一上午都在忙着写报告，作祈祷和一些访问。午餐时我们还得为新提升的官员们贺喜，而午餐后邮车就出发了……"10月8日穆拉维约夫给卡尔萨科夫写信说："如果你还没离开彼得堡，我想急于告诉你，我今天写给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信中谈了许多重要事情。因此，即使你已向他辞行，也不妨再去一趟，看他对这些事情，特别是奖励扎沃依科一事有何指示。我想，我根本来不及去彼得堡了，因为这里事情太多。而那里如果需要办什么事情，亲王会比我办得更好。12月6日我们的壮士们前去领赏。至于对我的奖励，只能见诸史乘了，因此没有必要去。我明白，我在这里还要待五六年，我情愿为俄国忍受这种牺牲。"

① 《西伯利亚回忆录》，圣彼得堡，1889年，第176—177页。

穆拉维约夫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姑且不说他亲笔写的大量公文（甚至履历表和报告也无不亲自动笔），单就他所写的各种信件而言，他那不知疲倦的精神也足以使我们感到惊讶。

386 10月8日穆拉维约夫给他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写信说："我来此地将近两个礼拜了，直到现在才能抽空给你写信。事情非常多，特别是信件。航行已经顺利结束，现在又在准备明年的航行。彼得堡那里大家都很注意。卡尔萨科夫升为上校，涅维尔斯科依成了海军将官，卡扎凯维奇提升为海军上校。有命令叫我提出嘉奖其余人员的报告，凡随同我航行的士兵每人都赏了三卢布银币。这一切都使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我看到事情将会顺利地进行下去。尽管有这些成绩，但到目前为止斗争仍很艰巨。原因很简单，很多人嫉妒。其实哥伦布也同诸如此类的困难搏斗过，他终于达到了主要目的——发现了美洲，只是人们没用他的名字给这个洲命名。

"你的信我是在阿穆尔河口收到的。我在那里待了两个月，在陆上海上跑了许多地方，这对公务不无裨益。到晚年我会有许多美好的回忆。但据我看，我还需要在这里供职五年，否则阿穆尔事业会功败垂成。我希望，五年之后能准我离职，这是我唯一的愿望，至于晋升，我是不会再升了。

"比比科夫① 对我的态度也不好。他当然能陷害我，但历史会为我复仇的。历史一定会记下我所有的敌人以及我在阿穆尔事业上的敌人。我已获准在必要时到彼得堡去，然而我不能去，因为现在更需要我在此地筹备明年的航行。卡尔萨科夫在彼得堡受到了皇上、各位亲王以及叶莲娜·巴甫洛夫娜王妃的热情接待。他的仕途相当顺利，将来可能接替我在东西伯利亚的职务。给我们往伊尔库次克写信吧！我们要在这里待到4月初，然后再到东方去。"

① 内务大臣。

西方舆论界，在圣彼得堡获悉英法舰队对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进犯被击退后，对这次失败议论纷纷，并且要求太平洋联合舰队明年再开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把它消灭掉。穆拉维约夫从圣彼得堡得知这些传闻后，立即派副官哥萨克大尉马尔特诺夫 387
为信使，前去撤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这次出差甚至对接近穆拉维约夫的人都绝对保密。正如英国海军将军勃留斯向英国政府报告的那样，俄国人"正当积极备战时"接到了撤销港口的命令。

就这样，穆拉维约夫甚至没事先上奏皇帝，便决定放弃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将舰队和全部设施迁到阿穆尔。我们以后会看到，由于他这次随机应变，把敌人弄得莫名其妙，因为他们无论在堪察加沿岸，还是在鞑靼海峡沿岸，都没找到我们的舰队。这一行动鲜明地刻划出穆拉维约夫的性格。他对尼古拉一世深有所知，因此敢于不事先上奏，便承担责任，采取了如此重大的措施：放弃大片地区，听任命运摆布，以便把应该拯救的拯救出来。他这个决定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大无畏的行动。

关于堪察加的军事行动，穆拉维约夫 10 月 19 日写给他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的信上是这样说的："你大概已经在报纸上读到了敌人在堪察加失败的消息。你当然感到高兴，因为首先你是一个俄国人，其次又是我的弟弟。你高兴地看到，我的努力和忙碌并没付诸东流，而是得到了重大的酬报，就是说，收到了效果。当然保住堪察加是我对俄国的贡献，然而战争还会继续下去，所以我仍应继续操劳，继续备战。正由于忙于这些工作，我才很久没答复你的信，虽然我最近往圣彼得堡派过两个信使。一礼拜后，卡尔萨科夫就要从彼得堡带回政府给我的各种命令，这些命令将最后决定我明年的工作。

"现在还不是考虑离职的时候，因此我不想在这里谈论我自己以及我的健康状况。我的身体应该义不容辞地经受一切考验，祖

国的利益要求我这样做。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也不想对你的情况发表什么议论。”

英法舰队进犯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被击退的消息，像闪电一样传遍整个东西伯利亚。这个消息也传到了大主教英诺森那里，他对此感到异常高兴，并从雅库次克向穆拉维约夫致以大主教
388 的敬意：“我以极其喜悦的心情，荣幸地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您击退了进犯我国堪察加的劲敌，取得了惊人的、辉煌的、意外的胜利。

“光荣首先属于上帝。应该感谢上帝，因为他赐予堪察加的英雄们力量，使之坚强无敌，他赞助您的一切善良愿望和创举。现在谁都看到，若不是您航行阿穆尔并把粮食和人员运到该地，那么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现在早成一片焦土了。因此简直不知道什么更值得高兴，是及时开发阿穆尔呢，还是拯救堪察加？而堪察加的得救又清楚地证明了开发阿穆尔的益处。其次，荣誉和光荣属于您——这个事业的主要开创者……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上帝！

“我很想知道，为了保卫堪察加，保卫生灵，维护荣誉，您现在有什么计划，因为我确信，皇帝陛下一定让您全权处理此事。我想，傲慢而固执的敌人定会想方设法去摧毁堪察加……愿上帝赐福于您，庇荫您全部的崇高事业、创举和愿望……”

关于穆拉维约夫筹备明年第二次阿穆尔航行的问题，我们从他 11 月 20 日给卡尔萨科夫的信上可以读到这样的话：“明天卡扎凯维奇将携带我的各种呈文和信件上禀亲王，因此请你立即到彼得高府去一趟。你在那里得到殿下和陆军大臣的指示后，应从速赶回伊尔库次克。我在这里等到 11 月底。为了明年的航行需要作许多工作，我们不能虚度时光。明年比今年更为重要，尤其是照我所申请的那样去办的话。我打算和妻子一起航行，她无论如何也不愿离开我。我在呈请嘉奖的报告里开列了许多人的名字，

包括你提出的名字。但是报告最早只能在两礼拜以后寄出，因为我没来得及收齐履历表，准备工作也没及时作完。我在焦急地等待克里米亚重创法军的消息。读这种消息是大快人心的！

“我们这里正在严肃认真地准备明年的航行。十万普特面粉、五百头牲畜以及零星什物将用六十艘驳船载运。我要把这些函告亲王殿下，并请他派卡扎凯维奇到美国去订购一些轮船和带螺旋桨的轻巡航战船。你要给我这里带回必要的造船图纸，如有可能，带一名造船工程师来。否则，我们无法制造机器和轮船。正因如 389
此，我才请你尽快回来，不过，一定要把殿下的全部指示带回来。”

这一年（1854—1855 年）冬季，穆拉维约夫行文北京理藩院，质问库伦当局为何不准我信使扎博林斯基上校前往北京，并要求指定划界代表的会晤地点。他在这些文件中通知中国政府说，春季还要率领军队航行阿穆尔，前去保卫东海免遭英国侵犯。因此请中国政府将全权代表的会晤地点通知他，并把复文寄到伊尔库次克或阿穆尔。①

这里我们再回顾一下不久以前的一件事。1854 年 8 月初，穆拉维约夫逗留阿扬期间，我国著名的、如今已经年高望重的作家 И. А. 冈察洛夫曾同他在一起度过几日。穆拉维约夫给他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我同他谈话时仔细地观察了他，听他畅谈了自己的想法、意图和抱负。这个人精力充沛，视野广阔，聪颖机敏，好象全身都燃烧着一团永不熄灭的火。他有决心同前进中的障碍作斗争，同压抑其奔放热情的（用他自己的话说）‘bâtons dans les roues’②作斗争。他身材不高，富有朝气，容易激动。我从未见他无精打采，面带倦容。这是一位斗志昂扬的勇敢战士，他的言谈举止充满了火热的激情。

① 参阅本书第 2 卷，45。——译者
② （法语）障碍，绊脚石。——译者

"尼古拉一世很有眼力，把他从土拉省长提升为东西伯利亚总督。无论前者，抑或后者都不是官僚主义者，而且两个人互相了解。我对这位真正的先锋战士记忆犹新。他要同自然界搏斗，要同当地的异族人——各支通古斯人、奥罗奇人——作斗争，同毗邻西伯利亚的中国人作斗争，以便从他们手里收复阿穆尔。与此同时，他还要同山西面① 的涅谢耳罗捷伯爵斗争。每当他谈起涅谢耳罗捷以及彼得堡和西伯利亚那些专门掣肘的人时，他的心情总是不能平静。他正在征服自然，唤醒广袤无垠的荒原，开拓这片土地，往那里移民，可是他自己却受着官僚们的压抑。

390 "这位热情能干而精力充沛的战士感到愤慨，不可忍受，恨得咬牙切齿。他一反和蔼可亲、彬彬有礼的常态，变成一头怒吼的雄狮。每当此时，那些违法乱纪的人便要大难临头了。他在阿穆尔同我谈话时，对我这个局外人是开诚布公，无所顾忌的。

"我沉浸在对穆拉维约夫的回忆里了。其实，对他稍有所知的人，谁又不为这位卓越的人物所吸引呢？只有他的敌人才会无动于衷。"②

① 此处之山系指欧亚两洲的界山乌拉尔，"山西面"即指彼得堡，涅谢耳罗捷是当时的外交大臣。——译者

② 《俄国评论》，1891 年 1 月，第 9—10 页。

# 第四十七章　1855年

穆拉维约夫给弟弟的信　第二次航行的准备　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尼古拉一世逝世　穆拉维约夫给弟弟和卡尔萨科夫的信　391

1855年1月1日，穆拉维约夫从伊尔库次克发出的信中写道："最亲爱的朋友和弟弟瓦列里安：祝你新年快乐。你很想知道我们航行阿穆尔的事吧？先忍耐些，你一切都会知道的。但目前我不便把详情告诉你，因为政府不希望这样作。如果上帝保祐，我明冬有机会去彼得堡，你都会知道和读到的。

"一礼拜以前，卡尔萨科夫从彼得堡给我带来很多各种各样的信件和消息，并且带来了亚历山大勋章绶带。真快，简直无话可说，从上次得勋章到现在还不到两年，又获得了勋章，这是我在四年之内获得的第三枚勋章。皇上对我表示满意，我感到高兴。这是主要的。今后上帝会保祐，我们要为自卫而同国内外敌人作斗争。现在敌人正从四面八方向我围攻，都为的是堪察加和阿穆尔！你简直想象不到我在各方面遇到多少障碍。然而障碍愈多，我排除障碍的愿望也愈强烈。

"塞瓦斯托波尔方面，我完全相信缅希科夫公爵。我自然衷心希望他得胜。只要他能粉碎联军，连我也准备到那里去牺牲自己的生命。我认为，战争的全部结局应在那里，即在克里米亚决定，但外交家们总是极力证明，事情取决于他们。总有一天上帝会让我们摆脱外交家的！"

392 人们估计，今年敌人一定会发动更强大的攻势。特别令人担心的是，他们会把锋芒指向阿穆尔河口。因此穆拉维约夫从这年年初便开始积极准备第二次航行要载运的大批军用物资：从四千俄里外的托波尔斯克和叶卡德琳堡把要塞大炮和炮弹运到阿穆尔上游。他虽然夙兴夜寐，不辞辛苦忙个不停，但仍然密切注意着塞瓦斯托波尔的战局。2月13日穆拉维约夫写给卡尔萨科夫的信上说："«Indépendance Belge»[1]也终于寄来了。我还没来得及把每期都读完。但我读了的东西，很多都是无稽之谈，对前途丧失信心的人该惶惶不可终日了。利特克从喀琅施塔得来了一封信，向我谈到他的侄儿和儿子，并且准备象塞瓦斯托波尔那样迎击敌人。我正在准备军队，以便能象他们那样打一仗……扎沃依科正在建筑炮台。他估计敌人在5月末或6月初先到迭卡斯特里。我也是这样设想的……我这里有一封石勒喀商人来的专函，说塞瓦斯托波尔的情况同从前一样，只是敌人伤亡惨重……谢斯拉文[2]整编次营的工作，开始得很糟，因为他任用私人。看在上帝面上，开导开导他吧，任用私人总是有害无益的。"

2月18日，三十年来捍卫俄罗斯帝国荣誉和光荣的尼古拉一世逝世了。这个沉痛的消息一时还未传到西伯利亚和穆拉维约夫那里，当时他对此一点也不知道，仍然与各方人士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2月18日他在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的信中，谈到他那里的情况和塞瓦斯托波尔的战局："我的确很少有时间写信，特别是百忙之中又有疾病缠身：忽而寒热病，忽而胸痛气喘，忽而胆病发作，夺去许多宝贵的时间。谢谢你对堪察加事业的同情，对大炮供应的关心，谢谢你对我荣获勋章的祝贺。勋章是卡尔萨科夫12月25日带来的。我真高兴。相信皇上对这里的事是

① «比利时独立报»。——译者

② 穆拉维约夫的私人副官。

满意的。我需要知道的正是这一点，因为有了这个信心，我就能在自己的宏伟事业中更加勇敢地行动了。我的堪察加英雄们也荣获 393
了很高的奖赏，但愿上帝保祐我军在所有战场上都取得堪察加这样的胜利。战争的结局已经不取决于个别指挥官的指挥，而取决于政府的决策。欧洲传来的消息，特别是维也纳和谈，对我的健康有不小的影响。但我始终相信上帝不会使俄国蒙受屈辱。我们在欧洲的地位并不是被战事本身所动摇，而是被报刊和外交家们所动摇了，因此我确信，只有把战争继续下去(无论是同谁)，才能恢复我国的地位。

“我国同欧洲作战的准备进行了三十年，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整个欧洲都沒有我们这样强大的军队。去年我们试验过，尽管我们在调动军队上犯了重大的错误，而且总是不善于利用时机，但是欧洲是无力同我们抗衡的。今年，只要吸取去年的经验教训，进行部署和调动，不重犯过去的错误，我们就能克敌制胜。我并沒有沉缅于斯拉夫式的幻想，但我知道，我国对奥地利所取得的初步胜利，便是对这个帝国的决定性打击。奥地利自己也了解这一点，因此很久都沒向我们挑战。我们不该再对奥地利发善心了。这是最困难不过的，因为我们保护这个国家已有四十年。恩人对受恩者总是怀有恻隐之心的。然而还有希望使俄国的利益占上风，只要不缔结和约，我对此决不怀疑。因为和约会把俄国一年半以来所表现的美好情操扑灭。”

在这以后，穆拉维约夫又从伊尔库次克给 M.C. 卡尔萨科夫写了几封信。我们从这些信上能看到他准备第二次阿穆尔航行的情况和他对这次远征的关心。

2 月 22 日。“全部大炮(除去四十门大口径炮)从托波尔斯克和叶卡德琳堡运到了赤塔——这次启运的地点，就是说，运到了你所辖的地区。这真是出乎意料，这当然是很及时的，虽然还沒有炮

架。炮架的铁皮正在彼得扎沃德打制，如果由我们带去的话，我们还来得及在河口安装。我立刻就把六百普特枪炮的火药用雪橇运
394 到你那里去，这批弹药将跟我一起航运。从喀山等地运来的约一千普特火药将拨给你。这六百普特弹药，在启运前要设法安置在妥善地方，保持干燥，防止发生火灾。纳吉莫夫① 工作得很出色。”

这个时期，穆拉维约夫对外贝加尔省的驻军司令——哥萨克统领扎波里斯基很不满意。他发现，扎波里斯基非但不执行他的命令，而且在有关阿穆尔考察队的一切事情上都同他作对。于是决定免去他的职务。这件事穆拉维约夫是在2月25日写给卡尔萨科夫的信里谈到的。“我刚接到你从赤塔和凯达洛瓦亚寄来的两封信。我想立即告诉你，我让沃尔康斯基给统领② 带去一封（用他儿子的话）半正式的信。我在信里告诉他，可以请长期病假。如果他把申请书寄来，我就允许他离职，到伊尔库次克来治疗，同时等候彼得堡批准。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了，我没有必要对他作解释，因为事态的发展和往返的信件表明，关系愈来愈坏，而听了你所说的有关下级的话之后，我更感到必须让他立即离开那里，没有必要事先对我作任何解释。

“我奇怪，为什么你2月18日从凯达洛瓦亚写来的信太讲究格式了，你我之间何必来这一套？！由于这两个原因，我立即把信撕了。

“根据托波尔斯克最近的消息，为那里运去的大炮包铁皮的工作要由你来完成。我派戴赫曼到各地工厂去，把涅尔琴斯克扎沃德的所有铁匠——他们在那里根本不给国家干活——招来，一部分调到沙赫塔马，另一部分调到卡拉（如果这件事办不到，我们将在这里淬火，因为工厂的铁匠很少）。Н. П. 阿诺索夫③ 在卡拉很

① 中校，第十五边防营营长，在石勒喀扎沃德负责建造供考察队浮运的船只。
② 即扎波里斯基。
③ 矿冶工程师，他第一个在阿穆尔发现金矿。

出色地完成了委派给他的任务。请替我拥抱他。你要特别注意调去造船的一百九十五人的情况。我猜想，大部分人都在给商人干活？拉兹吉尔捷耶夫擅自派矿工干私活，这是不能宽恕的。

“昨天我终于收到了涅维尔斯科依冬季第一次寄来的信，他告诉我，‘东方’号纵帆船 10 月 13 日已抵达彼得冬营，在那里过冬 395
了。普提雅廷确实乘‘巴拉达’号走了。涅维尔斯科依请求我不要让他感到人手不足，他正在尼古拉耶夫斯克港造炮台，他把炮台修在自己房子对面的陡坡上，而没有按照命令修建在河的入口处。原来他同哥萨克统领一样，是个有害的人物。你看，过分的自尊心和利己心竟使诚实的人遭到这样的后果！

“我也收到了普提雅廷的信，是很早以前在拉扎烈夫岬时写的，不过是他出发前寄的。过去报纸上几次谈到‘狄爱娜’号被俘的事，可是后来又辟谣了。普提雅廷还曾提议在皇帝港设防驻守；我今天要把他来信的抄件同我的说明和迭卡斯特里的地图一并寄给亲王。

“比比科夫[①] 1 月 29 日到达莫斯科，他从伊尔库次克到那里共走了十五天零十三个半小时。这是他弟弟来信告诉我的，我们这位专差官完全冻僵了，现在刚缓过来。奥博连斯基[②]急着要到石勒喀扎沃德去，但他的身体还很坏，需要治疗一个时期。阎加累切夫[③]休息了一下，现已去赤塔。扎博林斯基[④]工作很卖劲，但是看到卡连别尔格[⑤]荣获了三级弗拉基米尔勋章，又很不满意。

“来信写得简洁些，不要拘泥于公文格式。何必浪费时间、笔墨和纸张呢？我早就相信你的情谊和忠诚，至于我的官爵，它早已

① 专差官。
② 即 A. B. 奥博连斯基公爵，海军大尉。
③ 即 A. Э. 阎加累切夫公爵，穆拉维约夫的私人副官。
④ 中校，总参谋部的一位处长。
⑤ 卡连别尔格，总参谋部上校。

使我厌倦了。希望你也能相信我。

“你在报纸上能看到，大约有十五到二十艘英法军舰正准备进犯我国，曾经攻打堪察加的弗夫里耶·德·普安特已被撤换，而接替他职务的将军1月15日还在布勒斯特，因此6月末或7月初以前他赶不到我们这里。我们大家来得及赶到那里并且作好准备工作。布谢[1]不能到我这里来接受我原拟给他的委任了。他在我走以前将留在上乌丁斯克，然后同你一起启程。阎加累切夫三四天
396 前就回来了。他很快地来回跑了一趟。近日他要到赤塔去，回到他的两个连那里。扎博林斯基的儿子[2]为了运送大炮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阿钦斯克去。这些炮3月间就能运过贝加尔。

“我至今也没收到你从赤塔的来信，我在焦急地等待着；哥萨克统领也没有提出申请。不久我要把奥博连斯基公爵派到石勒喀扎沃德去。十四营的两个连及其营部从赤塔启航。运输量还在增加。总计有达一万普特重的大炮和炮弹，从彼得扎沃德运来的二万普特生铁和近一千普特火药。我想，布谢能够在那时赶到赤塔，把这些物资及时运到你那里。无论如何你不能迟于5月15日启航，6月5日到达奇吉，就是说，要在敌人来之前尽早地赶到那里。

“为了安慰涅维尔斯科依，我想任命他代理我的参谋长的职务；扎沃依科任海军总指挥官；你任陆军总指挥官，这当然是你到奇吉以后的事。为便于工作起见，任命奥博连斯基担任我的海军值勤校官，至于陆军值勤校官是谁，我暂时还没定下来。这样一来，涅维尔斯科依有了很大的名气，就不会再妨碍别人，而且可以在那里光荣地完成自己的事业。”

3月1日。“你的全部慎重部署，拉也夫斯基[3]已经告诉我了，

①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穆拉维约夫的专差官，以后任驻军司令，执掌阿穆尔省。

② A. П. 扎博林斯基是穆拉维约夫的副官。

③ 士官生。

他还带来了好消息，谢谢你。我让他明天早晨再动身。

“你对全部驳船准备工作的某些疑虑，同我最近关于阿穆尔航行的设想是一致的。斯科别里琴①说，各条河流很早就能解冻。这样，解冻后第一批出发的人可望很早到达河口。因此我决定将船队分成三批。同我一起走的第一批全是哥萨克骑兵和步兵。第二批，有第十五营（纳吉莫夫指挥），如果能赶到的话；还有移民（沃尔康斯基率领）以及牲畜的大部分。第三批，计划在你监督下5月15日出发，有第十四营的两个连（阎加累切夫公爵指挥）和所有其余的人员。根据一切情报和估计来看，6月15日以前敌人根本来不及开到我们这里，而你的后卫部队至迟也能在6月5日到达奇 397
吉，因此你不必担心会贻误战机。关于这一点，指令中都详尽地谈了，但主要的是，我愈早到达那里愈好，因为涅维尔斯科依仍然在犯错误。我已经跟你谈到过纳吉莫夫。如果他囿于某些看法，最好还是让他留在十四营。我要任命亚兹科夫为十五营营长，因为一个愿意忠于职守的人总比自命不凡的人好。至于纳吉莫夫建立船队有功，我可以在去阿穆尔之前呈请把他升为上校。否则我就设法把亚兹科夫带走，因为需要在石勒喀扎沃德留下一个完全可靠的营长，让他在我们启航后处理那里的各种事情。

“我不能把B. B. 加乌普特②带往阿穆尔，因为我现在只等他回来，好把总署第五处交他负责，这样作既对工作有利，也是对他一贯竭诚奉公的嘉奖。波尔托拉次基根本无权去阿穆尔；你体验过，多余的人不过是累赘。若是多个军人，还能替补阵亡的人；多余的文官我们根本不需要。即使这样，我还是根据你的请求，带富

---

① Г. Д. 斯科别里琴系格尔必齐镇上的一个普通的西伯利亚哥萨克，后被穆拉维约夫提升到中校的军衔。这是一个具有非凡毅力、十分勇敢的人，熟知边区和阿穆尔异族人的情况，对获得阿穆尔贡献很大。

② 专差官。

鲁格里姆去，但他只能起个普通录事的作用。为了安慰波尔托拉次基，我任命他作温策尔的专差官，因为温策尔很希望这样作。

“阎加累切夫公爵被任命为十四营两个连的指挥官。他3月3日（后天）离赤塔去接管这两个连，然后率领他们去石勒喀扎沃德，4月初能到达那里。我给你派一名好的值勤录事去搞缮写工作。韦纽科夫不宜担任录事的职务。据说他只是一个很好的洗衣匠，而你在石勒喀扎沃德所需要的录事应该是擅长书写的，免得写完之后又要擦①。我已命令杜帕里斯基②去十四营接管一个连。

“你命令亚兹科夫准备质量好的渡船，这件事办得好。这种渡船适于载运大炮，但却不能随我们一同开往阿穆尔，除非上面同时
398 载着牛羊。而纳吉莫夫准备的驳船则能把所有的东西装下，只要分配得当，即轻的同重的配合好就行了。你信里说，为我造一艘好驳船，很感谢你，不过我担心内部分配时会被人换掉。

“我还要把奥博连斯基留在这里作海上的各种准备工作。最近几天一切都会结束，然后他就到石勒喀扎沃德去。我想再一次谈谈新的调配方案，它更有利的地方还在于：如果全力以赴地装二十二艘船而不是七十艘，然后把这二十二艘船放下水去，那么在解冻后第三天开航是不困难的。我与先锋部队越早到达奇吉越好，因为这样先锋部队能来得及修筑通往迭卡斯特里的道路并熟习这个海湾的地形，而我也可以调度船只，调动海防部队。总之，我最好是在扎沃依科和普提雅廷以前赶到迭卡斯特里。第十五营则可比我迟一周到达，因为最初一个时期它不会离开奇吉，而且我那时会给他选好地点，分配好营房。”

这些信件不仅能使我们了解穆拉维约夫对第二次阿穆尔航行

---

① 原文 Стирать 是个双关语，兼有擦去（写错的字）和洗（衣服）两个含义。所以上文用“洗衣匠”一词讽刺韦纽科夫。——译者

② 队列军官。

的部署和准备，而且能使我们知道他某些部下的特点。这是获得阿穆尔的一份丰富的史料，因为这些信不是写给上级而是写给亲友的，信里的话是亲切诚恳的。

# 第四十八章　1855年

399

马尔特诺夫大尉到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和他在那里的活动　穆拉维约夫给卡尔萨科夫和弟弟的信　穆拉维约夫离开伊尔库次克

马尔特诺夫大尉去年年底被穆拉维约夫派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于3月3日到达该地。他带去了1854年8月24日战役的奖章和一道命令。这道命令要求撤销港口及其设施，武装所有船只，调走卫戍部队，迁走全部公产、政府机关和官员，用运输船运走所有家眷，尽快作好战斗准备，于早春时出海。究竟到哪里去，当时很少有人知道。3月30日，船只的武装和装载工作已经完毕，4月1日，一切都已准备停当，只待驶往大碇泊场。4月5日，小湾破冰后，海军少将扎沃依科便率领舰队安然出海，向迭卡斯特里湾驶去。敌舰"邂逅"号和"巴拉库特"号4月2日还在海港附近巡视，可是沒有发现我们的舰队。

组成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舰队的船只计有：巡航战船"阿芙乐尔"号，轻巡航战船"奥利乌查"号，运输船"德维纳"号、"额尔齐斯"号、"贝加尔"号和一号小艇。撤离堪察加以后，民事管理事宜移交给地方自治机关。哥萨克士兵和民团，由穆拉维约夫的副官马尔特诺夫大尉负责指挥。为了防备敌人入侵，扎沃依科命令将全部剩余公产、粮食和私人财物运到腹地，病人也往那里转移。因
400 为那里，在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十俄里的阿瓦恰村，集结有能投入战斗的部队。为了与阿穆尔沿岸各居民点（岛上大部分居民也

迁到那里)保持联系，舰队拨出"卡加克"号小艇，命它开到博耳舍烈次克，在那里随时准备出海。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至博耳舍烈次克之间布置了哥萨克巡逻队。

与此同时，穆拉维约夫仍按部就班地发布指示，准备第二次航行阿穆尔，并且把每项指示都告诉卡尔萨科夫。这可以从穆拉维约夫在伊尔库次克写的信中看到。

3月8日。"奥博连斯基明天就要启程。我让他特别照顾第一分队，即二十二艘或二十三艘驳船。这些船将载运许多哥萨克同我一起启航。我自己拟于3月29日动身，4月5日赶到石勒喀扎沃德。我的行程路线今天就通知外贝加尔省当局。所以我希望四礼拜后能够拥抱你，我们全家也能在石勒喀扎沃德住两礼拜左右。只有到那时我才能摆脱这里的文牍事务，得到一些休息。你愿意对卡扎凯维奇怎样评论都可以，但是我现在对委派给他的任务开始懊悔了，因为他没有在12月30日以前离开彼得堡，而从2月12日到现在一直住在布雷门。可是我们都需要轮船在8月，至迟9月初开到阿穆尔去。这些情况他都知道，但他不肯为之尽力。

"解冻后从赤塔浮运物资的数量还会不断增加，这批物资要随你的后卫部队一同走。现在突然从兹拉托乌斯特的工厂运来大约五千普特的弹药。把已经启运和一礼拜后经贝加尔启运的大炮和弹药加在一起，你那里集聚的物资可达两万普特，另外还有私人从赤塔启运的三万普特粮食；你得准备好足够的驳船，同时估计到还有一驳船盐，约一千普特火药也要你一同运走。

"要为我的第一分队把一切准备好，必须在冰排通过的那一天使全部驳船下水；以后的两天里，自然要让石勒喀扎沃德的人暂时放下其他工作，全力以赴地装好一分队的所有船只。因此，物资的筹划和分配方案应该事先作好，这些准备工作宜交给奥博连斯基去办。哥萨克要在驳船下水前编好队，每一队不仅要知道自己的 401

驳船，而且要知道船上要装的全部物资。这样，驳船下水和装载物资时，只要从其他地方调一批作粗活的工人就可以了，就是说由他们出力气，而各船的主人负责安排，以便合理地使用这批劳力。

“第一分队出发后，剩下的全部人力也要用同样的办法为第二分队，即十五营作启程准备。最后是第三分队，由十四营装载物资，使船下水。与我同行的是奥博连斯基，再就是博什尼亚克（如果能赶到的话），此外就没有海军军官了。要给第二分队留两个人，因为二分队船多。

“现在谈一谈第一分队的日用口粮问题。去奇吉和布列亚的人所需要的日用口粮可以同他的全年口粮一起发放。要把二十天航程（自出发日算起）的全份日用口粮直接发给部队，就是说交给斯科别里琴和谢斯拉文。日用口粮应包括：每日两俄磅面包干，比规定多一倍的米，半俄磅腌肉；整个航行期间每五个人一块茶砖，每人半俄磅干菜，一磅黄油；每只船发一桶（八维德罗）次等酒。鲜肉在路上发，视宰杀牲畜的方便而定。当然，出发时要带上三天的牛肉，因为那时还有冰，可以把肉镇起来，这样，甚至可以储存到布列亚，到那里上岸以后再宰牲畜。照此办理，我就不需要有专作调拨工作的官员了。”

尼古拉一世驾崩的噩耗终于传到了西伯利亚。穆拉维约夫异常震惊和悲痛。3月12日他给卡尔萨科夫写信说：“我们伟大的皇帝与世长辞了！这个消息象晴天霹雳一样，使我大为震惊！你听到后当然也会如此。这个消息是侍从武官阿赫马托夫[1]带来的。主啊！你赐福俄国吧！保祐我们年轻、善良和诚实的皇帝吧！帮助他实现诏书上的话，让俄国达到彼得大帝、叶卡德琳娜二世、
402 尼古拉一世所期望的那样强大吧！”3月20日穆拉维约夫在给卡尔萨科夫的信中写道：“彼得堡的沉痛事件并未改变我的意图和

① 后来任圣东正教事务管理总局局长。

使命。我 29 日动身，可望在 4 月 5 日到达石勒喀扎沃德。到那里以后，正如我从前所说，在解冻的第三天统率二十三只驳船启航。最近我这里来了一个造船工程师布拉切克①。他今天就要到彼得扎沃德去。他答应在四个月内造出一艘汽轮。因此，如果蒸汽机能在这段时间内造好，那末，这艘轮船 8 月 15 日就可以开往河口，9 月 1 日就能到那里接我们了。既然对卡扎凯维奇不能再抱任何希望，这样作就更为必要。他 3 月中旬才勉勉强强赶到美国，但主要的是，他象以前一样对什么事都很冷淡。往赤塔运的大炮走得很慢，但在浮运之前是可以运到的。”

从伊尔库次克启程的计划，穆拉维约夫也告诉给他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了。这封信是 3 月 21 日写的。他在信里还谈到他对尼古拉一世驾崩的心情和对新登极的皇帝的希望。“你的信我是在得知尼古拉一世驾崩的噩耗后收到的。听到这个沉痛的消息后，我心情很坏，至今还不能平静。但是，祖国的利益和效忠沙皇的职责要求我有所作为。现在不是悲痛的时候。在我的辽阔边区里一切都在前进着，准备着。八天以后，即复活节的第三天，我和你嫂嫂就要从伊尔库次克动身前往阿穆尔，估计一个月后就在阿穆尔河上航行了，而六个礼拜以后就在海岸上作准备工作了。

“我们一直在等塞瓦斯托波尔的最新消息。依我看，战事在 2 月就应该结束。可是，总的说来，当前欧洲的事态应有特殊的转机。我们伟大的皇帝的驾崩是一件大事，它对一切都会产生巨大影响。不过上帝的意志如何，现在还是个谜！

“新皇即位会使俄国昌盛，我过去对此有过亲身的体验，我早就庆幸，俄国可以世世代代受到皇帝的荫庇。可是，坦白地说，我沒有料到我会忍受先帝见背的悲痛。”

在此以后，穆拉维约夫从伊尔库次克又给 M.C. 卡尔萨科夫 403

① 曾在海军部任职，后来出版《灯塔》杂志。

寄去几封信。每封信都充满了对阿穆尔航行的关切。

穆拉维约夫在3月22日的信上写道："我一礼拜后出发，预计两礼拜后可到石勒喀扎沃德。我可能把布谢留在赤塔，让他把该运给你的东西运给你。乌沙阔夫[1]要到纳吉莫夫的分队去。各处都须配上一名候补的官员，一旦现任官员患病，得有人替补。根据全部情况看，我们一定会有轮船的，布拉切克一回来，我就有希望回去了。轮船如果不在此地造好，也会在河口造好。机器已经有了，或者说，已经有了机器的主要部件——锅炉，即使戴赫曼来不及制造新的，也不碍事。

"我这个分队里，随我同行的都是执行重要命令不可缺少的官员，他们是：

(1) 奥博连斯基公爵，

(2) 列因，工程师，

(3) 叶哥罗夫，工程师，

(4) 列丹提尤，工程师，

(5) 卡扎里诺夫，负责粮食供应，

(6) 斯韦尔别耶夫，外交官，

(7) 司切夫斯基，外交官，

(8) 比比科夫，办公处官员，

(9) 亚库什金，办公处官员，

(10) 富鲁格里姆，办公处官员，

(11) 卡萨特金，医生。

马克苏托夫和博什尼亚克可能赶上第二分队。这一批走的海军人员越多越好。因为他们要值勤，这样才能顺利地到达目的地，不致中途搁浅。第一批中有很多人过去航行过，你手下的水兵也不少。"穆拉维约夫在3月25日的信中写道："第一批从什么地方

① A. M. 乌沙阔夫中校，穆拉维约夫的专差官。

启航都可以，只是要让先行船只等后行船只开到以后，按指定顺序编好队再继续前进。我完全算错了，我只给这一批拨了二十三艘驳船，其实应该拨二十六艘。第二批就不需要有那么多划船的人了。相反，你率领的第三批应该象我这一批一样有很多人划船。如果食粮供应不上，头两批凑不到十二万普特，那末把石勒喀扎沃德现有的十一万普特运走就够了。渡船大概根本用不着，据我计 404
算，驳船能够把全部物资装下。随信寄去陛下对彼得堡贵族的训话稿。”

穆拉维约夫在3月29日寄给卡尔萨科夫的信中写道：“温策里[①]和军士提尤林今天到你那里去。主要是提尤林，他是彼得堡派来教练马枪射击和铸造马枪子弹的。他带有各种铸模和六万个弹壳。他到达你那里以后应立即开始铸造马枪子弹和普通子弹，并且制造弹壳。为使这项工作正常顺利地进行，你应该根据需要立即从十四营、十五营和哥萨克混合营的各连中调出一批能工巧匠，派到他那里去。普通枪的子弹仍要在各营各连继续制造，不得间断。要立即为他置备铸造枪弹所需要的东西，原有的要修理好。提尤林以后要到哥萨克营去服役，因为这个营的装备大部分都将是这种马枪。比比科夫真能干，给我们运来了最主要的东西——马枪。这批枪要运到斯列田斯克，再由指定的部队领取。决算我到达当地后亲自作，现在主要的是铸造子弹和制造弹壳，多多益善。新铸的普通子弹的优点，是能射八百步，比霰弹的射程远。估计道路难走，停歇多，我到达的日期可能推迟。我3月31日才能渡过贝加尔，4月2日从上乌丁斯克动身。虽然不在赤塔停留也不能在4月5日以前赶到涅尔琴斯克。从涅尔琴斯克我大概坐我的四轮马车到斯列田斯克去。我妻子大概要在那里等到解冻，而我可能要到石勒喀扎沃德去。但如果天寒地冻，我就将马车留在

① 士官生。

斯列田斯克，同妻子一起坐雪橇走。”

3月30日，穆拉维约夫从伊尔库次克动身，踏上了去阿穆尔的旅程。

# 第四十九章　1855 年

穆拉维约夫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他到石勒喀扎沃德去视察船只　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舰队撤离港口后的活动　穆拉维约夫抵达阿穆尔河口担任陆海军总指挥　第二次阿穆尔航行　第一批俄国农民在专差官 M. C. 沃尔康斯基率领下移居到阿穆尔下游　兴建村庄　哥萨克屯营点

405

4 月 6 日，穆拉维约夫到达涅尔琴斯克，从那里给 M. C. 卡尔萨科夫写信说："我让拉也夫斯基带给你一封信，想立即通知你，我明天到边金诺去。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物资，而且还要运去一些其他物资，都准备随第一分队启运。从目前音果达河和石勒喀河的冰冻情况看来，难望在 15 日以前航行，因此我决定迟一天，即在 16 日启航。这样，启程前可以从容不迫地把一切准备工作作完。请你为第一批出航人员备好二十六艘驳船。我们 16 日出发，5 月 6 日到奇吉。早到也没有必要，因为那时阿穆尔河还不能航行。为了避免去年那种混乱现象，我已吩咐事先给第一批走的人分配好船只，并且派一个职位高的人负责船上的事情。可是从我所乘的驳船来看，人们并没照我吩咐的那样去作。来到这里的哥萨克甚至不敢上船，而今天居然打算航行了！

"我的驳船本拟载很多物资，最后决定只装四五百普特铅，可是现在连铅也没运到，而且谁都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运到。从我这只船的情况看来，无论在哪里，无论找谁，都是一问三不知，简直 406
闹不清，什么人在什么地方管什么事。如果这种混乱现象用些时

间就能消除，那末宁肯花费些时间，也要把秩序整顿好。假使这件事无法补救，无可挽回，你就把谢斯拉文给我派来，我亲自对他下令。奥博连斯基公爵本该把港口的工作交给别的海军军官去作，而自己来照料第一分队，因为一分队启航的准备工作还毫无头绪。”穆拉维约夫到达边金诺后，继续通过书信向 M. C. 卡尔萨科夫发布指示。这些信件不仅谈到了许多具体事情，而且为我们深刻地勾划出穆拉维约夫——一位目光远大、体察下情、精明强干的长官——的特征。我们可以看出，凡事他总是亲自动手，亲临指挥。譬如，他 4 月 8 日的信上说：“制造轮船一事最后定下来了，不过锅炉得用索洛维约夫和库兹涅佐夫所捐献的蒸气机上的。因此，我派布拉切克给你送去的公文正是你所需要的。布拉切克应于15或 16 日到达石勒喀扎沃德，木料和工匠要事先准备好，以便他到后能立即开始工作。除轮船外，他还要造一艘能载三千至五千普特货物的驳船。这艘船将来同轮船一起驶到下游，然后再返回来。

“第一批浮运物资还得从这里启运，亚库什金和比比科夫也没从伊尔库次克赶来，所以我目前不必急于到石勒喀扎沃德去。想走也走不成，因为石勒喀河还没解冻。再有两三个暖和天才能航行。我在涅尔琴斯克已命令把全部物资运到边金诺来，并从卫戍营派六十人来承担浮运工作。因此，即使我来迟一步，你也不要难过，石勒喀扎沃德有你们在就会把事情办妥的，而这里却没人能把事情办好。

“我看，现在正是最冷的时候，严寒可能还要持续两三天。要把人保护好，把住处弄得暖和些。请你给我派个机灵的军官或者军士，叫他从石勒喀扎沃德开始把整个河道巡查一下，告诉我航道上有什么障碍，都在哪些地方。巡视整个航道都要骑马，为的是一切都能亲眼目睹。戴赫曼往石勒喀扎沃德给纳吉莫夫寄去‘东方’号纵帆船的离合器。你查询一下这件东西的下落，它很重要，大约

有十二俄磅重。如果你那里找不到，我再派人到涅尔琴斯克扎沃德去要一个。这件东西必须随第一分队运走。你要让所有已到达的人投入工作，不得闲逛。而主要的则是请你选好造船的木料，准 407
备好造船厂。

“你的分队会比其他分队走得快，因为全部辎重、牲畜马匹等都在这之前运走了。不过你不能在5月15日以前出发，因为彼得堡已经知道了这个日期，而且最后一个信使10日才能从伊尔库次克出发到你那里去。你即使5月15日启程，也能在6月初赶到奇吉。药品箱要清点一下，这东西很贵重，得有经验才行；最好是由一分队运走，以便尽快地发给有关部门。我最早只能在第一分队出发的三天前到达石勒喀扎沃德，所以第一天我能看到混成次营，第二天能看到十五营及十四营的两个连，第三天就上船出发。”

这封信寄出不久，正当紧张准备第二次航行的时候，穆拉维约夫得到一个沉痛的消息，他以前派出勘测地形的三个地形测绘员溺水身亡了。为此他4月10日从边金诺给A.И.扎博林斯基写了下面这封信：“我们总参谋部真是不幸！三个优秀的地形测绘员葬身冰下，他们携带的全部仪器也同归于尽。显然是冒失，轻率。本来岸上有路，可以骑马，他们偏要在夜间冰排流动的时候，在河上航行！不过，这已经无法挽回，现在只好由你那里来供应考察队的全部装备了。你见信后，应立即派两名地形测绘员来接替溺水的三名测绘员的职务，来时携带三套仪器，因为看样子格罗舍夫①的仪器也掉到河里了。如果波波夫②的仪器也掉进河里，那就糟了！如能穿过冰封的贝加尔，那么要把这两名地形测绘员尽快派来，这样他们还能赶上一分队。如果得从南边绕过来，恐怕连二分队也赶不上。我至少也得带着波波夫、格罗舍夫和一个世袭兵走。

① 军士衔的地形测绘员。

② 担任地形测绘员的陆军军官。

你们派来的人得分配到其他分队去，其中一名留在布列亚。你们派谁，请函告卡尔萨科夫。

“信使的差事派给了一个土拉的军士，他从炮兵部门返回时只
408 领到一匹马的驿费。我已吩咐给他增加一匹马的驿费，并发给他一份信使的驿马使用证。不知他是否来得及直接穿过贝加尔。我们这里时刻都在盼望早日启运，因为这里聚集了大部分物资，还是2月22日从伊尔库次克运来的。譬如，有两车我个人的东西，其中最后一辆车刚到。这是依靠承包人运输的教训。我还要把边金诺矿业用品栈的仪器和机器带走。”

此后，穆拉维约夫继续通过书信向 M. C. 卡尔萨科夫发布指示。4月11日。“我们启航的日期还得推迟，因为天气仍然很冷，直到卡拉河口（也许还要远）整个河面都结着冰。我已写信给扎博林斯基，向他要新的地形测绘员接替溺水者的工作和大地测绘器（代替失落的器材）。我希望他们赶上第二批，至迟也得赶上第三批。

“四百枝马枪我准备这样分配：步兵次营二百枝，十五营一百枝，十四营的两个连也发一百枝。因此谢斯拉文可以把他那二百枝枪留在这里，十四营那两连的一百枝枪也留下来。十五营的马枪是装备定额以外多发的。这样分配的理由是，步兵营应主要靠火力和准确的射击来作战。十四营那两个连要独立作战，因此马枪应该多些。十五营是由哥萨克组成的 corps de bataille（战斗部队），需要作较多的白刃战。因此，请你吩咐多给十五营准备普通步枪用的子弹；哥萨克根本不需要这种子弹；十四营那两连人需要的子弹在航行期间还来得及准备。”

4月12日。“来福枪终于运到这里。这是一种极普通的士兵用的枪枝，不过是带瞄准器和通条罢了。不过这批枪要多用一千普特铅。如果你们石勒喀扎沃德没有的话，就得从别的地方订购，

随第三批启运。”

4月13日。“我所以还没离开这里，是因为想亲自看着把这里的所有物资运走。没有这批物资第一分队便不能启航，因为这些物资都是我们马上就需要的。使我吃惊而又非常可惜的是，列因的地图和仪器竟落到地形测绘员的手里，这些东西再也无法拿回来了。总参谋部那些东西倒还可以索回，确切些说，可以复制。即使我没有到，你也要立即为阿穆尔部队举办一次赎罪圣餐。409 4月17日那一天要庆祝一番，停止一切工作。要让所有的人知道，那一天是新皇诞辰，应该永远记住。如果我的船已经准备好，我就直接驶到那里去上船，把行李也带上船去，省得以后搬上搬下浪费时间，也省得占用岸上的住宅。这是最好又最方便的办法。司令部全体官员可以监督各地的工作，使其更顺利地进行。其实，纳吉莫夫不应有什么怨尤，他一个人怎么能面面俱到呢。”

4月15日。“谈谈驳船的事。你只提到我要坐的那一艘，而我需要知道的是司令部的全部船只(三艘船)造好了没有。这三艘船都须装上一些铁器，使吃水深些。我要到石勒喀扎沃德去视察；如果可以的话，切勿为了我的视察而改变你以前的部署，只要在4月17日圣餐时把大家召集起来就可以了。为了在奇吉筑路、伐木、架屋，我需要一个营长和一些劳动力。不要忘记涅尔琴斯克的那批火药。关于那批火药我不再作什么布置了，最好让它随第二批运走；石勒喀扎沃德的火药随第三批运走。公司和商人的物资应集中到乌斯特-斯特烈耳卡，随第二、第三两批启运。在货物运往乌斯特-斯特烈耳卡途中，不要有任何限制，运的越多越好。”

4月17日。“布拉切克也终于出发到你那里去了，而我暂时还是不能动身。请你把他安置在造船场，让他熟悉一下环境，看看设备和留给他的贮备物资，见见工匠，这样，在我去以前，他就能把需要我亲自解决的所有问题准备好。如果你今天能见到那艘驳

船，请通知它以最高速度前进，然后停在石勒喀河对岸的格尔必齐村，让它立即把属于其他驳船的人员和列丹提尤上校分送到各自的目的地去。假若那艘驳船仍在搁浅，便告诉它随第二批走，让船上属于第一批走的人以及列丹提尤上校和瓦西里耶夫少尉等立即来追我们，途中不要停歇，为此他们得带上三天的口粮。你要把从各矿场用雪橇运来的火药点清，因为根据报告表来看，好象不够用。”

410 这时石勒喀扎沃德正在为考察队赶造船只。从事造船工作的是第十五营和当地的流放犯，由纳吉莫夫上校监督。干活的人共有一千名。共造好各类船只一百三十艘。这些船都已准备就绪，载重量可达四十万普特。

为了检查这些船只，穆拉维约夫带了一个哥萨克向导从斯列田斯克出发，沿着山间小路骑马赶到了石勒喀扎沃德。这条小路一向是很危险的，尤其在春天。据 К. Б. 恰普列耶夫斯基讲：“这条小路常常要经过悬崖的狭窄边沿。在很多地方，骑马的人都是一只镫擦着陡然直立的峭壁，一只镫悬在七十多俄丈的深渊上。当时，山里河流的河底尚未解冻，河面却已流水滔滔，浪花飞溅了；急流挟着石头、冰块和乱木向前奔驰，发出轰轰的巨响。即使习惯横渡山中河流的西伯利亚人，见了也要裹足不前的，但这却没有挡住穆拉维约夫。他骑着马径直奔向港口，那里正有上千人挥动斧头和凿子。穆拉维约夫看到船已造好，立刻同纳吉莫夫和军官们拥抱接吻。他把在那里工作的人召集在一起，用真挚、朴实、强有力的语言对他们的劳动表示感谢。于是，人们高呼着，把穆拉维约夫举在空中，尽情地狂欢，忘记了长期的繁重劳动，准备同他一起昂首阔步地赴汤蹈火。每逢这种场合，穆拉维约夫的讲话都有一种强烈的感染力。它能吸引性格各不相同的人，把他们变成一股巨流，他引向哪里，巨流就冲到哪里。翌日，穆拉维约夫离开石勒喀扎沃

德，经过同样的山间小路，前往乌斯特-卡拉和库拉尔基去视察造船情况。那里的一切使他感到满意，于是他怀着愉快的心情，动身到乌斯特-斯特烈耳卡去了。”①

5月5日，穆拉维约夫从乌斯特-斯特烈耳卡写信告诉卡尔萨科夫说，他即将去阿穆尔河口，并作了如下的指示：“我今天才从这里出发。我的整个船队都搁浅了，我的司令部在这方面开了先例。我要向你和纳吉莫夫再说一遍，免得你们也发生象我这里的混乱现象。我从这里出发时，只能带十三艘驳船，谢斯拉文和司令部人员都没到；我命令谢斯拉文在其余人员到齐后，率领第一分队的其他驳船继续前进。我想，当责任落在他身上时，他就不会再喋喋不 411
休地怨天尤人了。

“一定要有秩序，使驳船首尾相随，保持规定的距离。距离大小由你来规定，但要尽量短些，二十至三十俄丈即可。秩序紊乱是十分有害的，这是我的经验谈。

“夜航时一定点灯，而且要象我现在这样，习惯于不睡觉。我现在是午饭后睡三个小时，然后从早4点睡到9点。夜晚必须亲自瞭望，不能依赖任何人，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②。你大概18日能到这里，那时夜晚月光明亮，河水也深，所以6月1日以前能赶到奇吉。越早到越好，因为我要比你迟到两个礼拜，作不了多少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全部物资应尽快运到。”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舰队，观察一下保卫我国东方沿海，迎击敌人的活动。我们已经知道，根据穆拉维约夫的命令，这支舰队应该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开往迭卡斯特里湾。П. В. 舒马贺尔写道：“这个地区气候恶劣，供应不足，潮湿寒冷，缆索上结了冰，那四百名水兵由于一年来的航行和繁重的劳动

① 引自 М. С. 沃尔康斯基公爵所藏手稿。

② 原文直译为：既不能依靠公爵，也不能指望人类之子。——译者

已经弄得疲惫不堪，因此舰队驶往迭卡斯特里是不容易的。”①

“阿芙乐尔”号巡航战船4月25日驶近皇帝港入口处，26日与“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一起在那里抛锚下碇，之后又遇到了“巴拉达”号巡航战船。“巴拉达”号本应赴日本考察，但因陈旧不堪而被“狄爱娜”号巡航战船所代替；人们尽了最大努力仍未使它驶过阿穆尔河口湾的浅滩，只好让它撤回皇帝港。这艘船上只留有领航队的中尉库兹涅佐夫和十名水兵，为的是在敌人驶入港口时将战船焚毁。

“奥利乌查”号船长纳吉莫夫海军大尉，在驶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途中，从一艘捕鲸船（美国的）那里探听到敌舰队拥有七艘帆船和一艘轮船，指挥官是弗列得里克斯上校；该舰队于1月26日离开火奴鲁鲁②到旧金山去补充粮食和兵员，随后要立即开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扎沃依科考虑到，敌人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不会遭到反击，他们从捕鲸船上得知我舰队经由鄂霍次克海进入鞑靼海峡后，可能跟踪追来；因此，如果没有意外情况使敌人在旧金山多耽搁，他们不久就会来到这里。扎沃依科经过通盘考虑后，认为停泊在皇帝港是不利的；于是他根据军事会议的决定，将“巴拉达”号水兵留在皇帝港，亲自率领“阿芙乐尔”号巡航战船和“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继续前进，于5月1日至迭卡斯特里下碇。这里已停泊着“德维纳”号和“额尔齐斯”号运输船。不久，“阿芙乐尔”号巡航战船③、“贝加尔”号运输船和一号艇也开到这里。一号艇是被派到拉扎烈夫岬去观察解冻情况的。

412

阿穆尔考察队的队长涅维尔斯科依到了迭卡斯特里。他说，河口湾的冰排最早也要在5月20日至6月1日才能流完。当时

① 《俄罗斯档案》，1878年，第8卷，404—408页。

② 即檀香山。——译者

③ 这里两次提到同一只“阿芙乐尔”号巡航战船，前后矛盾。——译者

已经确知，英国将抽调驻中国舰队部分舰艇来封锁鄂霍次克海和鞑靼海峡，所以我们的船只随时都要准备投入战斗。5月7日，舰队司令下令提高警惕，并且作了战斗部署。

“5月8日有三艘船向海湾入口扬帆疾驶。前面是一只大号巡航战船，中间是螺旋桨轻巡航战船，后面是轻快巡航战船。其中两艘在克洛斯帖尔卡姆普对面的海面上停下来，而轻巡航战船则在我军射程以外测量海湾，之后于晚六时驶入海湾，升起了英国国旗。英舰在距‘奥利乌查’号十锚链[1]时便用船头炮开火射击。三发炮弹从我轻巡航战船附近呼啸掠过。我舰当即开炮还击。‘奥利乌查’号的炮火命中敌船。当时运输船‘德维纳’号的水兵一直在唱歌。敌轻巡航战船调转船头，飞快驶出海湾。大家以为，敌战船指挥官一定把进攻推迟至次日黎明，所以5月8日至9日这个夜晚一直在紧张地戒备着。可是9日全部敌船都开走了。10日还见他们停泊在克洛斯帖尔卡姆普对面的海面上，11日就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敌指挥官厄利奥特于10日晚率战船远离克洛斯帖尔卡姆普，使岸上的人无法看到；然后他派出一艘轻快巡航战船，携带报告去晋见当时停在函馆的‘溫切斯特’号巡航战船上的斯特灵将军，请求增援和指示。他自己则率领巡航战船和轻巡航战船在克 413
洛斯帖尔卡姆普以南的海面上巡航。然而，他根本不知道从迭卡斯特里可以往北航行。我舰队便利用这段时间离开了迭卡斯特里。”舒马贺尔提出这样的问题：“厄利奥特拥有三艘战船，而我们只有两艘，却给英国造成许多麻烦；他既已发现了我们的舰队，为何不向我们发动进攻呢？他为何要派船到数百浬以外去向将军请示呢？这岂不证明不列颠舰队的士气已非昔比，而东洋是我国充满希望和理想的广阔天地，畅行无阻的海域么？”

厄利奥特的无能激起了议会和整个英国的强烈不满。报界异

① 海面长度单位，合十分之一浬或185.2米。——译者

口同声地咒骂他。下面就是从«United Service Gazette»(«联合服务报»)上摘录的片断:"众所周知,荣获巴尼勋章的指挥官查理-治里伯特-约翰-布莱顿·厄利奥特率领四十门炮的'西比耳'号巡航战船、十七门炮的'赫戴特'号轻巡航战船和十二门炮的'比特恩'号轻巡航战船,于5月20日(5月8日)在鞑靼海峡的迭卡斯特里湾发现了俄国舰队。那正是不久前离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俄国舰队。23日(11日)以前厄利奥特一直在海峡上与敌舰遥遥相望,可是他却派'比特恩'号去寻找詹姆士·斯特灵将军,自己拔锚而去——据袒护他的人宣称,是为了把俄国人引出阵地。但我们从指挥官命令中看到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巡航战船也好,轻巡航战船也好,都远离海岸,在大海里隐蔽了数日之久。指挥官29日(17日)返回海湾时已经找不到俄国人了:他们已走得无影无踪。此事关系不列颠国旗的荣誉,我们为之感到痛心,应将该指挥官送交军事法庭法办。纵使俄国人在各方面都胜过我们,那末这位英国指挥官也有责任不让他们溜掉,可以不交锋,但应监视他们,以待援兵迅速到来。眼看着让整个舰队溜走,这充分表明我们的警惕性很差,这是染在英国国旗上的一个污点。倾大洋之全部海水也不足以洗此奇耻大辱。"

我方在"奥利乌查"号上召开了军事会议,与会者有:扎沃依科、涅维尔斯科依、"阿芙乐尔"号指挥官伊兹耳美捷夫、"奥利乌查"号指挥官纳吉莫夫、"德维纳"号指挥官契恰哥夫、"额尔齐斯"号指挥官加夫利洛夫。会上除一般议程外,还讨论了敌人攻击我舰队时采取什么对策。会议一致通过按照海军条例行事——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全体与会者,从级别最低的加夫利洛夫开始,一个个地都亲笔签了名。扎沃依科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觉得自己作为一个舰队司令,不便在大家之后写上自己的意见,或者立即宣布自己的决定。当时应该迅速到拉扎烈夫岬去。5月14日,被派去侦

414

察的海军准尉奥夫襄尼科夫回来说，河湾已无冰排，到拉扎烈夫岬去的航道畅通无阻。5月15日黎明，舰队便趁晓雾未散之际驶出海湾。四处均不见敌人。18日美国的“威廉·彼恩”号轻快巡航战船驶近我舰队，恩克维斯特中尉乘该舰的小艇前来通知说，“狄爱娜”号在日本海岸附近遇难。从前大家曾对这艘战船寄予很大希望，一直盼望能得到它的支援。“狄爱娜”号的指挥官海军大尉列索夫斯基也在该船上。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租到一只纵帆船，他便率领“狄爱娜”号的部分人员——八名军官和一百五十名士兵——开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他发现该港已经撤销，又改乘“威廉·彼恩”号赶到迭卡斯特里湾，但我方舰队在他到达的前一天便撤走了。他得知舰队开往拉扎烈夫岬，便又立即随后赶来。

与此同时，5月16日，我舰队刚刚撤离迭卡斯特里，英国指挥官厄利奥特率领巡航战船和螺旋桨轻巡航战船又驶入这个海湾。然而为时晚矣！他派几艘小艇载着登陆队搜查了哨所和各个营房，抢走了堪察加药房主人雷特金没来得及运往奇吉的财产。但旅客、病人、邮局和金库都已转移到奇吉去了。

К. Б. 恰普列耶夫斯基写道：“这支英国登陆队在迭卡斯特里湾居然未受到丝毫惩罚，所以穆拉维约夫对奇吉哨所的指挥官英别尔格大尉大发雷霆，把他交到军事法庭。但是在开审前得知，英别尔格当时正患着可怕的坏血病，卧床不起。无论涅维尔斯科依 415
还是扎沃依科都没命令他到迭卡斯特里去，所以他不知道敌人的到来。后来他得到了同其他人一样的奖励。穆拉维约夫对涅维尔斯科依和扎沃依科的冷淡，可能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① 不过我们认为，就穆拉维约夫对涅维尔斯科依的态度而言，这样说是不完全正确的。在这以前，我们就在穆拉维约夫的书信中看出他对涅维尔斯科依有些冷淡，那是由于涅维尔斯科依不能准确地执行

① 摘自M.C.沃尔康斯基家藏文献。

他的命令。毋庸置疑，穆拉维约夫决不会原谅，也不会忘记下面这件事：5月在迭卡斯特里湾登陆的敌人既没遭到反击，也没有同理应从奇吉派到那个据点的军队遭遇。而穆拉维约夫本人一到马林斯克便把军队调到那里，结果在同年秋季击退了敌人的第二批登陆队。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谈到。

П. В. 舒马贺尔继续写道："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舰队历尽艰辛，在狭窄航道上或因浓雾、浅滩，或因寒风、激流，常常面临灭顶之灾，但终于在5月24日到达拉扎烈夫岬，抛锚下碇。舰队按照穆拉维约夫的指示，在那里加固了阵地，准备重创敌人。但敌人却没想到要往那里去，而是扑向南部海域。英国战船向四面八方疾驶，巡遍各地，就是没到他们本该去看一眼的地方。敌人困惑莫解，不知道俄国船只撤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后究竟开到什么地方去了。正如«Journal des Débats»（«论坛报»）上的一篇文章所说，敌人深信萨哈林位于阿穆尔河口之南，并与大陆相连；在连接大陆与萨哈林的狭窄地带以南是鞑靼湾，以北是萨哈林湾。沙洲妨碍了'厄姆费特赖特'号巡航战船驶进河道。派去测量的一些划船，溯水而上深入河道很远，既未发现俄国船只，也未发现防御工事。敌人以为，既然沙洲挡道，使盟国战船不能开进河内，那末俄国船只怎能开进去呢？俄国人大概是隐蔽在鞑靼湾的什么港湾里了，不然就是焚毁了船只，跑到西伯利亚腹地去了。

"5月25日拉扎烈夫岬的各项工作都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舰队在那里碰上了'巴拉达'号的二百名水兵。这些人在布塔科
416 夫[1]海军大尉的率领下，同比柳廖夫[2]、施瓦尔次[3]两位海军大尉

① 伊万·伊万诺维奇·布塔科夫，后升为海军中将，娶十二月党人 В. Л. 达威多夫的女儿 В. В. 达威多娃为妻。

② 后为侍从武官，已故。

③ 现为海军中将，喀琅施塔得港总指挥。

一起，历尽千难万险才赶到此地。列索夫斯基被委任为各项工程的总负责人。

“5月28日已有八门大炮能投入战斗，各个海角都建立了电报站；病号都被送到岸上。5月27日清晨从尼古拉耶夫斯克开来了‘额尔古纳’号——第一艘驶过阿穆尔的轮船。船上有穆拉维约夫派来的专使博什尼亚克中尉，他传令将大炮装上运输船。不久又有一名专使，海军大尉马克苏托夫公爵，前来传令，将全部设施撤离拉扎烈夫岬。‘阿芙乐尔’号和‘奥利乌查’号在这个海角上是难于抗击强大敌人的，因此准备将全部船只开入阿穆尔河。

“人们立刻动手拆撤炮台和装船。数日后，拉扎烈夫岬接到命令，说穆拉维约夫已从乌斯特-斯特烈耳卡抵达阿穆尔河口，亲自担任东洋沿岸陆海军总指挥。堪察加省驻军司令扎沃依科海军少将被委任为海军司令，统辖集结在阿穆尔河口的海军。这样，阿穆尔沿岸的所有哨所，包括将在马林斯克与尼古拉耶夫斯克之间新建的哨所，以及皇帝港和阿扬港，就都在他的直接管辖之下了。只有奇吉的马林斯克和迭卡斯特里的亚历山大两个哨所例外，因为这里在作战时期应该驻扎陆军，由穆拉维约夫亲自指挥。但在他离开以后，这两个哨所也归扎沃依科指挥。前阿穆尔考察队队长涅维尔斯科依海军少将被任命为总督的参谋长。”

“巴拉达”号的水兵和从“威廉·彼恩”号下来的水兵奉命去尼古拉耶夫斯克构筑工事和建造过冬用的营房。

6月4日，在舰队离开拉扎烈夫岬之前，普提雅廷伯爵和波斯 417
耶特海军上校① 乘“赫达”号帆船从日本来到这里。在这样困难的时刻普提雅廷伯爵竟在海上航行，这种勇敢行为着实令人惊叹。一天夜里，他险些撞在英国船上；英国人以为是自己人，便大喊起来，用灯光照亮道路，让他躲开，结果使他幸免于难。还有一次，忽

① 前交通大臣。

然发现浩浩荡荡的一队敌船，他冒着很大的风险，紧贴着海岸驶了过去。出拉彼鲁兹海峡后，曾有三只船追踪，可是，他调好船帆向前疾驶，终于在拂晓时摆脱了敌人，传到他耳边的不过是三声炮响而已。

普提雅廷结束了环球航行，到尼古拉耶夫斯克来见穆拉维约夫，打算溯阿穆尔河前往彼得堡。当时穆拉维约夫手中只有两艘内河轮船：一艘是彼得扎沃德造的"额尔古纳"号，不能在水急时逆水航行；另一艘是"希望"号，不足六匹马力的小轮船。穆拉维约夫只好将这艘小轮船让给普提雅廷；可是，这样他自己就毫无可能沿阿穆尔河返回西伯利亚了。随普提雅廷同行的有：彼舒罗夫中尉①，波斯耶特海军上校，科洛科里佐夫中尉②，士官生利特克和拉扎烈夫③。

普提雅廷一路上遇到很多困难。这艘马力很小的轮船经过某些地方时不能逆水前进，有时只得用纤绳拖着走。例如，行至所谓阿穆尔峡谷时便是如此。那里有一百五十俄里，航道两岸都是兴安岭的峭壁。很可能，沿途的险阻和辛苦给普提雅廷留下了很坏的印象，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他对整个阿穆尔事业的看法。以后的事实证明，他对这个事业抱着怀疑态度，没有好感。

综上所述，我们清楚地知道，第二次阿穆尔航行的起因，是由于当时的军事形势必须向阿穆尔河口增派兵力，我国驻在日本和堪察加的战船预定集中到那里去。这次航行分为三批，即三个分
418 队。一分队二十六艘驳船，由穆拉维约夫亲自率领；二分队六十四艘驳船，由十五边防营营长纳吉莫夫上校率领；三分队包括商人的船只在内共有三十五艘驳船，由卡尔萨科夫上校率领。第十四、十

① 后来曾出任海军大臣兼黑海一里海港口和舰队的总指挥，现为国务会议委员。

② 以后升为海军少将。

③ 以后两人都晋升为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副官。

五两个边防次营和哥萨克混成次营也随这次航行开到阿穆尔流域，去捍卫该地区。山炮边防营早在1854年便运到那里。这次浮运的主要物资是供加强尼古拉耶夫斯克各炮台火力用的要塞重炮。这些炮是穆拉维约夫从西西伯利亚订购的。运这些炮的困难令人难以想象，每一门炮所需的马多到六十匹。在外贝加尔是用牛马运送的。下山时，除后面要用缆索拖住外，还要用牛驾辕；可是牛抵挡不住那么大的冲力，一般很快就倒在地下，成为活的制动器。当然，到了坡下边，牛早已毙命了，牛肉当时就让布里亚特人吃掉。在阿穆尔河上浮运大炮困难也不小。大炮往往压坏舱底，使船搁浅。要把一百五十普特重的炮抬起来，特别是在没有木材的地方，简直是折磨死人的事。

第三批走的还有首次阿穆尔科学考察队。这个考察队由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会员组成；该分会的候补会员、荣誉公民斯捷潘·费多洛维奇·索洛维约夫为这次考察捐助了半普特黄金。考察队的成员有：自然科学家马阿克①，天文学家美热沃依，工程师罗日科夫，杰尔普特大学硕士格尔斯特费里德，地形测绘队准尉藏德加坚和财政部官员科切托夫。

第一批俄国移民——伊尔库次克和外贝加尔的农夫——在穆拉维约夫的专差官M. C. 沃尔康斯基率领下，也随着这次航行来到阿穆尔下游。他们到马林斯克和尼古拉耶夫斯克一带安家落戶。

这次运送阿穆尔移民遇到了不少困难，而且发生了不幸。移民们由各队队长率领分乘十二艘驳船。牲畜另有船只运载。此外，有两艘船运干草(七千普特)，由于军事上的需要，船要尽量走得久一些，中途不靠岸。移民队带了一名医生和两名医士，启航前 419
给全体移民检查了身体。移民是1855年5月14日从库拉尔基和

① 后任国民教育部部务委员。

石勒喀扎沃德出发的。当时，石勒喀河水的流速非常大，而春天的河水又特别浅，这是移民遭受第一次挫折的原因。有些驳船左一次右一次地搁浅，而另一些驳船则常被水流冲到下面去。干草船无法将草送到搁浅的驳船上去，结果牲畜吃不到饲料，相继倒毙。到阿尔巴津集合时，牛羊只剩下二百八十头了。

人们一再向分队指挥官纳吉莫夫报告说，必须每天晚上靠岸喂牲口，不然就让移民队单独走。可是纳吉莫夫囿于穆拉维约夫的命令，要尽快把军队运到阿穆尔，既不敢同意第一种办法，也不准许第二种办法。

这种不幸一直继续到阿尔巴津。从阿尔巴津下行，航道畅通，河水很深，淹没了浅滩，漫过滩上的树木，树木上面甚至可以行船。此外，纳吉莫夫迫不得已，决定从阿尔巴津起每夜靠岸休息，从而保存了考察队其余的牲畜。然而，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灾难却突然降临到移民的头上，这便是伤寒。本来卫生条件很好，比如春天的气候温暖而干燥，驳船都带着篷，能吃到滚热的肉食、新鲜的蔬菜，茶也不缺，每天还发一份酒，等等。按说这些条件能够防止伤寒，但事实却相反。航行第五六天上，伤寒便在移民中蔓延开来，很快就传到所有的船上。

移民队在途中被暴风雨毁了两只船，不过船上的人没有牺牲，他们于 6 月 13 日抵达马林斯克哨所。出发时的人数为：

男劳力……一百六十七人
男性非劳力……一百零四人
女劳力……一百一十九人
女性非劳力……九十一人
共计……四百八十一人

420 航行期间病死男一人，女一人；生男二人，女二人。

涅维尔斯科依已在马林斯克哨所至尼古拉耶夫斯克城长达三

百俄里的地区内选好了移民点，但 M. C. 沃尔康斯基请穆拉维约夫准许他先带着挑选出来的老农去查看一下。他同老农一起，坐基立亚克人的船一直查看到尼古拉耶夫斯克，然后再返回来。

结果原先选定的地点只有一处合适，其余地址只好根据农夫的意见选定。移民们被安置在五个地方，组成五个村。前四个在阿穆尔右岸，最后一个在左岸。

一、伊尔库特村——约美湖附近。

二、博哥罗德村——典治河同阿穆尔河的会合处。

三、米哈依洛夫村——安置了二十五戶，因为该地最适于耕种。位于基立亚克人的希里克村附近。

四、新米哈依洛夫村——米哈依洛夫斯科耶下游五俄里的地方。

五、谢尔吉耶夫村——利奇河同阿穆尔河的会合处，距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六俄里。

移民来到新地方后，散居在土窑里。在开始造房、伐木以前，先得在每个居民点建好保健用的公共设施：澡塘、面包房、医院等。房舍到夏秋初才建成，夏季里他们开了园田地以及少量的秋播地。尽管采取了一切措施，如供给新鲜的面包、肉食，贮备洋姜、葱和酸白菜等等，可是伤寒病一直没断。虽说没病死多少人，但后来伤寒又转成了坏血病，把人们折磨得软弱无力。随移民同来的两个医士也死了。流行病在寒尽春回时才停止。由此可见，下面这种公认的见解是正确的：第一代决不能免于瘟疫，第二代才能充分享用移民的成果。这种见解即使在最善于殖民的英国也很流行。

根据上司的命令，沃尔康斯基有权按照各戶的贫富程度（不是平均地）分配家俱和农具。因此他对每家的现有财产进行了一次 421
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把他们实际需要的东西分发下去。木工、铁工和钳工都领到了他们需要的工具。此外又在当地向哥萨克买了

二十五匹马。因此每戶平均至少有两匹马。到夏末，移民共有一百七十六匹马，二百一十七头牛，九十二只绵羊，还有足够的山羊、猪和家禽①。

1855年9月末，沃尔康斯基将移民交给堪察加驻军司令扎沃依科。我们还要补充一点。据以后几年的消息称，这些阿穆尔的垦荒先锋已经在那里安居乐业。在这方面，同当地居民的贸易交往起了不小的作用。

这样，阿穆尔就变成一条俄国的河了。现在这条河上游下游可以往来通行。河的沿岸，在还被认为是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个的俄国村庄、粮食和国家物资仓库。A. 马克西莫夫写道："俄国正同最强大的敌人作战，因而对于同它有五千多俄里共同边界、受其欧洲敌人支配的邻国，要采取特别审慎的态度。然而就在这个最紧急的时刻，穆拉维约夫当机立断地结束了阿穆尔问题，真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穆拉维约夫恰在此时占领了阿穆尔，这就为我们指出了同中国打交道的唯一有效的办法。"②

① 引自沃尔康斯基致总督的正式报告。

② 《俄罗斯导报》，1888年1月号。

# 第五十章　1855年

我国同中国交涉阿穆尔问题　我方准备迎击敌人　北京的咨文和穆拉维约夫的回文　穆拉维约夫在库马拉哨所附近遇到中国官员　穆拉维约夫属下官员致黑龙江副都统的咨文　涅谢耳罗捷的疑虑　穆拉维约夫的坚决态度　皇帝的决定　我国迎击敌人的准备　穆拉维约夫的部署　英法继续进犯堪察加　敌人进入阿扬，在那里遇到英诺森大主教　穆拉维约夫在尼古拉耶夫斯克的活动　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形势　穆拉维约夫的部署　大清国将军给穆拉维约夫的信　同中国全权代表会谈的首次会议纪录　穆拉维约夫提出的要求　第二次会议　穆拉维约夫离开尼古拉耶夫斯克　他的命令　422

我国仍在继续同中国交涉阿穆尔问题，商洽迄今未定的东部边界事宜。1855年2月，穆拉维约夫行文中国理藩院，说我国仍在同英国交战，发现英国有意侵占我国东部沿海地带，并企图穿过阿穆尔河口，深入阿穆尔河，因此建议将谈判时间推迟到秋季。穆拉维约夫在致理藩院的咨文中说："英国曾于去年（1854年）夏季乘坐六艘兵船袭击我堪察加，被我军击退。我国伟大的皇帝陛下不仅关心本国的领土与臣民，而且希望维护二百余年来同我友好相 423
处的邻邦大清国的利益，故于不久前降旨，饬令本东西伯利亚总督率领足够数量的军队，携带大小火炮及其他物资，一俟冰泮，立即开赴东海，歼灭阴险自私的英国人。本总督接到陛下谕旨，诚惶诚恐，遵照执行，去阿穆尔河口考察，10月方能返回。若理藩院肯将

回文送至阿穆尔河口，则本总督乐于在该地处理此一要事(即划界问题)。”①

为了在阿穆尔河口迎击敌人，穆拉维约夫采取了一切有效的措施。他把主要的防御力量集中在拉扎烈夫岬。

这时北京送来咨文，要求中俄全权代表在库伦会晤，然后同去格尔必齐河。5月8日穆拉维约夫答复理藩院说，他在阿穆尔收到了这份咨文，为了不拖延时间，特将回文经由黑龙江城传送。回文中提到，皇帝陛下授权他同中国全权代表谈判划界事宜；而他，如2月咨文所说，正亲率大军驶往阿穆尔河口，防卫敌人来犯。但为促使划界谈判早日举行起见，他准备在松花江口会见中国全权代表，以便就划界问题进行预备性的谈判。他在松花江口逗留到9月。穆拉维约夫在回文结尾处说，他完全赞同理藩院的意见，即鉴于两国友好关系，这件重大的事情，不容迟缓和延宕。②

穆拉维约夫在阿穆尔河上航行时，5月12日在库马拉哨所附近遇到四只帆船，上有几个中国官员，奉政府之命从阿穆尔沿岸各地前往格尔必齐河竖立界牌并同我国谈判划界问题。穆拉维约夫向这些官员申明，他必须从速赶到阿穆尔河口，建议他们暂回黑龙江城，等候北京以后的命令，因为他已给理藩院发去咨文。官员答
424 复，他们不敢违抗大清皇帝的命令，即不敢不到格尔必齐河去，但是认为不久就会接到命令去阿穆尔河口举行会谈。于是穆拉维约夫便让他们按照自己的职责斟酌行事，并且发给保护证，让他们去见我国官员，而自己则继续向前驶去。

5月15日，穆拉维约夫属下官员给黑龙江副都统发去一份咨文，通知他，目前穆拉维约夫总督正驶往阿穆尔河口，奔赴东海，以

---

① П. В. 舒马贺尔，《俄罗斯档案》，1878年，第8卷。〔这个咨文见本书第2卷，49。——译者〕

② 穆拉维约夫的回文见本书第2卷，53。——译者

保卫它免遭英国侵犯。总督统率大船一百零四艘，内有轮船一艘；有三艘轮船自阿穆尔河口溯水西上；五十艘小船开往河口；大船载有马三百余匹、牛羊三百余头、男女八千余人。大船上还载着大炮、枪枝、火药以及其他武器和给养。船只都持有证件，请他们不要阻拦。可以想象这会给中国人造成什么印象！

涅谢耳罗捷伯爵看到，阿穆尔问题已经不能由他作主了，乃于5月31日给海军大将殿下写信说，他怀疑中国人会不经过战争便把阿穆尔左岸让出来，而战争不会带来好的结果。可是穆拉维约夫纠正了涅谢耳罗捷的外交错误。他断然决定：如果中国人要求从格尔必齐河起竖立界牌，那就向他们宣布，皇帝陛下并没授予他这样的权力；这样划界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因为阿穆尔河乃是一条天然的疆界；即使6月16日的咨文提到自格尔必齐河竖牌，那么他，穆拉维约夫，所受之命也首先是证实这样作有无可能；但他根据当地情况发现这样作是不可能的，所以便据实上奏，目前正在等待上谕，听候陛下说明，如何兼顾俄中双方的利益（特别是确保阿穆尔河不受外国人侵犯），确定一条可能而又方便的边界。

7月间海军大将殿下致函穆拉维约夫，内称皇帝陛下认为，为了西伯利亚地区的发展，必须"肯定整个阿穆尔左岸属于俄国"，并且取得在中华帝国北方各地进行自由贸易的权利。因此陛下责成 425
穆拉维约夫同中国交涉此事，签订一份正式条约。

至于第二次航行的情况，由于抵御敌人而采取的军事行动，有了某些新的改变。穆拉维约夫抵达阿穆尔河口后，把海军少将扎沃依科派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去，而把准备迎击敌人的区舰队留下来交给伊兹耳美捷夫指挥。

穆拉维约夫本人则前往迭卡斯特里，去亲自部署已经调到那里的军队，包括哥萨克步兵混成次营以及骑兵连与山炮营的一部分。穆拉维约夫命令这些军队在森林里扎营，完全隐蔽起来，派

副官谢斯拉文指挥，作了相应的指示，叫他在敌舰出现并且派出登陆队时，把尽可能多的敌人诱到岸上来。6月25日和26日，萨哈林北端时有敌舰出没。

现在来谈谈阿扬港。6月2日四艘美国船通知阿扬说，英法舰队正在鄂霍次克海巡航。港湾司令卡舍瓦罗夫海军大尉，命令公司的全体职员停止工作，集中到雅库次克驿路一俄里外的山后。那里藏有从港湾撤走的全部财产和可供两礼拜食用的粮食。

27日人们在阿扬港看到一艘不挂国旗的三桅巡航战船。这是英国兵舰。它驶入港口后什么也没发现，又于7月9日离开港口。恰在这一天英诺森大主教到了那里。他看到港口已经空无一人，因为居民都及时撤到距阿扬十三俄里的森林里，走前把几门鸣放礼炮和发射信号的大炮埋在港口地下。仓库的门锁全被敌人扭断，教堂的门锁也未幸免，这个教堂里散放着许多传单。英诺森大主教看到这种凄凉的景象并没有恢心丧气，他仍然履行自己的职务，每天满怀虔诚地作祈祷，探望藏在森林里的居民，使他们振作起来。由于没有神甫，他便亲自给居民举行虔诚的宗教仪式，甚至
426 为新生婴儿作洗礼。7月21日，大主教正跪在阿扬港的喀山圣母教堂里祈祷上帝保祐我们战胜敌人，突然英国“巴拉库特”号巡航战船在舰队司令率领下又闯入港湾，翌日，“皮克”号巡航战船载着近千名官兵，带着被俘的传教士马霍夫，也驶入港口。“巴拉库特”号的军官们上岸后听说这里有个大主教，便立刻赶到他的住所，但却没找到他，于是又成群结队地奔向教堂。当他们吵吵嚷嚷闯进教堂时，英诺森正跪在地上虔诚地祈祷。他毫无惧色，旁若无人，兀自高声地、清晰地诵完下面的祷词：“主啊！我们向你祷告，倾听我们的声音吧！请你以自己的神威庇护我国最虔诚的、至高无上的伟大国君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祝福他的事业，使他战胜东正教的敌人，以增加他的光荣。请你用自己万能的手巩固他的帝

国，保祐他的军队，派天使来增强他们的力量。请你保祐他们免遭任何饥饿和灾难，把他们从战争浩劫中拯救出来，使他们免遭敌人侵犯，摆脱一切骚乱”等等。英诺森诵读这段祷词时感情真挚，神采奕奕，给英国人留下异常深刻的印象。他们看到大主教泰然自若而又虔诚的表情，感到局促不安，只好规规矩矩地等他把祷告作完。之后毕恭毕敬地走近大主教，向他宣布，他们根据职责应该俘虏他。大主教却付之一笑，以其平素的幽默口吻回答说，他对英国人没有任何用处，他不是军人，俘虏他非但得不到一点好处，反而会吃亏，“要知道，你们得管我饭，”——他补充说。英国人释放了英诺森，不过先把他请到战船上，取出香槟酒，饮酒时还首先为他的健康干杯，当场给他拍了照。可见英国人很喜欢他。他们还答应了英诺森的请求，释放了马霍夫神甫。然后敌人便开始详细地勘察地形，在港口拍照、测量，把我们没来得及掩埋的木材、木板、铁器从汽轮上搬到他们战船上。几天间他们装足了淡水，上足了木材，以后再次来阿扬港时，人数就不象最初那么多了。7 月 30 日清晨，出现了一艘法国巡航战船——“君士坦丁”号。31 日有十艘 427
法国战船开往锡特卡。8 月 1 日一艘英国轮船拖着巡航战船开往海上。这时碇泊场内只剩下法国的“君士坦丁”号了。法国人宣称，与其说英国人是寻找大炮，不如说是寻找仿佛藏在这里的公款；并且说，以武力拆卸炮台上的大炮是可以理解的事，而在地下挖掘、搜寻大炮则是耻辱。他们把近郊地形拍了许多照片。8 月 3 日傍晚，这艘巡航战船也驶往大海。从此碇泊场就一只敌船也没有了。

鄂霍次克海共有法国战船二十二艘，英国战船三十四艘。

我国同中国的谈判仍在进行。8 月 12 日，大清国宗室、六等爵①、镇守阿穆尔流域各地的奕格将军，致函穆拉维约夫，内称中

① 按《清史稿》载，奕格于道光二十四年袭贝子。这里据俄文译出。——译者

国官员奉命到松花江谈判。理藩院根据穆拉维约夫的要求，命令他们于9月3日前到达松花江口。

9月8日中国代表来到马林斯克哨所。其中四人正是穆拉维约夫今年5月在库马拉哨所附近遇见的官员。他们已经到过格尔必齐河，在那里等待朝廷的命令等了很久，接到命令后便赶到黑龙江城，会同来自库伦的四名官员继续东下。

我方同中国全权代表就划界问题在马林斯克哨所举行了会谈，9月9日作出首次会议的纪录。穆拉维约夫因病授权海军少将扎沃依科代他主持会议。会上提醒中国官员注意，英国势力迅速扩张到世界各大洲，而今又拉拢法国一道伸展到这里，对俄国造成威胁，因而俄国应当采取一切措施反对他们的联合力量。

我方向中国代表说，我国政府鉴于阿穆尔河口有外国兵船出没，曾行文中国理藩院，申明我国不能容忍任何外国占领阿穆尔河
428 口，因为该河上游在俄国境内，而且由此往东的沿河地带迄今尚未划定边界。会上向中国代表宣布，皇帝陛下命令穆拉维约夫在其所辖地区建立十万常备军，因为一方面需要保卫阿穆尔河不受外国人侵犯，另一方面友邦大清国当时发生了内乱，这种叛乱当然也是那些外国人策动的。我方告诉中国官员，俄国拨出巨款、苦心经营地保卫阿穆尔，绝非权宜之计。我国在阿穆尔河口集结的兵力和构筑的永久性工事，还要进一步加强，以保卫该地不受任何外国的侵犯。因此穆拉维约夫提出以下的要求：

一、我国为此目的而在那里占据的一切地方以及整个沿海地区应该永归俄国所有；

二、为使我国在阿穆尔河口的军队和要塞冬夏不断地同内地各省保持必要的交通联系（因为据勘测，山路无论冬夏都无法通行），我国必须在整个阿穆尔左岸设立居民点，而阿穆尔正是两国最无可争辩的天然疆界。只有这样，东西伯利亚内地各省才能得

到充分的保障，免遭外国人从海上发动的任何侵略；而且只有这样划界，中俄两国才能消除它们之间现在和将来可能引起误会的一切根源①。

会议于晚 8 点结束。中国代表请求把宣读过的纪录以书面形式交给他们，因为不这样他们就记不住，因而也就不能提出自己的意见。

第二次会议是在 9 月 11 日举行的。中国代表于 12 时半来到会场。穆拉维约夫和扎沃依科得到报告后都来出席会议。

穆拉维约夫问中国代表，昨天交给他们的由他签署的那份文件，是否将首次会议的内容概括无遗。对此代表们却让低级官员用满语宣读了一个文件。原来这就是我国枢密院 1853 年 6 月 16 日发出的那份咨文②。

穆拉维约夫对他们说，在向中国理藩院发出上面宣读的咨文 429
同时，皇帝曾命他先就未划界的地区进行协商，然后再划分边界。他最后说："谨将本职之意见通知各位代表，请转达中国政府；并请相信，我国政府之主旨，在于顾全大清国与俄国两个伟大邻邦双方之利益，而维护永久和平。"③ 同时，穆拉维约夫还请他们代为敦促理藩院尽快答复，因为现在是战争时期，来年春季他还要用阿穆尔河运送大批火炮和军队，去支援各要塞，而且要使阿穆尔河口的军

① 参阅本书第 2 卷，58。——译者

② 这份咨文的译文见于《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第三十二至三十三页。兹将其全文附录如下。

"为咨行大清国理藩院事。窃查俄罗斯国与大清国分界处所，自固尔毕齐河之东山后边，系俄罗斯地方；山之南边，系大清国地方，虽经议定在案，惟贵国立有界牌，敝国尚无界牌。现经敝国总理东边西毕尔大臣，以未敢误越边界，请在于敝国边境，设立界牌等情，经本国君准其设立界牌，令其行文知照贵国，会同办理，伏乞贵国派员或前赴恰克图卡伦，抑或赴伊尔固特斯克城，与敝国总理东边西毕尔大臣商办，并求在无界之近海一带地方，亦设立界牌，两国均有裨益。专此咨行，立候回文。为此咨行。"——译者

③ 参阅本书第 2 卷，58。——译者

队和要塞同内地各省，不分冬夏，建立起经常的交通联系。这次会谈以后，穆拉维约夫于9月12日就此事发给中国理藩院一份咨文。与此同时，他又请海军大将殿下请求枢密院立即行文理藩院，就说已经命令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根据战时需要，明年大大加强阿穆尔河口的防务，并从东西伯利亚内地各省调拨粮食，供应那里的军队。他还请枢密院告诉中国人，穆拉维约夫通知中国人的一切，都是秉承了皇帝的旨意。

穆拉维约夫是想让枢密院向中国理藩院证实一下他会谈时所说的全部内容。咸丰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理藩院发来咨文说，船只航行必须由枢密院同该院事先商定；为使保卫阿穆尔河口的四千官兵不致断绝粮饷，枢密院应有来文阐明；否则中国政府根据1853年6月16日的咨文认为，枢密院的意见，特别是有关划界问题的意见，同穆拉维约夫不一致。

这时已经接近秋天。穆拉维约夫考虑到我国船只的过冬问题，认为必须尽快地在尼古拉耶夫斯克，为第四十七陆战队和军医院修筑房舍；另外，还要为“巴拉达”号、“狄爱娜”号和“阿芙乐尔”号几艘巡航战船的水兵修筑过冬用的房舍，那怕是临时房舍。但是要把船只经过浅水地方引入河内，须要占用很多人力，所以穆拉维约夫，象上面所说的那样，下令立即在阿穆尔河口的奇内拉赫、庙
430 儿和库艾格达三处修筑炮台。第四座炮台，即阿穆尔河心岛上的康士坦丁炮台，他命令待冬季河水结冰后再开始构筑，因为那时打桩会很方便。与此同时，穆拉维约夫在当时的军事形势下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削弱保卫各要塞的兵力，因此命令把大船都停泊在帕耳沃河岔里，只留少量部队守卫，而所有的小船则到库艾格达岬，即尼古拉耶夫斯克附近去过冬。他还命令把“阿芙乐尔”号的大炮在秋天运到迭卡斯特里去。

这样，两年前还是一片荒凉的尼古拉耶夫斯克，现在由于军事

政治形势的变化，竟然成为我国兵力在东洋集结的重地了。这个地方必然会引起敌人注意，在战争中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因此，根据穆拉维约夫的命令，在该地急如星火地修筑防御工事。工事包括三座独立的炮台，配有五十三门炮。穆拉维约夫又命令给沿阿穆尔河运来的大炮打制炮架，以便代替可能被敌人打坏的大炮。

穆拉维约夫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之后，就到马林斯克哨所去了。他命令，在敌人出现之前，每周向他报告一次尼古拉耶夫斯克及其近郊的活动情况，而当敌舰在彼得冬营出现后，要每天报告一次。

在给军队分配冬季驻扎地点时，穆拉维约夫在命令中下了这样的评语："集结和分驻在阿穆尔河口的军队，无论哪一部分，都不会在敌人面前后退，都不会向敌人投降，他们在各自的驻地或者是战胜敌人，或者是为国捐躯，他们都记着我们斯维雅托斯拉夫大公的话：'我们要在这里战死疆场，因为死者并不蒙受耻辱。'"随后，9月末，穆拉维约夫又作了极为细致的部署，准备抵抗明年(1856年)春天来犯之敌，要为军队运送粮食，等等。驻在阿穆尔河口的海军、陆军也在继续为自己建筑大小不等的冬季营房。尼古拉耶夫斯克、马林斯克和亚历山大几处哨所的部分营房已经修好，其余的营房也应在10月中旬竣工。

# 第五十一章　1855年

431　穆拉维约夫准备反击敌人　敌船到达迭卡斯特里湾　我军对敌作战　穆拉维约夫在“帕耳美托”号船上遇险　他的果断措施　1855年底战事结束　军队返回奇吉过冬　穆拉维约夫给A.И.扎博林斯基的信　同中国全权代表会谈　穆拉维约夫在阿扬　返回伊尔库次克　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虽然敌人进犯堪察加和阿扬港没有成功，但是可以预料，他们既然来了，那么明年一定会倾其全力，扑向由迭卡斯特里到阿穆尔河口这段地区。考虑到这种情况，穆拉维约夫便加强了兵力，准备击退妄图立足于该地或者窜入阿穆尔河的登陆部队。至于他本人，则拟从马林斯克哨所溯阿穆尔河西上。不料船只成了问题。“额尔古纳”号在把“阿芙乐尔”号拖入阿穆尔以后受到损坏，而修好之后又在马林斯克和尼古拉耶夫斯克之间搁浅。“东方”号纵帆船螺旋桨处漏水，而且秋季水浅，一直停在马林斯克。“希望”号早在7月初，就载着普提雅廷溯阿穆尔河西上了，至今未回。石勒喀扎沃德造的“石勒喀”号轮船4月间沿阿穆尔河东下，却在库托曼达附近搁浅了。因此，穆拉维约夫只好租美国帆船“帕耳美托”号，取道阿扬而行。他是10月1日离开尼古拉耶夫斯克的。临行时
432 他给当地的驻军司令扎沃依科海军少将留下一份亲笔指示，规定了部队进行队列操练的方法，要求把重点放在射击、打靶和炮击上；又命令构筑炮台，修缮营房，多辟菜园。战备方面也作了必要的指示，命令绘制河口湾及其航道的水文地理图，在沿海各地和萨

哈林岛上确定天文观测点。关于来年沿阿穆尔开来的部队，在美国订购的轮船，以及开往阿穆尔上游的军队等事，他也一一作了部署。他还命令，假使10月末以前阿穆尔驿路上得不到签订和约的消息，就要把“巴拉达”号沉没在皇帝港，把船员调到马林斯克哨所去。

当时，我军在迭卡斯特里湾等待敌人，一直等到9月末，最后以为敌人不会来了，便调走一连人去作过冬准备，只留一连人守卫。不料在穆拉维约夫离开尼古拉耶夫斯克几天之后，即10月3日，克洛斯帖尔卡姆普后面突然出现三只不挂国旗的三桅战船——一只带帆的巡航战船，两只带螺旋桨的轻巡航战船。

我方兵营顿时响起战斗警报，当即派遣急使奔赴马林斯克哨所，向谢斯拉文中校报告敌情。调到迭卡斯特里来过冬的连队（一百二十人）分布在亚历山大哨所的树林边上。两门独角兽山炮架在拉彼鲁兹海峡的崖头，由四十名哥萨克用马枪保护。由于谢斯拉文不在此地，部队由大尉普集诺统率。第一排由中尉A.M.林甸指挥，第二排由领航队少尉萨莫赫瓦洛夫指挥，山炮排由海军准尉叶尔恰尼诺夫指挥。9时许，不挂国旗的敌舰队驶入碇泊场，停在美国商船“白令”号旁。半小时后，挂英国国旗的巡航战船和螺旋桨轻巡航战船各一艘，相继进入碇泊场。敌舰队放下几只舢板，装上大炮，开始登陆。七只武装舢板载着四百名登陆兵，排成两个纵队，向涅利河上的亚历山大哨所扑来。但舢板逼近海岸时，遭到我方炮弹和马枪的迎头痛击。我军占据了林边的隐蔽地区，以猛 433
烈的炮火轰击敌人。英军用霰弹还击，但很快就溃不成军地败退下去。逃窜中，有一只大艇的尾部触到浅滩，遭到我军密集如雨的霰弹射击，挣扎很久才逃脱掉。

2时，巡航战船和轻巡航战船迫近海岸，凶狠地炮轰沿岸各处。我军则尽可能隐蔽到敌炮射程以外。6时，这两艘敌船才离开海

岸。夜间，我方在海岸上布置了监视哨，由三十名哥萨克组成。结果，有一名哥萨克牺牲，三名负伤。

10月4日8时，敌船开始炮击我方尚未建成的营房，当时已有一部分露营的人搬入营房。不过炮弹还没射到营房就落地爆炸了。

3时，登陆队分乘四只武装快艇驶向索芒湾，在我方射程之外的地方测探，同时向海岸射击。等快艇进入射程时，普集诺大尉立即命令士兵用马枪向敌人开火，敌人扭头遁去。我方伤亡各一人。

同日，谢斯拉文中校赶到这里，立即接手指挥部队。

10月5日，“白令”号商船船长来到岸上，告诉我们说，敌舰共有三艘战船，一艘是配有五十二门炮的“西比耳”号巡航战船，另外两艘是“邂逅”号，“哥尔涅特”号螺旋桨轻巡航战船，由厄利奥特指挥，这是斯特灵海军少将的分舰队。敌人的几只武装快艇和一只舢板绕到拯救岬后去袭击北面的海湾，它们在我方步枪射程以外发射榴弹。我方急速派往该地一个马枪排。敌船被迫返回碇泊场。是日，我方又从哥萨克次营抽调一个连去增援。

6日，“邂逅”号遁去。巡航战船再度炮轰营房，但因军队早已撤走，我方未受损失。7日，巡航战船又猛烈轰击起来，炮弹射向海岸，开花弹和榴弹飞往营房。炮弹纷纷落到营地路旁。当日，斯科别里琴又带来阿穆尔骑兵团的四十名哥萨克和一百六十名步兵。

10月8日夜，我军派十名哥萨克涉过索芒湾，在阿尔巴特湾
434 的瀑布旁设立岗哨，阻止敌人取水。看样子英国人可能乘舢板来阿尔巴特湾打过猎，设立岗哨也是为了阻止敌人再来打猎。我军士兵的歌声响遍了整个营地。

9、10两日，敌人向海岸射击不猛，未给我方造成任何损失。我军阵地隐蔽在密林中，地形十分有利。敌舰队停了几天，终于在10

月 17 日启锚驶向大海。

穆拉维约夫 10 月 1 日乘"帕耳美托"号离开尼古拉耶夫斯克，想驶往阿扬。10 月 9 日行至萨哈林岸的水道。当时他还不知道敌人进犯迭卡斯特里，因此写信给扎沃依科说，他把扎沃依科派往迭卡斯特里的那只一号小艇暂且留在河口湾，想叫小艇先护送他入鄂霍次克海，然后再回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他还要扎沃依科把谢斯拉文搜集到的北航道的情报寄给他。

"帕耳美托"号是一只不大的美国帆船，连船长在内只有七个船员。船上载着考察队用的干酪、鲱鱼、火腿及其他食品。穆拉维约夫租定该船之后，便同妻子占了甲板上唯一的船长室；他又吩咐把货舱里的食物移走，地上铺好干草，让随行的文武官员住在里面。随行人员有：海军大尉奥博连斯基公爵、乌沙阔夫中校；M. C. 沃尔康斯基，H. Д. 斯韦尔别耶夫，A. И. 比比科夫，副官阎加累切夫公爵，医生威里赫，军官美德韦捷夫，文官卡扎里诺夫，士官生拉也夫斯基等，共三十人。此外，尚有三十名士兵。

帆船驶近哈科里甫群岛时，恰值无风，难于前进。天气寒冷，缆索上都结了冰，但穆拉维约夫仍然命令拖曳而行。船上人手不足，所以在他的倡议之下，上自校官下至士兵，大家一齐动手，这才使船走了几链远。后来刮起了微风，帆船才乘着风势在入夜之前又行进了几链。就这样驶入了萨哈林航道，在那里抛锚过夜。拂晓，他们乘着微风沿萨哈林海岸驶向鄂霍次克海。翌日清晨，观察"帕耳美托"号航行的海岸了望哨大吃一惊：在他们面前出现的不是"帕耳美托"号，而是敌人的轮船。

舒马贺尔写道："在紧急关头当机立断是非常重要的。假使 435
'帕耳美托'号上没有穆拉维约夫的果断措施，那么敌人早把全船上的人生擒活捉了。"①

① 《俄罗斯档案》，1878 年，第 8 卷。

进入鄂霍次克海时，穆拉维约夫遇到了意外：一艘法国三桅战船逆风驶向海峡，从北面把它封锁。这艘战船一发现“帕耳美托”号便追了上来，但是鄂霍次克海上10月的浓雾救了“帕耳美托”号。敌我双方都是帆船，无法逆着风向前直行。敌船迂回前进，因此常常不能看到“帕耳美托”号。一位目睹者说：“每当浓雾消散时，我们就看见敌船或前、或后，或在某侧行驶，然后又隐没不见了。这场追逐持续了十日之久。时值秋季，海上风暴大作，寒气逼人。我们的小船象树叶一样在波涛中颠簸，巨浪不时滚过船身，甲板、缆索都结了冰。冰冻的甲板上无法行走，大家几乎整天都躲在不见阳光的底舱里。‘帕耳美托’号终于在18日进入阿扬港。然而穆拉维约夫并未立刻脱险。第二天观测所报告说，敌船在离港口不远的水面上出现，并正向港口驶来。阿扬只有俄美公司的商栈，一无工事，二无大炮，甚至沒有军队驻防。所以穆拉维约夫命令撤到山里。黑夜里，他的随行官员和商栈的军人，冒着鹅毛大雪，骑鹿的骑鹿，步行的步行，穿过密林撤到朱格朱尔山隘。大家到山脚下才停下来，等待事态的发展。一昼夜后得到消息说，敌船未敢贸然进港，又回到海上去了。人们这才回到阿扬，在穆拉维约夫的领导下各就其位，开始工作起来。”

这时扎沃依科海军少将接到情报：除发现一艘敌轮船外，还在彼得冬营附近通往萨哈林水道的出口处发现一只敌兵船。他以为穆拉维约夫及其随员都被俘了，于是立刻派契哈乔夫由陆路经乌第卫、雅库次克到伊尔库次克去报告迭卡斯特里的战况。信封上
436 的收信人仍是穆拉维约夫，不过他若果真被俘，便要到彼得堡去报告海军大将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

П. В. 舒马贺尔继续写道：“我们看到，几世纪来一直无人瞩目的地方，在战争最紧要的关头竟成了我国舰队的栖身之所。这场战争要求我们倾全国之资财，尽全国之人力。如果有人认为我们

醉心于自己的事业，犯了某些错误，那是由于他们不了解我们所作的事情是为了达到远大的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会了解到这一点。”

1854 年和 1855 年，同盟国拥有强大的兵力。增援部队从欧洲源源开来，英国海军部和法国政府的命令一个比一个坚决，一个比一个果断，要求他们的将军把我国在东海一带的巡航战船消灭干净，把我国的防御设施摧毁无遗。可是结果如何呢？敌人未能如愿以偿。敌人的战绩只不过是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得到一只卸除武器的“阿扬”号，俘去一只“锡特卡”号商船，烧毁一座渔舍，抢走“鄂霍次克”号轻快巡航战船的一只大艇。

敌人在阿穆尔河口南北通路的企图并未得逞。同盟国在迭卡斯特里和阿扬的军事行动也一无所获。К. Б. 恰普列耶夫斯基写道：“英国人撤离迭卡斯特里后，我国部队就回到奇吉，在那里安然过冬。谢斯拉文率领哥萨克和第十四营的两个连，驻守亚历山大哨所，纳吉莫夫率领第十五营驻扎在马林斯克哨所（两地相隔一俄里半）。此外，在奇吉过冬的还有以船长 В. А. 里姆斯基-卡尔萨科夫为首的‘东方’号纵帆船的全体人员，涅维尔斯科依将军及其眷属，И. И. 布塔科夫，文官安年柯夫等人。各个哨所已经修整得相当可观，马林斯克哨所俨然象个村庄了。除营房外，还盖起了医院和各种服务机构。军官住宅和士兵家眷的木房形成一个完整的村落。

“阿穆尔刚刚封冻，人们便开始捕鱼。各个连队购买了许多拉雪橇用的狗。伙食主管人员在军官的监督下常乘着雪橇到基立亚 437
克人那里去采购鱼和兽肉，虽然士兵的鱼很多，但是坏血病仍旧日益蔓延。人们按照基立亚克人的偏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茖葱（一种野蒜），把它放在菜汤里，医治此病，但是并不见效。此外，经常发给士兵酒喝；军官们又想出演剧、游戏、化装舞会、读书等娱

乐活动。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无补于事，都毫无效果。第十五营两年来为装备考察队历尽艰辛已经疲惫不堪，所以这个营的士兵得病的最多。开春时死亡率骤增。尽管全体军官自觉地经常以最大的努力鼓舞士气，但士气依然日益低落，忧郁是这种可怕病症的明显特征。几乎找不到一个健康的人，然而只有四肢抽搐，不能动转的人才躺下来。

"为了使军官保持饱满的精力，Е.И. 涅维尔斯卡娅和纳吉莫娃二位夫人作了极大的努力，几乎达到忘我的地步。军官们每天晚间都到她们家里聚会。А.А. 纳吉莫夫是同涅维尔斯科依住在一起的，他十分好客，无论谁到他那里去，他都欢迎。大家常常跳舞，不过女人太少（只有二位），所以 В.А. 里姆斯基-卡尔萨科夫，И.И. 布塔科夫等年轻的军官经常男扮女装。

"英诺森大主教也常去拜访在奇吉过冬的将士。他作为一个基督徒，待人平易可亲，一视同仁，他要求自己严格，但以崇高的爱对待别人，对他们仁慈宽厚。这一切使所有的人（不论宗教信仰如何）感到格外温暖。大家都愿意找他，有的请求帮助，有的征询忠告，有的则是随便谈心。而他对任何人都同样接待，同谁都能促膝长谈。不论谁从他那里回来以后都感到精神焕发。他真是一位杰出的、具有纯真完美的基督精神的大主教。"①

上文说到，穆拉维约夫想从尼古拉耶夫斯克上溯阿穆尔河没有成功，便冒着被敌人俘虏或被冰排挤住的危险，乘坐美国商船"帕耳美托"号历尽千辛万苦，于 10 月 18 日来到阿扬。到阿扬的第二天，他趁旅途印象犹新之际，给东西伯利亚总署哥萨克处的处
438 长 А.И. 扎博林斯基中校写了一封信："我们都在阿扬。卡尔萨科夫和布谢动身到伊尔库次克去了，到达该地后，前者立刻转赴彼得堡，后者则要到外贝加尔省，根据我对溫策尔和苏霍亭二人的书面

① 引自沃尔康斯基公爵家藏文献。

指示，认眞地装备阿穆尔第三考察队。这份指示的第三个抄件正在缮写。不知是谁的责任，‘石勒喀’号沒有来，但现在不必追究了。假如我们大家眞被冰排挤住或者被俘，退一步说，即使被延留在阿穆尔过冬，那末犯错误的人必须受到严惩。在阿穆尔我亲自弄清了彼得工厂敷衍塞责的办事态度，他们竟然用铅灌注生铁的空隙，老实说，全俄国只有一些矿业人员才干得出这种勾当。

“我六个礼拜以后才能赶到伊尔库次克，请抓紧时间筹办第三次阿穆尔考察队的装备，并且按‘石勒喀’号的图纸打造一艘五十马力的轮船。

“我这里从彼得堡得到的最新消息，是6月30日发来的，所以对欧洲事态知道得很少，而我所知道的这一点，也很不能令人满意。我看到我们每况愈下。”穆拉维约夫寄出这封信以后，为了等候降雪，在阿扬又住了很久，因为不下雪就沒有路。10月30日穆拉维约夫给扎博林斯基的信中写道：“现在还沒下雪，我只好把动身的日期推迟。为了不浪费时间，我让波波夫带领地形测绘员携带地图去伊尔库次克，因为他们不下雪也能走。他们到伊尔库次克，应当立刻开始工作，把今年在阿穆尔河上测绘的东西全都加工制好。亲爱的阿希列斯·伊万诺维奇，大概拉也夫斯基在卡尔萨科夫走后不久就可以给你送去一批文件，从这些文件中你可以看到，我们在阿穆尔在政治方面作了哪些事情。这些文件是寄给殿下的，不过可以留在伊尔库次克，因为原件已由卡尔萨科夫带去上呈殿下了。为俄国利益计，我们希望同中国的谈判能够友好地结束，因为很难设想，倘若中国政府不心悦诚服地同意我的建议，彼得堡会决定以不友好的方式结束此次谈判。虽然如此，我对各种意外情况都应有所准备。假如中国人明年想阻挠我们在阿穆尔河上航行，我至少应当及时地向他们表明，我们准备向蒙古和满洲地区进军。

439 “应当立刻给别扎克写信，让他尽量多给我们寄些法国子弹的模具，这种子弹用我们的普通步枪发射，九百步之内效果很好。这种模具我们只有一个，而且留在阿穆尔了，那里的所有子弹都是用这个模具铸造的。我把这些想法全都告诉你，为的是让你查询一下，并在我到伊尔库次克后向我报告一切情况。”

这时我国同中国之间的事态进展情况如下：自从大清国六等爵奕格将军 8 月 12 日致函穆拉维约夫之后，整整过了三个月，中国皇帝的军机大臣于 11 月 12 日函告黑龙江副都统富勒洪阿说，圣上有旨，明年，即 1856 年，不准俄国船只沿黑龙江下行。

穆拉维约夫确信，由于他在马林斯克曾同中国全权代表举行过谈判，上述决定是能够改变的。中国最近几次来文的友好语调证明，尽管中国政府在来文中宣称禁止通航，它并不愿意将自己置于同我国敌对的地位。穆拉维约夫认为中国政府之所以保卫阿穆尔，强调这块中国疆域不可侵犯，仅仅是因为我们至今尚未明确而肯定地阐明俄国政府不得不将阿穆尔划为两国国界的理由。

中国理藩院在最近（阴历四月二十五日）的咨文中通知我们，必要时，须由两国政府互通咨文之后，方准在阿穆尔河上航行。中国政府作出这种明显的让步，原因无非是担心同俄国关系破裂。毫无疑问，这种担心是由于内有叛乱，外有穆拉维约夫的坚决要求而产生的，因此中国政府才不得不采取妥协政策。至于上文提到的中国不准我们 1856 年航行的命令，我们看看下面的事实就可以理解。富勒洪阿出于他本人对穆拉维约夫的尊敬，曾经冒着触怒上司的风险，资助过我国溯阿穆尔航行的迟误人员和队伍，供给马匹粮食，而且拒不接受任何报酬。他在 11 月 1 日致穆拉维约夫的信
440 中写道：“尊贵的穆拉维约夫将军素以公正不阿，严守信义，刚毅过人闻名，使我黑龙江沿岸庶民称颂不已。”

我们知道，穆拉维约夫正在阿扬等候降雪。他利用这段时间

草拟了对来年阿穆尔考察队的各种指示。他决定把随行人员陆续遣返伊尔库次克，并根据任务的轻重缓急，事先为他们安排了启程日期。从阿扬到涅尔坎只能骑鹿，以下的一段路在马亚河沿岸比较便利，乘狗拉雪橇即可。由于鹿和狗不够，便决定每隔三天从阿扬走一批，每批三人。这样规定是为了使鹿和狗能够返回驿站，并且得到休息的时间；不然所有的人都可能留在阿扬过冬。穆拉维约夫夫妇是最后一批离开阿扬的，他们经过雅库次克，12月末①到达伊尔库次克。12月20日，他从伊尔库次克写给在彼得堡的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中说道："我在12月15日才返回伊尔库次克；估计你在彼得堡已经接不到我的信了。我觉得此次彼得堡之行极为适时，据列宾捷尔来信说，那里正就阿穆尔一事纷纷出谋划策，这些办法也许是我不知道的，也许是我早已知道的。望你尽快回来详谈。不过在我看来，如果军事行政机关不进行一次大调整，我国在西方的势力是无法挽回的。现在我无所期待了，我阅读俄国报纸已经不感兴趣，只是徒增烦恼而已。"

① 按下文说的"12月15日"这里应作"12月中"。——译者

# 第五十二章　1856 年

441　传闻中国政府今后不准在阿穆尔航行　M. C. 沃尔康斯基为此奉命赴蒙古，此行的结果　穆拉维约夫离开伊尔库次克　皇帝陛下命令暂时停止同中国理藩院交涉　穆拉维约夫赴彼得堡　他申诉必须正式授予他同中国政府谈判的全权　他驳斥外交部的全部论据　莫列尔中校奉命去卡尔萨科夫处传达有关考察队航行的命令　穆拉维约夫给卡尔萨科夫的信，出国治病　卡尔萨科夫由石勒喀河驶入阿穆尔　他同满洲官员会晤，同中国大员谈判　俄国在阿穆尔沿岸设立哨所　布谢率领第三批人员下阿穆尔　斯韦尔别耶夫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从国外写给弟弟、斯韦尔别耶夫和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一到伊尔库次克，便听到一些从中国传来的不好的消息。这些消息大都是从边境上同我们作生意的中国商人口中听到的。传说今后中国政府要禁止我国在阿穆尔河上航行，并为此从南蒙开来大军，驻守在阿穆尔河岸。当时穆拉维约夫已经决定进行第三次考察，并且对准备工作作了必要的部署。而传闻可靠与否关系到考察队规模的大小，因此他认为必须调查一下。

然而这件事并不容易办到，因为当时能进入中国国境的只限于从彼得堡往北京递送公文的信使；其他办法是找不到的。恰好，
442 1 月 12 日忽然收到彼得堡致中国理藩院的咨文，穆拉维约夫便利用了这个机会。他立刻召见沃尔康斯基，命他当晚出发前往蒙古，到当地贝子办事大臣和办事大臣那里去递交咨文。1856 年 1 月

12日给沃尔康斯基的命令，并未提及派他到中国去的主要目的，但穆拉维约夫却向他面授了特别的指令。这道指令可以看作说明我国当时对华关系的文献，所以我们把它援引在下面："您虽以恰克图市长的信使身份去库伦见贝子办事大臣，但无须隐瞒您在我手下供职以及同我到过阿穆尔等事实。现因枢密院致理藩院的公文非常重要，故伊尔库次克收到该文后，立即派您由伊尔库次克直接送到库伦。您就说，前因敌人屡屡进犯，我不得不留守阿穆尔河口，而今敌船已被击退，损失巨大，我才从海道顺利返回此地，因当时从阿穆尔河走已经过迟。

"请代我向贝子办事大臣致以友好的问候，并对他说，我因无权同他互通书信，才派属下官员向他当面致意。

"您向他们谈谈我们两国在阿穆尔的友好关系，说我对瑗珲副都统富勒洪阿怀有特殊的好感。他对我国来往阿穆尔河上的全体人员都给予热忱的帮助。我已将此事分别函告北京理藩院和我国枢密院。富勒洪阿办事同两年前被召回的前任官员相比，截然不同。

"如果他们问到军队——只有当他们提及此事时——您可以说，我正在东西伯利亚各地调集重兵，因为预料敌人也会增加兵力。至于中国，除开我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持友好态度外，我本人对中国全国也抱有友好的感情。您得便还可以向他们表示，我们总督十分珍视大清皇帝的恩典，并殷切希望大清皇帝能在我国皇帝面前替他讲几句好话。

"您可暗示他们，只要中国政府向我国政府提出请求，总督准 443
备帮助中国抗击任何敌人，无论英国人，还是法国人。请您尽量设法了解他们对这次战争、对我国以及我国敌人持何态度，有何看法。要尽量使他们不再信任英国人，因为英国侵吞了印度，而印度领土并不小于中国。请告诉他们，我已动身去彼得堡作短期停留，

以觐见皇帝陛下，而您也应立刻前往彼得堡见我。

“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在会见办事大臣时尽可能从谈话中探明情况，搜集详细情报，以证实中国传来的消息是否可靠，中国政府是否真想阻止我们航行，是否真为此调动了军队。这些事您要尽快办完，纵然为此违反中国礼节，也在所不惜。”①

穆拉维约夫命令沃尔康斯基把探得的情报从满洲直接送往彼得堡。而他本人也动身前往首都去了。

M. C. 沃尔康斯基行至恰克图时，当地委员迭斯波特-捷诺维奇（接替列宾捷尔的官员）把致办事大臣的信件和给库伦当局的礼物交给他；他便带了有经验的翻译希什马廖夫和几个懂蒙语的哥萨克，乘马继续向库伦进发。要迅速完成这项使命，必须克服重重困难，因为时值严冬，奉命带领骑兵接送去库伦的信使的中国官员——一名拨什库和一名章京（驿站章京）——抱怨说，积雪很深，他们不能冒着零下三十二度的严寒走这样远的路程。此外，按照中国的礼节，只能在到后的第三天会见，而且初次会见到辞行不得少于三天。这样一来，出使的时间就得拖长。然而信使秉承穆拉维约夫的口授指令，态度十分坚决，所以护送官员，甚至办事大臣都变得格外随和，格外殷勤。贝子办事大臣名叫德勒克多尔济，是蒙古人，王公②，同中国皇帝有亲属关系，曾与他同窗伴读。人们公认他博学干练。由于他才智出众，又是皇亲，所以任何边界事务必先征询他的意见，才能在北京得到解决。另一位办事大臣是满人
444 色克通阿。他原是恰克图买卖城的扎尔固齐，由于俄国政府推荐，得到了提拔。此次俄国信使呈交办事大臣的公文计有：枢密院（外交部）致中国理藩院的两份咨文，穆拉维约夫总督的一份公函，给

① 引自沃尔康斯基公爵家藏文献。

② 据《清史稿》德勒克多尔济属喀尔喀土谢图汗部，道光十二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十九年代库伦办事大臣，咸丰十一年迁官。——译者

当时驻北京传教士团团长修士大司祭巴拉第的两件公文。会见时，最初双方谈得很拘谨，只涉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后来便渐渐超出一般的范围，涉及到穆拉维约夫预见的全部问题。中国官员详细地打听了东方的战局及其起因。贝子办事大臣说，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俄国和土耳其打仗，同英法毫无关系，为什么英法要参战？……"他们问我们在堪察加和阿穆尔河口是怎样击退英法联军的，敌船开到何处，还问阿穆尔航行期间中国官员是否帮助了我们。他们说，我们前两次航行是加强两国友谊的新措施。可是当我们提起总督决定进行第三次航行时，他们却缄默不语，极力回避。后来我方官员又同贝子办事大臣所宠信的蒙古幕僚托基①进行了一次长谈，后来又跟管站部员图苏拉克恰(Тусулакча)以及其他官员谈了话，从几次长谈中终于得出结论：中国人无意阻止同英法作战的俄国军队沿阿穆尔航行。翻译官希什马廖夫在库伦门路颇多，而哥萨克也不止一次地到过库伦，经他们从商人、喇嘛②等处多方探询，获得很多情报，证实中国人未在蒙古作任何军事部署③。

M. C. 沃尔康斯基收集到这些情报之后，便向中国官员辞行。他接受了大宗礼物，他和随行人员都得了一些茶砖作为程仪。然后乘马仍循原路返回恰克图，接着便径直奔赴彼得堡，将所得情报呈交穆拉维约夫。这些情报便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确定第三次阿穆尔考察队规模的依据。

然而当时在彼得堡事情却有了变化。皇帝钦命，在接得理藩院给枢密院的复文以前，暂时停止同中国理藩院的一切交涉；姑且把穆拉维约夫草拟的咨文搁下，不再向中国人提出任何强硬要求。 445

① 原文为 Тотти，此处系音译。——译者
② 当时在库伦的喇嘛约有一万名。
③ 引自沃尔康斯基的报告原件。

这个变故是外交部的报告引起的。1856年2月初彼得堡接到了一份中国咨文，外交部竟吓得不知所措。该咨文是由中国边境三省的将军、大臣——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和库伦办事大臣——联名发来的。他们根据涅谢耳罗捷1853年6月16日关于竖牌的咨文指出："本国业已委派官员，但贵国总督却因防英人来船，于海口至松花江两岸占据若许城乡，该地区一向为向大皇帝纳贡之所。穆拉维约夫毫不以二百年来两国和好定制为重，因此行知贵院转饬穆拉维约夫为要。"①

外交部认为，"向中国人要求阿穆尔航行权，并且要求在该河沿岸数处设立采购和储存粮食及燃料的驿站的权利"，已经是采用了外交上的极端手段。

П. В. 舒马贺尔写道："幸亏这时穆拉维约夫亲自来到彼得堡。他驳斥了外交部的种种理由，论证了必须正式授予他全权，让他同中国进行谈判，签订新约。穆拉维约夫的论据极其明确有力，因此皇帝陛下钦命外交部授予他全权，让他根据已以他自己的名义向中国提出的要求，同中国人举行谈判和缔结条约。陛下命令阿穆尔航行继续进行；倘若中国按照我方要求作出若干让步，则可按事先商定的数目向中国提供大炮。不过要避免使用任何武力，只有当俄国人被中国俘虏不能获释时，才可采取公开行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采取果断的紧急措施，若按中国惯例经年累月地来往行文，则对我们不利。"②

446 穆拉维约夫取得同中国谈判的全权之后，立即派自己的新副官莫列尔中校赴伊尔库次克，给卡尔萨科夫上校送交公文，命他积极筹划1856年考察队的航行，同时通知他巴黎和约签订的消息。

但是，穆拉维约夫不满足于只给卡尔萨科夫发一道正式命令。

① 参阅《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十二，第十八至二十一页。——译者

② 《俄罗斯档案》，1878年，第3卷。

他对卡尔萨科夫很器重，加之他对西伯利亚事务一向关切，所以又给卡尔萨科夫写了许多推心置腹的信，内容大都是涉及阿穆尔航行问题。尤其是他彼得堡的公务未完，无法亲自参加此次航行，不得不让别人率领考察队，他的关切心情就更加迫切。他在3月19日的信中写道："我派我的新副官莫列尔中校去见你，他是一位极为勇敢的高加索军官。他在伊尔库次克约逗留一昼夜，之后便赶赴你处，给你带去一个消息：巴黎和约已于昨日(18日)签订。我让他到阿穆尔河口去传达命令，其中主要的是我军要尽快返回。第十五营则永远留驻该处，编入第四十八海军陆战队。

"卡扎凯维奇已经到此，他亦应前往阿穆尔，不过他很不愿意，即使去也不愿意超过两年。两年也好，那里十分需要他，为的是安装他亲自买的机器设备，筹办造船事宜，并同美国人建立初步联系，因为美国人了解他，尊敬他。估计他5月15日前可抵石勒喀河。要为他准备一只特别好的船。

"我想，目前水位高，船上人手又增多一倍，你到璦珲用不了许多时间。应当充分利用这个条件，使契哈乔夫在以后人手较少时也能尽早赶到马林斯克哨所，继而前往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使他尽快地为哥萨克营和第十四次营作好返航准备。可用'亚美利加'号蒸汽轻巡航战船①拖引，至少可拖到结雅河口；然后改乘满洲舢板，靠划桨和拉纤前进。

"我估计5月20日前后你能把部队带到结雅河附近的指定地点，然后让第一批人员经过璦珲顺流而下。如果能在沿途为'希望'号准备好烧柴，那末你6月1日前后就可以返回自己省内。这 447
只船上不必再留水兵，应当把他们用'石勒喀'号全部遣送到河口。要让哥萨克，甚至边防士兵和涅尔琴斯克工厂工人，都学会烧锅炉，掌船舵。如果可能，把'希望'号给我开到边金诺。但如水位下

① 这是卡扎凯维奇奉穆拉维约夫之命在美国订制的船。

降很多，可把船派到乌斯特-斯特烈耳卡。

“5月前我不能离开彼得堡，因为除开现在（签订和约后）才着手办理的公务，我还需要知道和约的具体条款，恭候陛下对今后的指示。我5月初启程，估计6月1日前抵伊尔库次克，然后毫不耽搁，立即去外贝加尔省，可望在上乌丁斯克见到莫列尔，从而接到你的消息。这些消息将决定我此后的行止。如果能在第一批人员启程前准备出半数以上的船只，你就把它们带走，可从第十四营抽调必要的人力，但人数应视船只数量而定，缩小到最低限度。把他们暂时编入哥萨克营。不要忘记，你在最困难的地方可以得到希耳科夫斯基①的帮助，过了这些地方，船只便不会搁浅，甚至不需要划桨了。

“我相信你会遵照陛下的意旨去对付中国人。即使他们用帆船阻挡你的去路，你仍要继续前进，但切勿伤害他们。如果他们开枪，你就说他们会因此而受到中国政府的惩处，然后你到城里交一份书面声明。不过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不敢将事情扩大到如此地步。也许你动身前就能收到伊尔库次克给你的通知：今年中国仍然准许航行。这在中国人给枢密院的复文中应当提到。枢密院的那份咨文原是你带来的，后来由沃尔康斯基送到库伦。咨文满足了中国的要求，因为中国自己的要求也不过是：如有航行的必要，须由枢密院同理藩院直接交涉。如果中国人问到希耳科夫斯基的部队和阿穆尔左岸的哨所，你可以向他们肯定地说，这是为了供给我国来往船只和部队的粮食及其他物资，以免打扰中国官民。

448 “如果问及这些哨所和部队是否长期驻扎，你就答以不知，因为这要由现在彼得堡的总督来决定。假如问及签订和约一事，你同样答以不知。倘若问到阿穆尔航行，你作为同中国接壤的一省之长，应好好解释，航行每年都要进行，总督早就根据陛下的意旨

① 上校，外贝加尔省祖鲁海图哥萨克骑兵旅旅长。

向你下达了命令，而枢密院也已将此事通知了理藩院。

“现在谈谈我在此地的情况。我刚到时曾受到冷遇，因为人们受了普提雅廷的影响，以为阿穆尔是无用的河流。现在人们对此似乎已有正确的看法。陛下和皇室对我十分亲切，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对我又象从前一样信任了。今天决定任命卡扎凯维奇为堪察加驻军司令兼东洋各港口总指挥。亲王赠给阿穆尔六艘螺旋桨轻巡航战船、六艘螺旋桨机帆炮船和第四十八海军陆战队。这些船只和人员于来年开航后到达我们那里。为了加强当地防务，第十五营将留驻下来作为卫戍部队。卡扎凯维奇所订的船只，在今年航期内就可从美洲开到阿穆尔，其中有一只二百五十马力的大木船，时速十四浬，现已驶近迭卡斯特里湾了。”

3月29日。“这是在你启程前派往阿穆尔河口传送各项命令的最后一个信使。但愿上帝保祐你平安无阻地完成此次航行，希望你比我处理得更有条理。只是不要错过第一次高水位。这样，便可以顺利地驶到结雅河。船只可以尽量多带些；但要给卡扎凯维奇和波斯耶特留下两三只带篷的好船。他们即将从这里出发，5月底就要乘船。若是‘石勒喀’号能够准备停当，随你一起走，那是最理想不过的了。那样，契哈乔夫过了瑷珲城，就可以乘这只船先走，将各项命令迅速送到马林斯克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但切勿把‘希望’号交给他，你自己要乘这只船返回。务必让舍哥列夫[1]和他的部队第一批走，只把其中的五六名可靠的哥萨克留给第二批。你到瑷珲要设法送钱送礼，但不要过于勉强，免得象普提 449
雅廷那样使中国官员感到受侮辱。‘希望’号轮船只带一只极轻便的小船即可，以免在归途中碰到普提雅廷所遇到的困难，而且也可证明，即使乘这艘轮船也可以畅行无阻。不要忘记给你自己和以后航行的船只准备好烧柴。在‘石勒喀’号停泊处，‘希望’号曾经

① 哥萨克骑兵连连长。

过冬的地方以及我们将要设立哨所的其他地方，都应命人准备烧柴。

“我不能亲自率领阿穆尔考察队，这是不合情理的。不过我决定在此待到5月初还算作对了。一则，我得到了签订和约的准确消息；二则 我将亲眼看到下月发生的大变动。涅谢耳罗捷、多尔哥鲁科夫和勃罗克都要下台了，只是尚不知道谁来继任。这一切不久即见分晓，那时我再返回西伯利亚，至少可以知道我们何去何从，同谁打交道，但目前尚不清楚，nous sommes tous dans le vague①。”

5月5日。“卡扎凯维奇终于在今天出发了，他当然会遇到你的，所以我借此机会向你谈谈这里的主要事情。我要在这里参加8月下半月举行的加冕典礼。典礼以前我和妻子到马里恩巴德治病，然后我一个人先回莫斯科，等妻子9月到那里之后，我们一同去西伯利亚，因为夏末的道路最好。

“陛下命令从外贝加尔部队中选派两名代表参加加冕典礼。我决定骑兵步兵各派一名，具体人选由当地长官决定。代表必须是在军队中受人尊敬的人，军衔不限，普通的哥萨克也行，步兵代表更该如此。不过军队代表最好是仪表堂堂、品行端正的人。他们务于8月15日前赶到莫斯科。他们准会见到我，因为那时我也回到莫斯科了。但按正式手续，他们应由温策尔派去见值班将军亚历山大·安德列耶维奇·卡捷宁。

“你应同卡扎凯维奇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详细了解他管辖的省
450 份和船队等情况，因为今后一切事情都要通过你和你的省公署。因而你现在应确定，外贝加尔省能向滨海省提供什么，今后应该在那里种植什么。

“来年航行时，我准备只使用轮船，因为今年送去的粮食很多，

① （法语）我们大家都如堕五里雾中。——译者

只要奉命调回的部队能如期调回，来年也不需要补充了。此外，我认为，来年航行，除护船人员外不必调用部队。用木排运牲畜时，如果必要，可以仍旧雇那些哥萨克，不过到秋季必须让他们乘船返回，至少回到乌斯特-斯特烈耳卡哨所。同时还应考虑冬季利用阿穆尔传送邮件的问题，这件事可以先叫通古斯人作。你从瑷珲回来后，要立刻派莫列尔把一切有关的详细报告送到伊尔库次克，估计他从伊尔库次克可以急速赶往彼得堡。请给我详细地写封信，你到这里后会有人给我转到国外休养的地方。阿穆尔方面的消息欠佳，据说第十四营和第十五营正流行坏血病。”

穆拉维约夫就今年和明年的阿穆尔航行等事下达了书面命令之后，便出国到马里恩巴德就医去了。

卡尔萨科夫上校遵照上司穆拉维约夫的书面命令和指示，于5月中旬由石勒喀河驶入阿穆尔。

5月21日上午9时许，由十只大艇、一艘炮船和“希望”号组成的俄国船队靠近瑷珲城对面的左岸。“希望”号拖着卡尔萨科夫上校乘的船。满洲官员迎上前来，代表三位大员请卡尔萨科夫在瑷珲城下设有营帐的地方靠岸，因为大员们已在那里等候。卡尔萨科夫请代表向三位大员转致谢意，感谢他们的关怀，并让代表转达，他首先应停泊在左岸，以便关照正向左面靠岸的部队，然后再拜会大员。满洲官员回禀上司去了。卡尔萨科夫在轮船上巡视了船队，拨船靠岸后，立刻派一名文官和一名翻译乘轮船赴瑷珲城通知三位大员，他已到达，稍停便去亲自拜会。我们的官员和翻译驶 451
近瑷珲城下停了下来，改乘舢板登岸。瑷珲城内的河岸上已经支好营帐，各级官员群集帐外，入口两侧站着满洲官员。年逾六十的瑷珲副都统立在帐内（当时其他大员尚未到）。我们的文官和翻译走到他面前，代表外贝加尔省驻军司令卡尔萨科夫上校向满洲官员深致敬意。须臾，另外两位大员也相继走进帐内。副都统请俄

国官员向卡尔萨科夫转达，他们三位将在帐内恭候，并派官员前去欢迎他的到来，请他来此相见。

满洲官员来到卡尔萨科夫上校处，以三位大员的名义欢迎他的到来，并请他进城。一小时后，卡尔萨科夫偕随员来到瑷珲。大员们出帐迎接，问候他的健康如何，旅途是否平安。请他在魁福[1]左侧落坐，命下人端上茶酒糖果。

寒暄之后，卡尔萨科夫向大员们说明，他奉穆拉维约夫总督之命护送我国去阿穆尔河口的船只，并在瑷珲附近等候从阿穆尔河口开回的轮船，向它传达总督的各项命令，然后就返回赤塔。他还通知满洲官员说，除整个夏天都有我方船只往返外，我国部队也要从阿穆尔河口返回上游，为此总督命令在阿穆尔左岸若干地方贮备粮食，派人保护并在必要时给予过往船只、部队以帮助。

三位大员略加考虑后声称，他们未得上司允准俄国人在阿穆尔河上航行，但为尊重两国友谊可以放行，只是耽心会因此受到朝廷的怪罪。所以他们认为，最好不在这一带存放粮食，驻扎军队。卡尔萨科夫回答，这是奉穆拉维约夫之命，各位大员如想不担责任，可将此事上奏北京。

452 当问及我国在阿穆尔河口有多少军队时，卡尔萨科夫上校说，约有一万人，今年还要派五千人左右。谈话中，他提到结雅哨所（即海兰泡——译者）将要驻扎五百人左右，各位大员和官员们立即感到不安，意味深长地面面相觑。大员请卡尔萨科夫将属下官员姓名、人数和夏季往返船数、人数等列成清单，交给他们。此外，大员们还请卡尔萨科夫告诫自己人不要欺侮中国人；他们也表示不让自己人欺侮我国人员。三位大员与卡尔萨科夫告别之后，便送他走了。

卡尔萨科夫上校于同年春天乘“希望”号返回。尽管这艘轮船

① 即当时的瑷珲副都统。——译者

吃水深达四呎半，他仍然乘它沿石勒喀河逆水赶到斯列田斯克。由此往前便有陆路可通了。在卡尔萨科夫同中国大员谈判后不久，俄国便在阿穆尔沿岸设立了下列哨所：库马拉哨所（在库马拉河河口①对面）、结雅哨所（在结雅河河口附近）和兴安哨所（在阿穆尔进入兴安岭峡谷附近②）。

第三批人员在布谢中校率领下，带一百一十只驳船和木排，也于同年下阿穆尔。

H. Д. 斯韦尔别耶夫在7月8日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中写道："荣誉和光荣应当属于您，因为这次航行十分成功；您在谈判中使瑷珲的三位大员不知所措；尤其是您建立的几处哨所，使他们不敢反对。这些事实对我们极为有利。我们还收到修士大司祭巴拉第从中国寄来的信，他的消息也和您的一样令人欣慰，尽管我们没有收到理藩院的咨文。原来中国政府变得完全软弱无力了，内乱蔓延，日益严重地威胁着大清皇朝；北京朝廷已经预感到危在旦夕，继之而来的将是天朝帝国被人瓜分。

"北京朝廷拖延阿穆尔问题是很自然的，因为不敢触及这个问题，不敢立即同意我们的要求。他们看到拒绝我国要求已经徒劳无益，但若同意将阿穆尔河割让给我国，又怕其它列强援例以求，所以对此事严守秘密。巴拉第提供的情况必将促使我国政府采取坚决行动，不等中国答复，立即提出 ultimatum（最后通牒）。我 453
已给穆拉维约夫写信，请他利用这个大好时机。

---

① 原文为 Камара（卡马拉）和 Камарский пост（卡马拉哨所），查黑龙江沿岸无此河此地，恐系 Кумара（库马拉）和 Кумарский пост（库马拉哨所）之误。且前后各章屡见 Кумарский пост 一名，也足见此处的谬误（可参阅下章）。按 Кумара（库马拉河）中国称呼玛尔河。原书附图，库马拉河对岸标有库马拉斯卡雅，疑即当年设哨所之处。——译者

② 原文为 Малый Хатин，查黑龙江沿岸并无此地，恐系 Малый Хинганъ（小兴安岭）之误。后文有 Хинганские щеки（兴安岭峡谷），即为此处，可参阅下章。——译者

“巴拉第尽管很有外交手腕，却来信说，就阿穆尔问题向北京派遣外交使节和在北京谈判划界问题，都是毫无益处的。这个见解非常重要，因为它推翻了普提雅廷伯爵的方案，大概连外交部过去的方案也推翻了。

“我相信，穆拉维约夫听到您的消息和北京的消息之后一定很满意，一定会借加冕大典的机会促使幷说服我国政府采取坚决行动。现在作到这点幷不太困难，因为戈尔恰科夫公爵新上任，而且据说已经宣布必须彻底改变涅谢耳罗捷所奉行的外交方针，听说他和穆拉维约夫的关系很好。据了解，穆拉维约夫已于5月16日离开彼得堡，五天后便抵达马里恩巴德了。M.C.沃尔康斯基于6月26日出国给穆拉维约夫送公文去了，这些公文就是我们派信使发出的。”

5月29日穆拉维约夫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写信，谈到他在马里恩巴德治病的情况：“我到此已十二天，治病十分认眞，因为我这种病开不得玩笑。用矿泉水倒有希望治好，但也有困难，甚至有些危险，因为在这里很容易中风，尤其是我的血液常常涌到胸口，使我非常痛苦。

“如果我还得返回祖国继续供职，那就只好用这种方法治病。假如但求温饱以终余年，当然还有一个十分简单的办法，就是辞职，尽量远离祖国各种不幸的根源。那时我会平静下来。愤怒、苦恼再也不会打扰我，即使沒有任何矿泉水，岁月也能医好我的病。不过我暂时还不想这样作，因为我对未来还抱有希望，相信我们绝不会永远处在目前这种屈辱的境地。”

6月12日(24日)穆拉维约夫从马里恩巴德寄给H.Д.斯韦尔别耶夫的信中写道：“谈到处理中国事务，我感到最高兴的是我远在此地，年终才能返回伊尔库次克。处理此事需要耐心，假如我在那里，也许会忍耐不住。我因为自身的经受，对中国感到愤怒。

他们始而玩弄愚蠢手段，继而沉默拖延，使我受到难以忍受的牺牲。当自尊心告诉我不该回去时，他们却迫使我返回祖国。至于健康问题，更无须谈起，象我这样的身体当然不能长久应付我在西伯利亚的处境。但是有一利则有一弊，纵然对我不利，也会对别人有利。上帝或许助我永远作一个对许多人有益的人。 454

“我即将结束此地的治疗，后天去波城，妻子已在那里等我许久了。到那里就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也不知道我们会到何处，反正我 8 月初回彼得堡，然后去莫斯科参加加冕典礼，之后返回彼得堡，把剩下的事务处理完。待冬季驿路一通，我立刻启程，大概 12 月中旬赶回伊尔库次克。”

穆拉维约夫到波城后，并未忘记 M. C. 卡尔萨科夫，7 月 25 日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充满爱护和亲切的教导。他写道：“你对各方面的事情处理得都挺好，但不要要求增加人员。你可以叫富鲁格里姆作你的专差官，这样，他就会成为你的常任秘书和行署主任。你的行署是省公署最重要的部分。总督府也有类似的机构。我根据八年的经验认为这样作很好，不必再有一个办公厅和办公厅主任，一切事务都可由省公署去办。我倒很愿意在出外巡视时带一个专差官，让他处理行署的经常事务，然而过去由于各种变动总未如愿。关于你所辖的省属部队的管理问题，我不想多说，相信你能管理得很好，因为这是你份内的事。等我以后亲自看到问题时，再把我的意见和建议告诉你。

“现在我想谈一个在你省内十分重要而又不完全归你管的事，就是采矿业。我十分高兴你已注意到卡拉和科克沙罗夫①，请你还要注意一下各个工厂和戴赫曼②，希望你能作我和他们之间的中间人。你我有亲戚关系，所以你很容易使他们惧怕；你待人宽

① 矿冶工程师。

② 新任矿长。

厚，他们必定会喜欢你；你办事认真，他们必然尊敬你。对工厂管
455 理部门总的要求是：(一)保护人力；(二)开采更多的黄金；(三)紧缩开支。务必使他们所有的人，尤其戴赫曼懂得这些道理。我完全同意科克沙罗夫的看法，不仅卡拉可以减少矿业官员，而且其它地方也可以办到。希望戴赫曼见到我时，已经作出类似的改革，同时用于工人的开支也得到缩减。哥萨克应当是各个工厂的总承包人，同时又是往各厂运送东西的承运人。这样，工厂所支付的钱几乎全部落入哥萨克手中，数量相当可观，每年可达二万五千卢布银币，但要作到这一点，双方要互相信任，以诚相待。

“看来，省公署要正式掌管这些工厂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这些厂里的人喜爱、尊敬并惧怕驻军司令，那末驻军司令可以使他们在精神上服从自己。注意各厂工人的福利，监督维护国家利益的情况，乃是驻军司令的职权，也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只要在其所辖省内，不管是谁的工人，谁管理的工厂，他都有权过问，因为事关国家利益；你尤其有权监督流放的苦役犯人。

“我焦急地等待着你从阿穆尔归来的消息。希望三礼拜后彼得堡能把这个消息电告我。我打算8月初回彼得堡，到那里再看你的报告。我很希望加冕典礼前夕能有什么让陛下高兴的事，同时为你请求同你的功劳相称的奖赏。”

# 第五十三章　1856 年

由于签订巴黎和约，穆拉维约夫下令从阿穆尔河口撤兵　部队溯阿穆尔返航纪实　456

我们知道，西伯利亚接到彼得堡关于签订巴黎和约的消息后，又接到了穆拉维约夫撤回阿穆尔河口驻军的命令。П. В. 舒马贺尔写道："对于此次撤兵，我们不能避而不谈，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军队在岁末天寒溯河返回途中所遭受的损失和不幸，被一些无聊的传说夸张到荒唐的程度，甚至传到外国报刊上去了。

"拉文斯坦在其《The Russians on the Amur》（《俄国人在黑龙江》）一书的附录里写道，阿穆尔河两岸还荒无人烟，军队行至离涅尔琴斯克一千二百俄里的地方，严冬就降临了，人们由于饥寒交迫，疲惫不堪而相继死去。幸存的十一个人靠吃同伴的尸体过活。后来这些人不知流放到何处。和他们同行的一个准尉晋升了一级，奉命不得声张。这桩事几年之后才败露。

"我们看不惯外国人及其侨居俄国的朋友们所编造的荒谬消息。我们且来看看官方材料对此事的详细记载。

"只要把派到阿穆尔的士兵名单和返回外贝加尔的士兵名单核对一下，就可以准确无误地得出归途中牺牲的人数。　457

"1856 年 3 月 21 日，穆拉维约夫从彼得堡给西伯利亚总署会议临时主席发出一道命令：鉴于和约已经签订，须将驻守阿穆尔河口和正调往该地的步兵，除第十五边防营外，全部撤到阿穆尔上游。同时他还详细布置了有关撤兵的必要措施。

"命令规定,在1856年的第一批航行人员到达马林斯克后,应该首先撤回由穆拉维约夫的副官谢斯拉文率领的哥萨克混成次营。撤到乌斯特-斯特烈耳卡时,即可将哥萨克遣散,让他们重返家园。根据命令,要减轻'亚美利加'号轮船的载重量(吃水不超过八呎),以便使它开回乌斯特-斯特烈耳卡,至少驶到结雅河口。这艘船必须尽快启航,以免错过涨水季节。命令还规定,为使上述指令尽快下达阿穆尔河口,第一批航行人员经过兴安岭时,应立刻拨出一只轻便小船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去传令。假如'亚美利加'号只能驶到结雅河,那末军队必须拉纤或划桨逆水前进。

"4月14日,温策尔中将在伊尔库次克接到这份897号命令后,便指示当时的外贝加尔省驻军司令卡尔萨科夫上校①,叫他想尽一切办法采取最有效的措施,使即将在阿穆尔沿岸设立的哨所为返航部队贮存足够的粮食。因为当时无法肯定'亚美利加'号能在阿穆尔河上行驶多远,所以命他尽量多准备轻便划船,派到结雅河上各个哨所和阿穆尔河口,供返航部队使用。

"于是卡尔萨科夫上校便命令所有哨所用树皮板搭起坚固的仓库,为返航部队贮存粮食。

458 "物资和粮食分三批于6月4日、9日、12日先后启运。仓库里贮备的粮食可供由马林斯克、尼古拉耶夫斯克两哨所撤回的二千七百人食用。乌斯特-斯特烈耳卡和库托曼达两哨所的存粮可供五天食用,库马拉哨所和结雅河口的存粮可供十天食用,松花江口的存粮可供二十天食用。三条运输船共送去:牛五十二头,面包干五千九百零六普特十俄磅,米八百四十三普特三十俄磅,盐一百八十七普特二十俄磅,酒精六百七十五维德罗。

"5月初卡尔萨科夫沿阿穆尔东下,到达库马拉哨所,命令航

① M. C. 卡尔萨科夫于1855年末被任命为外贝加尔省驻军司令兼外贝加尔哥萨克统领。

行队长布谢，除原已准备的七十六只满洲舢板外，至少再增加五十只。除各哨所已有的粮食外，还须在库托曼达，即'石勒喀'号搁浅处，留下相当于库马拉贮备量一半的粮食。9月初，又给该地运去：面粉五百普特，米六十普特，盐十五普特，油三十普特，酒精二十维德罗，牲畜十头。

"当时阿穆尔沿岸，自马林斯克至乌斯特-斯特烈耳卡，长达二千三百俄里的地区荒无人烟，离开哨所仓库，很难找到食物，有些地方根本找不到食物。象1856年外贝加尔哥萨克和边防营上溯阿穆尔河那样艰难的航行，人们是很难设想的。大批军队携带武器、战斗装备和行军口粮，沿着这条尚不熟悉的荒凉大河逆行二千三百俄里，这是一桩不平凡的事。

"哥萨克和边防军是用纤绳拖着船只溯水西上的。必须加快速度兼程前进，才能在结冰以前赶到乌斯特-斯特烈耳卡。

"哥萨克终于在结冰前赶到了外贝加尔。边防军深秋时分到达库马拉哨所，在这里领了十天的口粮，用以维持到下一个哨所——库托曼达。但是刚走了几俄里就被冰阻住，无法拉纤前进。士兵们只好把东西从被冻住的船上卸到岛上，在用树条搭的窝棚里住了十六天，等候河水完全封冻。邻近的库马拉哨所又给他们送来食粮。等冰冻得坚固时，士兵们制造了雪橇，把全部装备和口粮装在上面，继续进发。他们的不幸便从此开始：天寒地冻，风雪交加，行路十分缓慢。人们疲劳过度，体力衰竭，伤寒病乘势猖獗起来。[459] 口粮已经不足。幸亏他们发现一只搁浅的驳船，载有粮食。接着又得到库托曼达哨所的援助，送来了食粮。到库托曼达后，病人被送进医院，健康的人得到了休息，并且顺利地回到外贝加尔。

"在航期之内兼程赶路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在河水封冻以前赶回家乡。尽管行程很远每次停歇很少，但是哥萨克证明还是力所能及的。

“库马拉和库托曼达相距四百零三俄里。我们知道，夏天有一只运粮的驳船在离库托曼达哨所五十俄里处搁浅，被迫在此过冬。边防军在库马拉领到的是十天的口粮，假如每天走三十五俄里，那就可以在粮尽以前赶到驳船那里，得到新的补充。然而他们走得太慢了。这是遭受灾难的唯一原因。

“现将官方数字和材料列举如下：哥萨克混成次营指挥官谢斯拉文上校于10月7日到达乌斯特-斯特烈耳卡。普集诺大尉率领第一连于9月25日到达，扬纳乌中尉率领第二连于30日到达。希马诺夫斯基大尉于10月8日到达。奥勃列乌霍夫中校和普里亚热夫斯基大尉率领的部队因途中耽搁较久迟到了。

“奥勃列乌霍夫中校[1]率领的第十三、十四边防营，被冰阻留在库马拉西北五俄里处；第十三营的第三连回到库马拉哨所，德阿斯托尔中尉率领的第十四营第三连也因冰厚而阻留在库马拉西北十五俄里处。十三营第三连的食粮可够二十四天食用，十四营第三连的食粮只能支持十八天。考虑到河面完全封冻比较晚，奥勃列乌霍夫便从库马拉哨所哥萨克的八个月的贮备粮中，为这两个连调拨了十天的口粮：面包干三十二普特、面粉九十九普特二十五俄磅、米十四普特三十五俄磅。他于10月26日率队伍离开库马拉哨所；部队中牺牲九十八人，大部分死于伤寒。

“亚兹科夫少校[2]的部队中，死于各种疾病的共五十二人。

460 “6月29日从乌斯特-结雅出发的炮兵排，在潘宁中尉率领下，于9月间抵达石勒喀扎沃德。

“波卢波耳金内军士[3]率领哥萨克第二混成步兵次营，于10月10日离开库托曼达哨所，但因河水结冰，又立即返回哨所，等到27

① 他于10月23日所提出的报告，编号1475。
② 他于11月9日从石勒喀扎沃德寄出的报告，编号1088。
③ 他于11月3日所提出的报告，编号23。

日。他们到乌斯特-斯特烈耳卡已是 11 月 2 日了。一路上他的队伍无人生病，也无人牺牲，全体安然无恙地到达了目的地。

“普里亚热夫斯基大尉① 的部队中，有二十三人死于流行热病。

“以上就是 1856 年航行时人员损失的实际情况。

“不言而喻，当时曾经采取一切措施减轻落伍士兵的痛苦；他们都及时得到了冬衣和医疗救护。”②

第十五边防营少尉恰普列耶夫斯基，这一历史事件的参加者，对军队撤回阿穆尔上游的情况是这样叙述的：“穆拉维约夫的专差官、阿穆尔航行支队队长 H. M. 契哈乔夫，于 5 月下旬派信使送来签订和约的官方消息和把军队撤回帝国境内的命令。根据命令，应撤到外贝加尔省的部队有：谢斯拉文及其属下连长普集诺和扎别洛率领的两个哥萨克步兵连，亚兹科夫少校第十四营的两个连以及第十五边防营无限期休假的士兵。谢斯拉文中校奉命指挥撤军；第十五边防营奉命留守奇吉。

“哥萨克立即迅速地、日夜不停地忙起来，作返回家乡的准备，边防营的士兵也尽快地着手准备；但是需要购买一些轻便船只。哥萨克分头去找基立亚克人，很快就买到大批船只，于 6 月中旬从奇吉出发溯阿穆尔河西上。第十四营需要收集起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公产，从速排好船队，等待临时编入各连的休假士兵到齐后，才能启程。我奉谢斯拉文的命令也随这支部队同行。哥萨克动身后两 461
个礼拜，亚兹科夫的部队也出发了。所有这些部队都尽量多带食粮；不仅无人干涉，而且上司还要求这样作，只要不超过船的载重量就行。途中，遇到顺风就张帆，河岸平坦就拉纤，河岸低洼难行或陡峭难攀时就划桨；这样，虽然是逆水行舟，却也走得颇快。”

① 他于 11 月 30 日所提出的报告，编号 157。

② 《俄罗斯档案》，1878 年，第 8 卷，第 420—425 页。

恰普列耶夫斯基继续写道："在离奇吉一百五十多俄里处，我们遇见了奥勃列乌霍夫中校率领的十三边防营的两个连；他们把货物送到奇吉后，也应在同一通航期间返回石勒喀扎沃德。遇见他们之后，过了几天，我们又遇到海军少将 П. В. 卡扎凯维奇。他新近被任命为滨海省驻军司令，现在乘'希望'号赴尼古拉耶夫斯克上任。

"卡扎凯维奇勉励我们一番，劝我们行至瑷珲时要尽量多带黍米等粮食，因为据他看来，在阿穆尔上游逆水航行极为困难，而且各哨所的存粮也不够。卡扎凯维奇不希望奥勃列乌霍夫在今年航期内赶回去；曾直接了当地说：假如此事由他作主，他一定尽力留奥勃列乌霍夫在尼古拉耶夫斯克过冬。他说这番话时，我也在场，因此我绝不会弄错。大家都以为，既然奥勃列乌霍夫这次航行浪费了许多时间，比规定期限迟了将近一个月，他一定会听从卡扎凯维奇的劝告，留在尼古拉耶夫斯克过冬。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我们后来知道，他当时对卡扎凯维奇说，卡尔萨科夫坚决命令他在今年航期内赶回石勒喀扎沃德，他无论如何也要按命令行事。

一过洪加里河口（距奇吉四百俄里），阿穆尔河水猛烈上涨。逆风骤起，行进缓慢，水位越来越高。自阿穆尔河口至结雅河口这片将近两千俄里的盆地上，宽度往往达三十俄里。只有在所谓兴安岭峡谷，大约一百多俄里的地方，河水挤在峭壁之间，才形成一条水深流急的河道。在低水位或中等水位期间，富有航行经验的
462 人，不论逆流、顺流，都不致于脱离主流河道。但在涨水季节，不管你经验如何丰富，头脑如何机警，都难免离开河道，迷失方向。常常发生这样的事：部队不知不觉地离开主流河道，误入支流的河口，直到走出二十几俄里以后才发觉；于是只好再往回走，这不仅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而且也把士兵弄得精疲力尽。我队就曾在库马拉河上走了一整天。当这条河进入山谷，直奔正南流去时，我

们才发觉走错了，因为阿穆尔在这一带是流向西北的。我们经过阿穆尔中段时(从洪加里河口到阿尔巴津)，河水已远远高于中等水位。两岸被淹没，拉纤已不可能，常常连找块干燥地方烧饭都很困难。我们走得很慢，人们已经疲惫不堪。哥萨克在迭卡斯特里湾就已经得了流行热病，所以这时最先发病。行至松花江口部队失去一位军官——服役多年的扎别洛大尉。他年青时曾在维尔诺大学医学系学习，通晓医学。这次他忘我地护理病人，直到自己也身染热病而死。哥萨克用船板给他作了棺材，全连士兵在痛哭声中把他的遗体葬入坟墓。这座坟墓在松花江口一个地势较高的岛上。到兴安岭我们又安葬了另一位优秀军官杜洛夫斯基大尉。他死于肺病。

“前面两千俄里路程，所有的部队走得都很顺利，也没挨饿。人们虽然很疲乏，但大致算来，每天总还能走上二十至二十五俄里。从结雅河口起的后七百俄里路程，则比较艰苦，前进的速度越来越慢。这是由下列原因造成的：阿穆尔河在这一带水流较急；白昼越来越短；时令已交9月；人们体力不支；供应部队食粮的哨所距离极不相等。自库马拉至库托曼达这段行程尤其艰苦：部队在库马拉哨所只领到十天的口粮，但这段路走了十五天以上，许多人走了二十天。在这段路上，所有的人都挨了饿。但无论哥萨克，或是亚兹科夫的部队，人员损失都比较小，而且其中多数是由于肺炎和热病而死的。折磨人的热病一直到进入俄罗斯境内之前始终未断。完全因饥饿而死去的人是没有的。部队很侥幸，奥勃列乌霍 463
夫航行队的一只载着面粉的驳船搁浅在离库托曼达五十俄里的地方，也许正是这个意外才使得部队避免了重大的牺牲。

“9月末，岸边结冰，河面上也漂着冰块。虽然前进更加困难，但因离目的地已近，士气振作起来。士兵们鼓起余勇，终于在10月上旬抵达乌斯特-斯特烈耳卡，即进入俄罗斯境内，到了有人烟

的地方。

“卡扎凯维奇一再劝阻奥勃列乌霍夫少校①，想留他在阿穆尔河口过冬，并愿对此事负责，但是奥勃列乌霍夫依然在我们启程一个多月之后，于7月末离开奇吉。这时他已同很有钱的漂亮小姐A.O.库尔巴托娃订婚，婚礼决定在他返回后举行。此外，他不愿放过这个可以崭露头角的机会，到阿穆尔河口之后，又在同一航期内赶回石勒喀。当初卡尔萨科夫给他的返航命令是有条件的：如果他率领的航行队到奇吉时季节尚早，那就马上返回。他起初走得也很快，但驶到我们吃苦头的地方，即库托曼达附近，正赶上河水封冻。天气骤冷，不消说，掉队的人都冻饿而死。乌斯特-斯特烈耳卡的哥萨克奉命去迎他的部队，并用雪橇送去粮食。由于这一措施，奥勃列乌霍夫的队伍才得以到达乌斯特-斯特烈耳卡，但毕竟牺牲了一些人。

“此次撤军不太顺利，因而引起许多夸张得无以复加的议论，穆拉维约夫的敌人对他横加指责，甚至国外也为之哗然。人们把1856年撤军的失败夸大到如此地步，使我们曾经亲眼目睹、亲身参加这次行军的人不禁怀疑：究竟谁需要这种谎言？

“此次行军诚然很艰苦，这是确凿的事实。谁都明白，在一条陌生的大河上逆水划行近三千俄里，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在和约签订后，这次撤军完全必要，因为必须用事实向中国人证明，
464 我们占有了阿穆尔，我们在这条河上可以象在家里一样自由往返。当时哥萨克已经服役期满，有权退伍回家。第十三、十四营应该返回自己的驻地。没有规定期限休假的人有权休假。穆拉维约夫本人正在国外，阿穆尔的一切事务均由卡尔萨科夫一人办理，他本人也曾在那一年亲率部队到过瑷珲。至于说哨所分布不当，粮食供应不足之类的错误，那无论如何不应归咎于穆拉维约夫；甚至对卡

① 恐系中校之误。——译者

尔萨科夫也不该责之过苛，因为他随着向导和不熟悉地形的人抄近路涉小河，未能发现哨所之间的距离相差悬殊。至于奥勃列乌霍夫的遭遇，则完全是咎由自取。他本应听从卡扎凯维奇的劝告，留在阿穆尔河口过冬，那样撤军会完全顺利的。”恰普列耶夫斯基在结束自己的札记时写到：“然而试问：这些牺牲，即使把敌人诽谤穆拉维约夫的全部谎言都当作事实，所有这一切，同占领阿穆尔这一宏伟事业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我是此事的参加者，我所遇到的困难，所吃的苦处，未必比别人少，可是我至今羞于提及这些。因为我觉得，这些艰难困苦在任何一次长途行军、任何一次战争之中，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单单为了夺夺普累夫纳①绿色高地，一天就付出了五千人的代价，人们都不以为奇。在占领仅仅长度达三千俄里荒凉地带的过程中，两年期间总共牺牲了二三百人，人们为此竟然不肯原谅穆拉维约夫，他何以如此不幸？”②

① 普累夫纳——现名普累文，保加利亚的城市，在俄土战争中曾为两军争夺之地。——译者

② 摘自沃尔康斯基公爵家藏文献手稿。

# 第五十四章　1856年

465　穆拉维约夫从国外返回彼得堡　他给弟弟的信　穆拉维约夫在彼得堡的活动　他给斯韦尔别耶夫和卡尔萨科夫的信　莫斯科筹备加冕大典　皇室抵达奥斯坦基诺　穆拉维约夫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为皇帝驾临莫斯科而隆重举行的入城仪式　穆拉维约夫给弟弟的信　穆拉维约夫在莫斯科　释放政治犯和十二月党人的特赦令　M.C.沃尔康斯基前往西伯利亚传送特赦令　穆拉维约夫荣获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　穆拉维约夫在莫斯科的心情　申请辞职　苏沃洛夫同穆拉维约夫在宫中的一次谈话　莫列尔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给苏霍扎涅特的信　莫列尔给卡尔萨科夫的信(续前)　穆拉维约夫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从国外返回彼得堡之后，于8月2日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写信说："我前天晚上乘邮船回到此地立刻便给你写信。我赶回祖国是为了阿穆尔的事，并非急于去莫斯科。我觉得，只要在加冕典礼前三天到达那里就行。

"H.H.穆拉维约夫[1]已退出高加索政治舞台，从许多方面看来，都令人惋惜。但我并不奇怪，甚至替他高兴，因为新任总司令[2]年青，大概还很能干，尤其重要的是他同皇帝关系密切，这将给当地带来好处。

466　"加冕典礼之后我将会怎样，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我

① 指卡尔斯基。

② 巴里亚金斯基公爵。

要回彼得堡。根据前几年的事实，我认为，我们会有几年的和平，（因为过去的历史是未来的镜子）。但愿上帝保祐我们能有效地利用这段时间，尤其是用来造就一批将军，建立一些有利于俄国的同盟。不管我们现在的处境如何不幸，但同 1807 年相比，从当时敌人对待我国的态度看来，我国的处境改善了许多；法国拿破仑第三远不如拿破仑第一强硬。

“不过我不想再向你唠叨政治问题了。我只想告诉你，此次欧洲之行，使我精神颇为愉快，而且获益良多：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只要我们不过于灰心丧气，整个未来一定属于俄罗斯。沙皇之心握于上帝掌中，上帝是仁慈的，一定会帮助他。而对人，尤其周围的人，则是不能信赖的。”

穆拉维约夫来到彼得堡之后，立即着手处理阿穆尔的事务。他想函告理藩院，让中国政府在新年前派全权代表到恰克图谈判，把所有问题处理完。为避免浪费时间起见，希望理藩院授予这些官员全权，就象俄皇授予穆拉维约夫处理此事的全权一样。

8 月 8 日，穆拉维约夫在给斯韦尔别耶夫的信中写道：“中国政府会派遣全权代表，我对此绝不感到无望，我准备派下一班信使给理藩院赍送一份咨文，要求他们新年前赶到谈判地点。在此以前，我还从来未向他们提出过明确的要求，规定过期限，可是我们要不停歇地办自己的事情。我命令我国在阿穆尔各哨所的驻军留在原地过冬，马尔特诺夫将把这份命令送往阿穆尔；明春再调动整个阿穆尔团。

“修士大司祭巴拉第从北京写来的信，外交辞令十足。”

信中提及的致理藩院的咨文，由于外交部从中作梗，终于未能发出。

在彼得堡期间，穆拉维约夫经常就阿穆尔问题给 M. C. 卡尔萨科夫发出命令和指示。8 月 9 日给卡尔萨科夫的命令如下：“温

467 策尔少将[1]和您给我的文件，已由中校副官莫列尔送到，我一一披阅过了。我认为，只要住处没有特殊困难，那么，把您设在阿穆尔左岸哨所的驻军留在原地过冬，就不会遇到任何特殊障碍。哨所驻军原地过冬，完全符合海军大将亲王殿下的意愿。他读了您的报告，表示满意。这份命令由我的副官马尔特诺夫中校送去，他9月上旬即可到达浮运地区。自阿穆尔河口撤回的最后一批部队，估计9月下半月才能经过结雅河口，在此时以前不能把该河口的主要哨所撤掉。所以我要求您立即命令希耳科夫斯基中校，至少派五十名哥萨克留驻结雅河口，人可以从志愿加入阿穆尔骑兵团的哥萨克中挑选。要把他们的生活尽量安排好，待明春首次航行时，将他们的家眷、全部家产也迁去，使他们在该地定居下来。

“这份命令能否到达希耳科夫斯基中校管辖下的更远的哨所，还值得怀疑。但是无论如何，库马拉和库托曼达两处哨所的驻军要在原地过冬。

“希耳科夫斯基中校必须调回，让他整编完阿穆尔团，并在来年派到阿穆尔去。因此建议您派一名完全可靠的校官到乌斯特-结雅哨所去接替他。该人须懂得当地语言，熟悉当地民情。此事不必专门行文黑河城(黑龙江城)当局，因为您在5月21日给他们的咨文中所申明的就已经够了。请您命令将被留在乌斯特-结雅哨所的校官，如果中国官员提出质问，便说奉上司命令留在那里保护公产并同阿穆尔河口的部队保持冬季邮政联系。

“卡扎凯维奇上校[2]通知我，他打算同您商议建立冬季邮政的问题。我完全同意他的想法，建议您把格尔必齐村定为线路的起
468 点，尽量增加邮递次数，建议您执行此命令时，根据自己的想法作出详细的布置。与此同时，我把这份命令的抄件交给总署会议临

① 恐系中将之误。——译者
② 恐系少将之误。——译者

时主席溫策尔中将，让他发布自己的有关指示。您可以派我的副官马尔特诺夫把您所有的命令送到乌斯特-结雅，如果可能，就让他乘'希望'号轮船去，以便尽快到达目的地，并仍沿阿穆尔返回。”

这时，莫斯科正在大力筹备加冕典礼。皇帝和整个皇室已经驾临，驻跸于奥斯坦基诺；季米特利·尼古拉耶维奇·舍烈美捷夫献出自己的府邸，供皇帝于日理万机之余在此休息。皇帝和皇后在这里斋戒祈祷，准备接受皇冕。

8月18日，穆拉维约夫从彼得堡寄给M.C.卡尔萨科夫的信中说：“我留在这里清理有关西伯利亚的文件，下礼拜再赴莫斯科参加加冕典礼，因为从入城仪式到加冕典礼还有一段时间，我在那里无事可作。从马尔特诺夫送去的信中你已知道，我接到你报告之前所作的事情。布谢的信，我在马尔特诺夫走后才接到。加冕典礼期间沒有作的事情，可以放在以后去作。为了把这里的西伯利亚事务处理完毕，我要留到11月。事情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我在这里得到信任的程度，而我自己迄今还不知道这种程度究竟有多大。不管怎样，只有等到加冕典礼以后，一切问题才能得到相应的解释；据说，加冕典礼期间将有种种重要变动。

“遗憾得很，卡扎凯维奇离开你省之后，即离开乌斯特-斯特烈耳卡或石勒喀扎沃德以后，从未给我写过只言片语。假如他会见你以后给我写封信来，那该多么令人高兴，令人感到有趣啊！

“我本想命令你根据同卡扎凯维奇商量的结果筹备明年的航行，但是，第一、我自己不大清楚明年那里需要什么，第二、卡扎凯维奇本人也不了解这一点，所以只好作罢。有一点我倒可以肯定，那里既不需要粮食和火药，也不需要大炮和军队。我希望，整个航行只用轮船及其附带的小船，只用海军人员或者再加上第十五营就够了，因为该营不必回来过冬。来年你应把阿穆尔团的三个连，[469]甚至所有五个连及其随行家属全部运走，要尽量早些，使他们来得

及在那里安顿停当。开辟阿穆尔航线的任务究竟交给谢斯拉文，还是希耳科夫斯基，我等待你的答复。我觉得后者更善于作生活管理工作，他会和邻人作生意，这一点在那里很需要。M.C.沃尔康斯基将把我的命令从莫斯科送到伊尔库次克。他日内即可回国，同我一起赴莫斯科。

“我猜不出，究竟是谁‘迫不得已而忠于职守’，我到伊尔库次克后你再当面详谈吧！但是，请你相信，在治理东西伯利亚的九年期间，我的所见所闻是如此之多，简直把我变得既聋又盲。这并非修辞上的夸张，而是事实：我的视力、听觉皆已衰弱不堪，尽管我不久前刚满四十七岁。

“冬天美国人将来伊尔库次克，他们愿意同西伯利亚交易。他们特别需要大麻、油料、皮革、肉类和小麦。请把这些都经营一下。

“据此间外交家观察，目前我国同拿破仑过从甚密，而拿破仑同英国的交往却似乎不如往昔。现在我还不想发表自己的见解，因为它对任何人都不中听。但有一点我很清楚，这就是我们在各方面都应对战争有所准备。”

在加冕典礼前一个礼拜，隆重地举行了皇上驾临莫斯科的入城仪式。8月20日穆拉维约夫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写信说：“昨天，19日，皇帝驾临莫斯科的入城仪式进行得很顺利。我没有必要在加冕典礼之前到那里去，因为入城仪式上甚至没有给我安排位置。我22日启程，次日到达莫斯科，24、25两日去拜访一些人，26日去圣母升天大礼拜堂，27日至30日出席各种接见和受觐仪式，31、1、2等日到各处辞行。我打算9月3日动身返彼得堡，因为没有必要在莫斯科浪费时间，何况在彼得堡我有许多事情要作，手下的官员还在那里等我呢！”

果然，8月26日，行加冕典礼那天，穆拉维约夫参加了在圣母升天大礼拜堂举行的仪式。祈祷由年高望重的莫斯科总主教菲拉

烈特主持。他身着金色法衣，上罩紫色披肩。在著袍加冕前举行祈祷时，皇帝低垂着头，菲拉烈特用披肩的一端遮住他的头部。一 470
位目睹者 M. B. 托尔斯泰伯爵说："尼古拉一世行加冕礼时，没有过这样的事情。"①

加冕期间，赦免幷召回了政治犯，其中包括十二月党人。M. C. 沃尔康斯基② 是他们获得自由的报信人。加冕那天，穆拉维约夫奉旨派他赴西伯利亚传送特赦令，这是皇帝亲自授意穆拉维约夫派他送去的。

8 月 26 日穆拉维约夫给 H. Д. 斯韦尔别耶夫写信说："皇上下令大赦，谨向你表示祝贺，我把特赦令和这封信一起派人送交温策尔，现在我不想多说，再过两个礼拜，我对许多事情都可以说出自己的明确看法。请代我祝贺谢尔盖·彼得罗维奇③。"

8 月 26 日，皇帝赐予穆拉维约夫一枚镶有钻石的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公勋章。同时颁发了嘉奖令，现扼要引述如下："卿为帝国操劳，呕心沥血，数年如一日；治理所属边疆，深能体察朕意，政绩卓著，不负所望。朕甚感之……"

然而，这时穆拉维约夫在莫斯科的心情却异常沉重：皇帝的亲信仇视他，对他很不公正，使他非常痛苦。他们千方百计使他同皇帝疏远，在加冕典礼的各项活动中也使他不为人注意，幷且贬低他为了俄国的利益而取得的成就的意义。但是，最使穆拉维约夫受到震动的，是巴里亚金斯基公爵的提升。后者在中将名次上一向列在穆拉维约夫之后，此次竟提升为上将。这最明显地向穆拉维约夫表明，人们幷不重视他的功勋，无疑是他的政敌在皇帝面前进了谗言。

① 《俄罗斯档案》，1881 年，第 127—128 页。

② 1856 年 8 月 31 日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沃尔康斯基被恢复了公爵爵位。

③ 特鲁别次科依。

正象 M. И. 韦纽科夫所写的那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立刻提出辞呈，另外一位总督素以正直著称的中将 C 公爵① 也申
471 请辞职。但皇帝没有批准。这次晋级唯有他们两人被巴里亚金斯基越过去了。C 公爵在宫中见到穆拉维约夫时，对此事表示愤愤不平。事后，人们对 C 公爵倒未介意，因为都知道他为人乖张；但对穆拉维约夫就不同了，他在一段时间内遭到白眼。"②

关于这件事，我们再来看看穆拉维约夫的副官 A. 莫列尔是怎么说的，他在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中写道："我在莫斯科经历了许多令人伤心的事。回来以后接到您从赤塔写来的充满热诚的信，这才使我心胸豁然开朗。我从莫斯科的伤心事谈起。您一定明白，这主要是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现在若想一一详谈，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我只把最主要的向您简略叙述一下。他们设下的骗局难以枚举，正常制度屡遭破坏，这就是穆拉维约夫在莫斯科所遇到的一切。而巴里亚金斯基的提升，又给已经斟满的酒杯增加了最后一滴苦酒。这向他表明，人们并不怎么重视他的事业和功勋。同样，过去的许多事实，也一再证明人们对他不信任。穆拉维约夫的处境已经难以忍受：他远在亚洲供职，在那里被束缚住手脚，前途渺茫。他为了皇帝的光荣，茹苦含辛，冒着丧失前程的危险，作出那么多不平凡的事业，到头来却得不到皇帝的宠信。从觉察到这一点的时候起，他甚至感到前途十分危险。我看到如此辉煌的前程突然晦暗起来，的确万分痛心，但我非常了解这种处境，因此，尽管他的果断行动有些过火，我却不敢妄加非议。8 月 30 日，穆拉维约夫向皇帝递上了辞呈。"③这封信，我们暂时引到这里。上文说过，皇帝没有批准穆拉维约夫的辞职请求，他命陆军大

① Суворов(苏沃洛夫)。

② 《俄国旧事》，1882 年，第 525 页。

③ 此信是从法语译成俄语的。原信收于 M. C. 沃尔康斯基公爵家藏文献。

臣[1]通知穆拉维约夫本人，要他继续从事自己的有益活动。过去的事情使穆拉维约夫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所以他会见 H. A. 苏霍扎涅特时未能畅所欲言，只好在 9 月 1 日给他写了一封信：472

“阁下曾亲自向我宣谕皇上最仁慈的意愿，命我继续任东西伯利亚总督。我曾荣幸地向大人报告过，除疾病外，还有哪些原因迫我提出辞呈。对我来说，皇上的意愿过去、现在，以至将来，永远是法令；我虽有病在身，但尚能到伊尔库次克供职。然而我在此不揣冒昧再次申诉，而且应当申诉，倘无皇上的特别信任，则我既不能给边陲带来利益，而于个人亦复有害。我的孱弱病体忍受旅途颠簸之苦尚易，而经受不愉快事件的摧残实难。这些不愉快，或由于对我不完全信任，或由于我职位卑微，或由于某些人企图贬低东西伯利亚九年来的成就。凡此种种，我在治理东西伯利亚的最后一年，都经历过了。无情的疾病几度发作，几乎把我送进坟墓。窃以为，为公务计，我最好还是死在这里，而不是死在那里。

“东西伯利亚总督之所以必须取得皇上的特别信任，还因为他由于某些情况不能得到与其要职相称的官衔。没有这种官衔，就不足以保障他不受法律追究。东西伯利亚总督既无这种保障，那么至少也该确信，皇帝不会责备他，不会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对皇上、祖国的无限爱，以及我固有的忘我精神，使我战胜了这种恐惧心理，但年迈多病却使我失去勇气。我过去所作的事，现在已力所不及。为了还能对东西伯利亚有所贡献，我力求得到皇上的特别信任。我觉得，必须使我摆脱近来所碰到的种种不快，否则他们会置我于死地，或者迫使我盲目地执行法律条文，这更不利于东西伯利亚的公务。

“以上种种，我在以前的奏疏中已经申述过，该奏疏在战前曾蒙陛下披阅。我在奏疏中曾经提到，依我之见，东西伯利亚总督必

① H. A. 苏霍扎涅特，他接替了多尔哥鲁科夫的职务。

须得到特别的信任和地位，然而现在这已不可能了。

“相信阁下不会怀疑，我向您报告的一切都是肺腑之言；但遗
473 憾的是，我敢说，任何人都不能经受我所经受的遭遇，因为我九年来由于职务关系所处的特殊境地，没有人经历过。”

莫列尔在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中继续写道：“穆拉维约夫会见了过去的和现任的几位大臣，同他们进行了长谈，然而徒劳无益。后来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召见了他，劝他不要辞职，终于打动他的心，把他说服了。从亲王处回来后，穆拉维约夫对自己大发雷霆，责备自己软弱。莫斯科很少有人了解他究竟为什么会有这种举动。穆拉维约夫为人诚实正直，他因自尊心受到损害而愤懑，又因怀才不遇而不平；那些狭隘浅薄之辈是无法理解的。果然不出所料，他们认为这次事件只是无聊的疑心，不幸的嫉妒在作祟。这种舆论流传甚广，使穆拉维约夫在莫斯科的痛苦达到极点。我现在只是匆忙地向您谈了大致情况。三个月之后我到伊尔库次克时，再向您详细面谈。”

9 月 3 日穆拉维约夫给 M. C. 卡尔萨科夫写信说：“我仍旧留任东西伯利亚总督，拟于 12 月 15 日返回伊尔库次克。明天离开莫斯科去彼得堡，因为这里已经无事可作，那里却有一大堆事，必须在 11 月前办完。A. A. 莫列尔将赴法国接我的妻子，她本以为不再回西伯利亚，所以等我去法国过冬。然而人非草木：我还是留下来了。我可能因此而招致毁灭，但是，既然我的感情常常战胜理智，又有什么办法呢？什土卡多尔夫① 被任命为雅库次克省省长，接替了格里果利耶夫的职务。后者被免职，享用两千卢布的养老金。

“我常常看到萨沙·卡尔萨科夫②，我们谈了很多。他用基督

① 尤里·伊万诺维奇，医学博士，穆拉维约夫的专差官。

② A. C. 卡尔萨科夫，侍从武官，H. H. 穆拉维约夫（卡尔斯基）的门婿。

徒的心怀安慰我，说我留在西伯利亚作对了。然而依我凡人的眼光看，这不论对西伯利亚、对我个人，还是对那些劝我留下的人，都没有任何好处。”

# 第五十五章　1856年

474　加冕典礼后穆拉维约夫返回彼得堡和他在那里的活动　他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启程赴伊尔库次克　皇帝批准设立东西伯利亚滨海省　轻巡航战船"亚美利加"号和两艘商船——帆船"白令"号和海轮"欧罗巴"号驶达阿穆尔河口　在马林斯克和尼古拉耶夫斯克之间建立驿站①　开辟阿穆尔第一条冬季邮路　同中国政府的公文来往　任命普提雅廷为驻中国公使　穆拉维约夫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到达圣彼得堡后，穆拉维约夫更为紧张地办理需要他在彼得堡亲自处理的有关阿穆尔的事务，他力争在他动身返回西伯利亚之前把这些事情办完。与此同时，他经常写信给 M.C. 卡尔萨科夫，向他发布命令和指示。

在阿穆尔沿岸发展居民点是穆拉维约夫特别关心的一件事情。这一点可从他写给 M.C. 卡尔萨科夫的下述信件中看出。

穆拉维约夫于 9 月 21 日的信中写道："明天或者后天我要派一名信使去伊尔库次克。你的信我收到了，其中有关阿穆尔的部分，摘录以后立即呈给了亲王。我衷心地感谢你，并为你在外贝加尔省的良好开端感到由衷的高兴：你亲自视察、详细了解情况；以宽容的态度改正前任管理上的错误；他们做得好的地方（尽管在其
475 他方面还有某些缺陷），你都给予公允的评价；总的来说，你关注的是问题的实质，而不是它的表面现象，这是一个有才能的、心地善

① 原文系 станица（村镇），此处应为"驿站"（станция），参见正文。——译者

良的行政长官应该具有的优秀品质。但是，你想把统领官邸卖给省公署，我不赞成，你不该不顾自己的安逸。那样一来，你就没有房子可住了，甚至也没有钱租房子，因为国家是不给统领支付房租的。你将要住进简陋不堪的房子，这对一位驻军司令来说是很不体面的。

"让军粮筹办处（自然要通过驻军司令，而不是通过其他途径）负责为开赴阿穆尔河口的军队筹集所需物资，特别要安排好：明年还需要往那里运送哪些物资，运多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你费心，这就是浮运阿穆尔团，并负责他们的供应。关于此事的正式指令，要在我与你亲自商谈之后，并参照希耳科夫斯基从那里带回来的情报，才能在伊尔库次克下达。但你现在就要设法调查确实，我们这里究竟有多少哥萨克（包括从上乌丁斯克区迁来的）志愿到这个团里来服役。这些材料将说明：明年能编成几个连，是三个、四个还是一共五个。我们要尽快把他们移往左岸，越快越好。现在粮食很便宜，我们要给他们准备下两年的口粮，好让他们把自己的耕地开垦出来。12月在伊尔库次克要最后决定，各连连部应设在什么地方，大部分哥萨克应安置在哪里。我认为在结雅河口要驻守两个连，他们的哨所要从此往西布设，也就是一直要设到乌斯特-斯特烈耳卡；布列亚河（即牛满河——译者）口驻一个连；松花江江口对面也要驻一个连；乌苏里江江口对面驻一个连；最后，第六连就驻在马林斯克哨所的对面。如果明年只能调去三个连，那就把两个连直接派驻乌斯特-结雅，另一个连派驻布列亚河口，该连的哨所要往下游布设，以便和第六连的哨所取得联系。

"除建立阿穆尔团外，我还命令你统辖的步兵和骑兵，以及哥萨克的炮兵，处于战备状态，因为中国政府很不稳定，说不定我们得从陆路出兵中国。这种可能性非常大，所以，明年夏天，我也不打算去阿穆尔了。我准备留在伊尔库次克，等到来年5月服役集

训时期，我再到外贝加尔走一趟。

476 “虽然我已经申请辞职，但有很多事情吸引我返回西伯利亚。我想告诉你，我非常希望能在那里见到你，和你谈谈这里和那里的事情，欣赏一下你的行政管理经验，看望一下同我们情同骨肉的外贝加尔军队，我已经好久没看见他们了。假如那里不再需要我，我将返回此地。”

接着，穆拉维约夫在 10 月 10 日的信中写道：“我正在等待谢斯拉文，因为他不日即将归来向我报告哥萨克营和其他军队溯阿穆尔河平安返回的消息。天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这一令人兴奋的消息？其次，想谈谈阿穆尔问题。我这个难以挽救的罪人，最近又送出一份呈文，呈请建立阿穆尔防线并任命一位长官，不言而喻，应归外贝加尔驻军司令管辖。此一建制的基础是，除了阿穆尔骑兵团外，我还打算把一个整哥萨克步兵旅移往阿穆尔。这个旅要从哥萨克步兵中抽调，这样一来，外贝加尔军队就只剩下两个旅。如果明年(1857 年)能把阿穆尔团全部移往那里，那么以后每年至少还要往那里浮运一个步兵营。现在，你们的收成很好，特别是你那里的所有储备粮库皆已贮满，这是办得到的。不过，顺便说一句，你要照料一下粮库，不仅使你的哥萨克粮库，而且也能使所有的粮库，包括用总署第三处特别资金储备的粮库，都能贮满粮食，并使所有粮库的存粮都能以预借的方式分配出去。最后，第三点，谈谈采矿问题。Л. А. 彼罗夫斯基极为不满，前两天他对我说，在我们这里服苦役的犯人逃跑的很多，他私下得知，最近一年逃跑的犯人就有一千人，雇佣的矿工数也一直在减少，逃跑的原因是饥饿和衣不蔽体。根据所有这些情况看来，必须由农民来开矿。这个结论使我怀疑：这些消息都是从哪里来的，可靠程度究竟有多大。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请你把所有这些情况都和戴赫曼谈谈，因为这些传闻只有事实才能驳倒。我不怀疑，在他的管理下，以前

的许多缺点都会得到克服，因为从他的彼得工厂逃跑的工人一向很少，雇佣工人的人数也从来没有减少过。你告诉戴赫曼，让他在12月以前给我准备出一份关于所有这些情况的详细报告，并在圣诞节前赶到伊尔库次克，最好还能作一份最近一年来(譬如，从去477年9月1日到今年9月1日)减员和逃跑人数的统计表，以便我回到伊尔库次克后立即上报给彼罗夫斯基。要记住，你对逃犯也负有责任，因为看守犯人的是你的哥萨克，逃跑人数的增多，也直接说明了看守不力。

“我反复向亲王说明，将来应该由你接替我在东西伯利亚的职务，因为我确信，我这个想法有利于边疆和俄国。所以你要对此作好准备。最好的准备方法就是获取经验，而最好的经验，除了你在东西伯利亚的整个活动，特别是你现在担任的职务之外，无处可以获得。只要你能管理好外贝加尔省和军队，以后你就能治理好整个东西伯利亚。接管阿穆尔事务，没有人比你更为合适。你如果拒绝此一前途，不论对祖国、不论对你个人，都是一桩罪过。”

在这封信里，我们第一次看到穆拉维约夫将来准备正式提请任命卡尔萨科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的想法。事实上他很久以来一直在栽培卡尔萨科夫，使之成为自己的继承人。此后，穆拉维约夫从彼得堡动身之前，于10月29日给M.C.卡尔萨科夫写信说：“皇帝陛下已恩准我的奏请，于12月6日的上谕中提升你为少将。与此同时，我向皇上申奏，荐举你为我的继任，他对此表示赞许。所以，你要准备长期献身于西伯利亚。但为了使所有这一切付诸实现，我自己还要再留任几年。

“除了阿穆尔团以外，皇上还恩准把一个步兵旅移往阿穆尔，同时还批准设立一个编制不大的机构来管理归你统辖的这条防线。这件事我准备这样办：骑兵团于1857年开拔，一个步兵营于1858年在我的任上移往那里，而其余的三个营就得在你的任上迁

移了。所有这些，切勿外传。”

写这封信之后不久，穆拉维约夫便动身经莫斯科返回伊尔库次克。

1856 年底，穆拉维约夫在彼得堡逗留期间，经他亲自奔走，皇上批准设立东西伯利亚滨海省，其区划包括从前的堪察加省、乌第区和阿穆尔沿岸地区。驻军司令的驻在地指定为阿穆尔河口上的
478 尼古拉耶夫斯克。由于这一事件，这个地名才第一次披露于官方文件。皇上批准在东洋上建立西伯利亚区舰队，以代替从前的堪察加区舰队。同时任命前堪察加代理驻军司令卡扎凯维奇为东西伯利亚滨海省驻军司令兼西伯利亚区舰队和东洋各港口司令。新省的设立便确认了阿穆尔河口隶属于俄国，阿穆尔沿岸地区从此便正式并入了俄国在亚洲的版图。

Ф. 什彼尔克就此事指出：“逐步占领阿穆尔地区，虽然违反中国的意愿，但奇怪的是他们那方面竟沒有任何反抗。穆拉维约夫在这件事情上的功绩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能使阿穆尔地区的中国当局非常惧怕他，把他看成极为果断的指挥官，必要时什么都干得出来，因此他们深恐激怒他，常常被迫同意他提出的论据。”①

是年的通航期內，蒸汽轻巡航战船“亚美利加”号和两艘商船——帆船“白令”号和海轮“欧罗巴”号，从美国驶抵阿穆尔河口。帆船满载着货物，海轮运来了卡扎凯维奇上校在美国订购的机械设备和两艘內河铁轮船。这两艘內河轮船原名为“松花江”号和“乌苏里”号，后来在彼得堡改称为“阿穆尔”号和“勒拿”号。

秋季，根据穆拉维约夫的命令，在马林斯克和尼古拉耶夫斯克之间设立了驿站。每个驿站配备四匹马，几名哥萨克和农民。冬季第一条阿穆尔邮路便通行了，邮件用马、三套马车和篷车传递。是冬，巴尔加切夫斯基沿阿穆尔河上的冰道乘狗和马拉的雪橇第

① 《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学报》，第 14 卷，圣彼得堡，1885 年。

一次走完了从尼古拉耶夫斯克到外贝加尔省的全程。

这一时期，我国同中国政府就任命驻北京新传教士团一事，常有公文往来，在中国人的一些回文中，有时谈及对阿穆尔地区的意见。可见，在此之前，我国和中国的交涉只限于划界和焚毁我国在塔城的货栈等不甚重要的事情。尽管如此，我国枢密院 1853 年发出的咨文中所提到的关于授权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处理划界事宜的意义却始终未变。在穆拉维约夫自彼得堡返回西伯利亚 479
后，俄国任命普提雅廷伯爵为驻华公使，这是因为(正如给北京理藩院的通知所说)俄中两国间发生了某些特殊情况。

尽管彼得堡那些不怀好意的人为穆拉维约夫设下了重重障碍，可是，阿穆尔事务终于遇到了顺风，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从穆拉维约夫 12 月 1 日自莫斯科写给 M.C.卡尔萨科夫的信中就能看出："我不认为一周之内我能从这里动身，所以，我想再写封信和你谈谈。你已从文件中得知，阿穆尔问题业已得到政府明显的、坚决的支持，现在不仅皇上和亲王，就是所有的大臣也都表示支持。你在皇上、亲王和陆军大臣的心目中终于成了接替我完成这一事业的人。这一事业无疑将会补偿俄国在西方受到的全部损失。你要坚定此一信念，而且要把一切与此一信念相抵触的和所有不必要的想法统统排除掉。我这次返回西伯利亚，为阿穆尔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因为我和妻子都需要生活在气候温和的地区，尤其是冬天。我作出这种牺牲是为了不使政府在挑选新人接替我的职务上产生困难，也为了安排好我的继任人；在我心目中，除你之外，没有任何人能负此重任。九年来我的设想都已逐步实现；我看不出有任何正当理由，在今后的五六年内我的设想不能付诸实现。可是我自己，完全是由于身体不佳，恐怕只能再留任两三年，也许还要短些。为了俄国的利益和光荣，遗留下的一切都得仰仗你来继续和完成，而这一切全得靠你自己来独立筹划。

"你在伊尔库次克有朋友也有敌人，这些人你比我更了解。你的敌人都是出于嫉妒，这些人不屑一顾：他们都胆小如鼠，他们可能会给你制造一些小小的麻烦，甚至会利用我所签署的文件。你对此可不加理睬，也不必为此而恼怒。即使是胆小鬼，只要他们能胜任工作，我也得任用，也就是说，连那些不为我所尊重的人，也得任用，因为给西伯利亚物色官员并不象给其他地方那样方便，何况西伯利亚的工作经验较之任何其他地方都更难以取得。

480 "心地善良的溫策尔是个出色的助手，他能使主要的公事按部就班进行。我祈求上帝能让他再和我共事二三年，和我一起并在我外出期间单独去缓和那些沽名钓誉的小人们的狂热情绪，以便在推行我的施政方针的各项要点时，不致引起震动。我认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要好，并为上帝安排他作我的助手而感到高兴。你对他要特别尊重和友好，和卡扎凯维奇也要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对待所有其他人，只要凭着你的感情和理智办事就行了，不过要记住：事业的利益应高于一切个人利益。

"你要在伊尔库次克为自己选择一个象样的省公署，并把你关于阿穆尔防线司令部的意见写成方案，以便我回来时只要批一下就行了。库克里应归你管辖，他应该知道：只要我在西伯利亚，哥萨克管理处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隶属于参谋部。参谋部是临时性的，而管理处则是永久性的机构。"

穆拉维约夫就是用如此真挚的话语，十分肯定地说明了自己对职责的看法，同时又象慈父一样谆谆教导他所期望的继承人M.C.卡尔萨科夫。他相信，他心爱的事业绝不会半途而废，一定会按照他指出的道路发展下去。穆拉维约夫认为，只有把他开创的事业交给一个可靠的人去完成，他才会放心离开自己的岗位——令人抱憾的是，这种例子在国务活动家中是极其罕见的。

穆拉维约夫属于这样一类讲求实际的行政长官，他们用最简

单的、经过考验而又为大家所熟知的手段，来力求达到自己的目的。穆拉维约夫在考虑自己的措施时，斟酌最多的是：设法排除一切疑惑和偶然性，以便实施起来人人称便，而又不感到困难；假如不去执行，反而会感到不利。但也有过这样的情形，穆拉维约夫不加思索地，冒着各种意外的危险，迅速地采取最大胆、最果断的措施。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件事，因为它鲜明地描绘出穆拉维约夫性格的这一特点。这件事是目睹者之一 Я. П. 希什马廖夫告诉我们的："五十年代里，外贝加尔省比楚腊村的旧派教徒制造了一场骚乱。起因是县法院追捕分裂教派的神甫。这个神甫是莫斯科派来的，来到后便被比楚腊村的村民掩藏起来。分裂教派带着神甫到各村去活动，当法院陪审官 Ч 某企图在路上逮捕他时，聚拢的群众把神甫夺了回去，并把陪审官毒打一顿，之后把他带到比 481
楚腊村，在那里又把他折磨一阵，最后扔到乡公所的地窖里。穆拉维约夫获知此一消息时，已是秋天，贝加尔湖已不能通行，他立即骑马绕贝加尔湖疾驰，然后只身一人乘驿车赶到了比楚腊村。进村时，他正好看见手持长枪、斧头、羽形矛或棍棒的数千分裂派教徒和边防营的一连士兵对峙着。连指挥官是雷特金上尉。穆拉维约夫下车后，立即听取了连长的报告、县警察局长的说明，然后就一个人走向闹哄哄的骚乱暴徒。这位边区最高长官，勇敢而果断，目光严峻，大步流星地向他们走去，以不容违拗的腔调，刺耳的嗓音喊道：'立正，放下武器！'这一切竟使分裂派教徒茫然不知所措，静了下来，并把武器放到地上。'跪下！'穆拉维约夫伯爵①大喝一声，所有的人便都跪了下来，把头伏在地上。于是穆拉维约夫命令骚乱暴徒立即交出伪神甫和肇事主犯，然后又把分裂派教徒训斥了一顿。他确信这些人一定会按照他的命令行事，这才登上了归程。果然不出他所料，伪神甫和五名肇事正凶都交到了警

① 这时穆拉维约夫还没有封为伯爵。——译者

察局，被投入上乌丁斯克监狱。骚乱就此平息了。”至于穆拉维约夫在西伯利亚的积极活动，我们年高德劭的作家И.А. 冈察洛夫曾有过如下的描述，话虽不多，但很中肯：“穆拉维约夫好象生来就是为了在荒无人烟的边疆从事改革的；他也确实作了不少改革。关于这一点，历史将会作出评价。”①

穆拉维约夫在离开莫斯科的前夕，于12月5日给M.C.卡尔萨科夫写信说：“你一定要在伊尔库次克等我，最好能等到12月中旬。为了不浪费时间，你就当我在伊尔库次克那样筹划阿穆尔事务。前几天我收到苏霍扎涅特的信，谈到我报请一千六百枝来福枪的问题，他说他即将下令，估计供应不会中断。

482 “枪枝应该运到阿穆尔河口，可惜谢斯拉文从那里把枪枝取走了。我给你每个营拨一百枝，但要给卡扎凯维奇留八百枝。所以谢斯拉文运走的枪枝，来年一开航，就让他运回阿穆尔。你要尽力说服那些幻想和中国人打一场轻松仗的人，要告诉他们，这种战争是不会发生的，如果打仗，那就要和英国人决一死战，c'est à dire: on n'aura pas de gloire *à bon marché*。②

“请你给卡扎凯维奇写封信，让他不要为参谋部那些小人们的吹毛求疵而苦恼，因为我实在管不了他们说的每一句话，请原谅。你要对即将担任新职务有所准备。为了你能站稳脚跟，需要我留多久就留多久。卡扎凯维奇已晋升为海军少将。”

穆拉维约夫未到伊尔库次克之前，在帖尔敏斯克工厂逗留了一段时间。12月12日他从那里写信告知M.C.卡尔萨科夫说：“我终于到达伊尔库次克近郊了。我利用提前到达这里的机会巡视了这里的工厂。午饭前，约三四点钟，我就能回到伊尔库次克。所以请你吩咐给我们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餐，把卡尔·卡尔洛维

① 《俄国评论》，1891年1月号，第9页。

② （法语）也就是说，廉价的光荣是没有的。——译者

奇①和亚历山大·维克多罗维奇②请来。加上你、我、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③和皇储的副官，一共六个人，让我们在一起喝上六瓶香槟酒来互祝健康吧！

“如果有谁想在我家里迎接我，就把他们请到楼上的大厅里。在楼下把我们的酒席摆好，把门锁上。不要仪仗队，也不要传令官，我又不是参谋长，外面又特别冷，这些都可以免掉。不过，格尔莫坚·特拉彼兹尼科夫④一定得在场。”

① 温策尔将军。
② 十二月党人波治奥。
③ 雷卡切夫，哥萨克大尉，专差官。
④ 总署底务官。

# 第五十六章　1857年

483　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殿下认为必须派遣全权代表赴华　殿下从德累斯顿将英法的企图告知穆拉维约夫　任命普提雅廷伯爵为赴华全权代表　穆拉维约夫返回伊尔库次克以后的活动　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呈给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报告

1857年1月，海军大将殿下从汉诺威写给戈尔恰科夫公爵的信中谈到，必须派遣一位全权代表赴华，以彻底解决两国边界的问题，并且务必要代表在英法公使到达北京之前赶到那里。殿下指定的是普提雅廷将军，因为他在日本显露过自己的才干，签订了一个对我国有利的条约。

殿下于1月24日从德累斯顿函告穆拉维约夫：英法企图往中国海面派出重兵，同时派遣使节去北京。他说，彼得堡方面意欲派遣普提雅廷伯爵去华谈判，以获得阿穆尔左岸及滨海地区。

2月，宣布任命普提雅廷伯爵为赴华全权代表。外交部为此派信使向中国政府递交正式通知。通知上写道：为尽速解决俄中两国之间发生的一切问题，并为防止中国的内乱和外患波及我陆
484 海边界（特别是海上边界）起见，皇帝陛下认为有必要立即派遣深受皇上信赖的侍从将军普提雅廷伯爵赴华，授予他全权进行谈判，并处理有关俄中两国的一切事宜。①

但此事是秘密进行的，因此普提雅廷借视察东西伯利亚海岸、选择新港地址为名出使中国。同时，认为目前向阿穆尔左岸迁移

① 参阅《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十五，第八至九页。——译者

哥萨克是不合时宜的，因为这对谈判不利。只要谈判成功，哥萨克移民一事自然会在条约中得到确认。

普提雅廷伯爵取得必要的指示后，便准备自彼得堡启程。

П. В. 舒马贺尔写道："彼得堡的指令未使穆拉维约夫所坚持的活动陷于瘫痪。他看到，中国政府的处境越困难，它就越难以理喻，从而日益坚信：同中国政府谈来谈去毫无益处，一切问题只要由我们自行解决就行了，因为中国政府不敢、也不会阻挠我国的行动。他记得先帝 1853 年对他说过的话：'中国理应满足我国之合理要求，倘若不允，尔今手握雄兵，可以武力迫其就范。'的确如此，一旦谈判破裂，转而动武，穆拉维约夫也是早有准备的。"①

穆拉维约夫回到伊尔库次克之后，便全神贯注于阿穆尔事业。他给 М. С. 卡尔萨科夫写了许多信，把自己在军事方面的设想告知他，并发出一系列指示，准备应付普提雅廷和中国人的谈判一旦破裂后的局势。从这些信件中可以看到他的深谋远虑和政治策略。

我们准备在这里按顺序引述这些信件，以阐明穆拉维约夫在这个时期的政治、行政等方面的活动。

3 月 6 日，穆拉维约夫从伊尔库次克写信告诉 М. С. 卡尔萨科夫："你启程之后，我已上书陆军大臣，请求补充这里的三个边防营。我认为，在 8 月份，即当伯爵从北京发来消息时，我们会用得 485
着这些部队的。

"如果我国决定，一旦谈判失败，立即诉诸武力，那末，我可以对此次出使表示赞同。其实，根据陆军部的准备来看，使用武力是完全可能的。若是我国当真准备如此行事，我想，我们势必要在今秋(9 月间)开始行动，派出两支部队：一路攻取库伦，另一路攻取瑷珲。还可派出一支不带步兵的部队，从祖鲁海图②跨过额尔古纳

① 《俄罗斯档案》，1878 年，第 286—287 页。

② 即祖鲁海图、赤鲁海图。——译者

河，径取海拉尔、玛尔克什[1]和契吉利亚尔[2]。驳船的建造切勿停止，9月份也许会用上。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今年我不准备动用哥萨克步兵，今年只调用各边防营和骑兵部队。第六步兵营应该留待1858年作战时使用。看来，需要为部队准备辎重，形式不必拘泥。第二十五骑兵旅至少要准备五百匹驮马，第一旅里至少要有三百匹。驮马要从马群里挑选。不要忘记将五万普特左右的军粮浮运到各地仓库贮存，以便需要时可从这些仓库里提取。特罗伊次克萨夫斯克一地另当别论，该地不需大量库存，因为随时都能就地筹到。

"普提雅廷来后，定会弄清许多事情，那时，我再把自己的想法更详细地告诉你。我从伊尔库次克动身到贝加尔对岸去的时间，一定及时通知你，你最好能赶到上乌丁斯克见我，以防万一。3月间贝加尔湖还冻得很结实，毫无疑问，4月中旬以前湖上的交通不会中断。"

3月9日。"再谈谈我在军事方面的设想。我认为，如果我们被迫对中国人使用武力，那末，阿穆尔将是我们的主要作战基地。在瑷珲登陆，从那里有几条平坦大道，穿过人烟稠密的地区，通向南满和北京。希耳科夫斯基对这一带以及从祖鲁海图通往这一带的道路都非常熟悉。有机会可向他了解一下，并令他把所有这些情况探听得更加详细些。至少，我们今年要派出先遣部队，等来年河开草长，再率主力向前推进。此次行动期间，移民无疑须暂停。
486 假如我们能立足满洲、蒙古，从而使满蒙脱离中国，成为受俄国庇护的两个公国，即使暂时不移民也于事无损。

"目前各级官员都已休假期满归来，现在正是彼得堡审批我的各项呈文的时候。能知道这一切将作如何安排，那是很有意思的。

① 按原文 Маргжь 音译，疑为墨尔根(Мэргэнь)，今嫩江之误。——译者
② 按原文 Чигиляр 音译，疑为齐齐哈尔(Цицигар)之误。——译者

普提雅廷一到，许多疑问便可得到澄清。那时，我们即可着手准备今秋的行动。他至迟也不会晚于本月下半月来此，即冬季道路最后尚可通行之前。”

3月12日。“谢谢你对美国人的接待。应该对他们表示亲善，否则就会有人利用私人通信或报纸大肆宣扬：阿穆尔引起的灾祸正从欧洲逼向我们。不过，许多事情我都不相信。

“昨天，我从库伦办事大臣这个笨蛋那里，接到一封致我国使团的公函，该函有意阻难，其借口与1854年对付扎博林斯基时一模一样。我不能决定伯爵的问题，我主要是担心事后会有人说我故意阻难使节出使。但不知普提雅廷伯爵为何稳坐彼得堡，迟迟不来，甚至连信也不写一封。

“我不知道，你为何感到需要进行军事准备，至于我的想法，你可以从我的信中看出。我认为今年还没有必要在粮食问题上采取紧急措施，即动用哥萨克的储备粮，这一点你会同意的。但是，在第四阿穆尔考察队出发后，不妨把从赤塔到石勒喀扎沃德一线的各个粮仓的全部存粮，一一查明。这样，一旦有军事行动，便可从中提取今年所需的五万普特米面，并浮运至瑷珲。我们正好乘此机会提用那些应该晾晒的粮食。莫列尔刚从亲王处捎来书信。他带来了亲王和普提雅廷的信函。新闻多得很，我还未及详细询问。”

3月14日。“我顺便把莫列尔带来的消息详细告知你。他被亲王召至国外斯图加特，然后被派到我这里来。亲王在第一封信里告诉我（此信原托普提雅廷带来，后来普提雅廷转交给了莫列尔），他想委任普提雅廷出使北京，要我协助使团。信中附有一份奏折，上有御批：令普提雅廷把他奉命谈判的基本条件通知我。从亲王来信中可以看出，谈判的主要内容是阿穆尔。亲王的第二 487
封信谈及波谢特，他离开日本后，曾在国外见到过亲王。亲王在这

封信里说，英国意欲对日作战，夺取日本的某个据点，并想在阿穆尔流域的我国领土附近建立基地。第三封信是普提雅廷写来的，谈及此次赴华之行，并请求提供交通工具，以便在到达恰克图之前和离开恰克图之后，皆能快速行进。莫列尔还给我带来了契哈乔夫呈报的各种公文。契哈乔夫在海军部奔走了一阵，为阿穆尔河口及该河口的舰队请求到很多东西。

“莫列尔告诉我，普提雅廷是和他一起于2月24日离开莫斯科的。到这里他预定走三十天。莫列尔还说，普提雅廷希望‘亚美利加’号轮船开到直隶湾，以便促使他在北京谈判成功。

“根据所有这些消息，我派莫列尔去迎接普提雅廷，并火速传令给契哈乔夫，召他立即来此指挥‘亚美利加’号。我向普提雅廷建议带莫列尔去北京，并把库伦当局阻难他通行一事通知给他。不过，糟糕的是彼得堡竟无人考虑到，使团可能遭到拒绝以及嗣后应如何对付中国人。看来，我得替所有的人考虑问题。我要看看，普提雅廷究竟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这几乎是当前最主要的事情。

“我正式命令你，在乌斯特-斯特烈耳卡或库托曼达准备一只六桨快船，供信使使用。信使前往该地要走冰道，但从该地动身时河就要开了。这位信使可能在5月1日之前赶到阿穆尔河口，这对卡扎凯维奇要作的那些准备是非常适时的。我估计，普提雅廷大约在3月20日左右抵达此地，逗留到4月4日，于5日横渡贝加尔湖到上乌丁斯克。请你在那里迎接他，他将随身给你带去我的各种指示，这样你就更有必要前往那里。不过，普提雅廷到达此地时，我会派专人将这一切立即通知你。

“同时，我已下令把半个兵工厂暂时迁至上乌丁斯克，以后当然还要迁至赤塔，以备一旦需要，在外贝加尔我们能有弹药使用。

“复活节时我将亲自去恰克图欢送普提雅廷出国。请安排一

下，备妥驿马，驿站都要尽量收拾得干净、像样些，各处都要有长官 488
率领传令官迎送普提雅廷。”

写这封信的同时，穆拉维约夫向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殿下呈递了一份报告，内容如下：“日前我的副官莫列尔已将殿下1月24日及2月9日的手谕送来。莫列尔是与普提雅廷伯爵同日(2月24日)离开莫斯科的，但他和往常一样，星夜兼程赶回此地。普提雅廷伯爵一周后即将到达，我已派莫列尔顺来路前去通知他：库伦当局在他通过蒙古问题上制造困难。不过，要等到北京的答复，方能作出最后决定。不瞒殿下，直到如今我仍不能赞同那种以为此次出使北京会有好处的见解。然而，我自然会比任何其他人更为热烈地希望他能获取全胜，我甚至准备亲率一百名哥萨克护送普提雅廷到中国，即或我不参加谈判也无妨。我觉得，在西方列强的心目中，我国同中国在阿穆尔问题上持续两百年之久的争议状态，要比今年可能签订的割让条约更为合理。然而，中国人向来固执，这个条约能否签订，还是个很大的疑问。如果中国私下向我国让步，也许更符合他们的利益，以免其他国家援例提出同样的割让要求。

“然而，目前这一切想法皆已过时，应该考虑谈判的后果。我认为：第一，假如中国肯于割让，那末在文字上只能写为：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第二，如果中国不同意我国提出的分界线，依然坚持认为阿穆尔是中国的，那末，我们必须以武力强迫他们承认我国的权利。如果公开的建议遭到中国拒绝，我们又毫无表示，那就意味我国放弃了领有阿穆尔的权利。正因如此，我对军事行动已有所准备。

“实际上，如果我们不得不用武力来强迫他们接受我国条件，也许会更好些。既然英法有权以武力强迫中国接受其条件，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种权利呢？

489 “我想，在陪送普提雅廷出恰克图，并对我拟议中的行动作好准备之后，我最好能立即动身去彼得堡，以便我国使节8月从北京返回之前，能赶回此地。

“对付英国，除从陆路给印度以有力威胁，甚至向其进军之外，我们似乎别无他法与之斗争。想让美国有一天在军事上配合行动，那无非是痴心妄想。至于阿穆尔河口，我们在那里的防御设施极其坚固，其程度甚至不亚于喀琅施塔得，当然，这是根据敌人在两地可能使用的兵力不同而说的。

“莫列尔告诉我，殿下将于6月12日返回彼得堡。我希望我能在此时赶到彼得堡，荣幸地向殿下面陈拙见：假如中国拒绝接待我国使节，或者现今的大清皇朝崩溃，我们应当采取什么行动。”

# 第五十七章　1857 年

穆拉维约夫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英诺森大主教致穆拉维约夫的信　普提雅廷到达恰克图和他在那里的活动　穆拉维约夫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普提雅廷离恰克图和他同穆拉维约夫的旅行　穆拉维约夫在结雅哨所　库克里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普提雅廷伯爵与中国事务　穆拉维约夫给阿穆尔防线第一分区司令的指示　490

3 月 22 日穆拉维约夫从伊尔库次克写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中说："昨天，普提雅廷终于来了，你须立即赶到贝加尔湖畔准备迎迓。根据他所谈的全部内容来看，阿穆尔问题是他此次出使的主要目的和使命，只要我们能象开始那样继续同心协力，就能成功，我已开始预见到此事的某些好处。普提雅廷不愿在伊尔库次克停留过久，他担心贝加尔湖解冻，决定下礼拜就横越贝加尔湖到你那里去，在上乌丁斯克或色楞格斯克稍事停留。因此，你须立即动身前往上乌丁斯克以尽主人之谊，我则在此地尽量挽留他，好使你来得及赶往那里迎接他。

"我派遣莫列尔副官随他前往北京，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

"对他此次出使能否成功的议论，自然会提到各种各样的军事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你们外贝加尔军队无疑将起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最好由你亲自向他阐明：你所拥有的那些力量能在任何时间应付任何情况，这要比任何其他人去说都更为合适。这就是说，首先是外交上的远征，下一步怎么走法，就听凭上帝安排了！我估计，27 日你便能抵达上乌丁斯克，你要在公使下榻的公馆里为他　491

接风洗尘，就象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此地那样办理。请给他准备好仪仗队以及其他一切用品。

“如果他坚持要到色楞格斯克去作斋戒祈祷，那就请你下令，给他安排一所象样的住宅，在那里你也要以主人的身份招待他。他一开始斋戒，你自己就到伊尔库次克来过复活节。之后我可能和你一道去恰克图欢送公使出国。欢送仪式一定要隆重豪华，因为只有这样作，才会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抬高公使的身价，这是很有必要的。我和普提雅廷商妥的一切事情，我都会写信告诉你。”

穆拉维约夫在给卡尔萨科夫的下一封信里（3月25日）继续部署接待和迎送公使等项事宜：“从各方面考虑，我认为必须从第一旅选出三个哥萨克骑兵连，以便必要时武装护送公使前往库伦。我今天已派莫列尔去见旅长传达此项命令。普提雅廷总想到色楞格斯克去，但我已说服他留在上乌丁斯克。色楞格斯克与恰克图相距无几，公使住在那里，别人会以为他在等候中国批准他进入蒙古，假如他留在上乌丁斯克，就可用其他理由解释了。他如能在伊尔库次克等候，当然更好，可是我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他。这样一来，客人就得交给你了，请你欢迎他，款待他……。4月9日以前，请在恰克图等我。9日与15日之间就要在那里决定普提雅廷以何种方式前去蒙古。为此我们大家必须聚在一起，以便抓紧时间，在5月1日以前，把一切安排停当，假如不需护送，北京的答复一到，就立刻送他出国。如果需要护送，就令三个骑兵连携带两门马拉大炮在恰克图集合。负责护送的各骑兵连，在到达库伦之前，由莫列尔指挥。普提雅廷从库伦向北京进发后，各骑兵连在返回途中则可由三个哥萨克连中军衔最高的连长指挥，因为莫列尔要和普提雅廷同行。我想在此地作斋戒祈祷，预定礼拜六动身前往外贝加尔。

492 “如果普提雅廷去库伦需要护送，那末我们沿阿穆尔航行到瑷

珲之前，自然也需要护送，可由第十三和第十四两个边防营担任，预计5月9日和15日之间从石勒喀扎沃德出发。这一切都在恰克图决定，到那时我和你便可看到，对所有这一切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假如所有这一切都平安无事，而且贝加尔湖尚未解冻，我们就回伊尔库次克去，否则，就先到赤塔，然后再往东去。

“总的说来，普提雅廷对阿穆尔所怀的心愿还是很好的，所以我们总是为他演奏阿穆尔进行曲，为预祝他出使成功、为俄国和西伯利亚造福而频频举杯。

“我自己也无法肯定地说，他此行必遭失败。说不定他在北京会获得成功。前天，他把自己的翻译官，曾任过塔城喀图里(Котули)的塔塔里诺夫派往库伦。如果北京依旧迟不作复，我们就在恰克图过复活节，专候此人的消息。如果我们能够在4月15日左右顺利地送普提雅廷出国，并且不须派军队护送，那末在收到他从北京发来的消息之前，我们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我们应该作好一切准备，以防万一。一旦北京谈判失败，好立即发动前此谈过的秋季攻势。

“除了无谓的争吵外，从彼得堡没传来任何消息。据报载，中国舰队在广东同暴民(?)联合起来，向英国舰队发起进攻，然后又秩序井然地撤退了。他们虏获了一艘英国轮船，全船人员被害，轮船被烧毁。

“我已接到你的休假申请书。如果普提雅廷前往北京不需武装护送，则等我从恰克图归来后便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将申请书寄往彼得堡。如果需要用武力为他扫清道路，那末你请求休假就未必合适了。安年柯夫① 已于今日抵此。”

3月27日，穆拉维约夫写信通知卡尔萨科夫：“公使明晨由此启程，3月29日晨抵上乌丁斯克，在那里斋戒祈祷。你已知道

① 费道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安年柯夫——专差官。

该如何迎接上司，请你照办好了。如有可能，请给他安排一个哥萨克仪仗队，由炮兵组成仪仗队也可以。大后天，即3月30日，当你
493 确知他决定留在上乌丁斯克时，即可去第一旅作相应的部署，准备好负责护送的三个骑兵连。你要设法在复活节的第二天（8日）回到恰克图，因为（此话不要转告他人）我打算8日到恰克图，也就是说，要赶在普提雅廷前面，他9日才能到达该地。除了在外贝加尔省经常随同普提雅廷的专员外，最好还能在上乌丁斯克给他留下一名你的副官。

“去第一旅的途中，你顺路到恰克图去视察一下驻扎该地的哥萨克连队，使其军容整齐，以备欢迎公使。请转告米海洛夫斯基，使步兵和炮队也无疵可求。可让这些部队在基督受难周作几次操练。

“我到恰克图后，将立即发出欢迎公使的一切指示。这次欢迎仪式应该隆重豪华，声势浩大，中国人能前来观光最好，因为这一切正是作给他们看的。请不要把我要来之事告知任何人，只要派一位代表从5日起在波索耳斯克（贝加尔湖畔）等候即可。

“你在离开上乌丁斯克之前，要请示普提雅廷，就说：你要到第一旅去编组哥萨克骑兵连，途经恰克图，请问公使对该地有何指示。本周末我们的军乐队即将到恰克图去。

“欢迎普提雅廷的仪式，越是隆重豪华，越是声势浩大，给我们愚蠢的邻邦的印象也就越会深刻。公使到达的那天，要令全城悬灯结彩；派一连人手执旗帜，带上军乐队和两门大炮侍立府邸两旁；另令哥萨克连队也携带两门大炮在海关旁迎候。全体官员和商界人士应至府邸恭候。公使进入府邸后，全连留下军官和两门大炮。告诉莫列尔，让他骑匹马，因为在这场欢迎仪式中，他作为我的副官，应起重要的作用。

“你在恰克图应到处宣扬，公使是代表皇上的，让中国人都知

道此事。”

穆拉维约夫于4月2日给M.C.卡尔萨科夫的信中写道：“普提雅廷为人的确不坏，但很可惜，他参预了阿穆尔事务，这很可能会给事业带来损害。现在，我们正斋戒祈祷，因此，任何无关紧要的议论都不合时宜。但在祝贺基督复活节时，我将要畅谈一番。”

堪察加教区的英诺森大主教从雅库次克给穆拉维约夫写信说：“我不能不感到高兴，我国政府终于着手处理阿穆尔问题了。494根据中国目前的处境判断，似乎不应怀疑普提雅廷先生的谈判会获致成功。但是，此间竟有许多人从上次邮车获悉了普提雅廷伯爵出使的地方和使命。难道这不是怪事吗？您在告诉我这些时，要我严守秘密，我也的确照办了。俗语说得好，一人守口如瓶，永远只有一人知道：一旦说给第二个人，便会一传十，十传百，弄得尽人皆知。”

普提雅廷伯爵3月29日离伊尔库次克赴上乌丁斯克，4月初抵恰克图。按照穆拉维约夫的命令，对他的欢迎确实堪称“隆重，豪华，声势浩大”。伯爵从恰克图向中国政府发出咨文，要求允许他前往北京，并通知说，他将等候答复到一定时期，过此期限，将经由阿穆尔河和海路前往北京①。直到5月，中国人迟不作答，最后竟给他寄来一份通知：他们同俄国并无任何特别重大事务，值得特派象公使这样的大员，不顾旅途艰辛，不远千里前来北京②。普提雅廷伯爵对此通知作出回复后，看到在恰克图已无事可作，于是电告外交大臣，建议攻占中国的瑷珲城。

穆拉维约夫给M.C.卡尔萨科夫的信中写道：“我再三思索计议中的进军瑷珲之事，考虑到此次出兵，不仅步兵营要在那里过冬，而且阿穆尔骑兵团的几个哥萨克连也将要在那里过冬。普提

① 参阅《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十五，第二十至二十二页。——译者

② 同上书，第二十二至二十四页。——译者

雅廷认为，如取道满洲去北京也得不到准许，那么可不经彼得堡同意，就占领瑷珲。但是，我的看法却与此相反：如果北京只是不准他经蒙古的通常道路过境，那末不经彼得堡批准，决不可占领瑷珲，但是移民则不受限制，在任何情况下皆可进行。所有这一切不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使乌斯特-结雅部队能在冬季同外贝加尔省建立起联系。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使中国人的固执转而完全对我们有利，并可在瑷珲城对面的岛上建立起防御工事来。”

普提雅廷伯爵于5月16日离开恰克图，与穆拉维约夫前往阿
495 穆尔，两个步兵营和一个野战炮营与之同行。普提雅廷意欲在黑龙江城(瑷珲)略事停留，以便询问该地是否接到准他由满洲过境的通知。而穆拉维约夫坚信不会有这种通知。下面我们便会看到，事实果然如此。因此，普提雅廷伯爵只得前往阿穆尔河口，并从那里乘“亚美利加”号赴直隶湾。穆拉维约夫则打算留在结雅哨所掩护迁往阿穆尔河左岸的哥萨克移民。此次就使团之事已有公函往来，其结果又十分不利，因而有必要在军事上采取某些预防措施。穆拉维约夫断未料到，中国人会顽固、无礼到如此地步。虽然他认为使团在北京不一定会达到预期目的，但他本以为使团总还会受到接待的。

穆拉维约夫见中国态度顽固，便预先采取了一切措施，以便普提雅廷此次出使能达到预期目的。现在事实证明，这些措施是完全必要的。阿穆尔哥萨克骑兵团的移民，共四百五十户，在穆拉维约夫亲自指挥下，向阿穆尔河下游推进，占据了从乌斯特-斯特烈耳卡直到小兴安岭峡谷的阿穆尔左岸，到处建立起哥萨克村镇。此外，第十四边防营和边防轻炮营也在乌斯特-结雅安营驻扎。尼古拉耶夫斯克没有女仆，穆拉维约夫吩咐从流放苦役犯中抽调六十名妇女，移往该地定居。以后的几年里，一直采用这种办法。

是年，有七艘外国轮船开入阿穆尔河口。运送公家的器材第一次由商人承包，“阿穆尔”号和“勒拿”号两艘轮船沿阿穆尔河第一次给西伯利亚送来了少量外国商品。

Б. 库克里在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中谈到此次移民时说：“北京对我国遣使和中国拒绝等消息严加封锁。百姓对此一无所知，因此他们都很惊奇：俄国人居然胆敢在阿穆尔河上来来往往，定居左岸幷兴建城镇。可是他们却不敢反对，一来害怕，二来也无力反对，因为他们的政府已濒于崩溃。中国人一提起穆拉维约夫，莫不谈虎色变，都说这位将军为所欲为，什么都干得出来，他如想 496
伤害谁，谁就难以逃脱。他们的这种精神状态对我们十分有利。”中国理藩院和库伦办事大臣最近给普提雅廷的所有公函对阿穆尔事务皆只字未提，尽管我国已在阿穆尔左岸遍设哨所，公开占据。他们甚至说：除塔城事件外，别无任何其他事务需同我国谈判。穆拉维约夫据此直接得出结论，告诉普提雅廷说：中国政府已同意穆拉维约夫于 1855 年 9 月 14 日在马林斯克哨所向中国全权代表提出的条件，从而认为阿穆尔问题已经解决；加之嗣后同中国政府的公函往来，中国政府甚至丧失了反对我国在阿穆尔左岸占据大小地盘的任何权利。至于同中国签订新的边境条约问题，则显而易见，中国政府虽不反对我国占据阿穆尔左岸和一切沿海地区，但却不愿就此事签订新的条约，生怕将此事公诸于世，使臣民知晓。穆拉维约夫此时已能坚定地朝着既定目标前进，因为他在满洲和蒙古的边境线上，已拥有足够数量的军队。

普提雅廷伯爵于 6 月 5 日驶过瑷珲。他曾派人入城询问副都统，是否接到中国最高政府准他经满洲去北京的命令。但是，不出穆拉维约夫所料，回答是否定的。双方互派官员按照通常礼节寒喧了几句，普提雅廷伯爵便继续乘船沿河而下。此时，穆拉维约夫恰在瑷珲附近，他带两只炮艇，一直把伯爵陪送到离城数俄里的地

方。翌日，即6月6日，他乘炮艇溯阿穆尔折回，7日回到了乌斯特-结雅哨所。此时，奉他的命令来乌斯特-结雅集中的主力部队，也已从上游到达此地。穆拉维约夫于此地向阿穆尔防线第一分区司令面授机宜，指示他如何对付中国人。他要求同瑷珲当局以及
497 阿穆尔两岸的所有居民（定居的和游牧的），都要保持友好关系；要不时去拜会副都统，接待副都统本人和他派来的官员时，态度要和蔼亲切。他要求分区司令专门委派一名哥萨克军官负责接待前来交涉地方性问题的中国官员。他还责令各连也要亲切接待前往他们连部的中国官员，并命令他们派遣军官入城，侦察那里是否在进行作战准备。

然后，穆拉维约夫下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护居民，必要时还要给予帮助，要用行动博得他们的完全信任，从而证明：我国治理这些地方，远比他们现在的政府对他们更有好处。

穆拉维约夫命令凡有机会同中国官员和居民谈话者，均应宣布：从明年航期开始，凡留在左岸的居民，均属我国管辖。因此，不愿受我国管辖者，皆应及时迁到阿穆尔右岸。穆拉维约夫命令阿穆尔防线第一分区司令，在同副都统或者他所委派的官员进行会谈时，要通知他们，并竭力使他们相信：分区司令奉总督之命，在整个防线上同他们保持友好亲善关系；同时，也告知他们，只要对方稍有不友好的表现或者集结兵力，分区司令就要进兵右岸，收缴他们的一切武器，并在城内派驻军队和炮队。总之，要使他们相信，地方官员在各方面只不过是执行我国皇上的旨意。假如他们对乌斯特-结雅地方官员的行动不满，可到伊尔库次克向穆拉维约夫总督和到彼得堡向我国枢密院提出申诉。穆拉维约夫命令，如果阿穆尔左岸居民能按当局命令迁往右岸，那就要向他们宣布，不必担心自己的住房，住房将妥为保护，一俟航期开始，他们即可将这些住房出售给我国的移民。如果整个村庄皆迁移一空，那就命

令各哨所占据这些村庄，以防火灾。假如瑷珲城对面的所有村庄全都迁走，那就派遣一个整连驻扎在该城对面的各个村庄里；该连每天都应与乌斯特-结雅哨所取得联系。穆拉维约夫命令：如果副都统或者他的官员开始陈述他们对阿穆尔左岸拥有主权时，你即应斩钉截铁地宣布，此事与防线司令无关，他们应径向穆拉维约夫提出。

# 第五十八章[1] 1857年

498 中国理藩院来文拒绝我国公使前往北京　普提雅廷伯爵与中国大员的分歧　理藩院行文枢密院指控普提雅廷伯爵　中国政府抗议我占领阿穆尔左岸　穆拉维约夫对抗议的答复　穆拉维约夫返回伊尔库次克　彼得堡之行　出国　理藩院行文彼得堡指控穆拉维约夫恣意妄为　普提雅廷伯爵给海军大将的报告　英国人企图占领广州　普提雅廷伯爵出使未成　穆拉维约夫奉召回国　任命普提雅廷伯爵为海军分舰队司令兼钦派大臣　穆拉维约夫坚持继续向阿穆尔地区移民　与中国人的往来　穆拉维约夫荣膺侍从将军称号　穆拉维约夫给弟弟的信　计划开始向阿穆尔地区大批移民

7月，在阿穆尔收到了中国理藩院7月12日给枢密院发来的咨文，内称前已行文枢密院，中国平定暴民骚乱，从未求助于外国，因此，我国高贵的公使无须前往北京。同时，理藩院接到普提雅廷伯爵的通知，得悉他决意来津，理藩院认为有必要指出：天津更非两国使臣谈判之地[2]。为此，7月彼得堡再次行文北京朝廷，要求接待俄国公使。7月1日，普提雅廷伯爵驶离尼古拉耶夫斯克，24
499 日抵达直隶湾（或称芷切利湾）内的白河口。8月4日，中国大员来到该地，受到与其官职相称的礼遇。寒暄之后，中国大员声称，此事虽非他份内之事，但出于友好，愿担重大干系，代转俄国公文，

① 本章引述两国咨文不加引号，相间使用，不加说明，人称不清。译文一仍其旧。——译者

② 参阅《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十六，第二十六至二十八页。——译者

然而附有一项条件，即复文将送往恰克图或阿穆尔的穆拉维约夫将军处。中国大员得知普提雅廷伯爵不接受此项条件后，便拒绝继续参预此事，声称将向管辖沿海各地的总督[1]回禀一切事宜，八天之后总督可能给予答复。8月12日当真来了一位布政使，接受了公文，并应允将复文直接送至直隶湾。但他在接受之前，曾用尽了一切办法拒绝此项条件。П. В. 舒马贺尔写道："当时，理藩院行文枢密院，提出指责，内称：普提雅廷从恰克图来文，欲赴北京会商要事。理藩院认为，前来北京的使臣通常都是来朝贡的。倘有事会商，则一律须在边界进行。否则，即使使臣进京，也碍难接待。

"因此，理藩院行文恰克图，通知普提雅廷毋需前来北京。

"出乎中国政府意料之外，普提雅廷虽接到回文，仍往天津投文，并埋怨中国未按应有礼节接待。按照中国惯例，两国议事，必先经双方确定会晤地点，然后方能为接待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此次我方并未约定在天津会晤，地方官员又何能为此作好准备？该地本不准接受外国公文，但考虑到普提雅廷远来日久，所以地方官员接受了他的咨文，并转呈我院，共同拆阅。贵国在该咨文中称，我国回文已晚于约定时间。据实查来，并无迟延，复文于阴历5月送达，恰合普提雅廷约定之时日。然而，普提雅廷收到复文后，依 500
旧前来天津。天津并非向来行走之地，地方官员无从知悉他的到来，因而，简慢贵使一事亦无从谈起。普提雅廷既无贵国公文，故不便按朝贡使臣之礼待他，同时，他自称是爵位甚高的大员——伯爵，更不便按办理无关紧要事务的一般官员相待：恐有简慢，有损两国交谊。其次，普提雅廷并未言明需议何事，致使本院复文时尚无法知悉事情原委。今阅来文，得知欲就未定界址进行会商。查两国地界，于康熙年间业已议定，以格尔必齐河和大兴安岭山脉为界。当时立定界碑永垂不朽，原无可议。惟有乌第河一处，从前作

① 指当时直隶总督谭廷襄。——译者

为两国公中之地，未曾划界。

"咸丰三年，本院根据贵国政府的愿望，曾令吉林、黑龙江和库伦三处各委官员，会同贵国全权代表查看边界。此事虽已过了许多时日，但仍无任何结果。目前，贵国大臣普提雅廷正在此地，本院可奏请我大皇帝特派大员会同普提雅廷查看乌第河地方，以共议该处界址。海兰泡、阔吞屯和精奇哩向为中国边界地区，然而，穆拉维约夫竟带领多人，自称贵国政府差来，占据上述地方，并建造房舍，恐贵国君未必知情。鉴于普提雅廷初次远来，所以本院一一回复咨文所提各款，此外，又令天津文武官员于贵使启碇时，亲往海滨送行，以尽宾主之礼。同时，咨行贵国枢密院，此后来文一
501 律照例通过库伦办事大臣，今后倘再来天津或其他海口，本院不便再与来使接洽。"①

П. В. 舒马贺尔继续写道："中国政府当时想必还有胆量，所以才敢抗议我国占领阿穆尔左岸。穆拉维约夫接到黑龙江副都统的咨文，该文一般回顾俄中二百年和好历史后，指出：俄船获准前赴阿穆尔河口，声称防堵英人，不料，这些船只抵达阔吞一带后，竟建房居住。穆拉维约夫率船多艘沿江而下，途经黑龙江城时，损坏船只，经我方帮助修复。是冬，有百余俄人由阔吞地方返回，行抵黑龙江城，曾资助粮食马匹。如今，穆拉维约夫总督亲自带领人船，托辞急于赶路，竟未来会晤，径行越过本城。次日旋即折回，住于结雅河口的海兰泡。派员前往询问建造房屋原因，但无任何肯定答复。'由此可以推断，你等显系强占中国地方，并非防堵英人，此似非贵国君之意。至于彼此通商一事，在历次条约中，对通商地点已早有规定。我吉林、黑龙江地方均系寒苦之区，并无出产，粮米菜蔬勉强自敷，何能售卖？此外，本地居民性近桀骜，素好争斗，因

① 《俄罗斯档案》，1878年，第3卷，第291—293页。（参阅《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十六，第二十六至二十八页。——译者）

此，你等应将人众早为撤回，以全和好。总督！你有伤两国友好，四年之间竟由黑龙江上下往来，且于海兰泡建造许多房屋。究欲何为？须予说明，以回稟上宪，斟酌办理。请总督深思明察，毋伤 502
两国和好。请用清字撰写公文，说明当前事态眞相，咨送我方商办，总以不劳兵师为要。'①

"穆拉维约夫回文说，从此项咨文可以看出，他自 1855 年起即直接和贵国理藩院有公文往来一事，将军和副都统竟全然不知。贵国理藩院对我各项咨文从无任何异议。然而今年，我国公使奉我大皇帝旨意，前往北京，不料竟遭理藩院拒绝，借口竟是无要事需与之商议。穆拉维约夫继续写道：'尊敬的将军、副都统：根据这一切，我认为我同样也无权接受你们的咨文，也无权就此进行任何谈判。因此你们的咨文也不得不予以退还。我国公使现正在直隶湾，贵国政府可同他在北京（他本被派赴北京）就一切事务进行谈判。鉴于两国的友好关系，请你们和亚兹科夫先生口头面议，他是乌斯特-结雅和阿穆尔左岸地区长官，职位相当于副都统。不过，他不能接受你方公文，因为，他那里沒有能读会写的翻译。'②

"穆拉维约夫在乌斯特-结雅度过整个夏天后，于 8 月回到伊尔库次克，然后，又前往彼得堡。他在彼得堡住了一段时间，身体状况十分不佳，随即出国就医，以恢复健康。

"这时，理藩院给枢密院发来咨文，其内容与将军、副都统送交的咨文大体相同，要求把穆拉维约夫的恣意妄为转奏我国皇上。一周后，理藩院再次行文枢密院，指控穆拉维约夫无视中国地方官员的抗议，径向阿穆尔移民。中国和俄国和好多年，因此属下人员不应任意占据中国地方。俄国政府应速令穆拉维约夫将该处人船

① 参阅《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十六，第十八至二十页。——译者
② 同上书，卷十七，第十六至十八页。——译者

撤回，免生更大事端，方为妥善。①"②

普提雅廷伯爵遭理藩院拒绝后，甚为不快。于是从上海给彼得堡海军大将寄来一份报告，建议中断恰克图贸易。同时，他指
503 出：中国政府认为这一贸易为俄国所必不可少，这便是我国同北京进行政治交涉遭到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国政府不惜拨款三百万到五百万用以行贿，则此次出使必能获得完全成功。接着，他写道：我国轮船出现于白河口，在整个沿海地方（直到北京）曾引起一片惊慌，这一消息来自天主教传教士，确实可信。普提雅廷告慰俄国说：中国政府在正式交涉中的傲慢口吻，只不过是掩饰其内部虚弱的一种伎俩而已。

此时，英人决意占领广州，一俟从英国运载水兵的兵船开到，他们就立即进攻该城。从澳门到香港来与额尔金勋爵会谈的葛罗男爵在"亚美利加"号上拜会了普提雅廷伯爵，通知他说，法国分舰队即将封锁珠江，因为中国破坏条约，对法国传教士横加侮辱。里戈德·热努里将军也给普提雅廷伯爵随信送来一份封锁珠江的正式声明。这时，美国公使列卫廉先生求见叶总督③，遭到拒绝，因此，他说，如果中国拒绝给予美利坚合众国以欧人同等特权，美国将被迫使用武力对付中国。

正如普提雅廷伯爵所说，我国与美国至今一直十分亲善而坦率；和英法两国相当客气、友好，不过存有某种戒心。

普提雅廷伯爵此次出使未成，而且今后也不会有任何希望。12月17日普提雅廷自香港发来电报说，大清皇帝已下令反击俄国人入侵阿穆尔地区。可见，只靠外交上的强硬要求是不能说服中国人改变对其他国家交往的态度的，不采取有力的强制措施，就

① 参阅《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十七，第十八至二十页。——译者
② 《俄罗斯档案》，1878年，第3卷，第293页。
③ 按指两广总督叶名琛。——译者

不能得到任何结果。普提雅廷伯爵认为最为有效的措施是封锁白河两个河口，禁止中国帆船驶入，直至北京派出全权大臣赴直隶湾 504
同我谈判，确认赠予俄国的地界并给予我国同其他国家相等的特权。他认为利用开来此地的一中队舰船进行封锁，是极易办到的。同时，他认为阻止向北京运送大米和其他粮谷能更快地迫使中国人改变其顽固不化的态度。一旦联军将战事北移，我们便应及时建议法英和我海军于此海域配合行动，以达到共同的和只涉及俄国一国的目的。伯爵认为这样作对我们十分有利。普提雅廷伯爵在电报结尾处说：否则，就很难预见，还有什么外交途径能解决当前我国和中国的争议。

由于普提雅廷伯爵在外交事务上的上述观点和作法，穆拉维约夫奉召立即从巴黎赶回彼得堡。彼得堡当局和他商议之后，于1857年12月末，写信给普提雅廷伯爵说：鉴于驻中国公使一衔已无用处，今奉旨任命他为分舰队司令兼钦派大臣，以便注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行动。在这次商议中，穆拉维约夫坚持继续向阿穆尔移民，并主张本着不诉诸武力的精神进行谈判。因而，此事就委派他前去办理。

在给中国人的咨文中写道：派遣全权代表到黑龙江城谈判是徒劳的，我国公使普提雅廷伯爵因未获任何满意答复，已赴他地迎接开往阿穆尔河口的我国分舰队。最后，告知中国人说：穆拉维约夫将军本人因边界特殊事务已奉旨赴彼得堡，皇上将就如何谈判，在边界上如何行事，向他面授机宜。

普提雅廷伯爵提出的种种措施，只会导致召回传教士团，中止恰克图贸易，从而断绝与中国的一切关系，这样作恰合中国政府的心意。

就中国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商议之后，穆拉维约夫荣膺了侍 505
从将军的称号。12月11日他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的

信中谈到此次嘉奖时写道："我荣膺新称号的命令已发布，想必你已知道。皇上对我十分宠爱，这种关怀比任何奖赏都更为珍贵。皇上一向对我特别仁慈，这无疑使我得到莫大安慰，从而减轻了与家人分居两地的痛苦。平时只有当我治下地区情况紧急以及东部边界发生问题时，我才能摆脱这种离别之苦。但我不能夸口说，我的事业在这里进展顺利，因为，事无巨细，我总要遇到阻碍，遭到拒绝。所有这一切我都得耐着性子忍受。

"我不肯向皇帝诉苦，因为这只会对我治下地区的事业不利。由于种种原因，我希望能尽快离开此地前往西伯利亚。但是，琐事缠身，耶稣受洗节之前恐难启程。"

穆拉维约夫在彼得堡期间，旨在经营阿穆尔地区贸易的阿穆尔公司章程获准，该章程是由别纳尔达基和卢卡维什尼科夫两位先生草拟的。

是年，原拟开始向阿穆尔地区大批移民，即将外贝加尔哥萨克步兵旅一个整旅(男女老少约一万二千名)移往该地。但由于对华政策未定，这次移民就延缓下来。可是，该年年底却修筑了一条沿阿穆尔河的冬季驿道，上至乌斯特-斯特烈耳卡，下至尼古拉耶夫斯克。到马林斯克哨所修了一条邮路，修得非常好，十分便利。驿站站房暖和清洁。按穆拉维约夫的指令，驿站门前都竖有双头鹰路标，写明站名和里程。

# 第五十九章　1858 年

普提雅廷伯爵同北京的外交往来　关于中国准备同我作战一事给彼得堡的报告　穆拉维约夫的对华活动　他给弟弟的信　他离开伊尔库次克去阿穆尔　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冰泮时，穆拉维约夫与英诺森大主教联袂沿阿穆尔河旅行　他同中国当局交涉划界问题　穆拉维约夫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在瑷珲与将军第一次会晤　穆拉维约夫的划界草案　彼罗夫斯基奉命继续同中国人谈判　中国官员的伎俩　彼罗夫斯基终于使中国人同意签订条约　穆拉维约夫与将军第二次会晤　缔结条约　条约签字仪式　穆拉维约夫抵达乌斯特-结雅哨所　506

П. В. 舒马贺尔写道："1858 年来临了。普提雅廷伯爵继续进行外交活动。他给北京军机处发出数件咨文，表达了各国的共同要求，特别是俄国的要求。在划界问题上，他否定兴安岭山脉，认为以阿穆尔河为两国边界更为合适。为此，他邀请北京的全权代表前来上海。同时，阿穆尔委员会经过讨论，于 2 月决定：普提雅廷伯爵应继续留在中国海上，观察动向，但不参与军事行动，因为英法已郑重声明，将来同中国签订和约所取得的全部利益，其他欧洲各国均可分享。"①

普提雅廷伯爵报告：中国人正准备火药进攻我国②，彼得堡闻 507
讯后惊恐万状。此时穆拉维约夫已返回伊尔库次克，从而稳定了

① 《俄罗斯档案》，1878 年，第 3 卷。

② 参阅《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十六，第一至二页。——译者

人们的情绪。尽管确有军队在满洲集结，但穆拉维约夫认为，所有这些军事措施，莫不与中国政府面临英法进攻因而惊魂不定相关。他们唯恐我国也对中国采取敌对行动，这是很自然的。

穆拉维约夫在等待江河解冻，以便驶往结雅河口。他事先指示卡尔萨科夫少将尽快作好准备，浮运派往阿穆尔的部队。要特别注意加快浮运要塞大炮和修筑炮台用的一切物资。接着，他立刻派恰克图边务委员[①]赴库伦向办事大臣作较详细的说明，通知他们：只要北京朝廷提出请求，普提雅廷伯爵甚至愿做中国政府和西方列强之间的调停人；如中国政府有此愿望，可立即派一位北京传教士团负责人去见普提雅廷伯爵。至于我国向阿穆尔移民一事，穆拉维约夫事先通知库伦办事大臣说，他奉谕旨还要继续移民，本年即将向阿穆尔和乌苏里江沿岸各地移民。但是，这些行动对中国并无任何敌意，相反，是为了维护两国的共同利益。

同时，穆拉维约夫派一名信使去结雅河口，命他到瑷珲告知副都统，一俟解冻，穆拉维约夫立即前往阿穆尔。不过，不能在上游耽搁过久，因为，他急于去阿穆尔河口。如果副都统有意和他谈判，最好在他从阿穆尔河口返回时进行。穆拉维约夫事先通知的目的是：第一，指望在阿穆尔河口得到普提雅廷伯爵的消息；第二，让中国人知道，他并不特别急于和他们谈判。

508 4月3日，穆拉维约夫从伊尔库次克寄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的信中写道："我日内到阿穆尔去，拟逗留四个月左右。目前我最关心的是：往阿穆尔移民；发展航运和贸易；兴建城市和大教堂以及开采黄金。上述各项事业都需要大批经费，加之，在阿穆尔河口及其周围的海岸还要修建设防的港口和联结这些港口的铁路，所以，黄金是必不可少的。

"正如你所看到的，事情极为复杂，而且也相当重要，既需要时

① 指 А. И. 达斯波特-捷诺维奇，后任托波尔斯克省省长，兼内务部部务委员。

间和卓有成效的指导，又需要忠实的执行者。同时，对中国同英法的斗争，我们也不能无动于衷。我国以前的敌人总是施展各种阴谋与我国为敌。不管我国处于和平时期还是处于战时，英国全国和法国的政府总是想破坏我们。就是为了办理这些事务，普提雅廷继续留在中国海上，不过，他只限于和英法交往，和中国的一切交涉则都要通过我。由于意识到我对上述一切事情负有重大责任，以及继续留任东西伯利亚总督的必要性，因此，命途多舛，亦无怨尤。两年前，我可以毫无顾忌地申请离开此地，也确实申请过，而现在再这样作，就问心有愧了。政府可以把我召回，也可以用某些不适时宜的命令和手段把我赶走，但是，在我确信此地不再特别需要我之前，我是不会为自己的前途，为自己的安逸而申请离开此地的。

“我的健康情况很古怪，连两周内如何，我都不敢说。因为我的病一旦发作起来，几天之内就可能送我进棺材。我指望夏天的旅行能使我恢复健康，因为空气和运动是最好的医生。”

4月6日，穆拉维约夫再次离开伊尔库次克前往阿穆尔，他乘雪橇横越贝加尔湖，并乘车来到斯列田斯克。4月10日，他于途中从赤塔发给 M.C.卡尔萨科夫的信中写道：“我刚到这里。我并不忙于赶路，拟于11日中午从此地动身。你自己能意识到我们在乌斯特-结雅会面的必要性，我很高兴。不过，你得算计好，启程时间不能迟于4月25日，以便5月1日赶到那里。依我看来，在阿穆尔开办邮政是行不通的，每年要花费八万卢布银币。应该想别的办法，不要墨守陈规，因为八万卢布既无处可索，也无人肯给。509
我希望19日能到达边金诺或斯列田斯克。”

4月26日，在阿穆尔河面解冻冰块浮动期间，穆拉维约夫在堪察加教区大主教英诺森陪同下，由两艘武装快艇护送，乘特制驳船离开斯列田斯克。在离结雅河口八十俄里的地方，穆拉维约夫

遇见了中国官员。中国官员询问他在此是否逗留很久，并请他多留几日以等待将军[1]从齐齐哈尔赶来瑷珲。穆拉维约夫抵达乌斯特-结雅后，翌日，即5月6日，副都统[2]从瑷珲来见，他告知：他们的将军已抵瑷珲，请他逗留数日，商议阿穆尔划界问题。因为中国政府十分关注此事，而且边民人心惶惶，以致荒废了农事。穆拉维约夫同意留下，于5月10日率两艘炮艇驶达瑷珲。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用了六天时间便和中国人签订了条约。5月7日，穆拉维约夫从乌斯特-结雅寄给M.C.卡尔萨科夫的信中写道："前天，我终于到了这里，途经各哨所时，我很少停歇，有些哨所是在夜间通过的，并未停船。但你则应每哨必停，给新来的移民指定驻地。昨天将军从齐齐哈尔来到瑷珲想和我谈判，今天我要接见副都统。一般说来，满人都非常愿意和我闲谈。""5月11日，穆拉维约夫在瑷珲第一次会晤将军，他重述了前此向中国政府屡经申明的一切：必须依阿穆尔河划定两国边界，办结此事于两国都有好处。最后又补充说：中国政府当前尤须尽快了结此事，因为中英正在交战，英国很可能会公开露出他们占据阿穆尔河口和以南沿海地区的野心；只有我国根据所订条约声明上述地区系归我国领有时，才能遏止英国的侵犯。

510 "中国将军则依据理藩院对此事历次复文的精神，加以反驳。他提请注意所有的条约，并提出格尔必齐河、乌第河和未经定界地区等问题。随后，双方进行了辩论，但无任何进展。会议已进行四小时之久，穆拉维约夫便将会议中断，将事先准备好的一份条约草案，交给中国全权代表，请他审读，以便在翌日会议上发表自己的意见。

"穆拉维约夫拟定的这份草案内容如下：

① 指黑龙江将军奕山。——译者

② 指瑷珲副都统吉拉明阿。——译者

（一）两国以阿穆尔河为界，阿穆尔河左岸至河口属俄国，右岸至乌苏里江属中国，其次，以乌苏里江至其发源地，再从发源地至朝鲜半岛为界。

（二）在两国界河上，只准两国船舶航行。

（三）两国界河沿岸准予自由贸易。

（四）阿穆尔河左岸的中国籍居民，于三年内移居右岸。

（五）重新审订旧条约（通过双方特派的官员），就涉及两国利益和荣誉的各种事务制定新章程。

（六）本条约为旧约的补充。

“从第一次会议可以看出：中国政府虽愿和我国友好（全权代表屡次提及此事），但在边界问题上却仍坚持前此屡经提出的意见，因此，谈判很可能长期拖延下去。

“穆拉维约夫则与此相反，希望能尽快了结此事。但是，他为了掩饰这种愿望，同时也为了留有余地，一旦今后产生某种误会需作最后决定时他好再出面，所以，翌日（5月12日）便派自己的翻译宣布：穆拉维约夫总督因病不能继续会谈，委托彼罗夫斯基先生① 代为参加。根据穆拉维约夫的介绍，彼罗夫斯基供职于枢密院（即负责签发我国咨文的衙门），因枢密院最近收到理藩院咨文，预料会举行谈判，所以委派彼罗夫斯基随同穆拉维约夫将军前来 511
瑷珲。

“此后，彼罗夫斯基每日早晚或同副都统会晤，或同首席通事以及其他人员会晤，每次均会谈三四小时之久。中国官员为了使对方信服中国的声望，信服中国人无可争辩地优于其他民族，施展了种种狡猾手段，实难用笔墨来形容。但是，他们却无法始终扮演这种角色，一则中国虚弱无力，满清皇朝风雨飘摇；二则他们害怕我国联合英国（与其说中国人不喜欢英国人，不如说是惧怕他们）

①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彼罗夫斯基，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监护官。

共同反对他们，所有这些，他们都无法掩饰。

“穆拉维约夫指示彼罗夫斯基不要坐失良机，要暗示中国人，他们的处境我们完全清楚。会晤数次后，彼罗夫斯基发觉，中国人仍固执己见，便按照穆拉维约夫总督的指令，向中国人宣布说，俄中两国维持和好，实悉赖我国皇上宽宏大量。根据中国近年来的各种行径，我国完全有权采取其他行动。坚持以旧约划定格尔必齐河以东和乌第河附近地区的边界，是徒劳无益的。因为1689年签订条约时，中国人的行为不光明磊落：当时北京来文说，中国全权代表的随员为数不多，但实际上，却向谈判地点派出大批军队，而我国方面，偕同使者的只是必要的随员。此外，中国人自己又破坏了这些条约：第一，向尚未划界地区居民征收实物税，而他们并无此权利；第二，最近中国人竟拒绝接待我国皇上派往中国朝见国君的使臣，此事如发生于文明国家之间，势必导致关系破裂和敌对行动。同时，彼罗夫斯基还提及中国人所挑起的另一不愉快的，而且未秉公处置的事件，即焚劫我国在塔城的商栈一事。

“这一席话给中国人的印象十分强烈，他们终于同意签订条约。”①

512 “5月16日，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条约原定于12时签字，但是，条约文本要用俄文和满文誊清，因而延至傍晚。晚六时，穆拉维约夫身着礼服，偕同随员，登上瑷珲河岸，徒步往见将军。将军当即设茶点款待。简短寒暄过后，穆拉维约夫告知将军说，他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终于了结了这桩持续一百五十余年之久，早为两国政府关注的事件。之后，开始宣读和核对条约的满文本。然后，便开始签署条约②。穆拉维约夫、将军、彼罗夫斯基、副都统、希什马廖夫和爱绅泰分别在条约的俄文本和满文本上签

① 《俄罗斯档案》。1878年，第3卷，第297—299页。

② 条约内容见本书第2卷，81。

字①。签字后，穆拉维约夫和将军各执两份已签字的俄文、满文条约，彼此同时交换，互致贺词。

“签字仪式全部结束后，5 月 17 日，穆拉维约夫乘自己的快艇返回乌斯特-结雅哨所。行抵该哨所时，穆拉维约夫的随行人员在快艇上，按俄国风俗，手举香槟酒，祝贺他创造了伟大的业绩，给西伯利亚打开了一条通往东洋的便利的水路。这一创举雄辩地证明穆拉维约夫的远见和设想是正确的，他多年的操劳和努力，体面地获得了完满的成功。”②

侍从将军穆拉维约夫挥笔签字后，便使幅员数百万平方俄里的阿穆尔地区和滨海地区成为了俄国的合法财产。穆拉维约夫在致海军大将殿下的信中写道：“……如果那些不肯置信的先生至今还断言，条约的外交形式不完备，那他们还要犯错误，就象他们过去在同中国交往中犯错误一样。”

①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用来签署阿穆尔归还俄国的条约的那枝笔保存在作战处处长布多戈斯基中校处。

② 瓦. 罗曼诺夫：《俄国言论》，1859 年，第 153—154 页。

# 第六十章　1858 年

513　穆拉维约夫就与中国签订条约事上奏皇帝　圣母报喜教堂在乌斯特-结雅奠基　乌斯特-结雅哨所更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城　感恩祈祷　英诺森大主教向穆拉维约夫致颂词　穆拉维约夫举行宴会　他的讲话　穆拉维约夫同英诺森大主教启程赴阿穆尔河口，在阿穆尔河沿岸建立新屯营地并开辟航道　建立哈巴罗夫斯克村①　穆拉维约夫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巡视马林斯克哨所，行抵尼古拉耶夫斯克　英诺森大主教主持隆重的祈祷仪式　穆拉维约夫溯阿穆尔河返航　阿穆尔河沿岸第一座东正教教堂在马林斯克哨所落成　圣索菲亚教堂在斋岬奠基　穆拉维约夫乘"阿穆尔"号沿松花江航行，开创了俄国船只在该江航行的先例　穆拉维约夫抵爱珲　穆拉维约夫在布拉戈维申斯克　他接见副都统　穆拉维约夫拒绝中国人提出的对中俄贸易的规定　他继续溯阿穆尔河航行　普提雅廷伯爵向海军大将报告天津条约的签订　普提雅廷伯爵将清朝皇帝批准俄中边界一事通知中国人②，并将签订天津条约一事告知穆拉维约夫

穆拉维约夫抵达乌斯特-结雅哨所后不久，于 5 月 21 日，就与中国签订条约一事上奏皇帝。同日，英诺森大主教为圣母报喜教堂举行奠基典礼。与此同时，穆拉维约夫将乌斯特-结雅哨所更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③ 以纪念他的一位最积极的赞助者——至

① 即伯力。——译者

② 此处与正文不符。——译者

③ 该词来自 Благовещение（圣母报喜节，喜讯），即海兰泡。——译者

圣的堪察加大主教英诺森，因为英诺森最初曾在伊尔库次克圣母报喜教堂任神甫。教堂奠基之后，应穆拉维约夫之请，英诺森大主 514
教为庆贺这一可喜的伟大事件举行感恩祈祷。之后，英诺森大主教向穆拉维约夫致颂词："上帝终于助你完成此一不朽业绩。我国皇帝体察上帝旨意，遴选你——天赐良材，去建树此一伟业，上帝无时不赐福于你，感谢我主！至高的主降福于你，祐你应天顺人、不伤和好、兵不血刃便成此盛举，感谢你的主吧！

"这一地区会给俄国带来多少利益，多少幸福，一目了然，毋庸在此赘述。我要说的是：此举同时会给我国邻邦带来益处和幸福，因为他们迟早要通过我们受到基督光辉的普照。还有何种幸福能比这更美好更长久呢？你为实现此一极为主要的目的而呕心沥血，努力奋斗，你的功绩实难计数，评价此业绩并非此时此地之事，同时亦非我等力所能及。唯有本地未来的居民和历史才能作出评价。即使子孙后代有朝一日将你遗忘，即使享受你功绩成果的人将你遗忘，我们东正教教会也会永远把你铭记心上，东正教会甚至永远回忆那些修建教堂的人。正是你——天赐良材，为在这辽阔无垠的阿穆尔流域建起千万座教堂，创造了条件，赋予了希望，开辟了远景。当获悉你所建树的此一功绩时，人们莫不欣喜若狂，万分感激。当前，即便不是全俄国如此，至少全西伯利亚、一切善良的俄国人以及你的同道是如此。"①

祈祷后，穆拉维约夫设宴招待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全体官员。在这一天的教堂盛会上，穆拉维约夫讲道："同事们！我祝贺你们！我们没有白白努力，阿穆尔终于归俄国所有了！神圣的东正教会为诸位祈祷！俄国感谢诸位。亚历山大二世陛下万岁！愿此新辟的疆土在陛下的荫庇下繁荣昌盛！乌啦！"

① 参见我著《莫斯科和科洛姆纳教区总主教英诺森传》，莫斯科，1883年，第423—424页。

515 为了充分利用瑷珲条约带来的好处，必须垦殖阿穆尔边区，并广为移民，同时发展阿穆尔航运，使河尽其用，成为东西伯利亚的通商要道。如所周知，此事的基础已经奠定。穆拉维约夫正是怀着此一久经考虑的设想和目的，同英诺森大主教以及属下官员，于5月22日启碇远航，前往阿穆尔河口。航行期间，作战处处长布多戈斯基中校，奉穆拉维约夫之命，为阿穆尔步兵营选择屯营地。该营于是年便占据了阿穆尔河左岸，从小兴安岭起直至乌苏里江口，遍设村镇。第十三边防营则在乌苏里江和阿穆尔河的汇合处建立了屯营地，命名为哈巴罗夫斯克村。[①] 穆拉维约夫在该村搭乘专候于此的"阿穆尔"号，在前来迎接他的滨海省驻军司令卡扎凯维奇陪同下，继续航行。穆拉维约夫于6月3日从布列亚河给M.C.卡尔萨科夫的信中写道："我此刻已乘上了"阿穆尔"号，布多戈斯基则率领第十四营全体人员乘小船溯河而上。由于逆风强劲，我们走了很久，所有其他船筏大概也都耽搁了。直到5月31日我们才到达乌苏里江口。在那里我遇到了卡扎凯维奇。感谢上帝，哥萨克身体健壮，哨所一切正常；他们在建造房屋、货栈，种植菜园，可以说，光阴没有虚度。乌苏里江口距阿穆尔河主河道足有四俄里，异常偏僻。因此，我令第十三营全营留守布列亚，即位于主河道[②] 上，以便在任何时候都能上下自如，直达阿穆尔河口。如在支流里，遇上枯水季节，轮船便无法航行了。乌苏里江口附近可作屯营之地寥寥无几，因此，我只派一百五十戶去第二连，其余的三百五十戶全部安置于一连，即阿穆尔营，那里的地方是足够用的。

"此地幅员辽阔，交通不便，没有轮船寸步难行，所有这些使我
516 再次认定：设置统辖全线的机构毫无益处，特别是乌苏里营，它的

① 现为省城。

② 即阿穆尔河主河道。

驻地沿乌苏里江还要上溯七百俄里，直至海滨(当然，是在明年)。我认为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将此营以及第十三营划归滨海省驻军司令统辖，因为他可乘坐自己的任何一条轮船，甚至乘"额尔古纳"号逆流而上，直至布列亚河。现在只有阿穆尔营和阿穆尔团需你费心管理，此事亦非同小可，特别是适值枯水季节，他们进抵驻地定会很晚。至于第十三营和乌苏里江的哥萨克的给养问题，我相信，你对他们会比对自己统辖的人员照顾得更为周到。我同卡扎凯维奇于7月1日以前将抵达乌苏里江或布列亚河，大约15日可抵布拉戈维申斯克，那时我们将最后确定今后的部署。"

穆拉维约夫于6月8日抵达马林斯克哨所，当天巡视了教堂、营房和其他建筑物，这些都是他离开此地两年期间建成的。此时已着手修建自马林斯克哨所至乌苏里哨所之间的驿站，好让带铃的三套马邮车驰骋在从波罗的海直至东洋的驿道上。

10日，穆拉维约夫在海岸炮台的礼炮声中抵达尼古拉耶夫斯克。1855年穆拉维约夫最后一次来到这里时，尼古拉耶夫斯克只有几所小房子，而现在已沿着阿穆尔河岸边伸延了一俄里半远，仅私人住宅即已达二百所。穆拉维约夫在此逗留了数日。6月15日，尼古拉耶夫斯克军医院教堂举办庆祝签订条约的感恩祈祷仪式。英诺森大主教致了合于时宜的简短贺词，他提到：由于本地区活动家的努力，阿穆尔才得以重归俄国。此时，能置身于这些活动家之中，他感到十分愉快。祈祷仪式结束时，高呼皇帝陛下和皇室万岁，尼古拉一世永垂不朽，穆拉维约夫总督健康长寿，为阿穆尔地区而死难的将士永垂不朽，过去和现在在此地建树功勋的活动家们健康长寿。在高呼皇帝万岁时，海岸炮台礼炮齐鸣。

6月19日，穆拉维约夫离开尼古拉耶夫斯克，搭"阿穆尔"号溯阿穆尔河返航，21日抵达马林斯克哨所。翌日(6月22日，礼 517
拜天)，他亲自参加了英诺森大主教为阿穆尔河上第一座东正教教

堂举行的开堂典礼，当时，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和米哈依洛夫村修建的教堂均未竣工。24日，穆拉维约夫在“石勒喀”号护送下离开马林斯克后，到达斋岬(在马林斯克上游三十五俄里处)。在这新选定的屯营地，他亲自参加了英诺森大主教主持的圣索菲亚(上帝的大智大慧)教堂奠基典礼。这就给未来的索菲斯克城(即扎依。——译者)奠定了基础。

穆拉维约夫给阿穆尔河沿岸的每一个新居民点都命了名，大部分村名或取自他妻子的名字(如叶卡捷琳娜·尼古尔斯卡雅村)，或取自阿穆尔事业赞助者的名字(如米哈依洛夫村①、斯韦尔别耶夫卡村、卡尔萨科夫村、卡扎凯维奇村等等，以及布谢镇、涅维尔斯科依镇、斯科别里琴镇、伊格纳提耶夫镇②等)。

英诺森大主教和驻军司令卡扎凯维奇乘“石勒喀”号轮船自索菲斯克返回尼古拉耶夫斯克。穆拉维约夫则乘“阿穆尔”号轮船继续前进。6月28日抵达哈巴罗夫斯克村，7月2日驶近松花江口。穆拉维约夫带上满洲哨所的长官和他的随从人员，乘轮船驶入松花江口，逆水行驶近二十俄里。“阿穆尔”号是第一个出现在松花江上的俄国轮船，从而于1858年7月2日，根据瑷珲条约所规定的权利，为俄国船舶在松花江上行驶开创了先例。沿途观察了驶过的航道和低矮的江岸。岸边两个村庄的居民大为惊异。随后，轮船折回阿穆尔，在松花江口发现一浅滩，最浅处只有十五呎。

Д. 罗曼诺夫写道：“穆拉维约夫继续溯阿穆尔河前进，7月8日抵达瑷珲。从乌苏里江口开始，每天都可看到几十条驳船和木
518 筏顺流而下，运送粮食、移民、各种笨重什物、牛羊马匹等等。尽管两岸一片荒凉，可是河上，此时却热闹非凡。穆拉维约夫和随员到

① 以负责阿穆尔农民移民事务的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名字命名。

② 为纪念 Н. П. 伊格纳提耶夫。

达瑷珲之后，徒步前往城堡里的副都统府邸，主人在大门外热情欢迎，经过一番寒暄，副都统应穆拉维约夫之请，同他一起步行登船，在音乐声中乘船沿河上下游览。

“穆拉维约夫于7月9日抵达布拉戈维申斯克。12日，副都统率领大批随员乘三艘大帆船也来到此地。副都统的舱船直抵码头。总督府已派出官员到码头的最下一层台阶迎候。当副都统步出船舱时，平台上的乐队奏起了进行曲。六名白顶子、佩插花翎(奖予勇猛敢战者)的那颜① 首先走上码头台阶，前行开道，随后是一位蓝顶子的典礼官，其后是副都统，其他随员则簇拥着走在最后。前面开道的武官登上台阶，走到岸上，接近平台时，当即闪开，侍立两旁，典礼官和副都统走上前去。穆拉维约夫在平台口迎接他。步入客厅后，副都统在桌后的长沙发上落坐，穆拉维约夫坐在他左首，卡尔萨科夫坐在右首。瑷珲城守城官和另外两位兰顶子的协领(校官)坐在桌子两边的沙发上。副都统的其他随员都侍立一旁。他的幕僚同希什马廖夫同坐在桌旁。接着端上了茶点：茶水、果酱、各种糖果、胡桃、香槟酒、各种饮料、香烟和雪茄。满人一般都不客气，勿需主人多请，副都统便将供茶食用的白面包干和面包递给自己的亲随，他的随员把雪茄和香烟，一把一把地塞进衣袋。副都统来此的目的是向穆拉维约夫递交一份由将军拟定的对条约各款的说明，其中包括俄人和满人在阿穆尔地区互市的规定。这份说明共有十四项，其中大部是懦怯的中国当局对左岸居民和阿穆尔地区贸易所订的一些琐碎的清规戒律。他们借口须专设官 519
员监督贸易，以主持公道和确定双方价格，因此提出必须指定集中的贸易地点。穆拉维约夫未接受这些规定，他向满人指出：这种贸易只有自由进行、不加任何限制和监督，才能获得发展，才能对双方都有利。他在反驳时还指出：没有必要用这些个别的细节加重

① 原文为 нойон，蒙古语官人之意。——译者

官员的负担。满人寻找各种理由坚持己见，他们回答说，此事并不困难，因为他们的官员极多，甚至有无处安插之患。从他们的理由和解释看来，他们无非企图把贸易置于官员控制之下，以便盘剥进行贸易的当地居民，并从中渔利。

“同时，穆拉维约夫也未同意在阿穆尔全线只建立一个贸易站的建议，他要求让两岸居民任选地点自由贸易，无须官员约束和监督。经过长时间辩论，最后决定暂且每隔八天轮流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和瑷珲两地组织一次为期七天的集市，而阿穆尔河两岸居民可以在阿穆尔的任何地方自由贸易。谈判结束后，副都统及其随员接受了优厚礼品，他们并回赠了几块普通的毛丝混纺料子、一些粗糙的扇子、烟袋、几束普通的黄烟、中国果脯等等。然后仍按来时的顺序，率领随员乘帆船返回瑷珲。”①

7月20日，穆拉维约夫命令“阿穆尔”号轮船返回尼古拉耶夫斯克，同时改乘从乌斯特-斯特烈耳卡驶来的“勒拿”号轮船继续溯阿穆尔前进。

就在穆拉维约夫沿阿穆尔河上下巡游之际，普提雅廷伯爵于7月7日，就他6月1日在天津签订条约一事向海军大将殿下作了报告。

520 中国人同普提雅廷伯爵在天津签订条约时，已经获悉签署瑷珲条约一事，他们于6月3日通知伯爵说，中国皇帝已批准由穆拉维约夫总督和黑龙江将军达成的关于划定从乌苏里江至诸海港的边界以及在阿穆尔进行贸易的协定。

就签订天津条约一事，陆军中将温策尔于7月11日遣信使，赍普提雅廷伯爵的信和他签订的条约抄本，前往阿穆尔禀报穆拉维约夫。穆拉维约夫乘“勒拿”号轮船溯河而上时，于7月22日在卡尔萨科夫村遇见了这名信使。全体船员被召上甲板，当众宣布

① 《俄国言论》，1857年，第157—160页。

了普提雅廷伯爵签订条约一事，并赏给每人一杯伏特加酒，全船人员都为中国问题得到解决，向穆拉维约夫祝贺，并彼此相互祝贺。

“勒拿”号于8月1日抵达乌斯特-斯特烈耳卡，同日驶入石勒喀河，8月5日抵达格尔必齐河，7日进抵石勒喀扎沃德。穆拉维约夫继续航行，于12日抵达斯列田斯克，“勒拿”号留在此地过冬。穆拉维约夫由此取旱路返回伊尔库次克。

# 第六十一章　1858 年

521

穆拉维约夫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他抵达赤塔；为他设宴洗尘　他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采取措施减轻去阿穆尔的哥萨克移民的困难　在当地安顿移民的工作　穆拉维约夫从上乌丁斯克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返回伊尔库次克途中所受到的欢迎　抵达伊尔库次克　在显圣教堂举行祈祷　欢庆穆拉维约夫凯旋　穆拉维约夫三次航行阿穆尔的成就　上谕封穆拉维约夫为伯爵

8 月 14 日，穆拉维约夫自别列戈瓦亚站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中写道："我今夜可抵赤塔。你沿途经过各旅时，必须通知他们，所有派来阿穆尔的移民，都要播种秋播作物，并准备好休耕地。我一路上发现，这两件事他们一件也沒有作，这项命令要火速执行。即将迁去的二百戶也不例外，他们占地耕种即使稍晚些也不会白费。你要知道，我一点时间都不浪费，走得很快，而且事事都去查看，处处都去查问。很遗憾，收成很坏，移民数量不能多于二百戶，因为追加的这二十吨粮食已难以筹措。明天有一名信使直接到斯列田斯克去见你，请你在那里等他，因为我认为，那怕就是为了监督阿穆尔浮运，你坐镇斯列田斯克也要比在赤塔更为有利。"

8 月 15 日夜间，穆拉维约夫抵达赤塔。他原拟翌日清晨继续赶路，但赤塔各界推派代表邀他参加宴会，请他赏光。穆拉维约夫
522 虽已疲倦不堪，但也只好接受他们的邀请。因此他在赤塔一直留

到傍晚 6 点钟。

可是穆拉维约夫还在惦记着有关移民的事务。就在赴宴前的有限时间里，他还为此事给 M. C. 卡尔萨科夫写了一封信："我随信附上浮运以来不同时间内运往阿穆尔的全部物资清单，还附上省辖各军需粮栈供应移民粮食数量的材料。假如你认为有必要马上再往阿穆尔运送一批军粮的话，那么，最好从石勒喀扎沃德调拨。

"我认为，涅尔琴斯克卫戍连在该营解散之前，最好仍留驻原地，只把不去阿穆尔的人派往赤塔即可。涅尔琴斯克和凯达洛夫两地的哥萨克骑兵还太多。每地均有二十五名，如只供兵站值勤和城防勤务使用，那这个数目就太大了。不过次营撤销后，可以保留这个数目，即五十人，用以满足全部军事上的需要。我告诉你个秘密：科科烈夫已代替别纳尔达基包收捐税，而且税收提高得十分惊人，详情暂时不明，我担心阿穆尔的税收也被他包揽去了。"

穆拉维约夫准时赴宴。一位赤塔居民在宴会上为穆拉维约夫朗诵了一首诗：

"你好，久盼的贵宾，
我们敬爱的将军！
你赢得了无上光荣，
你令我们衷心崇敬。

你遵奉苍天的意旨，
踏遍遥远的边疆。
你单凭超群的智慧，
征服了这广袤的地方。

你建树了赫赫战功，

既未流血又无牺牲;
你竟在满洲的土地上,
开辟了四通八达的交通。

虽然仅有微薄的经费,
你却缔造了一支威武的军队,
敌人在它面前黯然失色,
无地自容,不战而退。

523. 恨我才学浅薄,口齿笨拙,
无法列举你的伟绩丰功:
只有旷世英才,
才能创此伟业,人人称颂。

祝你幸福,我们敬爱的将军,
你的名字万古流芳!
你征服了阿穆尔,
大功告成,举世无双! 乌啦! ……"

这首诗表明,穆拉维约夫受到何等敬爱。事实上,穆拉维约夫之所以博得社会的爱戴,不仅是因为他有经略之才和建树了丰功伟绩,还因为他具有超乎常人的品质,令人情不自禁地对他景仰不已。

现在我们来看看他对哥萨克人民的关怀。穆拉维约夫以他独具的谨慎态度,采取了一切旨在减轻移民困难的措施。而且这些措施是根据 M. C. 沃尔康斯基于 1855 年负责在阿穆尔安置第一批农垦移民时所实行的有关供应、迁徙、浮运的规定而采取的。贫苦的哥萨克均由军队调拨全套服装,免费补助,以促使他们去军中服役。每个哥萨克连长都管辖一小块地区,他们跑遍了自己的连

队，挨戶访问指定迁移的哥萨克，要求他们为自己和全家准备好过冬的衣服和鞋靴，作好浮运的准备，并修整好生产工具和家用什物。迁移的哥萨克不仅要带必需的农具，还得带着车、磨盘、磨刀石等等。命令每一个有技艺的哥萨克带上自己的工具，并且必须把工具整理停当。命令哥萨克把多余的不适于耕地、拉车和家用的牛马卖掉，换得迁移所需的现款。还命令迁移时要携带家禽和仔猪等，以便繁殖。考虑到哥萨克及其家小做衣服，如在当地购买布料以及其他零星用品，不但极为困难，而且价格也太贵，尤其在当时他们需要把每一戈比都用在刀刃上。为此，政府采购了大宗 524
货物，除可用现钱购买外，每人还发给了价值十五卢布的下列物品：印花布、粗帆布、格子布、条子帆布、花格呢、衬里布、细竹布、头巾、围巾、手帕、饰带、布条、细绳、针、锥子、钩针、小刀、顶针等等。售价比当地市价便宜得多。沒有马的哥萨克移民，则可从当地马群中领到马。

为了照顾哥萨克在生产和家务上的困难，经双方具结，允许顶替，但自愿顶替的哥萨克，必须身体健康，在各方面均符合移民条件。同时要求顶替中签的哥萨克必须是已婚的，单身汉则应在浮运前结婚，大多是和不迁移的人家的姑娘结婚。如果不符合上述条件，则不得顶替，仍得被顶替的哥萨克本人迁往阿穆尔。

浮运时，允许哥萨克携带的私有牲畜头数如下：每戶不得超过四匹马、四头牛，同时牛马必须是役畜和具有繁殖能力的，牝牛则必须是乳牛。剩下的牲畜得由主人打上火印，开列清单，托付亲戚或村社照管。等到来年，根据在新区试养牲畜的情况，经主人要求，或者运往阿穆尔，或者出售，卖得的钱则归还原主。由官费浮运的哥萨克个人财物限定为五十普特，过量的财物须由哥萨克自费造筏运送。有亲属关系的移民，安顿在一个地方，不予拆散；由同一哨所迁出的哥萨克移民，也尽可能让他们住在一起。浮运期

间，哥萨克移民有医士照顾，并供给药品，牲畜有兽医照管。在出发前一个月内，医生对指定迁移的哥萨克及其家眷作了身体检查，凡患病者一律从名单中勾除。

从1858年仲夏开始，移民造了住房，开垦了荒地，种上了秋播作物，翻了春播地，准备了牲畜用的饲料，还贮备了大批木材，供村
525 镇今后建筑用。总之，他们把一片荒原点缀得宛如早经开发、人烟辐辏之地。另外，即使是冬季，阿穆尔河上的交通也从未中断，因此，邮件和信使无论在何地从未受阻。

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穆拉维约夫的旅行。8月15日，他离开赤塔，17日抵达上乌丁斯克，从那里写给M.C.卡尔萨科夫一封信："我终于在此间得到了来自彼得堡的关于我们所订条约的消息，现在立即抄一份寄给你。但外交部一直保持沉默。总的看来，彼得堡的行事，正象我对你讲的那样，完全取决于那些当事人的性格和才干。现在我们且看，戈尔恰科夫和多尔哥鲁科夫将何言以对。

"尽管沿途各地执意挽留，我还是于昨晚赶到此地。不过，今天不管是否愿意，还得去出席一个宴会，因为我在赤塔接受过同样的邀请。明晨我将去贝加尔湖，但愿当夜就能搭上轮船，以便后天赶到伊尔库次克。目前那里的一切均按我拟定的计划行事。凯旋门并没有在拆毁，反而为纪念瑷珲条约在继续修建。我是不会走那座门的。温策尔就凯旋门一事已致函内务部进行交涉。

"当你经过上乌丁斯克时，请你帮个忙，在那里停留两三天，审阅一下呈文，须知这是驻军司令的神圣义务。我给你寄去两份有关分裂教派案件的文件，请你看过之后，将你的意见正式或私下通知我，但在我未决定之前，不要采取任何措施。

"我在此地受到了恰克图各界的欢迎和祝贺，大家都说，这些祝贺和其他祝贺一样，完全是出自真心实意。上帝保祐，让他们都

能明白，上帝为他们作了多么大的好事。作了好事，人家知情，这时心情总是愉快的，但这不可多得，常见的却是人们力图歪曲事实的真相，说你作的事并不是为了他们，而是为了自己。当然，其中也有一点点道理，因为我们的任何行为都出于许多动机，但是，为什么不努力去寻求真正的动机呢？我愿意坦率地说，所有这一切对我表示的感谢和忠诚经常是可疑的，我总算没有白活五十岁——凭着经验，遇事总要怀疑一下，这已成为我思考问题的正常途径。

"亲王[1]提到兴建阿穆尔问题，足见他深谙事理。我将请示亲 526
王，在什么范围内我有权进行建设。同时我将坚决反对俄国现行的行政和立法制度。"

在赴伊尔库次克途中，所有的村镇都鸣钟欢迎穆拉维约夫。到处都有成群结队的农民和哥萨克向他高呼"乌啦！"表示敬意。路经城市时，各界代表均前来庆贺，为他设宴洗尘，并捐款以振兴新的边区。总而言之，人人都愿参加全西伯利亚的喜庆活动，都愿对穆拉维约夫建树的丰功伟绩表示敬意。阿穆尔地区光荣地重入西伯利亚版图，人人莫不喜形于外。8月20日下午12点多，穆拉维约夫抵达伊尔库次克。此地为他筹备了隆重的欢迎会。B. 托尔斯泰写道："在城卡的栏路竿旁边，顺着阿穆尔驿路，修起一座凯旋门，装饰着彩旗和绿叶。伊尔库次克全体高级官员和市民原定在这里迎接穆拉维约夫，然后同他一起前往教堂，举行感恩祈祷。但是，穆拉维约夫听说之后，不愿领受这番隆重的欢迎，在伊尔库次克的前一站就下了车。这个站位于安加拉河畔，他便改乘小船直向也位于安加拉河畔的总督府驶去。此时，伊尔库次克主教叶夫谢维按事先与市政当局的约定，正和全体教士在显圣教堂恭候穆拉维约夫光临。教堂的钟楼里传出了洪亮的钟声。身着礼服的

① 即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

全体官长以及市民们和许多看热闹的人都聚集在那里。穆拉维约夫这才不得不走出家门。主教叶夫谢维身披法衣，手执十字架，在教堂门口迎接穆拉维约夫，并向他致了欢迎词，然后为庆贺他平安归来和阿穆尔问题的圆满解决举行了感恩祈祷。

527 祷告完毕后，主教叶夫谢维用救世主的圣像画十字为穆拉维约夫祝福。聚集在教堂周围的人群，在穆拉维约夫走出教堂时，高呼'乌啦'！向他致敬，欢呼声不绝于耳，直到他走至官邸。傍晚，全城到处悬灯结彩，总督府对面的广场上站有军乐队和歌手。总督府屋顶上高挂着通明的油灯，巧妙地排成'阿穆尔是我们的'的字样。接着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诸如豪华的宴会，灿烂夺目的彩灯，蔚为壮观的焰火，精采的戏剧节目等等，伊尔库次克全城借此对自己的总督和他所完成的事业表示祝贺。"①

穆拉维约夫1858年的阿穆尔之行，到此便告结束。这是他到阿穆尔河口的第三次航行。这三次航行中的每一次，对业已完成的事业都有重大意义。

1854年第一次航行，穆拉维约夫发现了阿穆尔；1855年第二次航行，抗击了敌人，保卫了阿穆尔；而1858年的第三次航行，为俄国收复了阿穆尔。穆拉维约夫的功劳如此伟大，我个人不敢妄加评论，这是历史的任务。长眠的亚历山大二世为表彰穆拉维约夫多年的努力、操劳和功绩，于1858年8月26日在莫斯科颁布了一道圣旨，我们在这里最好还是引证一下皇上的原话：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伯爵：卿勤政奉公，屡建武功，政绩昭著，深得先皇②器重。先皇深知卿才智出众，故将帝国幅员辽阔之边陲托付于卿，卿十一年如一日，为振兴东西伯利亚终日操劳，孜孜不倦，不负朕望。

① 《俄国旧事》，1890年，1月号，第126—127页。

② 指尼古拉一世。——译者

“东西伯利亚所以能有兴盛之象，悉赖卿治理有方。卿以明智、坚决之措施，使帝国同邻邦中国和睦相处。卿签订之条约使西伯利亚获阿穆尔通商新径，实为帝国未来工业发展之保证，诚乃俄国可庆之事。卿无愧领受朕之真诚谢意。兹为表彰卿之功劳，朕已手谕枢密院，即日起封卿为俄罗斯帝国伯爵，赐号阿穆尔斯基，528
以资纪念卿为之（尤其近年来）劳瘁不懈与朝夕关怀之边陲。

“卿将永享朕之恩典。钦此。”

穆拉维约夫被封为伯爵的同时，晋升为步兵上将。

# 第六十二章　1858年

529　穆拉维约夫伯爵从伊尔库次克寄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俄国公众赞扬穆拉维约夫伯爵的活动　莫斯科总主教菲拉烈特和A. H. 穆拉维约夫给他的信　卡尔萨科夫奉命赴彼得堡呈递有关阿穆尔边区建制的奏疏　穆拉维约夫伯爵呈给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报告　他呈给亲王的第二份报告　穆拉维约夫伯爵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他呈给亲王的第三份报告　亲王给穆拉维约夫的两道手谕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沿阿穆尔长途跋涉之后，回到了伊尔库次克。从他写给M. C. 卡尔萨科夫的书信和呈给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的报告看来，他的生活仍然不同寻常，这一次他辛勤操劳为的是振兴阿穆尔边区。

8月26日穆拉维约夫从伊尔库次克给M. C. 卡尔萨科夫写信说："连日忙于接见和参加庆祝活动，迄今还很少着手作什么正事。你能越早来此越好，许多事情没有你连彼得堡也无法决定。你务必把解散卫戍次营、奖赏阿穆尔有功人员的一切有关材料带来。有关移民事务，现在毋须过多操心，充其量不过是三百戶，其中二百五十戶去乌苏里，五十戶去'普集诺'村。就是加上一般流放犯，在浮运前也不会超过这个数目。上乌丁斯克区采购军粮一
530 事，我已下令缓办，只是吩咐由某些粮栈按一定牌价收购。我已指定参谋长、第三、第四哥萨克处处长和列因上尉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解决建设阿穆尔边区的各种问题，在我的主持下，明天即

将开始工作。你来到后，也得参加这一工作，卡扎凯维奇来此后也得参加。这个委员会一直要工作到明年夏天我动身去彼得堡时为止。

“你离开斯列田斯克未免太仓促了，看来，你没按照我从赤塔发出的信的要求发出指令，就是说运往阿穆尔的粮食尚未启运。说实在的，这些事最好趁你在时去作，只凭公文办事，永远不会准时办到。假如你在的时候没有下令修建，我甚至对去斯列田斯克的道路都有些担心。请你相信，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亲自下令无疑都比一纸公文更为有效。

“我一着手工作，就感到离开参谋长寸步难行。看时容易作时难。我早已抛弃了一味任性、独断独行的习惯。请将呈文全部审阅一下并作出相应指示。你惋惜自己没有看到军队和操练，以为错过了一桩乐事，在我看来，审阅呈文是神圣的职责，我们应该首先去作应该作的事情，然后才轮得到闲逸的事情。”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多方面的社会活动和政务活动，一方面引起了纷纷的议论、争执、谴责乃至恶毒的诽谤，另一方面也赢得了俄国各阶层的热情支持和赞扬。他的名声真是显赫一时：感谢信、贺词从俄国各个角落纷至沓来，人们为他作诗，设立奖学金，等等。莫斯科总主教菲拉烈特听到阿穆尔并入俄国的消息时，也不甘缄默。他于9月6日从莫斯科发给穆拉维约夫一封贺信，以表达他激动的心情：“国界一事，如愿以偿，喜讯传来，欣喜异常。不过，最初曾为阁下担心，此举是否会激怒中国。随后欣闻阁下所建之业已完全巩固，虔诚的皇帝陛下已对阁下的功勋给予了应有的嘉奖。

“我真挚地向阁下祝贺，我祈求上帝保祐阁下的丰功伟绩发扬光大。祝边区在已有的基础上巩固昌盛，以利于祖国的繁荣。让基督的光辉普照当地沦于黑暗的居民，让一切有益于世俗的事业 531

都振兴起来。让上帝助你传播善德，避开尘世的烦恼并防止沾染恶习。”

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的祝词中说了下面这些话：“在你远行阿穆尔之前，我就想写信给你，亲爱的朋友，再一次表示我对你的真挚情谊和对你所从事的国务活动的赞助。愿上帝保祐你获得成功，保祐你献给俄国并为你赢得声誉的疆土永远巩固。”

这时，穆拉维约夫伯爵正在考虑新获得的阿穆尔边区的行政区划和内部兴建事务。他派遣 M. C. 卡尔萨科夫赴彼得堡，把有关此事的奏疏呈给皇帝陛下并把报告呈给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但除兴建阿穆尔边区问题外，穆拉维约夫伯爵还常常考虑涉及东西伯利亚的内部机构和制度等问题。这些问题一经顺利解决，对他所管辖的整个地区的繁荣昌盛都有极重大的意义。穆拉维约夫伯爵在 9 月 25 日上呈亲王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我斗胆在奏疏之外把与兴建阿穆尔边区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另行报告殿下。此等问题理应呈皇上御览裁夺，但我实无权上奏。

“这里首要问题自然是关于涅尔琴斯克厂矿的事。关于此事，矿业主管部门、内务府以及其他部门早已议论纷纷，这些议论对我来说十分微妙，不仅不尽合时宜，而且都是不正确的。仅就厂矿管理的实质来看，各厂矿工人（尤其是那些清白无辜的人，男女不下一万五千名）实际上已沦为农奴，真是丑恶已极。其劳动，较诸苦
532 役期最长的罪犯，尤为难忍，这些清白无辜的工人从事的虽是相同的苦役，但为期更长，世代相传，他们的子女十二岁上就得开始从事这种劳动。我也不能不提到在这些厂矿劳动的罪犯。主管他们的矿业部门既不受当地省政当局和地方自治机关的任何监督，又不受检察官和宪兵的任何干涉；这些罪犯们得不到足够的衣食，其艰苦程度已超出法律所规定的限度。现有的厂矿机构显然已经过

时，而彼得堡的矿业最高当局又经常干预地方主要长官的决定。这不仅使这个遥远边区唯一有权管理涅尔琴斯克厂矿的政权，即总督的政权陷于瘫痪，而且还剥夺该人采取果断的重大措施来改善现状的可能性，从而取消他在这方面应负的道义上的责任。须知，采取这些措施既合于人道，也有利于发展经济。同时，这些厂矿，这些不幸的工人及其不务正业的管理局又都处在阿穆尔航道的上游地带，介于西伯利亚和阿穆尔之间，他们象瘟疫一样，威胁着全区！要知道，这些厂矿都是皇帝陛下的财产啊！

“我大胆揣测，皇帝陛下既然经常恩赐千百万臣民以新的法律和权利，把他们从某些个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那么也一定会把他属下的一万五千人从矿业机关和主管部门的苦役中解放出来！陛下决不会置该处罪犯的命运于不顾，一定会使他们摆脱矿业机构及主管部门直接的专横统治和超乎法律规定的惩罚。如果皇上知道，推行这项改革只须由国库每年支出二十六万卢布（这也并非是无偿的支出），逐年交付内务府，以代替涅尔琴斯克厂矿应缴的款项，皇上一定乐于允诺。我斗胆就此问题附上一份特别报告①，以便殿下转呈皇上；如果须要进一步了解，卡尔萨科夫少将可以向殿下当面报告此事之全部详情。我只想说，我在这里虽积有十一年 533
之经验，却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令我痛心的问题。我所提出的措施只需要财政大臣先生本人同意。大臣系有识之士，谅必能明察这项改革在道义上、经济上和政治上可能带来的重大利益。至于矿业主管部门，我并无所求，因为他们根本不能体会这一见解。陛下如果批准我提的涅尔琴斯克厂矿改革方案，那将再次证明陛下对我的信任。我为阿穆尔奋斗历时十余年，终于使事业完满结束，凡此种种莫不仰赖于陛下之信任。

“殿下！这一方案对于业已完全收复、面貌一新的阿穆尔甚为

① 很遗憾，该报告在档案中没有找到。

重要，极须殿下一如既往，像对阿穆尔问题那样，给予关怀和庇护。何况，内务府和矿业主管部门对此事的反对，虽说道理不多，但较之反对收复阿穆尔，却更为顽强，甚至更为可怕。

“阿穆尔和滨海边区至今仍由东西伯利亚总署统一管理，总督目前为上述边区兴建事务较已往奔忙更甚，上级政府理应注意减轻他本人的操劳。为此须简化他同上级政府各部门及大臣之间的种种联系，授予他仅向统管各部的委员会直接报告的权力。但海军部除外，因为海军部不能不直接管辖东洋新建的舰队和港口。

“同时，亦须减轻总督在所辖地区的政务活动，指派专人充任他的助手。此人可根据总督的意见代他出席总署会议，处理来往公文。由于这是东西伯利亚重新进行区划之前的权宜措施，为了避免引起麻烦和变动现存机构，最好任命伊尔库次克驻军司令溫策尔中将为枢密官，俾留原薪(他多年以来，克尽职守，实当之无愧)。暂时须将他留在东西伯利亚协助我，并请授权，即使我在边区和
534 伊尔库次克，如有必要，亦可委派他主持总署会议，指挥军队，并拥有同我一样的权力去检查军队，巡视各省。委溫策尔以新职只能等候陛下的诏令，至于暂时留任东西伯利亚一事，可由有关大臣向他和我晓以上谕即可。

“北京已根据瑷珲条约承认乌苏里江为我国边界，但外交部在《圣彼得堡报》(Journal de St. Pétersbourg) 上发表的有关此事的第一篇文章，却说仅阿穆尔左岸属于我们，殊令人奇怪。

“迄今我尚未得到履行天津条约的任何指示和说明，而我以为，机不可失，应就此指令传教士团监护官彼罗夫斯基，于今冬在北京将此事办理完毕。因为英法公使将于明春抵北京，一定会在各个方面竭力破坏我们的事务。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还不善于或者不愿意与美国人友好、结盟！

“我斗胆恳求殿下，对我呈请嘉奖的阿穆尔有功人员格外关

照。依我之见，除因他们劳苦功高之外，他们辛勤所得的成就具有重要意义。俄国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重大成就，实仰赖皇上和殿下置大臣意见于不顾而加以全力赞助。我不揣冒昧，恭请皇上和殿下径行批准嘉奖，而毋需大臣审议。"①

报告呈上不久，穆拉维约夫伯爵从亲友来信中得知，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即将出国长期休假。这是一则使他极为不快的消息，因为亲王不在，他所拟定的有关阿穆尔边区的各种计划，便难以付诸实现。因此穆拉维约夫伯爵急忙于10月1日又给亲王寄去一份报告，希望他能在离开彼得堡之前收到。

"殿下知道各位大臣，尤其内务府，对阿穆尔事务的态度，也知道各部冗赘拖沓的公文程式同急需处理的紧要事务何等不相称。正因如此，我才将报告直呈殿下钧裁；这些报告只有经殿下主持的 535
委员会，或经皇上御批，才能付诸实现。否则，倘交任何其他委员会或国务会议以及各部审议，或者不经殿下转奏皇上，我的报告都必然遭受歪曲，从而可能危及业已收归俄国的阿穆尔边区。即使延期批准这些报告，对事情也十分有害。目前我不能亲赴彼得堡，即使去也无补于事，因为我仍然不得不与各部打交道，它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听取我的意见，而改变自己根深蒂固的观念和方针；同样，我也不会轻信他们的理由，特别是他们各司的理由和根据，而改变自己的见解。万不得已时，我决定给卡尔萨科夫去信，嘱他见机行事；倘若殿下业已离开彼得堡，一定要他恳请皇上恩准，将我呈给殿下的全部公文上奏皇帝陛下。届时，至少是阿穆尔的命运和我今后能否在此供职，将由陛下裁夺。我深信，与其服从我们现存的规章、定例或听任我的报告迟迟不予审理，倒不如卸职还乡。

"我已吩咐卡尔萨科夫赍奏疏，亲呈陛下并奏明：为了避免一

① 此处及下面呈亲王的几份报告和亲王回复的手谕均引自 M. C. 沃尔康斯基公爵家藏文献。

般手续的延误，我已将大部分报告上呈殿下，因为殿下是特别委员会主席。

“殿下！我遵照您的旨意，愿为彻底巩固和建设阿穆尔流域的俄国领土而鞠躬尽瘁。但我认为，如要实现这项建设方案，定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因此要为此一无可挽回的事业牺牲个人的健康和家庭幸福，对我本人而言，决非上策。”

但是，穆拉维约夫伯爵这两份报告送到彼得堡时，亲王已经离京，因而只好转送尼斯。

穆拉维约夫伯爵考虑到，由于亲王此次离职，阿穆尔事务已失去了支柱；要指望大臣们赞助他的报告，这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因为大臣们向来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他的活动。由于长时间从彼得
536 堡得不到任何消息，他终日忐忑不安。这种情绪在他 11 月 11 日写给卡尔萨科夫的信中已有所流露，穆拉维约夫写道：“你知道，我今后能否在此供职，将取决于从你那里获悉的消息，取决于对我的报告的反应。此外，外交部对我信任的程度如何，将是决定我去留的主要因素，因为我国同中国和日本的边界事务现已大增。我恳切请求你，将戈尔恰科夫和科瓦列夫斯基① 对此地事务的见解函告我。假如他们仍象以前一样，蓄意阻碍俄国在此地威力的增长和地位的提高；仍象对付外国人那样来捉弄我，从不以诚相待，总是空话连篇，而在国务会议上又说我是个有害的人，那我自然不能久留此地。我曾建议和他们建立必要的电报联系，一方面可从我这里随时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情报，一方面又可及时把处理欧洲事务的方针通知我——我认为这是极其重要的。假如他们仍象以前那样，受涅谢耳罗捷之辈左右，既不建立电报联系，又不信任总督，那么有朝一日俄国的此一边区定会毁灭，可是我不愿亲眼看到这种结局。唯有充分的无限的信任，才能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而

① 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他们却剥夺了我向彼罗夫斯基陈述己见的权利，不准我向他说明我对即将在北京举行的谈判的意见。我应该重新将此事担在自己的肩上。难道我获得了阿穆尔，竟该受到这种酬谢吗？难道我们这块早已不是荒无人烟的远东疆土，竟该受到这样的关怀吗？我认为，以后凡是外交部发给东部各国领事和公使的指示都应通过我，或者至少不密封。寄给我时不密封，这是事业本身的利益所要求的，否则他们会把已得的成果丧失殆尽。请告诉一切愿意知道真情的人，为了事业的利益我可以忍受一切。我可以用事实来证明：当我相信我必须留在此地时，我自甘忍受别离家室的痛苦——看来还要别离一年。然而，一旦发现别人不完全信任我，以致我无法报效国家，那么我当然不愿牺牲个人健康，抛弃家庭幸福，去执 537
行和我意见不一致的指示。我想，你很了解我目前在伊尔库次克的处境，我孑然一身，除了下属别无他人。每礼拜到溫策尔家里去一两次，跟他们天南海北地闲聊一阵，但多半是呆在家里，埋头工作——唯有在工作中才能找到慰藉。无论同谁交往都毫无乐趣，而感受强烈的尽是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甚至深受别离之苦的妻子寄来的信，我也感到乏味。只有读书偶而还能解解闷，但又苦于时间不多。我已无意于功名，甚至不屑为它浪费精力。我现在只是凭着对祖国的义务和良心办事，只要沒有人妨碍我履行此一义务，我准备任劳任怨地工作下去。

“10 月 14 日① 我举行舞会之后，立即前往恰克图以便亲自派遣信使，使库伦方面看重此事。果然不出所料：此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恰克图对我此行甚为欢迎，举办了一次舞会，当地的官员缙绅都参加了。我、布谢都一连跳了八次卡德里尔舞，一方面想让当地的女士们活跃活跃，另方面则想表白表白：被封为阿穆尔斯基伯爵的穆拉维约夫一如往昔，毫无变化。应该说，这样作对我毫无困

① 穆拉维约夫的命名日。

难。这一晚我很开心，宛如和家人团聚，一切国家大事均已置诸脑后。舞会后，我和布谢立即乘四轮马车返回伊尔库次克。”

穆拉维约夫伯爵仍未从卡尔萨科夫处得到任何消息，呈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两份报告也一直沒有下文，但他仍继续向亲王呈递报告。穆拉维约夫于 11 月 16 日写道：“我收到外交部寄来的天津条约批准书和授权彼罗夫斯基在北京换约的证书后，就决定派两名信使携带这些文件前往北京。但预计在库伦会遇到一些麻烦，因此我决定亲自到恰克图去一趟。信使已先我赶到那里。我派恰克图边务委员迭斯波特-捷诺维奇送他们到库伦，并嘱咐他务必设法将我国信使从库伦遣往北京。

538 “尽管当地办事大臣声称不知有天津条约一说，但经过迭斯波特-捷诺维奇一再交涉和劝说之后，他们终于满足了我的愿望。于是经这条路派的我国第一批信使就从库伦动身前去北京了。在和库伦办事大臣谈判过程中，我提议由两国政府合资筹办北京和恰克图之间的电报。我在给戈尔恰科夫公爵的信中，早已提及，有必要在圣彼得堡和尼古拉耶夫斯克之间建立电报联系。如今英国已同中国缔结条约，此事无疑已成为外交部当务之急。我倒想看一看，谁先采纳我的建议，是中国政府还是我国外交部？

“我给北京的彼罗夫斯基写了一封信，谈及天津条约漏议的陆路贸易的必要条件。外交部在给他的指令中也提及了此事。此外，我请彼罗夫斯基通知中国，为了确定从乌苏里江上游至海的边界，中国应于 4 月派员前去该地，俄国也将同时派员前往。给彼罗夫斯基的信发出之后，我收到瑷珲副都统有关确定边界的来函。他通知说，他们的官员将前往乌苏里江口和入海的绥芬河河口。但是我们希望边界一直延伸到绥芬河河口南一百俄里左右的波谢特湾，从而占有直到朝鲜的整个海岸。我相信，经过彼罗夫斯基在北京和我方委员在当地的努力，一定会获得预期的成果。

"为了完成此项任务，我指定作战处处长率领由总参谋部军官组成的庞大的勘察队，带着地形测绘员，前往乌苏里江一带。勘察队部分人员将同中国官员一起勘定边界，其余人员将从陆上和海上测量乌苏里边区的地形，同时负责测绘沿岸的全部海湾（直至波谢特湾）。趁英国人未来干涉之前，应将此事尽早结束。同时还必须结束同日本交涉的萨哈林问题，以免他们在那里给我们制造麻烦。幸好我们的区舰队不久即可向阿穆尔河口集结，来春我们在那里即将拥有相当数量的以蒸汽机发动的海轮，用来执行此项任 539
务。不过，也许在开江之后，我还得亲自下阿穆尔，取海道赴直隶湾和日本。假如同各部的斗争不致于迫使我在此之前就离开西伯利亚，那我一定努力完成此项使命。可是，说不定就在殿下离职期间，我将被迫离任。

"明年指定向阿穆尔迁移的哥萨克为数不多，但这并不是最后一批，原因是外贝加尔省歉收，再加上没有浅水汽轮，难以将大批移民运往乌苏里江上游地区。两艘这样的汽轮要在明年夏末才能造好，阿穆尔公司的内河轮船也要到明年夏天才能来此。因此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航运的全面发展计划，只有等到 1860 年通航期间才可能实现，也只有到那时，迁移哥萨克的工作才能结束。

"前此曾有幸报告殿下，所有这些任务和西伯利亚的许多建设事宜，使我不能亲自去彼得堡。为此我已派遣卡尔萨科夫代我前去办理诸事。目前，凡需修理和进行明年浮运准备的船只正驶向尼古拉耶夫斯克，因此，卡扎凯维奇现在未必能离开该地。前此我曾亲自吩咐他返回伊尔库次克，想派他去彼得堡。可是他最近（9月 16 日）的来信说，他很难抽身前往，为此我只有感谢他。因为尼古拉耶夫斯克没有一个可靠的助手，能够在那种情况下代替他；我想，这种人恐怕在彼得堡也不易物色得到。

"一位美国造船家建议在阿穆尔河口筹办造船业，我已将他的

信寄给在彼得堡的卡尔萨科夫，让他就此事与外交部磋商。但是在殿下出国期间，我不敢期望这些事关重大的问题能得到解决。这件事我深感机不可失。以前，假如我们全按外交部的要求办事，势必坐失良机，阿穆尔现在也就不会是我们的了。所以，殿下对此事若不赐予特别关怀，那就会坐失良机。目前英国人在中国已站稳脚跟，我们办事更要迅速，更要努力。

540 “殿下对我的请求一向都很关注，恕我不揣冒昧，再提出一项最恳切的请求：望殿下尽可能缩短离开彼得堡的时间。我深信，无论此地的形势抑或俄国的内地情况，都需要殿下这样作。我虽身居迢迢千里之外，但私下也偶而从思想纯正的人们那里得到一些有关俄国内地的消息。我日益深信，在目前情况下，殿下长期出国，对俄国可能是极为有害的。有人曾在信中和我谈起：‘在彼得堡，除皇上和皇弟之外，谁也不愿意解放农奴。’也许这种说法不对，但它既然在外省接近百姓的人们之间流传，那自然也流传于民间。我竟敢将真情直禀殿下，请多宽恕。但是，出于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一旦有幸觐见皇上，我自必将此事启奏圣上。因为凡与俄国利益攸关之事，我从不隐讳自己的看法。”

穆拉维约夫伯爵很久以来一直怀着不安的心情，等待着佳音。最后他终于收到了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两份手谕，他感到十分欣慰。亲王于 12 月 10 日（22 日）由巴黎寄来的手谕中写道：“亲爱的穆拉维约夫伯爵：您于 9 月 25 日和 10 月 1 日的来函我已于尼斯一一收阅。您将阿穆尔边区的报告送来时，适值我不在，深感遗憾。您不用怀疑，我完全赞同您的善良意图，并真诚祝愿您获得成功。只要我力所能及，只要有可能，我一定全力支持您。但我相信，成功的主要条件是：即使障碍重重，也决不灰心丧气；应该继续进行您的有益活动，因为这个事业是陛下赋予您的使命，而为边疆谋福，同时也是为您个人增光。亲爱的伯爵，您在

阿穆尔边区应尽可能多留任几年。虽然还会有新的斗争，但愿上帝能保祐您建树新的功绩。欧洲和美洲都在注视您，一切眞正的俄国人都非常感激您。”

亲王从巴勒莫发来的手谕中写道：“敬爱的穆拉维约夫伯爵：我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您 11 月 16 日的来函。同时我接到情报，知道彼得堡举行了由陛下亲自主持的阿穆尔委员会会议，会上的 541
决议都是按您的各项报告作出的。我眞诚感谢幷非常珍视您对我所表示的感情。但我认为必须向您说明，我离开俄国幷不会对您治下的边区事务发生您所揣测的有害影响，因为陛下十分关心这一地区，完全信赖您，非常器重和尊敬您。您在我出国期间呈上的各项报告所取得的成果，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我甚至认为，我出国对您的事务还有有利的一面，即可以削弱心怀叵测的人们的力量。这次他们该会相信，皇上赐福西伯利亚和阿穆尔边区，实出于他本人的意愿和深刻明确的认识，而幷非由于我的报告。上面提到的那些人，虽然不敢违抗陛下的意旨，却敢于和我分庭抗礼，说我年青，缺乏经验，不稳重，幷受您的影响。

“正因如此，阿穆尔事务反而会取得成功。我确信，为了阿穆尔边区的繁荣昌盛，为了逐步实现您的规划，您在西伯利亚仍须长期留任。您精通边区事务，经验丰富，您对边区感情深厚，在彼得堡又举足轻重（尽管还有政敌），所有这一切远非任何一位新人所能具备。因此，您一旦离任他往，那眞是东西伯利亚的不幸。为了俄国的利益和您个人的荣誉，我再三请求您打消任何离开西伯利亚的念头。暂时的离开和休假，自当别论，因为这是任何一个工作的人所必需的，但这绝不意味着抛弃西伯利亚。衷心祝您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希望您善于忍耐。请相信，我对您始终怀有眞诚善意。”

# 第六十三章　1859年

542　为使阿穆尔地区永属俄国和进行内部兴建所遇到的种种困难　穆拉维约夫对青年的影响　阿穆尔并入俄国在社会上所留下的印象

新的1859年对穆拉维约夫伯爵说来开始得很顺利：去年他还为新获得的阿穆尔地区的命运忐忑不安，顾虑重重，而现在他的心情已异常平静，对整个东西伯利亚的光明前途充满希望。皇上批准了他关于兴建和发展阿穆尔的报告，这件事使穆拉维约夫伯爵的精力更加旺盛。然而，要使新获得的阿穆尔地区永归我国，并进行内部兴建，他还得克服重重困难。

兴建任何一个新区自然都是桩复杂而困难的事情。就阿穆尔地区的地理、经济以及政治情况来看，困难则更多，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能用来进行兴建的资金有限。

1854年第一次在阿穆尔河上航行时，阿穆尔地区还是一片荒原。1858年瑷珲条约签订后，这个地区政治上已归属我国，从而有可能把它作为俄国整体中的一个省份来加以治理。1857年前在阿穆尔沿岸设立的观察哨和哨所应予撤除，并将本土居民移往上述地点。

543　为使新地区永归俄国并进行兴建而采取的行政措施，因涉及政治问题，所以遇到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难。这个地区位于注入东洋的通航河流的沿岸，要保住这块我们一举获得的地方，必须使长达三千俄里的水路通航，并积极开展航运；同时必须占据阿穆

尔的整个沿岸，以便在我国和邻邦当时尚未确定的关系一旦发生意外时，有可能保卫(必要时使用武力保卫)这广阔的地带。当时这一带十分荒凉，如用正规军来守卫哨所，他们必将经受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而且还须支付巨额的经费。由于这一带尚未经过充分侦察，尚不足以控制全部新的边界线，因此，自由移民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正是这些情况促使政府把到新区安家落戶的任务和武力保卫全部移民区的任务结合起来。这就必须强制哥萨克移往阿穆尔，尽管这样作较之自由移民有许多不便之处。

当时的政治事件也不利于旨在占据阿穆尔地区使之永归俄国的和平的民政工作，因此，尽管已经决定明年通航季节俄国人将开始沿阿穆尔航行，但于是年冬初还无法断定阿穆尔问题的结局。我国江轮首次从阿穆尔河上游航行至河口，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保卫鞑靼海峡沿岸和堪察加，以防强敌进犯。因为当时敌人在东洋各港拥有重兵，完全可以对我沿海地区发动战爭。

阿穆尔上游地区靠自身力量所筹集的物资本来足敷占据阿穆尔沿岸之用，现在却不得不转用来保卫我国的滨海地区。这条荒凉的、当时尚未勘察的河流，还在俄国人未去定居以前，就已经变成了交通要道。这条航道是在远东保卫俄国威望和使俄国永远控制这一地带所不可或缺的。而占有这一地带则又是俄国能否在东洋有所作为的关键。

其次，我们只要看一看当时保卫我国东方海岸和向阿穆尔移 544
民的整个过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重要而艰巨的事务，一开始就不容许稍有迟延。占领阿穆尔整个流域、它的河口、鞑靼海峡各港，向上述各地移民以及固守上述各地，只能当机立断。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和当时的时代相适应的：那时欧洲人已经明白，占有今已属我国的东海岸对东洋将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占有阿穆尔对中国、日本又将有何等重要的意义；那时俄国的敌人已经明白，俄国

是否要分享在东洋上的国际利益，完全取决于他们能否阻止俄国人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立足。因此，沿岸所有地方，假如我们当时不去占领，势必被他人夺走，从而永不复返。

但是，如果毗连阿穆尔地区、滨临日本海的东南海岸落到别人手里，占有阿穆尔对俄国就没有重大意义了。因为东洋的俄国舰队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都被冰封在尼古拉耶夫斯克，而外国占有乌苏里江及与其上游地带相毗连的日本海各港口，势必威胁到俄国在阿穆尔占领地区的安全。为使乌苏里江和乌苏里地区永归俄国，必须在乌苏里江采取占领阿穆尔时所使用过的手法，即以实际占领作为外交交涉的后盾。

为此，用于在长达三千俄里的阿穆尔沿岸安置移民的行政经费和物资中，势必要分出一部分，以便同时开始另一项类似的工作，即占据长达八百俄里的乌苏里江以及直到与朝鲜毗连的我国东南各港之间的整个地区，迁向那里移民。

诽谤者扎瓦利申之流过去和现在都指责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卤莽轻率——这点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这表明他们不善于理解和珍视他对祖国的崇高功绩。为了共同的事业，迈出的步子越是艰难，旁人在评价时就越应该本着谅解的精神考虑到每一个细小的困难。克服这类困难，往往比克服重大的障碍尤为
545 不易，因为它们大都是突如其来的。如果说一切仓促紧张的措施有时不免要使当代人身受其苦，但他们的子子孙孙却可以共享这些措施的实惠。

Л. 阿法纳西耶夫写道："有人总把英国向美洲和澳洲的殖民作为我们的榜样，而不考虑这些地区和阿穆尔在气候以及其他地理条件上的差异。对于英国说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发配八百名流放犯去博坦尼湾，然后弃之不顾，让他们听天由命。因为英国当局知道，他们冻不死，即使在酷似北极的西伯利亚冬季，也不致无法

谋生。无论在美洲还是在澳洲，一切工作从不需要一气呵成，也不要求仓促从事，同时也不需要在长达三千俄里的地段上，在同一时间内，广为移民。加之当时还得建立区舰队和其他行政机构以满足防卫和管理工作的需要。英国在那里并不想进行建设，它抱有另一种目的，因此采用了另一种殖民方法，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只是因为发现了金矿，才向那里殖民。而且无论英国还是美国，都没有象阿穆尔这样的地区。我们的阿穆尔必须从东西伯利亚得到移民所急需的给养，而东西伯利亚却又是一个荒凉闭塞的地区，远远落后于欧洲文明的现代成就，它本身在过去和现在都还需要俄国比较发达的省份来支援。"①

这样一来，是不是说凡是作过的事情皆只能如此呢？不是的，这主要要看效果。而效果是这样的：假如我们能更深入地研究一下穆拉维约夫伯爵在我们所说的这段期间里治理东西伯利亚的情况，那毫无疑问，他的政绩在这一地区的历史上，因而也是在俄国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人们竞相传诵阿穆尔的史诗，穆拉维约夫则成了传奇式的人物，西伯利亚从此吸引了所有的人，尤其是知识青年。许多身穿大学生制服的青年人，在结业前一个半月就来彼得堡求见穆拉维约夫伯爵，请求他派他们去东西伯利亚服役。穆拉维约夫在同意他们的申请之前，通常总要和他们进行长时间的谈话。

阿穆尔并入俄国一事，使当时的社会生活异常活跃起来。这件事不只给西伯利亚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而且唤醒人们重新估价西伯利亚对国家的重要意义，同时使俄国社会的思想大为活跃。伊尔库次克有许多有教养的人士和作家，看来，早已不满足于《外省 546
新闻》，这次获得阿穆尔一事恰好给他们提供了理由，随即在东方创办了名为《阿穆尔》的第一份私人办的报纸。该报的创刊号于

① 《海洋文集》，第 11 卷，1863 年 11 月。

1859 年年末问世。M. B. 扎果斯金任编辑，穆拉维约夫则负责新闻检查。此外，后来又出现了一些人写的许多手抄诗文，作者当中有以学识渊博、文笔风趣著称的 П. В. 舒马贺尔。他在西伯利亚居住多年，最初是私营的巴吉列夫斯基金矿的经理处主任，之后在 М. С. 卡尔萨科夫总督手下任专差官。

# 第六十四章　1859年

穆拉维约夫伯爵上皇帝的奏疏和呈给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的报告　有关俄中两国签订新约的外交事务派伊格纳提耶夫出使北京的目的　穆拉维约夫伯爵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亲王从巴勒莫给穆拉维约夫伯爵的信　中国不准伊格纳提耶夫去北京　穆拉维约夫伯爵和伊格纳提耶夫赴恰克图　穆拉维约夫关于确定我国与中国新界的意见　穆拉维约夫伯爵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547

1859年1月10日，穆拉维约夫伯爵上疏，对皇上关心阿穆尔地区的振兴，深表谢忱。奏疏中写道：

“陛下赐予臣在阿穆尔地区的同寅之恩典以及陛下对兴建本地区的圣旨，已承西伯利亚委员会下达。皇恩浩荡遍于寰宇，臣与本地区蒙受皇恩已逾八载。陛下面谕已由卡尔萨科夫少将转达。臣岂敢妄自剖白，但臣忠君报国之心一如既往，誓不改变，伏乞圣鉴。臣景仰与感戴皇上之情，实非笔墨所能形容。祈求上帝助臣，用事实来证实，皇上对臣之恩典、信任和厚遇，决不会无所结果。”

同日穆拉维约夫伯爵呈给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一份 548
报告：

“皇上赞助阿穆尔，今后我的工作就更容易作了。不过各部反对我的行径却日益加剧，也许这是我的过错，或更确切说，是一些意想不到的不幸事件使然。西伯利亚委员会一切皆系秉承谕旨而为，故工作进展顺利。皇上亲临阿穆尔委员会，晓以圣意，赞助我等，诸事顺利。东西伯利亚全部事务，特别是陆军部事务（部内各

司行文繁冗、拖延），如能直接交由西伯利亚委员会或阿穆尔委员会办理，则我将感到十分幸运。

“我国传教士团已安抵北京。我从彼罗夫斯基来信中获悉此事，此刻正等候信使，随后我将把那里的情况呈禀殿下。根据传教士团的最初印象来看，那里的情况似乎不甚令人满意。中国人对天津条约非常气愤，认为英法联军是由我们引进直隶湾的，因此说我们既软弱无能又狡猾阴险。我竭力排除他们这种看法，并希望彼罗夫斯基能同他们签订我们所需要的陆路贸易协定。

“我已收到同日本确定萨哈林边界的全权证书。我所以自告奋勇来承担这一任务，是想在英国人尚未插手日本，尚未想到在萨哈林占据一席之地之前，迅速了结此事。为了顺利完成这一使命、并为了尽快同中国确定边界，我打算率领一支可观的舰队，从尼古拉耶夫斯克出发，前往日本和直隶湾。幸好，卡扎凯维奇将军现在还在尼古拉耶夫斯克，那里确实很需要他。他即使去彼得堡，也不可能见到殿下。

“殿下！这种不幸难道能在整个俄国常此下去吗？难道殿下能只顾治理海军吗？我日益深信，皇上在彼得堡是孤立的，伏乞殿下勿使皇上孤军奋战，而俄国除皇室外实无可仰赖之人。这是我
549 长期以来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不得不在殿下面前剀切直陈。”

亲王收到穆拉维约夫这份报告后，于3月12日（24日）从那不勒斯复信说：“您1月10日由伊尔库次克的来信，我在离开巴勒莫前夕收到，信中提到的好消息令人十分高兴。我在巴勒莫过得十分平静、安逸。此地气候宜人，山川清秀、花卉艳丽，我游遍了四郊，读了许多书，更多的是思考了问题。打算在这里逗留三周左右，然后前往希腊，如有可能，还想去耶路撒冷。大约仲夏可望折返俄国。但愿回国后能对您的杰出规划有所帮助；您至少可以相信，我对您无时不热情支持，全力赞助。”

现在我们简单谈谈有关我国与中国之间签订新约的一些外交事务。戈尔恰科夫公爵于1月间通知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说，彼罗夫斯基离北京后，陛下选派他的侍从武官伊格纳提耶夫少将去暂时执行我国驻北京外交代表的职责。穆拉维约夫伯爵向外交大臣提出意见，既然委派伊格纳提耶夫为我国驻北京的政治代表，就应该给他公使头衔，至少要使中国人相信，他的级别并不低于卜鲁斯①。他的随员大多由军官充任无疑是有益的，但这绝不象普提雅廷伯爵所想的那样，是为了训练中国军队，因为中国人根本不希望这样作。随后穆拉维约夫伯爵请求戈尔恰科夫公爵在致中国的咨文中说明，皇上已授予他处理一切意外事件的权力。因而我驻北京公使应同他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穆拉维约夫伯爵认为，在中国目前情况下，我们应特别慎重，避免过早采取措施，否则北京朝廷可能抛开我们另求援助。因此他认为，在未从彼罗夫斯基那里得到新的消息之前，我方不宜采取任何过激措施。

确定从乌苏里江至海的边界时必然会发生许多问题，伊格纳提耶夫在北京的主要使命便是全力协助解决这些问题。伊格纳提 550
耶夫受命，根据现有基础，遵循给他的指令，继续彼罗夫斯基的活动。凡属彼罗夫斯基即将办结之事，勿需插手。如果某些事务，由于某种原因而停滞不前，应加以推动。倘若清朝政府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敷衍搪塞，可试探再次提出。他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彼罗夫斯基所受的指令并根据穆拉维约夫伯爵的指示及说明，最后确定从乌苏里江至海的边界。

关于穆拉维约夫伯爵治理东西伯利亚的内部活动，我们可从他在伊尔库次克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书信中看到。

1月26日。“你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上乌丁斯克区的情况很不妙，而就整个外贝加尔省说来，情况更糟。你会了解，我是怎

① 英国驻华公使。——译者

样焦急地盼望你来。我发出了很多重要公文，其中有两份尤为重要。第一份是关于整顿我的参谋部，以及任命和提升库克里的报告；第二份是致财政大臣，关于阿穆尔不应采取包税制的报告。为办好第一件事，我给苏霍扎涅特写去一封私函，你可看看，但务必把信封好再发。为办好第二件事，我以官方以及私人名义给西伯利亚委员会的主管人写了一封信。此外，我交给《伊尔库次克新闻》一篇文章，现在把它附在信里，给你和布特科夫[1]看看。别纳尔达基在他所管理的包税、采金和阿穆尔公司各部门里，干出了许多蠢事。我不得不把他教训一番，自然，也就不能替他呈请奖赏了。

"运送面粉一事办理得不好，我不得不派出一些粮秣官。省公署和军区司令部都忙于当地事务，而后者必茫然不知所措。你从我给科瓦列夫斯基的信中可以看到我下达的关于给骑兵旅补充哥萨克的命令。你从我给苏霍扎涅特的信中可以看出，我对这些人很满意，主要是这里对待他们颇为人道，从不偷窃他们的财产。而
551 在俄国内地，人是没有的，那里只有将军、校官、尉官等等，等等，能称得起人的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皇上。"

2月17日。"你非常了解我，因此不会怀疑：我在未克尽自己的职责——同中日两国彻底划定边界之前，无论如何也不会离职。因此，不管涅尔琴斯克那边的结局如何，我总是要经阿穆尔出海的。返回伊尔库次克后，再去彼得堡。我们的政治事务搞得混乱不堪：彼罗夫斯基受了两个胆小怕事的修士大司祭的影响，也由于自己因循苟且，毫未触动中国政府，而英国人的行动异常机智神速。我正等待伊格纳提耶夫，待他到此，我立即送他去北京。也许，他到那里能打开局面。要对浮运一事就地作出最后决定，没有你是不行的。布谢即将前往边金诺，浮运使他忙得不可开交。

"现在正是谢肉节：我们吃薄饼，跳舞，还化了装。我虽然表面

① B. П. 布特科夫——御前大臣，西伯利亚委员会和高加索委员会的秘书长。

上很高兴，可是心里却压着一块石头。等把公务办完之后，我准备去散散心。”

穆拉维约夫伯爵的上述两封信，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他为祖国的利益呕心沥血，对他治下地区关怀备至。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很重视穆拉维约夫这种品质。殿下于2月25日(3月9日)从巴勒莫给他的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穆拉维约夫伯爵：读了您给戈洛夫宁的信后，我十分满意。我发现您有关兴建您所获得的地区的设想，同我不谋而合。您决意巩固该地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仅如此，还打算在那里安插可靠的人手，建立有力的机构，再加上社会上只准前进不准后退的进步力量。这样，即使有人企图破坏阿穆尔事业，恐怕也难以得逞。

“在这些话里我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国务活动家所具有的思想，一位真正的俄国人所具有的爱国心，为此我深深地尊敬您。我将尽一切力量帮助您。您抱怨海军部缩减西伯利亚的海军经费。您如在彼得堡，就会看到，我曾同多少阻力进行过斗争，如能了解这一切，您就会相信，海军部已作到它力所能及的一切。我深信，为了加强我国海军，我们必须在东洋拥有尽可能多的战船，并建立海 552
港设施。我当然不会为此吝惜经费，但是总得设法弄到这笔钱，因为海军部自己没有进项。但是目前，我认为您坐镇西伯利亚以及您的积极活动，胜过金钱。我衷心希望，1860年能在阿穆尔河畔与您拥抱。”

3月间戈尔恰科夫公爵通知北京领衔军机大臣，根据天津条约第二条，任命伊格纳提耶夫接替彼罗夫斯基。4月间，库伦贝子办事大臣通知恰克图市长说，中国皇帝禁止重要人物入境，唯有传教士例外。鉴于伊格纳提耶夫是一位要人，非经理藩院准许，办事大臣不能放行，请伊格纳提耶夫权且在恰克图等候。

穆拉维约夫受命于本年内前往日本，补订关于萨哈林岛南部

的条约。4月初伊格纳提耶夫来到此地，穆拉维约夫先陪同他前去恰克图，然后沿阿穆尔河而下，直达南部诸海。这次旅行耗去了穆拉维约夫大半年的时间。

在此期间，即4月12日，彼罗夫斯基终于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在交换批准书时仅就我公使由直隶湾进北京一事增加了一项补充条款。有关瑷珲条约以及我国沿乌苏里江的新边界都未提及。穆拉维约夫伯爵依旧认为，如想确定我国沿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的新边界，首先必须在北京批准这个地区的边界图。这些地图须待我驻北京公使到达直隶湾后，再给他送去。至于就地绘制这些地图的工作，早在1月间就已派遣作战处处长布多戈斯基去作了。

M. C. 卡尔萨科夫已由彼得堡返回赤塔，4月20日穆拉维约夫寄给他一封信："我们于17日抵达恰克图，在这里收到理藩院的咨文；还收到彼罗夫斯基发来的公文，得知他正在进行一项有利
553 的谈判。他答应10日内即给予最后答复，所以我不得不在此地等到27日或28日。在此等候的第二个原因是，礼品还没有运到，贝加尔湖却已解冻。第三个原因是，没有北京的批准，贝子办事大臣不准公使过境。但我不想等候此事的回音，一俟收到彼罗夫斯基的消息，便立即启程。

"我写信给布谢①，令他急速乘船赴任。请你将等候我的人都打发走，告诉他们我启程的时间尚未确定。若轮船尚未驶往乌斯特-斯特烈耳卡，就令其停航。我们自然要等候到5月初涨水时再航行。唯一的希望是乘轮船赶路，以补偿失掉的时间。我的四艘快艇当然也将同行。现将文件以及给布谢的信寄给你。依我之见，布谢不必在石勒喀河浪费时间，最好尽快赶赴他管下的上游一带巡视一遍，然后到布拉戈维申斯克等我。

① H. B. 布谢这时是阿穆尔驻军司令。

“伊格纳提耶夫这个人真不错，但愿他在北京能作出一番事业。”

穆拉维约夫伯爵于4月26日又从恰克图给M.C. 卡尔萨科夫写了一封信：“北京方面还沒有消息，看来我将在此地等到5月2日，8日可达斯列田斯克，9日上船。凡能浮运的，都尽量运走。勿须在任何一地等我，因为我的行期取决于中国人，何时成行不敢担保。同时我必须在此坐等音信，因为彼罗夫斯基的消息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事先无法采取任何确定的步骤。一俟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我将立即通盘考虑，然后再作出决定。”

# 第六十五章　1859年

554　穆拉维约夫伯爵自恰克图下阿穆尔作长途旅行　呈给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报告　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伊格纳提耶夫获准赴北京　穆拉维约夫伯爵从选卡斯特里和函馆两地给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伯爵在波谢特湾　就确定我国边界一事给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他就此事下达的命令　继续向阿穆尔移民　穆拉维约夫伯爵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对浮运和歪曲事实的文章深为不满　库克里就此事给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伯爵一直停留在恰克图，5月2日才和伊格纳提耶夫将军分手，动身前往阿穆尔执行上谕。他在动身那天向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呈上一份报告："昨天我荣幸收到殿下自巴勒莫恩赐的手谕，我想在赴阿穆尔之前将此地情况报告殿下。殿下行将回国的消息，特别是殿下拟于1860年前来阿穆尔巡视，我感到十分愉快，倍受鼓舞，实非笔墨所能形容。我所以迟迟未给殿下写信，是想将一些更有意思和较为肯定的消息禀告殿下。现在我终可向殿下报告，我的一名信使已携天津条约批准书赴彼得堡，此项批准书是外交上的重要成果，它有助于将来我国同中国政府
555 的谈判和相互交往。但遗憾的是，其他欧洲列强对中国采取的步骤我们却毫无所知，现在只有等我到直隶湾以后，才能作出最后判断。看来，中英之间的许多问题今年夏季都将在直隶湾解决。我国已命伊格纳提耶夫少将接替彼罗夫斯基出任驻北京全权代表。我

已同他一起由伊尔库次克来此。伊格纳提耶夫是最合适的人选，他的学识、才干、经验和充沛的精力保证能完成他所担负的使命，但愿中国人不再阻挠他出使北京。北京的回答不可能在月末前收到，而我又必须立即赶赴阿穆尔，以便率区舰队按时从尼古拉耶夫斯克（该舰队正在该地作准备）启航，经鞑靼海峡赴函馆，然后去直隶湾。最后再折回日本去谈判萨哈林问题。

“我这次航行最主要的任务是：至函馆递交进行谈判的全权证书；在绥芬湾会晤作战处处长布多戈斯基（他正在勘测乌苏里江上游至海的陆地边界）；将我们的新边界图送往直隶湾，由我们的全权代表转交北京批准。我还将从直隶湾返回日本进行谈判。我是否来得及取道阿穆尔返回，这要看谈判的时间长短。如果来得及，可能在 10 月中旬抵伊尔库次克，不然我就要等结冻乘雪橇返回，不过那样一来，我离开的时间就要拖至 11 月中旬。

“我将竭力调派更多的战船护送我，好让日本人和中国人见识见识我国海军的威力，不过这吓唬不了英国人，因为他们对我们在东洋上的战船是心中有数的。假如欧洲舰队意欲轰击中国炮台，我就不驶入直隶湾，以免象去年那样，让中国人说我们口是心非。

“4 月 12 日在北京批准条约时，中国全权代表为普提雅廷伯爵答应提供武器一事，向彼罗夫斯基表示感谢，幷幼稚地宣称，他们目前不想接受这批武器，害怕被英国人夺去，过两三年等同英人 556
之事办结后，再接受。”

5 月 12 日，穆拉维约夫伯爵已抵乌斯特-斯特烈耳卡。他在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中写道：“我对这次旅行甚为满意，对旅伴也很满意。虽说我的某些设想落了空，但我依然很满足。即使部分想法不能实现，只要理智占上风，心情总还是舒畅的。”

5 月 13 日，中国军机处下令，准许伊格纳提耶夫将军去北京交换批准书。于是，他就动身去中国了。

不论今后中国形势如何，政局是否变动，对我们说来，最重要的是使我们实际占有的领土获得法律上的承认。

5月底，穆拉维约夫伯爵抵尼古拉耶夫斯克，6月4日来至迭卡斯特里湾，然后巡视了果尔涅特角（穆拉维约夫命名为波沃罗特内角）与图们江口（满洲与朝鲜的边界）之间的海岸。穆拉维约夫将此一百二十浬的海湾命名为大彼得湾。

6月4日穆拉维约夫伯爵从迭卡斯特里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中写道："我终于来到了海上，但轮船还未上完煤，因此我已打发先遣船开往函馆和绥芬河。我本人则将按预计的行程赶到那里。我在尼古拉耶夫斯克逗留了两天半，出席了宴会，参加了舞会，舞会后立即乘'满洲人'号运输船来到此地，现在要到杜雅（在萨哈林）去上煤。目前只有建造兵营和测绘地形的工程开始了。今年航期有一千名囚犯运到此地，不知你为他们准备的牲畜是否已运出。这些牲畜以及腌牛肉，都必须如数运到。我相信，你会考虑到新粮的征购工作，要尽量多征一些，既可充实国家粮库，又可调拨给农村粮栈。这次出海旅行似乎不会给我带来愉快，不过，照我的性格，我是不会气馁的。困兽犹斗，我要极力搏斗一番，说不定最后还会成功——等着瞧吧……"

557 6月24日，穆拉维约夫伯爵抵达函馆。伯爵告诉 M.C. 卡尔萨科夫说："这封信是在前往此次长途旅行的终点——江戶的前夕写给你的。真寂寞，实在寂寞；真够受啊！实在够受。你该接替我的位置了。我到过我国沿海，到过朝鲜，到过直隶湾。已派布多戈斯基前往北京。我在此改乘'阿斯科尔德'号巡航战船到文科夫斯基处去，将在那里升起我的总督旗，派一支可观的舰队前往江戶。这无疑有助于办结萨哈林问题。我担心日本人办事拖拉，说不定很晚才能返回阿穆尔。我收到内务府发来的有关流放犯的公文，真是一派胡言，不过该文指令解放农奴，这倒是一大进步。且看对

我的报告怎样处理。

“陆军部想把我余下的部分拿走，为此我给苏霍扎涅特写了封私函。我正迫不及待地等候着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消息，尤其是关于年成的消息。

“我这次远行，同十年前去堪察加的情景一样，不同的只是，那时妻子在身边而已。我本希望和那时一样，8月底到达我国海岸，9月离开尼古拉耶夫斯克。可是现在只好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等结冻后，坐雪橇走。这样一来，11月才能回到伊尔库次克。”

穆拉维约夫伯爵在抵达大彼得湾南端的波谢特湾的时候，发现一处世界良港——诺夫哥罗德港。他在那里遇到了布多戈斯基。布多戈斯基已将直至朝鲜境内图们江的边界勘察完毕，他绘制的地图即将送往北京批准。他拟的一份详细说明，将送交我国公使。

7月25日穆拉维约夫伯爵从波谢特湾发出的信中说：“趁‘满洲人’号运输船驶往尼古拉耶夫斯克之便，我把这次旅行的情况告诉你。我2日离开尼古拉耶夫斯克，7日乘‘亚美利加’号离开迭卡斯特里，11日抵达函馆。舰队全都落在后面。我只好在函馆等候轻巡航战船。不过，这段时间并没有白过，我们同日本政府进行了交涉，约定于20日访问江戶（日本首都）。我7月15日离开函馆，在波谢特湾赶过舰队，于19日到达该湾，20日和布多戈斯基会合，他已等了我三天。布多戈斯基真能干，他出色地按时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我们把波谢特湾划归俄国，把边界一直推到朝中边界的图们江口。本来我们不想多占地方，但是必须如此，因为波谢特湾 558
里有一处良港，中英两国的关系一旦破裂，英国必定会立刻占领它。

“我相信，这种见解也能为北京所接受。波谢特湾东北不远的

绥芬河口内有许多优良的海湾。从波谢特至波沃罗特内角长约二百俄里的海岸线上，有许多优良的海湾和海港，海上列强对之莫不垂涎三尺。假如它们仍属中国，英人定会设法据为己有。须知，早在1855年，英人就已察看过这些地方，进行了测绘，甚至还出版了地图。我们有了这块地盘，即可为航海人员建立居住地点，我们必须为此而努力。这件事，我在途中还要进一步考虑。而现在我正在考虑增强滨海省陆军力量的办法。滨海省人力不足，保卫海岸的军队亦不敷使用。第一步我决定于明年通航期间将叶尼塞斯克卫戍营调去，1862年再将伊尔库次克卫戍营调去。这两个营的番号将改为东西伯利亚第五和第六边防营。

“今天我即将从函馆出发，率舰队驶往直隶湾。不过战舰的数目并不多，计有三艘轻巡航战船、‘日本人’号运输船和‘亚美利加’号轮船。这次航行我没有什么牢骚可发，至今一切顺利，只是水兵常惹我生气，我不得不对他们严加申斥。过些日子我准备更换几个指挥官。这次航行一直要到9月才能结束，9月20日可抵尼古拉耶夫斯克。因此经水路只能赶到布拉戈维申斯克。我只好在那里挨冻，11月1日乘上雪橇，大约走十五天才能抵达赤塔（一千六百俄里）。我相信，你那里的冬季邮件一定能如期送到阿穆尔省。不久前我曾下令，书信公函每二周传递一次，包裹两月一次。我相信，外贝加尔省一定能顺利而迅速地执行我的命令。我认为这条邮路最好能由赤塔直接通到布拉戈维申斯克，涅尔琴斯克只接受邮袋。请你照办。

“到日本后，我和普提雅廷有同感：同这个民族打交道，要比同中国人愉快得多。应该为普提雅廷说句公道话，他同日本人的首
559 次交往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们对俄国人颇有好感。他们喜欢我们胜于美国人。但是，即使这样，我也无法理解普提雅廷的那种好为人师的主张。日本不用我们去教，也能学会一切，尤其是

航海术。我们与其教人家，倒不如自己好好学习学习，不然人家就要赶过我们了。

“我一周后即可到达直隶湾，当即派遣布多戈斯基携地图前往北京。”

П. В. 舒马贺尔写道：“批准地图一事，在北京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中国人看不懂我们的地图。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绘制这份新边界图，要求北京批准，因为天津条约第九条仍未兑现，瑷珲条约又未被收入皇上在彼得堡批准的天津条约。正因如此，穆拉维约夫伯爵才向乌苏里江派出了考察队。

“假如在天津条约中不列入涉及阿穆尔以及我国边界的任何条款，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就不会产生任何问题。因为瑷珲条约签订后，中国皇帝已下令通知普提雅廷伯爵，根据 1858 年 5 月 16 日在阿穆尔同俄国签订的条约，确认从乌苏里江直至各海港为两国边界。其实，早在 1857 年瑷珲条约即已在阿穆尔河各地付诸实现，从 1858 年，哥萨克移民便开始迁往乌苏里江右岸了。

“穆拉维约夫伯爵估计到，如果他不亲自出马坚持斗争，要想迅速结束乌苏里江边界考察工作，尤其是使北京批准边界图，定会困难重重。所以他决定先去满洲南部海港，等乌苏里江考察队勘察新边界的工作进行到该地时，再去直隶湾，以便把考察队根据勘测情况绘制的边界图径直送交北京我国公使。

“赴直隶湾途中，在‘亚美利加’号上，布多戈斯基上校对边界图作了最后加工。7 月 2 日这艘挂有穆拉维约夫总督旗的轮船驶至白河口，在美国‘帕格拉丹’号蒸汽轻巡航战船附近抛锚停泊。在 560
这里得到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中国人击退英法联军的进攻，并击沉数艘炮舰。根据某些理由，俄国来使对此尽可不必过分担心，但是，十分了解中国政府的人可以准确地预料到，中国政府定会为此一胜利所陶醉，从而对我驻北京使团的任何建议，即或是完全公正

的、无关紧要的，也都会固执地一概加以拒绝。

“穆拉维约夫伯爵考虑到，在直隶湾拥有近二十艘战船（包括数艘巡航战船）的英法联军业遭失败，我们开来的这支小舰队，显然不会对中国人起任何作用。因此他决定把舰队留在直隶湾入口处的集合地点威海卫，只率‘亚美利加’号和‘治格特人’号机帆炮船进入直隶湾。在直隶湾停泊时，他和美国公使华若翰[①]先生数度会晤，交往甚密，颇为友好。由于北塘口水浅，‘亚美利加’号无法驶入，华若翰曾数次将其小火轮借我使用。而穆拉维约夫伯爵则嘱伊格纳提耶夫尽可能协助华若翰，又应美国舰长之请，派遣自己的副官乘‘治格特人’号赴上海传送紧急报告。随后，穆拉维约夫伯爵径赴函馆。

“尽管如此，穆拉维约夫伯爵还是同中国地方当局进行了交涉，请求准许布多戈斯基上校赴北京见伊格纳提耶夫。布多戈斯基于7月12日抵达北京。他并没遇到象美国公使在同一条路上，在同一时期所遇到的阻碍和刁难。”[②]

阿穆尔移民工作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这一年迁去的男女农民共二百四十名，分居在四个地方。住在新阿斯特拉罕的是来自塔夫尔省的莫罗堪教徒[③]。迁至滨海省的移民共五十名。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继续迁往阿穆尔省，组成十一个村镇。村镇里开办了八所学校。阿穆尔全区粮食不足，哥萨克步兵营尤感不足。当时，阿穆尔省男女居民共八千五百七十二人。

561 在此期间，穆拉维约夫伯爵继续旅行，同时密切关心东西伯利亚的行政管理工作，他一发现有什么弊病，立即写信通知有关官

① 美国驻北京公使。——译者

② 《俄罗斯档案》，1878年，第3卷，第306页。

③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俄国的一个教派，提倡“自我完善”，摈弃教会仪式。该教派受沙皇政府迫害，被流放到外高加索、阿穆尔等地从事农业和畜牧业。——译者

员。他对外贝加尔省的措施极为不满。10月18日从库普里雅诺瓦镇给卡尔萨科夫的信中写道："关于今年的浮运工作和扎瓦利申[1]的文章，我不准备多说什么，因为这完全是外贝加尔省官员份内之事，这些人无论对什么事都大发议论，但办起事来却是一纸公文了事。牲畜没有运到尼古拉耶夫斯克，赤塔官员定会说成是流放犯的罪过，其实不然，显然是赤塔方面指示不当。应运往哈巴罗夫卡的牲畜，现正在库普里雅诺瓦镇，让这些牲畜走旱路，也不会是流放犯的罪过，不过我真不知道该怪谁。其中有些马是给哥萨克移民的。这些牲畜如能全部运到目的地，那也只能是普洛特尼科夫准尉的功劳。粮食能运到哈巴罗夫卡，那全是布谢的功劳，他拨出了自己的储备粮，可是却未给他运去他所需要的东西——我也不知道这该怪谁。不过今年的夏天似乎相当长，阿穆尔的河水委实不小。

"我责怪扎瓦利申，并不是因为他写了文章，而是因为他把整个赤塔弄得一塌糊涂。使我吃惊的是，你怎么会容忍此事，而不给你 protégés（所庇护的人）指出一条正路，不过现在事已至此，你只好在我不在期间自伊尔库次克纠正这些错误。我估计，象你这样一位高尚的人，一定不会拒绝我的要求。任何人都难免犯错误，但是拒不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可饶恕了。

"明夏迁来的哥萨克只能派去补充阿穆尔旅马队中的一个阿穆尔营。乌苏里营勿需补充，因为今年那里要什么没什么，甚至连自己的口粮都没有。幸好我们已找到办法，把哈巴罗夫卡的储备粮和在哈巴罗夫卡下游搁浅的帆船上的粮食都给了他们。只有库 562

① 季米特利·伊利纳尔霍维奇起初在喀琅施塔得服役，他和十二月党人同年被流放。他自称十二月党人，但十二月党人却不承认他，也不与他交往（参见罗津男爵的札记，П. Н. 斯维斯杜诺夫和 А. П. 别利亚耶夫等人的文章）。在卢彼尔特任总督时，他没有受到约束，但穆拉维约夫伯爵对他却加以管束，不许他干预外贝加尔的行政工作。于是他便加入了反对派，吵吵嚷嚷，著文诽谤，并上书告密（П. В. 舒马贺尔注）。

克里①、格沃兹迭夫② 和克列依缅诺夫③ 负责的浮运船筏如数到达。不过我的几名副官在你们赤塔不受欢迎，这或许是可以原谅的，但在供应粮食问题上就不能再如此了。请你向赤塔的同事们表示感谢，他们对报章的检查很认真，等等，等等。

"我再重复一遍，一个高尚的人应该改正自己的错误，因而你要学会忍耐，准备明年自己来改正这些错误，必要的话，你也可以责备我。"

很清楚，穆拉维约夫伯爵对浮运和赤塔的行政管理工作极为不满，对Д. И. 扎瓦利申以及其他人等造谣污蔑的报道更是义愤填膺。这些人一直在报纸、杂志上，甚至在《钟声》(伊斯康大④ 主编)上，造谣惑众，非难穆拉维约夫伯爵。Б. 库克里在给 М. С. 卡尔萨科夫的信中写道："你读过扎瓦利申在《海洋文集》6 月号上新发表的文章吗？这篇文章如此尖刻地对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伯爵)进行人身攻击，依我看，决不应置之不理。任何一件事，特别是象阿穆尔这样的大事，难免有错误和缺点，但无疑也有它好的方面。为何这位先生竟然如此骇人听闻地夸大前者，而对后者却置若罔闻呢？他对事实的本质，对其重大意义都置之不顾，一味对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本人肆意侮辱。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却为此牺牲了自己，呕心沥血，无非是想使此事按照他正直的、骑士式的、人道主义的信念得到发展。令人奇怪的是，这篇文章竟然发表在官方杂志上。这群黑了良心的自由主义者真是可怕的害人精。哥萨克移往阿穆尔一事，他们竟称之为军阀式的强制移民，等等。"Б. 库克里继续写道："这群吵吵嚷嚷反对穆拉维约夫

① 参谋长之弟。
② 总督府上尉。
③ 总督府中尉。
④ А. И. 赫尔岑的笔名。——译者

伯爵及其政事的先生们，依我看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本地商人，西伯利亚土著，他们对任何事、任何人都不信任。只有从前的制度，才称他们的心意。那时，他们只要行贿就能大发横财，在当地有权有势，使人们见了他们都卑躬屈膝。他们这种权势并非由 563
于博学多才和诚实勤劳，而只是由于他们有钱。第二类是旧官吏。这些人嫉妒我们，留恋旧制度，他们过去受过贿发过财，而如今他们自己不敢受贿，别人也不敢行贿。这些先生们总是在暗中捣乱，幸好这类人为数不多。第三类是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先生们。他们极力想对事情的进程施加非自由主义的影响。他们无事不加抨击，可是他们自己就是极不正直和极不忠实的。这种人也不算多，然而却是一群假仁假义的可恶家伙。”①

① 摘自 M. C. 沃尔康斯基公爵家藏文献。

# 第六十六章　1859年

564 穆拉维约夫伯爵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写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比尤采夫自彼得堡归来　穆拉维约夫伯爵的心情　库克里就此事写给M.C.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伯爵因中国曲解瑷珲条约而采取的措施　穆拉维约夫伯爵巡视满洲南部港口　给 M.C. 卡尔萨科夫的信　中国的事态　库克里给 M.C. 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伯爵为应付英法对华作战而采取的措施　穆拉维约夫伯爵给 M.C.卡尔萨科夫的信　他启程赴伊尔库次克　他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写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伯爵从尼古拉耶夫斯克去布拉戈维申斯克途中，看到这次浮运过程中发生的种种不幸的事件，心情十分沉重。10月30日，他从布拉戈维申斯克给 M.C. 卡尔萨科夫写信时谈到了这种心情："你也许对我从库普里雅诺瓦镇写的信不太满意。但我相信，你秉性正直，当你知道这次浮运的各种灾难时，你定会比我更为痛心。从尼古拉耶夫斯克出发以来，沿途目睹这些灾难，同时留在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区舰队和队伍今冬又吃不到鲜肉，你想，我怎能不难过呢？至于修工事的人力不足，技术工程所必需的贵重器材被冻在库马拉附近(尽管器材早在8月就已由赤塔发出，可是在边金诺和斯列田斯克两处却白白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这些事我就不提了。感谢上帝，最后一批苦役犯被留在布拉戈维申
565 斯克附近，他们呆在屋子里，虽无棉衣也不致冻死。棉衣、面粉、食盐皆未运至目的地，都被冻在阿穆尔沿岸不需要这些东西的地点，

而需要的地方却又未给运去。

“你总还记得，1854 年和 1855 年，我们乘驳船和木筏只用一个月，就从石勒喀扎沃德赶到马林斯克。从那以后，谁要是用两个月走完这段路，我们都要加以训斥。不过，我重说一遍——过去的做法已不能重复，让我们展望将来吧！

“1860 年决定让叶尼塞斯克卫戍营和五百名苦役犯都投入阿穆尔的浮运工作。此外，余下的哥萨克也要运去，编入骑兵旅和阿穆尔营，而乌苏里营，一戶也不要增加。官办浮运获致成功，最主要的秘密是：冰排一过，船筏立即启航，一个月之后，即 5 月底，石勒喀河上的船筏应全部走光；浮运成功的第二个秘密是让经验丰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认真负责的人，担任指挥。决不能一下子就把九十条满载牲畜的船，随便交给一个刚从俄罗斯来的斯杰尔里果夫！这件事就是你本人以及所有最优秀的浮运工，也未必能够胜任。命吉木洛特① 主持浮运，十分合适。我特地请求你，无论什么事都不要委派你当地的哥萨克长官去干。相反，我坚决请求你指派你那里的无军衔军官参加浮运，并雇用航行过阿穆尔河的好舵手，那怕出高价也在所不惜。我的全部副官和差遣官都听你吩咐，他们都富有自尊心、责任感和荣誉感，你不要只因为他们对你不垂手侍立，或象有人说的，他们被我惯坏了，便不起用他们。他们在堪察加或许会按上流社会习惯，四仰八叉地坐在安乐椅上，但在船筏上，谁也不会苟且偷安，都会全力以赴忠于职守的。

“至于明年的浮运，我当然只能大体上谈谈我的想法，因为从 1 月份起，你自己就要坐到总署主席的席位上去了。而我，也许再不会从彼得堡回西伯利亚了，也许一年之后回来。我作如此估计，566 恐怕不能只说我顽固不化或贪图玩乐吧！只要他们听到我经常咳嗽，定会同意我到暖和的地方去治疗。

① 他是由谢苗诺夫团调到外贝加尔的。

“我不能立即动身，一方面是河水封冻，另方面还需要向满人作些说明(伊格纳提耶夫曾函告此事)。我们将去瑷珲会见将军。比尤采夫已赴彼得堡传送紧急报告。未获复示之前，特别是溫策尔新的任命(枢密官)尚未下达，他还未将主席工作向你移交之前，我决计不离开伊尔库次克。”

穆拉维约夫在这封信的前半部抱怨上次浮运工作一事，需要在此作些说明。那次浮运他未能亲临指挥，因为当时他在日本。卡尔萨科夫也未及时赶赴浮运地点。其结果，正如我们所见，令人十分痛心。这件事清楚地证明，穆拉维约夫不在期间，外贝加尔的工作何等糟糕！

穆拉维约夫伯爵迫不及待地等候着比尤采夫，但他从彼得堡带来的却是令人不快的消息，穆拉维约夫心绪不佳已达极点。11月12日库克里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中写道：“比尤采夫的归来并沒有使我们得到宽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病了。浮运失败使他非常生气，他对此事实在太认真了。而扎瓦利申的造谣中伤更是火上浇油。其实这些诽谤和所有的流言蜚语一样，丝毫不值得介意。可是它对穆拉维约夫的影响太大了！他给溫策尔和给我的信都充满忧伤之情，他心情异常沉重。他似乎绝望了，居然说他太老了，该休息了，等等。他主要是想到国外去长住一个时期。这不能不令人考虑到：他可能由于体力衰竭、精神疲惫，决意永远离开西伯利亚。唯有您才能够使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振奋起来，望您安慰安慰他，劝他更冷静地看待人世间卑鄙龌龊的勾当。至于挫折以及过错，感谢上帝，那并不是不可补救的！难道他真的认为，就沒有忠于国事和能有所作为的人了吗？让他起用一切还能工作的人；只要他的愿望能得以顺利实现，不管作什么我都愿一马当先。现在正值功亏一篑之际，他的努力和声望实不可缺。比尤采夫谈起这位异乎寻常的人物身体不适，精神不佳，您简直不知

道，我是多么忧愁。他为了一切美好的事业，奋不顾身；他为了大 567
家积劳成疾，不知不觉地耗尽了自己的精力，因此大家都非常感激他……今天城里又议论纷纷。邮车送来了最近一期《工业通报》杂志，上面载有扎瓦利申的文章。依旧是那些老调，仍然是那些说法，还是那些事情，连语句都沒有变。但最恶毒、最有欺骗性、最狂妄的是文章的标题：《阿穆尔，或骗人者必受骗》。我沒有把这件事写信告诉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何苦惹他动肝火呢？他可怜极了，即便沒有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已经够他受的了。万一他离开我们，那就糟糕了。在此地单凭诚实的劳动和善良的愿望是成不了事的，在这里作事必须依靠强而有力的支持，必须有人能用坚强的意志来制止当地的一切卑鄙勾当。要沒有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那种坚强的意志，我们将如何是好呢！？”

穆拉维约夫伯爵这次在布拉戈维申斯克逗留期间，由于中国人对阿穆尔条约作了歪曲的解释，不得不派出一连哥萨克到满洲人的村庄（根据条约留在阿穆尔左岸的居民）去解释瑷珲条约的实质，通告所有居民，他们是居住在俄国领土上，并受俄国的保护。

随后，穆拉维约夫伯爵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同瑷珲副都统进行了多次谈判。后者竭力要求伯爵在乌苏里江边界上作出某些让步。他正告副都统说，我们绝不会违背瑷珲条约，作任何让步和变动。中国方面对条约的任何破坏，势必导致两国之间存在二百年之久的友好关系完全破裂。我们在阿穆尔和乌苏里边界全线，向满人显示了我们的军事力量，表明决心用武力来对付武力，于是一切又都恢复正常，尽管瑷珲副都统早在今春即已集结重兵，防我进攻。

为了使瑷珲条约得以彻底实现，穆拉维约夫伯爵根据自己对满洲南部港口巡视的结果，认为有必要派兵占据大彼得湾内的两处良港——符拉迪沃斯托克①和诺夫哥罗德港。在这两座海港内

① 即海参崴。——译者

建立了哨所之后，我们便完全占据了从乌苏里江开始的新边界上的各个据点，而沿江的哥萨克居民则表示要确保这条边界线。

568 11月15日穆拉维约夫伯爵从布拉戈维申斯克给M.C.卡尔萨科夫写信说："勿须对华采取军事行动，目前我留在这里就是对他们的示威。他们大为恐惧，信使已飞驰北京。这或许对H.П.伊格纳提耶夫能有所帮助，可是我们并不想真打。我本想把卡扎凯维奇召回伊尔库次克，派他去彼得堡，但是现在我还是想请他继续留在尼古拉耶夫斯克。为此，我决定派库克里第二去他那里。解冻后整个区舰队必须立即重新南下，这支舰队要由他来指挥，此外别无他人。否则就会象你不在外贝加尔时一样，也弄得一塌糊涂。

"请你不要抱怨我，假如于11月你也在阿穆尔看见我所遇到的一切，你对整个外贝加尔的工作自然会比我更加生气。说实在的，除你之外，或者你不在，他们无所用心，只为自己打算。

"我必须在此再呆两周左右，好让满人相信，我正在准备打仗，到那时我再回来。这里以及整个边防线上都在操练、演习、射击，但是火药很少。我不想动用你那些不中用的哥萨克，他们只会诉苦发牢骚，连地也不会种，只有掺一半俄罗斯人进去，他们才能当个人来用。各地的，也包括阿穆尔的这些一般流放犯都非常能干。他们简直就是哥萨克的师傅：会造船，会打渔，还会把搁浅的驳船拖出来。为此得多谢苏霍扎涅特。

"布拉戈维申斯克日趋繁荣。可是尼古拉耶夫斯克，如今连牲畜也没有，日子可怎么过，想起来真令人不寒而栗。11月运到谢苗诺夫镇一百匹驿马，却变成了三十六匹，而且都已气息奄奄。原先一匹匹性野力强，现在都一匹匹倒毙了。我只得下令把剩下的就地卖给哥萨克，每匹卖七卢布到十卢布，否则天寒地冻，运到哈巴罗夫卡也会全部死掉。你知道我心里是多么难受。"

鉴于中国的事态以及伊格纳提耶夫在北京的谈判进展迟缓，

外交部向穆拉维约夫伯爵发出特别指令。同时，皇上命令伊格纳提耶夫继续留在北京，并命令阿穆尔斯基伯爵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以应付紧急情况和意外事变。为此派一艘船停于白河口，听其调遣。

Б. К. 库克里于 11 月 17 日写信告诉 М. С. 卡尔萨科夫说：[569] “我们终于盼来了外交部的信使——希特罗沃。他按照科瓦列夫斯基的意见，直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而来，并带来几份给伊格纳提耶夫的紧急情报，让伯爵补充意见和指示，然后直接由他派信使径送北京。与此同时，我已将此事通知恰克图市长，请他就派遣信使一事，同库伦办事大臣进行交涉。

“感谢上帝，希特罗沃终于带来了好消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十分高兴。因为御批的指令里包含了如下的主要内容：‘假如您得到我国驻北京全权代表今后发来的报告，确信中国人无论如何不肯按照其皇帝谕旨并经中国全权代表于天津通知普提雅廷伯爵的方案划界，您应立即派兵实际占领上述边境——乌苏里江右岸。一旦季节到来，当地方情况允许时，立即派船占据满洲各港。如满清政府违反条约规定，不派官员前往划界地点，并拒绝就此事同伊格纳提耶夫将军进行谈判，那么，这种占领无疑乃是清廷一味顽固，拒不履行已承担的义务的必然后果。’指令里接着写道：‘英法同中国人发生敌对行动时，我们定要严守中立。因此，只准自卫，不准进攻。’必须告诉您，指令的第一点，除同意采取坚决行动外，还包括有外交部的解释。这种解释暴露了他们胆小怕事，不明事理和首尾不一的态度。完全有根据认为，皇上的旨意十分明确，是要取消对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的限制，允许他见机行事。马尔特诺夫于 9 月 7 日抵此。立即召开了委员会会议。委员会可能是根据与会者的意见，也可能是秉承皇上的旨意，决定采取坚决行动，并立即遣一名信使递送会议的决定。信使刚出发，又派人追上

去，通知他马上还将派出另一名信使。指令确已拟好，可是皇上一走，外交部就给压下了。戈尔恰科夫便忙于草拟给穆拉维约夫的说明。下面便是他们的说明：为了占领波谢特湾，边界可以一直划
570 到海边，但不得再向南偏。可是，又考虑到皇上的旨意，随即补充说，万不得已时，边界线可偏至绥芬河。最后又警告说，不可派区舰队从海上为我军进驻乌苏里江助长声势[1]。这就是他们拟定的指令，但是，就连这份指令也不想送来。戈尔恰科夫于 10 月 7 日赶赴华沙，打算就此事再向皇上请示。行前交待说，须待接到他从华沙下达的命令后，才能把这份指令发给穆拉维约夫伯爵。这份指令直到 10 月 13 日方用电报发来。感谢上帝，这回伯爵无论如何手上总算有了根据，可以按照自己的判断来采取坚决的行动。现在我们正焦急地等待他归来。关于乌苏里问题他会作出什么决定呢？希特罗沃会把彼得堡老爷们的情况告诉您，那里的一切依然如故，毫无好转。他们害怕穆拉维约夫伯爵前去办理西伯利亚事务就象害怕老虎一样，可是冬天他们将等他前去。他的政敌总是喜欢扎瓦利申的文章，而明了真相，毫无偏见的人对这些文章当自有公论。尽管如此，一般人认为，穆拉维约夫伯爵这次返回西伯利亚定会具有更大的权力。”

当时，英法为了在中国发动新战争，正在作大规模的准备。这也迫使我们作好准备，一俟河口湾解冻，阿穆尔区舰队的所有船只在海军少将卡扎凯维奇的亲自率领下将立即出海。鉴于大彼得湾内诺夫哥罗德港及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兵力不足，穆拉维约夫伯爵命令这支舰队占据那里的两个据点，加强防守，并在大彼得湾附近巡航，绘制南起朝鲜边界北至“奥尔加”湾的整个海岸图，要求位置准确详尽。穆拉维约夫伯爵还指示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全线的正规部队和哥萨克进入战斗准备状态，并建造两艘炮艇。所有这些军事准备活动皆未保密，相反却是公开进行的，他们有意让汉人和

满人知道。

瑷珲对我方的军事行动颇为担忧，并对穆拉维约夫伯爵留驻布拉戈维申斯克抱有敌意。特普钦[1]前去齐齐哈尔，向北京告急。穆拉维约夫伯爵认为有必要告知中国政府，特普钦向满洲皇帝假报边警和拒不履行条约，很容易挑起两国纠纷。他认为有必要撤 571
掉特普钦，禁其再返吉林。他并将此事通知了伊格纳提耶夫将军。

伊格纳提耶夫将军由于未能就边界问题达成协议，便中断了同中国全权代表的谈判。之后再未和北京朝廷来往。他想不出办法来摆脱他所处的无所作为的窘境，因此他认为我国政府有必要采取坚决措施。他指出，只要英国代表留在北京，英国便会在这件事情上施加有害影响。为了圆满解决边界问题，他提出了两项办法，即：在北京坐待英法结束对华战争，并乘中国人失败之机，迫使他们让步；或者就履行瑷珲条约一事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建议，如遭拒绝，就放弃北京，改在阿穆尔谈判，并用强制手段和在边界上集结军队为我们的要求作后盾。

穆拉维约夫伯爵提议，就中国问题和欧洲列强进行磋商，并建议给伊格纳提耶夫发去指令，以备他为中国事务从中调停时有所依据。他还建议，如果英法不拟占领北京，就命伊格纳提耶夫离开北京，和中国全权代表前往中国同英法谈判的地点。

现今统治中国的满清皇朝一旦崩溃，我们立即采取坚决措施使邻近的蒙古和满洲不受新的中国政府的控制。1859 年年底我们同中国的事务就是如此。

穆拉维约夫伯爵于 12 月 12 日从布拉戈维申斯克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中写道："海军部待我们太苛刻了，他们既不等我们的预算，也不统计一下我们区舰队的实际需要，就按去年的四十三万卢布列入国家预算，而我们却需要八十七万三千卢布。我们

① 奕山之后新任黑龙江将军。——译者

是8月5日提出预算的，该死的驿车带着它整整走了四十天。但总算在9月15日以前送到了彼得堡。真想不到，为什么今年在10月初就批准了预算，每年不都在12月才审批吗？

572 “其实，要改动一下也并不难，只消向皇帝陛下再呈奏一次即可。假如他们没有这样作，也不想这样作，那末阿穆尔斯基伯爵就想到比斯开湾岸边去捕沙丁鱼了。

“采取新的包税制之后，仅东西伯利亚一处，一年就多缴一百六十万卢布。何不就从这笔出自西伯利亚的款项中抽出四分之一来建设舰队和港口，以防英国人来占领呢？”

穆拉维约夫伯爵在布拉戈维申斯克逗留了六周之后，准备动身返回伊尔库次克。启程的前一周，于11月23日给M. C. 卡尔萨科夫写的信说：“我把同行的人一个个都打发走了，我自己打算一周之后离开这里。对满人的示威已经够了。而且我必须于12月底赶回伊尔库次克转赴彼得堡。

“根据多方面观察，我从彼得堡还得返回这里，甚至很快就会回来。我可以告诉你，这件事我非常害怕，从来没有这样惧怕过。这次回来，绝不是因为伊格纳提耶夫在办结边界问题上遇到了种种困难，而是考虑到英法进入中国后我们将要面临的形势。我们的确应该在5月前作好准备，以便进军满洲和蒙古。

“考虑到这些情况，我非常懊悔，当初没按每普特五十戈比把浮运一事包给拉夫连捷夫①。假如承包出去，我便能调用叶尼塞斯克卫戍营，该营2月即可渡过贝加尔湖。不知你为浮运建造的驳船怎样了，难道还需要下令限期完成吗？但愿你不要在这件事上吝惜金钱，不妨在当地雇用工人。自从流放犯移民解来外贝加尔之后，这种工人不在少数。

“去阿穆尔的哥萨克移民，最多只能迁骑兵二百三十戶。假如

① 浮运承包人。

粮食或其他方面遇到困难，阿穆尔营也可不再添人，好在我国边界全线都已派兵驻守，而村镇则可逐步加强。关于乌苏里营，我曾写信告诉过你，他们的补充兵员工作得推迟到 1861 年。

“全部命令我将在赴彼得堡之前发出。再见。”

# 第六十七章　1860 年

573　穆拉维约夫伯爵抵达伊尔库次克　接见总署会议成员　接见全体官员　他关于中国问题的指令　他离开伊尔库次克赴彼得堡　穆拉维约夫伯爵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鄂木斯克写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伯爵抵达彼得堡并觐见皇上　呈递奏疏和关于划分东西伯利亚的条陈　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伊尔库次克人等候穆拉维约夫伯爵等了很久。由于特殊原因，他推迟了归期，拒绝了特地为他准备的盛大庆祝活动，宁肯停在波索耳斯克①，直到 1860 年 1 月 1 日夜晚，才进入伊尔库次克。翌日，穆拉维约夫只接见了总署会议成员。

Б. А. 米留亭写道："在这以后，官场中风传伯爵将举行特别接见，其中也包括新来的人。因为我当时有一定的职位，所以也是总署的成员。同时我预料到，我必须向总督报告我审讯的一个案件和在贝加尔东部地区办理的另一件事（这件事很不凑巧，未能按穆拉维约夫伯爵原先的设想处理），所以，我认为我不能等他接见
574 全体官员，而应该在他接见求见者的头一天就去求见。我就这样作了。

"我站在接待室里等穆拉维约夫时，心里简直激动极了。求见的人很多，我排第三。没有多久，门开了，穆拉维约夫走出来，向大家扫了一眼，听了警察局长的报告，对他吩咐了几句，然后便在一位我不熟识的副官陪同下朝我这边走来。他听完了头两个人的请

① 贝加尔湖畔的码头。

求之后，终于站在我的面前。我对他说了自己的姓名。在这次正式会晤的九年前，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曾见过穆拉维约夫伯爵。'啊！您好，'他向我伸手招呼道。'我要同您谈谈，请留下。'随即转向下一个人。我当时真有如释重负之感。既然要谈谈，无论结果如何……都没什么可怕的了。

"穆拉维约夫伯爵打发了最后一个求见的人之后，转身朝门走去，向我摆了一下手，要我跟他进去。我穿过一间狭窄的房间，进了办公室。伯爵回身朝着我说：'我听说，您没有虚度光阴，作了一番事情，您不是审理案件了吗？①'"'是的，大人。'"'您发现了什么吗？'我尽可能清楚地作了一番说明，不去牵扯那些细节。伯爵聚精会神地聆听着，一次也没打断我的话，等我讲完了，他凝视着我，将手放在我肩上说：'我相信您办得很漂亮，无可指摘。'"'伯爵，我至少是作到了于心无愧。'接见就此结束了。这次接见后又过了几天，举行了全体官员的接见。事先人们便议论纷纷。这种接见穆拉维约夫伯爵每次动身之前或返回伊尔库次克之后都要举行。而每次接见，穆拉维约夫伯爵都善于使它有生气，有意义。这一次气氛异常紧张，人们都下意识地预感到要有一场雷雨，但事实却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一天我至今记忆犹新。"Б. 米留亭继续写道："市政当局文武官员都聚集在大厅里，左右两边排满了人，只有中间空着。站的位置并没有一定的次序，只有一处是指定给新来的 575
年轻人的。隔壁聚集着以哈米诺夫② 为首的商界人士。人们的面孔都向着办公室的门。首先从门里走出来的，是省长 К. К. 溫策尔和参谋长 Б. К. 库克里。从他们脸上什么也觉察不到。事后他们说，他们也猜不出穆拉维约夫伯爵有什么打算——他当时非常平静……有些人看到他们俩的脸色很平静，也就放心了。过了五

① 指被控告盗用公款、苛待农民的梅耶村长案。

② 伊尔库次克市议长。

分钟光景，穆拉维约夫伯爵蓦地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好象不是走出来，而是飞出来的。伯爵手持军刀，向大厅中央跨了几步，用手拄着军刀，向大家扫了一眼，目光不是愤怒的，而是威严的，然后开始讲话。我终生都遗憾，当时沒有把他的话记录下来。话讲得很好，声音很洪亮，一共沒超过二十分钟，却给人们留下了极为强烈的，使大多数人深感沉重的印象，好象他是在向尼密吉达[1]呼吁。讲完话，伯爵迅速穿过大厅，在一群青年面前停下，对他们并沒有说很多话，只讲了几句，可是那几句话，甚至是我最痛恨的敌人，我也不希望他们从自己的长官那里听到。随后轮到商界，伯爵对他们说了什么，我们沒有听见，但他的嗓音越来越高，如雷震耳。对商界训话之后，伯爵从我们身边匆匆走过，到办公室跟前时，又转身向大家略一点头，便进去了。”

Б. А. 米留亭继续写道，穆拉维约夫伯爵对伊尔库次克人士态度如此严峻，火气如此之大，原因之一是“在他离职期间，有两位在总署担任要职的官员(Б某和Н某)进行了决斗。这场决斗的结果很惨：Н某受了致命伤。事先地方最高当局知道要发生决斗，但是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加以制止。后来，有一个被判处流放罪的移民彼得拉舍夫斯基[2]又从中插了一手。我们知道，当时伊尔库次克有一所私人图书馆，每天晚间便成了某些人物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里聚集了一帮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以种种借口攻击行政当
576 局。当时这类人物为数不少。新来的人在市里沒有亲友，很想找个聚会的地方，便加入到这个俱乐部里来了。俱乐部的首脑自然是彼得拉舍夫斯基，一个典型的煽动家。他怎能放过这种有利的机会！他求见溫策尔，恭顺地请求说，是否允许他印发请帖，邀人

① 希腊神话中司报应的女神。——译者

② 他在伊尔库次克专门承揽诉讼，为人辩护，经常写诽谤书和匿名信，因此被M. C. 卡尔萨科夫驱逐到米努辛斯克。(П. В. 舒马贺尔注)

给 H 某送葬？ K. K. 温策尔莫名其妙地问彼得拉舍夫斯基：'这件事与您有什么关系？难道您是H某的亲戚吗？是他的朋友？'他随手签了个许可证。于是伊尔库次克发生了一件惊人的怪事：请帖竟然以海报的形式贴满了街头巷尾，并按戶传送，还塞到过往行人的手中。全城都来送殡了。当局也露了一面，但随后都溜了。彼得拉舍夫斯基还在墓前发表了演说。"①

应该指出，在此以前，东西伯利亚从未发生过决斗。这是第一次。尽管事情的性质很平常，但经彼得拉舍夫斯基一渲染，却造成了令人抑郁沉重的印象。他大声疾呼，在墓前发表演说，蛊惑社会各阶层，把人们煽动起来。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要借打击穆拉维约夫伯爵的亲信来打击他本人。尽管这件事跟穆拉维约夫毫无关系，他当时并不在场，但他的敌人却利用这机会来反对他。

现在我们来谈谈中国问题。穆拉维约夫伯爵在伊尔库次克停留期间，北京进行的谈判仍毫无结果，这种谈判只是在歪曲穆拉维约夫伯爵提出的要求的用意。因此，在谈判进行期间不得不发布告示：在确定乌苏里江边界以后，凡居住在俄罗斯国土上的人，不论属于哪一个部落和氏族，均可自由居住，自由谋生，不受限制。所有居住在俄国土地上的人，他们的耕地和牧场，仍然全归他们所有，无需向国库缴纳任何捐税，任何人都不得欺侮他们或迫害他们。一切人都可以同俄国居民或同邻邦的居民进行任何商品的自 577
由贸易。如有不满时，受欺侮的人或有某种需要的人，可以向绥芬河河口和高尼江附近驻乌苏里江的俄国长官申诉。如果当地长官审判不公，可向驻阿穆尔河口的边区司令上诉。

几天之后，穆拉维约夫伯爵便离开了伊尔库次克。既没有欢送，也没有饯行。他吩咐，一俟流放犯管理草案拟定，便让 Б. 米留亭给他送到彼得堡。

① 《历史通报》，1888 年，第 349 页。

1月22日，穆拉维约夫伯爵经过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时，给卡尔萨科夫写信说："我们昨天早晨抵达这里，你知道，三辆马车一路颠簸，真不轻松。晚上，俱乐部里举行了豪华的舞会。今天我要继续赶路，我的身体总是疲惫不堪，心情仍同从前一样抑郁烦闷。上帝什么时候才让我摆脱长途跋涉之苦呢？不过真奇怪，我觉得我活不到那一天了。我在此地的所见所闻并不能证明，叶尼塞斯克省的管理工作特别糟糕。

"此刻我正等候省长[1]来作某些解释。我与他相识已有十二年之久，知道许多官吏都不喜欢他，尤其是从伊尔库次克委派来的官吏。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常常受贿。你自己大概也明白，伊尔库次克是谣言和诬蔑的渊薮。我正想提醒你，对这种倾向要严加防范。

"今晨别佐勃拉佐夫[2]来到此地。你是知道他取道此地的正式原因的。我根据私下谈话推断，彼得堡正存在种种猜测，其中也有任命我去高加索一说；我对这件事的意见你是知道的，因此你可以相信我肯定而果断的回答。我的想法照旧未变：和俄国挥手道别，到国外颐养天年。"

随后，1月28日，穆拉维约夫伯爵从鄂木斯克又给他写了一封信："今天下午6点钟我继续上路。一路上经过思考，特别是看
578 了信使送来的消息之后，我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假如我看到皇上真诚希望我今年再去东西伯利亚，à tort ou à raison（无论有理无理），那我可以遵命，并于5月初返回伊尔库次克，但以下列几点为条件：第一，东西伯利亚应当趁我在彼得堡的时候，按照你所知道的那些原则重新划分；第二，新政区的长官现在就应任命，免除我的总督官衔；第三，如果皇上愿意，我可以侍从将军的身份前往西

① B. K. 帕达尔卡。

② M. A. 别佐勃拉佐夫在西伯利亚拥有金矿，后来成为圣彼得堡县的首席贵族。

伯利亚，彻底调整滨海省及东、西西伯利亚三处主要长官之间的事务和彼此关系，并观察中国在英法进攻下的局势，酌情采取必要措施，包括向满洲和蒙古发兵。然后，今年年底，我将同东西伯利亚新总督一起返回彼得堡，申请出国无限期或者长期休养，不带任何官衔。我先将我的这些想法告诉你。至于这个方案能否实现，你将在3月15日之前得到我从彼得堡发出的更详细的消息——消息将派专人送来。

“假如我5月份回西伯利亚，那我自然只是一个人，并准备过游牧生活，有一间办公室就行，此外什么也不需要。你命令在斯列田斯克给我造一艘普通的快艇，以备万一，另带一条结实的满洲式篷船，供下人住和烧饭用。

“你知道，我拒绝参加在阿穆尔举行的谈判，所以你和我都不必到那里去了。但是有可能那里真需要我亲自去排除误解。我要一只快艇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准备给卡扎凯维奇写封信，劝他务必装备一艘船，那怕浅水轮船也好，派它担负布拉戈维申斯克和斯列田斯克之间的交通运输。”

2月15日，穆拉维约夫伯爵已经到达彼得堡。16日，觐见了皇上，向他陈述了划分西伯利亚的种种理由。皇上听完之后，命令他就此事专门提出一份条陈。穆拉维约夫伯爵在2月22日上呈了条陈，并附了一份奏疏：

“仁慈的皇帝陛下：臣奉陛下御旨荣幸地呈上关于划分东西伯 579
利亚条陈一份，恭请圣鉴。即使健康和家室情况允许臣继续留在这遥远边陲服役，臣仍将请求如此划分，因为臣极其坚定地相信，现在东西伯利亚幅员广大，特别是处于温带的辽阔的滨海地区并入之后，管理起来实非一人力所能及。九年前，臣曾斗胆呈奏陛下，根据某些其他原因，宜将阿穆尔河河口的滨海地区从东西伯利亚地区划分出来，迄今臣仍无理由改变当时的见解。而现在这个

见解正符合需要：让那里的主要长官有可能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臣在条陈中大胆提出臣为这些职务所准备的人选。现在谨向陛下报告，至少在划分后的三年内，无论凭他们在当地工作的经验，或是凭他们相互之间的友好关系，乃至凭他们在当地工作多年所赢得的信任，那里都迫切需要他们。而且他们两人都还年轻：卡尔萨科夫三十五岁左右，卡扎凯维奇四十岁上下，因此他们尚能以那里所必需的健康体魄长期效忠陛下。

“依臣之见，目前臣所管辖的地区，已不能采取任何其他治理方法，即使从今年开始，也不可能。如果陛下根据政治形势或者为了消除在新的区划中西伯利亚官员之间可能产生的某些误解，认为有必要让臣去一趟，臣有幸启奏陛下，臣可以以陛下侍从将军的身份于今夏前往，而将臣所必需的长期治疗延至明年。但为使臣此次出行带来应有的效果，臣认为划分行政区域和任命主要长官两事有必要在臣行前完成。臣完全相信，臣不担任总督，上述两人也能全力协助臣，总督的官衔只会有碍臣执行陛下的其他委托，特别是处理同西西伯利亚的关系。”

580 皇上将这份条陈转给了御前大臣布特科夫，并亲笔在条陈上侧写了如下批示：

“此条陈颇为重要，应交付西伯利亚委员会，并在朕亲临之下予以讨论。为使诸委员对此有所准备，必须事先将条陈交各位委员传阅，凡欲写书面意见者，可将条陈留给他们。一俟准备就绪，立即禀奏，朕亲自召集会议。”

现将穆拉维约夫伯爵这份条陈的全文附录如下：

“东西伯利亚为俄罗斯帝国最辽阔的地区，它的面积由于我国边界已延伸至东南沿海，近年有显著增加。东西伯利亚人民居住的这块地方幅员辽阔，交通不发达，广袤土地上各个地区的利益错综复杂，现在倘仍如已往由一人治理，极为困难。它要求该地主要

长官具有充沛的精力、异常健壮的体质、能从事繁重的活动并具有远非一人所能具有的各种知识。今后，这些困难必将与日俱增，如再将治理该地的职责委以一人，势必要求他作力所不及之事。

“臣治理东西伯利亚十二年来的长期经验使臣对此深信不疑。以我观之，从各方面来说，消除这种困难最简便的办法是，将治理该地区的工作分别委托给几个主要长官，从而缩小他们每个人的职权范围，使人人都能十分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经过充分考虑，我认为，目前只要作到下列几项即可：

一、将滨海省从东西伯利亚总署和总督的管辖之下划分出来，交由当地驻军司令治理，授予该驻军司令以总督的全权，但该省的内部建制及区域划分暂时不变。滨海省驻军司令应兼任 581
东洋各海港和舰队的总司令，其职权应与过去黑海舰队总司令相同。该驻军司令有权统率驻防于该省的全部陆军。同时应授予同日本进行政治联系的权力，其职权范围与目前东西伯利亚总督相同。滨海省驻军司令与下列部门发生关系：凡属治理边区的事务与西伯利亚委员会联系；我国同日本的政治、边界关系的事务与外交部联系；统率陆军的事务与陆军部联系；而有关海港和区舰队总司令职责内的事务则直接受海军大将殿下管辖。

二、伊尔库次克省、外贝加尔省、阿穆尔省、雅库次克省和恰克图直辖市，仍由东西伯利亚总署和总督管辖，总督与下列部门发生关系：有关治理地方的事务只与西伯利亚委员会联系；统率军队方面的事务与陆军部联系；有关仅仅是由他处理的俄中边界、政治关系的事务与外交部联系。

三、将叶尼塞斯克省转交给西西伯利亚总署和总督管辖，隶属关系仍与现在属东西伯利亚相同。加斯弗尔德[1]将军与我会晤时，对此没有表示任何异议。

① 当时任西西伯利亚总督。

"所有这些新建制和变更，并不需要增加任何经费。但即将扩大东洋舰队并修建海港，必须要求总司令大力加强管理工作，尤其需要为他任命一位军衔级别高、薪俸比现任多的参谋长。不过，这笔经费可用下述方式补偿：撤销现今驻伊尔库次克的海军司令部，将其他海军机构自伊尔库次克迁至尼古拉耶夫斯克。

582 "东西伯利亚的采金业分布甚广，将来还会有更大的发展，因此，今属东西伯利亚总署的矿务局编制不能缩减。叶尼塞斯克省划出去之后也依然如此。如果该省划归西西伯利亚的方案能够实现，则可在总署之下设一个科，以便管理西西伯利亚的矿务，由总署会议委员管辖；否则便应将叶尼塞斯克省的采金业事务转交阿尔泰矿务局管理，这笔经费可在征收私人采金业的特殊捐税项下支付。

"十一年来，我一直在栽培卡尔萨科夫陆军少将和卡扎凯维奇海军少将，俾使他们接任东西伯利亚的最高职务。前者是外贝加尔省驻军司令，我此次离任，即由他主持东西伯利亚总署署务，并统率该地区的驻军。而后者担任滨海省驻军司令和东洋各海港司令已有四年之久。他们在行政管理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了解东西伯利亚的需要和利益，他们才干出众、品德高尚。如蒙陛下恩准，他们一定会胜任他们所在的东西伯利亚两地区主要长官的职务。"

上条陈的第二天，穆拉维约夫伯爵给 M. C. 卡尔萨科夫写了下面这封信："我抵达此地的当天，只拜会了陆军大臣；奉旨于第二天觐见陛下。苏霍扎涅特劝我留任，我向他说明，留任没有必要，需要的是改革行政区划；为此我可以于夏天以侍从将军的身份启程去伊尔库次克，观察中国战事的结局，并排除在划区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误会。第二天我觐见了皇上，向皇上作了同样的说明，并指出我不能再留任。他随即问我对你和卡扎凯维奇是否满意。我

说，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准备保举你们作东西伯利亚两个新地区的主要长官。皇上接见我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所以这一天我没有拜会其他人。第三天我晋见了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他向我说，‘《海洋文集》发表扎瓦利申的文章时，他正巧不在这 583
里。’从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那里出来，我又去晋见了皇太子，随后去晋见皇后，但她正在作斋戒祈祷，没有接见我。第四天我得了彼得堡的流行性感冒，卧床不起。苏霍扎涅特给我派来了他的医生，这位医生象是顺势疗法派，要我保持清洁，在房间里静卧到今天。卧病期间，苏霍扎涅特、多尔哥鲁科夫①、米哈依尔叔叔②和许多朋友都来看过我。昨天我已将划分东西伯利亚的条陈呈给皇上，内容你是知道的。我在条陈的结尾写道，我早就栽培你和卡扎凯维奇，将来由你们担任当地的最高职务。条陈可能送交西伯利亚委员会审议。过两天医生允许我外出时，问题就会解决。倘若一切如我所料，那么6月初我将到你那里作客；倘若相反，就是说，假如直接任命普提雅廷（他马上就要来这里）继任我的职务，那我就要求彻底解除职务。

“我在这里的主要任务便是等候西伯利亚委员会就划分西伯利亚问题作出决议。这个任务非同小可，其他的小事都可以在以后再办。”

① 宪兵司令。

② 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

# 第六十八章　1860 年

584　穆拉维约夫获准到国外度假六周　他从彼得堡写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在国外　他从国外写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返回彼得堡　给 M. C. 卡尔萨科夫和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的信

穆拉维约夫伯爵将划分西伯利亚的条陈呈上以后，便申请六个礼拜的假，到国外调养身体。申请得到了批准。他从彼得堡动身的前几天，于 3 月 15 日给 M. C. 卡尔萨科夫详细地写了一封信，把种种公事告诉了他；同时，由于谣传卡尔萨科夫不愿留在伊尔库次克，还对他提出了忠告："你大概正焦急地等待比尤采夫[1]，但他 18 日才能由此动身。动身晚的主要原因是戈尔恰科夫公爵生了病，一度濒于死亡的边缘，现在才开始好转。以后信使来了，却沒带来任何来自北京的消息，我于是又等希特罗沃[2]。前天终
585 于收到他从斯维亚什斯克发来的消息，说他礼拜三将把伊格纳提耶夫和卡扎凯维奇的紧急报告送到此地。因此我立即向陆军大臣提出，说我准备在委员会对西伯利亚的行政区划作出决定前，到国外去，5 月 1 日以前返回。苏霍扎涅特已上奏皇上。我礼拜四或礼拜五就走。比尤采夫将带全部文件到你处去，其中主要是给伊格纳提耶夫和卡扎凯维奇的紧急复文（如果希特罗沃带来的紧急报告需要答复的话）。我的想法沒有变。5 月 1 日回到这里后，

① 总督的外事官员，后任驻日本和希腊公使，现任驻波斯公使。

② 滨海省驻军司令的专差官，现已去世。

我打算最晚在5月15日一个人动身走西伯利亚驿道；妻子将送回法国，她可能陪我到莫斯科。但愿能在6月15日到达伊尔库次克，我算定能在那里遇到你，把你留下，然后再独自到恰克图、斯列田斯克去，或许还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去。比尤采夫到你那里后，你要在5月15日以前给我往彼得堡派个信使来，但必须是个动作麻利的人，即使道路泥泞，也得在二十二天内赶到。尽管我想方设法摆脱那些求官谋职的人，我还是委派了许多人，有武官，也有文官，其他申请和便函我都一并寄给你。

“毫无疑问，一定有许多流言传到你们伊尔库次克，这些流言极尽歪曲之能事，有的是关于我在这里的情况，有的是关于东西伯利亚的新建制。不过，一切事情你都最先从我这里知道，你当然是不会相信任何谣传的。将来一切都会象我所预期的那样作，自然可能有些小的改变，这是我可以同意的。不过，所有这一切，在我5月1日回国之前都不会作出决定。每逢苏霍扎涅特和布特科夫谈起你时，我总是感到高兴；这两个人真诚地爱你，尊敬你，他们对东西伯利亚总督和驻军司令来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当然，他们都想让我在东西伯利亚干一辈子，但这不是出自于有利边疆的真诚愿望，而是出之于嫉妒的感情，想使我远离彼得堡，甚至去一个和京城没有电报联系的地方。

“列因[1]将去国外研究港湾和码头的建筑，大概今年秋天经美国回阿穆尔。他和我一同走。罗曼诺夫[2]也走，到美国去进一步 586
研究电报装置，不过将经欧洲回来。设立电报的事情，由于没有经费，被搁置了下来，但也许能张罗到一点经费，架设一条从伊尔库次克经恰克图到斯列田斯克的电报线路。这是开始！

---

① 总督属下的工程师。

② Д. И. 罗曼诺夫，总督手下的上校，是架设沿阿穆尔河（第一条）电报线路的人。后来在塔什干的沙漠里自杀。

“我还没找到合适的人来担任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军统领，这个人不容易物色。你考虑一下，并让第一个来这里的信使告诉我能否就在那里找：即让布谢到赤塔去，库克里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去，或者把他们俩互换一下；参谋长倒比较容易物色。

“希特罗沃刚到，我当然是首先看了你的信。你不满意《阿穆尔报》，这也很自然，只要彼得拉舍夫斯基和李沃夫[1]是那里的主要人物，报纸就不会办好。最简单的办法是：如果事先没有收到印刷费，就禁止军事印刷所承印这种报纸，同时也不准省印刷所承印。这样，编辑便只能让抄写员抄写他的报纸了。劝你立即采取这个措施，向编辑声明，他接到我的指令后，应该立即把那两位先生辞退；如果他不照办，那么报纸停刊，可只能怪自己了。因为报纸受我的保护和检查，我们不允许报纸上出现诽谤和敌意。至于彼得拉舍夫斯基和李沃夫，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干下去，那么我一从国外回来，便立即采取坚决措施，尽管彼得拉舍夫斯基经常向第三厅告密。

“我为了等伊格纳提耶夫的消息，还要在这里耽搁两天。他一直请求调动军队，但现在已经晚了，而且也不会获准。不过，我们要准备在7月份，即英法结束战争并签订条约后，沿着你已知的路线进军。我认为，恰克图营的实力足够强大，布拉戈维申斯克的炮队的马匹解冻后就能出发。现在我要去觐见皇上，以后再给你续写。

587 “皇上获悉（许是听说的）你很讨厌伊尔库次克，便问起我。他自然感到诧异，因为是我正式保举你作我的继任者的。亲爱的朋友，你会在自己和祖国面前犯罪的，而且将来懊悔时找不到任何理

① 化学家。穆拉维约夫认为他为人诚实，但缺乏主见，受他的同事彼得拉舍夫斯基影响很大。穆拉维约夫常常帮助李沃夫，委托他办理各种事务，几度派他到土尔卡矿泉去分析矿水成分。

由为自己辩护。你拒绝留任必然会束缚住我的手脚，其他很多事情也会弄糟，过后一切都无法挽回，也许连你自己也要惋惜不已。

“我在这里逐渐和许多人言归于好，但和伊尔库次克不会马上和好。请为我妻子的小书房订购一套新家具，她可能还要到伊尔库次克去。本来皇上好象已经决定任命你为东西伯利亚总督了，可是听到流言之后，也许不想委任你了，因为担心你也立即提出辞呈。

“涅尔琴斯克工人总会通过这种或者那种方式被解放的，但不是现在，得过一两年。

“请你写封信安慰安慰我，比尤采夫一到，就派信使给我送来。给卡扎凯维奇的文件和信请派信使送去，务于5月15日以前赶到尼古拉耶夫斯克，趁卡扎凯维奇率分舰队启航前把文件和信交给他。还要让这个信使把乌苏里考察图和我国在满洲的最新边界全图带给卡扎凯维奇。也许他遇到英国人和法国人时，需要给他们拿出来看。

“该搁笔了。我在四天里间断了二十次才把这封信写完。后天(19日)就要走了。虽说有趣的事很多，但也没什么重要事可写了。”

然而，M.C.卡尔萨科夫讨厌伊尔库次克而不愿留任这件事，一直萦绕在穆拉维约夫心上，使他深感不安。他本想结束这封信，但他却不能自持，于是又接着写了下去，力图说服卡尔萨科夫。穆拉维约夫伯爵写道：“可是，我不能结束这封信，因为还想详细谈谈我请你派信使送来的那封信。你知道，我曾请求划分东西伯利亚，并任命你为那里主要地区(大陆地区)的总督，任命卡扎凯维奇为滨海省的驻军司令，享有总督的权力。皇上本人同意，多数大臣不同意划分，而苏霍扎涅特对我说，如果终于不划分，则可能任命你 588
掌管整个东西伯利亚。希特罗沃没到之前的情况便是如此，可是

他突然带来几某给大娘[1]的信，信上说'只要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不在，米哈依尔·谢苗诺维奇一天也呆不下去'。你给大娘的信上说，你在西伯利亚只呆到10月15日。最后，你给我的信上说你在申请退休。苏霍扎涅特让妻子给我读了几某的信，然后他问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既然必须回答，我就不喜欢撒谎，所以我说，从你的私函看来，你感到寂寞可能是因为一个人太孤单了。你信中还提到解放涅尔琴斯克工人的问题，至于你坚决想离开西伯利亚，我还不知道。但苏霍扎涅特却趁这个机会唱起他的老调来，说我完全应该回西伯利亚去当总督，等等，等等。之后他把此事启奏皇上。所以等我向皇帝辞行时，皇上顺便对我说：'听说，卡尔萨科夫也不愿意留在西伯利亚？'我回答说，卡尔萨科夫感到寂寞是因为他一个人太孤单，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没个最亲密的伴侣——即妻子，自然会感到寂寞的。之后皇上便和我分别了，同时祝我妻子身体健康。

"我回来之后马上就会审议西伯利亚的行政区划问题，之后要商讨任命事项。正因如此，我才请你给我写一封能够转呈给皇上的信，说明你是否同意留在西伯利亚任总督。不过，我提醒你，如果你不同意，我只好自己回到那里去，凭良心说，我不能保举任何其他人了。要说服你，叫你不拒绝，我是无能为力的，但我要再说一句，如果你拒绝的话，你迟早会后悔的。如果你只是要休息几个月，那就在信上这样写好了。至于矿工的事你不要提，因为这件事会自然而然解决的，何况在皇上面前这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是否同意任总督的条件。你想想，如果我们两个人都到彼得堡来，那里由谁掌管呢？我现在简直不知找谁去治理外贝加尔，也不知根据什么来选择。

589 "给卡扎凯维奇的全部信件请派信使带走；给伊格纳提耶夫的

① 即伊兹沃利斯卡娅女士给苏霍扎涅特将军夫人写的信。

信派信使送到恰克图即可，因为外交部拒绝支付信使的花销。你要好生嘱咐派到卡扎凯维奇处的信使，让他务必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去；不过得让他在马林斯克打听一下，卡扎凯维奇是否已经到迭卡斯特里去了。”

3月19日穆拉维约夫伯爵出国了。4月3日（4月15日）他从波城给M.C.卡尔萨科夫写了一封信：“基督复活了！今天我很为你惋惜，但从利己主义出发，我又很高兴自己不在伊尔库次克。我在这里睡得非常好，象我这样的年纪最需要安静。但愿你和米留亭[1]没给我写什么重要事情，因为你们知道我要到国外去；如果已经写了，也要等我5月1日回国后再谈。十五天内那里应该处理很多事情，而我到后也会得到你的消息，但现在我什么正经事都不能写了，真的，呆在自己家里就顾不上这些了……我和普提雅廷形影不离；我和他从科夫诺到巴黎结伴而行，一路上相处得很好，到这里之后，我们马上带着妻子相互拜访，你知道当然会觉得可笑的。”

以后，在归国途中，穆拉维约夫伯爵于4月25日（5月7日）从巴黎写信告诉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正象在电报上告诉你的那样，我迫不得已改变了返回彼得堡的原定路线，乘海船启程了。为了照顾你嫂子的身体健康必须这样作，因为医生只准她坐火车和轮船，严禁她乘坐其他交通工具。我如果走旱路回来，就得在哥尼斯堡和她分手，但她一定要把我送到莫斯科。她不能到你们普斯科夫去，感到十分遗憾。既然现在去不成，那就等她把我送到莫斯科之后，折返国外的时候，再到你们那里去，那时她会有很多闲暇。我们现在一起动身到斯德丁，然后乘‘普鲁士之鹰’号轮船于4月30日（5月12日）到喀琅施塔得，5月3日（5月15日）到彼得堡。我已经给苏霍扎涅特写了信，说我要迟到两天。”

① 东西伯利亚总署会议委员。

590 5月3日穆拉维约夫伯爵回到圣彼得堡。5月5日他给M.C.卡尔萨科夫的信中写道:“你的愿望实现了:我一到伊尔库次克,即6月15日左右,你立即到彼得堡来。关于此事我禀奏了皇上,也告诉了陆军大臣。上帝保祐,但愿这趟旅行能使你精神恢复,振作起来,投身到西伯利亚的事业中去。我前天从国外回来,收到你让米留亭带来的信,读完后深信你确实很寂寞,这使我很悲哀,所以,不用说,一见到皇上就急忙替你请准假。我5月20日左右启程,自然还是一个人,因为妻子必须在国外继续治病,再说,她也未必能到西伯利亚去。

“你办得很好;鉴于彼得拉舍夫斯基新近干的勾当,你把他驱逐出境了。米留亭我刚才见到,还没向我报告工作,因为没准备好。这里的新闻我不讲了,你来后一切都会看到听到的,甚至会比我知道得多……”

5月11日穆拉维约夫伯爵给M.C.卡尔萨科夫的信中写道:“我刚从皇村回来,那里召开了委员会会议,讨论了西伯利亚的行政区划问题,皇上亲自出席。委员会认为不宜把西伯利亚划分开,但为减轻总督的负担起见,决定让他任命一名助理,年俸八千卢布银币。我当即保举你为我的助理,并把你的信呈给皇上阅览,当时就作出了有关你的新任命的决定。我保举我高加索时期的老同事斯杜科夫斯基来接替你在外贝加尔省的职务,① 对此也立即作出了决定。布特科夫正给枢密院写命令,而我急忙派遣信使到你处去,他大概明天早晨就出发。

“我自己还不能立刻脱身,因为他们认为,在中国问题没解决之前,我必须留在边疆,担任原来的职务。可见,一切都是按事先的规定进行的,只不过是逐步实现罢了。我没有办法,只好到伊尔库次克去。但我只能在那里呆到11月中旬,你可以利用我留在西

① 但后来没有实现。

伯利亚这段时间，到俄罗斯来休息一下。这一切我都同皇上以及陆军大臣谈妥了。我一到伊尔库次克，你马上就走。你作好上路的准备吧！公务的羁绊是无所谓的，你就要有几个月的自由了。但你务必于11月中旬以前回到伊尔库次克，好使我能在入冬时回 591
到彼得堡，并立即出国，遵照医嘱去温暖的地方过冬，来年春天进行矿水治疗。”

穆拉维约夫伯爵在5月23日的信中告诉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说：“我明天早晨离开彼得堡。关于这次我在彼得堡的情况，我什么都不想告诉你，因为这次情况比上次更糟。但尽管如此，对俄国所负的义务促使我再次到伊尔库次克去。等年底回到彼得堡，我一定坚决辞职。”

# 第六十九章　1860 年

592　穆拉维约夫伯爵返回伊尔库次克　批准卡尔萨科夫休假　穆拉维约夫伯爵的心情　他给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伯爵对财政部的行动不满　他给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库克里给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伯爵上书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　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伯爵抵达伊尔库次克后，在 6 月 15 日前后便叫 M. C. 卡尔萨科夫去休假。但此后他们之间一直有书信往来。根据穆拉维约夫伯爵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的信来看，在伊尔库次克时期，他同上级机关的关系方面，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委员会拒绝划分西伯利亚，中国问题进展迟缓——这一切都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他烦恼万分，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很痛苦，老是计算时日，盼望着永远离开西伯利亚。7 月 8 日伯爵给他弟弟的信中写道："目前我正在大海边上等好天，确切些说，我正处在因病隔离的状态。幸好现在是夏天，我的病弱身体还受得住，不过天气一冷可就糟了。我想在 1 月份，等卡尔萨科夫回来后，就从这里脱身。无论是在西伯利亚，还是在俄罗斯，我的时代都一去不复返了；我现在好象一个有期徒刑的流放犯，所以日复一日地计算着时日，把一切不愉快的事都当作超期服役所应得的惩罚。"财政部的行动使穆拉维约夫伯爵非常生气，它无缘无故地，完全采
593 取阴谋手段，想把私营的新马林斯克金矿收归国有。7 月 15 日伯爵就此事给 M. C. 卡尔萨科夫写了一封信："好久没给你写信了，

因为不想在你在塔鲁索夫村休养时，用不愉快的想法来打搅你。但现在你该到彼得堡去了，大概 8 月底可以到那里，所以我不再沉默了。现在来谈谈正事吧。你在彼得堡期间，可能有机会和皇上谈话，因此，我把致财政大臣信件的抄本寄给你。信里谈的是新马林斯克金矿的问题，但没谈到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政府亲自想把金矿收归国有，而且还固执己见的话，这对采金业会产生很坏的影响。格里哥罗夫是个坏蛋，这是事实，但他是矿主，而且所有的采金业主都是这样看待他的。是否没收他的矿产，我不知道，因为这是枢密院和国务会议的事。政府一再强调财政部根据谕旨发布的命令，要把这个金矿收归国有，这使所有的金矿主都感到恐惧。谁都知道，根据法律来看，国库是得不到便宜的。即使收归国有，还是要依法转入另一个私营企业主，而后者向国库缴纳的赋税同从前的业主一样。所以，人们怀疑政府是在随心所欲地要把这个金矿从一个业主转给另外一个业主！这是整个采金业的灾难和损失。类似的事情在我上任之初就曾有过。连先皇都对周围大臣的剥夺私矿据为己有的方针大为震惊。1851 年新法令颁布后，废除了由皇上恩赐废矿的办法，从而重新博得了业主的信任。而在此之前，采金业始终停滞不前。但事实上毒害还不在于恩赐无主的废矿，而在于常常为此目的从合法的业主手中剥夺金矿，而且剥夺来的当然都是富矿。其实，所有的私营金矿都可以收归国有，因为关于申请和开采法律上有详细的规定，随时都能找到理由将某 594
个金矿收归国有。但在这方面法律是不合理的，国库的利益要求采金业向前发展，因此不应接受关于不正规的申请和不合理的开采方面的告密；私营业主之间产生纠纷时，政府应该让采金业主通过法院解决，行政当局不得参预和干涉。我想，就象先皇相信我一样，当今皇上也会相信你。但如果你感到自己禀报不出多少东西来，那就让他问问切夫金：政府为把新马林斯克金矿收归国有如此

费神是否合适。另外，用行政手段摧残私营金矿的过程，我作为一个总督还看到了另一个祸害，即这种作法对主管此事的官员有诱惑力。另一方面，甚至最廉洁的官员的声誉也掌握在某些告密者的手里。这些告密者身在彼得堡，把自己不喜欢的事情随心所欲地不断报告给财政部，于是财政部写信给总督，总督就得采取一套新的措施，而这些措施除了使大家惶惶不安之外，毫无用处。如果问题在于挽救祖国或边疆，还情有可原，可是这里只不过是没收格里哥罗夫的金矿，然后再转给另外一个人而已！这件事办得太不成体统了，说实在的，如果我不是为了中国问题而来这里，我就不会给克尼亚热维奇① 写信，而会马上寄去辞呈的。

“第二件事也同样重要——这和苏霍扎涅特有关，你要坚决请求他尽快派援兵来补充我们的正规军。人数必须达到一千二百名左右，其中的一千名须参加明年夏天的浮运，因为这件事尤金② 承揽不了，只好由我们自己承担了。务使这些人在贝加尔结冰期间，即2月和3月份到达我们这里。

“第三件是关于我奏请赦免Б及其同谋者③ 的事。这些人都是心地纯正而又有经验的官员，都是边疆不可缺少的人。可是在押期间我不能起用，但愿在8月30日能赦免他们。

“我现在只到恰克图和彼得扎沃德去，到那里去检查新的建筑，还要在布里亚特居民中心的色楞格斯克附近停留几天，处理处
595 理汗巴喇嘛事件，我要亲自了解一下布里亚特人对该事件的看法。”

关于伯爵此次旅行及其心情，Б. К. 库克里于7月18日给M.C.卡尔萨科夫的信中是这样写的：“今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① 即财政大臣。
② 浮运的承包人。
③ 因决斗而被判罪的犯人。

动身去恰克图、布里亚特草原、古西诺耶湖和彼得扎沃德，共需十二天。他这样作很好，因为他近来有些忧郁，而且一个月来一直闭门不出，胸部也疼起来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要从施加耶夫府邸对面安加拉河上的码头直接乘‘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号轮船启程。今天4点钟，这艘轮船悬挂着五颜六色的旗帜，鸣放着礼炮，隆重地抵达伊尔库次克，停泊在轮船办事处对面的码头。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自登船祝贺船主卢卡维尼科夫① 来到伊尔库次克，当时岸上人山人海。”

穆拉维约夫伯爵旅行回来后，于8月5日向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报告如下：“前几天尼古拉耶夫斯克来了两个信使，我终于收到了关于区舰队和卡扎凯维奇从尼古拉耶夫斯克启航的消息。卡扎凯维奇是最后一个乘‘亚美利加’号轮船离开的，这是在6月18日。现在愈益感到需要在尼古拉耶夫斯克任命一位能干的参谋长。我相信殿下不会改变任命波波夫② 到那里去的计划。我在这里焦急地等着他，何况，波波夫如果没到达尼古拉耶夫斯克，卡扎凯维奇未必就决意去伊尔库次克和彼得堡。依我之见，卡扎凯维奇到京去面聆您的指示是十分必要的。

“我还大胆地向殿下报告，既然任命波波夫为尼古拉耶夫斯克参谋长，就须要给他确定合理的薪俸，因为参谋长原来的薪俸为数戈戈：这种薪俸是给海军大尉规定的，而不是给海军少将的。

“关于利哈乔夫③ 区舰队的航行情况，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我们在诺夫哥罗德港湾设哨所后，他就亲率‘日本人’号运输船和 596
‘治格特人’号机帆炮舰到直隶湾的北塘口去了。从此我就没有得到来自北京的消息，现在我每天都在等消息。

---

① 瓦西里·尼基提奇，我们在序言里提到过他。

② 以后提升为侍从将军。

③ 以后升为海军少将，任海军部驻巴黎和伦敦的代表。

“卡扎凯维奇在给我的信中所提及的全部问题，我已向殿下报告过，这里只作一点补充：专为在阿穆尔航行用的那四艘浅水轮船，已抵达尼古拉耶夫斯克，这使我特别高兴。去年我盼到了两艘，然而很不幸，还没驶入尼古拉耶夫斯克，就同阿穆尔公司的两艘轮船一起沉没了。这个意外的不幸使我们在阿穆尔和乌苏里的处境极为困难。现在这四艘新造的轮船，将使我们摆脱困境，但是整整晚了一年。在这期间里会出现多少嫉妒、仇视和诽谤啊！

“由于这两艘轮船沉没，保险公司要向我们赔款的，我想用这笔保险费马上向哥捷夫鲁阿公司再定造两艘或三艘轮船，因为他们最近提交给我们的那四艘船质量很好，而且是按期交货。这四艘船已于5月中旬抵达迭卡斯特里。

“我非常想最后再到阿穆尔去一趟，但至今未能如愿。我呆在恰克图附近，不能离开，天天都在盼北京和直隶湾方面的消息。我不能去阿穆尔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健康每况愈下，我感到自己已经完全不适于长途旅行了，受不了跋涉之苦。前些日子我在上乌丁斯克区作了一次短途旅行，不过是一千八百俄里，但却使我相信了自己的想法是对的，这对我来说是沉痛的。”

8月7日，穆拉维约夫伯爵给M.C.卡尔萨科夫写信时，向他谈到他在自己负责管辖的边疆所采取的行动，他对未来的看法和设想，而且非常冷静地分析了被他治理得井然有序的阿穆尔现状。他写道：“我就涅尔琴斯克工人状况所写的意见书，已让拉夫罗夫[1]带走，意见书的抄件同时带给你。我认为你不必等彼得堡的决定。但是，如果委员会能在接到我的意见书之前及时召开会议，那么你在那里坐等佳音会更好。要记住，我最关心的是内务府的直接利益，可是在现行制度下，它只会失去自己的收入，而在新制度下却完全可能得到它。现在北京方面没有任何新消息，连直隶

① 总督的副官。

湾的事也杳无音信。大概你们在欧洲会先知道这方面的消息；但 597
是看来信件象是不准寄到我们这里来。不过我最终会从阿穆尔河口得知有关消息的。由于种种原因，卡扎凯维奇很晚才启程，所幸的是，利哈乔夫早已把利哈乔夫港湾占领了。卡扎凯维奇请求加强我们在乌苏里上游和南部各港口的兵力，他认为上述各地都要有一个正规营。在我看来，这是多余的。如果在两个据点逐步增到一个营的兵力也就足够了。现在则各需一个连，眼下就是这样部署的。在这方面我要制定一份新的军事部署计划，先在这里给你看，然后我亲自带到彼得堡去。入冬前我们就能从那些地方得到更为详细的情报。

“从阿穆尔和乌苏里传来的消息说，现在那里很顺利。但今年早春时候，哥萨克既缺粮食又缺各种用品，而且最糟的是，士气也很低落。马克西莫夫恰巧是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检阅了军队。然后他同卡扎凯维奇一起去南部港口了。

“我曾到恰克图、彼得扎沃德、库达腊和上乌丁斯克各地走了一遭，为的是亲自查对一下喇嘛事件，同时看看上乌丁斯克区的收成和彼得扎沃德的工作情况。到处都很好，但现在还不便给喇嘛教任命一名东正教教长，免得蒙族僧侣不痛快。我们特别需要使近邻对我们抱有好感，尤其是现在。这个事件我是这样了结的，没有任命汗巴喇嘛，保留了从前的临时管理机构，而选出来的三名候选人，我建议他们学会俄语。临时管理该教会的万契科夫，是双方都满意的人物，也就是说，叶夫谢维神父满意，这位神父甚至想让中国皇帝都改信我们的宗教；蒙古人也满意，认为万契科夫是一个有学识的喇嘛。

“总之，根据阿穆尔和乌苏里方面的消息来看，当地居民很愿意相安无事，但布谢和卡扎凯维奇，却都愿意开枪打满人。不用说，这是出于冲动，我要使他们冷静下来，这不仅是因为上级给了

我指示，而且也因为我个人深信，与其争斗不如苟和。更主要的是，开枪只会打死并不仇视我们的百姓，而满清官员却逃之夭夭，一无所失。话又说回来，我们也没有任何必要开枪打人，因为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愿意在哪里划界就在哪里划界，反正他们只是
598 口头上以及在不高明的告示上吓唬我们而已。这种告示没有人读，上面也没有人签署。最近布谢给我寄来了一份，现寄给你，让你也开开眼界。在这份告示上，他们(在乌苏里上游一带)骂我骂得很厉害，甚至比扎瓦利申(在阿穆尔上游，即赤塔)骂的都凶。真的，莫非他们是商量好的？而且告示里说我是鞑靼人的后裔，这是从哪里知道的呢？是啊，这的确也对，穆拉维约夫家族的祖先阿利亚波夫斯基公爵是鞑靼贵族的后裔。请你告诉尼古拉·奥努夫里耶维奇①，根据这份告示来看，连我的邻居都不相信我，他们只是惧怕我。

"你去见见国民教育大臣，告诉他，必须从俄罗斯人中委派一名最好的中学校长到这里来，现任的校长各方面都不好。如果你自己过去还不知道这一点，那么我很有把握地告诉你，可以把他调回部里，在俄罗斯地区任用。

"现在粗鲁无礼的申诉和告密信，已经不在这里呈递了，而是直接寄到彼得堡。尽管这些申诉和告密与头两条法令无关，而且大部分又都按规定署了名，但是这些人却没得到彼得堡应有的惩罚。这种情况太不好了，因为每一个写这种粗鲁无礼的申诉和告密信的人，都在这里吹嘘，说他写了并且还署了名。当他们这种无礼行为在彼得堡不受惩诫时，听众就会对当局失去尊敬。当局迟早得采取紧急措施，在听众之中进行整顿工作。我不明白，尽情打击政府在边远地区建立的地方当局的威信，这对第三厅有什么好处。这种手法本是革命团体所特有的，而绝不是皇帝内廷属下的

① 即苏霍扎涅特。

第三厅所应采取的。但它好象一直在追求这个目的，甚至不惜鼓励扎瓦利申告密。这件事不妨对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多尔哥鲁科夫公爵谈谈。凡在无礼的申诉和告密信上签了名的人，应由受理告密和申诉的政府部门下令立即送交法院审讯，告密信或者申诉中的真实部分要在法律上给予证实，必要时，可以要求被告的当局作出解释。现在则并非如此。如波德列斯基向枢密院呈递了极为无礼的申诉。枢密院要求解释，但没把他送交法院审讯。我 599
把解释书寄去了，且看下文如何。扎瓦利申向多尔哥鲁科夫告密，说他因写有关阿穆尔的文章而受排挤。你知道，这是弥天大谎。可是第三厅对此并没有作任何指令，只是通知我，曾有此事，甚至连告密信都没寄给我。不用说，这份告密信准是写得很不象话。

“等我到了彼得堡，我要亲自把所有这些情况讲清楚。现在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因为你和多尔哥鲁科夫或者奥尔洛夫[①]可能会谈到这个问题。其实问题倒不在于告密信无礼地渎犯了穆拉维约夫或者卡尔萨科夫，问题是最高当局对此不仅容忍，而且还纵容；尽管被告人都是这个边远地区身居要职的官员。至于作为沙皇耳目的第三厅，就更应慎重从事，以免贬低和削弱沙皇在边远地区建立的地方当局的威信。如果他们是出于无聊的好奇心才鼓励告密，那就让他们选派一些言辞谨慎的奸细吧！这种人对自己干的勾当反倒不会到处宣扬的。

“我现在尽最大的可能来忍耐，等你 12 月底回来。但我不知道，我的身体是否能支持得住，因为天一冷健康状况就会迅速恶化。不过，这不应该妨碍你办事情。如果我死了或者得了重病，不能办公，那我让库克里来执掌一切，因为他大概在 8 月 30 日就要晋升为将军了。他作为总署会议的委员对全部管理事宜包括民政管理都熟悉，军事管理则无疑更应归他负责，因为他是参谋长。陆

① 奥尔洛夫公爵，国务会议主席。

军大臣过去总劝我死在西伯利亚，也许他的建议会实现。不过，不论对这个边疆，还是对俄国，我都已经成了过去，而你则是它的未来。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很好地安排工作，不使自己在这里感到寂寞。看来今年的冬季驿路可以早些通行，现在就已经把我们冻得够呛了。

“你接到这封信后如能见到皇上，请向他禀奏，我的健康和精力越来越坏，如果坚持不到12月，我也死而无怨；你一回来，我马上就去俄罗斯。因为你回来之后就会担起自己的职责，而且无疑比我更能胜任，那时候我自杀就毫无理由了，自杀就是罪过了。”

# 第七十章　1860 年

穆拉维约夫伯爵的心情　他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600

穆拉维约夫伯爵的情绪一直很阴郁；永离西伯利亚的念头始终没断。他是当代富有经国之才、能够明察秋毫的人物。他清楚地看到，尽管他为了提高他治下的边疆的物质福利，改换其精神面貌而不遗余力地工作，但是这并没得到彼得堡应有的好评和应有的信任；尤其令人难以容忍的是，象第三厅这样的机构不仅重视，甚至还支持扎瓦利申和其他人对他在行政管理方面的种种诬告。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消耗了他的精力，使他不能再象初期那样孜孜不倦地工作了。他不得不同大臣们进行十分严酷的斗争，可是这种斗争同社会上某些人士的看法大相径庭。因此他对自己的工作不禁作出了结论，正如他给卡尔萨科夫的一封信中所说到的："我已超期服役"。话虽如此，他对边疆一直还是关心的。穆拉维约夫伯爵这种心情究竟有多么沉重，他又是如何关心边疆的福利，这些我们都可以在下面他从伊尔库次克写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书信中看到。

8 月 20 日。"斯吉勃涅夫[1]作为信使去彼得堡呈递各种需要 601
的文件，其中包括海军部的预算。包庇扎瓦利申这件事使我感到奇怪，我不知道你完全同意他们哪些意见，但近两个月来我在伊尔库次克已确信，那些诬告由于不受制裁，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在我还留在这里的四个月内，这些影响不至于扩大，但我劝你不要过

① 总督手下的海军军官。

早地表示完全同意，也不要轻信彼得堡的坦率。这里的社会公众，都认为扎瓦利申是受第三厅庇护的人物，我坚决认为，厚待这种人是不妥当的，这绝不是因为他写了有关阿穆尔的文章。来自中国的消息很不令人满意。满清皇帝借口秋季狩猎，企图逃往满洲。若是换一个时候，我准认为这对俄国是个有利的时机，但自从我相信我们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都很虚弱以后，我一直担心东部和西部边界会发生变动，尤其担心西部，即俄国欧洲部分的内乱，用圣经上的话说，我衷心希望'避恶行善'。也许这是健康状况使我产生了这种想法，但我坦率承认，我情愿平平安安地在伊尔库次克呆到1月份，2月底平平安安地离开彼得堡，然后再和扎瓦利申及其庇护人告别，同时也将和所有的人永别。

"这次阿穆尔的浮运工作进行得太晚了，我特别担心那些迁往滨海省的移民的命运，因为他们原定7月初到那里，而现在只能在8月底赶到。前后差了六个星期，这对修建房屋来说可是天壤之别。卡扎凯维奇变得更消极了，如果亲王不立即把波波夫派来当参谋长，那里不会有好结果的。一般说来，海军部门在这里表现很坏，应该立刻全部撤换。这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你和克拉别[1]谈一谈。我给他留下了我对某些军官的意见，现在我只想附带说一句，我以前认为是一般的人，现在认为都很坏。如果亲王不立即把波波夫派来，那他会对区舰队和东洋各港口负罪的。你去见见瓦
602 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告诉他，我对他抱的希望很大，我真把他当成救世主了。不过，让他马上选拔一名优秀的港务司令来替换彼得罗夫斯基，再选五、六名船长和五、六名尉官来。

"我不知道，你接到我这封信时正在什么地方，周围有些什么人，因此，虽有许多事情想对你说，也不便多写了。

"你给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物色一个省长吧！因为帕达尔卡无

① 海军大臣助理。

论怎样也不能留任了，可是在这里任命谁都不合适。也许可以任命迭斯波特-捷诺维奇，他能迫使那些欺骗成性的官吏信仰基督，但他本人象所有的人一样，也有某些缺陷。最后，如果你认为伊兹沃利斯基[1]担任帕达尔卡的职务相宜的话，那么就得有人接替他伊尔库次克的职务。为此，同样需要物色一个人，不过是在彼得堡，而不是在这里。

“当然，所有我这些想法都是建议，作决定可是你的事情。当我离开这里的时候，你就会得到消息，说我已经被彻底免除职务了。

“我越来越感到遗憾的是，伊格纳提耶夫已离开北京，当前正是中国政府困难的时刻，他在那里会起很大作用。你治理东西伯利亚时，将面临不少新的，而又光荣的任务。形势发展一定会使蒙古和满洲落入我们的手里。当然，这得过几年才能实现，而且得使俄国在各个方面都摆脱目前这种令人伤心的状况。”

9月19日。“你问问谢尔盖·斯杰潘诺维奇·兰斯基[2]，彼得拉舍夫斯基向他递了什么呈文，他怎么好意思把这个呈文寄给我，我当然只好加上批示后退给彼得拉舍夫斯基。内务大臣不应如此行事。彼得堡总是接受扎瓦利申等人措词极其粗鲁的呈文，他们所作的一切都能得到谅解。这种特权是谁给的？如果有人写信对他们说些粗鲁无礼的话，并对他们之中的某个人进行最荒诞无耻的诽谤，他们又将说些什么呢？可是扎瓦利申、彼得拉舍夫斯基之流在写给各大臣的正式呈文中大肆辱骂和诽谤西伯利亚各地当局，乃至地方的最高当局，他们竟然逍遥法外，这对西伯利亚是有害的。不用说，他们会把自己的大作讲给大家听，拿给大家看，因为 603
他们都在上面署了名。要知道，事情竟弄到这种地步，以致大家都

① 伊尔库次克省省长。
② 内务大臣。

惧怕他们。前几天《阿穆尔》报的一个编辑对我说，扎瓦利申威胁他说要查封编辑部（当然是为了卡尔波夫和罗曼诺夫写的如实反映情况的文章）。赤塔人早就怕扎瓦利申了。我把米努辛斯克的地区长官撤了，任命了一个不至于怕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人，这都是因为他们经常以给彼得堡写告密信来吓唬人的缘故。我把这些告诉你，是为了使你事先能和有关人士商谈一下，也是为了避免任何误解，特别是因为你可能在西伯利亚住很多年，而且会得到某种信任。过去和现在我都意识到，我的话在彼得堡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现在我在西伯利亚只剩下三个月了，我在苦撑。

“把库克里提升为将军，哪怕在12月6日前，——全仗你奔走了。可是为我，大概他们什么也不会办的——你就这样告诉苏霍扎涅特吧！以前，哪怕不是出于信任，只不过是为了不让我退休，也许他们还会作点什么，而现在，他们知道用任何办法都已经不能把我留在这里，所以，无论我提出什么请求，他们都偏偏作出一些截然相反的决定。也许我想错了，但是，只要有这种坚定的信念也就足以使我彻底离开他们，并且永远不和他们发生任何关系。我近两年来在这里产生了这种想法，不是没有根据的，所以我才说，我在这里已经超期服役两年了。”

9月23日。“今天我本来不想给你写信，可是给科瓦列夫斯基[1]写完有关中国问题的信件后，我不能不把这件事也告诉你。最近从北京来的消息说，联军于7月抵达直隶湾，8月和满清皇帝进行了谈判。因此我天天都在盼伊格纳提耶夫的信使。与此同时，我昨天又派希什马廖夫[2]到北京和更远的地方，去找伊格纳提耶夫，以便得到确实消息，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希什马廖夫1月份能回到这里，也许和伊格纳提耶夫一同回来。

① 叶果尔·彼得罗维奇，亚洲司司长。

② 雅科夫·帕尔奇契耶维奇，翻译。

"希什科夫① 要带全部改革方案，即流放苦役犯管理条例、阿 604
穆尔移民方案等前往彼得堡，这些都是我欠的债。在我动身前三个月我就派他把这些文件送走，以便来得及在委员会里向有关人士征求意见，并在1月底等我到达之后，马上就这些问题作出决定。如果布特科夫② 对你说，所有的方案或其中几个部分11月份能当着你的面在委员会会议上审议的话，那就要感谢上帝了，因为这样一来，卫戍营撤销以后，我只要把军事改革的最后方案随身带来就行了。这件事不会使我在彼得堡耽搁很久。你知道虽然我身体有病，心情苦闷，而且意志消沉，但我还是在工作，并且想尽力清理完我欠下的债。不过这只是为了使良心得到慰藉罢了，其实我的心意并不在此。他们愿意怎样决定就怎样决定吧！我唯一的愿望，他们[illegible]离开俄国，而且关心的只是我自己、我的家庭生活和我的健康。"③

10月2日。"来自中国的全部消息综合在一起，在我看来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情况：联军不会开往北京，伊格纳提耶夫同卜鲁斯与布尔布隆④ 的关系很好，同华若翰的关系当然也很好。我同样感到非常高兴，但我怀疑，他同额尔金⑤ 与葛罗⑥ 是否也能如此交好。在伊格纳提耶夫把信寄往北京和寄给我的时候，这两个人刚到上海。我天天都在等待来自北京的新消息，甚至于想到贝加尔东去迎候这些消息，反正我得在那里巡视炮兵部队，而且说不定还要到斯列田斯克去，我们有两艘新轮船要在那里过冬。要到贝加

① 外贝加尔哥萨克军统领的副官。

② 主管西伯利亚委员会事务的国务秘书。

③ 这封信的署名和他以前的信不一样，没用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这个全称，只是简单地写着："H. 穆拉维约夫"，后面的括号里解释说："(我把一切头衔和称号都奉还给他们，任凭他们支配，为了这些头衔他们一直在残酷地迫害我。)"

④ 法国驻北京公使。

⑤ 英国最高专使。——译者

⑥ 法国全权大使，此处系按音译，也有译作葛历劳士的。——译者

尔东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不想在这里过我的命名日（11 月 14 日）。你一定了解我今年为什么非常想回避它。伊格纳提耶夫想在伊尔库次克和我会面。我估计，如果他 12 月到这里来，我们两个人他都能见到。不过他到达的日期很难确定，这取决于联军的公使们何时能在北京结束谈判。现在我一心等待他们全体到达那里的消息。我很不喜欢联军要在天津过冬的企图，但我希望，额尔金和葛
605 罗一到，便会改变这种打算。不知利哈乔夫的分舰队将怎么办。如果它 10 月或者 11 月才开到直隶湾，那就只好在外国的港口过冬了，结冰前是来不及赶到尼古拉耶夫斯克的。联军行动的迟缓将使我们破费许多钱，而且在船只的配置上也会造成混乱。卡扎凯维奇只到了南部各港口和函馆，8 月 5 日就回到了尼古拉耶夫斯克。我很不满意他让库克里呈给亲王的报告。我发现 [illegible] 已经懒到这种地步，连一份详细报告都不能写了。我反对这个报告，现在就写信向殿下解释，虽然这会使卡扎凯维奇很不愉快。尽管我这几天还在等他到这里来，但我不能不驳斥他对这个新地区所持的错误观点。

“我让希什科夫给西伯利亚委员会送去几份草案：第一份是阿穆尔土地管理条例，附阿穆尔各城市的城市管理办法；第二份是东西伯利亚流放苦役犯管理条例；第三份是以外贝加尔省为范例对伊尔库次克省和叶尼塞斯克省进行改革的草案。

“本来还可以给你写很多，但思想集中不起来，因为最近一个时期我感到精神和体力都比从前坏得多，说不定去一趟外贝加尔之后会有好转。现在在伊尔库次克我感到非常不好受。

“我希望上级政府不同意苏霍扎涅特的意见，而认为准我长期请假去治病是合理的。我可以具结，他们需要我呆多久就呆多久，一定不会回俄国的；我大概永远不写信告诉他们，这段时间我呆在什么地方。

"如果殿下接到我关于卡扎凯维奇考察的报告，问你，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你就向他解释，说我所重视的是对事物的正确观点，而不是人，因此我才如此尖锐地批驳自己的老部下。他多年来一直没离开过尼古拉耶夫斯克，他周围全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连句正经话都找不到人谈，因此，他在观点上很容易犯错误。这足以证明，卡扎凯维奇很需要一个象波波夫这样的助手，同时也说明，他到彼得堡去一趟是有好处的。此外，随同卡扎凯维奇航行的有马克西莫夫，而马克西莫夫又和扎瓦利申交上了朋友，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论调：'大彼得湾的港湾没有用，和日本谈判只是给我们带来了损害！'马克西莫夫以殿下的名义到处游历，他这一套已经影响了所有的人，特别是海员。阿穆尔多么不幸啊！无论是高加 606
索还是奥伦堡边区从来也没遭受过类似的折磨；无论哪里，对边区最高当局活动的评价，都没有为彼得拉舍夫斯基、罗森塔尔之流的告密所左右过。如果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气我，那他们早已达到了目的，现在也该罢休了。"

10月4日。"昨天收到了彼得堡发来的8月30日的命令和9月2日的报纸，但无论你还是苏霍扎涅特寄来的信都没收到，关于我的报告也没有任何消息。你当然明白，这给我造成了什么印象，不过我就快撑到我的期限了，暂时需要沉默。到1月底一切都会在彼得堡解释清楚。我到国外去，一切越简单，对我越好。不论是扎瓦利申还是彼得拉舍夫斯基，都不能在欧洲面前把阿穆尔置于死地，都不能贬低我在同代人中间享有的尊敬。愿你诸事如意，希望你多怀疑，因为怀疑是智慧的象征。"

10月13日。"谢谢你为扩充我们的军队而奔走，不过，这对你任上的工作是特别需要的，所以你也是为自己奔走。我现在不得不忍受一切内部外部的种种不愉快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呆在这里自然是不会高兴的。但我并没有气馁，只是变得越来越暴躁

了，我真担心暴躁过度。在希什科夫给你带去的信中，我讲了许多事情，也讲过我要到贝加尔东部去，但湖上情况不利，我不得不折回。今天我将取旱路过安加拉河到库尔土克[1]去巡视新建的哥萨克军屯和贝加尔附近的道路，礼拜天就回到这里，因为我天天都在等卡扎凯维奇。恳求你说服彼得堡的每一个人，说我现在确实一无用处了，而且我首先劝你也要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如果我不在国外用矿水和空气把病彻底治好，世上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再把我留在官场了，可是要治好病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必须使所有不愿意在彼得堡老看见我的人相信这一点，而这样的人是很多的。到彼得堡后，我马上就请长假，一直到治好病为止，象退休一样，只领津贴。如果他们不同意这样，我就申请彻底退休，也领津贴。如
607 果这也遭到拒绝，我可以不要津贴离职。自从我感到自己不能再活多久的时候起，我就开始珍惜起这个生命来。皇上大概不会和你谈起我。如果问起我，你就说，我还能勉强在这里支撑最后三个月。

“苏霍扎涅特瞧不起我的报告和信件，这并不使我感到难过，也没使我惊讶，因为在晋级问题的认识上，看来，连克里米亚战争也没把他们教育过来，这有什么办法呢？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在高加索已经有例在先，认为提拔青年人总是有益的。波波夫没有被提升，也没有被派到东洋来。如果从这方面也来和我作对，那么实在是缺乏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全局观点。

“伊格纳提耶夫发来的消息总的说来使我高兴。他问我，额尔金勋爵和《泰晤士报》记者想经过蒙古和西伯利亚，是否让他们通过。但是，我收到他的信已经太晚了，给他的回信谅来只能在11月到北京，而在这时，无论什么勋爵自然不会再去游历蒙古了。所以这个问题只好由他自己去决定，不过，要在我的住宅里接待英国

① 贝加尔湖边环贝加尔公路上的一个村镇。

人，我会感到惭愧的。英国人大概以为，总督阿穆尔斯基伯爵的生活并不亚于他们的印度总督吧。

“好象再没有什么可写的了，除非请你向叶莲娜·巴甫洛夫娜王妃转达我最崇高的敬意，如果你有这种机会的话。彼得堡好象只有她一个人对我有真诚的好感，以为我有什么才能。不过，在这一点上她可完全错了，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人了。”

10月30日。“收购粮食是我现在最关心的事情。一场早雪把很多没有收割的庄稼都埋在地里了，造成不少的困难，粮价也上涨了。扎瓦利申之流也没少给工作带来麻烦，他们煽动每一个人，不把粮食卖给国家，尽量要求抬高粮价。幸好我们不用到米努辛斯克区去购买粮食，否则彼得拉舍夫斯基在那里也会成为拦路虎的，政府为这些人得付出很大的代价。

“昨天我收到了你9月2日的信。真的，我不记得，在我写的信中曾攻击过你，而且也毫无因由。我只是劝你，在彼得堡人们对你说的一切你都不要相信。但是现在，我从你最近这封信里看出，你的要求有些过分，因为形式、规章、制度和公文上的吹毛求疵还 608
将继续存在下去，但它们并没有妨碍我在这里的十三年中所作的一切。今后你在这里的处境也会和我在1848年到1858年期间的处境一样，甚至还会更好一些。只是需要保证自己能赢得人们在精神上，而不是在一纸空文上对你的信任。大臣们是没有理由诋毁你的，第三厅也是这样，至于那些不足道的嫉妒者是不值得注意的，对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你申请辞职的呈文，我无论如何不能带到彼得堡去，因为这太不适时了，这只能说明你任性而已。要有权呈请辞职，先得考察一番他们对待你如何，何况，不到一年就提出辞职是不礼貌的。我甚至可以再说一句：即使过了一年，也得先到彼得堡去作一番解释，如果对解释还不满意，然后再提出辞职。你至少应该相信我这样的话：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

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对他们来说是难以共事的人，要是换一个总督，他们自己就会支持他，不会监视他，对他的告密他们也不会感到高兴。可是，对我的告密，他们一向是欢迎的，以便能经常在皇上面前说我的坏话。他们并不怕我在西伯利亚的封号，而是怕这种封号对彼得堡的影响，他们还怕皇上本人。为此他们才需要玷污我的封号。所有这一切，他们都已经达到目的，不过这和你无关。四五年内他们是不会怕你的。我并不否认，我在信里常常发脾气，但这也难怪，我现在肝肿得很厉害，天天都闷得发慌，心口疼得很厉害。胸部也老是疼，就象压着块石头似的。我怀疑我是否能支撑到从这里动身的那一天。这决不是虚构，我确实感到身体很坏。我的外表能骗过每个人，不过我相信，我的马里恩巴德的医生捷依德列尔现在若能看到我，大概会强迫我在冬天喝克雷次勃龙的矿泉水，并建议我任何时候什么事情都不要干。

“你把我报告中外交关系那一章读读，也许科瓦列夫斯基、戈尔恰科夫对这一章也不满意，但是我不能隐瞒事实，尽管这都是旧事。

“拥抱你。你来也好，不来也好，反正我1月份一定走，如果在这以前不暴死的话。”

# 第七十一章　1860—1861 年

伊尔库次克 1860 年的冬季　H. П. 伊格纳提耶夫签订中俄续增条约①　他抵达伊尔库次克　为他举行欢送会　这个时期穆拉维约夫伯爵在伊尔库次克的活动　他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卡尔萨科夫返回伊尔库次克　穆拉维约夫伯爵向他移交工作　为穆拉维约夫伯爵举行的送别宴会　启程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在西伯利亚的活动简述　609

米留亭写道："由于穆拉维约夫伯爵留在伊尔库次克以及他改变了对各界人士的态度，1860 年年末呈现出极为热闹的景象。穆拉维约夫伯爵具有下面这种难能可贵的本事：他不论在哪一阶层人士中出现，都能使该阶层顿形活跃起来。这时对国务的操劳，个人的想法全部弃诸九霄云外，他成了一位谈笑风生，平易近人的人，他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拘束，也没有造成死一般的沉寂，更没有强迫大家围聚在他的周围，只听他一个人谈论。"②

入冬时，发生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11 月 2 日 H. П. 伊格纳提耶夫签订了中俄续增条约。中国彻底承认俄国占有通往东洋的康庄大道——阿穆尔河，以及辽阔富饶的乌苏里边区（它激起了人们对未来的无限美好的希望）的权利。这个条约完全确认了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的所有条款。这样，俄国从开阔的阿穆尔河口一跃而至朝鲜半岛，并一举逼近了中国海，这是欧洲人进行贸易和进　610

① 中俄续增条约，又名中俄北京条约。——译者

② 《历史通报》，1888 年，第 628 页。

窥太平洋的四方辐辏的中心。A. 马克西莫夫解释道:"要记住,中国割让阿穆尔和乌苏里,满足了俄国的要求,完全归功于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的坚决行动。中国人仅仅看到他态度强硬,万万没有料到,他背后总共才有几百名步兵。他们以为,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的坚决行动,只能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所以他们才让步了,但是,他们的让步是抱着收复失地的希望和打算的,他们虽然作了让步,但对入侵的俄国人是心怀仇恨的。"①

中国问题的结束,使穆拉维约夫伯爵在精神上得到莫大的安慰。所以他对 H. П. 伊格纳提耶夫的功绩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当伊格纳提耶夫签订了该条约之后,路过伊尔库次克时,还为他举行了招待会,如果说算不得是隆重的庆功会,至少也是个热烈的慰问会。穆拉维约夫伯爵亲自到渡口迎迓,并把他引到自己家的大厅。在这里,市民协会向客人献了面包和盐。然后再到另一个大厅,在这里恭候客人的有总署官员和专差官。穆拉维约夫伯爵说道:"这是我最亲密的谋士和同事。他们和我一样,对您为俄国,特别是西伯利亚所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② 接着举行了宴会、文艺晚会、晚宴。晚宴上由戏剧爱好者演了剧,最后由大家联名举行了欢送会。欢送会是在郊外的一所房子里举行的。欢送会一开始是一个气氛比较严肃的宴会,贺词也相当严肃,但气氛随即就改变了:宣读了各式各样的贺词,最后大家唱歌结束了欢送会……穆拉维约夫伯爵的心情始终是平静和快活的。大家没有因为他在场而感到拘束。

欢送会过后又恢复了平日的生活。穆拉维约夫伯爵焦急地等待着 M. C. 卡尔萨科夫,以便向他移交自己的工作,并永久离开西伯利亚,因为多年来繁重的公务和不断的操劳完全损害了他的健

① 《俄罗斯导报》,1888 年,第 244 及 249 页。

② 《历史通报》,1888 年,第 628—629 页。

康，以致他不能再以从前那样的精力继续在西伯利亚供职。然而，他并没有停止对年轻边疆的关心。移民工作继续进行：1860 年有一千八百零六名(男女)农民带着九百四十六头牲畜从维亚特、彼 611
尔姆、沃罗涅什、坦波夫、奥廖尔等省来到滨海省。根据穆拉维约夫伯爵的指示，这些农民被迁到哈巴罗夫卡(在乌苏里江口)至马林斯克一带。这是继 M. C. 沃尔康斯基于 1855 年在马林斯克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城之间建立居民点之后又一次进行的移民工作。最初，新来的移民都分别居住在阿穆尔河左岸，但 1861 年的水灾迫使他们迁到了河的右岸。至今除了在博郎湖附近有一个传教区和离尼古拉耶夫斯克六俄里的地方有一个谢尔吉耶夫村之外，在阿穆尔左岸，从乌苏里江江口直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城一带仍然没有俄罗斯人的村落。阿穆尔省也来了五百二十四名(男女)农民，他们新建了五个村庄。这一年，为了补充哥萨克军，从外贝加尔迁来了三千四百一十一名(男女)哥萨克。他们在阿穆尔新建了两个哥萨克村镇，它们和已有的加在一起，共有六十一个哥萨克村镇。而其余的大部分哥萨克移民这一年都迁居到乌苏里江沿岸地区。他们建立的村镇和已有的加在一起，共有二十三个。同年，有五百八十六名受惩戒的士兵也迁到了哥萨克人住的地方。这一年阿穆尔省的人口增长到一万一千六百二十九名。①

穆拉维约夫伯爵终于听到了 M. C. 卡尔萨科夫从彼得堡动身的消息，于是在 12 月 23 日给他写了下面这封信："我派比尤采夫到阿钦斯克去迎接你。如果你不在彼得堡耽搁，27 日一定能遇到他。否则，比尤采夫就得在那里等你到主显节。我们这里什么新闻也没有。什土卞多尔夫② 来了，1 月底茹科夫斯基③ 一家和迭斯波

① 什彼尔克：《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学报》，第 387—388 页。
② Ю. И. 什土卞多尔夫任雅库次克省省长。
③ E. M. 茹科夫斯基，任外贝加尔省驻军司令兼外贝加尔哥萨克军统领。

特-捷诺维奇等也要来。大家都想同我道别，同新任的上司见见面。

“你和苏霍扎涅特的来信丝毫不能使我得到安慰，我仍然等着12月6日的好消息。难道他们还不醒悟吗？我没给苏霍扎涅特回信，只给他的夫人回了一封信，对她来信祝贺我妻子的命名日表示感谢。他们有意让苏沃洛夫到华沙去，想借此使人相信，西伯利亚仍然需要我。他们对我了解的可真太少了！委派苏沃洛夫到波兰王国去，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他是个诚实而高尚的人，c'est un
612 galant aristocrate（他是有贵族风度的人），正是需要这样的人去华沙。不过，马其顿王亚历山大虽是一位伟人，也没有理由把我埋葬在西伯利亚。当然，不论是到西伯利亚，还是到别的什么地方去的任何邀请和建议我都不会接受的。现在，在中国问题上我总算感到问心无愧了，这要归功于伊格纳提耶夫。但主要的是，他们看不见也感觉不到，我已经不适于再作任何事情了。他们不想明白，我还有良心，超期服役在我看来就是犯罪。其实，我这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笔墨和纸张，因为不借助这些东西，我也要和你谈起这些的。

“你已经在什么地方遇见伊格纳提耶夫了吧？这是一位多么热心效忠于俄国的人啊！至于他的不朽功绩就更不用提了。伊尔库次克变得更好了，所有人面兽心的人都已经安静下来。我等着你来，并不只是为了等你来了以后，离开这里，而且也是为了看看你，和你推心置腹地谈一谈。”这封信已经是穆拉维约夫伯爵从伊尔库次克发出的最后一封信了。

M. C. 卡尔萨科夫从彼得堡一回来，于1861年1月初穆拉维约夫伯爵就向他移交了工作。Б. 米留亭写道：“穆拉维约夫彻底离开这里的日子也终于来临了。所有的人都知道他要永远离开这里。临行前，举行了多次宴会，其中也包括总署会议举行的宴会。这次宴会由总署会议委员、当时经常负责组织工作的谢尔斯基主持，彼尔辛医生作他的助手。参加宴会的每个人出了七十五个卢

布。只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宴会一定是经过精心筹划的。宴会上许多人致了祝词，有真诚的，也有虚伪的。

“启程那天，在大教堂里举行了仪式。穆拉维约夫伯爵由各界人士围着，一直站到主教作完送别祷告。广场上，或者更确切地说，教堂周围的几个广场上都挤满了人。祷告后，所有有资格的人士都奔向附近的俱乐部。穆拉维约夫伯爵步行到那里，人们挤在他的周围，高喊着送别的话。伯爵不得不几次三番地停下来，听完他们的临别赠言。他终于到了俱乐部。俱乐部里宽敞的大厅和邻近的一些房间都挤满了人。这里有穿制服的，有带奖章的手工业者，有穿燕尾服的，有穿大礼服的，也有从邻近村庄赶来的农民，还有异族人和哥萨克。几乎没有一个人伯爵不和他打招呼的。告别仪式结束了。凡是能乘上市里马车的人，都坐车到耶稣升天修道院去了。看来，到那里去的只是一些被推选出来的人，但是，当 613
向圣者英诺森的遗骨作祈祷时，当还在修道院院长那里进早餐时，修道院门前的广场上就人山人海了，他们简直是跑着来的。官员们按照西伯利亚的风俗习惯把穆拉维约夫伯爵抬了起来，刚一走进人群，就被挤到一边，伯爵先是落到农民的手上，然后又转到异族人的手里。这些异族人也是从前一批人的手中急忙地抢过去的。他们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别了’……”Б·米留亭继续写道：“当我挤过人群，走近伯爵的马车时，我只听到异族人说：‘伯爵，我们绝不会忘记你，你也别忘了我们！’……人们都接着说：‘你别忘了我们！’……马车上路了，人们都脱帽站着。有的人在后面跟着跑，有的人转向修道院划十字，有的人祈祷上帝为上路的人祝福。马车越走越快。人们脱帽许久地站在那里遥望着马车。我也站在那里……我不由地想到：东西伯利亚的曙光在消散了！事实上也是这样，它已经消散了……”①

① 《历史通报》，1888年，第634—635页。

当我们要结束对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在西伯利亚最后几年的国务活动的简述时，我们不能不对伯爵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感到惊奇。伯爵居然能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把阿穆尔边区的一片原始荒原治理得生气勃勃。这位先进的领袖废寝忘食、不辞劳苦地工作，甚至都超越了时代精神，他的名字无疑会载入世界的史册。

如此伟大的历史人物遭到许多人反对，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些反对者指责穆拉维约夫伯爵独断专行，指责他在移民工作中失利。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个事实，在如此遥远辽阔的边疆，在没有足够数量精明干练的助手的情况下，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果断的行动。往这一带移民是个创举，而且又是在经费十分缺乏的情况下进行的。根据伯爵已往的活动来判断，他如果继续留职，边疆移民工作方面的一些缺点谅必是会克服的。而熟知他的作风和观点的人是不会为这些失利责备他的。相反，过去和现在，西伯利亚人对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的功绩始终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614 П. В. 舒马贺尔写道："在未任命穆拉维约夫伯爵为东西伯利亚总督之前，在我国和中国的国际关系中，历来都认为必须尊重中华帝国与世隔绝的闭关自守政策，力求避免发生能够惊动该帝国的事情。这种信念葬送了俄国的尊严。而穆拉维约夫伯爵则出色地解决了一切争端，并且圆满地完成了俄国多年来强烈要求收复它在阿穆尔的领土的一系列工作。俄国对这一美好地区的占有权，是不容争辩地永远地确定了。这个地区自然资源极为富饶，只等待更多的移民去利用，但愿这些丰富的资源和良好的地理、气候条件能用来巩固并顺利地发展这个地区。"①

但不幸的是，近二十年来，阿穆尔地区并没有象穆拉维约夫和

① 摘自他未发表的手稿。

卡尔萨科夫时代那样飞速地向前发展。这种缓慢的发展，使得欧洲国家有可能把自己的势力和影响扩展到这些地方，而我们当时在这些地方可以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欧洲国家把自己的政治活动转移到同我们毗邻的中国和满洲。A. 马克西莫夫写道："德国人开始了坚决而顽强的活动，以便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其他方面给我们造成各种困难。在这方面，德国的政治活动家的远见值得注意。譬如，最近一个时期在他们当中开始流行一种极为露骨的看法，说远方的中国也是德国反对俄国的天然盟国。就是这个中国，在整个漫长的边境线上给我国制造各种各样的困难，他们说，这同时也给法国制造了不小的麻烦。所以说，中国也能成为盟国。不过，这样的中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因而，德国人就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庞大的任务：整编哪怕是一部分中国军队，并进行攻战的训练，为此要派有经验而又可靠的德国教官去大力帮助。根据签订的协定，德国派出了大量的各种兵种的军官和士官，携带着精确的训练细则去中国……"A. 马克西莫夫继续写道："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一个军事上有实力的强国，它的实力就在我们的身边以神奇的速度增长着，而我国太平洋沿岸地 615
区是帝国最重要的领土，同时，也是最容易被我们公开或者暗藏的敌人找到弱点的地方，最容易受到威胁的地方。目前活动最紧张的正是在满洲，即与我国远东领土接壤的地方。驻扎在满洲的军队正逐渐发展成一支相当强大的力量，他们受过严格的训练，装备了最新式的速射步枪和经过改进的大炮，而且还熟习欧洲的战术……德国教官正是为了训练这一部分中国军队而来的……中国人正在大规模移民……他们无疑是遵循着某个有经验的人物的指示，在为反对俄国而奠定一个巩固的基础……"①

A. 马克西莫夫提供的资料究竟有多大真实性和多大准确性，

① 《俄罗斯导报》，1890年6月，第234—243页。

我们暂且不论，但是，在援引他的话时，我们不能不想起，所有这一切远在四十年前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就预见到了。还在占领阿穆尔之前，刚对边疆有所了解之后，他就看出了阿穆尔和太平洋沿岸地区对俄国的全部重大意义，恐怕他是首先提出这种看法的人，在占领了阿穆尔之后，在给别人的信中他多次谈到这一点，同时还预测过迟早要发生的各种事情。

# 第七十二章　1861 年

穆拉维约夫伯爵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写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他抵达彼得堡　觐见皇帝　穆拉维约夫伯爵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皇上颁布废除农奴制宣言　嘉奖穆拉维约夫伯爵以及免去他的总督职务　皇上颁发诏书　穆拉维约夫伯爵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两封信　西伯利亚人赠给穆拉维约夫伯爵一座钟　他给 M. C. 卡尔萨科夫和 П. Д. 基塞列夫伯爵的信　任命穆拉维约夫伯爵为波兰王国总督的传闻　Б. К. 库克里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任命穆拉维约夫伯爵为高加索总督的传闻　他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616

1861 年 1 月 20 日穆拉维约夫伯爵已经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下面是他 1 月 22 日从那里写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我今天从这里动身，将最后和东西伯利亚告别了，因为阿钦斯克得在夜间路过。昨天按习惯在俱乐部举行了舞会，别佐勃拉佐夫还讲了话，但对所有这一切我依然无动于衷，很久以前我就习惯于这种心境了。我 1 月 27 或 28 日到鄂木斯克，2 月 4 或 5 日到喀山，2 月 9 或 10 日到彼得堡。我在这里一直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不想描写我这时的心境——它太凄凉了。彼得堡来的信使直到现在还没到。如果我现在还在伊尔库次克等他，那该多好。我给你寄去几封短简，内中附有几条意见，而最主要的是给你带去我衷心的深情的祝愿。代我向所有还记得我的人致意，你在镜中吻自己吧！就象我亲自在吻你那样，不过看来命里注定我不能吻那些我真心热

爱的人。我精神上很痛苦，但在彼得堡我还能起到自己的作用。”

617 穆拉维约夫伯爵于2月11日抵达彼得堡，并于当天觐见了皇上。皇上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在这之后，他便递了辞呈，请求免去他的总督职务，允许他长期请假去国外治病。

穆拉维约夫伯爵来到后不久，他的申请很快就批准了，与此同时，他的情绪也转变了。这种变化的原因当然是皇上接见了他，并且又一次表示对阿穆尔事务的关注，还答应支持卡尔萨科夫。所有这一切详见下文。与此同时，穆拉维约夫写信的调子也变了。

穆拉维约夫伯爵在彼得堡的生活和活动，可以从他给M.C.卡尔萨科夫的信里看到。

2月13日。“这是我从彼得堡给你写的第一封信。我们前天才到这里。逍遥自在的生活一到莫斯科就宣告结束，到了彼得堡立即开始工作，斗争也随即开始，这需要不少时间，大概要继续到4月份。昨天我见到了皇上，虽然是顺便看到的，不过主要的事情已经确定了：我不再回东西伯利亚，由你接替我的职位。现在和将来这里都将支持你。我来后已经参加了多次会见，许多次会见都很有意思，可是我不给你描写了。现在我要到叶莲娜·巴甫洛夫娜王妃那里去赴午宴，她待我仍和从前一样。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对我同过去一样。他们两位对待农奴问题都非常热心。而农奴问题皇帝在国务会议上处理得很好。宣言在斋期就能颁布，这个措施能防止人们在谢肉节期间酗酒。不过这件事要到2月19日才能完全结束。有关西伯利亚的许多问题都将在我留在这里的期间解决，这些问题你都是知道的。”

穆拉维约夫伯爵在叶莲娜·巴甫洛夫娜王妃家里午宴后不久，荣幸地收到了王妃亲笔写的一封短简，内容如下：“La Reine de Prusse désire Vous voir ce soir à 8 h., mon cher comte, faites-

vous donc beau et digne de Votre nom."①

2月19日皇上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宣言。就在这一对俄国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皇上嘉奖了穆拉维约夫伯爵并免去了他的总督职务。皇上的诏书如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伯爵：卿十三年 618
来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为东西伯利亚建立民政设施，发展工业福祉奠定巩固基础。卿获得了此一辽阔边区，特别是改变了该边区之东南边界，并往该边区顺利地进行了移民；卿又根据当地情况之需要，扩充了海军，改革了陆军建制——以上必要措施均系卿孜孜不倦精心策划之结果。我们同邻邦中国、日本的关系对发展我国贸易甚为重要。经卿百折不挠惨淡经营，睦邻关系得以维护并重新得到巩固。卿为治下边疆利益，朝夕操劳，贡献卓著，朕对此表示敬意。朕以深切同情之心，准卿所请。鉴于卿健康不佳，免去卿东西伯利亚总督和驻军司令之职。卿学识渊博，才干超群，朕犹望留卿在国家高级管理机关供职，特任命卿自即日起为国务会议委员。卿多年忠君报国，英勇善战，屡立军功；在民政管理上，数年如一日，克尽职守，为人表率。为表彰卿之功绩，特恩赐卿一枚带有双剑的一级弗拉基米尔勋章，证书一同发下。卿将永享朕之恩典。"

与此同时，皇上命令国库支付穆拉维约夫伯爵年俸一万五千卢布银币。

按照穆拉维约夫伯爵的愿望，M. C. 卡尔萨科夫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总督，接替他的职位。关于这次任命，穆拉维约夫于2月20日给M.C. 卡尔萨科夫的信上写道："总之，一切都办妥了：你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总督，不过，没有把你提升为中将，尽管我又提出了一份报告；正因如此，命令上才写的是'代理职务'，这和我

① （法语）普鲁士王后在今晚8时接见您，亲爱的伯爵，请您盛装前来，装束要和您的身份相称。

在1847年至1849年的情形一样。复活节前，你大概能当上侍从将军。皇上在我第一次觐见时，就决定由你来接替我的职务，并且回答我说：'我过去支持了他，今后还要支持他。'现在，皇上已在
619 国务会议上采取了坚定不移的行动，你可以期望得到陛下的支持。我正在出席国务会议，今天第一次就恰克图问题发表了意见，这个意见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这个问题延期处理了，因而，恰克图送来的紧急呈文一定能在审议前收到。现在我赞成完全自由贸易，不纳捐税，但以后还得向伊尔库次克海关让步，少纳捐税。大家都在议论，说将派我到华沙去，最近那里发生了骚乱和枪杀事件，但据我所知，我是不会去那里的。管它呢！我对自己的处境很满意，从昨天起，我就拿一万五千卢布银币的薪俸了。西伯利亚事务结束后，我就先到国外去闲居，以后也许到彼得堡来。关于农奴问题的决定，将于斋期的第一周在这里及全俄国颁布。皇上全部批准了国务会议少数委员通过的决议（有时甚至是六个人赞成，三十个人反对）。昨天的事情我们也得大大感谢皇上，就在昨天他最后批准了所有的决议，签了字，让我平平安安地离开西伯利亚，并任命了你，这真是对西伯利亚的恩赐。我今天向皇上谢恩时就是这样表达的，而皇上则一再感谢我，并且再次补充说：'您别忘了，我是一向支持阿穆尔问题的，而且往往只是我一个人支持，您不要忘记这一点。'我回答说：'陛下：我十年来一直都知道并且感觉到这一点。'你相信吗，直到最后一分钟大家还都有意让普提雅廷当东西伯利亚总督，只有皇上一个人没有同意这种意见，而任命了你。他在这件事情上的作法和在农奴问题上一样，也是和多数委员的意见相反的。"

后来，在2月21日的信中，穆拉维约夫伯爵曾谈及自己的情况："西伯利亚事务还没有开始审议，我虽然不是总督了，但还将象从前一样把这项工作结束，正是为此，我才在这里逗留这么久。伊

格纳提耶夫我一天见到几次，他在彼得堡也是那样可亲，那样好，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把他和我们看成三位一体了。大家劝我出任高加索总督，而不要当华沙总督。大概，我既不会去当高加索总督，也不会去作华沙总督的。我倒愿意到华沙去，不过最理想的，还是在我心爱的国务会议供职，因为我在这里感到很安适。我又披上勋章绶带了。城里的路糟透了，来回颠簸，十分受罪，——就是这个把我给毁了，现在胸部疼得很厉害。请你常写信，对我要直言不讳。现在我发誓一定守口如瓶。”

据 И. В. 叶菲莫夫[①]说：“远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伯爵回彼 620
得堡之前，所有曾经协助开拓阿穆尔的人，不论他是亲身参加过考察的，还是在其他地方因公务关系而与此事有过密切联系的人，都同意赠送给伯爵一座钟，以便纪念这件大事以及为此所签订的瑷珲条约，同时也是为了向伯爵，这位使阿穆尔河及其沿岸的辽阔疆域并入俄国版图的独一无二的人，表示谢意。这座钟将会使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经常回忆起他所建树的功勋的意义及当时的某些详情细节。”“这座钟是按照集契院士设计的图案用白银制成的。钟盘上没写通常的罗马字，而是刻着：1858 年 5 月 16 日——瑷珲条约签订日。钟盘的上面有两个天使举着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的纹章。其中一个手里还拿着小盾，上面刻着：1851 年 1 月 11 日（1 月 19 日）— 1854 年。这是俄国人最初几次在阿穆尔进行考察的年月。钟盘的两边有两个人像，一个哥萨克人，一个中国人，表示俄国和中华帝国之间关系亲密。人像周围点缀着在我们新获得的土地上进行工作的象征画：贸易和各种工业的发展，以及为此在阿穆尔进行的科学考察活动。钟的背面刻着赠者的姓名，人数达二百之多。钟体的其他四面有四个浅浮雕：（一）第一批考察队在阿穆尔河上航行和首批俄国船只停泊在该河的河口湾

① 曾任县警察局长，经常伴随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巡视西伯利亚各地。

里；（二）1855年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的全貌；（三）同中国全权代表签订瑷珲条约；（四）条约签订后的祈祷仪式。最后，钟的顶端是一个横卧在荒野芦苇丛里的美人像，长着满洲人的脸型。这是阿穆尔河的象征。还专为这座钟制作了一个大理石的台座，同时，带一个小机关，能奏阿穆尔进行曲以及考察期间演奏过的其他短歌。”①

621 И. В. 叶菲莫夫继续讲道：“这座钟在3月1日造好，并于当天送到伯爵在彼得堡的住宅（在大海军街和砖瓦巷的拐角上；当时是鲁阿捷的房子）里面赠给他。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房间对着大海军街，而靠砖瓦巷的房间里住着参谋长Б. К. 库克里。联结他们两家的拐角上有一个谁也没占用的大厅。前来献钟的都是当时在彼得堡的、伯爵原先在西伯利亚的同事。他们穿过库克里的房间走进大厅，把钟也放在那里。等人们到齐，再无人可等时，官高年长的卡尔·卡尔洛维奇·温策尔来到伯爵的房间，借口说旧同事来向他辞行，请他到大厅里去。伯爵一进大厅，这意外的情况使他大吃一惊：他看到很多旧同事都聚集在那里，听到温策尔代表全体在座的人说，为了纪念他在西伯利亚时期所建树的人人珍重的功绩，大家请他收下一座钟。他这番热情的由衷之言、全体在座者的亲切热忱的态度，以及大家通过赠送礼物所表现出来的对他工作的积极支持——所有这一切使伯爵感动得热泪盈眶。伯爵说：‘先生们，我能用什么来答谢你们的盛意和关怀呢？’温策尔马上想出了办法，请他赠送相片作为纪念。他高兴地同意了，并委托Б. К. 库克里等他到巴黎（伯爵不久就到那里去了）照了相之后，分寄给所有在钟上刻有名字的人。”

第二天，即3月2日，穆拉维约夫伯爵在给М. С. 卡尔萨科夫的信里谈到了献钟这件事，还谈了自己的情况：“今天大家给我送

① 季姆：《俄罗斯艺术报》，第19期，1861年。

了一件纪念阿穆尔工作的礼物。这里集聚了很多西伯利亚人和其他一些参预这件工作的人，甚至有几个参加过第一次考察的人。大家都到我这里来了，明天我同他们共进午餐，因为今天皇太子要召见我。

“现在你当然要问，我在干些什么？我一直在为你的事情奔忙，为办你的事甚至还专门印制了一种有签名的空白信笺，不过还好，暂时到处都在遵命照办。如果有什么地方办得不对，请你不要生气，因为这一切我都是尽心竭力去办的，但纯粹是照我的理解。现在彼得堡都想让我出任华沙总督，大家毫无例外地都这样说，唯独皇上一个人未开口。对此我衷心感到高兴，因为我必须首先到 622
国外去治病。根据去年的情况，我想在 20 日左右动身，或者一年之后回来，或者认为有必要任命我上述职务召我回国时，我再回来。

“农奴问题的解决使皇上获得极大的荣誉。皇上在这件事情上显示出自己坚定的意志，他经常赞同少数人的意见。他对许多重要问题，包括阿穆尔事务，都坚决支持。这怎能不令人景仰呢！”

3 月 5 日，解放农奴的宣言终于在举国欢腾中庄严地颁布了。因此，支持这一重大事件的穆拉维约夫伯爵就在当天给在巴黎的П. Д. 基塞列夫伯爵去了一封信，对他说：“一件大事告成了。今天两个首都的所有教堂都在作礼拜时宣读了关于从农奴主手中解放农奴的宣言。您接到我这封信和祝贺时，当然不会感到惊奇，而且会对我能在这个时刻亲历其境感到羡慕。”

当时，任命穆拉维约夫伯爵为波兰王国总督的传闻在彼得堡一直没有间断过。社会各阶层都在谈论这件事，当然也传到了穆拉维约夫的耳中。因此，有一次一位挚友问他是否接受这个职务，他回答道：“还是先让他们告诉我，政府在华沙希望的是什么：真正的和平，还是警察控制下的安宁和秩序？向波兰人让步，还是镇

压？然后我再去。模棱两可，我是不喜欢的。”M. 韦纽科夫写道：“这是政府游移不定的不幸时期，当时不只是生性急躁、办事泼辣的穆拉维约夫伯爵一个人回避了到波兰去的任命，就连脾气非常温和的杜奇科夫以及其他许多人也都不肯去……”① Б. К. 库克里在3月7日从彼得堡写给 М. С. 卡尔萨科夫的信中说：“全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期待着政府委任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为华沙总督的，不过感谢上帝，问题已经清楚了。既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在这件事情上和政府的观点完全不一致，那么，他避开了这次灾祸是值得庆幸的……

“3月1日我们把钟赠给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钟造得异常精致，既不过于华丽，又富有思想内容和美感。他很感动。随后
623 我们全体在彼得堡的西伯利亚人和在钟上署名的人都一起到杜索饭店去赴午宴。我们多次举杯祝酒。午宴很成功。我们决定，以后每逢这一天都聚会，纪念参加阿穆尔工作的人们。

“这里所有的人都对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感兴趣。全城都在谈论他第一次出席国务会议，参加讨论恰克图贸易问题。这位国务会议委员，在许多年高望重的长者面前，讲得既果断而又内行，使人们大为震惊。”

关于要任命穆拉维约夫伯爵为华沙总督的传闻消失之后不久，接着又传开了另一个消息，说要任命伯爵为高加索总督，当时正要决定免去巴里亚金斯基公爵的职务。M. 韦纽科夫写道：“一位有势力的将军受委托询问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他是否愿意去梯弗里斯就任总督。

‘怎么？难道巴里亚金斯基公爵死了吗？’伯爵陡然站起来说。

‘没死，但是，他就要被免职啦。’

‘还是饶了我吧！我怎么能作他的继任者呢？要知道，他在宫

① 《俄国旧事》，1882年，第525页。

廷里仍然有势力，而彼得堡还会用他的眼光来看待一切高加索问题的，那样我这个总督岂不成了任人支使的小卒了吗？'

'可是，我该向托我问您的人说些什么呢？'

'您听到什么就说什么好了。您还可以再加上一句，根据我的看法，继巴里亚金斯基公爵之后，能成为独立自主的高加索长官的，只有皇族的成员。'后来果然如此。"①

穆拉维约夫伯爵在彼得堡仍然关怀阿穆尔地区和西伯利亚的各种事务，这可以从他下面一些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中看到。

3 月 14 日。"我就到国务会议去彻底解决恰克图的贸易问题和官督民办的工厂企业问题。这两个问题都直接和你有关。免除关税同时又撤销海关一事我无能为力，不过我可以要求，不经财政部讨论和审议，从今年 10 月 1 日起，便把海关迁往伊尔库次克，并撤销恰克图海关。这当然会大大便利我们同中国的交往，免得在尼古拉耶夫斯克设立海关。你自己知道，伊尔库次克比外贝加尔省和通卡地区的整个边境更容易防止走私，因为条条道路都要经 624
过伊尔库次克。这样一来，整个外贝加尔地区，包括伊尔库次克，就成了一个免收捐税的地区了。但现在主要的是：要想法把海关安置在一个条条道路都要经过的地方，并且在可能偷越的地方设立关卡。我认为，海关最好能设在安加拉河渡口附近的一所公有的房子里，而关卡则设在伊尔库特河上，因为有可能自韦甸申纳村或斯莫连申纳村绕贝加尔湖经过这里走私。同时，也需要在雅库次克驿路上设关卡，因为这里有一条通往贝加尔的乡间小路。不过，所有这些总要比把守从通卡至乌斯特-斯特烈耳卡整个边境要容易得多。其实可以让海关使用地方金库、省公署的房子或者贵族俱乐部，而仓库可以租用空闲的商场。"

3 月 15 日。"茶叶问题，在昨天国务会议全体会议上最后定

① 《俄国旧事》，1882 年，第 525—526 页。

下来了，并以多数票通过决议：从10月1日起将恰克图海关迁至伊尔库次克。但是得等皇上批准，这还要过几天，到那时候，在我出国之前，再把一切情况写信告诉你。我拟于下礼拜四（23日）动身。西伯利亚委员会还没有召开会议，但最近几天，即20日左右就能召开，我已经接到了邀请。我将去国外，至少住一年，召我回国时再回来，正因为如此我请的是长期假。这里正在着手研究我们和北京、天津以及直隶湾的电报联系问题，这件事在亲王的支持下也许能得到完满的解决。

“现在来谈谈关于任命我职务的一些传闻：有人传说我早到了华沙；有一些人传说我拒绝了这个任命；还有一些人说巴里亚金斯基得了重病，任命我接替他的职务。这就是全城甚至外国杂志讲的一些话。我可以告诉你，谁也没建议我到华沙去；至于高加索，我说，只要巴里亚金斯基还活着，我就不到那里去，因为我习惯于独立自主，而在他的权威影响下，我在那里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

“涅尔琴斯克的工人要根据所有私营工厂工人的共同原则获得解放。这件事已经确定了。但是，分不分给他们更多的土地就得靠你作主了。”

625 3月23日。“今天我出席了西伯利亚委员会会议，会上主要讨论了阿穆尔移民问题。在土地价格问题上我得向大多数人让步：规定一俄亩不是卖十卢布，而是卖三卢布。此外，这次委员会对许多问题都作出了决定，顺便还确定了哥萨克土地的分段划界问题。总之，我提出来的全部建议都得到了解决。不过，关于改革伊尔库次克省和叶尼塞斯克省公署问题还没有提到这次会议议程上来，因为，没有得到大臣们的复示。我不能再等这个问题的解决了，我明天就要出国，而这个问题在两个月之内是不会提出来审议的。

“我必须到国外去治病，因此，请求免去我的职务，以便治疗，

请的是长期假，不过，一旦需要，可以把我召回，我保证随时回国。皇上对我很好。在国务会议上我已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希望大臣先生们对此不要等闲视之，而这当然对西伯利亚不是毫无益处的。”

出国前，穆拉维约夫伯爵荣幸地接受了叶莲娜·巴甫洛夫娜王妃的委托。王妃亲笔写了一个便笺：“Voici, mon cher comte, ma lettre pour le comte Kisséleff; veuillez la lui remettre et recevoir encore pour vous-même mes meilleurs voeux qui vous ramèneront bientôt, je l'espère, parmi nous. Hélène.”①对王妃这种青睐，穆拉维约夫伯爵作了如下的答复：“Madame, j'ai eu le bonheur de recevoir le billet bienveillant, dont Votre Altesse Impériale a bien voulu m'honorer, ainsi que la lettre pour le comte Kisséleff; je m'empresserai de remplir Vos ordres auprès de lui et ferai tout ce qui dépend de moi pour pouvoir après une courte absence venir déposer mes hommages les plus respectueux aux pieds de Votre Altesse Impériale.”② 最后，穆拉维约夫伯爵终于在3月24日写信，告诉M. C. 卡尔萨科夫他这一天动身出国了：“出国的日子终于到了！再也没有什么可对你谈的了，主要是没有时间。如果有什么事情忘了告诉你，到国外后再给你写信。再见！”

① （法语）亲爱的伯爵，这是我托您带给基塞列夫伯爵的信。您想必乐于转交这封信，再一次接受我最热诚的祝愿，愿您能象我所希望的那样，尽快地回到我们这里来。

② （法语）我荣幸地收到殿下赐予的惠笺，同时收到转给基塞列夫伯爵的信。我一定尽快将信转给他，并竭力设法早日归国，掬诚服侍殿下。

# 第七十三章　1861—1862年

626　穆拉维约夫伯爵在国外的生活　同胞们对他的议论和看法　穆拉维约夫伯爵对祖国的思念　他给M.C.卡尔萨科夫、弟弟和M.C.沃尔康斯基公爵的信

穆拉维约夫伯爵出国后，由于皇上和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几位亲信的挑拨中伤，彼得堡似乎已把他置诸脑后。从此时起，正象俗话所说，不管是否心甘情愿，他也只好开始过无所事事的生活。这种生活一直继续了二十年之久。M.韦纽科夫写道："尽管如此，甚至连那些根本不喜欢他的人，也都不怀疑他办事很有魄力，卓有成效，所以推荐他去治理波兰和高加索。"① 让他治理波兰的非正式提议，我们原以为他会拒绝，但从他给M.C.卡尔萨科夫的一些信中看出，只要具备一定条件，他还是愿意去担任这个职务的。而让他出任高加索总督的半正式提议，他却断然加以拒绝，因为他深知自己和巴里亚金斯基公爵不睦以及皇上对后者的宠信。事实正是如此，后来发生的事情证实了他的顾虑不无根据：当巴里亚金斯基公爵获悉皇上有意任命穆拉维约夫-阿穆尔
627 斯基伯爵为高加索总督时，立即奏明自己对穆拉维约夫的看法："我返任高加索之心，十分迫切，难以抑制。据传闻看来，我应不迟于来春，无论如何要返回任所。尽管我离任期间，格里果利·奥尔贝里安尼公爵确系代我署事的难能可贵的恰当人选，但此决非长久之计，因为意欲补我之缺者大有人在，这很可能引起混乱。有人

① 《俄国旧事》，1882年，第525页。

说，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权利就任这个职务，但是，如果陛下不愿让我留任，我斗胆请求陛下另择他人。一个人在知识渊博方面较差无妨，但必须赤胆忠心。这是在高加索代表陛下的执政者现在和将来永远不可或缺的，最为重要的品质。”① 从这份奏疏里不难看出巴里亚金斯基公爵对穆拉维约夫伯爵心怀不满，甚至在皇上面前也不隐瞒他的这种情感。我们并不想证明，巴里亚金斯基公爵对穆拉维约夫伯爵究竟有无偏见，我们只想援引穆拉维约夫在此前后的书信，让读者自己去作结论：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对两位君主以及对祖国和神圣的教会究竟忠诚，还是不忠诚。

尽管从前穆拉维约夫伯爵屡遭阴谋陷害，对新的阴谋尚全然不知，但他在国外卧病期间仍一直怀念着祖国。对西伯利亚和阿穆尔尤为关心。因为为了这个地区的繁荣昌盛，他不知耗费了多少精力和心血，对他本人说来，也并不是毫无损失。尽管通过书信，他仍然积极地干预那里的事情：对他的继任人多方开导，提出许多英明的见解，免得由于经验不足而遭致任何意外，使他在无损于仕途升迁的情况下，能保持住总督应有的独立性。一个总督遇事只有沉着稳重、坚定不移、一丝不苟，才能捍卫自己合法的权利。总之，几乎每件对边疆重要或者有益的事情，穆拉维约夫伯爵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穆拉维约夫伯爵在国外的生活和他时刻关心祖国事务等情 628
况，从下面给 M. C. 卡尔萨科夫、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以及 M. C. 沃尔康斯基公爵等人的书信中即可见一斑。

4 月 9 日（21 日）。“我到巴黎已十天了。我一定在这儿好好治治病，再到海边去洗洗海水澡。此后就听凭上帝的安排吧！……我非常想在这里度过整个冬天。华沙事件引起了全欧洲对我们的

① 《俄罗斯档案》，1889 年，第 6 卷，第 282—283 页。

公愤，向老百姓开枪是最不得人心的。我知道，波兰贵族满心希望发生流血事件，借以煽动社会舆论反对我们。可是老百姓却成了牺牲品！但不管怎么说，华沙的不幸冲突使我们的欧洲敌人找到了口实，英国杂志特别卖力气，想置我们于死地。基塞列夫对法国有一定影响，法国人一直保持沉默，他们向来非常尊敬他。我经常和基塞列夫见面，他非常希望我早日重返政治舞台。我想，最好还是先把病彻底治好，然后才谈得上再干一番新事业。医生让我在腹部敷上斑蝥硬膏，先采用各种比利牛斯矿水疗法，然后再用比利牛斯山区的圣塞韦尔矿水治疗，最后到海边去洗海水澡。”

4月30日(5月12日)，波城。“我在这里治疗已两周，明天或者后天C.Г.沃尔康斯基公爵[1]要来此作客。他的家眷全都回俄国了，只他一人留在巴黎准备前往维希，因为医生让他到那里去治病。行前，他要到我们这里来小住一两个礼拜。然后他送我到巴黎，再从巴黎动身去维希。他从巴黎来信告诉我一个好消息：皇上和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前往克里米亚。假如他们能深入民间察访，此行在目前局势下就显得极为重要。”

穆拉维约夫5月13日(25日)从圣塞韦尔给他弟弟的信中写道：“今天我开始了第二个疗程，为此昨天迁来比利牛斯狭谷。我在这里需要三个疗程，最多四个礼拜。假如这种疗法对我不起什么作用，我将提前结束治疗。我一向就讨厌硫磺泉水，难道现在老了反而会喜欢不成。

“5月1日的《钟声》对你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我相信，这一定
629 是某个地主写了诬蔑文章，寄给了赫尔岑。遇到这种辱骂穆拉维约夫家族的机会，他简直高兴得手舞足蹈，就象一个小孩子似的。赫尔岑如此轻率莽撞，如此专横武断，他在我心目中的威信已完全扫地。他作事显然毫无目的，有时虽也发表一些有见地的文章(这

① M. C. 沃尔康斯基公爵的父亲。

可让皇上读到一些从其他方面无法知道的事情），但这些有见地的文章淹没在大量的造谣诬蔑文字之中，也就令人难以置信了。

“目前我们有了一位新内务大臣，看来这个人选很合适，瓦路耶夫还不到五十岁。但是，要给我国制定完备的新施政方针，只有这一位大臣还不够。遗憾的是，H. 米留亭失势了。但我希望，这不会持续很久，在他回国之后即能好转。第三厅是个很坏的机构。只要第三厅存在，心地善良的内务大臣的处境就一定困难。你还记得，已故的列夫·阿列克塞耶维奇[1]一向反对宪兵队。拿破仑也有这种机构，但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除督察处外，都直接由内务大臣管辖。”

7月19日（31日），特鲁维耳。“我好久没给你去信了，也没接到你的来信。”穆拉维约夫伯爵给 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中继续写道：“在此期间，我曾去莱茵一游。在巴登谒见了叶莲娜·巴甫洛夫娜王妃。王妃的盛情厚意，实难形容。尽管我处在目前的这种政治地位，她对我的态度丝毫未变。不过，你对我目前的处境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因而你对那些仍象从前一样待我的人是无法作出正确评价的。

“在特鲁维耳我开始了海水浴，其他疗法同时并用。疗效如何，不得而知，不过，新鲜空气和无拘无束的生活却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我终于感到，哮喘轻一些了。看来，尚不需要我早日复职，我还有足够的时间使健康状况恢复到我的年龄所能达到的程度，并能抵御较为温暖地区的寒冬。”

9月5日（17日），巴黎。“我很想知道，你们在伊尔库次克还干些什么。日前，我们在这里参加了俄国教堂的开堂典礼。依我 630
看来，这件事可能产生对我们有利的政治影响。但遗憾的是，我们彼得堡对罗马的态度却与此相反，须知罗马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

① 即彼罗夫斯基。

敬。治病休养，休养治病，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不仅未使我厌倦，相反，我一天天越来越多地体验到它的乐趣。如今无人召我回国，甚至听说，根本不希望我早日回去，这就是说，我即使在国外过冬，他们也不会恼怒。但是5月1日以前我定要回到彼得堡，那时再看，身体能否经受得住北方的寒冷。

"我过去没有听到，现在也没听说在彼得堡有对你不怀好意的人。当然，嫉妒你的人过去有，将来还会有，但决不是那些高级官员。"

10月19日(31日)，波城。"好久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了。看来，在波兰采取一些严厉措施是迫不得已，其结果必然要流放许多人。我劝你要防止这批异族人再次渗入西伯利亚。波兰贵族和天主教教士对俄国无疑是深恶痛绝(波兰人民则另当别论，他们过去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敌视我们)。当然，将来要流放的大部分是这类人。这些人都受过相当的教育，他们这些坏家伙，很快就会在百姓中间产生巨大影响。我为东西伯利亚担心的也正是这种影响。他们不会指摘长官采取的措施，也不会辱骂各省省长和总督，但是，他们一定会慢慢地，不无成效地鼓励居民反俄罗斯。依我看来，这种趋势对东西伯利亚极为危险。1850年，我在给奥尔洛夫伯爵的密信中，曾请求用开赦的形式把全部被流放的波兰人从西伯利亚调往内地各省，至少调到西西伯利亚去。那时就已提及我此时向你讲的这些理由。这封信还在你的档案室里。如果你认为有必要请求多尔哥鲁科夫不把波兰的政治犯流放到东西伯利亚，你可引用这封信。我认为，这样作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这个遥远地区的百姓中间散布反俄情绪是十分危险的。西伯利亚的特权阶层——商人、荣誉公民和官吏等的议论已经够多的了。好在百姓对这些人还不是言听计从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的议论都是为了私
631 利，是想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但对这些坏家伙(百姓这样称

呼被流放的人)却没有这种情绪,当然也就不会有任何怀疑。我在职期间,被流放的政治犯根据名册一共是一百五十名。除二十名外,都已离开了西伯利亚,有些人已死亡。如果第三厅搜例说:'为什么从前没感到危险呢?'那你首先拿出 1850 年我写的信,证明这种危险早在十二年前就已经预见到;第二,时间和经验也证实了这种不便之处。实际上我自己深知,不仅在外贝加尔省,而且在伊尔库次克以及波兰人经常去的郊区各村和工厂到处都流传着波兰人的各种见解。我知道有许多土生土长的西伯利亚人对波兰比对俄罗斯更有好感,而且我还知道,这都是波兰囚徒给造成的,因为他们一直在向这些囚徒学习。在人烟稀少的东西伯利亚这种现象很明显,也很危险,但在俄国内地各省,即使有几千被流放的波兰人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在目前的波兰问题上,除贵族外,令我们感到厌恶和愤恨的还有宗教界。我实在难以理解,我国政府怎么会支持罗马教皇,而不去联合力求摆脱教皇控制的拿破仑。不久前,出版了 M.C. 写的有关此事的小册子,该作者宣传法国应有自己的不受教皇左右的宗教机构。

"我决定在这里过冬,不过冬季里我还是要到巴黎和意大利走一趟。"

10 月 27 日(11 月 8 日),波城。"你要把库克里提升为将军,我已就此事给彼得堡去信了。不过,我的意见不论在哪个部门,大概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劝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和我们亲爱的尼古拉·巴甫洛维奇① 取得联系,因为他十分善于和有关部门进行交涉。

"今天我在报上看到,兰别尔特已去职出国治病,可是至多在两个月以前,为了让他出任波兰王国总督,提升他当了上将并且任

① 即伊格纳提耶夫。

命他为国务会议委员。

632 “至于波兰问题，我满意地看到，各家报纸变得稍微规矩了些，至少某些报纸，特别是政府的报纸不再鼓动华沙市民举行示威游行。在巴黎对我们最坏的要算是波兰的贵族团体，其主持人是亚当的次子，波兰王位的‘继承人’查尔托里斯基。在这个团体里妇女尤其活跃。

“我想，你给我寄信可以通过邮局，自从我到了国外以后，我的信件已无人注意了。不过，他们若是感兴趣，就让他们看好了，过去我从来不怕别人看我的信，现在也不怕。当然，别人偷看我的家庭私事，我很不痛快。这种事，我作总督时就曾发生过。然而现在他们甚至连我的姓都快忘了，只要你不提起它就行，我说此话决非玩笑。如果你想使你的报告或计划得到批准，那么你最好不要提及你的前任来证实你的看法。如果非提不可，你就这样说：‘虽然我的前任认为如此如此，但我的看法却不同。’这样准能成功，对事情大有好处。在这里我常常看见亚历山大·莫列尔。他已变得非常严肃，正在著书立说。他想从历史上来论证，波兰作为独立的国家是毫无根据的。他写的那本关于波兰问题的小册子你收到没有？我想，你是收不到的。在我们俄国办事总是倒行逆施：《钟声》和《未来》可以销行俄国各地，但一些对俄国有利的好文章却欲入国门而不得。在这里，甚至蒲鲁东也雄辩地证明，波兰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即使欧洲有过这样一个国家，那么欧洲也应该把它消灭掉。这就是一位民主主义者的看法，持这种看法的，他既不是第一个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人。我准备到意大利罗马作一次短时间的旅行，然后再返回此地。”……

10月29日(11月10日)，波城。“先谈正事。滨海省各边防营早就需要有一名督察官，如今所有四个营都已集中到那里，你就更应该坚决要求增设这个职位。我认为，甚至不等批准，今冬你就

把担任这个职务的人派到滨海省去，至迟于1862年1月1日就职 633
视事。然后你再报告给有关部门，说这样作实出于不得已。重要的是人选问题。这个人不仅应办事干练，而且还必须品行端正，人格高尚。他应在水兵中间享有威信，在省长面前保持其必要的独立性。总之，这是在挑选使者，虽然不是到中国或日本去，倒有点象到君士坦丁堡去。

“毫无疑问，你所有的报告，可不按一般程序得到批准。如果他们在某些问题上固执己见，你在去彼得堡之前，先不要发火。

“至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我不知道，你保举了谁出任省长。我甚至不知道，帕达尔卡是否已被免职。不过我希望，无论如何你不要让彼得堡来任命。这比拒绝奖励某个人还要糟得多。在彼得堡只知道官官相护，而对边疆的需要谁也不了解。我知道，总督保荐人时，尽管提出了充分的理由，偶尔也会遭到拒绝。这时你不必为此生气。但要让他们决定人选，则对边疆和公务显然有害无益，因为他们马上就会把维护采金业利益的人派去。

“你在来信中说我变得年青了，这真触到了我的痛处。很遗憾，事实并非如此，我只是在照片上显得年青些罢了。

“请你相信，我不会忘记祖国。如果有时我感到痛苦，那也是因为得到了祖国的消息。说句老实话，2月19日宣言颁布以来，除下述两事外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我高兴的了：东西伯利亚，感谢上帝，一切顺利；‘斯韦特兰娜’号并未沉没，尽管所有的报纸早就说它葬身鱼腹。谢谢你对我的怀念，节日里，阿穆尔进行曲总是在我的耳际回荡不已。”

11月2日(14日)，波城。“我觉得你写这封信时心绪不佳。过去我在伊尔库次克也常遇到类似的情况，所以我才有权利安慰你。你告诉我的全部情况，我发现只有一件事值得痛心，那就是财政大臣关于重新划定海关线的命令。这道命令甚至和皇上批准的国务

会议的意见书相抵触，因为海关及海关线应设在伊尔库次克，而不
634 是在贝加尔①。包括不包括伊尔库次克，这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专门解决。你应该根据皇上批准的国务会议的意见书，向西伯利亚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重要的是应尽快撤销恰克图海关，使贝加尔以南地区的海关连根拔除。沿伊尔库特河的海关线毫无意义，而且也太不方便。财政部象彼得堡所有其他部一样，一味限制，别无他事。他们以为，这些部就是为了限制才建立的，而且认为限制就是管理。类似这样的方针无疑给下级造成了极大困难。他们当然无所谓，因为一切责任都落到了皇上身上。至于你家庭生活中发生的变化，这是适时的，同时也是自然的，因为只干正经事是不行的，应该寻求一些消遣。我们的老爷爷尼古拉·米海洛维奇常说：'办事别认真，免得头发昏'。

"为东西伯利亚找一位合适的执政者，委实很难。彼得堡需要伊格纳提耶夫，此外我就再不知道还有谁能胜任此职了。采金人也许会为自己找到一个合拍的人，但其结果对皇上和俄国肯定是不利的。你应该亲自为自己造就继任人，为达到此目的，即使这个人目前已是你的助手，至少仍须培养五年。"

11月9日(21日)，波城。"我不知道你的哪一个信使在彼得堡讲过，你准备今年冬天就到那里去。我把我的意见先告诉你，以防万一：在去阿穆尔之前，无论如何不能先去彼得堡，除非皇上亲自召你进京，但这是不太可能的。

"你定会相信，我的忠告是真心为你着想，为事业着想，你自己会明白这一点。因此我不想列举所有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你提前到彼得堡无论对个人、对事业都有害无益。我只说一点：一个人，到了一定年龄，又身居要职，就不应只按其所好行事了，因为他已不仅属于他自己，而且也属于祖国。明年夏天你到阿穆尔去，可

① 此后不久海关就改设在伊尔库次克。

能要来个全面的旅行，也就是说，你将去尼古拉耶夫斯克，随后去萨哈林，你也许会去看看阿尼瓦湾甚至函馆，然后再去看看大彼得湾和我们在那里新建的港口。此后，你可能取旱路前往兴凯湖，从 635
那里再沿乌苏里江顺流下行。如果解冻后你马上从斯列田斯克动身，并能在 5 月 25 日左右离开尼古拉耶夫斯克，那么待你详细巡视完毕后，8 月就能返回。10 月再去彼得堡，这时我也会在那里等你。那时你已掌握边疆全部的资料，就是海军部也无权提出异议。这时你振兴边疆的全部计划也会有份量，无可争辩。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还有许多其他原因说明你不能在明秋以前到彼得堡去。请你原谅这种固执的劝告，但你会相信我们的友谊，同时也会了解：任何人都不能象我这样毫无偏见地劝告你。”

12 月 5 日(17 日)，波城。“你和我不同，你没有时间经常给我写很多信。这不足为怪，因为你是个忙人，而我却无所事事。比尤采夫向我谈了许多西伯利亚的事情，当然也谈到了你。你不要以为我对你的不愉快无动于衷，我为这些事情常常很生气。但你知道俄国有一句谚语：‘心有余而力不足’，然而，我照样还要说：你必须留在西伯利亚，最好明年，1862 年年底以前不要到彼得堡去。”

12 月 20 日，波城。“我昨天收到了你的信和 1860 年年度报告。谢谢你给我的荣誉。既然你把附于奏疏的年度报告给我寄来，那你也就给了我提意见的权利。你在阿穆尔防御工事那一章里写道，为此项工程拨款六百二十万卢布，我在任期间，此项拨款只有一百二十万卢布。如果这个错误在呈给皇上的原件里也有，应写信通知西伯利亚委员会予以更正。此外，这章还应提到此项工程的进展情况，因为早在 1859 年即已开始施工。

“我很想知道，涅尔琴斯克矿务经理处的编制如何。我认为，根本不需要矿务长官，采银技师同样不需要，总管也不需要。这些人特别碍手，他们定会要求增加采银工人，从而增加许多无益的开

支，单靠银业生产是永远弥补不上这些开支的。

“我们静待英美间即将发生的战争。一得到这个消息，我马上就写信告诉你。我们应该从中混水摸鱼。

636 “我打算今夏在国外把病治好，入秋以前返回彼得堡，假如在此之前不召我回去的话……”

最后，穆拉维约夫先后于 1861 年 12 月 17 日（29 日）和 1862 年 1 月 21 日（2 月 2 日）从波城给 M. C. 沃尔康斯基公爵（当时是国务会议副御前大臣）的信中写道：“最亲爱的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我很早就想给您写信，但一直不知您的地址。根据您 11 月 29 日的来信我猜测您的办公地点未变，所以才决定把信经西伯利亚委员会办公厅转交给您。

“别人告诉您的是实情，我从俄国确实得不到任何消息，只有在彼得堡的西伯利亚人偶尔还告诉我三言两语，可是以后也就没有下文了。根据这些情况，可以看出：他们害怕信件被暗中检查。我想，这是过虑，我请求您给我写信来。

“我的健康日渐好转。春天我再到巴黎向医生讨教，然后再考虑回国的时间。不过，可能还会让我继续用矿水治疗和进行海水浴。您知道，我随时准备复职，时刻想真正给俄国作些有益的事情。可是直到如今，我还没有看到这种可能。

“您对我早已有所了解，您也知道我和彼得堡的关系。所以您不该相信建议和意见会有什么用处。事实上除了与东西伯利亚有关的事情外，他们从来不征求别人的意见。

“遗憾的是，普提雅廷设立的是一批介于二年制的县立中学和古典中学之间的中等学校。可是，现在需要的是为平民的学校。

“此间报纸很少谈及俄国，只有《Nord》（《北方报》）不时还报导一些来自彼得堡的消息，但大臣会议的章程我没有看到。这个会议并不是什么新闻，早在 1857 年年底便成立了。如果大臣们能

在施政方针上取得一致意见，这倒是新鲜事。不过就现今各部成员来看，这不太可能。”

“您1月11日（23日）的来信我是在巴黎收到的。回到波城后，立即给您回信，以满足您的要求，随信寄上照片两张。就是在巴黎我还是感到冷，险些病倒。回到这里后又恢复了常态，每天晒晒太阳。不晒太阳我的日子就不好过。

“对卡尔萨科夫的攻击实在荒谬已极，根本不必介意。皇上任 637
命他时，答应支持他。我相信，皇上能履行自己的诺言。凡我所听到和看到的来自西伯利亚和有关西伯利亚的一切消息，都使我相信，卡尔萨科夫干得很好，在各方面他比我过去干得有分寸。他比我冷静沉着，不急躁，这十分需要。如果说在我当总督的十三年里确实需要某种热情，那么现在需要的则是平稳，甚至某种程度的冷静。因巴枯宁逃跑而责难卡尔萨科夫，这是极不公平的，显然是想陷害他。难道说我在任时流放犯逃跑的还少么，但当时谁也没想就此事责难我。何况巴枯宁在西伯利亚已不再是流放犯，而已成为自由人，他已获准在整个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和西西伯利亚任公职或从事个人营生。我列举这些只是想向您证实，对卡尔萨科夫的责难极端荒谬。皇上当然不会同意这种责难，甚至他根本听不到这种责难。因为他们绝不敢把这种攻击卡尔萨科夫的griefs（罪状）上奏皇上。皇上早就知道，卡尔萨科夫无论对谁，也无论对什么事都不会循私情，皇上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总督。

“由此看来，完全不需要我去彼得堡处理西伯利亚事务。至于处理一般事务，我在京与否无足轻重，因而我也不值得为此中断治疗。”

我们从穆拉维约夫的这些信中所看到的情况，不能不使我们惊叹不已。在国务活动家之中，离职之后国事仍萦绕于怀者，大概仅此穆拉维约夫伯爵一人而已。他对东西伯利亚的一切事务关怀

备至，他对该地区的繁荣时刻念念不忘，他在各方面都给他的继任人以许多有益的忠告和指示。看这些信时，便会悲伤地想到：一位如此英明、干练的国务活动家（按其政敌的话说：办事很有魄力，卓有成效），在新皇登基之初推行有益改革急需精忠报国之士之际，
638 竟被遗忘，在异乡过着类似流放的生活！穆拉维约夫的精力尚称充沛，他渴望有所作为，常因自己无所事事而烦恼。象他这样的人居然还被认为不忠！他那刚正不阿、梗直诚实的性格，多年任职所显示出的经略之才以及因劳苦功高而获得的荣誉——所有这一切已逐渐为人淡忘，因为有些人厌恶他，极力排挤他，施展各种阴谋诡计，造谣中伤。不仅如此，正如穆拉维约夫自己给卡尔萨科夫的信上说的那样，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凡属东西伯利亚事务，必然要遭到彼得堡的阻挠！

# 第七十四章　1863—1865年

穆拉维约夫伯爵返回俄国　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他再度出国　穆拉维约夫伯爵奉召回国出席国务会议　他身体不适　给弟弟的信　穆拉维约夫在柏林　会见俾斯麦　返回彼得堡　给弟弟的信　639

1863年，波兰叛乱给西方列强提供了干涉我国内政的借口。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未等召他回国的命令到来，就匆忙回到俄国，作为祖国最英勇的儿子准备重新投身到保卫祖国的行列中去。全俄国人民同仇敌忾，驱散了西方的乌云：战争没有爆发，阿穆尔斯基伯爵只是出席了国务会议。此时反对他的阴谋并未结束。穆拉维约夫伯爵看到人们对他充满敌意，他不想呕气，于是又到巴黎去了。直至应召出席国务会议，他才回到彼得堡。1864年底，尽管身体不好，他还是应召立即回国了。当时他病势转重，不得不在彼得堡住很长时间，以便恢复健康。最初，1865年8月1日以前他一人住在彼得堡。妻子回国后，便一起搬到了皇村。

这个时期他在彼得堡的详细情形以及健康状况，他在给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当时住在莫斯科，已升任枢密官）的信 640
中都曾谈到。

1865年1月5日。“你知道我来此的原因。你对我的任命的想法可能有一部分是对的，但是，我的身体已经坏到如此地步，若是命我到需要损耗体力的远方去供职，我已力不从心了。近三个月以来，即使在国外，我也感到身体欠佳。哮喘加重了，心跳也日

甚一日，左腰一直疼痛，有时右腰和胸部的其他部位也疼。在国外，开始时医生给我敷斑蝥硬膏，但是我想，他们可能还没完全弄清真正的病因呢！来此后，我立刻就医于兹捷卡乌埃尔。他认真检查，治疗极为精心，并保证病情能减轻，但不一定能完全治好。此话我很容易理解。这里的气候确实不好，不过，对我的病反正都一样，不论在哪里我需要的只是安静和有经验的医生。治这种病，很难找到比兹捷卡乌埃尔更为高明的医生。我已成了残废，至少是二级残废。不过，我既已五十六岁，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尤其，其中二十五年，我长年患病，几度负伤，加之终日操劳，我的不幸遭遇要比别人多上一倍。有人说，从外表上看我还不显得很老，常言说得好：小哈巴狗到老还是条小哈巴狗。可是，任何疾病也改变不了我好说、好动的性格。

"召我回国，我不仅满意，甚至还感激不尽。因为海水浴和旅行对我害多益少。我的病在室内治疗更为适宜，可能比其他方法更为有效。到户外去也需要，但不宜过多。过多的运动和颠簸尤为有害。我正在寻找好的住所，不过还须略等一等，要等来京过节和迎接新年的客人都走后才可能找到。我大门不出，只好靠传闻了解政界的动态。我认为，现在一切都在按部就班进行，政府官员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亲王被任命为国务会议主席，这是理所当然的。遗憾的只是，1862 年 1 月 1 日未能提出此项任命。但常言说得好，晚做总比不做好。我从不固定看人，我一向认为，同样一个
641 人在一个地方可能有害，而在另一个地方却可能很有益。最近三年来，这一点在很多官员的身上都得到了证实，而最高当局的艺术就在于把每个人都安置到可能有益的地方。根据这一点，我认为，亲王担任国务会议主席是有益的，而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到西部边疆去也很有益处！有些人叫喊着反对这两项任命，简直毫无道理。但是，如今很难让人沉默不语，所以最

好对这些叫喊置之不理。

“我不知不觉竟谈起这个问题，虽然你的来信并没让我谈它。我之所以要谈，是因为在这里不断听到对这两个问题的议论，有些人总是把这两个人比来比去，好象一定要比个上下高低。”

1月8日。“我的病不是在此地得的，是带病来此的。只是在这里才开始认真治疗。我希望，兹捷卡乌埃尔的治疗能比外国的更有成效。但是，治疗并不妨碍我为西伯利亚事务效劳，只是目前时机尚未成熟，因为别扎克还未到来。

“我认为，早就需要发行内债，而且发行额要大些。内债要比一切外债都优越。一旦需要修筑铁路，我们便不宜再局限于目前用于此项工程的微不足道的数目。不幸的是，按俄国所需数额发行公债一事，实在拖得太久了。

“委员会作出的决议非常英明：把基辅经库尔斯克和莫斯科联接起来，把敖德萨经克烈缅楚格和哈尔科夫联接起来。现在问题只在钱上。接通库尔斯克和哈尔科夫最好能借助私营公司的力量。我不怀疑，所有这些铁路都能在同时建成，而且越快越好。

“一般说来，书刊检查机关，特别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书刊检查机关，很不正常。不过，还有希望，随着新书刊检查法的制订，它会纳入常轨的。出版事业中的例外和垄断有害无益。法律对所有的人都应该一视同仁。我不否认《莫斯科新闻》在令人悲伤的1863年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我也不否认，这个报纸现在的编辑都很有才 642
干。我非常希望，他们能继续出版这个报纸，不过要根据为所有报纸订的共同原则来出版。在这件事上，部里的命令最为有害。因为这些命令一向只是根据大臣一人的见解，无疑都是武断的。

“去年春天涅皮尔[1]在彼得堡说，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使俄国免遭一场战争浩劫，对此不能不表同意。几乎

① 英国大使。

所有的法国报纸都对穆拉维约夫怀有敌意，从而也证实了这种看法，因为这些报纸向往的是战争和波兰的复兴！国外所有明事理、无偏见的人士也都同意这种见解。我国对英、法、奥挑衅性照会的复照，国外也一致认为是公正的。最后，我军迅速建立新编部队也起到不小的作用，制止了好斗者的冲动。但是，我从未听说过，使俄国免遭战争浩劫的是《莫斯科新闻》！

“只要你能直接、详尽地了解情况，你就不会倾倒在偶像面前，对功勋和才干就会给予公允的评价。崇拜权威，或感情冲动，永远不会得出公允的判断。其结果只能是膜拜偶像，而这和圣经的第二诫是格格不入的。

“爱国主义不是一种善行，而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必须具备的品质。但是，这种品质不应该使人丧失真理感和正义感，否则，这种品质就会变成感情冲动。

“1812 年大家都把巴克雷[1]称为叛徒，因此他便决意在波罗金诺战役中寻求一死。但是，1814 年，由于攻占了巴黎，他却被晋升为元帅。现在，他的纪念碑和库图佐夫的纪念碑并立在喀山教堂之外，而且没有一个人想要剥夺他站在那里的权利！1812 年把他称为叛徒只是一时感情冲动而已，现在还不清楚吗！

“俄国的得救向来都归功于库图佐夫，而同样受俄国爱戴的叶尔莫洛夫[2]在他的札记里却作了另外的解释！

“如果我讲起在各个时期由于感情一时冲动所造成的一切后果，那我的话可就长了。不过任何时候也不应把一时的感情冲动和真正爱国主义混为一谈。

---

① 巴克雷-德-托里，米哈依尔·波格丹诺维奇（1761—1818 年）1812 年时曾指挥俄国第一军，后任陆军大臣。库图佐夫被任命为俄军总司令之前，实际上他就是总司令。库图佐夫死后（1813 年），他任俄普联军总司令和拿破仑作战。——译者

② 叶尔莫洛夫，阿列克塞·彼得洛维奇是俄国将军，参加过俄国对拿破仑的战争。1816—1827 年任格鲁吉亚总督和高加索独立军团司令官。——译者

"我还是呆在家里，今天胸上敷着斑蝥硬膏，并继续服用其他 643
药品。但是，只要接到邀请，我一定参加有关西伯利亚问题的辩论。我的治疗还要继续很久，看来只能使病势减轻，但不能彻底痊愈。到了我这样的年纪，这种病是治不好的。土耳其、波兰两次战争，再加上高加索，特别是西伯利亚，给我的损伤全都集中到胸部和心脏上了。你知道，我任何时候也未曾吝惜过自己。上帝没让我博得同代人的关注，我也不打算让后代人纪念我。尽管如此，我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我的寿命也是为祖国效劳而缩短了的。至今尚无人称我为叛徒，可算万幸！可是，天知道，说不定就有人已把我称作了叛徒！"

1月13日。"我很感激你邀我到你的庄园去度夏。离夏天时间还远着呢！现在还很难决定。我想，长时间离开彼得堡无论如何是不行的。今夏，国务会议休会期间，我们一定要到尼科耳斯科耶去看你们。

"你可以相信，这里周围的一切很少使我不安。彼得堡的生活本身对我的精神并无损害。对我最为不利的是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走路，就是沿彼得堡的大街走走，对我也不适宜。我不宜掌权和承担相应的责任。我同样不宜于去参加舞会和宴会。就我现在的地位来看，住在这里没问题，有时还可争辩一番，只是对于这种争辩不要过于认真罢了。如果我能学会一些非赌博性的牌戏，使我的棋艺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现在就想开始这样作），那就太好了。兹捷卡乌埃尔给我治疗的最大成效是我的脉搏跳动降到每分钟七十六下。他说，不会跳得更快了。在这之前，我的脉搏每分钟跳动达八十二下到八十六下之多！

"我要再次提到《莫斯科新闻》，请你不要以为我对它不公正，也不要以为在俄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方面我不同意它的意见。我一生一直都在宣传这个神圣的信仰，甚至还提出《德拉科法典》来

反对那些利用舆论或在行动上追求分立主义的人。在这方面，我
644 完全同意卡特科夫和列昂节夫的意见。可是，很遗憾，我应该说，在我们贵族中《莫斯科新闻》之所以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决非因此一点！

“至于谈到 1863 年到 1864 年间俄国免遭欧洲国家的进犯，我深信，这完全是由于我们采取了行动，而不能归功于报刊的言论。退一步说，纵然报刊确曾跟在我们的行动后面随声附和，那也很自然，这里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伟大功绩。在这里，1863 年的报纸我都读了，读时毫无偏见。1864 年的我也读了很多，说句良心话，我不能说，只有《莫斯科新闻》这一家报纸对我们的公众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甚至你们莫斯科人所憎恨的《呼声》，当时也刊出了来自波兰的令俄国不能无动于衷的通讯。总之，我们所有的报纸都追求一个目的：全俄同仇敌忾，反对俄国的敌人。即使各报之间发生过一些纠纷，那只是由于彼此崇拜的权威不同所致。

“最后，关于书刊检查机关的意见仍然不变：只要它存在，自然应该对所有的报刊一视同仁、毫无例外。我深信，卡特科夫和列昂节夫同我的意见一致。书刊检查机关的现状简直不值一提。这是俄国的奇耻大辱。尤其不幸的是这种现象由来已久！我想，正是这一耻辱现象使《莫斯科新闻》一度扩大了它的声望。而且我也明白，《莫斯科新闻》现在已经不愿再受书刊检查机关的限制了。依我之见，既然要书刊检查机关，那它就不应隶属于任何部，甚至也不应隶属于大臣委员会。它应遵循坚定不移的原则，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不得变动。这些原则具有法律效力，其条文应简单明了。书报检查总委员会的存在是很合理的，不过，它不应该和任何部发生任何关系，建立任何联系，而应直接服从于皇上本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和委员应该是丝毫不受各部左右的人。这个委员会同样应该从那些丝毫不受各部大臣左右的、甚至不是经他们推荐

的人当中来挑选和任命书刊检查官。只有这样，书刊检查机关才能为人所容纳。我相信，任何一个忠于职守的编辑都会同意这种意见。我甚至认为，这种想法和最高当局的设想并不违背，因为最高当局曾不止一次，在不同时期建立过类似的委员会。但是，很不 645
幸，直到如今最高当局还没有为书刊检查机关颁布一项坚定不移、一成不变的法令。没有这种法令，单纯成立一个独立的总委员会，仍无法收到应有的效益。”

1 月 22 日。“莫斯科的竞选弄得满城风雨。据说，斯卡里亚亭在他的《消息报》上刊登了一些演说和祝词，竟拿到了五千卢布。真是一桩成功的投机生意——可是一切大概也就完了。

“你提到的社会舆论，不论在哪里也不会找到确凿的根据，在我们这里尤为如此。这里，只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整个国家背道而驰的阶层才会制造这种舆论。这些人总是自我欣赏，过分自信，无论怎样也难以合他们的心意。

“我国印刷的书刊本应促进对所有其他阶层人民的教育。但是，它却受到如此的限制和摧残，干脆禁止它，岂不更好。”

2 月 7 日。“关于我的病，人们讲得太过分了，你不必过于吃惊。我的病确实在心脏，所以，需要平静的，也就是说无忧无虑的生活。不过和朋友们谈谈心，有时稍微热烈地争论几句，对我的身体也无妨。相反，离群索居、沉默不语却是非常有害的。至于你所担心的精神刺激，对我的确十分有害。但使我受刺激的绝不是谈话，甚至也不是争论，而往往是几句话或几行文字，这些往往会深深刺疼我；尽管这些话不是大声喊叫的、也许别人都不易觉察到的，可是，正象俗话所说的，它们却深深地刺疼我的‘心’。这几句话或者几行文字你无论在哪里也都无法避开；特别是我孤独一人或无聊已极的时候，它对我的刺激就更为经常，更为强烈。”

2 月 19 日。“我的健康正是由于治疗才得到恢复。这次治疗

看来很成功，不过也不是沒有缺陷，因为在我的胳膊上出现了一块溃疡，看来一时不会愈合，也许永远也好不了。再过十天左右，我大概要去办公了。目前每天只是散散步，我已被永远禁止从事一切激烈的运动和活动。我对此深表满意，因为，我自己也已变得非常懒散，喜欢安静，乐于深居简出。你知道，邮局是非常好奇的，所以，你才感到我在信里不总是把自己的想法完全谈出来。愿上帝保祐他们吧！我已老朽不堪，怎肯再为了通信自由和他们去爭吵
646 呢！这种通信自由并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要知道，这里的许多事情，看来，都和莫斯科的不一样。”

复活节期间穆拉维约夫伯爵到柏林去了几天，因为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夫娜正住在那里，格烈费医生在他的诊所里给她的眼睛作了大手术。

穆拉维约夫伯爵在柏林逗留期间，拜会了俾斯麦。应该说，他和俾斯麦的关系很好。穆拉维约夫每逢有机会到柏林，总要去拜访他，并和他进行长时间的交谈。П. В. 舒马贺尔讲道：“有一次，穆拉维约夫伯爵在柏林恰值谢肉节。俾斯麦设家宴，用俄国油饼和黑鱼子（穆拉维约夫给他带来的礼物）招待他。”

我们再来看看穆拉维约夫伯爵从柏林回来后，给他弟弟写的一些信件。

4月14日。“我到柏林去了，所以很久未给你写信。前天回到这里，连日以来整天东奔西跑，也未及提笔。在俄国，可怜的皇上和皇后遇到了一桩沉痛的事件。在帝国，甚至在欧洲，沒有一个人不为此而感到惋惜，看来，这是上帝的意旨。在世上无论什么事只要违背了上帝的意志，绝对不能成功。现在我一天要去参加两次祭祷，据说，这一直要继续到已故皇太子的灵柩从尼斯运回为止。我们正在等待册立新太子的诏书。信使携带这份诏书已于12日动身，可望后天到达这里。此地非常凄凉，寒冷，还在下雪，好象

大自然也在和大家一起哀悼。”

5月5日。“现在这里什么新闻也没有，大家都很悲伤，焦急地等待皇上启驾回京。我想，受了如此重大损失之后，皇上定会隐居一时。天命不可知，任何人都应该恭顺地忍受天命。此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何况皇上这次的损失比任何其它损失都大。

“你大概已经写信向新伯爵[1]祝贺过了。他和他的全家都很满意。但是，他被从西部边疆调走，我和其他许多人都真诚地感到惋惜，尽管任命考夫曼也不无希望，特别是他将继续按过去的规定办事。

“前几天斯彼施涅夫[2]来了，现在我们要一同去访我们日本的 647
修士大司祭阿瓦库姆[3]。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政局，在这里我都不想多谈。但是，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说什么国外局势大好，国内局势很糟；说什么应该等待并希望皇上回京制止许许多多不正确的行动。”

6月8日。“7月的上半月我们一定到尼科耳斯科耶去看你。但是，你嫂子还在国外，我还不能肯定地告诉你，我们哪一天能从这里动身。我现在只知道，她答应7月1日以前到这里来。我打算一俟她到达此地立即到莫斯科去，可是我还不能肯定，我们在这里要住多久，在莫斯科又可住几天。因此我恳求你，在我们到尼科耳斯科耶之前，千万不要为我们操心。到莫斯科我们就住在德累斯顿。至于到尼科耳斯科耶你们那里能住多久，我想不会超过两个礼拜。因为外出时间过长，尤其在休假期间，不请假是不允许的。而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在夏天请假，因为，也许冬天我不得不

① 即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

② H. A. 斯彼施涅夫，因1848年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被流放，1856年被赦免，以后供职于东西伯利亚总署，不止一次出任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的行署主任。

③ 驻日本的传教士。

利用假期。

“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政局，我都不想写，因为没什么好写的，特别是《莫斯科新闻》发表了不少费解的文章以后，更没有什么可写的了，这些文章看来把很远的未来都预料到了。”

7月1日。“我刚刚接到你嫂子从巴黎动身的确实消息，就急忙写信告诉你我们到你处的启程时间。明天，7月2日，我到国境去接她，3日我们俩在那里相遇，4日晚上就能回到彼得堡。5日和6日我们必须住在这里，让她休息一下，再和亲戚们见见面。7日我们乘火车到莫斯科去；8日我们在莫斯科住一天，9日就可到尼科耳斯科耶看你了。米哈依尔·伊拉利昂诺维奇·比比科夫明天就到莫斯科去，他答应在那里把一切，不论是住宅还是马车都准备好。就写到这里，再见吧！”

# 第七十五章　1865—1868年

穆拉维约夫伯爵从他弟弟的庄园回到彼得堡　迁居皇村　从那里寄给弟弟的信　移居彼得堡　奏请皇上恩准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及其后裔承袭阿穆尔斯基伯爵称号　给弟弟的信　出国度假　英诺森大主教致穆拉维约夫的信　穆拉维约夫从巴黎寄给M. C. 卡尔萨科夫的信　648

8月初，穆拉维约夫伯爵从他弟弟的庄园尼科耳斯科耶村回到了彼得堡，当即迁居皇村。8月18日，从那里写信告诉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他在皇村的生活情况，并感谢他的热情接待。“我们在这里已安顿就绪，住宅就在皇宫近旁，小巧玲珑，还有一座小花园。主要是你嫂子非常喜欢皇村，这里真是游览胜地。这里的气候，说句公道话，无疑是最好的，起码在方圆一百俄里以内如此。经过这次体验，我想就此在皇村定居。如果能找到一所带花园的小房子，价钱又不贵，就把它买下来。这样，明年你嫂子就可以在这里过冬了。不过，今冬她还必须到波城去，她的眼睛不久前刚动过手术，在这里雪光刺目，对眼睛极为有害。我们怀着十分愉快的心情回忆起我们在尼科耳斯科耶度过的那段时光。你们殷勤好客以及能干的女主人（我衷心地拥抱她）都将是我们今后常 649
常谈论的话题。如果我能在皇村买到房子，你们当然也乐于到这里来，游览一下这里的绮丽风光——这在整个欧洲也是绝无仅有的。明天皇上就要到你们莫斯科去，他在那里耽搁不了许久，因为，20日以前，他和整个皇室都要到这里来。假如我是他的话，我

就一直住在皇村，冬天也不离开，非有盛大的招待会不到彼得堡去。而且我想，彼得堡的中心迟早要移至皇村的。

“政界里似乎没有什么新闻，当然，这也是因为9月15日以前我们大家都在休息。国外也平安无事，只是罗马教皇还不肯甘心。我的通讯地址是：皇村，列昂节夫大街，尼基丁住宅；来信告诉我皇上在莫斯科的详细情况。”

伯爵在信中这样描写他此后的生活。

9月12日。“我们在这里生活得不坏，即使雨季，皇村公园里也可以找块干爽的地方散步。近几天来天气一直很好，可惜的只是这种好时光不长，过不了一个礼拜，雨雪泥泞的天气就要来了。上月15至20日之间霪雨连绵，气温很低，简直象波城的冬天。在你的橡树园里散步真是妙趣无穷，但是你可别往甬道上铺沙子，就连长凳，我认为用草土墩代替也比用木头作要好。谢谢你提起了阿穆尔，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你没能到那里去一趟，否则你就会看到那里的自然风光有多么壮丽！

“不久，我们又要举行国务会议了，预定在15日后的头一个礼拜一。我承认，现在我对这项工作很感兴趣，也许是因为我们已经好久未曾聚在一起的缘故。

“皇上和皇后大概还要在莫斯科近郊的庄园里住一个礼拜，你们这些枢密官先生是否有幸去谒见？

“你们的新任总督[1]是我的老相识，我想，莫斯科会对他满意，要知道，想使莫斯科满意谈何容易啊！”

9月30日。“我们仍然住在皇村。有时很冷，不过天气还好，没下雪；你嫂子每天都能出去散步，她出国的日期还没有定下来。

“从20日起，我们开始举行全体会议，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

① 弗拉基米尔·安德耶维奇·多尔哥鲁科夫公爵，现仍任该地总督。

奇[1]也出席了会议。我非常敬佩他和苏沃洛夫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真的，国务会议是一个绝妙的地方：它使大家的关系密切起来，都成了朋友。”

10月6日。“前几天你嫂子谒见了皇后，昨天皇后对我说：'qu' Elle lui a trouvé très bonne mine,'[2]事实上也是如此，目前皇村的气候对她非常适合。你嫂子从1856年以后一直未曾见过皇后，她发现，皇后在这九年里不仅没见老，反而显得年青了，变得更漂亮了。

“我已经告诉过你，要进行司法改革，本月底可能颁布命令。上帝保祐！但愿诸事如意！但是，各地都在怀疑，调解法官的选举是否能顺利进行。我们先看看头一批十省调解法官选举的结果如何。我的意见是，这种建制有用，不过调解法官的权限应该大大削减。

“你们莫斯科的刊物《日报》和《莫斯科新闻》使我很感兴趣。此间也有一种什么《消息报》，我既没有订阅，也没有申请，却免费给我寄来，无聊时我也读它。不过，我劝你不要读。其实，从第215期的《莫斯科新闻》上你对它已经有所了解了。谢谢卡特科夫，他写了一篇好文章答复《消息报》。在国务会议上，我每次都能碰上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总是以钦佩的眼光看他和苏沃洛夫的亲密关系，因为他们两位就坐在我旁边，我满意地看到化干戈为玉帛了！噢，人类啊！”

10月10日。“我认为，总督在莫斯科周旋并不那么困难。不论哪个贵族俱乐部里空口无凭的议论，都可以不加理睬。俾斯麦甚至连议会的意见都不理会。当然，议会总要比我们贵族俱乐部的作用更大。我们的财政状况倒确实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牵涉到各个阶层的利益，看来这种状况也会有办法改善。”

① 穆拉维约夫伯爵。

② （法语）她觉得她气色很好。

651 10月15日。“昨天我们在米留亭家里吃的午饭。过几天我们就要搬到城里去。在巴黎霍乱还在蔓延，你嫂子只好延期出国。天冷以后传染病就不蔓延了，那时再走就安全了。

“俄国人常说‘活到老，学到老’。我越来越深刻地体验到这句话的意义。与此同时，我每年，甚至每天，越来越坚信我历来的信仰，也就是说天意无限地支配着我们，它是不可知的，往往我们认为是恶的，却得到了善果。毫无疑问，天意也服从一定的规律，不过，这种规律凡夫俗子一直还没有研究出来！这段前言可以用来答复你的某些有关地方自治机关和调解法官等的设想。我要说的不只限于此，再告诉你一句法国谚语：‘la parole est d'argent et le silence est d'or.’① 这句谚语我早就知道，但近两年才相信它在我们这里也适用。所以我才说：‘活到老，学到老！’”

10月26日。“你大概已经看到关于承袭封号和爵位的新法(1863年)了吧？如果还没看到，那么你仔细地看看新法的全部条款。你会看到，为承袭这种封号和爵位，要经承袭人的同意。同意后需要办什么手续、怎么写法，我还不知道，好象也没有先例可循。不过，最好你先到枢密院去打听一下，然后再把你承袭我的阿穆尔斯基封号和伯爵爵位的同意书寄来。我接到同意书后，马上就根据规定的程序，向皇上申奏。人的生死由上帝决定，不过最好还是等把这件事办妥后再死。

“你嫂子礼拜天(10月31日)动身，我也要于同一天搬到彼得堡去。”

10月28日。“关于申请一事，看来我还得写信给考夫曼，但这也不会有什么用处，因为，我的话无论在哪里都不起什么作用。这对我毫无害处。所有这些先生们只能满足对他们有利的那些人

① (法语)“议论固然好，沉默犹为高。”直译为“说话是银子，沉默是金子。”——译者

的请求。他们从我身上却得不到什么，就象从公羊身上既得不到毛，也得不到奶一样。甚至在国务会议上他们连我的意见都不屑一听，我的意见只属于我自己，它不屈从于上流社会的任何想法，因此，我经常处在少数派地位。

"你好象把有关天意的那席话给忘了，天意按照规律不知不觉 652
地在支配着我们的全部事业，所以，世上沒有无法挽回的事情。有时我们感到一切都每况愈下，谁知结果却越来越好。你说，莫斯科的地方自治代表会议只是空嚷一阵。难道你不记得爸爸的那些金丝雀么？"

10月31日伯爵夫人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出国后，伯爵当天就搬到彼得堡，住在康纽申大街的"捷穆特"旅馆里。在这里，他收到了弟弟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写的承袭阿穆尔斯基封号和伯爵爵位的同意书。11月9日他向皇上申奏如下："无限仁慈的陛下！为表彰把阿穆尔河并入俄国版图这一功绩，陛下恩赐臣——陛下意志和命令的执行者，以阿穆尔斯基伯爵封号。但臣无子嗣，无以向后世传颂陛下临朝时之首要大事。为此，根据陛下1863年11月4日颁发的法令，臣斗胆呈请陛下恩准由臣胞弟枢密官瓦列里安·穆拉维约夫，及其后代承袭阿穆尔斯基伯爵称号。"①

穆拉维约夫于同一天给他弟弟的信中写道："现在我死可瞑目了，此事已经办完。因为我在生前便把申请书随同一应证件呈递上去，现在一切都要取决于皇上的旨意。

"卡特科夫的那些关于中学和中学教学的迂腐论调对他本人的损害多大啊！难道说，他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指责国民教育部

① 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于1870年12月1日故去，穆拉维约夫伯爵改变了让他弟弟承袭他的伯爵爵位的想法，经国务会议提议，皇帝恩准由他年幼的侄子瓦列里安·瓦列里安诺维奇·穆拉维约夫承袭爵位和封号。（纹章局，1871年2月3日，第380号文件。）

么！他的政论文章写得极为出色，如果他能丢开教育家的姿态，较深入地钻研一下财经问题，那么财经方面的文章他也会写得很好！从他最近写的一篇教育论文里我才第一次知道，书写字母 Ъ 的位置不对，是一种最无知的表现。他居然会写出这样的文章，我都替
653 他难为情。他是一位著名的政论家，而且对俄国非常有用，何苦要把自己打扮成教授模样呢？如果所有这一切都是出自对戈洛夫宁的推崇，那就更不值得称赞了，因为推崇权威比迂腐习气更坏。他的政论文章大家都相信，可是教育论文却遭到各方面的责难。我们是一些普通的读者，订阅他的杂志完全不是为了参加学术辩论，要参加学术辩论，我们完全可以到大学去。

“你读读《日报》上发表的萨马林为反对诡辩论者写的非常好的信札吧！”

我们知道，1866 年初，穆拉维约夫伯爵又被批准出国休假。他主要是住在巴黎，几乎一直住到 1868 年年中。在这里，穆拉维约夫继续收到大批信件，俄国各地都有无数景仰他的人寄信来。其中便有我们德高望重的东西伯利亚的启蒙者、大主教英诺森，他也没有忘记穆拉维约夫。下面这封信是他 1867 年 12 月 2 日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寄来的。这封信证实，他是多么尊敬穆拉维约夫伯爵。

“我想，您收到我这封信，不会不感到惊奇。从我上次给阁下写信到现在，已经过去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了！如果您已经认为把您给忘了，我是不能而且也无权抱怨的。每当这种念头在我脑海里浮现，总使我心情沉重。每当我看到您的照片或者回忆起您的时候，此种想法便油然而生。如果我用无事可告的理由来为自己辩白，那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的确，我往往因不知您的住处，就搁下了笔。但这种理由也不够充分。我纵然不能经常给您写信，也能象写这封信那样，偶尔写一写。很快我就再不能给别人亲

笔写信了，这种念头使我感到可怕。若不为此，我也许会往后拖一拖再给您写信。我的视力日渐衰退，就连这封信读起来都很费力，而且还是用放大镜读的。8月26日我已年满七旬，不过身体倒还差强人意，即使再到堪察加去也无妨。尽管我的视力如此，只要我还能看清该往什么地方署名，我就不会请求退休。请您愿谅，也请您相信，我现在对您的感情依然如故，毫无改变，还是那样尊敬您，还是那样感激您。”

1867年底，M.C.卡尔萨科夫因办理东西伯利亚事务来到彼 654
得堡，当然，他把这一切都写信告诉给住在巴黎的老师穆拉维约夫伯爵了。穆拉维约夫本人自然也全神贯注地对待他心爱的边疆，因为他把自己一生中许多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它。尽管他百病缠身而且几乎不参与什么国事，他仍然尽其所能，希望以自己经国治邦的才智和多年的经验来为东西伯利亚效劳。令穆拉维约夫伯爵非常担心的是，由于彼得堡的种种压制，M.C.卡尔萨科夫急于放弃西伯利亚的职位。伯爵也意识到这种处境困难，但是，他出自对边疆的热爱，不让卡尔萨科夫马上放弃西伯利亚，因为深恐他最喜爱的边疆落入一个外行，没有经验的人的手里，深恐这种人不肯遵循他的体制。所有这一切从他自巴黎写给 M.C.卡尔萨科夫的一系列书信中能看得一清二楚。

11月28日(12月10日)。“我知道财政大臣不喜欢阿穆尔，因为他就任大臣之前就是这样想的。任何开支他都不赞成，即使这些开支以后可获厚利。俄国的全部财政状况就是如此：无益的开支连缩减都不能，相反，还要不断增加，而对有益的事情却拒绝支款。我认为，为了加强滨海省的移民工作，你现在应该对无偿划归皇室领地的那一大片肥沃地区加意经营，因为他们能够，同时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也应该往那里投入大笔资金作移民之用，以便从这块土地上得到利润。不移民，就得不到利润。采金法不应该取

决于粮价，否则歉收时节也许会想要减少赋税，而以后还得增加。在这件事上犹豫不决，对其成功是最大的障碍。我仍然坚持，我们应该用一切办法鼓励采金业，毫无限制、毫无例外地让各阶层人士从事采金业。只有到那时，采金量才能达到正常水平，而对东西伯利亚来说，正常水平取决于可能调拨给采金业的工人人数，首先是东西伯利亚本地调拨的，其次是从西西伯利亚以及内地各省来的
655 工人。而且，人数要根据托木斯克、叶尼塞斯克、伊尔库次克、外贝加尔和雅库次克等省扣除军粮和酿酒用粮以外，尚有多少余粮可卖而定。根据这些材料我估计，在中等年成时东西伯利亚可容纳十万人在采金场干活。如果没有政府的其他干预，按每三十三人采黄金一普特计算，一年大致可以采黄金三千普特。我们的经济学家不愿意承认在俄国扩大采金量的意义，他们也就不想免去采金业的种种赋税和限制。在这方面，我和他们的意见完全相反，让理智健全的人去评定谁是谁非吧！”

11 月 22 日（12 月 4 日）。“我们俄国的债券现在亦可通行此地，行情看涨。我认为政府已把未经认购的债券按原价抛出，除非银行家们欺骗政府，不肯把抛售这批债券获利一事呈报政府！”

12 月 9 日(12 月 21 日)。“电报事务你要在你任期之内结束，现在新任命了邮电大臣，你更该如此。情况尽管这样，一个有良心的人在遥远的地方还是能够有益于人类，有益于祖国的，因为只要尽量少请示彼得堡当局，不麻烦他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就地解决。”

1868 年 1 月 2 日（1 月 14 日）。“你要官家金矿开工，好让移民有活作，这个想法很不错。不过矿址要选得合适，以便有利可图，还要任命一个奉公守法的军官，以免钱款或黄金被盗窃。我过去给你写信的意思也正是象你在信上说的那样，你得继续留在西伯利亚，至少今年要留在那里。不过，我自己也明白，你长期留在那里是不行的。到今年年底，你正好在西伯利亚任职二十年，任总

督也已八年，这就使你有权在国务会议里得个席位。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安宁，虽然是住在一个和我们完全敌对的国家里。只要能使我国遭到破坏，这个国家甚至愿意和普鲁士勾结在一起。卡特科夫总是极力用越轨的举动，特别是用议论在普鲁士边境修筑堡垒这件事，把普鲁士从我们的身边推开。这件事他最好别管。”

1月6日(1月18日)。“特别是关于工人问题，我急于回信答 656
复你。你担心，采金业主今年雇佣工人比去年少三分之一，而委员会也是由于这种担心，才拨给你十万卢布。不用说，这笔钱是为了补助那些工人失业后糊口用的。当然，不减少采金业的捐税是十分错误的，但是，既然这样的决议已经公布，无法改变了，现在可以考虑的只能是如何使游手好闲、衣食无着的人不要过多。我看，为此目的，马上这样作也许会有用处，即写信告诉各省省长，经验证明，各省的耕地面积太小了，甚至叶尼塞斯克省和伊尔库次克省，尤其在外贝加尔省也都如此。预料今年金矿要缩小经营范围，因此能给农业提供很多人手。农业很需要劳动力，可是过去却找不到。你委托各省省长亲自或者委派完全可靠的官员去说服各村社，要使用这批多余的工人，并于今春尽量多清理些耕地和草场用地，千方百计地，共同地，使用村社力量来扩大播种面积，大致每人要有半俄亩的耕地。主管部门，对通过这种方式扩大耕地面积作出必要的调查后，将表彰那些在这件事上表现得比较积极的村社。这些村社的社长要授予奖章，所有这样的村社应受到长官的特别厚待。这个办法会得到好结果，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在伊尔库次克、叶尼塞斯克、外贝加尔等省整个地区之内，会很容易安插从采金业上下来、无事作的一万人去扩大耕地面积。在半年内，每人至少能清理并开出两俄亩耕地，而两万俄亩新开垦的耕地第二年按最一般的产量计算，也能提供五万到七万俄石粮食，就是说，把春播作物和秋播作物加在一起，要比常年产量多收三十余万普特

粮食。我认为，这种办法应该行得通，至少1849年我用这种办法就行通了，那时我正前往鄂霍次克，途经勒拿河流域和雅库次克省时，曾亲自劝农民采用这种办法。同年冬天，从堪察加回来时，得
657 到证实，耕地已经清理出来。从那时起，勒拿河流域和雅库次克省的耕地面积较之过去就更大了，虽然那里的气候对种庄稼很不利。祝你在西伯利亚能顺利地度过这一年。明年就可以回来长期休息了。”

新年的头几天，M.C.卡尔萨科夫觐见了皇上。皇上和他谈话时，对穆拉维约夫倍加赞扬，而且还希望，阿穆尔斯基伯爵以后还能效忠于祖国。当然，M.C.卡尔萨科夫马上便把皇上的这种恩宠告诉给穆拉维约夫本人了。因此，穆拉维约夫在1月25日（2月6日）的信中写道：“皇上的恩宠和垂念，对我极为珍贵。我希望的也正是让皇上记住，我还没有老朽不堪，一旦需要，我决心投身到皇上的勇敢军队中去，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才爱惜自己的身体。但是，我和皇上本人一样，都希望俄国别有这种需要，就是说，不发生战争。

“如果扩大农业的想法，在遇到粮价昂贵的时候，对你和西伯利亚能有用处，我将非常高兴。

“我想，过此一年，你在西伯利亚任职正满二十年，我真希望国家现任的每一位大臣都能有权利说，任职二十年间都象你在西伯利亚一样，为祖国谋福利了。我希望，你能体面地离开那里，明年我们就又能一同出席国务会议了。

“现在外地的主要长官谁都得不到部里的真诚支持，因为部里只是想贬低这些主要长官的作用，就连稍微有点独立见解的人也不放过。从前也是这样，不过我认为，现在的人变得更庸俗；许多人都很有学问，正因为如此，他们那种廉价的自尊心也就更强烈。忍耐点吧！再稍微忍耐一个时期，到你下次来彼得堡时再说。你

还得慎重地物色一个好的继任者，否则，彼得堡准会想出个人来，两年内这个人就能把一切完全搞糟。”

1 月 15 日(1 月 27 日)。“任命大主教英诺森为莫斯科总主教的消息，我早就在这里的报上看到了。我过去就预料到这一点，我想这是菲拉烈特的遗嘱。照我来看，英诺森最大的优点，也同菲拉 658
烈特一样，也是怀着基督的爱来对待分裂派教徒，他这种感情甚至比菲拉烈特还要强烈。”

2 月 15 日 (2 月 27 日)。“我很想知道现在波兰人的态度如何。他们在巴黎又趾高气扬起来了，过几天还要极其隆重地庆祝一个什么周年纪念日呢！

“我又开始喝维希矿水了：这是回俄国的准备。”

# 第七十六章　1868年

659　穆拉维约夫伯爵在皇村　他从皇村写给M.C.卡尔萨科夫的最后几封信　促使伯爵离开祖国到巴黎去的原因

1868年4月14日穆拉维约夫伯爵再度迁居皇村。他在这里的生活和他在此期间的心情在他给M.C.卡尔萨科夫写的几封信里都有鲜明的描绘。

4月16日。“我提前回到了这里，昨天觐见了皇帝。他对我说，他看见我很高兴。不幸得很，我到这里恰赶上料峭的春寒，身体颇感不适。我希望，这场严寒不要持续太久，那时我便又可以继续我的空气疗法，我在巴黎每天几乎有六个小时是在戶外度过的，这对我的身体很有益处。

“看到附在你信里的堪察加大主教英诺森的信，非常高兴，可是现在我不知道，该往哪里给他写回信。我想，5月16日他一定不会再在伊尔库次克了。待我确知他已到莫斯科，我再给他往那里去信。

“H. A. 米留亭的健康日渐恢复。我曾特意到巴登看了他一次，和他谈了很久，一起散步，甚至还辩论了一番。你由此可见，从去年8月到现在他恢复得有多快。”

4月26日。“拉斯托甫钦伯爵（他是1812年烧毁莫斯科的拉
660 斯托甫钦的儿子，是我贵族军事学校的同窗，现任御马司）日內将要到你那里去。他完全破产了，想在东西伯利亚找个差事谋生。我相信，看在他父亲的面上，你一定会尽力帮他找个差事谋生。他

的儿子已经是上尉，现在在你的边防营里服役。

“我在这里真是名副其实地冻僵了，我在盼望天气转暖。明天是骠骑兵节，是纪念皇帝统率骠骑兵团的五十周年，年幼的亲王们大概又要骑团里的朝鲜小马了。这一天会是很劳累的，因为庆典分三个部分：检阅、宴会和演剧。不过，我希望礼拜天休息一下，礼拜一到国务会议去——这是我回来后第一次参加国务会议。

“再过一个月巴里亚金斯基也将来此，我非常高兴和他见面。他可能要参加届时举行的皇太子洗礼仪式①。”

5月11日。“电报之事终于有了眉目，可望成功，初步的契约业已签订。关于分治西伯利亚的计划，我毫无所闻，我也不认为，你今年能有什么机会到这里来。你既然认为吉马舍夫是个很能干的人，为什么不通过私人书信就此事和他接洽呢？其实，我对他的看法和你是一样的，他是一个胸有定见的聪明人。

“诺斯科夫② 给了我一本有关乌苏里边区和在那里设立贸易公司等问题的小册子，让我转交给你。昨天他把这本小册子连同另一本有关恰克图贸易的小册子亲自交给了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你关于此事的条陈，国务会议的全体委员都收到了，但列依捷勒恩不愿意把此事提交国务会议，除非我通过亲王方能将此事提到国务会议。

“这封信你可能在阿穆尔收到，恰逢这个顽皮孩子的十周年，我就便向你祝贺。在这个孩子诞生之前，我们就已为他操劳了十 661
年。这个孩子对我毕竟十分珍贵，我非常想知道，他现在成长发展得如何，请来信详谈。

---

① 当今皇上（指亚历山大三世——译者）1868年5月6日得一子，即皇太子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亲王，帝位继承人。

② H. A. 诺斯科夫，迁到莫斯科的西伯利亚茶叶商人。

“莫斯科总主教英诺森来信要我会见拉斯托甫钦，我已给总主教复信。如果他还在莫斯科，在6月份我们休会期间，我将到那里去看他。”

5月16日。“我向你祝贺阿穆尔十周年。你大概已在现任莫斯科总主教英诺森曾为之洗礼的地方——布拉戈维申斯克纪念了这个节日。我在这里不能庆祝，以免引起邻居的注意。我一向漠视各种周年节日，更漠视庆祝生辰寿诞的人。”

5月27日。“很遗憾，上礼拜一我未能祝贺你的晋升，总的说来，在这次洗礼仪式[1]期间，皇恩极其有限。远不能与1843年另一位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的洗礼仪式相比。据叶尔莫洛夫讲，当时有五十二位普通将军晋升为上将。

“我们这里一直是处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任何人，即使是最有远见的政治家，也不能担保说和平能再维持一个月。整个欧洲的局势非常严重，祸首拿破仑为此必将遭到惩罚。可是在他受惩罚之前，大家都惶惶不可终日。我恰好在这时来到这里，能于这时身处国内，可使我问心无愧。但是，谁对我都不加丝毫理睬；我有时也和巴里亚金斯基（他现在皇村）见面，但他从来不提有关我的事情，所以我简直无法说，一旦开战，对我是否会有什么新的任命。”

6月13日。“这封信到你手时，你大概已经安然坐在写字台旁了。写吧！把主要精力放在写作上吧。官僚习气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盛行，任何事业，只要没有记载入册，纵然早已完成，也没有任何意义。老实讲，这种纸上管理的办法轻松得很，甚至不必为已发出的命令或所作出的部署的后果操心。若采用这种作法，我们可以臆想一切，愿意想得多好，就可以多好。又何必去检查这一
662 切究竟有多少付诸实施了呢？何苦自寻烦恼？周围的人也不会烦

① 皇太子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亲王的洗礼仪式。

扰你，他们会总是向你说：‘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好极了！’我已年近六旬，所以非常喜欢这种作法。我懊悔先前喜爱的是另一种作法。当年何苦折磨自己的高贵的身心，以致现在弄得浑身上下无一处没有病疼！正因如此，我才急于向你提出友好忠告，别再步我后尘。但新作法也有其独特的要求：必须拥有一批熟练的编辑，要和米哈依尔·尼基弗洛维奇·卡特科夫接近，因为他一篇文章就能使你的名声受到或好或坏的影响。

“不久前，我在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碰到一桩怪事：我的一位老同事邀我到车厢的前部去，在那里我遇上另外两位先生，这两位先生无所不谈。我们谈起了西伯利亚、阿穆尔，谈到了修筑铁路的事情，我坚持说，铁路通到这些边远地方，将是十分有益的。那两位先生不认识我，只看我的穿戴是一个侍从将军，所以他们谈得都很谨慎。我从他们那里走回来后，其中一个人对我的老同事说：‘这位侍从将军还扯那些地方干什么？连对这些地区最有经验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本人都看出他错了：他往阿穆尔移了一万五到两万人，结果一切都完了！！还值得为这个地方操劳吗！’于是我的老同事就对这位先生说：‘您知道刚才和我们一起谈话的那位侍从将军是谁吗？’那位说：‘不知道。’我的老同事说：‘他就是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本人。’这位先生至此才明白，报上的文章是谎话连篇，在阿穆尔远非一切都完了！此后他就不再高谈阔论了。你由此便可以得出结论，报刊上的文章该有多大的作用，而卡特科夫的文章就更为举足轻重了！你别再折磨你的身心！要和卡特科夫交往。只要在公文里写上：一切都很好，便可平安无事。你不要以为，我给你写这些是在开玩笑，我的忠告有充分的事实作根据。mais si vous avez des scrupules à le suivre, alors, mon cher, quittez votre place, parce que vous ne convenez pas au systême actuel et que vous serez un jour ou l'autre victime

de votre zèle et de la calomnie.①

663 “我已经给你写过，今后给我写信的地址是：à Paris, poste restante②。我已请准了长假，可休养到病愈为止。过一个礼拜我就直接去巴黎，从那里可能到维希。我这次在彼得堡只逗留了三个月，身体却遭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的损害。欧洲局势相当稳定。尽管波兰报纸发表了各式各样的文章，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于拿破仑王子访问奥地利和土耳其之行，但战争至少今年不会爆发。不幸的波兰人！法国人欺骗他们几乎已整整一百年了，他们的轻信给他们带来了何等悲惨的后果啊！”

6月28日。“我收到了你从布拉戈维申斯克拍来的电报，首先让我向你和所有在电报上署名的人表示感谢。谢谢你们想起了我这个老头子，回忆同你们在西伯利亚度过的美好岁月是我目前的唯一乐趣。请代我向伊尔库次克和涅尔琴斯克的所有在这一天怀念我的人致谢。

“我到莫斯科去了三天，会见了总主教英诺森，昨天才返回这里，现在我又要准备踏上新的旅途。我回来后和总主教的第一次相见使我不十分畅快：他拥抱了我，向我祝福，然后放下手，忧郁而惊奇地说：‘哎呀，您怎么衰老成这个样子！’总主教看来很高兴跟我相见，我们谈了很久，谈的都是往事和阿穆尔，因为我们俩都热爱阿穆尔，想念阿穆尔。当然，我们也谈到了你，谈到了你的部下，因为他热爱你们大家。

“让我们把话题由往事转回到今事来吧！可以告诉你，不仅今年不会爆发战争，而且以后也不会爆发。就连鼓武的梯也尔最近在法兰西立法院发表的几次演说里都宣布，法国在今后十年、八年

① （法语）如果你觉得这样作心中有愧，那么，亲爱的，你就放弃自己的职位吧！因为你与现行作法格格不入，迟早你会因你的热诚而遭殃，或受人诽谤。——译者

② （法语）巴黎，存局待取。——译者

之内不应再打仗，也无力再打仗。在这段时间里，无论是拿破仑，还是我当然都不会活在人世间了，因此在这方面我已无可指望。在这里的气候中生活，无论对我的身体，还是对精神，都非常有害，说实在的，会使我来不及见到心爱的一切便死去。我现在已年近六十；除退职的一段时间外，我供职三十七年；从阿穆尔并入俄国起也已顺利地过去了十个年头——一切规定的期限都已届满 664
了，所以我希望，谁也不要阻拦我到一个气候比这里更适宜的地方去了此余生。我想先到国外妻子那里去，我也很需要维希的矿水。然后我可能迁居南俄。那时从波罗的海至黑海的铁路亦可竣工，今后一旦发生什么紧急情况，我可以从那里乘火车到彼得堡，况且李德尔斯也住在敖德萨，每逢发生战事他总是从那里应召赴彼得堡的。

“我此番来彼得堡，对俄国，特别是对西伯利亚，可能并非无益，因为我有机会对恰克图贸易问题发表意见。国务会议听取了我的发言，多数委员赞同这一贸易。但皇帝如何决定，我还不得而知。我们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才签署会议纪要。此后我就再没有机会就此事发表意见了。皇太子和戈尔恰科夫公爵从前发表意见表示赞许这一贸易，我只是在全会上支持了他们的意见。真是事有凑巧：1861 年我在国务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谈的是恰克图事务，我在国务会议上的最后一次讲话谈的还是此事。——amen（阿门）！

“顿杜科夫-卡尔萨科夫公爵又出来供职了，现在内务部任职。他和你是亲戚，你比我更了解他。我对他的了解也仅仅是从巴里亚金斯基元帅的谈话中得来的，就是这些也是从前谈的。一个月前巴里亚金斯基在这里时，我虽然也和他见了几面，但我发现他非常不爱说话，而且几乎没有一次赶上他有空闲时间——拜访他的人太多了。他到自己的新庄园去了，这座庄园是他继承托尔斯泰

在库尔斯克省的遗产。我和他分手时，相约在国外再见。他需要到国外过冬，以增进健康。”

7月18日。“给我拍来的庆祝十周年的电报，由于某些处境上的特殊原因和我的种种考虑，我一封也没有回复。但我对所有怀念我的人深表谢意。请代我向所有该致谢的人致意，尤其要代我向涅尔琴斯克的公民们致意，他们不仅给我拍来了电报，而且还把电报和全部庆祝活动的报导发表在这里的报纸上。我现在才读
665 到这篇报导，我马上就要动身离开这里，此次出行时间将很长，也许永远不回来了！我请了假，并获准到俄国南方省份和国外治病，可以休养到病愈为止。我不能住在这里，气候对我太有害了，使得我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一直都很糟。这对我心脏和肝脏最为有害，这是我身上病疼最多的两部分。每次我回到这里，只要住上几个月，身体就要变坏。我感到遗憾的只是，许多很好的人也责难我，说我拒绝任职，说我似乎不愿意把自己的才能献给祖国等等。可是谁也不肯想想，不肯问问，给我的是些什么职务？总的说来，我非常珍视皇帝的恩典和赐予我的官衔，为此我怎能随便担任一个职务去服从官衔比我小的人呢！作这样的决定是太没道理了！被任命为大臣的当然不是那些官衔高的人，而是由皇帝挑选的人。在君主制度下，大臣不是执掌大权者，因为执掌大权的只有皇帝一人，大臣们只不过是皇帝意志的执行者而已。不过我何必发挥所有这些见解呢？我除了皇帝的命令外，任何人的命令都不执行，只举出这一点就足够了。我在东西伯利亚的十三年半的时间里就是这样作的，从来没有丢过脸。难道到了晚年我还有必要学着在接待室里等待恩赐似的接见吗？

“甚至我的朋友都常常责难我，因此我给你写这封信的心情确很沉重。

“你告诉我的一切有关边区，特别是有关布拉戈维申斯克一带

的消息实在令我高兴。21日我就动身出国，请你将皇帝关于恰克图事务的决定写信告诉我。你当然已经知道，关税没有减少。我衷心地希望，情况能有利于这一贸易，使其保持从前的关税。再见吧！这是我在皇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

不能不指出，我们引用的穆拉维约夫伯爵的最后几封信有一种感伤情调，充满了激愤情绪和一种痛苦的预感。正象他所说的，他也许要永远离开自己的祖国，断绝再为祖国效忠的一切希望，他好象在和自己的过去告别，和自己过去心里所珍贵的一切告别。事实也是如此，还有什么需要他去作呢？至于与他的功绩和与其 666
才干相称的新的任命，更无从谈起。他再也无法忍受那些心怀叵测的人为他设置的窘境。他认为出国是减轻精神负担的上策。当然，促使他到国外去的原因还有他那多病的身体，为了恢复健康需要更为适宜的气候。但是，他的精力无比旺盛，如果需要，他不会在病魔面前裹足不前，他不会吝惜把自己最后的力量贡献给皇帝和祖国。穆拉维约夫似乎就是为了沸腾的工作而生，而离开沸腾的生活，他就会受到精神空虚、病魔缠身等的折磨。他的痛苦的预感应验了：他此次出国真的永远和自己的祖国离别了。看来，对他来说，暖和的天气是注定不会再来了。起初在1868年4月26日他给M.C.卡尔萨科夫的信中，还曾对此抱有微弱的希望。他到了巴黎，把此地作为定居的地点。在这里，他只好在不心甘情愿的无所事事中度过自己的风烛残年。

M.И.韦纽科夫写道：“尽管期刊的编辑和撰稿人绞尽了脑汁，但是想使人们完全忘记他是枉费心机的。不止一次有人为rue Miromenil①（他就住在这里）的流亡者抱不平，这就是比伏尔泰更聪明的社会舆论。来到巴黎的俄国人总想设法会见这位永葆青春活力的老人，把这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和无上的快乐。他异常

① 米罗梅尼勒大街。

珍视这种盛意，特别是西伯利亚人的盛意，他们有时给他带来贝加尔的凹目白鲑①、中国的苹果，有时还拍来慰问电。”②

① 贝加尔湖产的一种鱼。

② 《俄国旧事》，1882年，第536页。

# 第七十七章　1869—1881年

П.В. 舒马贺尔奉命赴巴黎会见穆拉维约夫　M.C. 卡尔萨科夫去世　同代人叙述穆拉维约夫伯爵在巴黎的生活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逝世　结语　667

1869年5月，M.C. 卡尔萨科夫根据穆拉维约夫的愿望，派遣自己的专差官 П. В. 舒马贺尔前往巴黎。舒马贺尔此行是为了将其编纂的历史著作《占据阿穆尔沿岸地区以及为此目的在该地区进行的全部考察纪实》呈交穆拉维约夫审阅和校订。这部著作必然会引起穆拉维约夫的浓厚兴趣。但为了仔细审阅，也需要占用他很多时间。舒马贺尔在从巴黎寄给 M.C. 卡尔萨科夫的信里，报告了他同穆拉维约夫的工作的进展情况："我荣幸地报告大人，我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伯爵从事的工作，尽管相当缓慢，但还是有所进展。耶稣受难周到了，伯爵在斋戒。复活节期间来访的人很多，使他不能同我工作。到目前为止，他只能抽出早晨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同我工作。近来又添了一层障碍：医生要他每天早晨到昂吉安温泉去沐浴。这又得使我们的工作往后拖延。但无论如何，我希望能在6月底以前全部结束。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伯爵对我的著作非常满意[1]。我在巴黎遇到的文化界人士都焦急地等 668
待着这部有关阿穆尔的著作问世，他们相信这部书的法文版定能获得巨大成功。当然，这一切只是在我们之间谈谈而已，我一章也没有给他们翻译，并且在没有得到您的允许之前，我也不会给他们

① 这部著作的一部分后来曾载于《俄罗斯档案》，现在作者本人慷慨地把这部著作提供给我们来编纂此书。

翻译。”

1871 年 3 月 16 日，伯爵的继任者米哈依尔·谢苗诺维奇·卡尔萨科夫去世了，伯爵极为悲痛。当时卡尔萨科夫刚刚被委任为国务会议委员，便在圣彼得堡患伤寒病溘然长逝了。他治理东西伯利亚已达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不容许对穆拉维约夫执政时期制定的制度有任何损害和任何改变。已故的卡尔萨科夫是政府从前所作的全部决定的最直接的见证人和执行者，是前任的全部观点和所有改革的赞助者；他为人正直无私，光明磊落；深知能够造福边疆、振兴国家的最好办法是继续、巩固和彻底完成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在东西伯利亚开创的一切事业。这就是他对国家的最主要的功绩！大部分了解他的人和他的下属对他都怀有好感，念念不忘。

卡尔萨科夫一死，穆拉维约夫和他的通信便从此中断，因而我们也就无法从穆拉维约夫亲笔信里了解其以后的生活情况了。这样，在描述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最后十年的生活时（其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巴黎度过的），我们可利用的唯一资料只有他生前的同事韦纽科夫、菲利普桑和他侨居巴黎期间结识的尤果尔斯基对他的一些片断回忆。

据韦纽科夫讲，“穆拉维约夫在巴黎到处受人欢迎，此其天性使然。可以以我为例来说明，我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上尉，1858 年我从东西伯利亚猝然离职，甚至使他作出下述评语：‘他不愿意和我共事。’但是，在 1876—1877 年间，我曾多次愉快地
669 在简陋的 Saint Roch（圣罗什）旅馆的斗室里接待他。我们一连数小时谈论俄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尤其是关于俄国亚洲部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该地区的得之不易的福祉等等，我们谈论得更多。

“至于某些心怀嫉妒的人千方百计地往穆拉维约夫脸上抹灰，想使人们遗忘他，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曾指责、疏远过这些

人……譬如，N.N.君——现在大概已经死了——曾经常在巴黎露面，窥探那里俄国上流社会的动态，同时也是为了和半上流社会的女士们寻欢作乐。穆拉维约夫不容许他接近自己，于是，那位先生后来在彼得堡就大肆宣扬，说穆拉维约夫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反对派人物'。"①

尤果尔斯基在描述自己在巴黎的生活时，对穆拉维约夫有这样一段回忆："我认识阿穆尔斯基伯爵时，他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他完全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住在巴黎，他的住所是那里的俄国侨民主要的荟萃地点之一。许多从俄国来的人士都把拜访这位值得尊敬的人，视为莫大幸事和荣誉。至于西伯利亚人就更不用说了。穆拉维约夫虽然完全是以普通人身份住在巴黎，但他对他们来说，仍然保持着当年那种不寻常的魅力。

"我那时常有机会见到他，并且受到他殷勤的款待。在他的书斋里，我会见过当时旅居巴黎的所有俄国名流；我在那里遇见过一些与他过往最密的人，如我国大使奥尔洛夫公爵、巴黎俄罗斯礼拜堂的主持普里列日阿耶夫神甫以及去世的 Н.И.屠格涅夫（著名的十二月党人）的全家。伯爵常常向这些人讲起有关西伯利亚和他的全部国务活动的种种事情。尽管当时我还年轻，但他讲述的事情和他那慢条斯理的语调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阿穆尔斯基伯爵是在西伯利亚修筑铁路的倡议人，可是这个问题迄今尚未得到解决。当时，在我国还很少有人谈论修筑铁路的问题。那时只有皇村铁路和 1852 年通车的尼古拉线。穆拉维约夫在那时就已认识到，铁路将会产生无法估量的良好影响，他甚至当时就已指出了联接俄国本土和不久前获得的边疆的铁路所具 670
有的特殊重要意义。那时（1859 年），他就极力奔走，请求修筑铁路，但却遇到了来自彼得堡行政机关的巨大阻力。据我所知，伯爵

① 《俄国旧事》，1882 年，第 526 页。

认为奔走此事未果，是由于当时任外交大臣的涅谢耳罗捷伯爵的阻挠，后者对并入阿穆尔边区一向持怀疑态度。穆拉维约夫咒骂这是涅谢耳罗捷的'德国'政策。总之，据穆拉维约夫伯爵说，当时有一些人对把阿穆尔边区并入我国这一思想本身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涅谢耳罗捷本人则说：'遥远的西伯利亚在此之前是俄国的一只深口袋，我们社会的罪人和渣滓分别以流放犯、苦役犯等等罪名被投到袋中；阿穆尔并入以后，这只口袋的底势必戳穿，于是便给苦役犯提供了沿阿穆尔逃往东洋的广阔天地。'但是，这派国务活动家的忧虑无论在哪一方面也没有得到证实，因为即使有苦役犯从服役地点逃跑，他们也仍然是穿过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向西逃往欧洲。相反，如今在阿穆尔河口对岸的萨哈林岛上，我们却建立了一座设施完备的苦役营。

"在结束我对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伯爵的回忆时，我不能不提及他对俄国人民的强大力量、对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特性的崇高评价。

"伯爵不止一次地向听他讲话的人说：我把俄国人民比作一只力大无穷的巨像。它径自沿着自己的道路安静地、稳重地、缓慢地永远不停地向前移动。在它的头部、两耳周围麇集着无数小虫、苍蝇和蚊子。它们朝着它的耳朵嗡嗡乱叫，停落在它头上，总是使它不得安静。但大象径自向前走去，左右挥动长鼻，驱赶这些恼人的小虫。我们的俄国正是这样。不论形形色色的活动家（他们或者是为社会着想，或者是由于一己之私）怎样在它头上嗡嗡地叫个不停，但他们丝毫也不能阻拦它向前迈进。俄国犹如一只力大无穷，但步履艰难的巨像，径直不停地前进着。"①

最后，Г.И. 菲利普桑在回忆穆拉维约夫伯爵最后的几年生活
671 时，说道："许多年以后，我在布鲁塞尔遇见了穆拉维约夫。他一

① 《莫斯科新闻》，1891 年，第 18 期。

直住在巴黎长期休假。我们是故友重逢，他把我介绍给伯爵夫人。我感到，她是一位聪明的女人。后来，在巴黎，在威斯巴登，我屡次遇到他们，而且我每次和他们会见都感到无比喜悦，因为与蓬勃生气不减当年的穆拉维约夫互吐心曲，使我忆起了我们一起度过的青春时光。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 1877 年的春天。他已经很苍老了，不得不严格遵守饮食禁忌。土耳其战争初起，他就赶回彼得堡，向政府自荐，但是，他却一无所得地返回巴黎。是什么阻拦了他的道路，我全然不知，而且当时我也不想询问。据说，竟有人称他是赤色分子。”菲利普桑惊叹道：“我们的人分辨颜色的能力真是太差了！”①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就这样离开了国务活动舞台。彼得堡之行是他最后一次效忠祖国的尝试。但他的身体已经衰弱不堪。又过了三四年……已入膏肓的重病竟使他永远离开了人世。

在俄罗斯帝国驻巴黎大使馆所属的圣特罗伊次克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的死亡登记簿上，我们读到：“国务会议委员、侍从将军、步兵上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因患坏疽病于 1881 年 9 月 18 日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死者临终前向大司祭瓦西里·普利列日阿耶夫作了忏悔，并接受了圣餐。遗体安葬于巴黎蒙特马尔特勒公墓。”②③

---

① 《俄罗斯档案》，1883 年，第 352 页。

② 纹章局，第 13 卷相，1882 年档案，第 47 号卷宗。

③ 同胞们决定为穆拉维约夫竖立一座和他的功绩相称的纪念碑。十年后，这一愿望实现了：这座碑在彼得堡的米哈依尔练马场上展出，准备随即运往西伯利亚。当然，整个社会，尤其是西伯利亚人，对这座碑异常感兴趣，这是勿庸赘言的。尤果尔斯基描述这座纪念碑时说：“看塑像，伯爵年约四十五岁。塑像是根据 A. M. 奥别库申院士的模型铸成的。奥别库申院士在雕塑这位国务活动家时，参考了 K. 马科夫斯基绘作的流传至今的几幅著名的肖像画。在伯爵青年时代就认识他的人认为，塑像酷似伯爵本人。伯爵的塑像是全身的。整个塑像高达七俄尺。他两手交叉在胸前，巍然

672 同代人证实，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始终是满怀雄心壮志，积极赞助一切伟大的思想、崇高的精神在祖国发扬光大。他的国务活动留下了光辉的遗迹，但是，和大多数杰出的活动家不可避免的命运一样，穆拉维约夫过去和现在所得的评价一直是众说纷纭的。

解决这些争论并不是我们份内之事。我们的责任是把我们掌握的有关他的生平活动的全部材料收入本书。至于评价他的功绩，判明对穆拉维约夫本人的这种或者那种看法，在我们看来，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们所引用的大量书信，便生动地刻画了书信作者本人的形象。我们只想说这样一点：任何一位不抱偏见的读者，都会对穆拉维约夫作出公允的评价，而正义的历史法庭将会对他作出最后的判断。

第1卷完

---

挺立，一只手握着一卷瑷珲条约，另一只手拿着海军望远镜。纪念碑要竖立在阿穆尔河岸上的哈巴罗夫斯克城的一块高出水面约二十俄丈的悬崖上。纪念碑用如此高的天然底座相衬，这就足以说明它体积高大。从塑像的底座顺悬崖垂下一条带着两个船锚的铁链；穆拉维约夫的左脚踏在嵌入地里的桩子上：这两点都象征国家政权在我国极东地区的巩固。

"纪念碑从彼得堡经敖德萨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从这里用马拉到兴凯湖，然后沿乌苏里江和阿穆尔河取水路运到哈巴罗夫斯克的悬崖。"(《莫斯科新闻》，1891年，第18期。)

#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

第一卷　下册

〔俄〕巴尔苏科夫编著

2)

[General Information]
=縫┳蝴　ひ　|縫焊吹膀　里肚癘戈　材
L=
计=694
SS腹=0
)ら戳=